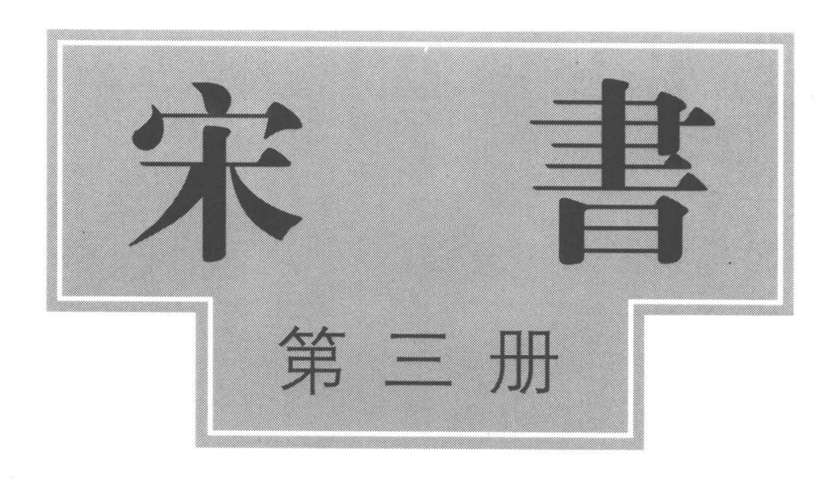


宋書

第三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書/楊忠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7-6

I.宋… II.楊…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國(420~479)-紀傳體②宋書-譯文 IV.K239.1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書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33.25 字數 3,32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7-6/K·80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書》3 册　42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𤰝”、“畮”、“畒”、“畆”、“𤱈”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様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様,“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拏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禫)
辯(諬諬謵)　蓋(葢)　勞(勞勦)　善(譱)
飆(飈飈)　剛(罰)　料(斵)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躝)　舐(舐)
豺(犲)　縠(縠)　欞(櫺)　疏(踈疏)
躔(躔)　罐(鑵)　騮(駵騮)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羸)　鎖(鏁)
亂(亂)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欜檬)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蜑)
垂(來垂)　奸(姧)　粹(粹)　腕(掔)
齪(蹦)　殲(殲)　腦(腦)　尪(尫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鞂)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賮(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鞺)　鯨(鱷)　愆(倦愆愆)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斟)　絶(繼)　縈(縈)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閶)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髠)　紝(紝)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燦)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鼂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况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書》全譯出版説明

《宋書》是南北朝時期沈約編纂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共一百卷，分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其紀、傳部份成書於南齊永明六年(488)，記事上自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劉裕建立宋朝始，下迄宋順帝升明三年(479)齊高帝蕭道成篡宋止，共十帝六十年的史事。

南北朝(420—589)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蕩不安的歷史時期。北方有北魏、北涼、北燕、西秦、夏、柔然、東魏、西魏、高昌、北齊、北周等割據政權；南方則有劉裕取代東晉建立劉宋，隨之又"禪讓"南齊。再其後梁、陳更替，是爲南方四朝。

南齊永明五年(487)春天，齊武帝蕭賾下詔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沈約撰修《宋書》，次年二月沈約就完成本紀十卷、列傳六十卷。梁朝建立後，沈約被任命爲尚書僕射，永明五年(487)，沈約又奉詔修《宋書》，次年完成紀、傳部份，至梁朝初年纔修完志書，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宋書》。

從《宋書》遞修的過程來看，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都應該是作者，但畢竟最後出自沈約一人之手。沈約是南朝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聲律學家，字休文，吴興武康人。父沈璞，劉宋時曾爲淮南太守。少年時代，沈約横遭家難，潛竄流寓，家境孤貧。他篤志好學，讀書晝夜不倦，遂博通羣籍，善屬詩文。孝武帝大明四年(460)，沈約有感於當時没有一部完整的《晉書》，立志撰述晉史。泰始初年得到宋明帝批准，從此開始著《晉書》，苦心經營二十餘年。宋齊易祚後，沈約任征虜記室，帶襄陽令，建元四年(482)，文惠太子入居東宫，沈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並入直永壽省(官署名)，校勘四部圖書。建元四年(482)冬季，沈約奉敕撰修齊國史。他藉親身經歷與所接觸的史料，撰《齊紀》二十卷。梁天監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歲，謚曰"隱"，後世亦稱"隱侯"。沈約一生編撰出四部史書，合計二百五十四卷，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奇跡。

《宋書·本紀》的主要史料來源，是南朝劉宋的國史。另外有司馬彪《續漢書》、《晉世起居注》、《宋起居注》等書籍。沈約奉詔撰修《宋書》時，對宋國史體例又做了改動，並補充了自永光元年(465)至昇明三年(479)十餘年的史事，即前廢帝、明帝、後廢帝和順帝的本紀，從而使一朝歷史完整無闕。

《宋書》以志見長。有八志，共三十卷，多在何承天、徐爰國史舊志的基礎上經過多年"補綴"而成。其篇目爲《律曆志》、《天文志》、《禮志》、《樂志》、《州郡志》。

《宋書》列傳，共六十卷，其體例上除個人專傳，如《武三王傳》、《文九王傳》、《文五王

傳》、《明四王傳》等外，還有類傳，如《孝義傳》、《恩幸傳》、《索虜傳》；合傳《二凶傳》等。同時創立了家傳的形式，即以子附父、以孫附子，旁及侄子、侄孫、女婿。如《張劭傳》附其子張敷，張劭兄子張暢，暢弟張悦，暢子張淹等。由於王侯世襲，《宗室傳》中家傳更長。如沈約的《自序》上溯到遠古，涉及家族成員三十餘人，成爲一個龐大的家傳。帶法也是《宋書》列傳的一大特點，如《檀道濟傳》附載其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臨川王義慶傳》夾帶被引爲其佐史國臣的文學之士鮑照，《謝靈運傳》夾敍其"文學四友"荀雍、羊璇之、何長瑜等。

《宋書》突出的優點是收録了大量的奏議、文章、詔令、奏章、符檄和文學作品。如《孔琳之傳》等傳中關於改鑄錢幣的争論，《顔竣傳》、《謝莊傳》中關於與北魏互市的議論，《徐爰傳》中的《修國史表》，《顧覬之傳》的《定命論》，《天竺傳》所附高僧慧琳的《均善論》，《顔延之傳》所附删節的《庭誥》，《謝靈運傳》的《山居賦》，《劉義慶附鮑照傳》内的《河清頌》等，都是展現當時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文化諸方面的重要史料。

《宋書》同樣存在着自己的不足，如：

一、語言過於簡煉，常常讓人弄不清事件的前因後果。

二、沈約是站在齊朝的立場上寫《宋書》的，有時又沿襲徐爰國史而站在宋朝立場上記事，常常曲筆回護，善惡混淆，存在着太多的忌諱，這是一大缺點。

三、記載北魏事件頗多差誤。原因是當時南北分裂，許多内容根據傳聞記載。

四、《宋書》没有設置食貨、刑法、藝文等志。作爲正史，後人無法從中瞭解到當時社會、國家的經濟財税、刑法政令、文教藝術等方面的典章制度與實際情況，當是《宋書》的最大缺憾。雖然本紀、列傳記載了一些刑法、經濟這方面的事情，但過於分散簡約，不成系統，讓人不得其要領，更難知其全貌。

《宋書》修成後，一直靠手抄流傳，見者寥寥，到北宋時纔有刻本。宋仁宗嘉祐六年(1060)開始對《宋書》等南北朝七史進行校刻，歷經數年，到宋英宗時纔完成。宋本今已散失，但書板從宋入元，傳到明南京國子監，經過多次修補，再次印刷，這就是宋元明三朝遞修本(簡稱三朝本)《宋書》，也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版本。《宋書》的第二個刻本是"眉山七史"本，在南宋初年與《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一起刊刻於四川眉山，是根據前一個本子仿刻的。由於字體較大，又稱"宋蜀大字本"，今保存較好。其後的版本有：明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刊本，稱北監本。明崇禎七年(1634)毛晉汲古閣刊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簡稱武英殿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仿毛晉汲古閣刊本。清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亞洲同文局石印本。民國年間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影印三朝本，簡稱百衲本。1974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以三朝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百衲本互校，擇善而從，爲現在通行、可靠的版本。

《宋書》全譯主編：楊忠。譯者：周國林、郭盛熾、董恩林、李國祥、陳蔚松、吴大逵、趙荼英、余光煜、盧仙文、王德保、余讓堯、馬秀娟、石世華、廖振佑、孫力平、梅俊道、凌左義、陳東有、文師華、汪少華、沈重。

宋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爲秘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

謝靈運是陳郡陽夏人。祖父謝玄，是晉車騎將軍。父親謝瑍，天性遲鈍，衹做過秘書郎，早年亡故。靈運自小聰敏智慧，謝玄爲此很覺驚奇，對他的親友説："我衹是生了瑍兒，瑍兒竟能够生出靈運！"

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户。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秘書丞，坐事免。

謝靈運從小好學，閲讀了許多書籍，他那優美的文章，江左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堂叔謝混特别賞識喜歡他。他承襲祖爵，被封爲康樂公，食邑二千户。依據國公例規，授予員外散騎侍郎，謝靈運没有接受任命。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生性喜愛奢侈豪華，車輛服飾鮮艷華美，衣裳用器大多改變舊樣，製作新穎的款式，當時大家都以他爲榜樣争相仿效，稱他作謝康樂。撫軍將軍劉毅鎮守姑孰，任用他作記室參軍。劉毅鎮守江陵時，又任用他作衛軍從事中郎。劉毅遭受誅殺後，宋高祖劉裕行文任他作太尉參軍，入朝任秘書丞，因犯事被免職。

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諮議，黄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

宋高祖劉裕伐後秦，攻長安，驃騎將軍道憐留守京都，行文任謝靈運作諮議參軍，調任中書侍郎，又作世子中軍諮議，黄門侍郎。謝靈運奉晉安帝詔命到彭城慰勞宋高祖劉裕，寫了一篇《撰征賦》。《撰征賦》序文説：

>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横流。皇晉受命河汾，來遷吴楚，數歷九世，年逾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謂積禍

> 聽説昏聵和明慧品位懸殊，光明與陰暗道義各别，雖説大度循環，否極泰來，但動亂時多而太平時少，所以升平景象難以持久，傷害喪亡易於泛濫。皇晉自黄河、汾河一帶承受天命，而後遷來吴楚，經歷了九代，過了一百二十餘年。對於西秦没有攀取

纏釁，固以久矣。況乃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汳上。靈檣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旍蔽日。別命群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秘於《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走鈒隼於滑臺。曾不逾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盬悴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逾千里。沿江亂淮，溯薄泗、汳，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勛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托此不朽。其詞曰：

的希望，對於東周却有三次羞辱的激憤，可說是積禍結怨，確實很久了。況且陵塋幽暗，敬親之情不能通達，時光推移，帝心更加曠遠。吉慶的靈光將要升騰，美好的時運來了沒有半點差失。相國宋公劉裕，正大光明，運動機軸，回轉乾坤，對內匡正京都內外，對外清理遠及邊陲地域。每每因爲天下未能一統，獨坐憂慮。恰值天賜福祐，我應振興，暗授機遇，用龜板占卜重大謀劃，顯示大吉大利的徵兆。於是恭恭敬敬，順從上天的預兆，發動制裁動亂的軍隊，親歷討伐的勞苦。在義熙十二年五月丁酉日，向大軍發布命令，重申警戒諸侯的九種辦法，在京師整訓軍隊，在汳河岸邊駐扎。戰船千艘，大車萬乘，羽林騎兵充塞了道路，飛揚的旗幟遮蔽了陽光。再任命衆多統帥，教導他們巧妙的謀劃策略，辦法奇巧超過《三略》，義理奥秘勝過《六韜》。所以鉤棘之類的兵器寒光尚未閃耀，前面的飛禽就在金墉城殞落，威力强大的弓弦剛剛拉滿，凶猛的鷹隼就在滑臺奔逃。竟然没過一個月的時間，二處傳來捷報。大功大德，冠絶古今。天子爲《詩經·東山》描繪的遠征軍士的辛勞所感動，慶賀事業發展的偉大功績，表明天子發兵興師後心繫將士、不敢安睡，使大臣能在平原低濕處遵循聖命。我身居官位，承受使命，不稱職地充當了這一特殊的差使，吟誦爲君王出使的詩歌，却愧對《詩經·小雅》中《皇皇者華》的篇章説的那樣，遠行的人應不停歇地爲王事憂心。我在仲冬啓程，春分返回覆命。沿途經歷九郡，超逾千里，順沿長江、横渡淮河，逆流而上，直達泗水、汳水，仔細觀賞了沿途的許多城邑、山陵、古迹，有了許多感想。從前皇祖身爲藩王，在淮、徐一帶承受天命，根基如苞桑一般牢固，功勛由行仁而積就。但年深月久，街市改變，洪業永存，長伴日月。於是采訪故地老人，尋找以往的踪迹，感慨深遠，痛心得直流眼淚。於是將見到的聽到的

收集起來，撰寫成賦，名爲《撰征》，以便在時過事隔之後，依托此賦永垂人世。其詞説：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贊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徽疆。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踪以永冀，省輶質以遠傷。睽謀始于蓍蔡，違用舍於行藏。

承續神農氏的大傳統，承接掌火官的明光。成就發揚唐堯功業，申侯輔佐周王。籌算功勞而理順權位，賞賜守護城邑的符信以遍布國家的疆土。經歷上代而升平顯露，降及中葉而盛大繁昌。以道義爲功業而德行自會美好，有如風行世上得以流布弘揚。踏上前人的足迹永懷希望，查檢出使的輕車且有遠途的憂傷。遠離謀劃從以蓍草占卜開始，違背用捨，則原由於行藏。

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引蔓穎於松上，擢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涓塵而無期。歡太階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

庇護尋常優點使之不至於迷失，依憑一點半點成功不教遺失。美玉在幽暗中有如日出，贊賞時間愈久愈偏愛。顧念草在晚秋中的薄弱，仰慕草在青春時的繁茂。牽引蔓藤苗頭到松樹上，提拔纖弱的枝條到四通八達的大道。給予豐厚恩養和滋潤，想還報涓滴粒塵常感没有時機。歡欣太階的美善，贊美大道的光明。

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内外既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窺郊伺鄙，圍郭攻城。慕携王之矯虔，階喪亂之未寧。竊强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崤、澠以制險，據繞霤而作扃。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睿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誡，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旍。弧矢磬楚

君王建國，辨清方位，確定疆域，内外已然平正，華夷自有不同。思想先前的《小雅》，直到班固的《漢書》，戎蠻力大勢盛，對他們實施掃蕩剿除。所以周宣王對獫狁使用了武力，漢高祖也曾率大軍親征匈奴。然而仍有侵入鎬京，到達涇水，由塞外抵達平城。窺伺村鎮，圍攻城郭。羡慕背離王道憑欺騙和武力强行奪取，肆意傷亡而動亂不安。竊取强秦的三輔，攻陷周朝的兩京。雄居崤、澠而制服險隘，占據繞霤作爲關閉門户的扃鍵。被迫遠離的人心懷故土，惦念祖先墳塋。等待遥遠的太平之日，寄托應運而生的聖主明君。地依憑江、河、淮、濟而通暢，天藉助日、月、星辰而照明。好比水潤泥土，猶如火照天空。思想聰明通達的宰相，籌劃治理這混亂的時世。總攬九派以澄清宇宙，恢弘正道，協調勇、智、仁、信、忠五才而使社會均衡。時機降臨，在介石之先領悟，納隍告誡，應有救民出水火之心。

孝之心智，戈棘單吴子之精靈。

用龜板占卜誠信善美，人與鬼的情感相同。順應天理實行誅戮，執掌法典判定刑罰。樹起牙旗招選徒衆，高舉鉞斧對恃旌旗。爲弓箭楚孝耗盡了心智，因戈棘傷損了吴起的精靈。

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雁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册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豳風》，輿《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既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其城頽。

快速地用大、中、小型船隻來排列魚麗戰陣，駕着四匹馬拉的車如雁行般前進。在城郊還未列成戰陣，聲威已震動了秦、薊。渭城如嚴霜灑下，洛汭似和風吹拂。將謀劃與遠古比較，查考墳典册簡也没有與此契合的。從前西部民怨直傳到東部，而今出師北伐而南部未歸化的疆土已在憂傷。難道是朝野上下的常情，激發了皇上潛在的思維。在《豳風》中歌咏零雨，贊美周公東征，在周詩中藉《採薇》表述玁狁的侵擾及民衆的抗禦。慶賀金墉城的凱旋，回顧軍車而時勢已變。久立遠望感慨千里遥遠，觸及望月弦月而思想回歸的日期。皇上詔使微臣去慰勞，我在黄河之濱承受王命。晚上飲了餞行酒即整理行裝，清晨起床就告辭啓程。一歲將完思慮繁多，一日將過不忍背離。在家鄉缺了恭敬，在庭階没了脚印。冒着昏暗的沉雲，迎着紛霏的白雪。湍流凝結成冰倍加清冷，風吹萬籟流播哀聲。情寄故土處所已變，物雖細小心懷難托。回顧我一路行程的勤勞，傾頽的城郭激起了苦憂。

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紊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内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横流，庶萌分析。主晋有祀，福禄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輿繼代以消逆。簡文因心以秉道，故冲用而刑廢。孝武捨己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内。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毁碎。漏妖凶於滄洲，纏釁難而盈紀。時焉依於

就這樣出了天子宫門，踏過浮橋遠眺鍾巖，跨越查塘。瀏覽永嘉年間紊亂的法度，尋訪建武年間整治的綱紀。當時在内權威遭到蔑視，在外飽受戎狄欺凌。君子泛濫，幾乎要分崩離析。該當晋室有祀，福禄來歸，明君出世，多次消弭災禍。元帝大德，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在住室再造了光明。明帝想使擁有武力的臣下臣服，繼承前代消滅叛逆。簡文帝順應心志，主持道義，不能濟世實用，刑法廢弛。孝武帝克制自己，倚仗賢臣，内能治理，外得安寧。觀察日化而有損，希望有和樂的時光。憐念隆安帝招致權臣侵犯，慨嘆國家重器遭受傷毁。在江海一

晋、鄭，國有蹙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己。主寰内而緩虞，澄海外以濆滓。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傾基。《黍離》有嘆，《鴻雁》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效，普邦國而同歸。蕩積霾之穢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稀。務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燮時雍於祖宗，布乂安於海甸。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飲於源淵。惠要襋而思韙，援冠弁而來虔。

帶讓凶妖漏網，致使兵連禍結十餘年。當時不能依憑晋、鄭，都城局促在百里之内。所賴有英明的謀劃經營，忘却一己之身而兼濟天下、主持宇内，放棄娱樂，澄清海外而剔除滓漬。至如昏暗的雲氣遮蔽了光明的景象，國運的根基出現傾塌。像《黍離》那樣感嘆舊都宫室的荒廢，《鴻雁》中贊美周公能安集離散的流民却不知在何時。瞻仰上天的符命，順承天意啓動契機。率領賢才圖謀效力，所有邦國臣服來歸。蕩滌天空中污穢的氣氛，啓發陰蔽遮掩的光輝。返歸深遠的平陵，恢復依稀的七廟。務使徭役輕簡而鼓勵農業，每有獎賞必是鼓勵忠貞。祖宗得處和善，近海地域得以安寧。在漢水附近掃滅逃亡的醜類，在岷山脚下清除犯上的逆賊。在西方安居，在淵源暢飲。服用衣飾應思想合乎禮制，整理冠帽則需表示恭敬。

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

眼看謝安居住過的冶城由北望去，心中思念文獻的收揚。若不是有英明偉大的元首哪來忠良的股肱大臣。好比觀曲可以識節，聯絡組合而成章。書版愈纏而體積愈小，事機愈有而愈不會有傷損。

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脣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吴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沿萬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貶，對曩籍而興嘆。

停留石頭城的雙岸，推究孫氏的根基。僥幸漢室的漏網，依憑長江天險而堅持。當初在富春如烏鵲般奮起，結果在長江邊像巨鯨般騰躍。歷經三代國力强盛，歷經五世宗廟被鏟平。考察成敗的原因，猶如唇亡則齒寒。十二年算是一紀，蜀被滅了吴哪能保全。衆人對謀略昏昧無知，羊祜却獨自悟出滅吴的道理。請廣武代向皇上説情，樹屏藩勤苦營建襄陽。而後攻取吴都建業如拾遺物，沿江萬里誰能作難。憎恨魯荒的邪僻話語，厭惡京陵的讒言。指責當朝則怕遭貶斥，面對先前的典籍不由不萌發感嘆。

敦怙寵而判違，敵既勍而國圮。彼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托，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托規，卒安身以全

王敦憑恃寵用而背叛，敵人這般强勁國基也衹得傾塌。他覬覦皇權是憑據什麼地位，那必定是在君王那裏竊取的。推究品性寄寓在不同的情態之中，雖説方式各異，但能歸於同樣美善。或在深沉、坦率中顯露愚

里。周顗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己。

昧與智慧，或在和平、動蕩中表現正直。謝萬掩藏形迹謹守規矩，終得自身安好保全鄉里。周顗顯現正直忠節觸犯凶逆，懷抱純正却葬送了自己。

薄四望而尤眄，嘆王路之中鯁。蠢于越之妖燼，敢淩蹈於五嶺。崩雙岳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宫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墉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

逼近四望山望去，感嘆王路中途變生禍端。騷動的于越妖氛化爲灰燼，敢於疾馳跨越五嶺。在中流崩塌了雙岳，在荆、郢籌劃凶威。帝座下隱藏着雷霆，宫禁中飛穿着芒鏃。在那時朝廷有遷都的議論，人們没守衛至死的心志。軍隊爲長期作戰而傷痛，城池缺少平常的守衛準備。安危之勢不相等，衆寡之形已明見。如此深謀，探尋其神妙策略。放鬆牽馬的繮繩，等待適當的時機，然後踩着踪迹追奔。遇到雷池這類的邊陲則張揚炫耀武力，停靠彭蠡逢敵寇則予以殲滅蕩滌。使京郊淳和太平，撤去過多的堡寨建築而使役工安寧。

造白石之祠壇，懟二竪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桃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己，嘉忠武之立勛。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仁。

造訪白石的祠壇，怨怒二小子心中没有君主。踐踏妃嬪的住地暗中羞辱，侵犯宗廟以至於火焚。憐憫文康罪責自己，嘉獎忠武建立功勛。行道的在災蝕面前也得屈從，立功的對於行仁道無須道歉。

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栖於吴餘。迹階阤而不見，横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山樞》。

訊問當年在落星樓犒勞軍隊的事，向吴國京都故地尋找昔日的樓臺。階石門軸不見痕迹，荒廢的屋基上生長着蕪雜的草木。想他們在世時的快樂辰光，也好似我們現在的模樣。爲齊吟爽鳩而感慨，爲唐風《山樞》而悲嘆。

吊僞孫於涂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乏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可量。

在涂首憑吊孫晧的往事，他竟率群臣舉國來降。當時指揮軍隊討伐罪酋，偏偏接受降書的是武王 司馬伷。到此西北已經平定，整治綱紀尚缺少東南。確由鉅平侯 羊祜預先覺悟，果真是我朝後來中興的吉兆。考據歷史長河的種種徵象，影迹雖然久遠但仍然可以估量。

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凱，甘陵波而遠游。越雲夢而南溯，臨浙河而東浮。彀連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

經過江乘而指責始皇，賞識雄才却没有謀略。厭惡帝居的廣大和樂，甘願凌波涉水去遠游。越過雲夢澤順流南去，身臨浙河且又浮向東方。在江上拉滿弓弩，在中流守候

流。

爰薄方輿，乃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溯江流之湯湯。洊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鯈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

於是抑懷蕩慮，揚榷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黄川。葛相發嘆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吴濞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駭聖。藉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争。忿爰盎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民，并訪賢以招明。侯文辯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據忠辭於吴朝，執義説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睟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窺，下帷幕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

蛟龍。

纔近方輿，就到歐陽。進入江都地，停泊廣陵鄉。經過曼曼千里，閲遍湯湯江流。水在紅色曲折的岸邊流來淌去，越過二門漲起來。四顧北路聯翩浮想，遠望東山悦目怡神。茂密的叢林，曲折的道路，參差的石岩，盤曲的山巒。水冲激起漩流自是駿馬奔馳，日光映照石壁方知太陽升空。推究兼照各方没有偏斜的道理，抱怨回流難蕩槳行船。羨慕輕捷的斑魚在水中潛行，觀賞飛翔的鷗鳥由天空落下啄食。祇因它們能隨意上飛下沉，所以細小的身形亦可抵達遥遠的地方。

於是克制情懷，蕩除憂慮，推敲比較難易。用吉表示順利，用艱表示困難。對敵方設置阻礙，對本部造成便利。勾踐在琅邪推行霸業，夫差在黄川争奪盟長。諸葛亮思念法正而嘆惋，曹操心對千魂而感愧。登上高高的城垛仔細觀看，就能瞭解吴王劉濞的興盛與衰敗。防備東南叛逆，變成劉氏藩王威逼聖駕。吴王劉濞有東南的土地、鹽鐵的富足可憑藉，有淮、楚的强悍輕捷的兵將可馭使。若是朝廷多賜几杖以示敬重，就能消除他的反心，憤怒地進行抵制和局限，就激起他的反抗鬥争。可氣爰盎助長了禍亂，可惜白白傷害了太子家令晁錯。若不是條侯周亞夫忠誠勇毅，吴、楚七國就將以邪壓正。漢朝藩王治理民衆值得褒揚的是，都能訪求賢良、羅致高明。文辯才華最著名人物，就數鄒陽和枚乘。在吴王劉濞處盡忠言諫阻，在梁孝王處慷慨説義。在兔園表現出淵博的才華，雖然義正辭嚴却免去了刑罰。闕里孔子已千年過去了，名爲淵深的大儒却流於膚淺的學識。可欽佩的是董仲舒教授孩童學習儀禮，穿着儒生的寬袖單衣謹守前人遺範。面對園囿美景不去觀賞，放下帷幕專心辯論。爲藩王相碰上劉端、劉非兩位驕横，遭受公孫弘、主父偃奸邪中傷。惱恨身懷道義却没有時遇，祇能在艱險的道路

上跋涉。

聞宣武之大閲，反師旅於此廛。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旍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德非陟而繼宰，釁逾禹其必顛。

聽説宣武大閲兵，軍隊竟返回民居。皇運自從遷都江左，纔渡過艱難，昌隆大業。在秦嶺抗擊白旗軍隊，在巴川朱旗飄揚。擔憂帝業衰亡，因而能黜昏庸、崇尚賢良。嘉獎功臣名垂青史，嗟嘆宗嗣旗倒屋塌。品德不如陟却繼任宰輔，迹兆經越禹那必會顛覆。

造步丘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税，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摞四維，復先陵而清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未舉。

登上步丘長時間地思考，欽佩太傅的重武傳統。思謀按正道退隱的殘留習俗，承續衰敗了的淳樸作風。適合了人民的志願人民就願意交賦税，地方遇上災難就應思想撫慰。好比乘船有賴於槳櫓，就像是提釣藉助於絲綫。總結支出和收入應歸於相等，兼行仁義與實用就趨於滿意而没話説。弘揚九流總攬四隅，光復先帝陵墓，蕩清宇内。擊退西州獲得成功，遥指東山即可歸我。可惜向南開運的宏圖，令人遺憾地未能展翅去實行。

發津潭而迥邁，逗白馬以憩舲。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角城。城坡陁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交過。面艽野兮悲橋梓，溯急流兮苦磧沙。夐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睹生烟而知墟。□□□□□□謂信美其可娱。身少長於樂土，實長嘆於荒餘。

從津潭出發遠遠前行，在白馬津停泊有窗的船。穿過射陽湖航向邗溝，由邗溝進入淮河抵達角城。城依山傾斜而下啊，淮河驚起浪波，平原曠遠啊道路交叉而過。面對荒遠的土地啊，因橋梓而感嘆父子情，迎着急流而上啊爲沙石激起的湍流苦惱。遠望千里不見山，遥看百谷有民居。多年的草莽遮蔽迷失了路徑，看着炊烟升起知道那裏是村落。□□□□□□，確是美麗可以賞心悦目。從小在歡樂的地方長大，而今在這荒郊野外長長地感嘆。

哀神形之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飆之掩屑。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説。問徭役其幾時，駭閲景於興没。感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鸛鳴

可憐神形都已勞累，時當寒冬季節。望着如崔巍高山的雲朶，聆聽挾帶沙塵悲號的暴風。整晝夜地長久停留，可恨凝重的陰雲又在集結。看着落日盼望新晴，月亮升空又見明光。眷顧離根隨風飄轉的蓬草，思想向南飛去的北雁。探求這些細小的物象難免有負疚之情，這種心緒能高興嗎？尋問徭役有多少時間，爲眼前景象驚駭興致早就没了。爲《采薇》中人民飽嘗動亂的苦痛而感觸説

之在垤。

回去罷，我由風雪帶起了思緒。豈能剛剛出征而畏懼對手，希望像《東山》詩中表現的那樣，返歸時有滿懷勝利的喜悅。

停驂騑于逾宿，騖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厠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

停下馬車過一宿，想急速地駕着船划到邳鄉。奚仲侍奉夏朝做車正，仲虺輔佐成湯任左相。綿延三代享領食邑，置身踐土納入正軌。感嘆仲幾的榮寵與屈侮，竟至捨生存而就死亡。喜歡薛宰善應對，贊美士彌能振作綱紀。

升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耻，俟遭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追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狶，曷始智而終愚。

登上逶迤曲折的下邳垣墻，訪尋淮陰侯韓信居住的地方。推究入人胯下甘受奇耻的原因，那是要等待時遇去實現遠大圖謀。捨棄西楚霸王選擇賢明君主，直到定大計投奔南漢。攪亂孟津而滅魏，攀越井陘口破陳餘而趙亡。襲破齊横威靈遠播，殺龍且再振餘猛。觀察他責怪蒯通鼎足而立的計謀，到後來告發與陳狶謀反，爲什麽開始時那樣明智而最後又那麽愚蠢？

迄沂上而停枻，登高圯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仞。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概於貞吝。始熙績於武關，卒敷功於皇胤。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晷，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

船到沂水河停止了划槳，登上高高的下邳橋没向前走。黄石公暗中約會得知賢才，張良半夜赴約表示誠信。尋探文成侯張良的本心，是在高如雲層去結識王子。在清寒的夜晚難道不累，對於正直而吝嗇的應有氣概。起先在武關建立光輝功業，最後對皇太子再建奇功。高祖遭困厄他爲其解除，處憂患時他使其順利。可憐像華蓋遮住了日影，可嘆飛驂成了落駿。信念導引不食五穀可以長生，思慕飄然成仙希望身體能輕輕飛升。

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猋於海濟。驅紿稚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澨。托末命于風雲，冀靈武之北閔。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既雲撤於朐城，遂席卷於齊都。曩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孚。

來到臣山向東回望，贊美前代的相公。慨嘆將被摧毁的殘餘敵人，在大海與濟水之間像暴風般地勢盛起來。驅逐老幼到淮河彎邊，鰥夫孤兒在泗水河岸暴露。他們把微弱的生命寄托給風雲，把希望寄托在勇武的靈氣向北匯集。在衹有交出腦袋的時辰，在酷暑中選拔徒衆。整肅威嚴猶如巨響震動，漸次温暖潤澤而變得肥厚。在朐城已經如雲霧消散，在齊都又如席捲而去。從前四關爲何那樣阻隔，那是道義一下變爲誠信的緣故。

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

傷嘆炎漢綱紀崩弛，出了滔天大罪的呂

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僞恩。相魏武以譎狂，宄謨奮於東藩。桴未嘄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

布。用欺詐的愛意假認父子，用虛僞的情誼謊稱兄弟。輔佐魏武帝他狂放詭詐，在東部屬地他奮力實施内亂的圖謀。進軍的鼓聲在東郭尚未響起，自身在城樓門已被人割去左耳。

審貢牧於前説，證所作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玩夷水之蠙珠。草漸苞於熾壤，桐孤幹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夏書》。

審查從前夏禹的論説，證實是在古老的徐州作的。聆聽泗水邊的磬石響起感人的聲音，玩賞夷水産的蚌珠。在火燒過的土壤中漸漸萌生小草，在嶧山的坡上特爲生長着許多桐樹。爲上古留下夏禹古迹而激動，爲在《夏書》中惠存遺文而感謝。

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峰，投吕縣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汩其何傷。啓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

因遠行紛雜而滯留，因從前的文章更加思念古代的事情。商伯對原先喪服禮樂制度的行使，都要從長壽的彭祖和短命死亡的人那裏取得印證。遠眺靈壁挺拔的高峰，綿延到吕縣的岡巒。想象蹈水的行歌，即使一齊汩没又有什麽可哀傷的？啓發善問的孔仲尼，孔仲尼按照方册告知性和命的含義。對於迂闊的言論豈可隨便以之爲是？何妨聆聽達觀的莊周那富有諷喻的話語。

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鑒，廻風猷以昭宣。道既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謡咏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强虎氐之搏翼，濁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扃，擾譙頴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追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而風靡，

於是玩賞石橋，游覽戲臺。趕着馬兒在垂釣的水邊蹓躂，在城邊的山坡上歇息。遠望四面山崗長久地感嘆，身臨雙渠激動淚零。抱怨自然景色的變化，感慨舟行水上，兩岸崖壑不斷遞變。説是一年之始時間長遠，可恰恰是凝結幽思的根源。感激祖父的美好德行，才識高而度量深。如鏡鑒般大降光明，用明白宣示來挽回衰敗風俗教化。道行已承受了國難，恩惠已廣布到百姓。士人用詩文頌揚政治教化，民衆以歌謡吟咏深厚的恩情。兼有《採芑》中對方叔率軍出征，軍威嚴盛的贊美，協和《漢廣》中誇文王之道覆蓋南國、美化行於江漢的發言。奮翅同强悍的氐人拼搏，擾亂雲網的阻擋。像農夫割草一樣驅趕着百姓聚集一處，取得園陵却又湮没沉埋。張天錫在河西敗落，朱序在漢陰連帶受難。攻打方城折了關鎖，侵擾譙、頴誰能勝任？世上缺少高才，社會流於動亂，時代擁有賢能，國家自會實現太平。

鼜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帶。既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内，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而已寧，指西崤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實大業之興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勛而是税。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

拯救祖先家國疆土，在於委屈意志的隱士。體察飛箭傳書的深遠情義，領悟犒師的通常見識。等到聰明通達的人來閲看，契合古往今來相類的事情。從潜在機遇中探索出深謀大計，高舉旌旗馳騁鋒芒。在斥澤中追逐得敵人如風一樣消散，在坑谷中驅打得敵人如飛鳥般逃竄。中華免受外族統治，江表由此得以寬鬆地生活。既在肥六取得勝利，又在彭沛擔當鎮守。國内皇王得以安寧，黄河以外受到天威震撼。掃蕩東齊已得寧静，遥指西崤即將太平。時值代謝之日執掌國政，事關興廢之間充實大業。心態不會愧對樂毅，事情頗類燕惠王時。擁有賢明睿哲的人不受討伐，尊奉偉大功勛作課税。捐出七州給與投奔的，五湖之内都甩袖歸順。平生壓抑盛大功績，晚年能申達遠大期望。

訪曩載於宋鄙，采《陽秋》於魯經。晋申好於東吴，鄭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庚。納五叛以長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

在宋國的城邑訪求從前的記載，由魯經采編《春秋》。晋向東部的吴國表達友好，鄭在南部荆地仰仗威權。所以在曹國都門撤回軍隊，堵塞夷庚晋吴往來的道路。接納五叛以便長驅侵入，伐取三邑再侵彭城。贊美西鉏的忠言直諫，爲韓厥的奇妙用兵而人感歡快。

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傾湍。始飆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忘即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嘆。且夫殺義害嬰，而懁豐疑，紲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姝於末詞。

追溯項王的故臺，尋找西楚稱霸的遺迹。未成年時就顯露出宏大志向，二十歲奮搏英雄氣概。氣勢能使天空遮蓋，日光倒行，力量可以拔倒山岳，傾倒湍流。開始從勾越如暴風般興起，中間在衡關如雷電般衝擊敵人。對於耻辱有太多的顧慮，忘記容易是從艱難變化而來。由於擔心錦綉不能在白日下展陳，纔有富貴思歸故鄉的感嘆。況且項羽殺害降王子嬰和義帝，心憂多疑，束縛賢才不使發揮才智，失去領袖權位誰來扶持。等到道理難申心境閉悶，纔心懷悲傷怨恨上天。面對寶馬發泄憤慨，臨終遺言傷懷虞姬。

陟亞父之故營，諒謀始之非托。遭衰嬴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皐陵，猶謬覺於然

進到亞父的故營，諒必他的策略一開始就托付不當。遭逢秦朝衰敗綱紀崩壞，正碰上炎漢積聚權威。直到白髮蒼蒼在皐陵，對

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鑊。

自己的許諾還存在錯覺。以范增一人同漢蕭何、張良、韓信三傑相較量，哪在於范增自己的平庸薄弱。放着豐沛不去推舉，因而自己把自己放在砧板上、湯鍋裏。

發卞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撿楚族之休烈，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己。驅信道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差，則不俟於終日。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

從卞口出發游歷，直到西山放棄韁繩。觀察終古的幽憤，懷念元王的淡泊恬靜。遭逢過像戰國時那樣的争權鬥勢，方會心情恬淡在道學中潛修。向浮丘學習成就道德，以三儒爲友求得同化。純潔流水得從泉源着手，積累仁德要以先前的美好行爲作根基。查檢楚地一族的美好事業，優良的品質會流傳到來年。荆彊享譽天下，劉德被千里誇贊。有的爲躲避榮寵推辭同權貴聯姻，有的遺棄榮耀不願出來做官。劉子政言語忠直保全了自身，劉子駿才華奇絶斷送了自己。貫徹誠信仁義就會有美好的結局，行事冒犯世人一開始就將虧損。認識到界限是如此分明，凡事就不必等到最後的時光。既是在事情尚未顯露時就已預防其萌生，即使念念不忘德行又有什麽好處。

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荑柯，芳花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訴愁衿兮鑒戚顔。愁盈根而薀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年。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於行川。轉歸舷而眷戀，望修檣而流漣。願關鄴之遄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頒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

這就是季節開始的正月，雷聲隱隱、萬物驚蟄，光頽的樹上長出了新葉，芳香的花兒含苞待放。斜斜的土坡麥苗茂盛，高高的城墻邊垂柳依依。望睢鳩在河邊相聚，看麋鹿一邊叫着一邊吃着苹葉。沂水泗水清清的河水急急流向遠方，秋冬相隔不遠餘風緩緩地吹來。風流播着花草的芳香，水也掀起了波瀾。訴説愁悶的胸懷啊照見憂懼的容顔，愁充滿根基萌發了薀藻，憂長成枝條快達二丈。嗟嘆我此行已有很多日了，走了很遠該説回去了。蒙受優厚的待遇，到七月七日就滿了一周年。在京郊陶醉在舒適歡樂之中，遠離了山川行走的艱險。調轉船頭歸去却又依依不捨，遥望高高的桅杆却又滯留忘返。希望關鄴的清清急流，推遲裝飾華麗的車駕凱旋。受宇宙淳風的化育，得八方洪澤的滋潤。依據賢愚等第頒發大小賞賜，順應規矩而成方圓。穩固士、農、工、商立身之地，適當從耕休的田土收取穀物。苦於邯

鄲步之難學，希望行爲迷失正道而容易糾正。長期堅守質樸的作法，最終也會熟悉起來，這也是笨拙的人從事政治活動的法則啊！

仍除宋國黄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户。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毁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并與書止之，不從。

謝靈運仍受命爲宋國黄門侍郎，遷任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因犯擅自殺死門生罪而被免官。高祖劉裕受禪建立宋朝，謝靈運由原來的公爵降爲侯爵，食邑五百户。被起用作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謝靈運爲人器量狹窄而言行過激，隨時有失禮的舉動，朝廷衹以文士相待，没按實際應當做到的職責去要求。他自以爲自己的才能應當執掌權要，既然得不到皇上知遇賞識，就經常滿腹怨憤。廬陵王劉義真從小喜愛文學典籍，同謝靈運感情異常密切。少帝劉義符即位當皇帝，權力掌握在大臣手中，謝靈運聯合煽動一些有不同意見的人，指責詆毁執政的大臣。司徒徐羡之等人把他看作禍害，將他調出京師任永嘉太守。永嘉郡有著名的山水風景，這是謝靈運向來喜愛的。外調作郡守既然不能實現執掌權要的願望，於是就任意游玩，走遍了永嘉郡所屬各縣，動不動就超過十天或一月，民間訴訟等事，不再放在心上。每到一處他便要吟咏作詩，藉此來表達自己的意趣。謝靈運在永嘉郡太守任上過了一年，便謊稱有病離開職任，他的堂兄弟謝晦、謝曜、謝弘微等都給他寫信想勸阻他，他不聽從。

靈運父祖并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别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娱，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

謝靈運的父親、祖父都葬在會稽郡的始寧縣，并且在那裏有祖上置的屋舍田畝，於是他將户籍遷到會稽，整修舊日家業、别墅，謝靈運的莊園依傍青山，江水環繞，占盡了幽静居所的美妙。謝靈運同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人無拘無束地游樂，打算在這裏終老。他經常作詩，每有一首詩傳到京城，富貴貧賤上下人等没有不争相抄録，往往一個早晚就在各種人中間傳遍，遠遠近近都對他欽敬仰慕，謝靈運的詩名轟動了京城。在這段時間裏，他創作了《山居賦》，并且自己作注釋，藉此表達心志。《山居賦》説：

古巢居穴處曰岩栖，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

古時候人們在樹上築巢居住，在洞穴中居住稱作岩栖，立柱架梁造屋在山上居住，

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宫觀游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托之有賞。其辭曰：

稱作山居，在曠野樹林中居住的稱作丘園，在城外附近郊區居住的叫作城傍，這四者名稱不同，可憑事理推導。對於心態來説，黄屋同汾陽其實没有什麽不同。就事而言，居住山中同居住商埠確有很大的差異。帶病休養，順從自己的性情，順從歡樂的心境，因而創作賦。揚子雲説："詩人的賦的華美要按一定規章。"文辭與内容應當兼顧，纔能成就它的美。現在鋪陳叙述的不是京都宫觀游獵的聲色盛况，而衹是叙述荒山曠野中草、木、水、石、穀物、莊稼的事情，才華不如前人，心情寄放流俗之外，咏寫成文章則可以勉强達到，追求華美，就距離遠了。閲讀的人不要追求像張衡、左思那樣的艷麗辭藻，探尋臺、皓的深意，去掉雕飾抉取本質，倘使這樣，就正當心意了。意思實在、語言淺顯，而寫不完全的，按遺留的踪迹去探索，依憑這篇文賦去玩賞。它的文辭説：

謝子卧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宫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游。嘉陶朱之鼓棹，乃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理以相得爲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爲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爲所樂，故合宫、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嘆。聽鶴，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

謝子住在山頂上養病，翻閲古人遺留的書籍，我與書中的意思暗合，歡快地笑説：尊重道，所以輕視物；要存理，所以就忘却了事。古今不能改變的，是質樸與華美的差異。合宫不是縉雲館，衢室豈是放勛堂。懷着一顆深沉的心來到鼎湖，把高厚的情誼送往汾陽。嘆息文成侯辟穀不食，放棄人世間的事情，甘願追隨赤松子四海飄流。褒揚陶朱公范蠡泛舟太湖，臨去時告訴文種免去日後煩憂的計策。判斷身名好壞有辨别能力，權衡榮盛與素樸之後，對榮華富貴不再留戀。比較李斯父子臨刑時長嘆牽犬逮兔無路，陸機成都兵敗後惱恨從此聽華亭鶴叫無門，哪一種好呢？理以相互認可爲適合，古人留下的書籍，同他的意思相合，所以笑了。孫權也對周瑜説"公瑾同我的意見相合"。能尊重道，就會輕視物，保存了理，就忘却了事，古今質樸和華美的内涵不同，但這裏説的質樸和華美之間的差異是一樣存在的。縉雲、放勛不因是天居就是快樂的地方，所以合宫、衢室都不是其滯留的地方。鼎湖、汾陽，纔是居留的所在。□文成，是張良的封號，張良不吃東西，放棄人世間的事不問，甘願追

喚，不可復得”。

隨赤松子雲游四海。陶朱，即范蠡，臨走時也對文種説過如此這般的話語。説這二位賢人權衡了榮貴和素樸，所以對自己的身名有正確的決斷。牽犬，是李斯臨刑時的感嘆。聽鶴，陸機率領成都王部衆戰敗後被成都王誅殺時，説：“想聽聽華亭中的鶴叫，再不能够了。”

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袪弊；宫室以瑶琁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托於岩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也，雖是築構而飾朴兩逝。《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蓋取諸《大壯》。琁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岩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爲巢穴，斯免拘滯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

至於巢穴會因爲風和露導致人易患病，那麽《大壯》用棟宇來袪除它的弊端；宫室用寶玉般的石塊修築來達到美觀，那白賁就因爲丘園而與世俗不同。它衹有依托在岩壑的上面，幸而兼有各種居室的優點而不板滯。雖説不在街市上，却能不很冷又不很熱，雖然是築構的，但雕飾與質樸兩者都有了。《易經》説，上古時代在洞穴中居住，荒野上生活，後世聖明的人用宫室來取代了，上面有棟梁，下面有柱、墻，用作遮蔽風雨，大約是從《大壯》中得來的。璇堂原本是素色的，所以説白賁最是上爻。這種堂世人都覺得特殊。説是岩壑，裏面比丘園深遠，但不構巢，不挖洞穴，這就可以避免格局拘謹、空氣不流通，能够寒暑適宜。雖説是築構的，也不妨不是在街市上，如此如此。

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邙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奥，卓氏充鉳摫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川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圃在前，果園在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托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員之美。揚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采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鉳，裂帛爲衣曰摫。”金

從前仲長子説，願居住在高山流水之間；應璩寫信説，想住在背依邙山、面臨洛水的地方。這兩家山居，都有偏頗，缺少周員的環境美。奥秘的銅陵，卓王孫使用鉳摫的開始；華麗的金谷園，是石季倫羅致器樂而觀賞的地方。衹不過地域有雲霧瀰漫山川林木秀美的外形，可惜建築設置却是不適合長久家居。至於像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説是玩樂游宴的好場所，怎能誇説是隱士游樂避世的地方。况且它山川的形勢都未完備，又怎麽能説兼有諸多長處呢。仲長子説：“想居住的地方有良田、有寬敞的宅院，在高山和流水的旁邊。溝池環繞，周圍有樹林、竹林，屋門前有場院，屋後有果園。”應璩在給程文信的信中説：“因此想找一塊道田，在關中的西部，南面臨着洛水，北面依據邙山，依托在高高的峰巒下建造住宅，藉助茂密的樹林作爲蔭蔽。”説是這兩家的山居，不具有周員的環境美。揚雄的《蜀都賦》説：“銅陵衍。”是指卓王孫采挖山礦鑄冶銅，所以《漢書·貨殖傳》

谷，石季倫之别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游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簫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中山居《長飲賦》：楚靈王游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爲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橘林，蜀之園林，揚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謂户有橘柚之園。長洲，吴之苑囿，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爲苑囿也。長洲亦珍靈之所産，故特表此園之珍静。千乘宴嬉之所，非幽人憩止之鄉，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

說："卓氏遷到臨卭，公然獨占山川礦産。"揚雄《方言》："梁州、益州一帶，裁截木料製作的一種器具，叫作瓴，分裂綢帛製的一種衣，叫作襬。"金谷，石季倫的别墅，在河南地界，有山川、樹木、池沼、水碓。他鎮守下邳時，到這裏游玩賦詩，一時盛會。認爲這二地雖説珍奇華美，然而建築設置不是長居住家的意思。鳳臺，秦穆公時其女弄玉居住的地方，因而在這招致了簫史。叢臺，趙國王的宫館。張衡説趙修築叢臺在先，楚國修章華在後。楚國的雲夢，大中山居《長飲賦》：楚靈王在雲夢游玩，在荆臺上歇息，前面有淮河之水，左面有洞庭的波，右面有彭蠡的浪，南面可望見巫山的崗巒，於是建造了章華之臺。也可在史籍上見到。淮南青丘，齊地海邊，都是行獵的場所。司馬相如説："在青丘舉行秋季圍獵，在海邊走來走去。"漳渠，史起替魏文侯開挖的引水灌溉的地方。淇園，衛國的竹園，在淇水的灣邊，《詩》記載的。橘林，蜀地的園林，揚子雲《蜀都賦》也稱橘林。左太冲説是房前有橘、柚樹的園子。長洲，吴國的苑囿，左太冲也説是長洲的茂苑，利用江海的洲渚修作苑囿。長洲也是珍稀動物出産地，所以特此表述這座園林的珍貴幽静。千乘，是宴飲玩樂的地方，不是隱士避世休息的地方，而且山水也不能都好，衹是藉助原有地勢因地制宜罷了。

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咏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栖之意得。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遠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

觀察睿明賢達安定國運，順應氣運機遇而調理默契。指日將到晚年退隱山林，吟咏出宏亮的德音，刊刻在書版之上。悵恨三閭大夫命喪汨羅江，憐惜望諸君樂毅被迫逃離自己的國土。我祖父揀選到神妙美好的自然環境，享盡了高卧山林的意趣。我祖父車騎將軍謝玄在淮水、淝水一帶建立了大功，避免了江左遭受動亂的禍害。後到太傅逝世，長遠的計劃已經輟棄，於是就求得解去政務，回到東部的會稽郡，以此迴避君主身旁的變亂。放棄建功立業的志趣，隱没顯赫的權勢，正是賢臣達士的心意，所以選擇了神妙美麗的地方，來表達高卧山林的意願。開始經營這一帶的山水，根由就在這裏。

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慚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

我仰承前代哲人的遺訓，俯順自己性情的安適。用安逸來調養微弱的軀體，利用空閑料理自己的事情。面對班生早早覺悟而慚愧，想到尚子稍後能體察而羞赧。疾病伴隨

旋。謝平生於知游，栖清曠於山川。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與知游别，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曠。

着年齡的增長而來，志向趁着行爲的笨拙而回落。告別平生知己的交游，來此山川清曠的地方居住。說先經營此山，遺訓在後。性情各有偏向，山居則是適合他的。《易》說："夜晚安息。"莊周說："自己侍奉好自己的心意。"這二者是它的處所。班嗣本來没有涉足世俗，故而稱作夙悟；尚平没能脱離世俗的拖累，故而稱晚研。思想這二人的事，思想晚了，再加上年紀衰老、疾病來到。志趣少了，漸趨笨拙，稱作乘，都適合山居。說同交游的知己告别，故而說謝平生；居住在山水之間，所以說是栖清曠。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綿聯邪亘，側直齊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吴客說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岩，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岳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汀，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亘；平正處謂之側直。

那居屋，左有湖右有江，前有洲渚後有灘塗。門對青山，背靠斜坡，東高西低，中有小溪，院旁院後，溪水環繞，迂迴綿聯，平正齊平。枚乘說："左有長江右有湖，没有比這更令人高興的了。"這是吴國人游說楚公子的話。應當說江都原野，那裏雖有長江大湖，但是缺少山岩，這裏回憶江湖左右與他說的相同，可是山岳的形勢以及池城都是没有的。往渚還汀，說的是四面有水；面山背阜，說的是在四邊環水的裏面東西有山。抱含吸吐，說的是中央又有河流。款跨紆縈，說的是屋院邊上和背後有河水連帶縈繞。迂迴的地方，叫它作邪亘；平正的地方，叫它作側直。

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埭、石滂，閔硎、黄竹。决飛泉於百仞，森高簿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毖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爲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并有名山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郭水映入田口。西谿水出始寧縣西谷郭，是近山之最高峰者，西溪便是山之背。入西谿之裏，得石埭，以石爲阻，故謂爲埭。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墱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岩壁緑竹。閔硎，在石滂之東谿，逶迤下注良田。黄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

山居東面近處就是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埭、石滂，閔硎、黄竹。泉水從百仞之上的决口處飛流而下，大樹像高高的朝笏一樣立在各個山麓。長長的源流瀉往遠處江中，溪流泌泌來自近處的溝瀆。上田在下湖的水口，名叫田口。下湖在田的下下處，并有有名的山水。西谿、南谷分流，谷郭水流入田口。西谿水由始寧縣西邊的谷郭流出，這裏是附近山巒的最高峰，西谿便是山的背面。到西谿裏面，找到石埭，因爲是用石頭作堤壩，所以稱爲埭。石滂在西谿的東面，從縣城南面進去九里遠，兩邊峻崖峭壁，高達數十丈，水從上飛泄而下。將到外溪，十幾里路遠都是高墱，飛流迅激，左右岩壁緑竹叢生。閔硎，在石滂的東溪，逶迤而下注入良田。黄竹同石滂相連，黄竹南面以莆中爲界。

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

山居南面近處則是雙流匯聚，環繞三洲。外表和内裏水流相通，江水時漲時落，

飛於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流，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離合，是其貌狀也。崿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栗。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之□□用槃石竟渚，并帶青林而連白沙也。

漲時山離水合，落時山合水離。東面峭崖有一處大石崩裂，似將飛落，西邊田野連接近旁的大石槃。風吹着江岸的青葱樹林，低垂的枝條激起江水波浪，揚起灘邊的白沙，江水泛起無數的漣漪。雙流，指的是剡江及小江，這兩水一同在山南匯合，合流注下。三洲在兩水出口不遠處，是流水冲涮的沙石遇阻堆積漲大而形成的。表裏離合，是形容洲在江水漲落時的形狀。崿者，説的是回江岑，在那山居的南邊，有石塊崩裂出來，將要墜落江中，路過的人没有不駭怕膽顫的。槃者，是縣的從前治所所在地。在江的□□用槃石竟渚，并都長着一帶青色樹木，且同白沙灘相連。

近西則楊、賓接峰，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緑，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賓，并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并在楊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并臨江，皆被以緑竹。山高月隱，便謂爲陰；鳥集柯鳴，便謂爲風也。

山居西面近處與山相連接的是楊中、元賓，唐皇同它縱向相連。石室、紅色大石壁順延溪岸，曾石、孤山瀕臨小江。竹林沿着江流將岸邊披上緑色，石壁照臨澗水映出紅光。月亮隱没高山而陰暗，群鳥集聚大樹上鳴叫而風起。楊中、元賓，都是在小江的近處，同山連接。唐皇就是從這裏向北流去。室，即石室，在小江口的南岸。壁，就是小江的北岸。均在楊中的下游。壁高四十丈，紅色，因此説照着澗水映出紅光。曾山的西面，孤山的南面，是王子開始營建的，而且一面臨江，又都被緑竹包圍。山高遮擋了月亮，就説是陰；飛鳥群集大樹上鳴叫，就説是起風。

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横、石判盡，休、周分表。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溔。山巑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回，在圻西北。邊浦出江，并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隔一山，出新埭。横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修堤。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巑低而水曲故曰山巑下而回澤。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并是北邊。

山居的北面近處連結着大、小兩座巫湖，有裏、外兩條溪流溝通池沼。横山、常石在這裏交接，休山、周里山從這裏區分。牽引逶迤的長堤，傾泄浩溔的泉流。山巑低下，水流屈曲，淺水從溪澗石地上開出通道、漫流而過。大小巫湖，中間隔一山。外智繞山而流，二湖在外智的西北岸。鄰近出江的岸邊，都是幽美的地方。義熙年間，王穆之居住在大巫湖邊，他開始經營的地方還在。兩智都是長溪，外智出山之後約有四五里長，裏智也隔着一座山，由新埭出去。横山，在山居野舍的北面。常石，在野舍的西北。巫湖是舊塘，所以叫修堤。長溪很遠，所以叫泉流。常石巑低而水曲，所以説山巑低下、水流屈曲泛漫。裏智漫石數里，水從石上漫過，所以説淺水從溪澗石地上開出通道、漫流而過。休山在

山居野舍的東北，周里山在休山的南面，都是北邊。

遠東則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淩石橋之莓苔，越楢谿之紆縈。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奥，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岳，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爲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也。五奥者，曇濟道人、蔡氏、郗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奥，皆相掎角，并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并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楢谿，人迹之艱，不復過此也。

山居東面遠處則是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在地理圖册上有這些神奇景點的標記，由山上生長的靈芝可驗證天地二氣的互相影響。經過長有青苔的石橋，可跨越紆迴曲折的楢谿。天台、桐栢，七縣多地方，南面圍繞大海。二韭、四明、五奥，都是相互連接，境界奇妙，無地可比，高過五岳，屬於海中三山之類。韭，用菜名作地名。四明、方石，指四面自然開窗的意思。五奥，曇濟道人、蔡氏、郗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奥，互成掎角，全是奇妙境界。三菁，在太平的北面。太平從天台起始。方石，垂直向上、高達萬丈，下面有長長的溪谷，也是縉雲山一類的。這些山都能在地理圖書上找得到，實屬神仙居住的地方。來往要經過石橋，過楢谿，人行的艱難没有比這裏更甚的。

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嵫、漫石。崪、嵊對嶺，𡾐、孟分隔。入極浦而邅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嶔崎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口之上，别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松箴在棲雞之上，緣江。唐嵫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嵫下，郗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崪、嵊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𡾐山甚奇，謂白爍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疁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嶔崎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

山居南面的遠處，則是松箴、棲雞、唐嵫、漫石。崪山、嵊山，嶺嶺相對，𡾐山、孟山，分隔兩處。進入深遠溪岸，行步艱難，不易前進，往往迷失路徑，不知到了什麼地方。仰望，高峻朦朧，俯視，溝谿深沉，溪流激蕩。棲雞，在保口的上面，另有溪水流進其中，周圍很深，是四山的中心。松箴在棲雞的上面，順延江邊。唐嵫進入太平的水路，上有數百丈高的瀑布。漫石在唐嵫的下面，郗景興最早在這裏營建精舍，也屬名山之列。崪山、嵊山在此分界，距山居八十里，所以説是南面的遠處。前嶺有小路，正好五十里高，附近沒有這麼高的。由於底部地形高，顯得没有這麼高。遠望𡾐山很感奇妙，那叫白爍尖的最高，它的下面有良田，王敬弘開始在這裏營建精舍。曇濟道人住在孟山，名叫孟埭，是燒荒種芋薯的田地。時而清溪秀竹，時而巨石當道，有趣之極。這裏渠流溪澗很多，夾在茂密的森林之中，往往被迷惑不知通向哪裏，高峻深沉，處處都是，不衹一處。

遠西則下闕。

山居西面的遠處則是原文下闕。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昆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横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信荒

山居北面的遠處則是長長的江流永遠歸去，被大海接納。孤峰兀立在遥遠遼闊的烟波之上，稠密的島嶼錯雜其間。山峰縱的、

極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爲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爲昆。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爲荒極。風波不恒，爲睽合也。

徒觀其南術之□□□□□□□□□□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没，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絶壁而起岑，横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吴客，河靈懷慚於海若。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嶬。勇門以南上便大闠，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吴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懼於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

爾其舊居，曩宅今園，枌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乃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兹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岩麓，栖孤棟於江源。敞南户以對遠嶺，闢東窗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窗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嶬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

横的散布着，水迴環聚積在低窪的地方。真正是悠遠的荒極，忽離忽合的風波窮盡的地方。江從山的北面流過，流盡上虞地界，稱它是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説海是百谷王，因爲它善於處在下的緣故。海邊上的人叫孤山作昆。接近洲的地方有山，叫作島嶼，也就是洲。漲，指的是沙土開始要形成嶼時，縱横堆積不定，在一個地方迴漩、沉澱、互相圍繞擾動。大荒的東極，所以叫作荒極，風波不定，就是離合。

衹要看其南術之□□□□□□□□□□岸測深，觀察水中的小洲就知水淺。洪濤漲滿時曾山、常石被淹没，大水减退時沉澱的沙石就會顯露。等到風起浪涌，水勢就會奔流壯大。每年春季秋季，每月朔日望日，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雷崩電激，飛流灑漾。冲撞絶壁掀起高岑，横亘中流就連連減弱。起始迅猛崛起騰躍天空，末後倒底如見溝壑。這就是楚太子被吴客説得心醉的景觀，也是河靈面對海若深感慚愧的所在。南術是其臨江的老住宅，門前對着江，三轉是曾山，路到四江就盡了頭，對岸西面是常石。這二山之間，西南角的岸上有孤山，這裏是二山狹處，所以叫生嶬。勇門以南上去便是大闠，所以説成衍。岸高可以測深，渚下可知淺。江中有孤石沉沙，隨水增減，春季秋季、朔日望日，是它旺盛的時候。所以枚乘説，楚太子有病，吴客給他看病，説秋季的大海波濤的壯美，可以治病。太子，是國的儲貳，所以説是楚貳。河靈，河伯住在黄河，所以稱河靈。他懼怕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

那舊居，早先的宅院，如今的莊園，枌樹、槿樹尚可手攀，水井宅基都仍在。莊園中道路繞前繞後，筆直的街面矗立在莊園的東西。莊園一邊面臨溪水，一側傍依水潭，圍繞岡巒修造而以青峰爲屏障。考察靈秀奇特的地域，這裏真正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在岩麓上修建三間茅屋，在江邊修一棟住房。敞開南門正對遠處的山嶺，推開東窗正可注目近處的田畝。田連着岡巒，長滿了莊稼；嶺枕着溪流，有小路相通。茅草屋在宅院裏邊山的東麓。東窗矚田，可見兼具江山的秀美。三

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

間，所以叫它作駢梁。門前一棟，枕着巇上，以江邊小嶺爲依托，南面對着江上遠處的山嶺。看這二館，幾乎分不出好和差。

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脉散溝并。蔚蔚豐秫，苾苾香粳。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藝遞熟。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田間縱橫小路相通，田塍粗細界堤交錯，開渠引水，溝渠如脉絡一樣分布。有稠密茂盛的豐産高粱，有苾苾芳香的粳稻。夏季將去花已開，秋天來臨實已熟。還有大土坡和旱地，麻麥粟菽，種類繁多，到一定的時候節季，就有應時的作物成熟。粒食漿飲的供給，不用求助工商和川澤山林的官吏。人生要許多財富幹什麽？論理能吃飽肚腹就够了。許由説："偃鼠到大河裏飲水，不會超過一滿肚的水。"説的是人生祇要够吃喝，就歡樂有餘，何必多求。求助工商衡牧，似乎需求過多，假若少私寡欲的人，能維持活命也就够了。但是，没有田地，就不能立身活命。

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浚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毖温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栖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絶，覬雲客之暫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浚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以作洲，言所以紆餘也。

從莊園到農田，從農田到湖。漫溢横流至於江上，直至遥遠的水區。疏通幽深的潭澗，清整曲折綿延的菰洲，春潮降臨，温泉泌泌地流淌，秋季開始，寒流急急地飛瀉。風過處、波浪拍打着渚邊蘭草，日升起、峰影倒映椒泥塗抹的墻壁。在水中小洲邊架起一半伸出水上的高屋，以便觀賞水光和月色。早晨延納陰凉而物景清明，晚上居宿卧室而空氣分芳。永遠斷絶了以情相交的朋友，暫且領略隱士的心境。這都是描述湖中的美好，祇擔心説不盡那意境，挂一漏萬罷了。諸澗由源而流入湖中，所以説是浚潭澗。澗很長，所以説幽深。清整菰草顯露小洲，説明曲折綿延的緣由。

水草則萍藻薀菼，雚蒲芹蓀，蒹菰蘋蘩，蕝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緑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搴，豈蕙草之空殘。卷《敏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嘆。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搴出《離騷》。《敏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

水草則有浮萍、藻類、薀、菼，藋蓶、香蒲、芹、蓀，嫩葦、茭白、蘋、白蒿，束茅、荇菜，菱角、蓮藕。雖説各種植物都很美麗，惟有芙蕖特别鮮艷。茂盛的荷葉摇青播緑，繽紛的荷花布白含紅。遺憾的是清香難留，可惜的是盛容易殘。必定是在能作給用之後拔取，豈能讓美好的菜蔬白白地殘盡。眷念《敏弦》安閑的曲調，感嘆《江南》的哀怨憂傷。秦箏高唱溯流前往游賞，《唐上》奏起時返回原先可愛的地方。搴，語

曲》，云江南采蓮。秦箏倡《蒹茄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蘋蘩荇亦有詩人之咏，不復具叙。

《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别，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并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緑蒂，茂素蕤於紫枝。既住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随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别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人也。六根者，茍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根也。五華者，堇華、芫華、檖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柏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荆實、蓼實、□□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支子、卷柏、伏苓，并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

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别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凄陰，風朝振而清氣。捎玄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鷖之栖托。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咏，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笄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黄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吴中以爲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榱，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箐之流也。修竦、便娟、蕭森、蓊蔚，皆竹

出於《離騷》。《敂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反映江南采蓮的事。秦箏唱《蒹茄篇》，《唐上》奏《蒲生》詩，都是因物生感，因感成文。魚藻、蘋、蘩、荇，也有詩人吟咏，不再一一叙述。

《本草》記載的藥物，山地産的與沼澤産的藥性不一樣。雷公、桐君區分得很清楚，醫和、醫緩全都熟悉這一點。三種果核六種植物的根，五種花九種果實。二冬雖説合并稱呼却藥性不同，三建雖形狀各異但都出在建平。水香秋盡時生長茂盛，林蘭臨近下雪時纔抽長美麗。卷柏萬代不死，伏苓千年方知。紅花在緑蒂上輝映，白蕤在紫枝上繁茂。既可挽住年華、增加靈應，也能驅除妖禍、防治疾病。《本草》所載的藥的出處，在今天不再是依據，隨土地生長罷了。這個地方出産的藥多，雷公、桐君，古代采藥的人。醫緩，古代的名醫，所以説他們會區别，全熟悉。三核，指的是雙核、桃仁、杏仁，六根指的是茍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根。五華指的是堇華、芫華、檖華、菊華、旋覆華。九實指的是連前實、槐實、柏實、菟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荆實、蓼實、□□。二冬，就是天門冬、麥門冬。三建説的是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支子、卷柏、伏苓，都是神品。所有這些藥物，《神農》上都有記載。

竹子則有苦箭竹和笄箭竹，二者葉片大小不同，有青苦、白苦、紫苦、黄苦，四種竹子味一齊是苦的。水竹、石竹生長在不同的山谷，大粗竹子和小竹子各有各的種類。既有修長高竦、輕盈美麗的，也有蓊蓊蔚蔚、遮天蔽日的。晚上沾着露水凄冷陰凉，早上風吹摇振聲朗氣清。捎帶烏雲竹杪輕拂，身臨碧潭翠竿高挺。輕視上林那樣的禁苑，小看淇澳那樣的竹園，這衹要到東南會稽看看就清楚了。仰慕山陽竹林交游，怨鸞鷖遲遲未來栖息。回想崑山竹園的悲傷曲調，感嘆伶倫籥聲的哀沉。衛女出外思歸，咏作《竹竿》的詩篇，屈原被放逐，東方朔作《七諫》，吟誦出“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的名句。二箭，一是苦箭，葉大；

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鷺鷥，栖食之所。崑山之竹任爲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爲黃鍾之宫。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

一是笄箭，葉小。四苦，指的是青苦、白苦、紫苦、黄苦四種竹子。水竹，生長水旁，竿細而生長密集，吴地的人用作住宅的圍籬。石竹，本科叢大，可充作屋椽，大的，竹竿挺拔，細的，是箛箐一類。修竦、便娟、蕭森、蓊蔚，都是形容竹的形貌的。上林，是關中的禁苑，淇澳，是衛地的竹園，同這裏的竹林比較起來就差遠了。東南會稽的竹箭，衹有這裏最多。山陽指的是竹林交游的事；鷺鷥，説竹林是其食宿的地方。崑山的竹子，可以作笛子，黄帝時代，伶倫砍下竹子的厚實均匀的部分，吹奏，發出黄鐘的宫調。衛女思歸，創作了《竹竿》的詩篇，楚屈原被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創作了《七諫》，追憫屈原，闡述自己的志趣。

其木則松柏檀櫟，□□桐榆，檿柘穀棟，楸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堉，各隨所如。幹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虚。淩岡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衢。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葱倩，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脊曰岡。岡上澗下，長谷積石，各隨其方。《離騷》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云"萼不韡韡"也。

樹木則有松、柏、檀、櫟，□□、桐、榆，檿、柘、穀棟，楸、梓、河柳、臭椿，這些樹木性剛、性柔不同，木質堅勁、疏脆各異。低窪高坡、沃土瘠地各隨適應的地方生長。有的樹幹合抱藏身山岑，有的樹高千仞、枝杪直上雲天。高岡上的高高竦立，蔭澗下的枝條四布。順着長長的山谷長的枝幹傾斜，扎根亂石縫中的岔枝交錯。花映水而增添光彩，氣結風而來回散發。有的時當嚴勁寒風而青翠繁茂，有的承受夏日和暖的陽光而豐腴芬芳。有的在晚秋飄零落葉，有的一到春初就含苞待吐。全是樹木一類，挑選其中美麗的記記。山脊叫做岡。岡上澗下，長山谷中，亂石叢中，各各由它在適應的地方生長。《離騷》説："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經》説"萼不韡韡"。

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列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數種，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繁，不可根源，但觀其貌狀，相其音聲，則知山川之好。興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敦戒也。

植物已經記述，動物的種類也很繁多。飛翔的、游泳的、奔跑的、騰跳的，怎麽能尋其根溯其來源呢？衹能觀察它們的形體外貌，辨别它們的聲音，分布山水之中。順應寒冷、温暖的節令，隨其適宜去生長而不好治理。草、木、竹是植物，魚、鳥、獸是動物。獸類有很多種，有騰跳的、有奔跑的。騁，指奔跑，透，指騰跳。説的是種類繁多，不能知道它們的根源。衹是看着它們的形態、相貌，聽聽聲音，就知道山水好。隨其按季節生長，這是自然規律，是不能憑人力治理的。

魚則鰻鱧鮒鱮，鱒鯇鰱鯿，

魚則有鰻、鱧、鮒、鱮，鱒、鯇、鰱、

魴鮪魦鱖，鱨鯉鯔鱣。輯采雜色，錦爛雲鮮。唼藻戲浪，泛苻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鮆乘時以入浦，鱤魟沿瀨以出泉。鰋音偃。鱧音禮。鮒音附。鱮音敘。鱒音寸衮反。鯇音皖。鰱音連。鯿音毖仙反。魴音房。鮪音痏。魦音沙。鱖音居綴反。鱨音上羊反。鯔音比之反。鱣音竹佡反。皆《説文》、《字林》音。《詩》云："錦衾有爛。"故云錦爛。鱸鮆一時魚。鱤音感。魟音迅。皆出谿中石上，恒以爲玩。

鯿，魴、鮪、魦、鱖，鱨、鯉、鯔、鱣。輯取各種各樣的顏色，像錦緞般光亮，似雲朵般潔白。唼唼地吞食藻、草，往來於波浪中游戲，一會浮到苻根，一會又潛入水底。有的鼓起兩鰓在急流漩渦中跳躍，有的甩動尾鰭，激起波漩。鱸魚、鮆魚乘着時令游到河汊水濱，鱤魚、魟魚沿石上淺水從泉流中游出。鰋讀偃。鱧，讀禮。鮒讀附。鱮讀敘。鱒音寸衮反。鯇音皖。鰱音連。鯿音毖仙反。魴音房。鮪音痏。魦音沙。鱖音居綴反。鱨音上羊反。鯔音比之反。鱣音竹佡反。都是《説文》、《字林》標的音。《詩經》上説："錦衾有爛。"所以説錦爛。鱸、鮆是一種季節魚類。鱤音感。魟音迅。都出在溪澗水中石上，常常在那裏嬉戲。

鳥則鵾鴻鶂鵠，鶖鷺鴇鷊。鷄鶡繡質，鶾鸐綬章。晨鳧朝集，時鷮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凉。荑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侣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上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鵾音昆。鴻音洪。鶂音溢。《左傳》云："六鶂退飛"，字如此。鵠音下竺反。鶖音秋。鷺音路。鴇音保。鷊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爲鷊，音相。鷄鶡鶾鸐，見張茂先《博物志》。鸐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鳥并美采質。鳧音符，野鴨也，常待晨而飛。鷮音已消反，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海鳥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鳥，以爲神也。事見《左傳》。朔禽，雁也，寒月轉往衡陽。《禮記》，霜始降，雁來賓。歲莫云，雁北向。政是陽初生時，荑生歸北，霜降客南。山鷄映水自玩其羽儀者。

鳥則有鵾、鴻、鶂、鵠，鶖、鷺、鴇、鷊。鷄、鶡的羽毛如錦綉，鶾、鸐的花紋似綬帶。早晨野鴨群集湖溪，時有長尾雉漫步山梁。海鳥迎風競飛，北方的大雁紛紛避寒。草根萌生回到北方，霜雪降臨又飛到南方。鳴叫聲響徹雲天，成群結隊地栖宿江潭。可以聆聽清越的鳥鳴聲，也可載仙人王子喬飛升。錦鷄在水草中來回走動，自我玩賞着明亮的溪水中映照出漂亮的身影。鵾音昆。鴻音洪。鶂音溢。《左傳》説："六鶂退飛"中，字是這樣的。鵠音下竺反。鶖音秋。鷺音路。鴇音保。鷊音相。唐公的馬，毛色同此鳥一樣，所以名叫鷊，音相。鷄鶡鶾鸐，見張茂先即張華的《博物志》。鸐音翟，也是雉類中的美麗的鳥。這四種鳥都毛色漂亮。鳧音符，是野鴨，常常要天亮飛。鷮音已消反，是長尾雉。《論語》説："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爰居是海鳥，臧文仲不知，認爲是神鳥。事見《左傳》。朔禽，是雁，寒季轉飛衡陽。《禮記》説開始降霜時雁飛來，年尾時，雁飛向北方。正是春陽初生時，百草排芽，雁向北飛，霜降時飛到南方。後二句説的是山鷄映照水中自我玩賞儀態毛色。

山上則猿貆狸獾，犴獌猰猛。山下則熊羆豺虎，羱鹿麕麖。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絶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猿音袁。貆音魂。狸音力之反。

山上則有猿、貆、狸、獾，犴、獌、猰、猛。山下則有熊、羆、豺、虎，羱、鹿、麕、麖。有的在荒僻空懸的崖岸、樹枝間擲往蕩來，有的在高高的石壁間橫空騰躍。有的蹲在山谷底放聲長嘯，有的攀住樹

貛音火丸反。犴音五懸反。獌音曼，似貛而長，狼之屬，一曰貙。猰音安黠反。猛音弋生反，狸之黄黑者，一曰似豹。豺音在皆反。羱音元，野羊大角。麢音鬼珉反。麖音京，能踔擲。虎長嘯，猿哀鳴，鳴聲可玩。

緡綸不投，罝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鑒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鯈而悦豫，杜機心於林池。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歡永廢。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説豫於林池也。

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羡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綷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絶而可温。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諍訟，有諸喧嘩，不及山野爲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説《四真諦》處。靈鷲山，説《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説泥洹處。菴羅園，説不思議處。今旁林蓺園制苑，

杪低聲哀鳴。猿音袁。猈音魂。狸音力之反。貛音火丸反。犴音五懸反。獌音曼，似貛但長些，是狼一類的，也叫貙。猰音安黠反。猛音戈生反，是狸中黄黑的一種，也有説像豹。豺音在皆反。羱音元，一種大角野羊。麢音鬼珉反。麖音京，能騰躍跳擲。虎叫是長嘯，猿叫爲哀鳴，叫聲都可賞玩。

不投放緡絲、綸絲垂釣，不擺設捕獸、捕鳥的網。不使用石塊和箭去射殺，不安裝兔罝和魚筍。看虎狼尚有仁愛之心，爲無限止地想滿足欲望而痛心。顧念從少年起研修佛法，就會領悟好生之理。由此而推及其他，料想得道之日也離此不遠了。要是在山林水池能杜絶殘害它們的心機，那麽就可手撫鷗鳥、鯈魚，各種動物都會自在歡欣。八種都是魚獵的工具。從少年直至白首，不殺生。所以在山中，永遠没有這種歡樂。莊周説，虎狼也是仁獸，没有父子不相親愛的。世人説虎狼暴虐，正因爲他像禽獸，可是有些人自己不認識他的毒害，而説虎狼可恨得很，假如要滿足他的欲望，哪再有限止。自少年奉佛法，所以避免了殺生的事。且由此領悟萬物好生的道理。《易》説："不遠復，不祇悔。"庶幾能乘此悟道。莊周説，海邊上的人有謀害的心思，鷗鳥在天空飛舞，不肯下落。若是没有害它的心思，各物可在山林水池中，快樂自在。

莊敬地承受聖明的訓誡，恭謹地觀看前代的經典。山野裏光明曠達，遠勝城鎮上嘈雜腥羶。所以大慈的宏大誓願，在於拯救沉淪傾覆中的一切生靈。哪能立身天地間而説空話，必定要有寬免纔能成善行。欽敬鹿野苑的華嚴，羡慕靈鷲山的威名。企望堅固林的堅勁，希圖菴羅園的芬芳。這些都是如來講經的地方，雖説綷容遥遠，但慈悲憐愛的聲音仿佛還在。在幽静的峰巒修建招提，希求行走的僧人來打坐歇息。望鐙王菩薩贈席，想香積厨贈飯。事情雖小，可思想相通，理義未絶，便能温故知新。賈誼《弔屈》説："恭承嘉惠。"敬承，也屬於這一類。聚落是村鎮，説的是歌哭諍訟，諸般喧鬧，趕不上山野僧舍。經教要在山中，都有成文。老子説："善貸且善成。"這是説對物的寬免愛護。鹿苑，佛祖講説《四真諦》處。靈鷲山，佛祖講説《般若法華》處。堅固林，佛祖説泥洹處。菴羅園，佛祖説不思議

仿佛在昔，依然托想，雖綷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温故知新。"理既不絶，更宜復温，則可待爲己之日用也。

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徑，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爲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虚寂漠，實是得道之所也。

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謂曇隆、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絶，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絶嘆，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栖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一日爲千載，猶慨恨不早。

處。現今依傍山林修建園苑，仿佛昨日，依其樣子想象，雖説綷容遥遠，慈悲憐愛的聲音好像還在。招提，説的是僧人不能常住，但可打坐歇息的地方。也就是息肩。鐙王、香積，故事出自《維摩經》。《論語》説："温故知新。"道理既没埋滅，更應温習，温習熟了，就可供自己日常使用。

當初開始經營修建，獨自拄着竹杖出門勘踏。涉水進澗，爬山登嶺，到了峰頂不休息，尋到泉源不停止。櫛風沐雨，披星帶露。竭心盡力，思謀規劃，不去占龜卜筮，自己揀選奇妙良好的地點。剪除榛莽，開闢路徑，尋找石塊，探索崖頭。在群山環抱之中，雙溪逶迤之間。面對南嶺，建築經臺；倚靠北面高坡，修造講經堂。依傍高峰，設立禪室；臨近浚流，排列僧房。面對生長百年的高大樹木，接納流傳萬代的芬芳。擁抱年代久遠的泉源，贊美溪水瓊漿玉液般清徹流長。不如城郊郭外華美的寺塔，不同城邑近旁的世俗民房。很高興見到這樣樸素簡陋的寺院，果真是修行得道的場所。説的是剛營建時，親身實行，飽嘗艱苦。盡其思想設計，不藉助於卜筮占龜，貧窮的人不以華麗爲美，衹是安設茅茨。因此不如城郊郭外，不同城鎮近旁。然而清虚寂寞的地方，正是修身得道的場所。

艱苦卓絶、守志不渝的僧人，明白闡發懷抱。行事承繼衆人，心地可作世人表率。或游行或休憩，依傍崖石架構草屋。寒暑交替，至誠修行、毫不勉强。看待過去、現在、未來如夢幻一般，按照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來吸取道義。順應安静恬淡的學説，包含幽深和順的道理。遥指東山，暗暗期望能游樂隱居，這正是死後能登西天净界的隱隱徵兆。相遇一起的歡欣，一天好比千年，仍然抱怨没能更早點見面。這裏説的是曇隆、法流二法師。這二位拋妻棄子，輕快地進山居住，與外界的人完全隔絶，魚肉不入口，用碎布拼成的糞掃衣一定要穿在身上，别人見他這般模樣驚嘆叫絶，可是法師自己處之平淡。詩人動身西去，不勝道路辛苦的樣子也是這樣。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栖之游，是過去告離的開始，期望活着住東山，死後登西天净界。相逢一起的歡快，正

是一日好比千年，仍抱怨没能更早點。

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頹形。羨蟬蜕之匪日，撫雲霓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岩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絶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此一章叙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頹形也。"莊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岩室，披露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

輕視外物，看重自己，超脱世俗，希求神靈。害怕短命，喜愛長生。希圖浮丘公來引渡，期望安期先生來招迎。以松桂的苦味爲甜美，以粗皮麻布遮蔽光秃的形體而愉快。羨慕不多久就將脱去形骸成仙，撫摸雲霓驚訝好像成仙了。幾次游歷名山歇息，岩室遇我，披露他的性情。雖然没能登上佛道的最高境界，但也已遠遠超出人世之外。用松菌和殤彭作比發表意見，把他比作松菌雖説已經獲得長生，但還不及八百歲而死的彭祖。這一章叙述學仙的人雖然不及佛道的最高境界，但是已超出人世之外。浮丘公是王子喬的老師，安期生是馬明生的老師，這二件事出自《列仙傳》。《洞真經》説："現今學仙的人，也要高明的老師啓發自己的覺悟，所以不逃避味苦和光露身形。"莊周説："和以天倪。"倪，就是崖。多次經歷名山，在岩室遇我，披露他的性情，并且獲得長生。把他比作松菌、殤彭，這之間相距遥遠。

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箬于谷。楊勝所拮，秋冬藴獲。野有蔓草，獵涉蘡薁。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术成，甘以擣熟。慕椹高林，剥芨岩椒。掘蒨陽崖，擿擗陰摽。晝見搴茅，宵見索綯。芟菰翦蒲，以薦以茭。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采蜜，八月樸栗。備物爲繁，略載靡悉。此一章謂是山作及水役采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藴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薁。"獵涉字出《爾雅》。术，术酒，味苦。擣，擣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療病。擣治癰核，术治痰冷。椹音甚，味似菰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芨音及，采以爲紙。蒨音倩，采以爲渫。擗音鮮，采以爲飲。采蜜樸栗，各隨其月也。

山中作業、水上勞役，不用一個管理的官吏。任憑各人隨季節去競争角逐。爬上山嶺砍樹木，清除荆榛伐竹子。從竹林中抽取嫩笋，從山谷中抓爬箬竹葉。楊桃盡由采擷，秋冬都能收穫。山野中有一種藤蔓，可以收摘蘡薁。釀造美酒，佐助大福。术酒味苦，擣酒味甜。從高高的樹上砍下木材培植椹菌，從山岩椒樹上剥取芨。從向陽的崖縫裏挖掘蒨草，從背陰的落果中采拾擗。白晝拔茅草，夜晚絞繩索。割菰剪蒲，收穫人吃的茭白、獸吃的肥草。和泥製陶，得到各種用器，燒製石灰，燒製木炭，各有各的要求。六月采蜂蜜，八月打板栗。物種繁多，略加記載，不能詳盡。這一章説的是山中作業，以及水上勞作、采拾之類的事。但是捕魚、打獵的事都没記。楊，是指楊桃。山裏人叫它作木子。藴，音覆，字出《字林》。《詩》人説："六月食鬱及薁。"獵涉字出《爾雅》。术，指术酒，味苦。擣，指擣酒，味甜，都是美酒，都能治病。擣酒治癰核，术酒治痰冷。椹，音甚，味道像菰菜，但稍好些。砍木材培植菌，叫作慕。芨，音及，采來製作紙。蒨，音倩，采來作染料。擗音鮮，采拾作飲料。采蜂蜜，打板栗，各依各自的季節月份進行。

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峰崿阻絶，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别澗，五谷異巘。群峰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淩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葺館，瞰南峰以啓軒。羅曾崖於户裏，列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赬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之未牽。鵾鴻翻翥而莫及，何但燕雀之翩翾。氿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跱，硿礲於西霤。修竹葳蕤以翳薈，灌木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嵔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橑櫺乘隔。此焉卜寢，玩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斁。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遁逸於人群，長寄心於雲霓。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横波疏石，側道飛流，以爲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鄣，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從徑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皆别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徑，半路闊，以竹渠澗。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爲鄣。正北狹處，踐湖爲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岩。東北枕壑，下則清川

山居有南北兩處，兩處有水路相通，而陸上則因峰巒阻隔了。祇有觀風望雲時，纔曉得它處的位置。兩居，説的是南北兩處，各有房屋可居住停留。因峰崿阻隔，祇有水路相通。觀風望雲時，纔知道那山居所處的位置。南山有夾着溝渠的兩排田，包着山嶺有三座林苑。九道泉水從不同的溪澗流出，五條山谷由不同的小山構成。許多高峰在其中參差錯落，峰巒連着峰巒形成一片斜坡。周圍近處引這些泉水灌溉，遠處就修築堤壩渠道將水流接引過去。遠處的堤兼作田埂，近處水流湍急，冲擊高坡泛起波瀾，水流冲過去又蕩回來，蕩回來後又回涌過去，圍住洲渚環繞岡巒。展示出山水的美好和意趣，怎能用簡短的文字説盡。背倚北面山頂修建館舍，推開長廊的窗户就俯瞰南面的山峰，將高崖的景致盡收到門户之内，崖壑下的水潭明鏡般映照在窗前。藉助紅霞輝映屋檐下椽端的横木，碧緑的雲霧依附在翠緑的椽端。看着向下飛馳的流星，回顧不相關聯的□□。鵾鵬大雁翻騰飛舉而不能達到，何況是小小扇動翅膀的燕雀。上涌的泉水受阻後，從旁側潺湲流經東邊屋檐下；細木樁的墻壁相對而立，硿礲礲的聲音在西邊檐下水槽中響起。修竹葳蕤，草木茂盛，灌木茂密，女蘿美好，芃蘭蔓延開去攀附别的物件，花散發着香氣，呈現着秀媚。日月的光輝從大樹枝間泄下，風露使盤曲的岡巒更加明晰。炎夏涼爽，寒冬温暖，隨着季節的變化，都能選取適宜的地方。階基來回相通，有屋椽遮頂，有欞門間隔。選擇此處寢居，可以玩水，也可以賞石。就近眺望四面景致，終年不會厭棄。傷嘆美好的景色就將變化，抱怨飄浮的年齡猶如借來的一般，轉眼間就從人群中隱退消逝了，祇能把自己的心志永遠寄托給天上的雲霞。南山是開創占卜選地居住的地方。從江樓步行，跨越山嶺，貫穿田野，有時登高，有時下坡，約三里來路。沿途所見，是高大的樹木，茂密的竹林，順着田間小路而滿山坡生長着。高高的

如鏡，傾柯盤石，被隩映渚。西岩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岩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峰，俯鏡浚壑。去岩半嶺，復有一樓。迴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户。緣崖下者，密竹蒙徑，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玩，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列其表側傍緬雲霓爲異觀也。

崖石聳立在水波之中，路旁邊時有流泉飛瀑。都可以賞心悦目。到了居住的地方，從西山開路，直達東山，二里多路。南面全是嶺連嶺，嶂叠嶂，青翠銜接，雲騰霧繞，幾乎没有邊際。從小路進入谷中，總共有三個出口。方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都另外記載。順路初進時在竹間小路上走，走到半路，有渠澗隔斷，用竹搭橋引渡。到東南依傍山渠走，走來轉去，幽静奇特，地方不同，但都很美麗。路的北邊，東西憑山作障，正北狹窄的地方，以湖作池。面對南山，盡是崖岩。東北頭枕山壑，下有清静的河水，枝幹傾斜的樹木，盤根於石縫之中，遮蓋了曲折的河岸，投影於河渚之上。西面岩岸附有樹林，距離水潭有二十來丈，在此修整地基，架構房屋，隱在岩林之間，河水護衛石階，開窗對山，仰眺高峰，依照浚壑。距山岩半嶺上，又有一樓。四周回望遠眺，既能觀賞遠景，又可回顧西邊館舍，窗户相對。順崖下去，茂密的竹林蒙蔽了路徑，由北直向南去，全是竹園。東西有一百丈，南北有一百五十五丈。北面依靠近處峰巒，南面可眺望遠處峰嶺，四面群山環抱，溪澗交錯而過，水石竹林之美，岩岫曲折之秀，全都有了。劈荆斬棘，開路建屋，在此居住，玩要游賞，其中意趣，不能一一都記，因此衹簡單地就大處説説罷了。越過嶺站在附近遥望雲霓景象真奇特。

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氿濫異形，首毖終肥。别有山水，路邈緬歸。

氿濫、肥毖，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形勢。

連帶一小湖，緊挨在曲折的灣裏。衆水在這裏匯集，萬泉在這裏回歸。氿泉、濫泉形態不同，開始如毖泉那樣幾股合到一處，末了又像肥泉一樣由一股分作幾股。另外還有奇妙的山水，由於路途遥遠而思想返回。

氿、濫、肥、毖，都是泉水的名字，事見於《詩》。説這裏是萬泉匯集，各有各的形勢。

求歸其路，乃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徑，繚繞回圓。瀰瀰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峰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捎岩，木映波而結藪。徑南漘以横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托星宿以

尋找回去的路徑，竟是北山邊界。棧道傾斜殘破，像登閣樓的階梯，連連旋捲。又有水路，繚繞來回轉圈。湖水漲得滿滿的，清澈淵深。獨自聳立的崖岸顯出秀美，長長的洲地草木茂密繁盛，可觀看，可眺望，遥遠得很，開闊得很。直到兩條河合并一處，不同的源頭共一個出口。奔赴隘口，進入險境，一起在山的前頭匯合。湍急的漩流排出的沙泥堆積成山坡，山峰倚靠洲渚形成岡巒。岩石傾斜到波瀾中却又峭起，樹木映照

知左右。往反經過，自非岩澗，便是水徑，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在水中結聚在一起。往南走一邊是崖一邊是水橫阻在前，轉向北却崖石掩蔽於後。隱身在灌木叢中因而全像清晨薄暮那樣昏暗，藉助星宿的光亮纔知身旁左右的情況。往還經過，不是岩澗就是水路，洲與島相對，都有趣味。

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砠而是岵，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岩，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峰則群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悦。土山戴石曰砠。山有林曰岵。此章謂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總叙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

山水澗石，洲岸草木，既在本文的前部分標明個性特徵，也將在本文的後部分開列其共性特徵。山都不是夾混石頭的土山，而是長有林木的岵山；水都是清澈的泉水，而不是污濁的泥漿水。石頭依傍林木插在山岩中；泉順着溪澗流下山谷。深深的潭水圍繞洲渚流淌而散入芳草之中，岸邊没有泥沙而映着翠竹。草迎着冬天而含苞，樹衝着寒霜而煥綠。向陽的地方就是冬天也温暖；背陰的地方即使炎暑也涼爽。岡巒相連處，則山嶺集聚遮掩了重叠高聳的山峰，山峰上再托起山峰，則見群峰聳立而格外高峻。高處崖泉凌空瀉下，水底沉波浸滿了洞穴。所有這些地方雖不同却都很好，季節不一却都能使人開心。土山夾載石塊，稱爲砠。山上有樹木稱爲岵。這一章説山川的群體美，也不是必須有，因而衹總叙其最爲突出的。居山之後，也都有所尋求。

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采藥救頹。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誡特此推。謂寒待綿纊，暑待絺綌，朝夕飡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爲左右揚較而陳之。”

春秋季節不同而有不同的需求，早早晚晚都要物資供應。耕種了田地就有飯吃，種了桑就可换衣穿，侍弄了蔬菜，可以當魚肉，采集了藥材，可以救衰弱。除此以外幹什麼？不加約束地順由自己的性情、喜愛，清晨聽人誦講經文，晚上放生歸來。鑽研詩書、欣賞義理，撰寫文章，抒發懷抱。凡是他的意思，都要比較揚棄而加以闡發。并且在言論集中羅列出來，特此申述規勸告誡的意思。這裏説的是寒冷時要絲棉襖，炎熱時要夏布衣，早晚吃喝，得安排些活計來供給需要。藥，用來治病，又在那些基本生活需求之外，按事理推測，自然不能不這樣做。至於聽講經文和放生，研讀書籍、撰寫文章，都是他的愛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也説過“揚較古今”，意義是相同的。左思説：“爲左右揚較而陳之。”

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疏崖巘。杏壇、㮈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芬於回巒，椑柿被實於長浦。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㮈樹園。揚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潁諸處，故云殊所也。

北山有二園，南山有三苑。栽種了各種各樣的果樹，有近有遠，按一定行距株距分布，早晚料理。有的生長在溪澗之旁，屈曲茂密，有的生長在崖巘之上，高大稀疏。杏壇、㮈園，橘林、栗圃。桃李的品種繁多，梨和棗產在不同的地方，枇杷、沙果依附山谷崖岸和洲渚生長，椹和梅在曲折的岡巒上散發芬芳，椑和柿在長長的河岸邊垂挂着果實。莊周說："漁父在杏壇上見孔子。"《維摩詰經》有㮈樹園。揚雄《蜀都賦》說過橘林。左太冲也說："家中有橘柚園。"桃李繁衍很多，棗和梨產於北方的黃河、濟河一帶，淮河、潁州幾處，所以說是不同的地方。

畦町所藝，含蕊藉芳，蓼蕺葼薺，葑菲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摽倩以陵陰，春藿吐苕以近陽。葑菲見《詩·栢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庾闡云，寒葱挺園。灌蔬自供，不待外求者也。

畦町種植的有蓼、蕺、葼、薺，有葑、菲、蘇、薑，花蕊和草葉蘊含着芳香。綠葵眷戀季節是因爲需要露水，白薤感嘆時令是因爲身負嚴霜。寒葱失去美貌是因爲蒙受陰涼，春藿吐露苕苗是因爲接近陽光。葑菲，見《詩·栢舟》中。管子說："北伐山戎，得寒葱。"庾闡說：寒葱挺立在園中。自己灌溉管理，供自己用，不用向外求助他人。

弱質難恒，頹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采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摭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此皆住年之藥，即近山之所出，有采拾，欲以消病也。

虛弱的體質難以長久，衰敗的年齡容易死亡。摸着鬢髮產生悲嘆，看着容顏自會傷感。幸承清府有術，希望處在衰弱時能恢復健壯。爲尋訪名山上奇效的藥材，停下車駕，越過靈波。采拾石上的地黃，摘取竹下的天門。拾掇高嶺的細辛，選拔深澗的溪蓀。到洞穴裏尋找鍾乳，在紅泉訊訪丹陽。這都是延年益壽防衰老的藥，也是附近山上出產的，有采拾，可作防病治病用。

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朗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机。非獨愜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群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

僧人一年兩次安禪打坐，冬季、夏季各三個月。遠處的僧人有的也趕到這裏來，近處的僧人一個也不缺少。法鼓咚咚地響着，頌偈的聲音清脆激揚。繽紛的花朵四處散落，芬芳的香氣八方飄蕩。析談遙遠往昔的精微言論，講說佛法遺傳的古訓。乘此一點豪傑之心，用如許義理幫助他們生活。唱經的都講啓迪人們向善，釋義的法師誘導人們回歸清净。不單是我的心情感到快樂，諒必

屑，面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愒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説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机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説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爲適也。

大人先生們也都會受到感動。山中雖是清寂，但能隔絶塵世的紛擾。全面的闡説雖然不多，獲得義理就很歡悦。搔屑的風雖然寒冷，向陽的地方常會温暖；炎炎的陽光雖然熾熱，背陰的地方猶如霜雪般涼爽。在高高的岩頂休憩啊在雲根處攀登，在澗下坐歇啊從風洞邊跨越。這裏可以居住游賞、玩樂、傳播古今不滅的道理。僧衆冬夏二季打坐，稱爲安居，每次九十日。遠近僧人聚會一處，法鼓、頌偈、花、香指的是齋講的事。析和説指的是齋講的議。乘此之心，可幫助他們的生活。南倡，是都講，是主要唱經的人；北机，是法師，主要釋義的人。山中静寂，確實是講經釋義的地方。加上有樹林，可以順應寒暑，常常能够清静平和，是很適宜的。

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之歡。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睹騰翰之頏頡，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爲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萬物都喜愛生活，這衹要由我們自身就可以推想到。我們都害怕生命的完結，貪愛景物的歡樂。能放生的人，衹要能施予一點仁愛之心，從險難中把萬物解脱出來。從幾乎化滅中招聚驚散的靈魂，從行將殘盡時，蕩除危險的形勢。水裏游的，任其在江流中浮游；天上飛的，任其在天空吸雲搏風。仰望飛翔的鳥兒忽上忽下，俯視鼓腮的魚兒游來游去。懂得這些放生的道理，馳騁圍獵時激動的狂態就會消失，思謀殘害的人或許因此而覺悟。説萬物都貪生，衹要看我自己，就可知他們的心情。貪愛景物，害怕死亡，是貪生的例證。能放生的人，衹要施予一點仁愛之心，就可以救助萬物脱離險難。水裏游的，天上飛的，各自尋找各自的活路。老子説，馳騁田獵，教人心中發狂。思想謀害的人，常常忍心謀害，要是懂得這一放生的道理，或許能够覺悟。

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縢剖帙。見柱下之經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頹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核有無。兵技醫日，龜莢筮夢之法，風角冢

見解超凡的人没有了，心中的疑慮向誰咨詢。但像釀酒有糟一樣，人雖死了，他們的言論還在，啓開金縢，解開裝書套，看見了老子的二經，莊子的七篇。繼承全部上古質樸的學問，拯救已經衰敗的道術。唉！六藝是用來宣揚聖人教化的，九流是用來區别賢能的徒衆的，國史是用來記載前朝史事的，家傳是用來伸張社會楷模的。篇章是用

宅，算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并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縢者，《金縢》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

來陳述意見、稱贊善良、諷刺醜惡的，論難是用來辨别考證有與没有的。講述用兵、技能、醫藥、揀選禁忌日辰、用龜板、蓍草占卜吉凶的方法的書，講述憑四方四隅的風，占卜墳墓塋域吉凶、樂律、曆法的書，有的平素瀏覽過，到現在一并捨棄。查檢從前的見識，深感喪失了道義，如今信守老莊一家學説，矢志不變。莊周説：“輪扁對齊桓公説，公所讀的書，是聖人的糟粕。”縢，指的是《金縢》一類的東西。柱下，指的是老子。濠上，指的是莊子。二、七，是篇數。説是老子二經、莊子七篇最有理。除此之外，都是聖人的説教，是志節高尚、不隨俗流的人所拋棄的。

伊昔齠齔，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栖，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謂少好文章，及山栖以來，别緣既闌，尋慮文咏，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

從垂髫換齒的時候起，就喜愛文章。鋪紙握筆，心性會通，仿佛有神。詩歌的作用是表達心志，文賦的作用在於鋪陳叙事。箴、銘、誄、頌，各有各的品類。及到山中居住，已經歷了好些年。幸而空餘時間較多，自己向自己提出要求。精深地研究，靜靜地思考，觀賞正道恢宏，宇宙澄清、山川形勝的壯美。爲秋色感懷咏寫詩文，含着笑意闡述道理。這裏説的是少小時起就喜愛文章，等到山居以來，别的緣分都没有了，專意考慮作文咏詩，舒心適意度過閑暇的日子。如此即可通神會性，以度過餘生。

若乃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絶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岩以搴芳。□□□□□□□□□□□□□□□□□□萊庇蒙以織畚。皓栖商而頤志，卿寢茂而敷詞。□□□□□□，鄭别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

若就此利用正在告假的日子，評品《莊子》的《養生主》、《達生》諸篇章。擔心不見行迹爲時不遠，懼怕地上行走艱難太多。上天從來都是公平的，忌憚下民由此衰退。我的心早已投到高人那裏去了，抽象的名稱却記挂在聖賢那邊。廣成子在崆峒山滅影，許由躲藏到箕山。愚公藉駒阜而取名愚公谷，涓生隱居在山岩，善於采集野菜製作食品。□□□□□□□□□□□□□□□□□□老萊子在蒙山南面耕種、編織畚箕，四皓在商洛深山隱居，保養高尚志趣，司馬長卿家居茂陵撰寫文賦。□□□□□□，鄭子真耕種谷口永遠隱没。梁伯鸞退隱霸陵復入會稽山中，□□□□□□。高文通居西唐山觀

不善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柰何。絶迹，上皇，下衰，賓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黄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駒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於宕山，好餌术，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嵔壘之山。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無鬼岩栖，魏侯勞之，問："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絀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芋栗。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畚爲業。四晧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病免，家居茂陵。鄭子真耕隱谷口，大將軍王鳳禮聘不屈，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娱，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爲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娱也。

察天下，臺孝威依據崖壁挖土洞居住。這些隱士各自都能够窮盡天年，而遺留下精妙的思想。老子説："善於維持生命。"莊子説，稱他是不善於維持生命。又説，順應自然修養身心，可以保健延年。達生的人不受人世事務的牽累，怎麽樣呢。絶迹、上皇、下衰、賓名，意義都出自莊周。廣成子住在崆峒山上，是黄帝的師傅。許由隱居箕山，堯將天下讓給他，他不要。愚公隱居駒阜，齊桓公追趕鹿進了這座山，見到了他。涓子隱居在宕山，喜好烹飪技術，有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楚得到老子的道義，住在嵔壘之山。楚國有個狂人名叫接輿，楚王聽説他賢能，派使臣去聘請他，於是他就到各名山游歷，最後住在蜀地的峨嵋山上。徐無鬼在山岩下栖身，魏侯慰勞他，問道："先生在山林中受苦了，竟願意見我。"徐無鬼反問説："君侯如能戒掉嗜好，摒棄好惡，那就會耳聰目明。"他常常采挖芋和栗充飢。老萊子在蒙山的南坡上耕種，著書十五篇，講説道家的事情，以編織畚箕作職業。四晧因躲避秦末的戰亂，住進了商洛深山，漢高祖召他們出山做官，他們不肯出來。司馬長卿才華高超，但他爲人處世不喜參預公卿的大事，因病免官，全家居住茂陵。鄭子真隱居谷口耕種爲生，大將軍王鳳用厚禮聘請，不肯屈就，於是就同弟子們在山坡上告别，一去終身不回。梁伯鸞隱居霸陵山中，耕田織布快樂自得，後又隱居會稽山。臺孝威住在武安山下，依據崖壁修挖土洞居住，采藥爲生。高文通隱居西唐山，從容快樂。

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虚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迹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絶簡。謂此既非人迹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絶簡，不復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

那些雖然幽深美好，但過於寂寞虚遠。往往世事同人情背離，道理與形物相反。既然不是耳目都能觀察，難道足迹就都能實踐？夏、商、周三代包涵了遠古的事理，要想有透徹的理解，須等待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五眼通明。暫且停止淺近的知識和思慮就此擱筆終篇罷。説這些既不是人迹所能探尋的，衹能再等待三明五通之後，纔可以實踐。所以停筆終篇，不再多説，希望那賞識的人能領悟這些主要的意思。

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奬之，乃出就職。使整理

宋太祖文帝劉義隆即皇帝位，誅殺徐羨之等，徵謝靈運作秘書監，兩次徵召他都不去，皇上派光禄大夫范泰給謝靈運送信去嘉奬敦促，他

秘閣書，補足遺闕。又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晋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堇，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没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群生，將欲蕩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絶，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嘆。而景平執事，并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托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拯赴。忠烈囚朔漠，綿河三千，翻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耻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

纔離家入京就職。皇上派他整理皇家圖書館的書籍，補足遺漏缺損的部分。又因爲一代晋朝自始至終，居然没有一家史著，就命謝靈運修撰《晋書》，謝靈運粗略地分立了條目，終於没能成書。不久遷侍中，早早晚晚經常被召見，宋文帝對他賞識、待遇非常優厚。謝靈運的詩作和書法都極爲精絶，每作一首詩或一篇文章，他都親手抄寫謄正，宋文帝稱贊這是二寶。謝靈運自以爲已是當時最有名望的人，論才能應當參與當時朝政，他剛被召見時，便以此來看待自己，到後，宋文帝祇按文士來待他，每次陪侍皇上飲宴，僅談論些詩文賞析罷了。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從來名氣地位都不能超過他，都被皇上重用，謝靈運心中很覺不平，經常稱病不上公府處理事務。祇在家挖掘池塘，培植藩籬，種竹子，栽果樹，驅使公府役吏勞作，無休無止。他出城外游玩，有時一天走一百六七十里，常常是十天上月地不回歸，謝靈運既不上表向皇上陳奏原因，又不請假，皇上不想傷害大臣，從側面批評，要他自行解釋。謝靈運於是上表陳説有病，皇上給他假期，讓他回始寧。謝靈運臨行時，上書勸朝廷討伐河北，説：

自從中原禍亂喪亡到現在一百多年，人民遭受外族入侵、兵戈戰亂，流離失所，淪没入别的部族。先皇帝神明威武，哀憐百姓的苦痛，想救助他們，正要蕩平趙、魏，以便能書同文、車同軌，使久已衰敗的中原文化返歸正道，使偏遠的邊陲風俗恢復爲華夏的習尚。無奈時運衰落，遇事不順，違背了理想，失去了希望，生命已盡，遺恨長留，臣民衹能仰懷厚德，心存悲痛。況且先帝喪葬没多久，敵虜就在伺機攻擊，有見識的人已經預料，對此誰不激憤感嘆。可是景平帝主持政事，并不是那種才幹。而且擾亂京師，哪裏考慮到先帝的托付。於是使得孤城勢窮力盡，陷落敵手，没能去救援。忠誠剛强的人被囚禁在北方沙漠，綿延黄河三千里，反被敵寇所有。稍後派遣軍隊鎮守的地方，都是先朝開拓出來的，一旦失守淪陷，

也。

這是國家的耻辱，理應洗刷，這一使命已經落到新近主事者的肩上。再者，北方自從被逆虜占領，人民遭受種種窮苦，徵調賦斂，没完没了，若是要求得不到滿足，每每導致被誅殺，自身遭禍，家庭破敗，關門閉户，比比皆是，這也是有仁愛之心的人爲之傷心的。

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虚，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絶，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虚於内，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强，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晋世之盛，拓開吴、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渴飢，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即

都説西虜正處在衰弱階段，軍隊遠征隴外，東虜乘其内部空虚，没有防備，可呼叫着進行突然襲擊。西虜軍隊返回，可以據有關中，遠遠地將咸陽圍住，東虜的退路就已隔斷，即使派兵援救，也將被阻在河東，於是就衹有取遠路去討伐大城，想造成首尾相顧的形勢。可是西寇有深山作重重阻攔，老根據地自然鞏固，東虜衹能是白白放棄了自己的巢穴，不能幫助援救。軍隊在境外鬥志衰落，東虜國内必然空虚，天賜良機，再没有比這更好的了。我們檢閲武力、炫耀軍威，其實就在這時候。假若没完没了地相持下去，或許事情要發生變化，忽然間遇上新起的人，那麽就不同於現在的情況，如果錯過這個大好時機，再來經營就困難了。即使多費幾倍軍員、兵器、糧食，要勝利也不能確保。再者歷觀前代，大都以兼并衰弱爲本，古今德操高尚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也没有什麽不同的。怎能不使天時和人事、道理和氣數相適應，興盛和衰亡的限度，是有一定時間的。所以古人説："已見到天降的災殃，又看到人爲的禍害，就可以圖謀。"從前强盛的曹魏，平定荆州、冀州，就是乘了袁紹、劉表的衰弱；强盛的晋代，拓開吴、蜀的疆域，也是因爲諸葛亮、陸遜家族的衰落。這都是前代成就了事業，著在史册上的。自從羌被平定之後，天下人也都説寇虜應當一起掃滅，遠遠地驅逐出滑臺，奪取城邑如捲席一般，敵寇魂飛魄喪，士氣失落，指日可以被蕩盡。但就在那時長安不能節制，潼關不能守衛，實際緩解了寇虜遭受上天誅滅的刑罰，延誤了歲月，從那時到現

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强，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貴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

在，已是十二年，正好是一紀，先前就有這種説法。何况五胡代數齊世，虜命的剩餘的日子，當在來年完結。他們自己互相攻打殺伐，我們可以兩邊利用他們的困乏，卞莊的形勢，在現今這一戰役可以驗證。那裏的人民仰望聖上的德澤，就像飢餓乾渴的人那樣，用心注視南天雲霓，時間已經很長了。從痛苦中獲得重生的希望，實實在在都寄托在聖上的英明，此時不趁機討伐，以後就未必有這樣的機遇。目下府庫儲藏，確實不是很豐富，然而凡是造就偉大事業，須得國富兵强，不一定要籌算得很好，這對於我來説也是易事，可寶貴的是能有有利時機。現在我們作戰用的器械已經充實，各種力量基本具備，同前後比較起來，是應有優勢。平常議論利弊，早就確知冀州人口有一百多萬，田地收入的豐富，《貢》典上寫着，先前的能人的經營創造，基址還在，導引水源、澄清水流，飲用灌溉，桑麻遮蔽了田野，冀州强大富庶的實際情況，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爲了國家的長久利益考慮，這些利益同一次出兵去收復的花費比較，哪樣值得呢？

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况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户，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游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晁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嘆。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晧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并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

或許有人鑒於關西得而復失的教訓，而説河北難以守衛。其實關西與河北兩地形勢，表裏都不相同，關西的居民雜處，民族種類不一，過去在前漢時，漢高祖在霸上屯軍，在甘泉住宿。何況我們是遠來謫戍的軍隊，又處在新舊交替的時候。河北全都是原先的老住户，幾乎没有雜色人，結連山嶺可作阻隔，有三關可爲險隘。假若少量敵騎遠道前來游擊，那麽在沙漠地帶會隨風颳倒；若是用重兵把守邊塞，那麽冀州正好高山險固。從前隴西被攻破，晁錯激動地發表意見；匈奴高傲侮慢，賈誼感慨氣憤。這同現今比較起來，都算是太遥遠了。晉武帝衹是個中等器質的君主罷了，遇上孫晧昏庸殘暴，上天賜予他功德，也由於鉅平侯羊祜能執行正確的策略，荀勖、賈充爲他謀劃，所以當年他能够功業崇高，一統天下。何況

臣盈朝，而天威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岩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睹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罝，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現今陛下聰敏聖明，天下人心歸向仁德的君主，陛下的文德和武功一并震懾天下，實施嚴厲的懲處和提倡純樸潔白風尚同時進行，加上有賢明的宰輔協助，諸位王公美好，封疆大吏能光大功業，勇猛的大臣充滿朝堂，如果皇上的威令遠遠差遣，還有什麽敵人不能掃滅，何況是那些冥頑不化的夷狄，衹不過暫且寬限些日子罷了。我俯伏希望陛下深藏的機智能識别世務，早日確定神妙的大謀略。我卑賤淺陋，身影即將流竄山野岩穴。實實仰承陛下使天下太平的治道，傾心能看到在岱宗封禪，雖説缺少司馬相如的文筆，希望能不出現太史令司馬談那樣因不能親自參與封禪盛典而產生的憤慨，因此在京師告病假，再也没什麽遺憾了。早就想向上陳述自己的這些想法，但擔心觸犯法網，現在承蒙陛下恩准，賜給假日，暫且離開禁中，就像患了十年的消渴，經常思想的就這一點早晨的露水，抱定這種愚昧的心志，冒死上達。

靈運以疾東歸，而游娱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

謝靈運藉養病爲由回到東部會稽郡始寧縣，可是他照樣游玩宴飲，夜以繼日，又被御史中丞傅隆奏了一本，因此被免去官職。這一年是元嘉五年。

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内，靈運又以爲絶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内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

謝靈運東歸後，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因賞析文章時常聚會，共同游山逛水，當時人稱他們爲四友。謝惠連年輕而才華敏慧，可是他的放蕩却不被他父親謝方明瞭解。謝靈運離開永嘉回到始寧縣時，謝方明正當會稽郡太守。謝靈運曾經從始寧縣到會稽拜訪謝方明，順便看望謝惠連，相互引爲知己大爲贊賞。當時何長瑜正教謝惠連讀書，也在郡守府内，謝靈運又認爲他是無與倫比的，就對謝方明説："阿連這般才能聰慧，可是您竟把他當平常的孩子對待。何長瑜是當今的仲宣，可是却用下等客人的飯食來招待。您既不能以應有的禮儀來尊重賢能，就應當把何長瑜還給我靈運。"於是謝靈運就把何長瑜用車子接走了。荀雍字道雍，做官做到員外散騎郎。羊璿之字曜璠，任臨川内

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韵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并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史，被司空竟陵王劉誕寵信，劉誕失敗連帶犯罪遭誅殺。何長瑜的美好文才雖比謝惠連遜色些，但荀雍、羊璿之是趕不上的。臨川王劉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從國侍郎做到平西記室參軍。何長瑜曾在江陵寄信給同宗族的何勗，用順口溜來排貶劉義慶州府中幕僚佐吏，如說："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像這樣的五六句，而放蕩的少年於是就推而廣之，大凡他那裏的人士，都作爲題目，再加惡言惡語，那些文字就傳播起來。爲此，劉義慶大發脾氣，向宋太祖劉義隆稟告，任命何長瑜作廣州統轄的曾城令。等到劉義慶死，朝中人士到府上悼念，何勗對袁淑說："何長瑜可以回來了。"袁淑說："國家新喪宗室精英，不適合就把被流放的人放在心上念叨。"廬陵王劉紹鎮守尋陽，任何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執掌書記的職任。何長瑜走到板橋，碰上暴風，被吹落橋下淹死了。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謝靈運繼承父親、祖父遺下的資産，家業殷富。奴婢僮僕衆多，門生故吏幾百人，開挖山地，疏浚湖泊，不停地勞作。他每次游山登嶺，一定要尋找到山中最幽静險峻的地方，就是高達千重的岩嶂，也没有不游盡的。他登山常穿一種特製的木釘鞋，上山時就把鞋底板上的前齒釘取下，下山則取下鞋後跟上的木齒釘。他曾經從始寧縣南山砍伐樹木，開闢山路，一直游到臨海，跟隨的人竟有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慌駭異，以爲是山賊，隨後知道是謝靈運等人，纔安下心來。謝靈運又邀請王琇一同游歷，王琇不肯，謝靈運贈給王琇詩說："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他在會稽游山時也帶着大量的隨從，爲此也曾驚動縣邑。會稽太守孟顗信奉佛教，非常虔誠，却被謝靈運所輕視，曾對孟顗說："得道成佛應須是生來就賦有智慧業緣的文人，你升天會在我靈運之前，成佛定會在我靈運之後。"孟顗對這種刻薄話非常痛恨。

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决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岯崲

會稽城東有個回踵湖，謝靈運要求决口放水把它改造成田，太祖文帝下令讓州郡辦理。這湖離城很近，是水産品的生産地，百姓認爲把湖改掉太可惜了，孟顗堅持不同意。謝靈運得不到

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慮决湖多害生命，言論毁傷之，與顗遂構讎隙。因靈運横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栖窮岩，外緣兩絶，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嘈嗒，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虚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群；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栖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款。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回踵湖，又要求把始寧的岯崲湖放水改田，孟顗又堅持不給。謝靈運説孟顗并非是爲百姓的利益着想，衹是擔心决湖放水會傷害許多生物的性命，言來語去，多有傷害，於是與孟顗結了怨仇。因謝靈運驕横放縱，百姓受其驚擾，孟顗就揭發他有反叛朝廷的心意，并調兵防衛自己，又向皇帝上書告謝靈運。謝靈運就騎馬奔到京城，到宫門上表解釋説："我自從患病歸隱山居，到現在已三年，居住的地方不在城市近郊，與社會上的人事不相關聯，住居在幽僻的岩壑之下，同外面的世界早已隔絶，安分守己地活着，衹想就此度過餘生。忽然在上月二十八日得到會稽太守孟顗二十七日的條陳説：'連日議論紛雜，對此雖想息事寧人，百姓不許我不作聲，現爲他稍作防範。'看罷條陳，驚駭憤慨，不知爲何，便急馬流星般趕來，交由陛下處置。等到經過山陰時，明顯見到防衛森嚴，盾牌馬槍，截斷了道路街巷，巡邏的人縱横來往，戈矛鎧甲沿途可見，不知微臣爲何事犯罪。待見到孟顗，雖説見諒，可是如此裝備防範，衹有無名恐懼。我從前曾充任近侍，早就蒙受皇上恩澤，假若那些罪行已明顯，文字上寫的確有證據，不衹是應交付刑獄明正典刑，殺頭示衆，普天之下，自覺没有容身的地方。現在竟謊稱罪名，怎麽能這般殘酷。自古以來遭受讒言誹謗，即使身爲聖賢也在所難免。然而招致誹謗，總要有點根由。或是因爲意氣用事不顧性命，聚衆結黨；或是勇冠一方，仗劍横行。没聽説學習祭祀禮儀的人，想犯叛逆大罪；隱居山林的人，却要犯上結仇。現在踪迹全無，憑空捏造，如此慘酷，自古以來從未有過。我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實因事情令人傷心。自己反復檢省心無愧疚，却有理也没法申訴。因此我拖着患病的身軀，前來服罪。仰憑陛下明斷是非，那麽我死的日子，也就像是活着的時候。我整天地憂愁害怕，虚弱的毛病又發了，整個人恍恍惚惚，不知陳説些什麽。"

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内史，加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

宋太祖知道他是被誣陷的，没有懲罰他。也不想讓他回到會稽郡始寧縣去，任他做臨川内史，將他的官俸增加爲中二千石。謝靈運在臨川

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録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勛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

内史任上游玩放縱，同他在永嘉時没有什麼不同，被有關人員糾察彈劾。司徒派使者隨州從事鄭望生到臨川拘捕謝靈運，謝靈運反把鄭望生拘押起來，興兵叛逃，於是真有了反叛的意思。作詩説："韓國被滅亡，張良激憤起；秦王欲稱帝，魯連覺奇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官兵追捕討伐，捉拿了謝靈運，押送給廷尉，懲治他的罪行。廷尉奏報謝靈運率領部衆反叛，議論罪行，定爲斬刑，皇上愛惜他的才華，想罷免他的官職了事。彭城王劉義康堅持要按法令辦，説不宜赦免，皇上就下詔説："謝靈運連續犯罪，確實適合極刑。祇是謝玄的功績同管仲一樣顯赫，對他的後人應當寬恕，可由死罪下降一等，流放廣州。"

其後秦郡府將宗齊受至塗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者，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爲劫盗。"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凄凄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岩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後來秦郡的府將宗齊受到塗口去，走到桃墟村，見有七個人在路邊亂説話，懷疑不是尋常人物，回去報告郡縣，郡縣派兵隨宗齊受去捕捉，於是同他們交手，全數擒來關進獄中。其中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招供説："同村人薛道雙先前與謝康樂共事，因去年九月初，薛道雙通過同村人成國告訴我趙欽説：'先前做臨川内史、犯事流放廣州的那位姓謝的，給錢讓買弓箭刀盾等東西，讓薛道雙邀集鄉里勇士，在三江口攔劫謝。要是順利辦成，功勞大家都一樣。'於是集合人衆攔劫姓謝的，没能趕上。返回時餓了，沿途幹了搶劫的事。"官吏上奏皇帝要依法收捕懲治謝靈運，太祖劉義隆下詔在廣州將謝靈運斬首，尸身陳街示衆。謝靈運臨死作詩説："龔勝不幸存，李業已完結。嵇公含寃死，霍生命亦没。悲凉霜打葉，密網捕風菌。邂逅竟幾何，長短非所憫。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能岩壑滅。"詩中提到的龔勝、李業，也類似前詩中的張良、魯連的意思。這時是元嘉十年，謝靈運四十九歲。他撰寫的文章在世上流傳。兒子謝鳳早年就死了。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咏外發。六義所因，四始

史臣曰：人民稟受天地的靈氣，包含金、木、水、火、土五常的德行，人的性分剛和柔更迭搭配，人的情感分喜、怒、哀、懼、愛、惡、

攸繫，升降謳謡，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欲七種表現。情感在内心激動，那麽就會有歌咏發表於外。這是賦、比、興、風、雅、頌六義的依據，是與風、大雅、小雅、頌四始相關聯的。盛衰的謳歌吟咏，風、雅中紛披繁多。雖説虞夏以前的没有見到遺留下的文字，但是稟承天地正氣，心懷萌生靈感，道理是不會有什麽不同。這就是説歌咏的興起，應該是從民間開始的。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踪，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説，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韵，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晋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周室衰敗後，教化流行更加顯著，屈平、宋玉開導清正的源流在前，賈誼、司馬相如激揚芳香的塵土在後，美好的言辭銘刻在鐘、鼎、石碑上，崇高的義理直衝雲天。從這以後，情感志趣的表達愈來愈寬廣。王褒、劉向、揚雄、班固、崔駰、蔡邕之類，各自走的道路雖有不同，但都朝着同一個方向奔跑，他們競相仿效。雖然清美的辭藻，華麗的曲調，不時在篇章中表現出來，但是蕪雜的聲音，混濁的氣韵原本也很多。像張衡那樣華美的文章，文采隨着情感的變化而焕發，《四愁詩》那樣的高踪絶唱，嗣後很久没有音響了。至於建安時代，曹氏始承天命，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陳思王曹植，都蕴蓄滿腹文才，纔開始根據情感來組織文辭，用文辭來潤飾内容，互相配合，交織成完美的統一體。自漢至魏，四百多年，辭人才子，詩文的體裁風格，經歷了三次大變化。司馬相如擅長辭賦，能巧妙地將物體的形態描寫得維妙維肖，班固擅長於抒情、言志、説理相結合，闡説情理很透徹，曹子建、王仲宣以各自本身不同的才性氣質形成作品的不同風格，他們都能標榜才華，表現其特有的美好，獨自光耀當時。因此一時的文士，各各仰慕仿效，推究其教化流行的初始，没有不都是以《風》、《騷》爲祖宗的。祇不過因爲欣賞愛好的情感不同，因而文章的内容和體裁也就不相同。後退到晋惠帝元康年間，潘岳、陸機的詩文特别秀美，表現手法不同於班固、賈誼，變更了曹植、王粲的體裁風格，星稠綺合，極富辭采，但縟旨繁文，過於濃艷堆砌。承襲漢梁孝王平臺文士如鄒陽等人的辭賦風格，吸取當年常到南皮游賞的曹丕、吴質等人的詩賦風格，這種風尚愈傳愈盛，直到西晋。晋室中興之後，老莊的學

說獨自興盛，從事學識研究的，窮盡了柱下史老子的學説，博學多知的，也祇局限於莊子的七篇。雖然極盡文章辭采表現之能事，但是文章的義理却限於抽象説理這一單調的格局。從晉元帝建武時起，到晉安帝義熙年間，歷經將近百年，雖説文學作品連綿不斷，如波涌水上，似雲積天空，没有不是依據老子的哲學，闡述莊子的道義的，而勁拔華美的文章，在這期間没有聽説啊。殷仲文開始革新孫綽、許詢的風格，謝叔源大變太元年間孫綽、許詢之流的玄言詩風。於是到了宋代，顏延年、謝靈運的聲名噪起。謝靈運詩歌的興會高超，顏延年詩歌體裁的密麗而拘謹，都可以同前代的優秀作品并駕齊驅，給後世高人留作規範。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韵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韵，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至於説到席地而坐，衣襟鋪地，促膝談心，商討品評前人作品，寫作技巧的精妙與粗劣，是有必要説一説。各種顏色互相顯示，各種樂器的音響協調和暢，是由於顏色聲音各依它相適宜的器物。要使得一聯詩句中的平聲仄聲前後變化，高低對稱互换，前一句是平聲，那麽後一句就須用仄聲。一行之内，五個字音韵各異，兩句之中，角徵清濁全不相同。祇有領悟這些奥妙，纔可以談論詩歌的寫作。至於前代文人學士的好作品，前人諷咏的高唱，歷代詞人共同傳賞的佳句，如曹子建“從軍渡函谷，驅馬過西京”的大作，王仲宣“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的名篇，孫子荆“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的詩章，王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的佳句，這些人都是直抒胸臆的辭章，不是依傍别人的詩句或是運用史實來作詩，可是音律韵調高出前人的法式。自從《騷》體詩以來，經歷了許多年代，雖然詩文體裁風格逐漸精妙，然而音律的奥秘却仍然没有發現。至於高言妙句，音韵天然成就，都暗暗與音律的法則相符合，而不是自覺地經過思慮來達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不曾在此之前覺察到，潘岳、陸機、謝靈運、顏延年離此就更遠了。世界上懂得音韵的人，有機會看到這篇文字，就知道我説的話不錯。假如説不是這樣，就祇有等待後世高明的人。

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劉義康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荆州之義陽諸軍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食邑三千户，進號右將軍。二年，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三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即位，增邑二千户，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

彭城王劉義康，十二歲時，被宋王室任爲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高祖劉裕自壽陽被召還建康輔佐朝政，留義康代理鎮守壽陽。又兼司州刺史，進職督徐州的鍾離、荆州的義陽諸軍事。高祖永初元年，受封爲彭城王，收取三千户食邑的租税，進號右將軍。永初二年，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仍爲右將軍。永初三年，又升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和揚州的晋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右將軍官號不變。太祖宋文帝即位，又給他增加封邑二千户，加官號爲驃騎將軍，加官散騎常侍，賜給軍樂隊一支。不久又加官號爲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任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賜給帶有班劍的儀仗隊三十人，持節、散騎常侍、右將軍官號仍舊。義康自幼聰穎明察，到他獨當一方重任之時，政事處理得很得當。

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并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内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

元嘉六年，司徒王弘上表説義康應該回京任職，於是朝廷徵召義康任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照舊。都督府和將軍府都設置輔佐官員，統領士兵，與王弘二人共輔朝政。王弘既多病，而且遇事又每每推讓謙抑，從此内外衆多事務，都由義康一人裁决。太子詹事劉湛有

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既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爲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薨，解侍中，辭班劍。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侍中、班劍。

治國之才，當年義康在豫州時，劉湛曾爲長史，既然素來感情融洽，到此更是分外器重，凡是品評人物雅俗，事務的如何處置，沒有不與劉湛商量討論的。所以義康先後在地方上主政，多有好的政績，爲遠近的人士所稱道。元嘉九年，王弘死，義康又兼任揚州刺史。這一年義康的母親彭城太妃去世，因居喪解除侍中職務，辭去帶班劍的儀仗隊。元嘉十二年服喪期滿，又領太子太傅，仍加侍中官職，賜給帶有班劍的儀仗隊。

義康性好吏職，鋭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决自己，生殺大事，以録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并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凑，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强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無施及忤旨，即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太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内外衆事，皆專决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辟召掾屬。

義康生性喜好吏員職事，專心於文書案牘，督察其中的弊病，沒有不精到詳盡的。既已總攬朝政，朝中諸事都由自己裁斷，生殺的大事，以録尚書事的名義來决定。凡是他上奏的事，皇上沒有不批准的。自郡一級地方長官以下官職，皇上都委托義康任用。因此，朝野人士紛紛聚集在他周圍，權勢壓倒天下。義康也自强不息，從無鬆懈疲倦之態。他的官府門前每天早上總是停着數百輛車，來求見的人，即使是官卑職小、出身微賤，也都引入接見。義康又聰明過人，凡事他聽説一遍就能記住，平常偶爾遇到的人，能終生不忘。在人衆很多的場合，他常常標舉所記得的人來顯示自己聰明，大家也因此而敬服他。義康捨不得隨便給人官職爵位，從不用官階作人情。凡朝中人士有才華的都引進自己府中，無所作爲和違背自己旨意的，就轉爲朝廷官吏。因此，他手下人都樂意爲他盡力，不敢欺瞞辜負。太祖有虛弱疾病，多年卧床不起，每當有所思慮，就覺得心痛欲裂，時常出現危險。義康入宫侍候湯藥，盡心盡意地守衛侍奉，凡是湯藥及飲食，必須自己先嘗再獻給皇上；有時接連幾個夜晚不睡覺，整天不脱衣服；而朝廷内外衆多事務，都由他决斷施行。元嘉十六年，進官位爲大將軍，兼司徒，特許可以自行徵召下屬官吏。

義康素無術學，暗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徑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甘，嘆其形味并劣，義康在坐曰：“今年

義康素來沒有什麽學識，不明大體，自認爲他與皇上是兄弟，至親骨肉，相處時不注意君臣關係，行動隨心所欲，從來沒有猜疑防備。他私下設置家兵六千餘人，也不禀告朝廷。各地進獻食品，都把最好的送給義康，而把次一等的供奉皇上。皇上曾經在冬天吃柑橘，感嘆柑橘的形狀

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書僕射殷景仁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并以傾側自入，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并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既爲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使神器有歸。遂結爲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忠奉國，不與己同志者，必構造愆釁，加以罪黜。每采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内外之難結矣。

和味道都不好，此時義康也在座，他說：“今年的柑橘另有好的。”於是他派人回東府取來柑橘，每隻都比宫裏的大三寸。尚書僕射殷景仁爲太祖所寵愛，與太子詹事劉湛原來交情很好，但後來感情破裂了。劉湛常想藉義康的宰相權勢傾陷景仁。但景仁有太祖的保護支持，義康多次在太祖面前説景仁的壞話，而皇上不聽信，劉湛就更加氣憤。南陽人劉斌，是劉湛的同族之人，有處理一般事務的才能，也爲義康所信任，將他從司徒右長史提拔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都是通過不正當的途徑進入官場的。他們見太祖病勢沉重，都説應立年長的王子爲帝。皇上曾經在病危時，命義康準備寫關於輔佐幼主的遺詔。義康回到官署，流着眼淚將此事告訴劉湛和殷景仁，劉湛説：“治國之事十分艱難，豈是年幼之主可以駕馭得了的。”義康、景仁都没有回答。可是胤秀等人却去找尚書省的吏員索取晋成帝咸康末年立康帝的有關記載，義康并不知道這件事。後來太祖病好了，隱隱約約聽説了此事。而劉斌等人既受義康的寵愛，又見義康獨攬大權，所以常常想傾覆朝廷，使帝位歸於義康。於是結爲同黨，暗中窺伺皇帝的動静，若有忠心報效國家，而不與他們一心的人，必定編造罪名，加以處罰而罷去官職。他們常常收集殷景仁的過失，或者虚構罪名來報告劉湛。從此皇上與宰相權勢分離，宫内和外府不和的局面形成了。

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次啓太祖，陳其家貧。上覺其旨，義康言未卒，上曰：“以爲吴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大將軍録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兵參軍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

義康想用劉斌爲丹陽尹，言談間啓奏太祖説劉斌家裏貧窮。皇上察覺了他話中的意思，義康的話還没有説完，皇上説：“派他到吴郡去任太守吧。”後來會稽太守羊玄保請求回京，義康又想以劉斌代替他。又啓奏皇上説：“羊玄保打算還朝，不知皇上派誰任會稽太守？”皇上當時還没有擬定人選，倉猝地回答説：“我已經用王鴻了。”從元嘉十六年秋天開始，皇上不再駕臨東府。皇上明白自己與義康之間的猜疑已成仇隙，必將導致大禍。於是在元嘉十七年十月，將劉湛收捕交廷尉治罪，處以死刑。又殺劉斌和大將軍録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兵參軍邢

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遥之、湛弟黄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温於廣州，王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秀，皆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并由胤秀而進。懷明、曇泰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遥之，劉湛黨也。

其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内，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釁，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靈，爵遇逾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鄙，寵授遂崇，任總内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毁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静，養釁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栗悚，若墮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遣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爲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寵，譖斥之。乃以斌爲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參軍，左右愛念者，并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鷗并飛入所住齋前。

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等人。還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遥之、劉湛的弟弟黄門侍郎劉素、劉斌的弟弟給事中劉温於廣州，王履罷官廢黜回家。胤秀起先是以善於文字書記而被任用，逐步參與機要，文秀、邵秀都是他的兄長。司馬亮是孔氏的表兄弟，也因胤秀的關係而進用。懷明、曇泰則爲義康所善待。默子、景之、遥之，都是劉湛的黨羽。

當天皇帝命令義康入宫值宿，留在中書省歇息，晚上就分别收捕了劉湛等人，青州刺史杜驥在殿内部署軍隊，防止非常事變，接着派人傳旨宣布劉湛等人的罪行。於是義康上表辭職説："臣自幼蒙受國恩，爵位待遇都超越了等次。陛下施恩於近親，尊崇兄弟，由於愛護而忽略臣的淺陋，對臣十分寵愛信任，讓臣總管内外，官位兼居宰輔。然而，臣不能端正自身，做下屬的表率，以整肅群官，反而親近小人，漸漸失去警覺，致使對下屬的批評和贊揚都不符合實情，賞賜和責罰也很謬誤，由於臣的才能低弱而責任過重，以致造成了今日的危亂。現今雖然罪人已被處死，皇上業已安心，但是縱容壞人造成惡果，責任實在在臣身上。臣反省自身萬分惶恐，如同身墜深谷，還有何面目，安於這樣的榮寵，隨即解除臣所任的一切職務，在家中等待處分。"於是，皇上改任義康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仍舊爲持節、侍中、將軍，出京鎮守豫章。義康行前在宫中逗留了十多天，桂陽侯劉義融、新喻侯劉義宗、秘書丞徐湛之都不斷地來慰問探視。義康在中書省向皇上辭行後，就到河邊乘船出發。皇上衹是對着他悲慟哭泣，其餘什麽也没有説。皇上又派僧人釋慧琳來探望他，義康説："弟子還有回到京城的日子嗎?"慧琳説："衹恨公没有讀幾百本書啊!"征虜司馬蕭斌，過去曾爲義康所親信，劉斌等人又忌恨他得寵，在義康面前説壞話而將他斥退。這時就以蕭斌爲諮議參軍，兼任豫章太守，不論大小事情，全都委托他來辦。司徒主簿謝綜，素來爲義康所親近，被任爲記室參軍，其他左右被寵愛親信的人，全

都聽任跟隨他到豫章。後來，義康辭去江州刺史的職務，皇上批准了，另授官爲都督廣州、交州二州以及湘州的始興諸軍事。給與的俸祿很優厚，書信賞賜接連不斷，朝廷裏的大事，都告訴他知道。義康未出事之前，東府廳前的水井中井水突然涌出，野鷄和江鷗一齊飛到義康所住的内室前面。

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

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爲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爲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時，犯顔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疾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

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天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于岩穴，招奇英於側陋，窮谷無白駒之侶，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網沈鱗於溟海。況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垂，恩絶于内，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托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强楚窺窬於上流，或

龍驤將軍巴東扶令育入京上表說：

聽説明智的君主不反對直率嚴厲的勸諫，以博聞爲正道；而作臣子的則不怕殺身誅滅的處罰，以盡言爲忠心。因此，周昌極力勸諫漢高祖，馮唐當面指責漢文帝，這樣孝惠帝當年方能保住太子地位，魏尚纔能重新擔任雲中太守。這兩位臣子難道是喜歡背逆君主、違背時勢、冒犯尊嚴的人嗎？還有漢朝袁盎曾勸諫孝文帝説："淮南王假若在路上得了重病而死，那麽陛下就有殺死弟弟的罪名，怎麽辦呢?"文帝不采納他的意見，結果後悔也來不及了。臣本來是鄉野小官，私下裏也不自量，不過抱着葵花傾向太陽的心意，敬慕《周易》中所說的盡忠忘身的古訓，因此不遠六千里，希望進京，呼引同類，恭謹地陳述心中愚見，希望陛下能够明察采納。

臣私下裏以爲，陛下統治天下，爲世間萬物之首，王者的德化通達四方，則天地人之間的關係也就順暢，疏通天人的道路，打開治道的大門，從岩穴中搜求俊異的隱士，在陋巷中招攬特殊的英才，這樣深谷中就没有《詩經·白駒》中賢士的感慨，高山上也没有遺寶的嗟嘆，難道僅僅是在青天上網羅飛鳥，在大海中網羅游魚？又何況彭城王義康，是先帝的愛子，陛下的次弟呢。他一旦被降職處罰，遠遷到南方邊陲，這樣恩情在朝内影絶，形體爲遠方音隔，遠離聖明的君主，被聖朝所拋棄，因而鄉間百姓，都爲陛下感到痛心。臣追思景平、元嘉年間的禍難，朝廷幾乎處於危急之中，三公假托廢立

苞惡而窺國，或顯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算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抃。莫不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何信疑似之嫌，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

的事宜，暗懷叛逆的算計，宰相在京都窺測可乘之隙，强楚在長江上游伺機而動，有的包藏禍心而覬覦皇位，有的顯出反意而欺凌主上，這些現象，使人民爲之恐懼不安，神靈也爲之憤怒憎恨。有賴於國家的威靈長久，朝廷的謀略深遠，終於能掃蕩灰塵，殲滅醜類，使妖氛頓時平定，四海出現清平。在那個時候，義康難道不是參預陛下謀劃，同此吉凶的嗎？而陛下認爲舊居楚地地勢重要，不是至親不能坐鎮，就以驃騎將軍的稱號，任命義康鎮守一方，主政荆楚南方，安民止寇，廣傳大宋朝廷的恩澤，以和洽荒遠偏僻之地。陛下的雨露遍布九州，哪裏衹是南荆民衆受惠呢。後來陛下又招義康入朝任宰相，寄托以執政的重任。既位居三公，又任徐州、揚州二州的太守，這樣做使得幽顯皆歡，人神同喜。無不贊揚陛下對義康的任命得當，而義康接受此重任也很合適。現今爲何要相信難以辨明真假的嫌怨，而損傷兄弟的恩情呢？假若義康確有昏亂的過失，應當處罰的罪行，正可以教育他分清善惡的界限，引導他遵循法度和規矩。況且廬陵王的舊事，可以對照當今，這就是陛下前車的鑒戒，後車的參考。那曾參的不可能殺人，就是對忠臣最確實的譬喻；而他人訛傳曾參殺人，兩次相告，曾母却安坐織機不予理會，這就是仁德君主的好榜樣。所以《詩經》中說：“不要聽信他人的流言，流言是不真實的。”又說兄弟之間雖有争吵，但不會傷害手足之情。《尚書》中說：“應該能發揚美德，用以親愛九族。”九族既已和睦，就可以親愛百姓。那麽，兄弟又怎能拋棄呢？

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辨，是非易黷，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己計，

臣敬請陛下上思前朝廢黜不當的災禍，下求近代聽信讒言的惡果。廬陵王既已申冤於地下，而彭城王也當消除嫌疑於宋都，這樣做的結果難道衹是爲了本朝的當今之計，而且還可在史書上留下萬代美名。況且諂媚之言一時難於辨明，是非也容易混淆，福分本來就是禍事的先兆，這是古人所畏懼的。

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況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脱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内難。"每服斯言，以爲警戒。矧今睹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内還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内之譏，絶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讒説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尸，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所以愛惜性命的人，當然是爲己打算，没有人不閉口結舌，一言不發，誰肯冒犯禁忌，違背主上呢？臣因愚頑不明，特獻上自己的一管之見，之所以這樣殷勤懇切，一定要向皇上傾訴一片赤誠之意，實在是擔心義康壽命將盡，死在南方，就會使陛下擔負拋棄弟弟的責任。臣雖低微卑賤，也爲陛下感到羞耻，何況《書經》上説史官的責任是記言記事，那麽往後的史書上又怎會違背典謨之訓而避諱不言呢。倘若真如臣所憂慮的那様，陛下後悔也就無用了。揚子雲説："以獲得大福而言，没有比家裏和睦更大；以遭受深禍而言，又没有比發生内難更深。"臣一直信服這句話，引爲警戒，又何況眼下目睹王室出了大事，又怎麽能擱筆沉默不言呢？臣擔心天下人隨風而從，産生挑撥離間的風氣，就會使得四海之内改换了觀瞻，萬千民衆也變易了心腸，而要使天下太平安康，那就是很困難的了。陛下衹説朽枝應當除掉，怎麽不明白因砍伐枝條而傷害大樹？這乃是以往可悲之事，而當今應當防止的。陛下如能廣開言路，聽取公論，摒除猜疑之心，瞭解鄉間小民的言論，察看狂人瞽者的計謀，發出出人意外的詔令，尋訪博通古籍的人士，迅速將義康召回京都，兄弟協調，君臣和睦，平息天下的非議，杜絶流言的傳播，如能這様，就可使四海的不軌之意止息，中傷之語消失了。又何必一定要封他司徒公、揚州太守的官職，然後纔能安撫彭城王義康之心呢？假若臣所啓奏的意見違背法度，對國家不利，請皇上立即將臣處死，以向陛下謝罪。即使是將臣碎尸萬段放入鍋中烹煮，也是臣心甘情願的，這難道不是很幸運的嗎？

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扶令育的奏章呈上去後，立即被逮捕交付建康府，關進監獄，處以死刑。

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後，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稽顙，悲不

會稽長公主，在皇上兄弟姊妹中年齡最大，而皇上對她也特别親近敬愛。義康被貶到豫章後，過了很久，皇上到公主府上看望，在飲宴十

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

分歡樂時，公主起身向皇上一拜再拜，以頭觸地，悲傷得難以自持。皇上不明白她的意思，站起身來親自將公主扶起。公主說："車子年紀大了，必然不爲陛下所容納，現在祇請您留他一條命。"於是放聲痛哭。皇上也流了淚，抬手指着蔣山說："一定不會出現你所憂慮的事。假若我違背了今天的誓言，就是對不起先帝。"當時就把所飲的酒封好派人賜給義康，并寫信說："與會稽姐宴飲時想起了你，現在將宴飲所剩餘的酒封好送給你。"車子是義康的小字。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曄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凌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釁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橈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方啓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凶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群醜，千里相結，再議宗社，重窺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曆方永，故奸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况義康釁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允、女始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絶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嘆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人謀反，事情牽涉到了義康，事見《范曄傳》。有關部門上表說："義康過去專擅國家權柄，恣意妄爲而欺凌主上，并且交結賓朋，樹立死黨，包庇收容凶邪的壞人。他的嚴重罪行，彰明昭著，按事當予以公開處罰。祇不過遇到陛下仁深愛重，顧惜皇室宗親，因此義康封地未削除，爵位也未貶損。天下人衆的意思，朝廷和民間的議論，都認爲皇上的恩德雖然深厚，實在是枉屈了國法。而義康却不曾想一想如此莫大的恩情，自從他出任南方的職務以來，裝模作樣，對外表現出知罪和恐懼之態，內心却根本不思悔改。嗜好和欲望沒有止境，屢屢向朝廷求取而無限度。而皇上以慈愛之心包容弘大，每每不改舊衷，給予憐惜和寬假，恩賜酬答一如既往。而義康却暗地裏派遣使者，正在進行陰謀勾結，偷偷收買左右之人，來取得死士的效命。這些奸人正在窺伺朝廷，始終不忘覬覦皇位。皇上對義康的所作所爲當時仍克制忍耐，有所處罰也祇限於對他的僕人侍從。可是義康本性狂亂，永遠也不會警覺和改悔，其凶險之心既已形成，叛逆之謀繼續進行。京城的群凶也從遠方來投靠，他們相隔千里而互相勾結，再次地妄議宗廟社稷的大事，又想奪取天下。幸虧陛下的至誠之心感動了神明，宋朝的曆命來日方長，所以奸謀暴露，罪人的活動也就發現了。過去，周公是偉大的聖人，但他不辭對同胞兄弟的處罰；漢文帝仁愛明哲，也不隱瞞堂兄的罪惡。何況義康罪行深過管、蔡二叔，陰謀也超過了淮南厲王，背叛親人，違反大道，自棄於天地之

間。臣等商議，請下令給有關部門，削去劉義康王爵，逮捕交付廷尉，依法下獄治罪。”皇上下詔特赦不殺。於是免義康及兒子泉陵侯劉允、女兒始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從皇族的屬籍中除名，徙送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城公相，領名防備守衛。義康在安成讀書，看到淮南厲王劉長的事迹，丢下書嘆息説：“前代已有這樣的事了，我是罪有應得啊。”

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欲奉戴義康。太尉録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釁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讒言同衆，佷悖徼幸，每形辭色，内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况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絶。”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事。未行，值邵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上慮異志者或奉義康爲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宜爲之所，太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并以爲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賫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安成。

元嘉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反，偷襲并殺害了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集徒衆占據了豫章郡，又要擁戴義康。太尉録尚書江夏王劉義恭等上奏表説：“對壞人應當投食豺虎之言，在《詩經·小雅》的篇章中已經説得很明白；對凶人應當流放和處死的古訓，在《尚書》中也記載得很清楚。庶人義康禍孽深重，罪不容誅。聖上仁慈而有不忍之心，屢次遲疑徘徊，赦免他的死罪，讓他遷到京城的附近，這真是至愛發於天性，終古未有。而義康竟然不甘心服罪，反而在同黨中散布讒言，凶殘悖亂、貪婪無止之心，往往在言語和顔色中表現出來，在内向家人宣示，在外煽動百姓的視聽，於是圖謀不軌的人因此就生出異心。胡誕世假藉他的名號，造成了叛亂。而防微杜漸，却是古往今來要認真從事的事情，何况禍亂的先兆突然發生，怎麽能够忽視呢？臣等商議，應將義康遷徙到廣州，流放到邊遠之地，大概可以防止災禍發生。”皇上批准了奏章，仍以安成公相沈邵到廣州領兵防備守衛。尚未出發，正遇上沈邵病死，索虜來侵瓜步，天下紛擾動亂。皇上擔心心存反叛的人或許會奉義康作亂。世祖當時鎮守彭城，也多次陳説應該對此事作出安排，太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也都如此説。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派中書舍人嚴龍送毒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藥，説：“佛教認爲自殺而死的人來世不能再變成人，除此隨便怎麽處死我都行。”於是用被子掩蓋悶死了他，時年四十三歲，死後以侯禮葬於安成。

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侯，食邑七百户。昭、方并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

義康有六個兒子：劉允、劉肱、劉珣、劉昭、劉方、劉曇辨。劉允起初被封爲泉陵縣侯，食邑七百户。劉昭、劉方年幼早死。劉允等留在

志，遣殺之。

世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没蒙加禮，明罰羽山，未足敕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骨鄉壤。"詔聽，并加資給。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忝祖遠支，猶或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啓方宇，阜陵愆屏，身逻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奸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誡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没，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黔首。即情原釁，本非己招，感事哀煢，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群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荄，榮施朽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悸。"詔曰："太宰表如此，公緣情追遠，覽以憎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横罹凶虐，可特爲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絶屬籍，還爲庶人。

安成，元凶得勢時，派人將他們都殺掉了。

世祖大明四年，義康的女兒玉秀等以不緘口的書信呈給皇上，説："父親凶惡而自取滅亡，其罪惡不可言狀，深深地辜負了皇上的恩情。生前皇上對他保全和優待，死後又賜侯禮安葬，縱將父親的罪惡寫在他背上然後處以極刑，也不足以嚴正法紀。現在我以烏鴉反哺的小小孝心，冒死向皇上陳訴，乞求皇上允許將父親的靈柩遷回祖墓安葬，使其骨殖得以朽壞於故鄉土壤。"皇上下詔同意，并賜給財物。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劉義恭上表説："臣聽説君王對於那些有愧於祖宗的親戚，尚且有時考慮到親近他們。周成王後來還是恢復了霍叔的爵位，讓他回到親屬的序列，這樣做的意思就是看重親戚。因此楚嚴莊王病死，他的子孫繼承了封地；漢文帝削除了淮南王劉長的封地，却又封其子爲阜陵侯，讓他的後代受到了恩惠。臣私下裏考慮，已經死了的庶人劉義康過去爲奸邪小人所惑，自己造成了死於非命的結果，已將他在皇族的屬籍中除名，留作後世的警戒。現在，國家已經變更了三朝，時間也過了三十多年，天地已經改曆，陛下已經即位，陶育世間萬物，一切都去舊更新。義康的妻子兒女漂泊湮没，早已離開了皇上的恩惠教化，幾個女兒孤弱無助，永遠淪爲平民。對義康事推究其始終，本來也是由小人蒙昧而成。回首往事就更加可憐這些孤女，分外感到傷心。乃冒昧憑藉陛下聖明的教化融和康泰，春日般恩澤普及四方，仁慈不僅撫育衆生，也能施及泉邊小草，實望陛下爲她們洗雪，加以宥免，讓她們重新回到皇族的宗譜，如能這樣，那就是恩德施於枯草，榮耀播及腐土。臣憑着對國家的愛，冒昧地呈上這出自真心實意的表章，真是污染觸犯了陛下的神威，臨表非常悲傷和恐慌。"皇上下詔説："太宰的表章這麽説，公因情而追念先人，讀罷十分感慨。以前，漢文帝、秦始皇對淮南王、楚嚴莊王推及恩惠，福祐流布到他們的子孫後代。枉屈法度而光大親戚之情，是古往今來約定的準則。今以公的表章交付外廷，依照其意執行。已故的泉陵侯劉允横遭凶殺，可

特别爲他安置後代。”太宗泰始四年，義康的後代再次被斷絶了皇族的屬籍，又成了庶人。

南郡王劉義宣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户。仍拜左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兖、兖州刺史，當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時竟陵群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又領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晋熙新蔡三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南郡王劉義宣，生下來舌頭就長得短，説話不流利。元嘉元年，十二歲，封爲竟陵王，食邑五千户。并任左將軍，鎮守石頭城。元嘉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徐州、兖州、青州、冀州、幽州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仍鎮守石頭城。元嘉八年，又改任都督南兖州、兖州刺史，本應鎮守山陽，没有赴任。第二年，遷中書監，進號爲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當時竟陵地區有很多蠻人，勞役苛刻，百姓逃散，朝廷改封義宣爲南譙王，又領石頭戍事。元嘉十三年，出任都督江州、豫州的西陽、晋熙、新蔡三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强，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内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换，更在欲爲汝耳。汝與師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

起先，高祖認爲荆州上流的地理形勢處於重要地位，地廣兵强，遺詔命諸子依次在那裏鎮守。謝晦被平定以後，以荆州授彭城王劉義康。義康被召入朝中輔佐朝政，第二位鎮守荆州的便應當是江夏王劉義恭。又因爲臨川王劉義慶在宗室中有美好的聲望，并且臨川武烈王又有大功於國家，於是劉義慶又鎮守荆州。這以後應當是輪到劉義宣了，皇上認爲義宣人才向來不够，不適宜鎮守上流。元嘉十六年，便以衡陽王劉義季代替了義慶，而以義宣代替義季爲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常常替義宣説話，皇上考慮了很久，到元嘉二十一年，纔以義宣都督荆州、雍州、益州、梁州、寧州、南秦、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皇上事先給他手詔説：“師護因爲在荆州的日子長了，最近上表乞求還京，在我身邊的臣子有出有進，這也是治理國家的常規，又何必一定限於一途。現在我要准許他的請求，用你來接替他的職務。師護在荆州雖然没有特殊的政績，但他爲官廉潔，節省費用，胸懷開通，能够容納人物，對部下不驕横。這種作風確實不易達到，所以他不衹聲名著於西土，就是朝廷和民間都傳爲

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還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師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

美談。他在那裏的治理已經有了眉目，已爲當地的士人百姓所習慣，於是參議政事的人就認爲不宜調動他的職務，如今把他换回，是在要爲你打算罷了。你與師護是同一輩的兄弟，各有自己的優點，衆人的議論也認爲各有短長。如果現在你到荆州任職萬一比他差，既對華夏西土有巨大障礙，調任代替的譏誚，必定要歸咎於我了。更將爲師護所埋怨，不祇是譏誚一下就罷了的。這樣一來公私兩方都受到損害，因而不可不先同你妥善審察。這事也是容易自勉的，不要使人常常發生評論。"師護是義季的小字。

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晰，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太祖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潜逃計也。"

義宣到了任所，親自嚴肅地考核官吏，政務處理得很有條理。他皮膚白净，鬚眉甚美，身高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養姬妾，後房千餘人，尼姑僕婦數百，子女三十人。房屋高大，裝飾華麗，日常費用很大。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元嘉二十七年，索虜侵犯南方，劉義宣擔心虜寇到來，想要逃往上明。等到虜寇退去，太祖下詔書給他説："好好地治理百姓的事情，不要打算偷偷地逃走。"

三十年，還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弑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世祖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户。進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食邑千户。義宣固辭内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義宣將佐以下，并加賞秩。長史張暢，事在本傳。諮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爲

元嘉三十年，遷任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還没到任，恰遇上劉劭殺了文帝自立爲帝，用義宣任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聽説宫中變亂，立即起兵，徵集兵員，向遠近地方傳送聲討文書。遇上世祖入京討伐劉劭，義宣派參軍徐遺寶領三千士兵幫助世祖，作爲前鋒部隊。世祖即皇帝位，用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户。義宣的生母追賜謚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劉愷爲南譙王，食邑千户。義宣堅决推辭在朝中任職及劉愷的王爵位。於是改授都督荆州、湘州、雍州、益州、梁州、寧州、南北秦州八州諸軍事、荆州和湘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劉愷爲宜陽縣王。義宣手下，自將佐以下，都受到提升官職的獎賞。長史張暢，事迹在他自己的傳中。諮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參謀，除授尚書吏部郎，仍爲丞相諮議參軍、南郡内史，封爲汝南縣

丞相諮議參軍、南郡内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户。司馬竺超民爲黄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内史。其餘各有差。

侯，食邑千户。司馬竺超民任黄門侍郎，仍任丞相司馬、南平内史。其餘各有等差。

義宣在鎮十年，兵强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説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鮮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内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户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曰：

義宣在荆州鎮守十年，兵强財富，既然是首倡討伐叛逆，威名著稱於天下，所以凡是他所要求的，朝廷没有不准許的。朝廷所下達的規章制度，他所不同意的，全不遵照執行。他曾經獻酒給世祖，自己先行酌飲，將剩下的酒封送，他不知大體竟是如此。起先，臧質暗中有反叛之心，他以爲義宣平凡懦弱，容易受到蠱惑，想藉他的手製造叛亂，而實現自己的陰謀。於是，從襄陽到江陵會見義宣，巧語花言，竭盡禮節。此事記載在《臧質傳》中。待到臧質到了江州，常有密信鼓動義宣，認爲義宣“有大才，仗大功，擁有使君主震恐的威望，像這樣的大臣，自古以來少有保全自己的。應當在别人動作之先，早作打算。而且百姓没有人不是將心和您聯係在一起的，如果您整頓部隊進入朝中，朝廷内外誰不樂於擁護。如果不這樣做，一旦遭受禍害，那就後悔不及了”。義宣暗暗地采納了臧質的意見。而世祖在内室没有禮節，他與義宣的女兒們淫亂，義宣因此發怒，秘密地準備戰船、兵甲，定在孝建元年秋冬起兵，并通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要他們協同行動。魯爽因醉酒觸忤了皇上，便於這年正月開始反叛。魯爽派府中户曹給義宣送去文書，以義宣爲天子，并送去天子儀仗。遺寶亦領兵開往彭城。義宣及臧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日，給自己加官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設左右長史、司馬，讓幕僚佐官都有合適的名稱。派出驛車上京進表説：

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莩淳戚，昭亮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國，雖曆算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微疑莫監，積毁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緣

臣聽説博陸侯霍光輔佐漢室，被漢宣帝皇后懷疑；昌國君樂毅護衛燕國，爲燕惠王猜忌。一般地認爲和王室異姓的人，功高震主，容易形成猜疑和怨恨；樸實的親屬，有希望達到肝膽相照的地步。臣雖然平庸懦弱，自小仰慕忠貞謹慎的品格。遇上劉劭弑主，犯下滔天大罪，臣不顧家庭，投身國難，雖然天命歸於陛下，臣微小的功績，

奸臣交亂，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靡後凋之木。并寢處凶世，甘榮僞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任參大政，惡直醜勛，妄生邪説，疑惑明主，誣罔視聽。又南從郡僚，勞不足紀，横叨天功，以爲己力，同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勛高古賢；魯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毁，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志；孔父既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宗祀之危，綴旒非所。

算不得什麽，但竭盡誠心，陳獻愚見，可貫於幽明兩界。可是陛下對臣微小的猜疑不能明察，而衆多的誹謗每天都可以聽到；臣有異心的傳言，也紛紛滿耳。想來是因爲奸臣相爲作亂，纔編織成這些罪名。大凡在風俗浮薄的末世，少有貞節的臣子；冰霜嚴酷的日子，没有後凋的樹葉。這些人都處身在凶惡的時代，甘心在僞主的朝廷任職，都是仕途所遺棄，應當投畀豺虎的人物。他們甚至官位超過了昔日的寵遇，參預大政的委任，他們嫌惡直士，詆毁功臣，没有根據地生出邪説，用來迷惑聖明的君主，欺騙他的視聽。同時當年那些隨從陛下南來討逆的郡僚，勞績并不足以記述，却貪天之功，以爲己有，他們同惡相濟，互相煽動，陰謀傾覆國家。臧質當年忠貞有節，功勛高於古代賢人，魯爽協同陛下起義，志如金石，這些猜疑毁謗，對他們一定要陷之以禍。從前，汲黯還在位，劉安便泯滅了他的反謀；孔父被殺死以後，華督父更放縱他的叛逆行爲。臣雖不識軍旅，但在艱難之時也著有微績，而那些奸臣肆行讒言狡計，企圖將臣誘騙回朝，眼見宗祀危在旦夕，而國君將失去自己的位置。

臣托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顛墜，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效力，戮此凶醜，謝愆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朝之遇。臨表感愧，辭不自宣。

臣寄身於皇族，像月亮承太陽的光輝，如果王室傾危顛覆，罪責應由我承擔。因此臣冒昧地不顧投鼠忌器的避忌，情願受侵犯京城的責難。於是徵集兵士，分别通告各地藩國，使忠心勤國者申雪憤慨，義士們同心效力，誅滅這些奸凶醜類，然後向朝廷謝罪，那麽對臣來説，往前是不辜負於七廟的先靈，往後則無愧於兩朝的恩遇了。撰寫此表，心中感慨而慚愧，言辭難以自達。

上詔答曰：

皇上詔書回答説：

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屯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冤耻，遠憑高算，共濟艱難。遂登寡暗，嗣奉洪祀，尊戚酬勛，實表心事，秕

皇帝恭敬地問候。朕不得上天保祐，遇上了艱難的時運，家國面臨危險，將及滅亡之時。所以朕以身爲諸藩之先，在遠處洗雪冤枉，清除耻辱，憑藉你高明的計謀，共同救濟了國家的艱難。於是朕纔登居帝位，繼

政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險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群逆并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奸，迷昵讒醜，還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諠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理推誠，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

承祖先的祭祀，尊敬親屬，酬勞功臣，以此表明不忘擁戴的心事。如果治政不良，職事有過，也希望得到你們的匡正拯救。可是朕没有聽到美好的議論，而你們卑劣的行爲先已顯露出來；輔佐王室的業績還没有結束，廢除帝位的圖謀已經發作。臧質爲人陰險躁急，没有德行，爲人倫所棄，對此仍然無知，而竟然志在圖謀王位。他爲了實現反叛的圖謀，首先得憑藉依附順從的人，於是他煽動誘惑，極力欺騙，造成這一禍亂。如果讓一群叛逆共同行事，衆多奸邪競相馳逐，恐你雖然識見高明，而有未曾見到的地方。結怨遭禍，孰知其極。公正明達如若有失，背棄王室，推重奸人，被讒佞之人所迷惑，和他們親近，回過頭來圖謀國家，災難就要降臨到你們頭上，而你們仍然喧囂糾結。朕憑完美的道理而没有私心，杜絶對你的懷疑議論，申明道理，推廣誠心，使我的思想傳布遠近。不料世態的變化難於計算，醜話於是應驗了。所以心中傷痛，没有良策，精神恍惚，寢食皆忘。

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群牧，告靈誓衆，直造柴桑，梟轘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警蹕清江，鳴鑾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勖。有宋不造，家禍仍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謂曾未期稔，復睹斯釁，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慟。

現在便親率朝廷的軍隊，普遍命令各地長官，稟報神靈，告誡將士，直抵柴桑，誅殺首惡，以告天下。然後巡示清明的長江，行車郢地的道路，放下武器，穿起朝衣，對你當面規勸勉勵。宋朝不幸，禍患纏綿。去年平定劉劭叛亂，得助於你的深遠的謀略，希望能以我微薄的力量，永遠消除國家的困難。不料不滿一年，又見到反叛的事端，兩位祖先的事業，將要墮落於深淵之中。仰望國家的偉大基業，衹使人深感悲痛。

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曰：

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絶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强，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睹難赴機。未聞聖主御世，百辟

太傅江夏王義恭又寫給義宣信説：

不久前聽道路傳聞説，二魯背叛，這有它形成的原因，要説不會如此的話，聰明人是聽不進去的。忽然見到您傳來的表文，知道您不滿朝廷將起兵入京，感到震驚惋嘆，不明白出於什麽原因。如主上幼弱而下臣强悍，政事被大臣所掌握；或者世事昏暗，臣下恣縱，而皇上受到威脅，然後賢明的藩主

順軌，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既安之日，以此取濟，竊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欲。袞升進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群，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妄聽邪説，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晁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蒼之令範，遵齊冏之敗迹。

有忠誠的圖謀，見難奔赴，這是當然的。没有聽説聖明的君主治世，諸侯遵守法規，舉兵於國家要興盛的時候，扶危在社會已經安定的日子。用這種行爲，想要獲得成功，我私下爲大弟您擔憂了。去年劉劭、劉濬二人製造叛亂，國内共同努力進行討伐，您幫助弘揚忠孝，擁戴聖明的君主，首功大德，已昭著天下，朝廷推崇嘉獎，而且對您待遇優厚。您身爲丞相，這是朝臣之中最高的職位，江東少有人授以這一高職，一個家門之中倆人授以王位，整個世間也少有如此。現在，皇上對您倍加推誠，這些都明白地表現於今天的事情，而或進或出的事宜，也聽從您的愛好。嘉獎升遷，都要徵詢你之後再發布，這樣的恩寵，一旦捨棄，真可謂是命了。我等蒙先帝的慈愛撫育，纔得成人，想要報答先帝厚恩，那恩德之大正似無邊的蒼天，儘管竭盡誠心力量，仍恐無補於事。爲什麽隨便聽從邪惡的言論，隨便製造災難。國内流言的傳播，驟然歸罪於二叔，人世間没有了晁錯，您仍然蹈行吴楚七國的軌轍。這是抛棄漢代張蒼的美好風範，遵循齊王司馬冏失敗的足迹了。

往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恃末戚，并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藉西楚强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冤，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今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湖陸，示遣劉雍，其意見可。雍是徐冲舅，適有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凋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静，

從前殷仲堪向靈寶借兵，跟着便謀殺了他的家族；孝伯授之劉牢之，忠誠隨即逝去。這都是前代的故事，今天的鑒戒。臧質年輕時没有好的德行，我本來全都清楚。他依仗他是皇上遠房的親戚，并且有些微的辛勤，有幸因職事乏人而受到推舉，於是超越他的同輩，憑藉您在西楚地方的强大勢力，圖謀得到他個人的私利。他的凶謀如果得逞，恐怕他就不是蟄居一隅的人物了。魯宗之父子，世代爲朝廷的冤仇，太祖正要實現遠大的謀略，所以魯爽等人希望得到漢代雍齒那樣的封賜。假如據有五州之地，那就像虎兕逃出了牢籠，這就定要成爲劉淵那樣的人物了。徐遺寶是垣護之的妻弟，從前因護之歸屬於我，苦苦要求到北方去任職，不願意到西方邊遠之地。近來盤桓在湖陸地

弟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釁，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前勳，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皇、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

帶，遺寶派遣長史劉雍之襲擊彭城，雍之是徐冲的舅舅，剛纔有密信，誓要倒戈。自從虜寇侵犯邊境以來，國家百姓都凋殘衰敗，安定百姓并加以撫慰，差不多可以寧静了，而弟又跟着擾亂，我擔心邊界上要長滿禾黍了。應當遠懷高祖創業的艱難，近念國家近來的禍亂，及時消弭戰爭，共同安定國家。檢討自己，向朝廷請罪，除去危險奸佞的人，以求保持從前的功勛，而傳美名於史册。從前漢梁孝王劉武能够悔罪，景帝與他重歸於好；皇、質改過，晋明帝降下恩澤。忠誠的勸告，望你能够聽信；禍福的機會，明者可以把握。

主上神武英斷，群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群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稽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奸説者，天實爲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

皇上神明英武，善於聽斷，策士如林，忠臣發憤，勇武的將士揮袖而起，雄健的騎兵布滿原野，戰船布滿大江。我没有什麽才能，慚愧居然掌握符節、斧鉞，總督各位將帥。在發兵以前，特此先行告誡，我的軍隊，即將迅速出發，用以肅清南方。現在滯留不發，延緩時日的原因，是希望兄弟你不久便會覺悟。如果弟竟溺惑於奸人的謬説而受到懲罰，那實在是上天使你如此了。憤懣作信，語無次序。

義宣移檄諸州郡，加進號位。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垂覆没，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慆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痴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

義宣向各州郡傳送檄文，給州郡守官加稱號，升職位。派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人與臧質會合。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維護朝廷。二月十一日，義宣率軍士十萬從江津出發，戰船首尾相連達數百里。這天大風，船將覆没，衹能進入中夏口。義宣以第八子劉慆任輔國將軍，留守江陵。派魯秀、朱曇韶率萬餘人向北討伐朱脩之。魯秀初到江陵，拜見義宣，出來後，摸着胸膛説："阿兄誤人大事，却與痴人一道做賊，今年要失敗了。"義宣到達尋陽，與臧質共同東下，臧質爲前鋒。到了鵲頭，得知徐遺寶兵敗，魯爽已在小峴被殺，兩人相視失色。世祖派鎮北大將軍沈慶之將魯爽的頭送給義宣看，并給他寫了一封信説："我擔負任命，鎮守一方，可是在我統轄的地方發生了禍亂，近來姑且率領輕兵，前往剿滅，軍隊剛一交鋒，賊人魯爽便被梟首。你與他

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并駭懼。

感情異常投合，或許你想和他見面，趁他頭顱現在還可以認識，派人呈送給你。”義宣、臧質都驚恐震懼。

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内，東西兩岸爲却月城，營栅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

頻奉二誨，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修書表心，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奸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説，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鑒，赤誠幽志，虚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柳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勛，莫與爲等，而妄信奸虚，坐相貶謗，不亦惑哉。

皇上先派豫州刺史王玄謨率水軍屯駐梁山洲内，在東西兩岸營建半月形的城壘，軍營的栅欄很是堅固。義宣多次給王玄謨去信，强令他投降，玄謨作信回答説：

接連蒙兩次教誨，我對着您的來信戰栗。我原先在彭州、泗州時，聽將領們都説必定會有今天這樣的事，而依我的意見來估量，認爲没有這種道理。去年九月，特别派參軍先僧瑗作信表明我的心意，并且暗地裏陳述使您入朝輔佐的計劃，打算使周公旦輔佐成王的美德，在今日再現。哪裏料到理運氣數難於推測，果然到了今天這個地步。從前有幸與您相會，承蒙您視我爲國家的人才，思量報答您深厚的恩德，願意甘心爲您死而復生，哪知道旦夕之間，今日的事竟與我的意願相違。您推重助長邪惡，在西部地區自我放縱，相信小人的言論，忘了大節的重要，沉溺於奸狡的圖謀，忘記了君親的恩義，狎玩無度，極盡驕縱，逾越自身的界限而追求非分之事，對於祖宗社稷，自己去圖謀顛覆，閉着眼睛胡作非爲，没有比您這樣更過分的了，又屈辱您給我長信檄文，從遠方向我示意，對我招引。這是因爲我内心的深意，没有被高明的您所鑒察；赤誠的心，深遠的志向，在平常您對我的瞭解是空泛的。我前思後想，纔悟出得一知己是十分艱難的。您衹想到您從前對我的提拔，而不想想朝廷對我有很好的教育；衹看到徐遺寶、魯秀隨您而去，不知還有人主持正義，這難道不是令人遺憾嗎？對自己的臣子就要他們盡忠，教導别人却要引他走向叛逆，君子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難道就是這樣的嗎？假如不能實行忠恕之道，那麽就如擇木而栖的飛鳥，有些就不能停留了。挑選小妾的要求是喜歡她的柔順，娶妻的標準是看重妻子的端莊，如果承奉您的旨令像聲音反響一樣，那

麽像我這様的人將如何使用他？要沿着舊的車轍去行駛你的車子，如果没有規則就一定遭到禍難。我擔心荆州、郢州的士人，已對您胸懷二心，并不是京都的鄙陋之臣，秉義不變的節操。您雖然思想已經迷惑，并且已在行動，還是希望您建樹良謀。柳元景忠心壯烈，意氣慷慨，素有誠信，在新亭立下的功勛，没有人能與他相等，而您輕信奸人的虚言，便對他進行貶斥誹謗，這不是糊塗嗎？

幸承人乏，夙誡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弈千里。輒屬鞬秉鋭，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絶，執筆裁答，感慨交懷。

恰逢人才不足，我有幸受命爲前鋒，精兵鋭卒已至近路；鎮所大軍將絡繹出發；太傅、驃騎將軍將繼續督領大軍；皇上親率六軍，聲威震動遠方。人人志氣百倍，慕義而來者很多，戰船、鐵騎仿如雲擁，聲勢赫赫，氣壯千里。我就要身佩箭袋，手執兵器，與閣下交戰，我奉承皇命，面對正義，在道理上是無可推辭的。您我之間，君臣之道已經完結，民間的往來之禮，也從此斷絶了。執筆作答，心中感慨交集。

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偏帥鄭琨、武念戍南浦。質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爓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

撫軍柳元景據守姑孰作爲統領，偏帥鄭琨、武念駐守南浦。臧質直入梁山，離王玄謨駐地一里左右扎營，義宣屯兵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颳得十分猛烈，臧質乘風順流攻打王玄謨西邊的營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迎戰不利，棄營渡江與王玄謨會合。臧質又派將領龐法起率數千兵士從洲外奔赴南浦，又讓他從後面襲擊玄謨。龐法起的軍隊同鄭琨、武念的軍隊相遇，法起軍大敗，投水的很多，幾乎全軍覆没。二十一日，義宣到梁山，臧質向上游出軍至東岸攻打玄謨。玄謨分别派出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營奮力迎擊，將臧質的軍隊打得大敗，臧質軍兵士即時被迫投水。護之等人乘風縱火，焚燒臧質軍隊的船隻，風勢猛烈，濃烟、火焰覆蓋了整個江面。義宣當時屯駐在西岸，大火蔓延至岸上，他的營壘幾乎全被燒毁。將領們乘着風威火勢，縱兵攻擊義宣，他的軍隊立即全部逃奔潰散。

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

義宣與臧質逃散，各自乘一隻船逃走，江東

人士庶并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脚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内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内戎服，幐囊盛糧，帶佩刀，携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内擾亂，白刃交横，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進，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虜。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慆及五妾兩黄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床，席地至旦。遣黄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奸。義宣送止獄户，坐地嘆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

士人和平民全都歸順，西部人士跟隨義宣的，還有一百餘隻船。義宣的女兒先前嫁給臧質的兒子，義宣路過尋陽時，入城接了女兒，帶了她向西逃奔。到了江夏，聽説巴陵有朝廷的軍隊，去路已被截斷，於是折回進入逕口，徒步走向江陵。隨從的人將要走光了，身邊衹有十幾人，脚痛不能再行走，便向老百姓租無篷車代步。没有吃的，一路上向人求討。到江陵外城外邊，派人向竺超民報信，超民用羽儀兵仗迎接義宣等人。當時在江陵以外還和以前一樣，兵士尚有一萬多人。義宣入城以後，仍然到廳堂會見賓客，身邊人翟靈寶告誡義宣，叫他安撫慰問賓客，對他們説："臧質違背了指揮授令的機宜，因而導致戰争失利，現在整頓士兵，修繕武器盔甲，再作今後的打算，從前漢高祖打敗了上百次，最終成就了統一的霸業。"義宣忘了靈寶教他説的話，誤説成："項羽打了上千次的敗仗。"衆人都掩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人仍然做義宣的助手，想要集合殘餘的兵力，再籌劃一次决戰，但義宣迷惘昏亂，精神不能專一，住入内室就不再出來。身邊親信，相繼逃叛。魯秀向北逃去，義宣不再能有所作爲，便想跟着魯秀一道北逃，於是在外衣裏面穿上軍服，用布袋盛糧，帶上佩刀，携帶兒子劉慆及愛妾五人，她們都穿着男子的服裝跟着他。城内騷擾動亂，白刃交横，義宣大驚，從馬上掉了下來，繼續徒步前進。竺超民把他送出城外，又將馬送給他。超民於是返回守城。義宣希望追上魯秀，讓將領們護送他到北方，進入虜地。既然不知道魯秀逃到哪裏去了，還没有走出外城，將士便逃散已盡，衹剩下劉慆和五位愛妾、兩位黄門侍從而已。夜裏又回到城内，進入無人居住的南郡公署，没有卧具，在地上坐到天亮。派黄門侍從告訴竺超民，超民派舊車一輛，將義宣等送給刺奸。義宣被送進監獄，坐在地上嘆息説："臧質老奴誤了我了。"起先，他與五名愛妾一起入獄，五妾不久被遣送出去，義宣哭泣着對獄吏説："平常不苦，今日分别纔是苦。"

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曰："義宣反道

大司馬江夏王義恭及諸公王、八座給荆州刺史朱脩之去信説："義宣違犯了道義，背叛了

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囚殺，况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釁逼憂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絶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脩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

朝廷的恩德，自己陷入到極端叛逆的泥坑。大義滅親是古今一致的準則。不是叛逆的罪犯，還可以將他囚殺，何况他破壞制度，違犯規則，喧囂得遠近皆知，鋒刃指向京城，軍隊圍困近郊。義宣製造的事端使人憂慮深重，國君臣子以致不能按時進餐。衹是仗了皇上的謀略英明，祖宗神靈有知，擒獲了罪人，祖廟没有受到毁壞。判刑定罪，有法可據。然而，皇帝的慈恩及於臣下，憐憫義宣的愚昧昏迷，不惜貶抑刑法，伸張情誼。我們多次上奏皇上，而不能受到省察，使人悚懼惶惑，心中思量此事感到震驚。義宣自己與上天斷絶，在情理上不能對他寬容忍受。對於國家命運的謀慮，爲人臣的應有重大的責任。就應當專制行事，將他處死，用以寬解國家的災難。不過，對他開刀問斬，傷害了皇帝的仁德。爲了表示朝廷寬大的恩德，可以讓他自盡，如此，對上可以顧全皇帝的恩德，對下又可以維護國家的大法。我寫此信時悲痛感慨，不再多説了。”這封信還没有送到，脩之到了江陵，義宣已在獄中自盡了，當時他四十歲。世祖准許將他的尸體運還江寧埋葬。

義宣子悰、愷、恢、憬、惔、㤞、惇、慆、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恢、惔、惇并於江寧墓所賜死，㤞、悉達早卒，餘并與義宣俱爲朱脩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參軍顏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并伏誅。

義宣子有劉悰、劉愷、劉恢、劉憬、劉惔、劉㤞、劉惇、劉慆、劉伯實、劉業、劉悉達、劉法導、劉僧喜、劉慧正、劉慧知、劉明彌虜、劉妙覺、劉寶明，共十八人，劉愷、劉恢、劉惔、劉惇一起在江寧墓地賜死，劉㤞、劉悉達早卒，其餘一起被朱脩之殺死。蔡超及諮議參軍顏樂之、徐壽之等同案人犯，都被殺了。

蔡超

超，濟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并爲興安侯義賓所表薦。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

蔡超，濟陽考城人。父蔡茂之，奉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始興太守。蔡超小時便有才學，起任兗州主簿。當時朝廷詔令各類官吏推舉人才，蔡超與前任始寧縣令同郡人江淳之、前任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都受興安侯義賓上表推舉。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的兒子。

劉恢

恢字景度，既嫡長，少而辯慧，

劉恢字景度，即劉義宣正妻所生長子，小時

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爲荆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還西，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頃之，徵爲黄門侍郎。元凶弑立，恢爲侍中。義宣起義，劭收恢及弟愷、惔、悰、憬、悏繫于外，散騎郎沈焕防守之。焕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劭令焕殺恢等。焕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拒之，焕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并能爲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即除侍中。俄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宣并領湘州，轉恢侍中，領衛尉。晋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亡。恢藏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録付廷尉。恢子善藏，與恢俱死。

候就聰慧善辯，義宣對他十分喜愛和看重。十一歲拜爲南譙王世子，授給事中。義宣任荆州刺史時他常常留在京都。太祖要使他西還荆州，便任命他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不久，徵入朝中任黄門侍郎。劉劭殺文帝自立時，劉恢任侍中。義宣起義後，劉劭將劉恢及其弟劉愷、劉惔、劉悰、劉憬、劉悏拘繫在宫外，由散騎郎沈焕看守他們。沈焕暗中有歸順義宣的意思，對劉恢等人説："無論是禍是福，我與你們幾位年輕人一同承擔，希望你們不要憂慮。"待到臧質從白下向上進軍往廣莫門時，劉劭命令沈焕殺劉恢等人。沈焕於是解開劉恢等人的鐐銬，帶領他的部下數十人與劉恢等人要逃向廣莫門，打算出城。守門的人阻攔他們，沈焕説："臧公已經來到，凶人就要逃走了。這些人是司空的各位公子，都能使各位得到富貴，不僅是能使你們免禍就罷了的，不要攔阻他們。"又恰逢臧質兵到，因此纔得逃脱。劉恢到了新亭，即被任命爲侍中。不久，升任爲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宣兼領湘州時，劉恢轉任侍中，領衛尉。晋司馬氏過江後，没有設置城門校尉和衛尉官，世祖要將京城的守衛嚴格起來，所以再設置衛尉卿。衛尉卿這一官職的設置，就是從劉恢開始的。轉任右衛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起兵反叛，劉恢與兄弟姊妹同時逃亡。劉恢藏匿在江寧百姓陳銑家中，有人將他們告發，被拘捕交給廷尉。劉恢子善藏，與劉恢同時被處死。

劉愷

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宫内，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侍。世祖以爲秘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内，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詡於妻室内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并詡伏誅。

劉愷字景穆，出生以後養育在宫廷裏面，得寵如同皇子。十歲，封宜陽縣侯。仍任建威將軍、南彭城郡、沛郡二郡太守。遷任步兵校尉，轉任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劉劭任劉愷爲散騎常侍。世祖遷爲秘書監。還没有到任，遷任輔國將軍、南彭城與下邳二郡太守。那年，轉任五兵尚書，進封爵爲王。義宣反叛的消息傳來，劉愷在尚書寺内，换上婦女衣服，乘省親的車子，投奔臨汝公孟詡。孟詡在他妻子的房裏掘地洞把他藏起來，事情被發覺，劉愷被拘捕送交廷尉，和孟詡一起被殺。劉悏封臨武縣

悏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謚曰悼侯。悰封湘南縣侯。憬封祁陽縣侯。

侯，十八歲逝世，謚號稱悼侯。劉悰封湘南縣侯。劉憬封祁陽縣侯。

徐遺寶

徐遺寶字石儁，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軍、衛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戍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户。義宣既叛，遣使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出瓜步。遺寶遣長史劉雍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擊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雍之復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既至，擊玄楷斬之，雍之還湖陸。遺寶復遣土人檀休祖應玄楷，聞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

徐遺寶字石儁，高平金鄉人。當初，因新亭戰功，任輔國將軍、衛軍司馬、河東太守，没有赴任。遷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守衛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户。義宣在反叛以後，派使者授命他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領軍隊到瓜步。遺寶派長史劉雍之襲擊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打敗劉雍之。義宣派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雍之再一次進逼彭城。當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没有到任，因而朝廷詔令安北司馬夏侯祖權帶領五百人急往彭城幫助明胤。夏侯祖權到了彭城，擊敗玄楷，將他殺了，雍之返回湖陸。遺寶再派遣土人檀休祖接應玄楷，聽説玄楷軍敗，也就逃散了。遺寶棄城逃奔魯爽，魯爽兵敗，逃到東海郡界，土人將他殺了送給官府，頭顱被傳送到京城。

夏侯祖權

夏侯祖權，譙人也。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户。大明中，爲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謚曰烈子。

夏侯祖權，譙郡人。因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户。大明中，任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逝世在任上。賜謚號爲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爲太息。

史臣曰：襄陽龐公對劉表説："如果讓周公與管叔、蔡叔居住在茅屋之下，食野菜、豆葉的羹湯，哪能有像這樣的災難。"同爲兄弟，氣質相同，各自的形體有别；受到寵愛的緣分雖然一樣，富貴的情狀却又不同。追味尚長之言因而嘆息。

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　范曄

劉湛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并晉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父劉耽，父親劉柳，都曾在晉朝任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爲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荆州刺史，以湛爲功曹，仍補治中别駕從事史，復爲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終，除秘書丞，出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并稱其有器幹。

劉湛過繼給他的伯父劉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的爵位。劉湛年輕時就很有器量和才幹，不喜歡浮華的習氣。他博覽史傳等典籍，熟悉前朝的典章制度，少年時期便有治理天下的抱負，常常自比管仲和諸葛亮。他不寫文章，也不空談清議。本州的主官徵召他爲主簿，他不就任；又授予他爲著作佐郎，他也不接受。後來高祖任命他爲太尉行參軍之職，受到賞識和重用。高祖領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時，任命他爲功曹，仍補治中别駕從事史，後又任他爲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郎主簿之職。劉湛的父親劉柳在江州去世時，州府官員送來的喪儀很豐厚，但他一概謝絶，當時頗受人們的稱贊。劉湛服喪期滿後被任命爲秘書丞，後又外任相國參軍。謝晦、王弘都稱贊他有器識才幹。

高祖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爲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

高祖代晉稱帝後，以第四子劉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守壽陽。同時命劉湛爲義康的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年紀輕，没有親自管理政務，府州的軍事都交付給劉湛。義康的府署升爲右將軍，劉湛仍隨府轉任。後來義康以原來的封號遷任南豫州刺史，劉湛也改任歷陽太守。劉湛爲人剛正，執法嚴厲，治下有官吏貪污一百錢以上的，都處以死刑，因此他的下屬没有人不因畏懼而守法。廬陵王劉義真出任車騎將軍、南豫

守如故。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内别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碗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州刺史，劉湛又任長史，仍兼任歷陽太守。義真在爲高祖服喪期間，命手下人設酒席，被劉湛制止了。於是義真又命人要來魚肉等精美食品，在官廳的旁舍另設厨房。正巧劉湛進府來，義真於是吩咐煮酒烤車螯，想請劉湛共享。可是劉湛嚴肅地說："您今天不應當有這樣的舉動。"義真說："天很冷，喝一碗酒有什麽關係？長史您同我像一家人一樣，請不必太認真。"此時，酒菜都已擺好了，劉湛起身離去，并且說："您既不能以禮法對待自己，又不能以禮法對待别人。"

景平元年，召入，拜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少帝景平元年，皇上召劉湛入朝，任命他爲尚書吏部郎，升爲右衛將軍。後來又出朝擔任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因嫡母去世，離職服喪，服喪完畢，任侍中。撫軍將軍江夏王劉義恭鎮守江陵，朝廷以劉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任撫軍長史職，管理所轄州府的事務。當時王弘在朝任宰輔之職，而王華、王曇首都在朝中主管政事。劉湛認爲自己的才能并不在他們之下，因此不願外任，以爲這次調離朝廷，是王弘等人的有意排斥，心裏很不痛快，他常說："二王假若不是代王王府的故舊，不會有今天的地位，可以說是遇到的機會好罷了。"劉湛自命抱負很大，平時很欽慕汲黯和崔琰的爲人，所以將自己的長子命名爲黯字長孺，次子命名爲琰字季珪。崔琰在江陵病故，劉湛請求親自送葬回京，義恭也爲他請求。太祖下詔回答義恭說："我已經收到了劉湛的奏章，閲後十分感動，就想同意他的請求。但因爲你還年幼，剛剛治理政務，江陵八州的地區很大，需要决斷的事情很多，在咨詢委任方面，不能没有合適的人選，所以反復思量，還是不能够表示同意。現在回覆劉湛的奏啓，權且將崔琰的靈柩停放在江陵。近來朝臣們相繼辭世，可以寄托重任的愈來愈少，劉湛確實是國家的人才，我也想讓他回朝，衹是因爲華夏西土責任重大，衹得暫停此事罷了。你對人的賞賜和處罰，關係到得失的大事，一定要全都委托給劉湛來辦理。"

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

義恭生性氣量很狹小，加之年齡又漸漸長大，就想自己獨立處理事務，但往往又都被劉湛

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可嘆。當今乏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群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

所裁制，這樣，主官和佐職之間就產生了猜疑和怨恨。太祖聽說了這種情況，就秘密派人來責備義恭，并且要他與劉湛好好相處。義恭詳細陳告了劉湛不守下屬之禮的情況，又認爲自己已經長大，却不能獨立治事。現在雖然不得不遵奉皇上的旨意，但仍有怨恨之言。太祖一向很看重兄弟情誼，想對義恭加以撫慰，於是下詔說："事情已經到了如此地步，十分可惜。當今缺乏人才，既然已經委托他了，你就應該彌合你們之間的分歧與隔閡，采用他可取之處，摒棄他不可取之處。你的奏疏說：'已經完全消除了心中的怨氣。'這便很好。他生性多疑，你對他的不滿，千萬不要讓他覺察出來。你已經長大了，慢慢明白了事理，而且大家都對你抱有很大希望，再也不把你當成不懂事的小孩子，爲什麽你還要像十歲時那樣，一舉一動都要去問别人。劉湛現在專斷之處，一定是一些小事罷了，而你恐怕對此又看得很重，這也未必都是正確的，他對你有所疑怨，也許還有這個緣故吧。"

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太祖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與景仁并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説。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内任，謂爲間己。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禄。由敬文暗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敬文之

先前，王華已死，接着王曇首又去世。領軍將軍殷景仁因當時朝中賢臣越來越少，就請求太祖下詔召回劉湛。元嘉八年，召劉湛任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職銜，與殷景仁一道被任用。劉湛經常說："當今的宰相有什麽難當，這個職位衹不過相當漢朝南陽郡的一個功曹罷了。"第二年，殷景仁轉任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劉湛代他爲領軍將軍。元嘉十二年，又領詹事。劉湛與殷景仁平素感情融洽，又因殷景仁的推薦纔徵召回朝，於是十分感激他。待到兩人同時受到重用，猜忌和嫌隙就漸漸產生。由於殷景仁專管内政，劉湛認爲這是阻隔了自己與皇上的接近。當時彭城王劉義康獨攬朝政，而過去劉湛是他的高級幕僚，就憑着舊情傾心與義康交結，想藉義康之力挽回皇上之心，搞垮殷景仁，自己好獨掌政務。義康也多次在太祖面前陷害景仁，但未能成功。義康的下屬和劉湛的一些依附者私下裏都互相約束，誰都不敢到殷景仁的府中去走動。劉湛的黨羽劉敬文的父親劉成，不知道其中内情，到殷府去求郡職，敬文知道後馬上到

奸諂無愧如此。

劉湛處陪罪說："父親年邁糊塗，竟然跑到殷鐵門上去求官。這都是怪我昏昧淺薄，實在是辜負了您的栽培，現在全家都誠惶誠恐，簡直無地自容。"敬文奸邪諂媚無耻到了這種地步。

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内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諳前世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上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陽尹，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

義康專權，獨攬朝政，威勢壓倒朝廷内外，而劉湛更加推崇他，對皇上也就不再有爲臣子的禮節了，皇上心中漸漸不快。劉湛剛剛回朝做官時，皇上委以重任，早晚接見，恩賞禮遇十分優厚。劉湛善於講述治國之道，并且熟悉前朝典故，說起來有條有理，聽的人十分入神，忘了疲勞。他每次從雲龍門入宫，駕車的人就解開馬匹，隨從和儀仗人等都可隨意走動，因爲劉湛不到晚上是不會出宫的，這已習以爲常。可是到了後期，他煽動義康，欺壓朝廷，皇上心中雖早已與他决裂，但表面上的禮遇仍然不改。皇上常常對親近的人說："劉班剛從西邊調回時，我與他交談，總是留意天色的早晚，是怕他要回去；現在他來，我也看天色，那是怕他不走。"劉湛的小名叫班虎，所以皇上叫他劉班。後來劉湛遷任丹陽尹，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

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争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元嘉十七年，劉湛生母去世。當時皇上與義康的矛盾已很明顯，大禍將起，劉湛也知道已經没有保全自己的餘地了。及至母喪離職，他對親近的人說："今年是必定要完結了！過去是憑着口舌辯解來争取，所以能拖延時日罷了。現在既然已到窮途末路，再也没有指望了，不久大禍就要來臨了。"

十月，詔曰："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歷陽，奸詖夙著。謝晦之難，潛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效，寵秩優忝，逾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靡厭，無君之心，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群，構扇同異，附下蔽上，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爲表裏，邪附者榮曜九族，秉理者推陷必至。旋觀奸慝，爲日已久，猶欲弘納遵養，冀或悛革。自邇以來，凌縱滋甚，悖

這年十月，皇上下詔說："劉湛藉門第的恩蔭，年輕時便官居高位，在歷陽做輔臣時，奸邪面目早就很明顯。謝晦作亂時，他暗中派人與謝晦聯係，就其心迹行事而論，早就應該將他除掉。我之所以不計較他的罪過和污點，是爲了觀其後效。朝廷對他的寵信和優遇，大大超過了同輩之人。而此人的凶殘狠毒、傲慢固執之態，竟然没有止境；叛逆之心，遇到機會就要顯現出來。於是發展到糾集黨羽，挑撥陷害，拉攏下屬，欺騙朝廷，推薦自己的兒子，培植自己的親信，内外勾結，互相呼應。依附他的就會榮耀九

言懟容，罔所顧忌，險謀潛計，睥睨兩宮。豈唯彰暴國都，固亦達于四海。比年七曜違度，震蝕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搢紳含憤，義夫興嘆。昔齊、魯不綱，禍傾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便收付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

族，而主持公道的就會遭他陷害。我觀察這個大奸大惡之徒，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但我還是想大度寬容，希望他或許能痛改前非。但自最近以來，他那放縱無禮之態愈演愈烈，言辭悖逆，容色怨憤，簡直毫無顧忌。陰謀策劃，窺伺太后和我本人。這一切不僅明露於國都，而且本來也是天下皆知。今年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的運行違反常規，地震和日食的發生預示災禍到來，侵犯帝位的徵兆，已經在幽明兩界都有事實的顯現。因此，朝臣們爲之憤慨，義士們爲之嘆息。過去，齊、魯國君不守綱常，導致亡國之果；而漢之昭、宣二帝，英明果斷，漢朝的江山得以延續。現在決定，將劉湛收捕交付廷尉，以正國法。"劉湛在獄中被處死，時年四十九歲。

子黯，大將軍從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并從誅。湛弟素，黄門侍郎，徙廣州。湛初被收，嘆曰："便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士流所怪。

劉湛的兒子劉黯，官居大將軍從事中郎。劉黯和他的兩個弟弟劉亮、劉儼一起被處死。劉湛的弟弟劉素，任黄門侍郎，也被放逐到廣州。劉湛剛被逮捕時，嘆息說："這樣做是亂國啊！"接着又說："不是説没有我就會亂國，是説殺我這件事本身就是亂了法紀。"在獄中見到劉素說："竟然還連累到你了！互相鼓勵去做壞事，壞事不能做；互相鼓勵去做好事，却有今天的下場。有什麽法子呢？"劉湛平日生了女兒就殺掉，此舉爲士大夫們所不解。

范曄　孔熙先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如厠産之，額爲磚所傷，故以塼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是車騎將軍范泰的小兒子。母親上厠所時所生，由於墜地時額頭被磚所傷，所以以塼爲他的小名。過繼給他的堂伯范弘之，世襲武興縣五等侯。

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爲荆州别駕從事史。尋召爲秘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曄憚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

范曄自幼好學，廣讀經史諸書，很會寫文章，又能寫隸書，通曉音律。十七歲時，州裏徵辟他爲主簿，他不就任。高祖即位後先後任相國掾，冠軍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又隨府主轉任右軍參軍，入朝補尚書外兵郎，又出朝任荆州别駕從事史。不久召回朝廷任秘書丞，因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服喪完畢，任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兼新蔡太守。檀道濟北伐時，范曄害怕隨軍同行，以脚病推辭，皇上不允許，派他從水路率領運載兵器甲仗的部隊。北伐歸來，任司徒從

吏部郎。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并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兄暠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爲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曄。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横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無因進説。曄外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

事中郎。不久，遷升爲尚書吏部郎。

元嘉九年冬，彭城王劉義康的母親彭城太妃去世，下葬的頭天晚上舉行祭祀路神的儀式，義康的僚屬故舊雲集東府。范曄的弟弟廣淵，當時是司徒祭酒，這一天正在值班，范曄和司徒左西屬王深住在廣淵的處所，喝酒至深夜，并且打開北窗聽挽歌取樂。義康大爲震怒，將范曄貶爲宣城太守。范曄因爲仕途不得志，於是删削各家《後漢書》成爲自己的一家之言。在宣城幾年後，又升爲長沙王劉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其兄范暠爲宜都太守，范曄的嫡母在范暠的任所。元嘉十六年，嫡母亡故，當范曄得到她病重通知時，并不即時前往，臨出發時，又帶了妓妾同行，被御史中丞劉損彈劾。太祖愛其才華，没有治他的罪。服喪期滿後，任始興王劉濬後軍長史，兼南下邳太守。劉濬治理揚州時，没有親自處理政務，一切都委托給范曄。不久范曄又升任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范曄身高不到七尺，軀體肥胖，皮膚黝黑，眉秃鬢疏。很會彈奏琵琶，能創作新曲。皇上想聽他演奏，多次委婉地暗示他，范曄却裝作不知，始終不肯爲皇上彈奏。皇上曾在宴飲歡暢的時候，對范曄説："我想放歌一曲，卿可爲我伴奏。"這時，范曄纔奉旨彈奏。皇上歌聲一落，范曄的琴聲即止。

在此以前，魯國孔熙先學識淵博，才氣縱横，文史曆算，無所不通。他任員外散騎侍郎，没有得到時人的賞識，久久不得升遷。當初，熙先的父親孔默之任廣州刺史，因爲貪污得罪，交由執掌刑獄的廷尉處治罪。由於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的保護，纔得以免罪。及至義康被貶，熙先密懷報恩之心，想邀結朝廷大臣起事，但不知誰可以説動，因范曄也對朝廷心懷不滿，熙先想拉攏他。可是熙先平素不被范曄所看重，没有機會進言。范曄的外甥謝綜很受范曄賞識，熙先過去就與謝綜相識，於是就一心侍奉他，想同他結成深交。熙先憑藉其父在嶺南做官時的遺産，家境十分富足，於是與謝綜諸弟賭博，故意表現出十分拙笨，將財物輸給對方。謝綜及其諸弟都很

熙先與曄爲數，曄又與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曄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冑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年少，既然能够多次贏錢，也就天天與熙先往來，這樣熙先同謝綜的感情慢慢深厚起來。謝綜又多次帶熙先去爲范曄占卜，范曄也與他賭博，熙先又故意失敗，輸給他很多錢財。范曄既貪圖熙先的財物，又愛他的文才技藝。熙先素來很會說話，又全心侍奉范曄，於是范曄就對他特殊看待，結成莫逆之交。熙先起初以暗示來打動范曄，范曄没有理睬，熙先就竭盡全力來説服他。范曄的家風素來不正，招人議論，官府民間都知道，所以雖然他的門第是望族大户，但皇室却不與他聯姻。熙先就以此來相激："老先生如果認爲朝廷待你很好，那爲什麽不與你聯姻，是因爲門户不當嗎？别人將你作猪狗一樣看待，而老先生却想爲他效死，不是很糊塗麽？"范曄沉吟不語，但其謀反之心已定。

時曄與沈演之并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又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訞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義康奸心釁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

當時范曄和沈演之都受到皇上的賞識厚待，常常同時被召見。召見時，范曄如先到，皇上必定等演之來後一道召入，而演之如先到，則被單獨召入，范曄又因此而心懷怨恨。范曄長期任義康的僚佐，曾受義康的厚待，及至范曄貶官宣城太守後，就不相友好了。謝綜任大將軍義康的記室參軍，隨義康鎮守豫章。謝綜回家時，向范曄傳達義康的意思，望范曄能與他抛棄前嫌，重修舊好。范曄既有反意，就想探聽一下皇上的心願，於是對皇上說："臣歷覽前朝兩漢的陳規，那些藩王用妖術詛咒皇上使其遭害的，都按大逆重罪處以刑罰。况且義康謀反的奸邪之心，謀叛之迹，遠近皆知，而他至今仍安然無恙，臣私下迷惑不解。何况大難不除，將成禍亂之端。本來骨肉兄弟之間的事，外人是不好說什麽的。不過臣受皇恩深重，所以冒犯天顔加以揭露。"皇上没有采納。

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既爲熙先所獎説，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

熙先素來懂天文，說："太祖必定不會壽終正寢，而應死於骨肉相殘。江州應出新天子。"認爲這新天子就是義康。謝綜的父親謝述爲義康所知遇，謝綜的弟弟謝約又是義康的女婿，所以太祖派謝綜隨義康去南方，既因爲熙先平時的誇獎，也有酬報的心意。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給六十萬錢，讓他在廣州集合部隊，而

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吏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

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静尼亦出入義康家内，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并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脉。法静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静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爲内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箋書，陳說圖讖。法静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棋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鴆採藻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内當還，已報質，悉携門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

周靈甫却一去不返。大將軍府吏仲承祖，原爲義康所信任，多次奉命到京都，也暗中結納心腹，窺測心懷不滿之人。聽說熙先有謀反的誠意，就秘密交結。丹陽尹徐湛之，平素得到義康的喜愛，雖然是甥舅關係，對待他却勝過自己的兒子，承祖因此也結交湛之，告之謀反密計。承祖到南方，把義康的意思告知蕭思話及范曄，説："本來想和蕭家聯姻，遺憾的是没有成功。與范曄本來感情很好，中間出現不和，衹是旁人破壞的結果罷了。"

有一個名叫法略的道人，先前受過義康的供養，可以説是當作知己看待，又有王國寺的尼姑法静也曾入義康的府第，他們都感激義康的舊恩，約定同甘共苦，并且與熙先來往。義康又讓法略不當道士，恢復其本姓孫，改名爲景玄，讓他做臧質的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又能號脉，法静尼姑的妹夫許耀，是宫内衛隊的頭領，在殿省值宿警衛。許耀曾經患病，由法静尼姑介紹給熙先處診治，熙先爲他開了湯藥一劑，許耀的病就好了。許耀親自到熙先府上酬謝，因此兩人也有了交往。熙先認爲許耀有膽量才幹可以利用，與他結成了深交，就將反謀告訴了許耀，許耀答應做内應。豫章胡遵世是胡藩的兒子，與法略交情很好，也密相勾結。法静到豫章時，熙先派使女採藻隨行，帶上了熙先的書信，信中陳述了圖讖的内容。法静回來，義康送給熙先銅匕、銅鑷、袍緞、棋奩等物。熙先怕事情泄露，將採藻用毒酒毒死。湛之又對范曄等人説："臧質的見解不同常人，年内將要回京，我已通知臧質，讓他帶上所有的門生故舊，他也將明白我的意思，所以這裏能有勇士數百人。臧質又和蕭思話交情很深，應當倚仗并邀約他們，這兩人都受到大將軍義康的厚待，必定没有異心。思話在三州中的故舊力量，也不少於臧質。京都中與我們結交的文武官員以及各處的警衛部隊，也不少於千人。因此不必擔憂兵力不足，衹是要不失時機罷了。"於是又大致地對人事作了安排，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范曄爲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爲左衛將軍，其餘的同黨都考慮了任

用。凡是平素關係不好以及不依附義康的人，立了另册，都填入處死欄内。

熙先使弟休先先爲檄文曰：

夫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勛，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睿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釁起蕭墻，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肆兵犯蹕，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十玄、莽，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叩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

熙先派他弟弟休先預先寫好了起事的檄文：

世上事情的吉凶是互相聯係的，天道也没有長久的安泰，狂妄奸狡的人作亂，哲人就會將其殲滅。因此齊桓公有一匡天下的勛勞，晋文公有扶助周室的功德。自少帝景平年間以來，皇室每多變故，先皇高祖乃天生英傑，聰明多智，起自州郡，終於即位統一天下，他操勞複雜的軍國事務，留心細小的事情，因此國泰民安，四海統一。可是近年以來，奸邪敗亂朝政，刑罰失常，陰陽錯亂，致使災禍起於宫廷之内，危難紛集。賊臣趙伯符蓄積怨恨，包藏禍心，於是作奸行凶，起兵侵犯皇上，禍及東宫太子，勾結異類，妄圖顛覆皇家基業。其罪百倍於浞、豷，其禍十倍於桓玄、王莽，自開天闢地以來，没有聽説有類似的人。因此海内傷心，萬姓泣血，都懷着獻身的誠意，决心爲國家粉身碎骨。

湛之、曄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無主，群萌莫係。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勛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潜鳳栖，于兹六稔，蒼生飢德，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翦之思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讖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

湛之、范曄和代中領軍將軍蕭思話、代護軍將軍臧質、代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心直射白日，誠意彰著幽明，義使其心痛，事使其目傷，於是奮命揮戈，萬死不辭，當日斬下伯符的首級，誅殲他的黨羽。雖然豺狼已經就誅，王道焕然一新，但天下没有新主，民衆就没有歸屬。彭城王義康是高祖的親子，天生聖明，德行感動天地，功勛譽滿天下，但世道不平，不能受到重用而到南方去做外官，有如龍潜於淵，凰栖於梧，到如今已有六年了，億萬百姓如飢似渴地盼望他的德化，又難道僅僅是周公東征，民衆纔有《鴟鴞》之歌；召公離去，陝西百姓方有“勿剪勿伐”的思念呢？神靈告知吉祥的預兆，讖語也表明帝者的符命，這樣上合天意，下符民望，而應即皇位的，不是彭城王又有誰呢？

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賫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

今派代護軍將軍臧質等，捧着皇帝的印綬，星夜出發迎接王駕。文武百官準備禮

禮，駱驛繼進，并命群帥，鎮戍有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手敕，逆誡禍亂，預睹斯萌，令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尫頓，死而後已。

熙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曄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曰：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期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説，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

吾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群賢，濫延

物，不斷地陸續前往，并且命令各位統軍將帥，如常日一樣地加强警戒。假若有不法之徒，肆意破壞，則嚴懲不貸。往年使者從彭城王處歸來，湛之等人都接到了彭城王的手令，對於禍亂，早就預見其萌芽而有所告誡，曾命我等宣告朝中賢臣，共同拯救皇室危亡，但我等謀事不果斷，失去了良機，致使聖上蒙難，大亂發生一時，我等哀痛裂心，哽咽難言，不知何地可以藏身。當前衹有奮起疲弱之軀，死而後已。

熙先認爲要起大事，必須憑藉義康的意旨，范曄於是僞造了義康給湛之的書信，向他們同黨宣布，信中説：

我是一個無才的平常人，生長富貴之家，自幼任性而行，有過失也無人指出，待人接物没有恒心，喜怒無常，致使小人多生怨心，士人也不來依附。直至災禍已經釀成，自己還不覺悟。以後自己退而自省，纔知道咎由自取，此恨雖刻骨銘心，但已無法彌補。然而説到盡心盡力地侍奉皇上，我的忠誠可直達天地，時時謹慎小心，惟恐有什麽地方做得不够。即使我會依憑寵愛驕傲自滿，但實在不敢有意欺騙蒙蔽皇上。我豈能包藏叛逆之心，以招致灰飛烟滅之禍。所以自信内心的忠誠，不再防備别人的讒言，平日任意而行，也不顧外間的議論，致使讒巧小人暗中毁謗，衆多罪名集於我一身。某甲生性奸險，唯利是圖，辜負我的事情很多；某乙是不齒於人的凶頑之徒，造謠生事的無賴；某丙、某丁是奔走的小人，衹知諂媚求官，他們窺伺搜集我的短處，製造虚誕的謠言，致使兄弟骨肉相殘，無辜之人被殺。所有强加於我的罪名，究竟有什麽根據？可是對我所加的刑罰却如對待元凶大惡，這樣傷天害理，真使天地爲之共憤。

雖然我身遭幽禁，艱苦度日，性命危在旦夕，然而那些慷慨正義之士，不時地向我通風報信。我經常可以瞭解到天文人事，以及外面的人情輿論，知道一場土崩瓦解的大

國家，夙夜憤踴，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横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亂罪骩，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創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群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暝目無恨。勉之勉之。

動亂的來臨，就在旦夕之間。因爲災禍起於群賢，而最終要危及國家，我日夜坐立不安，思緒難平。在朝君子以及士庶白黑中秉正懷義的人，怎能不認清這時來運轉的機會，采取行動，而坐等災難的來臨呢？清除君王身邊壞人的義舉，并非一朝一代纔有，何況這些狂妄昏亂的罪人，自古少見，如果我們齊心協力將其剪除，應是十分容易的事，就如同砍倒腐朽的木頭啊。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訴群賢，假若能同心協力地奮起行動，將逆黨消滅，難道不是可以等同於創業之功，重建宋朝嗎？衹是興兵作亂是很危險的事，可能會發生一些混亂，假如發現有一絲一毫觸犯皇上的事，那就要誅滅九族。處理事務總要委托給諸位賢臣，大家都應小心地侍奉朝廷，一舉一動都要上奏。待到大家往日的仇怨，一下子統統化解，然後我將向皇上請罪，請有關部門處治，甘心受死。假如能使國家平安，我也死而無怨了。請諸位多多勉勵。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而差互不得發。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群小爲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并有徵驗。曄尋自來，復具陳此，并説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即以啓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劉義季、右將軍南平王劉鑠出京任外郡鎮守，皇上在武帳岡設宴送行，范曄等人計劃在這一天作亂，但因相互間配合失誤，没有能實現。在十一月徐湛之上奏章說："臣和范曄本來没有什麽舊交，後來我在門下省供職，與范曄的官衙相近，他屢次來訪，所以逐漸有了來往。近年來，他的心態顯現出來，這人險惡忌刻，狡詐多端，貪圖高官厚禄，自認爲官位不高，於是産生怨恨之心。不但攻訐朝中人士，譏毁聖明時代，還竟然上則議論朝廷，下則延及藩王輔臣，挑撥是非，隨心而發，像這樣的事情，已經在前次奏章中一一陳述了。最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然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宣揚范曄及謝綜等人的意思，妄想糾合不軌之徒，打算有所圖謀。因爲臣過去受到義康的接待照顧，同時去年又有一些小人對臣造謡誣衊，他們認爲臣必然與皇上有了嫌隙而恐懼，於是對臣多次勸誘。而且又説什麽喜歡混亂是人之常情，機不可失，又有天文和讖緯，都有

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迹，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暗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曄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

徵兆應驗。不久范曄自己前來，對臣再次陳説此意，并且説外間對臣的議論很不好，要想保全性命很難。臣當將此事上奏，受皇上敕令和他們來往交結，深入追究詳情。於是得到他們所有謀反的檄文，事成後官員人選以及同黨名册，親筆書信，如今全部封好呈上。其中凶殘悖亂之至，古今少有。由於臣交友不慎，捲入了這一逆謀，臨表心中惶恐，慌亂而不知所措。”皇上下詔書説：“湛之的表章陳述如此，看後使人實在震驚和惋惜。范曄素來行爲不檢點，從小就有許多錯誤行爲，祇是因爲他才華技藝可用，所以用其所長，不斷賜加高貴的官爵，以致有了顯貴的地位。但他冒險貪利的本性，比之山中的急溪和深谷，還要厲害，不識主上的優待，而且還要心懷怨恨。過去屢次保全和寬容，希望他能迅速改過，不料他與壞人狼狽爲奸，狂妄悖亂到了如此地步。現在就可以收捕，依法追究。”

其夜，先呼曄及朝臣集華林東閤，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并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曰：“以卿粗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曄倉卒怖懼，不即首款。上重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并已答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曄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岳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凡下，朝廷許其粗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曄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所造及治

這天晚上，朝廷先傳范曄和朝臣們在華林東閣集中，在客館休息。事先已在宫外將謝綜和熙先兄弟收捕，他們都供認服罪。此時皇上在延賢堂，派人責問范曄説：“因爲你粗有文才，所以纔將你重用提拔。將名位爵禄的期望放在心中，這樣的人往往也不是少有的。所以我也知道，你的心意難以滿足，但也祇是心懷不滿，結交朋黨罷了，哪知你竟然還要謀反。”范曄突然得知謀反敗露，十分慌張恐懼，但不肯自首供認。皇上又派人對他説：“你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反，他們已經供認了，而且人還没死，證據確鑿，你爲什麼還不如實招來?”范曄回答説：“現今皇室堅如磐石，藩國如高山矗立，假如有人圖謀僥幸而謀反，各地方鎮就要起兵討伐，哪個不會被誅滅掃平。而且臣若想官高位重，則通過逐級提升，自然會達到。爲什麼要以滅族的代價來换取它呢? 古人説：‘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圖，而右手却要同時自刎其喉，即使是愚夫也不做這種事。’臣雖然平庸低下，而朝廷假如認爲我的確做了此事，據理而明察，就會發現，臣不可能這樣做。”皇上又派人問道：“熙先就在華林門外，難道你還要同他當面辯説嗎?”范曄理屈詞窮，

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曄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甘誅戮。”

就說：“熙先如要誣攀臣，臣又有什麽法子。”熙先聽說范曄不服罪，笑着對殿中將軍沈邵之說：“所有各事的處置，兵符檄文，文件書信都出自范曄的手筆或由他改定，怎麽到今天還要作這種抵賴呢?”皇上出示了范曄的墨迹，范曄纔全部交代了始末，說：“早就想奏明皇上知曉，但叛逆之謀還未顯著，又希望此事自行消失，所以拖延至今纔交代。背叛國家罪行深重，應當受到誅戮。”

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曄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曄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曄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這天夜裏，皇上派尚書僕射何尚之來看他，問他說：“你的事情怎麽會到了如此地步?”范曄說：“你認爲是什麽緣故?”尚之說：“你自己應該明白。”范曄說：“外間的人說庾尚書恨我，我想平日同他没有矛盾，謀反的事，先聽孔熙先說起，但輕視他是一個小孩子，也就没有在意。現今突然受到指責，纔感到是犯了罪。您現在正以大道輔佐君王，希望使天下没有冤獄。弟死之後，還望你能瞭解我的心。”第二天，武裝人員送范曄到廷尉府究治，范曄入獄後，探聽徐湛之在什麽地方，纔知道此事是湛之告發了。而孔熙先却仰首而談，辭氣不屈，皇上對他的才華很是驚異。派人慰問他說：“以你的才能，却久在集書省不得升遷，按道理說是會有異心的。這是我對不起你啊!”又責備前吏部尚書何尚之說：“讓孔熙先三十歲了還是做個散騎郎的小官，他哪能不成爲叛賊?”

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狥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奸謀，干犯國憲，齏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録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没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絶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絶升躋，覆盆之

熙先在獄中給皇上上書說：“囚犯我是一個猖狂的小人，没有大的見識，徒然曲從個人意氣的小小感慨，而不顧叛逆和忠順這一大節。與二弟休先首先發起奸謀，侵犯了國法，即使是將我切成肉塊剁成肉醬，也無法補償我的罪過。陛下胸懷如日月廣大，度量可包羅大海，此時尚要録用我的一點長處，降下慰問的詔書。這種大恩大德，開初没有想到，即使是在死後也有榮耀，這是自古以來没有哪件事可比得上的。古來有盜馬絶纓的臣子，有懷璧投書的士人，他們的行爲十分低賤，過失也很小，但由於蒙受君王不世的大恩，激發了他們捨身的報效，最終能立功於齊、魏，建勛於秦、楚。囚犯我雖然身陷於逆謀，名

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誡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群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所陳并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

聲氣節都喪失了，然而也稍微有一點慷慨之情，私心傾慕古烈士的遺風。但是墜在崖下的樹木，再也無法登上山頂；潑到地下的水，再也無法收回盆中。還是應當身受刑罰，留給別人以教訓。假若我死後有知，那麼一定對皇上結草相報。然而我還有一點小小的心意，就是不忍辜負往昔的志願，趁這未死之際，稍稍申述一下。自料我生性愛好讀書，尤其心通術數，衹要是自己智力所能達到的，無不窮盡地鑽研，探索其深微之處。查考論證以往的事，有許多得到證實的地方。現在大略地陳述自己的心得，目録如前單獨開列，望皇上暫時不要拋棄，將其存放到中書省。在囚犯我死了以後，或許可以保存下來。這樣我在九泉之下，多少可以彌補自己的罪責。”熙先所陳述的天文占卜情況，圖讖上都預示皇上有骨肉相殘的禍災，其言深沉懇切。

曄在獄，與綜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果得隔壁。遥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曄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憒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

范曄在獄中，開始没有與謝綜、熙先等人關在一起，於是范曄稱自己有病，要求移到考堂關押，想接近謝綜等人。在考堂聽到説話聲音，謝綜等人果然關在隔壁。隔墻而問謝綜説：“當初被收捕時，你懷疑是誰告發的？”謝綜説：“不知道。”范曄説：“就是徐童。”童，徐湛之的小名叫仙童。范曄在獄中寫詩説：“雖然禍與福本來没有先兆，但人生總歸一死。到了注定要死的時候，誰又能拖延一息？今生的一切已可明白，來世如何却茫然不曉。不論好歹都歸於一丘黄土，又何必説什麼是非曲直？也不管是死在東陵之丘，還是埋在首陽山側。雖然不能像嵇生那樣臨刑鼓琴，但總還有夏侯的視死如歸之色。寄語活着的那幫人，這條路上也將有你們的足迹。”

曄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疇昔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顔可以生存。”曄謂衛獄將曰：“惜哉！薶如

范曄本以爲一經入獄，就立即處死，不料皇上對此案深加追究，於是拖了二十天還未處置，范曄覺得又有活下去的希望。獄吏因而戲弄他説：“外面風傳范詹事可能將長期關押。”范曄聽到很是驚喜，而謝綜、熙先譏笑他説：“范詹事以往與我們共事時，無不挽袖怒目。待到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是一世的豪雄。而今天如此紛亂，坐卧不寧，怎麼怕死到如此地步？假如皇上讓你活命，作爲人臣，而對主上圖謀不

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軌，你又有何面目活着？”范曄對守獄將官說：“可惜啊！這樣的人居然被埋没了。”獄將說：“不忠於主上的人，有何可惜。”范曄說：“大將說得對。”

將出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强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别。”綜曰：“别與不别，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顔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别，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曄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曄爲别駕數十聲。曄問曰：“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决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并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及

將赴法場，范曄走在最前面，到監獄門口回顧謝綜說：“今天出門的次序也按官位排列嗎？”謝綜回答說：“賊首應當在先。”一路上歡聲笑語，一下子也不停。到了法場後問謝綜：“行刑的時辰快到了吧？”謝綜說：“看様子不會太久了。”范曄在刑場上吃完了酒飯，又苦勸謝綜吃，謝綜說：“這與病重需要補養不同，何必强迫我吃。”范曄的家屬都到了法場，監刑官說：“要不要相見？”范曄問謝綜：“家人已經來了，總算能見最後一面，你不想與他們暫且告别嗎？”謝綜說：“告别與不告别，又有何意義。家人來了必定號哭，衹能擾亂我的心意。”范曄說：“號哭有什麽關係？剛纔看見親朋故舊在道旁瞻望，也很勝似不見面，所以我想與他們相見。”於是喊家人到面前。他的妻子先下車撫摸兒子，回頭大罵范曄說：“你不爲上百歲的阿婆着想，不感激皇上的恩遇，你自身一死固然不足抵罪，怎能使兒子們也冤枉被殺呢？”范曄衹有尷尬地笑着，説自己罪大惡極罷了。他的生母也哭着對他說：“皇上對你這樣好，你不能感恩戴德，又不體念我年邁，今日叫我怎麽辦啊！”説着用手拍打范曄的頸和面頰，范曄也没有慚愧之色。范曄的妻子勸解說：“他是罪人，阿婆不要惦念他。”隨後妹妹和妓妾們也來作别，此時范曄纔止不住悲痛，淚流滿面，謝綜說：“舅舅大不同於夏侯臨刑時的表現。”范曄也就止淚不哭。謝綜的母親認爲兒子弟弟自陷叛逆，偏偏不出來作别。范曄對謝綜說：“姐姐今天不出來，遠比别人高明。”漸漸范曄有些醉意，他的兒子范藹也醉了，拾起地上的泥土及果皮向范曄擲去，連呼范曄爲“别駕”數十聲。范曄問他：“你恨我嗎？”范藹說：“今天還説什麽恨與不恨呢，不過父子同死，不能不傷感罷了。”范曄常常説人死後没有靈魂，想寫一篇《無鬼論》，到這時寫了一封信給徐湛之，却説什麽“我要在陰間和你打官司”。思想

子藹、遥、叔蔞、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耀，諸所連及，并伏誅。曄時年四十八。曄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吴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還。

的荒謬混亂到了如此地步。他又對别人說："請帶話給何僕射，天下肯定没有佛和鬼魂。假若有神靈，一定要報答你。"朝廷抄没了范曄的家産，他家中的樂器、衣服、玩物都十分珍貴華麗，妓妾們也是盛妝打扮，可是他的母親的住所却十分簡陋，僅有一個裝柴薪的厨房，侄子們冬天没有棉被，叔父也是長年穿單布衣。范曄和他的兒子范藹、范遥、范叔蔞、孔熙先和他的弟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的兒子桂甫、桂甫的兒子白民，謝綜和他的弟弟謝約、以及仲承祖、許耀等人，凡是牽連到了的，都一并被殺。范曄死時四十八歲。范曄的兄弟的兒子中死了父親的以及謝綜的弟弟謝緯，流放到了廣州。范藹的兒子魯連，是吴興昭公主的外孫，請求保全性命，也得流放到遠處，世祖即位後，被召回。

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虚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并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范曄生性精深細密，有新穎的構思，學什麽精什麽，他的衣服器用，都自己重新設計改變式様，社會上的人都效法學習。他撰寫了《和香方》，序文中說："麝香本來有很多避忌，用得過量，必然有害；沉實平易和緩，用上一斤也無妨。零藿性虚燥，詹唐性黏濕。甘粉、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類藥物，在外國都很珍貴，而中原之國并不看重。又，棗膏性昏鈍，甲煎性淺俗，不但無助於增加香味，而且還會使疾病加重。"這一序文中所列舉的藥物，都是用來類比朝中人物："麝香多忌"，比作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作何尚之；"詹唐黏濕"比作沈演之；"棗膏昏鈍"，比作羊玄保；"甲煎淺俗"，比作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比作自己。

曄獄中與諸甥侄書以自序曰：

范曄在獄中給他的外甥和侄兒們寫信來叙述自己，信中說：

>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任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

> 我因狂妄謀叛導致滅亡，再也没有什麽可說的了，你們都應當把我當罪人拋棄。然而自己平生的興趣愛好，還是可以探求的。至於其中的成敗得失，内心的感受，你們可能不全知道。我少年時懶於學習，成器也很晚。快到三十歲，方纔開始有所愛好。從那時以來，慢慢對學習用心，推想這種情况到

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悪，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韵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了老年，也不會停止。讀書學習時，往往有深微的理解，用言語不能盡意表達。我的性格又不喜歡咬文嚼字，探索前人注釋，而且心氣不好，稍微費神思索，就會疲勞煩悶，口才又不流利，因此没有言談的功效。至於在讀書時有了透徹理解的地方，都是自己的心得體會而已。後來寫文章有所進步，但才氣少，文思慢，所以每次動筆寫作，能够成篇的差不多都有不足的地方。常常以作爲文士自耻。文章最怕的是其内容受形式的拘束，往往事盡於形，詞藻變易了情感，語義牽動了主旨，韵律改换了立意。即使有時有作文能手，但大多也不免受此牽累，正好比巧手繪出了圖畫，其中竟使人毫無所得。所以我常説文章是傳達情感的，應當以意爲主，以文詞傳其意。以意爲主，文章的主旨那就必然明確；以文傳意，文章的語言那就不致空泛。這樣纔能放出芬芳的香氣，發出金石一般的聲音。文中的情感趣味，雖是千姿百態的，但婉轉變化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自認爲很能瞭解爲文的規律，也曾經對别人説過，别人大多不能賞識，這是見解不同的緣故。

性别宫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禀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人能够辨别音調的清濁不同，這是自然的道理。觀古今的文人，大多不完全明白這一道理；縱使是對此有所體驗的，也不是從根本上來理解的。我的話都有事實依據，并不是空談。年輕人中，謝莊最有天分，手筆靈活，就是他的文章不受韵律制約的結果。我的思路也很活潑，獨能够配合好難易輕重，我所具備的天分，還没有用完。但是我平日所寫的大多數是公文之類，很少作表達世外的高遠意趣的文章，正以此爲憾，這也是由於無意於博取文名的原因。

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

本來我并未關注史書，正是常感到其艱深而難於理解。後來既作了《後漢書》，因此掌握了頭緒，詳觀了古今的著述以及評論，幾乎很少有滿意的。史家中班固是最享盛名的，但其史作太隨意而無體例，難於分

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清條理。《漢書》文章後面的贊在事理上没有什麽見解，衹有志這一部分還可以推崇罷了。我的《後漢書》，在廣博華贍上恐怕不及《漢書》，然而在條理上未必不如。我的那些傳論，都有精確而深刻的内容，既然應有剪裁之味，所以要簡約其詞句。至於《循吏傳》以下篇章以及《六夷》等篇的序論，筆力縱横奔放，實在是天下的奇作。其中最滿意的，往往不遜於賈誼的《過秦論》等文章。我曾將《後漢書》與班固的《漢書》相比，發現并不僅僅衹是不比它差而已。我想遍作諸志，凡《前漢書》所有的，都要具備。雖然文中記事不必多，但要使人看了文章後有全面的瞭解。又想就所記之事而在文中發表議論，以匡正一個時代的得失，這個想法也還没有全辦到。書中的贊本是我的文章中最傑出的思想，幾乎没有一個字是空談，而且爲文變化無窮，綜合各種體例作法，自己也不知道應如何稱説了。這本書行世之後，將有賞識它的知音。紀、傳中的事例是舉其大略，文中細微之意很多。此書宏大而思致精深，自古以來的史籍未有比得上它的。我怕世人不能全面瞭解這部書，而人們又多半是以古爲貴，以今爲賤的，所以在此任情狂言來自我稱贊罷了。

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絶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虚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我對於音樂，耳聽的功力不如自己手彈，但所精通的又不是雅聲，這是很遺憾的。然而在樂曲的終結處，也就没有什麽區别了。我彈琴時其中的深長的趣味，言語是不能完全表達的，而弦外之蘊意，聲外之聲音，也不知是從何處來的。雖然衹有那麽一些，但其意却無窮。我也曾以此教給别人，但不論是官員或百姓，没有一個人能與我奏的有一點相似之處。這方面也永遠不能傳下去了。我的書法有小小的意思，但筆勢不暢快。其餘的方面也就没有什麽成就，常感到愧對自己的名聲。

曄《自序》并實，故存之。

范曄的《自序》説的却是實話，所以保存下來。

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

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户。"終如晏言。

范藹自幼就愛整潔，衣服上一年四季都没有污迹。死時纔二十歲。

范曄小時，其兄范晏常說："這小子喜歡追名逐利，終究是要敗壞家門的。"最後果然被他說中。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崇説，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史臣曰：古代曾有人說"利令智昏"，利害使人傾敗真是太厲害了。按劉湛的見識才能，確實足以經邦濟世，難道他就不知道弟弟成爲臣子，那麽與兄長之間就是君臣關係；兄長成爲君主，與弟弟就不再是兄弟關係的道理嗎？而義康屢次心懷不軌，圖謀作亂，這與其他逆臣的篡弒行徑又有什麽不同呢？



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

袁　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

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遒艷，縱横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并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疏。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爲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章，請爲諮議參軍。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爲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還爲御史中丞。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是丹陽尹袁豹的小兒子。

袁淑年少時，風度超群。纔幾歲時，伯父袁湛對家中人說："這是個不同尋常的孩子。"長至十幾歲，又受到姑夫王弘的賞識。袁淑讀書并不用心於章節句讀，而是廣泛涉獵，融會貫通。愛好作文，詞采遒勁華麗，縱横奔放，雄辯有力。本州長官委任他爲主簿、著作佐郎和太子舍人等職，他一概辭謝不就。彭城王劉義康命他爲司徒祭酒。義康并不喜愛文章典籍，對袁淑雖然表面上以禮相待，内心情意却甚是疏遠。劉湛是袁淑的姨表兄，想使袁淑依附自己，但是袁淑不把他放在心上，因此關係很不好。因爲久病而免去官職。以後又補衡陽王劉義季的右軍主簿，遷太子洗馬，因爲脚疾没有接受。衛軍臨川王劉義慶一向愛好文章，延請袁淑任諮議參軍。不久，遷爲司徒左西屬。出任宣城太守，入朝補中書侍郎，因爲母親逝世而離職。服喪完畢，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吏部郎。這年秋天，朝廷大舉北伐，袁淑陪侍太祖時不慌不忙地說道："現今皇上應親臨中原，席捲趙、魏，封禪於泰山，目前正是大好時機啊！臣遇上這千載難得的機會，願呈獻《封禪書》一篇。"太祖笑道："封禪是盛德的事，我哪裏能够承當呢？"袁淑出任始興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他剛到王府，始興王劉濬接見時對他說："想不到母舅竟來屈居佐吏。"袁淑回答道："朝廷派遣下官到此，本來就是要爲你王府的聲望增光。"回到朝

廷後任御史中丞。

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岩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燮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鬥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蹴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潞子入患，伊川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躓硋，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痁禍洊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宇衿帶，進必傾覆，河隘扁固，退亦墮滅。所謂栖烏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

當時北朝索虜南下侵犯，已至瓜步。太祖命百官商議防禦之策，袁淑呈上奏議說：

臣聞口能含車的巨獸，離開山林必然斃命；身體能斷流的大魚，離開水流一定乾死。匈奴匪寇，膽大妄爲，急速南侵，犯我京畿，如蟲蟻擁集，聽説已經潰崩。山嶺高廣，可爲天險，江河深遠，如同地限。因此，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緒低落，力量用盡，氣勢受挫，勇力窮竭。即使有不測之事來臨，也不必擔驚，一定能轉危爲安。從前協調治理得當，天下安定，遠方的人也曾臣服，阻止叛逆邪惡，法令律條纔能得以實施。由於將帥指揮不力，所以士卒缺乏鬥志。若能圍殲潰敗的敵人，侵犯者再多也將覆滅；攻擊被動的軍隊，能够一觸即潰。濟水西邊的騎兵雖然强勁，但急於參戰必然驚懼；淮河北岸的士卒雖然經過了訓練，但裝備過於簡陋，其戰必敗。由此而論，旌旗雖整，鬥志不足；刀槍雖亮，軍心不壯。即使是潞子入侵，伊川來擾，也難免於姬姓周風遭亂毀壞，大禹功績被毁滅迹，快馬傳書告知渭陰危急，烽火升空皆報咸陽有警。然而仔細揣摩其虛實，藏匿的實情便明顯了；認真核對其實力，欺詐的怪誕就畢露了。軍隊千里迢迢遠征，山川阻隔重重，首尾難以呼應，隊伍一定會因爲前後分割而處於危逼之地。這正如離開已習慣了的丘陵平地，企圖在湍急的水流中取勝。現今彩虹常現，浮萍始生，土地肥沃，泉水不斷，大地滋潤，溝壑溢滿，虐害再興，草料已盡，米粟難繼，水澤連綿，敵人進犯必然傾覆。河流寬闊，天險堅固，敵軍退兵也將遭滅亡。這正如讓鳥栖息在烈火之上，把魚養在叢棘之中。

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閩城，舊史爲允，棄遠凉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

有人認爲應采用減損江右地區的兵力來充實淮內地區。我認爲前人拯救并控制閩城的歷史經驗是值得借鑒的，而歷史上因凉土遙遠便放棄則是錯誤的。如此遙遠的荒野地

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痍，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算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實慊氓願，履畝以税，既協農和。户競戰心，人含鋭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摧决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

方都不能割捨，何況聯結京城近在京都的地區。一旦幾個州遭到侵犯，全國各地則將被夷爲平地。高山深淵將遭顛覆，百草千木將受摧殘。今日民衆可徵千乘士兵，聚衆則以萬數計算，人力之足數倍於長安，人口之密百倍於臨淄。十人中徵一人爲卒，民衆是心甘情願的，丈量田畝收繳賦税，農民完全願意。户户争着參戰，人人滿懷高昂鬥志。人民都會背着糧食要求隨軍作戰，輕裝上陣，勇敢登城。我認爲應該懸賞金銀鑄造印信，邀請壯實勇士；加重賞酬多加鼓勵，招收衝鋒陷陣的將才；把他們從社會的底層舉薦上來，即使是差役奴隸也可提拔。把焚書劫難中幸存的珍貴書籍賞賜給他們，用相爵酬勞他們。不用很多時間，明智才士將朝賀於宫殿之上，非凡的能人也會立刻來到。

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謡言緡命。宜選敢悍數千，騖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未陣，旌噪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鍛獸讋，冰解霧散，掃洗噍類，漂鹵浮山。如有决罣漏網，逡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徑，兗部勁卒，梗其歸塗。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轊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

北兵貪圖功利而又無所謀略，隨心所欲并且軍紀不整，弄不清正面與背面的順序，搞錯了聚集與分離的時機，這就違背了兵書上最重要的原則，觸犯了兵家最根本的忌諱。而我們人人義憤填膺，個個出謀劃策，自願跟隨作戰，這從民謡中可以看出天意了。應該挑選勇敢强悍的壯士數千人，急行軍，暗隱藏，捲起軍旗，收起盔甲，勒住馬口，士卒銜枚。一旦令旗傳信，立即發動進攻，在清晨就壓住尚未布陣的敵軍。揮動戰旗，高聲吶喊，四處放火，八面擂鼓，在影子還未移動，塵土還未騰起的瞬間，打得敵軍如禽鳥被擊，如獸畜受驚，似冰化解，似霧消散，掃滅殺絶，血流漂起的盾牌堆積如浮起高山。如果還有衝决羅網而逃漏企圖退回窠穴而守者，可命淮水、汝水的戰船阻斷其退路，令兗州勁旅斷其歸途。務必消滅敵軍元首，并將其首級懸於我們的指揮旗下。這樣，敵人將全被殲滅，無一車一卒漏網。於是，忠臣升遷顯威，壯士修整武力，慶功的彩帶連綿相接，凱旋的鞞鼓木柝連聲不斷。

若其僞遁瀛漲，出没無際，

如果敵人僞裝逃遁於大海之上，藉無邊

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貿。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憑城借一，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剿。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凑雲集，蹶亂桑溪之北，摇潰瀚海以南，絶其心根，勿使能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偃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猋舉烟升，青蓋西巡，翠華東幸，經啓州野，舉無遺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後銘。方乃奠沉河，創禮輯策，闡耀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

海洋行動，打着别人的旗號幹事，神出鬼没，遮蔽日月使其無光，山川河谷顛倒變易。恃賴險要的殘卒，依仗山勢的餘黨，以朝廷名義占據險地，憑藉城池作最後挣扎，那麽就應當用威力去包圍他們，乘時機徹底消滅他們。泗水、汴水德才之士如流星疾飛電光閃爍；徐州、阜城整肅之兵似大雨凑攏濃雲聚集。在桑溪以北挫敗亂軍，在瀚海以南掃蕩殘敵，斷絶他們再起的念頭，不使他們死灰復燃。高懸的繩索乾枯了，纔不會有蟲蠹。這樣，抽乾澤中的水抓魚，焚燒山林狩獵，如同大風捲舞小草，朝陽拂去浮霜。然後，慰問安撫承受戰難的幸存者，祭吊悼念蒙受刀槍的陣亡鬼。如此之後，天道又依循原本常規運行，天下太平，王侯西巡，君主東幸，籌劃開發四野，徵集舉用良策而無遺漏，使得高闕邊塞再刻戰功，燕然山上又銘勝績。於是祭奠山川，創制禮儀，收集政策，發揚光大炎帝、昊英帝流傳下來的法則，收集恢復夏朝、商朝存遺下來的經典。

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疏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警赴之急，家緩饋戰之勤，闕閲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采之法，庸未甄敷。若乃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擐盡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慴飛、賁，知窮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睿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説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别其旂章，榮其班禄，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

現今雖然各處招來的士卒英武勇敢，但將領戰術生疏害怕作戰。想是五穀豐登太平多年所致。各地没有應急參戰的緊張感，民間也没有常備戰争的食糧。既缺乏檢視訓導的制度，也疏忽了三軍的修整，况且舉薦選拔的辦法還没有實施。如果在國内各地選拔人才，把那些議論深明確切，敢於衝鋒陷陣爲國獻身，勇武無比願討伐遠方敵人的人才選拔上來；如果光明四照，英俊勇士踴躍而出，心誠感動天地，堅毅穿透金石，豪氣勝過古時英雄，智慧超越前代謀士，明知邪正順逆命運，通曉昏明益損時機，能聚合民衆之心，啓蒙萬物之性，踏上丹墀進入朝廷能陳述良策，登上青蒲作爲近臣會闡發謀略，上可使蒼天滿意，下可止息百姓怨苦，他們完全可以安定民心，治理國家，拯救災難，解除憂患。那麽就應該提拔他們，超越那些受寵貴族，升遷在皇親國戚之上。爲他們樹起旗號，讓他們享用班位俸禄，使他們在外

有個人的榮譽，又有處事的權力。君王應屈降身份，如同當年韓信請廣武君一樣，要擺設壇臺，以禮相迎，一定會有當年齊桓公約盟而成爲盟主那樣的功績，信陵君竊符救趙那樣的勝利。

夷裔暴很，内外侮棄，始附之衆，分莅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涞、繹故典，纏土纓綏，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顧明，痿之思步，動商遄會，功終易感。劫晋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諜，多縱反間，汩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汩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鋭，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岩邑易傾。必府鬲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

夷人雖然横暴凶狠，但内外都受到輕慢不敬，當初附聚的人們，也已分崩離析，鬆散混亂。若以威利誘惑，必定可以分離他們，使臣服者紛紛自行前來歸順。如今涞水、繹山舊的典章制度雖説已除，暗地仍在流傳；瀍水之畔的士大夫雖説已被控制，心中仍存復仇之志。正如盲人但願眼明，肢殘盼望健步，商音振發即有知音相會，功力致極不難感應於人。三家分晋，在於他們善於窺伺時機，保全鄭國實際靠的是好的間諜。使用反間之計，迷惑擾亂對方的思想耳目，在危險出現之前發起進攻，破壞他們的取勝謀術，衝擊他們尚在猜疑的軍隊，迎合他們的厭惡喜好，用統帥的高貴地位去迷亂他們，用分割領土的好處去引誘他們。儘量使用生花妙筆，大展犀利辭鋒。辯説之才大振，再堅固的包圍也可瓦解；征戰羽書急馳，多險要的城池也可攻破。腑膈要地定然土崩，枝幹八方當然瓦解。所以歷史上有燕王中反間之計逐樂毅之悔，項羽中反間計懷疑范增之事。

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圉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内層禁，游息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蠆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罔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算，燭郛之敬，裁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采。

至於説到我的話語簡約，意義深遠，事情雖近，影響廣泛。當年齊國圉養返邦車駕，趙國收養歸國君主，都是盡衆人稱誦的仁道，完成可以辦得到的。我有幸得到信任，出入朝廷，生活在這開明的時代，君王厚待而身體健康，皇恩浩蕩不斷日增，真是難以用話語來贊美這昌盛的國運，褒揚這治國的大法。如今路上還有兵器可見，敵人并没有收起侵略的野心。我這纔思考一些問題，拿出一點可行的辦法。衹是作爲臣子既缺乏顯揚的文采，又難以决死戰場實現壯志。我看都護官的守邊高論，屬國官的軍事謀略，皆有終軍、晁錯慷慨辭風，又有杜

預、耿秉論政氣度，都論及高深的經義，不過還缺乏切合實際的最好方法，未能洞察内裏，衹能算是下策而已。我也爲自己的怯懦愚昧慚愧，難以探討更細緻具體的問題。但我願表露自己的愚見，僅供明主參考采用。

淑憙爲誇誕，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宫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爲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

袁淑喜好虚妄誇張，常常受到人們的嘲笑。始興王劉濬曾經派人贈送三萬錢給他，一夜之後又派人追回，説是所派的人送錯了，想以此來戲弄他。袁淑寫信給劉濬説："袁司直的館僕冒昧寄送此信給上國的宫尹。先前承蒙饋贈錢財，送到敝邑，敝邑小心地敬重侍奉，不敢稍有違忤。我擔憂的是這并非祭天地時所賜的禮物，也不是朝見天子所得到的賞物。想不到大王給我的惠賜竟到如此地步，這把我也搞糊塗了。不料在短時間内大王又發來信函，并派手下人來索取，認爲送錢的人弄錯了，於是追回先前所贈的錢幣。我確實是末學下士，孤陋寡聞，但對這樣的事怎麽能不生疑竇呢？而且我也從前人的記載中聽説過：如果在七年之中，有一次贈送又有一次奪取，即使是義士，也會責難他。何況近在十天之内，爲什麽取捨增減如此匆急呢？衹怕有些諸侯會從這一點來瞭解大國的政績。因此我斗膽説幾句心裏的話。我出身寒微，衹磨煉得清廉節操，喜好高潔正直。由於無邪的緣故，而以貧窮聞名天下，怎會昧心於嗟來之金呢？我的供奉并不豐厚，仍將駕好馬車奉呈璧玉等候您的指示。願聽命於君王之前，做好自己的本分之事。"

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弑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内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及斌并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效節，況憂迫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

袁淑又遷爲太子左衛率。元凶劉劭將殺害父親文帝。這天夜晚正好袁淑當值，二更時分，元凶把袁淑及蕭斌等人叫來，流着淚對他們説："主上聽信讒言，就要加罪於我，廢去我太子之位。我仔細反省，并無過錯，不能受此冤枉。明日一早我要辦大事，望你們一起盡力相助。"袁淑和蕭斌一道説："自古至今無此等弑父之事，請太子三思。"劉劭發怒變了臉色，他的手下人都要動手。蕭斌害怕了，就説："臣以往忝任東宫之臣，事奉殿下，常常想盡忠報效，何況廢黜之憂已迫切到了這種程度，臣就當竭力從命。"袁淑叱責他説："你就這樣認爲殿下果真有此逆

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息之。”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因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賜賵甚厚。

謀嗎？殿下小時候曾得風邪之症，現在也許是舊病復發了。”劉劭更加生氣了，於是問他説：“這事情能否成功？”袁淑説：“殿下身爲太子，處於不受懷疑的地位，何愁不能成功？衹是成功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也就臨頭了。希望殿下立即停止此事。”劉劭手下的人拉住袁淑的上衣説：“這是多麽重大的事，怎麽可以停止下來呢？”劉劭於是賜給袁淑等人騎馬用的褲褶，又要主衣官去取來錦緞，裁下三尺長的一段，從中分裂開，分給蕭斌、袁淑及左右各人，讓他們用來綁縛褲褶。袁淑出宫回到省署，繞床行走，直到四更天纔睡下。劉劭將要出動，已經同蕭斌登車，十分着急地呼唤袁淑。袁淑熟睡在床上起不來。劉劭將車子停在奉化門，再次催促袁淑。袁淑慢慢地起床，走到車後，劉劭要他登車，他不肯上車。劉劭於是命令左右：“殺掉他。”袁淑便被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歲。劉劭奪得帝位，追贈袁淑爲太常，賜給辦喪事的物品十分豐厚。

世祖即位，使顔延之爲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弊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橈，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曰：“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恤，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給稟禄。文集傳於世。

世祖孝武帝劉駿即位後，命顔延之撰寫詔書。詔文説：“輕視自身而重視道義，曾多次聽到這樣的教訓，而在世事衰敝、國家艱危的時候，却很少有這樣的人。如果不是最能深明忠義、堅持正道的人，誰又能捨棄生命來衛護君主、固守臣節呢？原太子左衛率袁淑，文辭優異，思辯博洽，品格堅貞，秉賦誠實。他在受到威脅逼迫最緊切的時刻，心志不屈，顔色不改，嚴辭斥責叛逆，正氣震撼凶黨。雖然叛逆白刃交加，而他寧死不屈。在古代效忠死難的人臣中，没有誰能超過他的。袁淑死節令人嗟傷哀悼，銘記在心。應該加以封贈禮數，永遠旌表宋國的這位忠臣。可贈侍中、太尉，謚號爲忠憲公。”又下詔説：“袁淑以身殉義，忠烈永垂千古。他的遺孤悲痛傷心，特别令人哀矜憐念，當多加賞賜撫恤，以安慰存者和亡靈。”袁淑以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因此由朝廷長期供給錢糧。袁淑有文集流傳於世。

子幾、敳、稜、凝、標。敳，世祖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中丞，

袁淑的兒子有袁幾、袁敳、袁稜、袁凝、袁標。袁敳任世祖步兵校尉。袁凝任太宗世御史中

出爲晉陵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同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淑諸子并早卒。

丞，出任晉陵太守。太宗初年，與各地共同反叛，兵敗投降，朝廷以他補劉湛的冠軍府主簿。袁淑的這幾個兒子都很早死去。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蕣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夭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没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嶮，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吝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史臣曰：天地永恒長久，而人生却大不相同，朝開夕謝的蕣花與早晨的露水都不足以喻指人生的短促。因而一個人的夭亡，是不值一提的。應該放寬心懷，或去或留，不把存亡放在心上。衹是人們因爲死亡畢竟是悠遠的事，而生命對人衹有一次，雖然以天道而言，人生道路艱險，但自己并未遇到，就誤認爲七尺之軀可以長存，百年之壽可以永保了。所以即使握有洪圖而輕視天下，也寧願珍惜寸陰而捨棄尺璧。至於像視道義重於生命的人，光耀空前，真正能做到爲君主犧牲生命，世所罕見。如果没有像袁淑這樣的氣節，即使能載入史册，又有什麽可貴的呢？

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徐湛之　徐逵之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司徒羡之兄孫，吴郡太守佩之弟子也。祖欽之，秘書監。父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爲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并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剋，當即授荆州。休之遣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司徒徐羡之哥哥的孫子，吴郡太守徐佩之弟弟的兒子。祖父徐欽之，曾任秘書監。父親徐逵之，娶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爲振威將軍、彭城和沛二郡太守。當時高祖幾個兒子都還年幼，由於逵之是姻戚至親，將委以重任，想讓他先立戰功。等到征討司馬休之時，命他率領軍隊爲前鋒，把最好的士兵和武器分配給他，一旦征討成功，將立即以荆州授於他管轄。司馬休之派魯宗之的兒子魯軌出擊打敗了逵之，逵之在作戰時被害身亡，追贈中書侍郎。

湛之幼孤，爲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永初三年，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早罹辛苦。外孫湛之，特所鍾愛。且致節之胤，情實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户。"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并以孝謹聞。

湛之自幼喪父，受到高祖憐愛，經常與江夏王劉義恭一道，不離高祖左右，同寢共食。永初三年，下詔書説："永興公主是我家嫡出長女，早年就遭受艱辛勞苦。外孫湛之，特别受到我的喜愛。况且是盡節忠臣的後裔，兼有應加封贈的情理和事實。可封爲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户。"湛之年紀纔幾歲時，同弟弟淳之一起乘一牛車出行，牛奔跑起來，車子毁壞，左右侍從馳馬趕來援救。湛之命令衆人先救弟弟，衆人都感嘆他年紀雖小却很有見識。長大之後，更是涉獵文章義理，正確對待自己的地位。侍奉祖母和母親，都以孝敬恭謹聞名。

元嘉二年，除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并不就。六年，東宫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徙黄

元嘉二年，授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都未就任。六年，東宫開始建立時，湛之初次出仕，補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升奮威將軍、南彭城和沛二郡太守，改爲黄門侍郎。當時祖母年

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軍，遷秘書監，領右軍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驍騎如故。

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太祖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内，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往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見太祖，因號哭下床，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

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産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无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并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棋，官至秘書監。

老，以不能在朝值宿爲由辭職不受。再授二郡，加輔國將軍，升秘書監，領右軍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再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之職不變。

會稽公主是嫡出長女，受到太祖的尊重，家事不論大小，一定請示公主後再辦。西征謝晦時，派公主留住在臺内，總管六宮事務。公主偶有不滿意之處，便號哭起來，皇上很怕她。起初，高祖微賤時，家中極其貧窮鄙陋，曾經親自到新洲去割蘆荻，身上穿的納布衫襖等衣服，都是敬皇后親手縫製，高祖顯貴後，把這些衣服交付公主，説："後代子孫如果有驕傲奢侈不節儉的人，可以拿這些衣服給他看。"湛之受到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的喜愛，與劉湛等人十分相好，等到劉湛獲罪，事情牽連到湛之，太祖大怒，將處以死刑。湛之憂慮害怕，没有辦法，將此事告知公主。公主當天進宫，一見到太祖，便號哭着下了坐床，不再行臣妾的禮節，把錦囊裝着的高祖納布衣服，丢在地上給太祖看，説："你家本來貧賤，這是我母親爲你父親縫製的這件納布衣服。今日有了一頓飽飯吃，便要殘害我的兒子！"太祖也號哭起來，湛之由此而得保全性命。湛之升中護軍，没有拜受，又升太子詹事，不久，又加侍中。

湛之善寫書信，文辭流暢優美。他作爲貴戚豪家，産業十分豐厚，家中屋舍樓閣園林池塘，無官職的王公貴族没有哪一家能比得上。藝伎歌舞美妙動人，在當時首屈一指。門生有一千多人，都是三吴富貴人家的子弟，容貌風度端莊妍美，衣着服飾鮮艷華麗。每當湛之外出游玩，道路上、巷子裏都擠滿了人。逢到天下雨時，道路泥濘，就全部用副車來裝載。太祖嫌他奢侈放縱，時常勸説這些事情。當時安成公何勗，是何无忌的兒子，臨汝公孟靈休，是孟昶的兒子，都各自矜耀奢侈豪華，與湛之以菜肴膳食、器玩服飾、車輛馬匹相互競賽。京城因此流傳俗語説："安成家的飲食，臨汝家的服飾。"而湛之兼何、孟兩家飲食服飾奢華之美。何勗官至侍中，

湛之還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曄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乃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

賊臣范曄、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静尼宣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唇齒，備於鞫對。伏尋仲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奸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群凶收禽，各有所列，曄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奸意，報示天文。末云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曄，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爲目。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統，齎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没，首尾乖互，自爲矛楯。即臣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證，銜臣糾告，并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規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逾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

追謚荒公。孟靈休善彈琴下棋，官至秘書監。

湛之升爲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因爲公主亡故，没有接受。葬禮過後，再授前職，湛之上表堅决辭却，又到廷尉處接受不遵聖命的罪罰，太祖下詔獄官不予審理。湛之然後遵命就職，但仍堅决辭去常侍一職，太祖同意了。元嘉二十二年，范曄等人陰謀叛逆，湛之在初始時與范曄等同謀，後來他又揭發了這件事，但他所揭發的内容大都不詳盡，受到范曄等人供辭的牽連，於是他去廷尉處認罪，太祖撫慰他一番，令他回郡任職。湛之上表説：

賊臣范曄、孔熙先等人，勾結起來陰謀叛逆，法静尼往還傳達，與大將軍臣劉義康共相唇齒，作好應對的準備。下臣尋思仲承祖初始傳達熙先等人意圖時，便已顯示出奸邪叛逆情狀。而臣下我以兒女近情，不識大體，在皇上最初得知此事時，不去指斥叛逆，紙筆所寫，更是含糊簡略，實在是由於謀反計謀已經表現出來，叛逆之事敗露了，又仰受皇上慈恩，不加以追究，所以言語遲疑，不敢細細陳述，但衷情真心無一隱瞞，已昭然若揭，上天可鑒。等到群凶被擒，各有陳述辯白，范曄等人的供辭，多有誣陷誹謗；承祖醜話，更是混亂。説臣下我與義康早就有密約，身在朝廷任職，約定謀逆日期，暗地私通反叛之意，報知天文之象。末後又説熙先以懸指必同來欺騙范曄，有時稱贊他的智勇，有時又以爲他愚懦，贊美他的忠誠可察之後，又害怕他一旦行動必定致禍。種種詭詐虚妄，自相背理，事端列舉不少，却尋究不出原委，傳遞的消息，查不出來源，所要追究的人又已經死去，首尾抵觸，自相矛盾。就用臣下誘供之辭作爲初始謀反的證據，逼臣被告，埋怨指斥，亂吐狂言，必定構成陷害。下臣自我反省，認爲這也是有原因的。當時義康纔去南方，敕令臣下入府相伴解悶，早晚相見，已有十多天。他們謀逆企圖已定，雖然還不外露，怨恨神色和反叛心意還是在容貌和言談中流露了出

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距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而不答，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慺慺丹實，具如此啓。至於法静所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即以聞。雖晨光幽燭，曲昭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哀惶失守。

來。義康曾送臣下利刃，期待臣待機而動，臣下苦苦諫勸，反而疏臣更遠。臣以爲是怨憤所致，不至於謀反，不足憂慮，於是放鬆警惕，以爲懼怕祇是虛妄之念而已。現在反復思量，實在是自己愚心所致，并不是接受反叛，相互庇護藏匿。又有爲范曄申述情由，消除中間隔閡的遺憾，向蕭思話致思念之情，恨姻親之意没能實現，説是僥幸之事，也没宣揚出去。陛下重視天倫，名揚四海，仁慈寬弘，親治國事，政理皆通。過去臣下又蒙恩垂憐關顧，不容自絶於世。詩文書信，時時相互往來，有時言少意豐，旨深文淺，言辭之間，往往難以揣測。下臣經常懼怕新異之事，所以都略而不答，祇是心中决無邪惡悖理的念頭，因此也不會有一點自嫌。恭敬赤誠之心，全都表達在此。至於法静所傳的事情，以及熙先等人的圖謀，下臣知道得很晚，見通告的那天，纔瞭解實情。雖然晨光暗燭，却詳盡獲悉事件真相，以正義制裁逆賊，决不讓他們逃脱懲罰。下臣自縛己身來到宫殿北門，向司寇請罪，皇天寬懷，對下臣不加以追究，皇上聖旨頻頻降下，使者來來往往，沐浴浩蕩皇恩，心中哀傷惶恐，不能自持。

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况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暗於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群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仇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駑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劍爲易。而靦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厚顔何地，可以自處。乞蒙隳放，伏待鈇鑕。

下臣罪孽積深，自尋嚴刑酷罰，早應遭世人遺棄，永不再生爲人。况且牽涉叛逆圖謀，忠孝頓時失缺。原以爲自己善於料事，可明哲保身，却是愚昧淺陋，在禍害萌發時一無所知。衆官不明白下臣的真心，百姓説下臣是叛逆同夥，朝野側目鄙視，衆人議論紛紛，祇聽信仇敵言辭，不再稍看臣申辯的事實。臣即使是愚蠢卑下，也并非似木石無情，難道還不知道人因蒙醜在世難，不如自盡求死易嗎？然而面帶愧色苟活人世，忍耐地度過餘生，實在不是爲了苟且吝惜小命，藉以延長殘喘時日，而確是爲了背負罪孽如灰漸滅，遺留下自己的過錯告誡後來者，抓住這生存之時，爲自己稍作表白陳述。期待一片忠誠赤心，一旦昭然明白於世，即使葬

身草土，九泉之下也無遺恨。顯居高官，却玷污朝廷，哪有臉面爲人，應受到懲處。乞求蒙恩懲罰，臣願受刀斧極刑。

上優詔不許。

皇上恩賜寬赦降詔不許處罰。

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并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艷，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置佐，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兄弟率部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元嘉二十四年，服喪期滿，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朝爲前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善於治理政事，恩威并行。廣陵城原有一座高樓，湛之再加以修飾整治，登樓可以南望鍾山。城北有池澤，水中魚草等物生長肥美。湛之又建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樹緑竹枝繁葉茂，花木藥草培植成行。他招集文士，極盡游玩觀賞的樂趣，成爲一時的盛事。當時有僧徒釋惠休，擅長作文，文辭華麗綺艷，湛之與他十分相投。後來世祖命他還俗。釋惠休本姓湯，官位做到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又進京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將軍之銜不變。二十七年，索虜侵至瓜步，湛之統領士卒設置佐史，與皇太子分兵把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兄弟率部隊歸順，魯爽兄弟是魯軌的兒子。湛之認爲皇上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對他們嘉獎容納，不敢報復父輩的個人仇怨。湛之請求退職家居，皇上不同意。

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書令敷奏出内，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并奏免官，詔曰："令僕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兹疑執，特無所問，時詳正之。"乃使湛之與尚之并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曄誅，炳之免，演之、瑀之并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并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

湛之轉任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當時尚書令何尚之因爲湛之是國戚，深受皇上信任禮遇，想把事務推給湛之。所以凡是公文訴狀，自己一概不加料理。湛之也根據《職官記》和令文中有關職權的規定：尚書令出入陳奏，没有一件事不管，在尚書令缺員時，則由僕射總管。於是又把政事歸於何尚之，兩人互相推諉。御史中丞袁淑上奏，請求同時免去二人官職。皇上下詔説："尚書令與尚書僕射是處理政事的重職，如果不能共同求得把政事辦妥，反而互相推諉，對他們的糾彈是對的。但過去關於兩者職權的規定有殘缺矛盾之處，所以纔造成這一問題的不明和争執，因此無須追究，及時審查改正它。"於是命令湛之與尚之共同受理公文辭狀。尚之雖然還是尚書令，但朝中政事全歸湛之處理。以前，劉湛伏罪被殺，殷景仁亡故，太祖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人，後來又有江湛、何瑀之，范曄被殺，炳之免官，演之、瑀之二人一起亡故，到這

時，江湛任吏部尚書，與湛之并居要職，世人稱之爲江、徐。

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并爲上所愛，而鑠妃即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决。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弒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户，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世祖即位，追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户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廪。

太祖每當生病，湛之便入宫服侍醫藥。劉劭、劉濬二凶巫蠱之事敗露，皇上想要廢去太子劉劭，賜劉濬死。但世祖當時不受寵愛，所以多次出鎮外藩，不准在京城停留。南平王劉鑠、建平王劉宏都受皇上寵愛，而劉鑠的妃子是江湛的妹妹，因此江湛勸皇上立劉鑠爲太子。元嘉末年，太祖徵召劉鑠從壽陽進京入朝，到了後，太祖又改變主意，打算立劉宏，但又嫌立他次序不當，所以商議很久，决定不下。太祖與湛之屏退左右共同談論，有時連日連夜。每當夜晚談論時，常使湛之親自拿着燈燭，繞着四壁檢查巡行，擔心有竊聽的人。在劉劭入宫弒君的當天夜裏，太祖與湛之屏退左右交談，直到天明，還未熄滅燈燭。湛之驚變而起，奔向北門，還未及開門，就被殺害了。時年四十四歲。世祖即位，追贈湛之爲司空，加散騎常侍，原來的官位不變，謚號爲忠烈公。又下詔書説："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家庭苦難沉重，遺留的孤兒寄住他方，思憶以前的事情，深感悲痛。可讓他們回來，住在自己的家裏，多多加以撫恤賞賜。"於是，三家都長期享受到朝廷供給錢糧的待遇。

三子：聿之、謙之，爲元凶所殺。恒之嗣侯，尚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子。聿之子孝嗣紹封，齊受禪，國除。

湛之有三個兒子：聿之和謙之被元凶劉劭殺害。恒之承繼侯爵，娶太祖第十五個女兒南陽公主，早亡，無子。聿之的兒子孝嗣承繼封爵，蕭齊代宋後，封爵被廢除。

江湛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喪以孝聞。愛好文義，喜彈棋鼓琴，兼明算術。初爲著作佐郎，遷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軍功曹，復爲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内史，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隨王誕爲北中郎將、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江夷的兒子。居喪期間因孝行而聞名。愛好文章義理，喜歡彈棋鼓琴，又精通算術。起初爲著作佐郎，升彭城王劉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劉義宣左軍功曹，再任劉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替兒子向江湛請求娶其妹，江湛不同意。劉義康下命令，他也不服從。當時人們都敬重他有志氣。劉義康想把他請來朝夕相處，江湛堅持要求出任外職，於是任他爲武陵内史，回京後任司徒從事中郎，升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隨王劉誕任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時，

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悉委之。

委任江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把所有政事都委托他處理。

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及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核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

元嘉二十五年，徵召江湛爲侍中，將朝廷機密之事委任於他，領本州大中正，升左衛將軍。當時改選學校的官職，以太尉江夏王劉義恭領國子祭酒，江湛和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爲吏部尚書。他的家境十分貧寒簡樸，却不圖謀錢財利禄，常有許多饋贈送來，他一件也不收受，家中没有兩套衣服和多餘的糧食。有一次皇上召見他，正碰上他清洗所穿的衣服，祇得稱病一天，衣服曬乾後再赴召。牛餓了，駕車的人來要草料，江湛很久纔説："給牛飲水吧。"他任吏部尚書時選用官員，有不少人譏諷他過於苛刻，但他公平無私，不接受人家的請托求告，評論他的人也因此而稱贊他。

上大舉北伐，舉朝爲不可，唯湛贊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并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厄，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燕集，未嘗命湛。常謂上曰："江湛佞人，不宜親也。"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

皇上大舉北伐時，滿朝官員都表示反對，祇有江湛贊成。索虜侵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隊到長江，朝廷命江湛兼任領軍之職，軍中事務的處理，全都交付於他。北虜派來使者求婚，皇上召太子劉劭以下大臣們一起商議。衆人都説應該許婚，江湛却説："戎狄不講信用，許婚没有好處。"劉劭大怒，對江湛説道："現在三王處於困厄之中，怎能不負責地堅持自己不同的意見?"語氣臉色十分嚴厲。會議結束後，衆人都出去，劉劭命衛士和隨從推撞江湛，幾乎推倒在地。劉劭又對皇上説："北伐失敗受辱，好幾個州淪入敵手，祇有殺了江湛，纔可以向天下人謝罪。"皇上説："北伐本是我的主意，江湛祇是不反對罷了。"此後劉劭舉行宴飲聚會，不叫江湛參加。常對皇上説："江湛是奸佞小人，不宜和他親近。"皇上於是爲劉劭的長子偉之聘娶江湛第三個女兒，想以此來使二人和解。

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噪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士即殺舍吏，乃得湛。湛據窗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憼、愻、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

皇上將要廢黜劉劭，改立太子，命江湛草擬詔書。劉劭入宮弑父時，江湛正在尚書省值夜班，他聽到叫嚷的聲音，就躲藏在旁邊小屋裏。劉劭派人去搜捕他，舍吏哄騙説："不在此處。"兵士當時殺了舍吏，於是捉到江湛。江湛靠着窗子被殺害，意氣神色不屈不撓。當時四十六歲。江湛有五個兒子：江恁、江恕、江憼、江愻、江

日，所眠床忽有數升血。世祖即位，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簡公。

法壽，都被殺害。先前，江湛家好幾次出現怪異之事，遇害前幾日，在他的睡床上忽然有幾升血。世祖即位，追贈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原來的官位不變，謚號爲忠簡公。

長子恁，尚太祖第九女淮陽長公主，爲著作佐郎。

長子江恁，娶太祖第九個女兒淮陽長公主，任著作佐郎。

王僧綽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禄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劉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秘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并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虚自退若此。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禄大夫王曇首的兒子。從小就有大器必成的風度，二十歲時，衆人以治國之才稱贊他。他好學又有思想，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十三歲時，太祖引見他，下拜時便哽咽流涕，皇上也忍不住悲傷。承襲其父封爵豫寧縣侯，娶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起初爲江夏王劉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秘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升尚書吏部郎，參與掌管吏部銓叙授官事務。他考察識别不同流品，熟悉把握各類人物，舉薦選拔有才能的人，都恰如其分。二十八年，升侍中，職掌機密。僧綽性格深沉，有才幹氣度，不因爲自己有才能而傲視别人。先前，他的父親曇首與王華同受太祖的信任。王華的兒子王嗣，才能既低劣，職位也很輕微。僧綽曾對中書侍郎蔡興宗説："我的名位本應與新建同等，我到今日能超過他，是由於我和王室有姻戚關係纔獲得的。"新建，是王嗣的封爵。待到任侍中時，纔二十九歲。始興王劉濬曾經問他的年紀，僧綽自己也嫌過早顯達，猶豫了很久纔回答出來，他就是這樣謙虚自讓。

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托，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吴郡及廣州，上并不許。

元嘉末年，太祖常常考慮到自己死後的安排，認爲僧綽年輕有爲，正想將重任托付於他，因而朝廷政事不論大小，都讓他參預。他的堂兄王微，是個清高耿直之士，擔心他名位太盛，勸他自求貶退。僧綽於是請求外任吴郡和廣州，皇上都不准許。

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宫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

正逢劉劭、劉濬二凶巫蠱之事泄露，太祖曾先單獨召見僧綽，詳盡地告訴了他。待到將要廢原太子劉劭立新太子時，命他尋查前朝舊典作爲依據。劉劭在東宫夜中犒勞將士，僧綽秘密地將

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决。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吴、越之善没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此事禀告太祖，太祖又令他撰寫漢、魏以來廢黜諸王的歷史舊事。撰寫完畢，送給江湛、徐湛之閲讀。湛之想要立隨王劉誕，江湛想要立南平王劉鑠，太祖想要立建平王劉宏，議論很久，决定不了。劉誕的妃子就是湛之的女兒，劉鑠的妃子則是江湛的妹妹。太祖對僧綽説："各人都爲自身的利益打算，就没有與國家同憂的人。"僧綽説："建立太子一事，還請聖上决斷。臣認爲衹宜迅速决斷，不可拖延時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希望聖上能從公義出發而割捨私恩，略去那些小不忍，如果做不到的話，那就對太子像當初一樣地胸懷坦蕩，用不着如此議論不决。淮南王劉安説：'把石頭投入水中，吴、越中善於潛水的人還是能取到石頭。'這件事雖然機密，也容易被宣揚出去，爲人所知，不可讓禍難發生於意料之外，受到後人的譏笑。"太祖説："你可説是能决斷大事。但是這事情重大，不能不仔細地考慮再三。况且太子府中吏役開始走散，人們會説我不再有作父親的慈愛。"僧綽説："臣擔心千載之後，人們説陛下衹能制裁弟弟，不能制裁兒子。"太祖聽了，默然無語。江湛當時也在皇上座旁，兩人出了閤門，江湛對僧綽説："你剛纔所説的話，恐怕過於急切直率了。"僧綽説："弟也對你不能直率進言感到遺憾。"

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嘆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頃之，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愍侯。

等到劉劭弑君篡位，江湛在尚書省值班，聞知有變，嘆息説："不聽從僧綽的話，以至於到了這種地步。"劉劭篡位後，僧綽轉爲吏部尚書，以政事重任相委，這些事記載在《二凶傳》中。不久，劉劭搜檢太祖巾箱和江湛家中書疏，發現了僧綽有關太子犒勞將士和廢諸王事的奏啓，於是搜捕僧綽并且殺了他，時年三十一歲。劉劭因此傾陷住在京城北面的諸王侯，認爲他們與僧綽一道都懷有異心，并且殺了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人。世祖即位，追贈僧綽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愍侯。

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吴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悦宅，又爲章武王

先前，太社西面有一片空地，東吴時丁奉在此建宅，孫晧流放了丁奉全家。東晋初年，是周顗、蘇峻的住宅，後來又成爲袁悦的住宅，再後

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

是章武王司馬秀家宅，這些人都以凶禍告終。後來宅院給了臧燾，也遇到了喪禍，所以人們稱它爲凶地。僧綽常常自居爲正直豁達的人，認爲住宅無所謂吉凶，向朝廷申請作爲自己的府第。屋舍剛剛建成，還没有來得及搬進去就遭到殺身之禍。

子儉嗣，昇明末，爲齊國尚書右僕射。

兒子王儉承襲封爵，昇明末年，任齊國尚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釁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災隙内兆，邪蠱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請熊，非無前釁，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璧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綢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宫車晏駕。二臣并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胙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史臣曰：宋氏的家難也太深重了，仇恨禍患所至，竟是在親誼和地位兩方面都達到極點。雖然以子弑父、以臣弑君又一次傾滅天道，但父子君臣之間并不是産生嫌怨的途徑，而災禍的苗頭雖是内顯，邪蠱却從外興起。人倫天性既然已經背離，愛敬之心也就一同罄盡，探雀請熊，并非没有先前的仇隙，猜疑防範的辦法又有什麽用呢？世祖年輕輕浮躁動，平素也得不到皇上寵愛，多次出任邊遠外郡，從來不曾居中樞要職。立太子之事至關重大，如果由自己的喜愛而定，那麽臣下與君王都會猶豫不定，事情也就不能早有決斷。假使以長子繼承帝業，立長而不立賢，那麽暗中的禍患自然消除，危機也可以免除。先聖先哲的訓示，難道是欺騙我們嗎？當年山濤舉薦羊祜爲太子太傅，是想以死後的事委托於他，可是羊公壽命不長。太祖之心對僧綽情意殷勤，將把國家政事重任委托於他，但皇上崩逝。這兩位大臣都以道德的謙虚冲和，在晋、宋兩代負有高名。他們的年紀都未到中年，在有爲之時而未能建功立業，可惜呀！

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

南平穆王鑠　建平宣簡王宏　晋熙王昶　始安王休仁　晋平剌王休祐
鄱陽哀王休業　臨慶冲王休倩　新野懷王夷父　巴陵哀王休若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吴淑儀生南平王鑠，高修儀生廬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晋熙王昶，江修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修儀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晋平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顔美人生臨慶冲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别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文帝有十九個兒子：元皇后生劉劭，潘淑妃生劉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吴淑儀生南平王劉鑠，高修儀生廬陵昭王劉紹，殷修華生竟陵王劉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劉宏，陳修容生東海王劉禕，謝容華生晋熙王劉昶，江修儀生武昌王劉渾，沈婕妤生明帝，楊修儀生建安王劉休仁，邢美人生晋平王劉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劉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劉休業，顔美人生臨慶冲王劉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劉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劉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劉休若。劉劭、劉濬、劉誕、劉禕、劉渾、劉休茂、劉休範另外有傳。劉紹過繼給廬陵孝獻王劉義真。

南平穆王劉鑠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

南平穆王劉鑠字休玄，是文帝第四個兒子。

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略，乃罷南豫并壽陽，即以鑠爲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

元嘉十七年，劉鑠被任爲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没有到鎮所，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當時太祖正從事對外征討，於是撤除南豫，并入壽陽，即任劉鑠爲豫州刺史，不久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爵號平西將軍，他推辭不拜受。

索虜大帥託跋燾南侵陳、潁，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内，飛矢雨下，城中負户以汲。又毁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内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肉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墻而戰，賊之死者，尸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鋭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

北魏大帥託跋燾南下侵犯陳州、潁州，於是圍困汝南懸瓠城，代理汝南太守陳憲率衆保衛懸瓠城，固守待援，賊寇日夜圍攻，陳憲一邊守衛，一邊交戰，箭矢飛石來往不停。北魏大量建造高樓，從樓上面用弩向城内射箭，飛矢如雨而下，城中的人背負門板去汲水。北魏又毁壞佛像，取金像製成大鉤，安置在衝車的頂端，用來牽拉城樓上的矮墻。城内有一僧徒，心計十分機巧，常常設巧計奇謀對付敵人的進攻。賊虜又製造許多蝦蟆車來填塞溝塹，肉搏攻城，陳憲督率激勵將士，堅守女墻而戰，賊虜中戰死者的尸體堆得如城墻一樣高。於是後繼的又踩着尸體登上城頭，短兵相接，陳憲鋭氣更加奮發，戰士們個個以一當百，殺死殺傷的人數以萬計，汝水因此堵塞不流。攻守相持四十多天，劉鑠派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援陳憲，北魏燒毁攻城器具退走了。

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并出師。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到坦之出上蔡，向長社，長社戍主魯爽委城奔走。既克長社，遣幢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僞豫州刺史僕蘭於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大索，滎陽民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即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宜勤庫仁真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徑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脅壽陽，因東過與燾會於江上。

元嘉二十七年，朝廷大規模北伐，各藩國一同出兵。劉鑠派中兵參軍胡盛之率軍開赴汝南，到坦之開赴上蔡，進軍長社，長社守將魯爽棄城逃走。攻下長社後，又派幢主王陽兒、張略等人進駐小索。北魏豫州刺史僕蘭在大索率步騎二千人攻打王陽兒，陽兒出擊，大敗敵軍。到坦之等部進軍大索。滎陽民衆鄭德玄、張和各自起義來響應到坦之。僕蘭逃向虎牢。正好王陽兒等部來到，當即占據大索，向虎牢進攻，劉鑠又派安蠻司馬劉康祖爲坦之後援。北魏永昌王宜勤庫仁真救援虎牢，坦之兵敗撤退。北魏乘勝直進，在尉氏津遇到劉康祖，康祖戰敗被殺。賊虜進軍威脅壽陽，於是向東與託跋燾在長江上會師。

二十八年夏，虜荆州刺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吴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南兖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京師。上以兖土凋荒，罷南兖并南徐州，當别置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鑠。既而改授

元嘉二十八年夏，北魏荆州刺史魯爽以及弟弟魯秀等人率部屬到劉鑠處歸順。這年七月，劉鑠生母吴淑儀去世，劉鑠回到京城，安葬完畢，回到駐地，再任原職。當時江夏王劉義恭領南兖州刺史，鎮守盱眙。因爲母治喪，回轉京城。皇上因爲兖州土地荒蕪，撤銷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將另外設立淮南都督駐扎盱眙，開荒屯田，以便接應遠近的軍隊，想把此職授於劉鑠。不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頭。

元凶弑立，以爲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入討，劭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劭還立南兖，以鑠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腹心防之。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餘如故。劭迎蔣侯神於宫内，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宫，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即伏法，上迎鑠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

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爲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内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

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黄門郎。敬淵初封南安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宫，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王。追贈敬淵黄門侍郎，謚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産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晋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久，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守衛石頭。

劉劭弑君篡位自立，以劉鑠爲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官職不變。世祖進兵京城討伐，劉劭駐兵京城，派劉鑠巡視撫勞士卒。劉劭又恢復南兖州，任命劉鑠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常侍之職不變。柳元景到新亭，劉劭親自進攻他，挾持劉鑠跟隨自己。江夏王劉義恭南逃後，劉劭派劉鑠守東府，命心腹人提防他。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其他職務不變。劉劭將蔣侯神位迎入宫中，書寫世祖年庚姓名，作爲妖邪鎮壓，祈求鬼神相助，僞授他位號，命劉鑠撰造策文。等到義軍入宫，劉鑠與劉濬都歸順世祖，劉濬即刻伏法被殺，皇上迎接劉鑠入軍營。當時他在慌亂中丢失國璽，亂事平息之後，又重新鑄造給他。進侍中、司空，率領軍隊設置佐史，因在國喪期間，他辭去侍中一職。

劉鑠一直不推重侍奉世祖，又受到劉劭的信任重用，世祖便將毒藥放在食物中將劉鑠殺害，死時年僅二十三歲，追贈侍中、司徒。

劉鑠有三個兒子：劉敬猷、劉敬淵、劉敬先。敬猷承繼封爵，官至黄門郎。敬淵初始封爲南安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過繼給廬陵王劉紹。前廢帝景和年末，廢帝召劉鑠妃子江氏入宫，命左右在自己面前逼迫她，江氏不肯從命。廢帝説："如果你不從命，將殺你的三個兒子。"江氏仍然不肯。於是派人到她家中殺了敬猷、敬淵、敬先，鞭打江氏一百下。當晚，廢帝自己也死了。太宗繼位，追贈敬猷爲侍中，謚號爲懷王。追贈敬淵爲黄門侍郎，謚號爲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個兒子臨賀王子産字孝仁爲南平王，過繼爲劉鑠後代，没有拜受，被殺死。泰始五年，立晋平王劉休祐第七個兒子劉宣曜爲南平王承繼劉鑠。劉休祐死，劉宣曜封爵被廢除仍回自己家。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劉嶷第二個兒子劉伯玉爲南平王承繼劉鑠，後來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因謀反受誅，封國廢除。

建平宣簡王劉宏　劉景素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

建平宣簡王劉宏字休度，是文帝第七個兒子。早年喪母。

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户。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爲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爲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録宏殿内。世祖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質爲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門。

元嘉二十一年，劉宏十一歲，封爲建平王，食邑二千户。少年時嫻静純樸，十分喜好讀書。太祖特别寵愛他，爲他在鷄籠山建了一座宅第，極盡山水之美。建平封國的職位比别的王侯封國高一級。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朝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召入京城爲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劉劭弒君篡位自立，任命劉宏爲左將軍、丹陽尹。又任他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進京討逆，劉劭將劉宏抓進殿内。世祖先前曾給劉宏一手板，劉宏派親信周法道帶了手板謁見世祖。亂事平定後，任命劉宏爲尚書左僕射，派他奉迎太后，回來後又加中軍將軍，中書監，僕射之職不變。臧質反叛時，劉宏帶衛士五十人進入臺城六門守衛。

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

劉宏爲人謙儉謹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皇上很信任他，依靠他。當時皇上對百官直言進諫全加以責備，劉宏呈上奏議説：

> 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貴游而弛榷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内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奬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采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讋。

> 臣聽説建國的辦法都是不同的，興王的政治也是不一樣的。至於敞開言路，國家纔能安寧；堵住言路，天下自取禍災，這本是先前的君王們共同的經驗，也是後來君主應遵循的共同法則。秦朝、殷朝之所以敗亡，是他們用武力制止了種種言路；周朝、漢朝之所以興盛，是他們讓人們可以大講指責和勸諫他們的話。陛下德行至高，如神降臨，全身心治理國家，宣揚儒家禮儀，推崇寬容教化，不忍刑法，撤除嚴刑，表彰忠誠的行爲，稱贊貞節的人們，徵召處士，尋求賢能，整治官職不稱的官，表彰該奬未奬的人，撤去君王專用膳食，重視農事民食，約束無職貴族，放鬆酒業税賦，疏通高山河澤，治理水陸樞紐，這本是海内稱道天下皆曉的美德。現在又敞開無所忌諱的言路，奬勵敢於直言的人士，四海仰慕風操，普天慶幸至甚。承蒙皇上采問，臣怎敢不全心全

意，恭謹陳述鄙見，置陳如下。辭理不通錯謬，臣下誠惶誠恐。

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愼。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禄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虚尸榮禄。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貌疏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爲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鋭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弮效争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膚知，追懼乖謬。

用兵之道，自古以來十分謹慎。剛剛打完仗，兵器尚未收集，就應作好新的戰備，但是兵卒既不常加演習，也不早練。而且，軍隊的官員也大多没有軍事才能，有的是由於資歷深厚空加上去的，有的是因爲俸禄薄少而兼領的，有的是受權門寵愛以私恩授官，全無領兵打仗的本領，空占官職，白受榮禄。到邊城烽火舉起，緊急戰書傳來時，期望這樣的人身穿盔甲領兵出戰立功邊疆，如同緣木求魚，不可能獲得勝利的呀。常言道，當戰火燒到身邊纔去調動兵馬，都是倉促迎戰，驅趕臨時湊合的士卒，歸屬胡亂指揮的將領，軍容不整，軍心不齊，如同胡人、越人混湊一堆，怎能使他們共同奮力去解除危險救援受難的人？所以軍士争相敗逃，全軍覆滅當然是必然的了。現在要改選將領，都應是可勝任的人，分臺拜將，分别給以配給，領軍、護軍，統率各部。要讓他們愛護體恤士卒，使得恩惠和真誠戰前就銘於心中；農閑時操練隊伍，以熟練自己的軍事；再三地發布命令和告誡，以統一士卒的心志，使他們的行動合乎規範，進退服從命令，然後養精蓄鋭，觀察時機，伺機而動，摧毁强大的敵人，把來犯者趕出國土。孫子説："把士卒看作自己的兒子，纔可以同他們一起出生入死。"以像拉開的弓箭盡力争先的心志，去完成哪怕是吮吸疽癰也一定要乾净的命令，怎不會使恩惠顯著的軍隊士卒捨生忘死，命令果斷的軍隊士卒全力以赴？反省自己的思想行爲，願爲國家出力，在這裏妄陳淺薄之見，心中惶恐，定有謬誤。

轉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號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如故。

劉宏轉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將軍之位不變，皇上賜給鼓吹一部，不久進號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二職不變。

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

劉宏年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病發，請求解除尚書令一職，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中書監之職不變。未及拜受，就在這年亡

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司徒，中書監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靈，自爲墓志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顔竣詔曰：“宏夙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内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游娱，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拆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户，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

故，時年二十五歲。追贈侍中、司徒，中書監不變，賜給班劍武士二十人。皇上悲傷悼念非同尋常，每當初一和十五，總要出宮到劉宏靈前祭吊，親自爲他撰寫了墓志銘并序。在給東揚州刺史顔竣的詔書中説道：“劉宏早就傾心於品德學識的修養，一向致力於政績的美盛，雖然年紀還不到壯年，但他的意願主張都得到實現。衹説是天道本可以倚仗，輔助仁政就没有災害，雖然他長期生病，但想到他不會有什麽大禍，誰料神明保祐善人衹是一句空話。一朝永離人世，令朕震驚惋惜，悲痛得心膽碎裂。平時相處并未隔遠，還如同昨天一樣，可是彼此在一起觀賞游樂已經永遠不可再得，哀思酷虐，纏綿不絶，實在更增加深切的悲痛。你與他有禍福相共的情誼，而且交往密切，短時的分手，竟成千古永别。聞此噩耗，悲傷惋惜，該用什麽樣的語言表達此時此刻的心情呢?”五年，皇上給各位弟弟封國增加食邑千户，但先前死去的不在其内，惟獨劉宏例外，仍追加食邑。

子景素，少愛文義，有父風。大明四年，爲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不拜。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事中，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吴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將軍并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徵爲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

劉宏的兒子劉景素，少年時愛好文章義理，有父親的作風。大明四年，爲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之位不變。任爲中書侍郎，没有拜受。又任他監南豫和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没有拜受。太宗初年，任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事中，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吴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將軍等一并不變。又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任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荆州刺史，持節不變。又徵爲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没有拜受。

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齊王爲南兗州，景素解都督。

授景素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反叛時，景素雖然集結軍隊，以赴朝廷救援爲名，却暗地裏兩頭觀望。待到亂事平息，進號鎮北將軍。齊王任南兗州刺史時，解除了景素的都督之職。

時太祖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爲長，建安王休祐諸子并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并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王及衛將軍袁粲以下并保持之，謂爲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當時太祖的各個兒子都死了，孫子輩當中衹有景素年齡最大。建安王劉休祐的各個兒子都被廢黜流放，没有在朝廷的人。景素喜愛文章書籍，招集有才有義的人士，放下身份，以禮相待，用來博得好名聲，因此朝野推崇，没有一個不傾心於他的。而後廢帝狂悖凶殘，喪失爲君之道，朝廷内外都認爲景素應當登位爲帝，衹有廢帝的生母陳氏的親戚們忌恨他，而楊運長、阮佃夫都是太宗的舊屬，貪圖皇上年幼，自己可以長久掌權，擔心景素稱帝後，將不被年長的皇上容納，因而對景素非常忌恨害怕。元徽三年，景素的防閤將軍王季符受景素的斥責，心中怨恨，於是單人獨騎奔到京城，報告運長、佃夫説“景素準備造反”。運長等人就要派遣軍隊征討景素，齊王和衛將軍袁粲以下的官員都保護景素，認爲景素不會這樣。景素也快馬派世子劉延齡趕回京城，爲自己申辯説明事實。運長等人便將王季符流放到梁州，同時又削奪了景素的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之職。

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與司馬廬江何季穆、録事參軍陳郡殷瀰、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顒、毌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爲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爲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京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黄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并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

從此，廢帝一天比一天更加狂妄放肆，朝野人士都傾心於景素，陳氏及運長等人對景素更加猜疑。景素因此也稍稍作了一些自防的安排，與司馬廬江何季穆、録事參軍陳郡殷瀰、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人商量此事。以參軍沈顒、毌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人作爲親信。何季穆推薦堂弟何豫之爲參軍。景素派何豫之、王潭、賀文超等人來往京邑，多給金帛，去交結有才有力的人士。因此，冠軍將軍黄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一齊都響應依附，其餘那些失去職位不得志的武人，没有不歸附景素的。

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蘭之欲説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衆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匆匆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

當時廢帝常獨自一人騎馬外出，游走郊野，曹欣之主張占據石頭城，韓道清、郭蘭之打算勸説齊王同意，如果廢帝不往回走便采取行動殺了他。等廢帝出行，憑藉衆人一起發動政變，事成以後奉景素爲帝。但景素每次都阻止他們，不想倉促之間舉事。運長暗中派遣一個粗人周天賜假

知爲運長所遣，即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祇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及聞祇祖叛走，便纂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黄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率水軍，并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黄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

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祇祖、沈顒等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殷瀰等固争不能得。農夫等既至，放火燒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并無鬥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并荆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池，顒先衆叛走，垣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膽力，欲爲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不退，於萬歲樓下横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中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五，即葬京口。垣慶延、祇祖、左暄、賀文超并伏誅，殷瀰、蔡履徙梁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赦得免。景素既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清等并誅。黄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及二少子，并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欣子勰第三子恬爲秭歸縣侯，食邑

裝投奔景素，勸景素圖謀叛逆。景素知道這人是運長派來的，當即將他斬首，派司馬孫謙把首級送回臺省。元徽四年七月，垣祇祖率數百人投奔景素，説京城已經混亂不堪，勸景素下令迅速入京。景素相信了他，立即舉兵，拿着武器來加入的有數千人。運長等人常疑景素有叛逆之心，等到聽説祇祖叛逃，就趕緊戒嚴作好戰備。齊王出兵屯扎在玄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黄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率領水軍，一起出征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其餘各軍相繼進兵。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守東府城。齊王知道黄回也有叛逆之心，所以讓李安民、段佛榮一起出動來防備他。

景素打算切斷、占據竹里，來抗拒官軍。垣慶延、垣祇祖、沈顒等人説："現在天時乾旱炎熱，官軍遠道而來必定疲倦，如果引他們到來，而我們以逸待勞，可以一戰而勝。"殷瀰等人不同意，争論不過。任農夫等人的軍隊到了後，放火焚燒市邑，但垣慶延等人各自互相觀望，都没有出戰之意。景素本來就没有什麽威勢謀略，恐懼慌亂得不知所措。當時張保水軍停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都是荆楚來的武藝高强的能手，他們自行相邀結合，出擊水軍，很快打敗水軍，斬了張保，但各個將領不去接應援助，他們又被官軍打敗。官軍迫近城池後，沈顒首先叛逃，接着是垣祇祖，其餘各路軍馬相繼潰敗。左暄驍勇果敢有膽力，要爲景素盡節，可是配給的兵力太弱小，他仍然拼力奮戰，不肯退走，在萬歲樓下横射官軍，由於不能阻擋，纔退走奔散。右衛殿中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張倪奴抓獲并斬殺了景素，死時二十五歲，當時就埋葬在京口。垣慶延、垣祇祖、左暄、賀文超一起被殺，殷瀰、蔡履流放梁州，何季穆事先遷升官職，所以没有陷入此禍，其餘的人都逃亡了，遇赦纔得以免罪。景素失敗後，曹欣之反而上告韓道清、郭蘭之的密謀，道清等人一起被殺。對於黄回、高道慶等人，齊王加以撫慰，照舊任用。景素兒子延齡及兩個小兒子一起以從犯被殺。這年冬天，封長沙成王劉義欣兒子劉勰

千户，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户。

第三個兒子劉恬爲秭歸縣侯，食邑千户，繼劉宏的後嗣，順帝昇明二年死去，封國廢除。張倪奴由於捉拿景素有功，封爲筑陽縣侯，食邑千户。

景素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并上書訟景素之冤。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曰：

景素敗後，原來的記室參軍王螭、原來的主簿何昌寓一道上書申訴景素的冤情。齊朝建立後，建元初年，原景素舉薦的秀才劉璡又上書説：

>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於晋，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强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諂蛆蟲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絶，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欷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璇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冤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

> 臣聽説曾子對親人孝敬而沉於水，介生對君主忠誠而焚於火，爲什麽？仁義不一定可以依靠，真誠不一定可以依賴。從前墨翟在荆臺下議論雲梯，宋人把他趕走了；夷叔爲衛國軍隊消除災難接受了晋國的盟約，公子猷犬把他射死了；李牧北逐强大的胡兵，南破入侵的秦國軍隊，趙王不去想一想他的功勛，反而聽信反間派人殺了他；陳蕃白髮古稀堅持忠義，忘生侍奉君主，漢靈帝竟不明察他的忠義，最終使他遭受刑戮慘禍。這幾位先人，都是高官顯名之人，却受困於世俗鄙污之中，確是因爲正直的言行不容於衰敗的世道，他們比一般的人更易受到孤立，再加上似毒蟲般的讒言陷害，如蜂擁般的誹謗攻擊的緣故。臣聞讒言流行，骨肉分離；疑惑産生，君臣變心，這正是中山靖王劉勝聞樂聲而哭泣，范滂孟博慷慨承受囊頭之刑的原因。臣常常思念已故舉主宋建平王的災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現今帝業世運開啓，天地改朝换代，生罪尚可寬赦，死冤必須昭雪。臣實在不忍建平王背負誹謗而得不到昭雪，所以敢於明説這其中的道理。

> 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麑，知其可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

> 臣聞那些有志於孝悌的人是不會犯上的。曾子不用砍伐的方式取樹枝來燒飯，可知他不會做殘暴的事；秦西巴得到麑又放歸其母，可知他是可以做老師的人。臣聞建平王對待獻太妃，早晚奉養周到備至，辛苦勞累却不顯露出來，帳下進獻最美味的飲食，如果太妃不吃，王自己也放下碗筷不用。太妃平時若不舒服時，王連自己的梳洗

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

也不顧而侍奉在她身旁。臣聞應到孝子家中尋求忠臣，哪裏會有像王這樣孝順而不忠誠的人呢？這是可作爲證明的根據之一。

當泰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俯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

在泰始、元徽年間，王公貴人無一去拜謁景寧陵的，而王却逆這種世情而行，不因趨時而捨棄忠義，出任外官，進入朝廷，都一定要去陵所俯拜。王連先君都不背棄，怎會棄在朝的君主？這是可作爲證明的根據之二。

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己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醢乎？其可明三也。

王知識廣博，胸懷寬大，贊許諫言，尊重士人，與人交談，温和恭謹，常常怕言語過重傷人情。聽説某人德行善好，便稱贊誇獎并向朝廷推薦；看見某人德行惡壞，便爲他掩飾又加以指教。李蔚之，是一個住在茅屋中的寒士，王親自訪問他；何季穆等人，是宣簡王的舊部下，王提拔他們并加官進爵。王以謙虛的胸懷，厚待天下的士人，連一人之心都不願傷害，怎麽會去同親骨肉自相殘殺呢？這是可以作爲證明的根據之三。

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躅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

臣過去曾任法曹參軍，奉命爲朝廷審理獄訟。王每次判決案獄，降低説話聲音，神色平和，以對待男女的訴訟。當時看見夏伯未成年而入獄，王悲傷難過，因此不加刑罰。徐州曾鬧饑荒，王散發自己的俸禄粟帛，來接濟民衆的困乏。明斷冤疑獄案，全部停止徭役勞務，所做的一切都是愛護百姓的事。臣聞以慈善仁義待人，是國家的法度，哪有對庶人民衆仁慈而對朝廷施虐殘暴的呢？這是可以作爲證明的根據之四。

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内去聲酌之娱，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宫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内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逾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

王修養身心，品行追求高潔，説話無淺陋雜亂言語。在内減除歌唱飲酒的娱樂，在外没有打獵游玩的愛好。所到之處，不另建住室，當值衛士不多，所居家宅也不曾裝修改建。荆州有高大屋舍，柱子雕刻，柏木構建，王棄而不用。先前，朝廷要把東陵宅院賜給王，又辭謝而不接受。兩宫贈送的珍寶玩物，放在笥篋裏積滿了灰塵。没有寵幸偏愛的人，不沉溺於女色，姬嬙祇有數人，都是皇上詔令賜給的。王自己用膳不超過一種

寔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己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

肉食，器皿都是普通的陶器。時常有人獻來雕鏤玉器，王對何昌寓說："我拿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於是謝絶并退還玉器。王謙遜謹慎追求道義做得如此之好。這是可以作證明的根據之五。

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并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窀穸，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强，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

王在荆州時，當時獻太妃剛去世，宋明帝逝世不久，京城各位封王又相繼亡故，王被徵召爲太常，楚地人士都勸王不要離開。王説："作爲輔臣如果不服從先皇的旨命，不忠；作爲兒子不侍奉親人的墓穴，不孝。"於是離開西州重地，進京效忠盡孝。王如果想違反朝廷，便應該據守長江、漢水，爲什麼還要服從朝廷并受人制約呢？這是可以作證明的根據之六。

王名高海内，義重泰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搦弦爲鉤，張一作百，行坐咳嚏，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罪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遘愍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斥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之、殷焕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併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

王海内外聞名，義重於泰山，老人小孩都懷念他的仁義，士人庶民都仰慕他的品德。所以追隨昏庸的人憎恨明智，與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就會誹謗正直。搦弦爲鉤，張一作百，行走坐卧咳嗽打噴嚏都會引起流言蜚語。正遇到王季符犯罪後散布謗言，此事正合讒佞心意，權奸們相互勾結，十分囂張。王雖遭受凶患，但情感更加真誠，抒發心中真情，指斥朝中奸佞。虞玩之領命而歸，世子作爲人質送入京城。又解去徐州之職，請求親身伏侍東宫，後又請求去會稽，降低官階任外職。虞玩之、殷焕確實爲他作了解釋，誠心懇切，詳盡備細陳述給朝廷聽。王如果囂張强横，爲何要這樣去做呢？這是可以作證明的根據之七。

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群小之奸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并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興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

從此以後，議論一天不同一天，舜帝雖逝，高尚品德天下傳揚；小人奸刁，邪惡之行更加暴露。下臣更加狠毒，君主又不能依靠。當時年長的諸王都被誅殺，公卿們如站在虎尾上一般性命難保，衆人都不敢貿然行動，莫不寄希望於王。王府中文武臣僚，謀心雖同志向不一。王心中不謀功利，忠心不改，抓住周天賜又斬殺了他，以拒絶王宜與等人，派遣司馬孫謙回京城向朝廷陳述真情。王如果真有非分之圖，怎會這樣行事

呢？這是可以作爲證明的根據之八。

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宫禁，因兵北襲，而黄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奬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囂蕩，揚聲北奔，紿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説："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喧嘩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

又，這年五月之後，人們都説阮佃夫等人打算陰謀宫廷反叛，用軍隊從北面襲擊，而黄回、高道慶等人附會虛構此事，武將正要煽動混亂，互相恐嚇威脅。到六月，京師徵召兵車和步卒，要在北壘訓練士卒。京都和邊境感到疑惑和驚恐，都説是災禍發生了。垣祗祖由於民情喧擾動蕩，揚言奔投北邊，哄騙之辭蠱惑衆人，混亂不止大禍降臨。正碰上從都城回來的州人説："宫廷的邊門已經關閉，更不知朝廷中是否平安。"王既是平素相信不同的看法，此時也就認爲此話可信，於是收集并率領疲憊羸弱的軍卒，意在報答朝廷，心中想的是情況危急，祇恐自己遲誤落後。爲何打算順天理出兵，又反過來成了叛逆行動呢？原來，來往之人，議論紛紛，造成虛幻疑惑，都出自於京都，并不是起於徐州。况且朝中在六月三十日夜晚憑空叫呼北兵已至，皆登上城墻，刀槍在手，而朱方在七月初一還悠閑自在，當晚聞知京都發生變亂，纔開始聚集士卒，查檢盔甲，難道是王先製造禍亂？這是可以作爲證明的根據之九。

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嘆曰："吾恐三才於斯絶矣。"兹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概，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

王聞知京都皇室有難，坐不安心，食不甘味，説到太后，未嘗不是淚流滿面。又在危急的時刻，手撫欄杆嘆道："我怕天、地、人三才絶滅於此呀！"這難道不是忠於本朝，憂慮天下大事嗎？假如不是十分的忠誠和高尚的節操，誰能不憂慮一下自己個人的犧牲，而祇是執着地關顧國家安危呢？這是可以作爲證明的根據之十。

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奸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罪邪？爲無罪邪？若其無罪，何故爲戮？若其有罪，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

王起兵之日，祇是要匡扶解救昏亂危難的政局，處置誅殺奸佞匪盜，而不是别的原因。請允許臣下作一比較。當時君臣的主張，是怎樣治亂的呢？楊運長、阮佃夫是有罪呢，還是無罪？如果他們無罪，爲何被殺？如果他們有罪，討伐他們又有什麽不對？王難道不知君臣之間不可存有叛逆篡弑之心嗎？如同救失火之家，難道還要匆匆忙

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愧於天下哉！

忙先去稟告長輩？王并不是不恭敬謙遜，祇是因爲國運到了完結之時，智力也没有可用之處，失誤於傾軋陷害，這是時運，難道能説成謀逆嗎？果然今日王被殺，明日宋朝亡，王哪裏辜負了國家社稷，哪裏有愧於天下民衆呢？

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淩之冤，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彦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清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慆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汚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皋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横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内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

臣聞武王打敗商紂，還未下戰車，就封贈王子比干的墓地；漢高祖定天下，經過大梁，登上燕、代二國之地，修建信陵君魏無忌的祭祀之處，撫恤望諸君樂毅的後裔；晉朝建立，也洗雪了王淩的冤枉，而且詔令他的孫子任郎官。比干是殷紂帝辛的罪人，魏無忌是魏國疑忌的大臣，樂毅是燕王的逃將，王彦雲是魏齊王的叛賊又是晉朝的禍害。正逢上聖明君主，改革國運，創立新制，顯揚功業忠誠，掃除嫌疑怨憤，以天下仁善爲時政輿論。有的不同於一代却先後揚名於世，所以這四位賢人都成就了他們的美名，三位君主的光輝傳播萬世，君子爲其光輝而感到光榮，庶民小人也佩服他們的仁義。今日陛下尊崇英雄高尚的風範，振作超世人才的奇異名聲，爲何至於仍依衰世的偏見議論來掩遮賢人的名聲呢？如果王的内心與外行不辨明白，美德始終不能顯揚，臣怕當今的人也就不再爲善了。况且世道的興盛衰落，哪一代没有？現今齊朝的子孫萬世之後，能没有興盛衰落嗎？如果從前的善良賢人可以黜廢，怎樣去勉勵後來有才能的人呢？臣下敬願皇上如同周、漢、西晉那樣，爲將來後人樹立這般榜樣。如果能發布英明詔示，解説蒙冤之由，使王以往所受非議誹謗得以洗刷，拯救已死靈魂，賜給王禮重新安葬，那麽民衆聽從仁義就像旋風捲草一樣。臣聽説鸛鳥在山丘上鳴叫，就會天陰下雨，傳説中的蛇飛躍，濃雲就會積於冥界。祇是哀傷臣下所出之言比落毛還輕，身體如横在地下的芥子般卑微。神靈高臨，耳目廣遠，但是畢竟不能明察此事。但願内心不負自己的一片赤誠，希望後來人知曉王的心意

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罷了。

當時皇上還是不察此書文之事。直到現今皇上即位，纔頒布詔書說："宋建平王劉景素，父親頗負盛名，自己從小尊崇清白高尚，雖然在宋朝末期有所過失，但是本心還是忠於國家社稷的。年光流逝，國運更改，應廣爲優惠恩澤，可按照王禮重新安葬到原來的墓地。"

晉熙王劉昶 劉燮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

晉熙王劉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個兒子。

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七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弑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拜昶爲刺史，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爲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出爲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户。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即位，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

元嘉二十二年，劉昶十歲，封爲義陽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七年，任爲輔國將軍、南彭城和下邳二郡太守。劉劭弑君篡位自立後，劉昶加散騎常侍。世祖登位時，遷太常，出朝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不久，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朝廷設立東揚州，拜劉昶爲刺史，東中郎將之職不變，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召入朝爲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和下邳二郡太守。又出朝爲都督江州、郢州的西陽和豫州的新蔡及晉熙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大明三年，徵召入朝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食邑千户。轉中書令、中軍將軍，不久又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隨從世祖南巡，因靠近皇太后龍舟得罪，免去開府儀同三司，不久又以開府加授。前廢帝即位，出朝爲使持節，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和豫州的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不變。

昶輕訬褊急，不能祗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民間喧然，常云昶當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既誅群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

劉昶輕薄狡獪，器量小，性子躁，不能恭敬事奉世祖，大明年間常受到世祖嫌厭責備，民間對此也議論紛紛，常說劉昶會有叛逆之心。永光、景和年間，這種說法更加厲害。廢帝誅殺了一群大臣後，更加恣行狂悖，常常對左右說："我當皇帝以來，就不曾戒嚴，使人愁悶不安。"江夏王劉義恭伏誅後，劉昶上表請求入朝，派典籤蘧法生爲奉表使臣。廢帝對法生說："義陽

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既至，昶即聚衆起兵。統内諸郡，并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唯携愛妾一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時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并卒。追封懷遠爲池陽縣侯，食邑千户。

王與你們太宰打算造反，我正要去討伐他，現在他還知道請求返回朝廷，很好。”又多次責問法生：“義陽王謀反，爲什麽不報告?”法生害怕有禍，叛逃而去，返回彭城。廢帝因此北上討伐劉昶，親自率領軍隊渡過長江。法生到了彭城後，劉昶立即聚衆起兵。但他的轄區内各郡并不聽從他的命令，而且將劉昶派去的使者斬首。手下的文臣武將都懷有離異之心。劉昶知道起兵不能獲勝，於是在夜晚與幾十個親信打開城門，騎馬往北投奔北魏，他丢下了母親和妻子，衹携帶愛妾一人，穿着男人衣服，也騎馬跟隨。劉昶的家小回到京都，二妾各生一子。這時太宗已登帝位，給大的起名爲思遠，小的起名爲懷遠，不久，這兩個兒子都死了。朝廷追封懷遠爲池陽縣侯，食邑千户。

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爲晉熙王。燮襲爵，食邑三千户。

泰始六年，太宗以第六皇子劉燮字仲綏承繼劉昶，把劉昶改封爲晉熙王。劉燮襲封王爵，食邑三千户。

太宗既以燮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群品，况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乃至休否莫關，寒温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仇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夭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己之餘，播覃群下；而諸孫纊不温體，食不充飢，付於姆嬭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襤褸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修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爲胤，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

太宗把劉燮承繼劉昶之後，於是下詔書説：“虎狼愛護自己的幼子，猴猿背負自己的兒孫，性毒情薄之物，也有仁愛之心，所以識念同類，還均分各種東西，何况人倫，怎能忘却天性相連。晉熙王太妃謝氏，陰沉刻薄，不近人情，事理中少見，征北公即使有别人不及的孝道，却得不到母親的慈愛，從小到大，無母恩可受，乃至吉凶不關心，寒温不詢問，早晚如隔絶一般，不予問候請安。事情并無違意背理，動則招致責備，所責之言毒辣苛刻，旁人難以聽聞。虚構惡名倍加痛苦，比仇敵還過分，於是引起了宗族姻親憤怒不滿，路人見聞也認爲損害仁義。公已故妃子郗氏，遵循婦道之禮，遇到如此嚴酷的待遇，於是憂鬱而亡，因此夭折於年輕之時。謝氏食用都是豐盛的佳肴，穿着盡皆華麗的衣服，滿足自己享受之餘，又分給下臣；而自己的孫兒們綿衣不能禦寒，飯食不能充飢，交付在奶媽手中，任其走上充當軍士的道路。對待自己的親生孩兒，丢棄如糞土，衣着襤褸可與死囚相比，生活比下人僕役還窮困。誠然，先皇謀劃國土廣遠，沙漠邊塞將要一統，公壽命長短，也難以預

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絶蕃秩。”先是改謝氏爲射氏。

料，加上妾女身體虛弱，一家之主，防備萬一，按人情事理來看也是緊要的。朕宜詔把第六個兒子燮奉給征北公作爲後嗣的原因，就是想以此幫助整頓這一家門，爲征北公繼承事業。衹是謝氏對待親生骨肉還是輕蔑棄絶，何況從仁義方面要他們生活在一起，便不過是苦去難來。禍患的萌發要加以防止，潛伏的危害一定要消除，就讓她回自己的娘家，把各種俸禄全都削除。”在此之前，已把謝氏改爲射氏。

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黄門郎王奂爲長史，總府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州别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爲晋熙國太妃。四年，又進燮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即位，徵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齊世子爲燮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會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燮鎮尋陽之盆城，據中流，爲内外形援。攸之平，燮還京邑。齊王爲南徐州，燮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封陰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户。謀反，賜死。

當時主上年幼，時運艱難，宗室人少力弱。元徽元年，劉燮四歲，被任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的西陽和司州的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任命黄門郎王奂爲長史，總管府州事務。第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舉兵逼脅朝廷，劉燮派中兵參軍馮景祖襲擊尋陽，休範留下中兵參軍毛惠連、州别駕程罕之居守，開門向景祖投降。進劉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恢復劉昶生母謝氏爲晋熙國太妃。元徽四年，又進劉燮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即位，徵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前，齊王世子任劉燮的安西長史，管理府州事務，當時也被徵召入朝爲左衛將軍，與劉燮一同順長江下行。正碰上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叛，世子於是尊奉劉燮鎮守尋陽郡的盆城，占據長江中游，在形勢上爲朝廷内外援應。沈攸之被平定後，劉燮回歸京城。齊王被任爲南徐州刺史，劉燮解去督南徐之職，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朝建立，解除劉燮的司徒，降封陰安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劉燮謀反，被賜死。

始安王劉休仁 劉伯融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

始安王劉休仁，文帝第十二個兒子。

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爲建安王，食邑二千户。孝建三年，爲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兖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將

元嘉二十九年，休仁十歲，立爲建安王，食邑二千户。孝建三年，爲秘書監，領步兵校尉。不久，都督南兖、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大明元年，入朝任侍中，領右軍將軍。大明四年，出朝任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軍。四年，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之晋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仍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禄大夫，給鼓吹一部。

加號平南將軍。大明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和南豫州的晋熙、新蔡及郢州的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没有拜受，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受。仍爲護軍將軍，常侍一職不變。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一職不變。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没去到任，留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禄大夫，給鼓吹一部。

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并囚之殿内，毆捶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并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録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并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内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阱，實之以泥水，裸太宗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欲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悦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并不得已順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曚妾孕，臨月，迎入後宫，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倮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内，使人檐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當時廢帝狂悖無人君之道，殺害各大臣，忌畏各叔父，把他們囚禁在殿内，百般毆打侮辱，不再有人性情理可言。休仁和太宗、山陽王休祐，身體都很肥壯，廢帝於是用竹籠把他們裝起來，稱一稱重量，以太宗最肥，號爲“猪王”，休仁號爲“殺王”，休祐號爲“賊王”。因爲這三王年紀大，他更爲害怕，所以常常把他們抓來囚禁，不離自己身邊。東海王劉禕平庸低劣，被號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紀小，因此兩人都能和廢帝相處。廢帝曾經用木槽盛飯，再放進各種雜食，攪和拌合，又在地上挖一個坑，裝滿了泥水，把太宗衣服脱光，放進坑内，把盛雜食的木槽放在他面前，命令他像畜牲一樣地用嘴去槽中吃食，以此歡笑取樂。廢帝想要殺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有十幾次，虧得休仁很有計謀，常常用戲謔巧言、阿諛奉承使廢帝高興，所以能够推延殺害之事。廢帝常常在休仁面前使左右侍臣强迫奸淫休仁的生母楊太妃，左右侍臣都是不得已而聽從此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却高高興興地奉旨行事，出盡了各種醜態。當時廷尉劉曚的妾懷孕，廢帝在她臨産時接進後宫，希望她生個男孩，打算立爲太子。太宗曾違背其旨，廢帝大怒，於是剥光他的衣服，捆了他的手脚，用棍杖從手脚内穿過，派人抬着交付太官，説：“即日殺猪。”休仁笑着對廢帝説：“猪今日不該死。”廢帝問什麼原因，休仁説：“等皇太子生下來，再殺猪取它的肝肺吃。”

廢帝纔解除殺太宗的主意，說："暫且交給廷尉。"過了一夜就放出來了。

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即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旦，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爲廢帝所害，猶未殯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

廢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打算次日早晨殺了各位叔父後便出發。這天晚上，太宗平定了禍難，在華林園殺了廢帝。休仁當天推崇太宗，就對他行臣下之禮。次日早晨，休仁出宮住入東府。當時南平王劉敬猷、廬陵王劉敬先兄弟倆已被廢帝殺害，還没有殯殮安葬，休仁、休祐一同乘車前往吊唁，兩人掀開喪帳，歡樂談笑，來去時還演奏鼓吹樂，當時人們都批評這二人不對。

先是，廢帝進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給三望十五乘。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

在此之前，廢帝進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不變。没有拜受。太宗下令書任他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劍武士二十人，給三望車十五乘。當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除官職，説："臣不能與這個人同朝爲官。"太宗於是賜道隆死。

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户，固辭，乃受千户。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户，不受。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晋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二州。

不久，各州郡違抗上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武士三十人。出京城據守虎檻，又進兵占據赭圻。不久領太子太傅，總統各路軍馬，隨機接應。長江中游一帶得以平定，全靠休仁的力量。休仁當初出行時，與蘇侯神結爲兄弟，用以求得神靈的幫助。待到事情平定，太宗在給休仁的信中説："這次很得蘇侯兄弟的幫助。"增休仁食邑四千户，休仁堅决推辭，於是受了一千户。長江上流雖然已平定，但薛安都占據彭城，招引北敵。再任命休仁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食邑三千户，不受。當時豫州刺史殷琰占據壽陽，尚未平定。晋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休祐出朝領江陵時，由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二州。

休仁年與太宗鄰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凑。上漸不悦。休仁悟其

休仁年齡與太宗相差無幾，又都喜好文章典籍，平時相互友愛。到廢帝在位，一同經受危難，太宗又倚仗他權謀譎詐的幫助。泰始初年，四方反叛，叛軍攻近京城，休仁親自率軍迎戰，立了大功，所任總管百官，皇上對他的親信依托十分隆厚。朝野上下四面八方，没有不向他靠攏

旨，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晋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慮諸弟强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宴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内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

的。太宗漸漸感到不高興。休仁也覺察到皇上的心思，這年冬天，上表請求解除揚州刺史，得到准許。泰始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休仁堅决辭讓，又加賜漆輪車，特許上朝不解劍脱履。太宗末年忌諱很多，猜疑侵害之心漸漸加深，休仁也變得不能自安。待到晋平王休祐被殺，更加擔憂恐懼起來。這年，太宗病重，與楊運長等人謀劃死後的安排，擔心各個弟弟强盛，而太子幼弱，將來天下不安。運長又擔心太宗死後，休仁一旦身居周公輔成王那樣的重要地位，自己這些人就不能掌握大權，便更加贊成太宗的看法。太宗病情曾經突然厲害，朝廷内外官員都擁護休仁繼立爲帝，主書以下官員，都往東府找休仁的親信，預先和他們結納，有些當值而不能出宫到東府的人，都很恐懼。太宗既然早已懷有除去休仁的意圖，到這時又得知人心都傾向休仁，於是召休仁入宫相見。不久又對他説："晚上可以留在尚書下省過宿，明天可以早些來。"這天夜晚，太宗派人送毒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歲。

上寢疾久，内外隔絶，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實有偏介。劉休仁地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猷，裨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群小之説，内懷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内外憂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爲亂逆。朕曲推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詰礪，辨核事原。休仁慚恩懼罪，遽自引决。追尋悲痛，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

太宗因病卧床時間很長，宫内外消息隔絶，他擔心人心有變，自己勉力乘車出端門。休仁死後，於是下詔書説："誅殺心存叛逆的人，確實要按照通用法典；自知有罪過而自殺，實在是孤高偏執。劉休仁是皇家密親，官居宰相高位，朕對他友愛之情特别深厚，既受寵幸，又得重用。他却不能寬宏大量地贊助治國之謀，幫助宣揚施政之道，而是自從任宰相職以來，妄生猜疑嫌忌之心，偏信一群小人的讒言，心中懷有圖謀不軌的志向，遮蔽形迹，無故顯愚。由於朕近來疾病沉重，朝廷内外擔憂恐懼，休仁打算威逼禁兵圖謀叛逆作亂。朕委曲推思，念及兄弟天倫之情，不忍心以法治罪，下詔告誡，辨明查核事情的原委。休仁慚愧負恩，懼怕罪責，一下子自殺。追尋往事，悲痛之情難以制止，思量放寬刑律，以表哀悼。可寬容他的兩個兒子，并保全封地爵位。衹是家國多有憂患，禍難起於臺輔重臣，長久地重温過去的事，感慨更爲深重。"

有司奏曰："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網，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

有關部門官員啓奏説："臣聞刑罰嚴明，并不寬恕親人，親情服從於綱紀的管理，國家法典

是以梁、趙之誅，跣出稱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蓄禍迹，事蔽於天明，竄匿沉奸，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恩睠，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藉衆效，屬承泰運，竊附成勳，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既聖明御宇，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勛怙貴，自謂應總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户嗟散，列邑凋虚，聖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辭意既密，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爲己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顔接意，造膝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奸扇惑，善於計數，説休祐使外托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内協禍心，既得贊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爲奸謀，潛伺機隙，圖造釁變，規肆凶狡。休祐致殞倉卒，實維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妾邢不能追慚子惡，上感曲恩，更懷不逞，巫蠱祝詛。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奸逆，滅道反常，莫斯爲甚，殛肆朝市，庶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絶通古，然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休仁爲庶人，絶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愆謀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邢付獄，依法窮治。”詔曰：“邢匹婦狂愚，不足

是有原則的，它的威力表現在以義滅親。所以前朝殺梁王與趙王，衹是他們違犯了朝廷的制度也被認爲是錯的。懲罰惑衆言論，是這些言論使得人心不安。現經嚴查，劉休仁藏有禍患之心，行事隱蔽詭密，隱匿深沉的奸邪，但用心已是人人皆知。他自己憑着是皇親近臣，很早就得到恩寵信任，特殊的禮遇和情義，非同尋常的期望。往年授命南討，本不是他的才能和命運好，從濃湖出發，衹是親自去執行皇上的命令，上遵循朝廷的謀略，下依賴衆人的效力，正好逢上天時，他個人順着撈到了功勛，却又急於貪天之功，多次自我誇耀。聖上已是英明傳天下，親自治理紛繁政務，百司有法則可循，官府不會濫用權力，而休仁誇耀功勛，依仗權貴，自以爲應該總領朝廷大權，於是胡亂生發猜疑責難，十分忌恨外人。已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小時行爲不善，長大養成貪婪殘暴，去陝荆任職時，暴政禍及西夏，編入户籍的平民怨聲載道四處流散，城邑凋敝空虚。聖上恩澤包容博厚，没有去揭露并依法處治他。幾次與休仁議論他的過錯，言談之意已是爲他保密，不宜傳開去，休仁却抹去聖上寬容之意，激勵反叛。休祐認爲休仁位居朝廷首重之位，受到特別的優遇和推崇，一定能爲自己出力援助，所以相互勾結很深。休祐於是給休仁送去金銀珍寶，看他的臉色辦事，親近之間，必然論及朝政，於是没有一天不在一起同行，没有一時不在一起同宿，相聚暢叙，暇時密談。休仁心懷奸邪煽動蠱惑，善於謀算，勸説休祐在外采用謹慎之法，暗地裏施行貪詐之計，認爲這樣做了，朝廷難以覺察，人們不會明白。休祐於是在外積蓄怨恨恐懼，内心合謀禍害之事，既然得到休仁贊許激勵，凶惡氣焰更加囂張，與休仁一同謀劃叛逆，暗地等候時機，圖謀發動仇變，肆無忌憚，凶頑狡詐。休祐很快便招致身敗喪命，確實是上天誅滅。而晉平國太妃妾邢氏不去反思慚愧兒子的邪惡，感激皇上委曲施恩之情，反而更加懷有不滿之心，用巫蠱祝告鬼神生禍。休仁趁皇上聖體不安，突然策劃叛逆，滅天道反常理，没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理應誅殺，陳尸朝市，纔可

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特爲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户，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

以申明國法。但刑法還未施加，已自殺斃命。皇天慈悲，撫恤優厚，不加刑法，崇尚施恩，賜恩保全兩個兒子以及他的爵位封號，這確實是寬容的風度，豁達的仁德，自古以來少有。但是這并非棄滅邪惡消除罪過懲治那些亂臣并使他們感到恐懼的辦法。臣等提議，認爲應該追降休仁爲庶人，斷絶他原來的宗室譜籍，兒子全部流放邊遠之地。休祐的叛逆圖謀初露，也應裁決罷黜，流放削籍，與原來的規定一樣。把邢氏抓起來交付牢獄，依法追究處理。”太宗下詔書説：“邢氏祇不過是一個狂傲愚笨的婦道人家，不值得與她計較。休仁知罪自殺，還有可追思感傷之情，可特此降爲始安縣王，食邑千户，同時停止其子伯融等人的流放，讓他們承襲封號爵位。伯猷先前過繼給江夏國，讓他回歸自己的本家，賜爵鄉侯。”

上既殺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

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

太宗殺了休仁以後，擔憂人心驚動，下詔書給各地方鎮及各位大臣，詔書説：

休仁招致身敗喪命，你們還不知詳細情况，關於這件事的經過，如今用詔書告訴你們。

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嚼聚斂，爲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罪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

休祐貪婪放縱，詆毁朝政，是國法所不能容忍的。當年漢朝梁孝王、淮南厲王并無其他的罪過，正是違反漢朝制度罷了。况且休祐吞噬咀嚼聚斂財物，成爲西部數州的蝗蟲，收受給予之間的鄙吝貪婪簡直不再有人性。朝廷多次得到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人奏報，陳述他的罪惡，已變得不可容忍。我看重兄弟的恩情，不打算以刑法處治，而且常常遺憾大明年間兄弟之情淡薄，親眼見到休祐所遭受的艱難困苦，如今他纔得寬鬆安寧，更不忍心治罪。所以改授他徐州刺史之職，希望他離朝廷近，一定會自己悔改。待到他受職徐州，還未去到任，就千方百計地徵收索取，殘暴更加厲害，成爲民衆的蠹蟲，就不能再保全他了。休仁自身還有些知識見解，而且任宰相之職，我又同他兄弟情深，比一般人更爲親近，因此常和他議論休祐的罪行。休祐認爲休仁是我親信的人，必定會知道我的意向，又認爲休仁與我

乃寢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爲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脱有聞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將其内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説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既不可恕。

晤談時，能爲他説好話。於是多給休仁財物，極力巴結事奉，甚至寢必同宿，行必同車。休仁性格軟弱，容易被人感動説服，於是二人交情更密，共同成爲一家人，凡是我所説的悄悄話，一下子全都傳給休祐。我與休仁從小友愛，非同一般，祇有虛心信任他，從來不去懷疑他。雖然他泄露密語，我還認爲他是在平常時無意中説出去的，并非有意泄密。我近來對休祐推心置腹，對他的勸誡教訓十分嚴厲懇切，休祐對我更是不再生疑了。休祐死後，我把他内外的手下人都叫來詢問實際情況，纔知道言語爲什麼漏泄的全部根由，爲此事，整天懊惱惋惜，精神不振。休仁還勸説休祐："你祇要對皇上巧言諂媚，這是可以保全自己的方法。我常用以維護身家，一向很得此法的助力，你姑且試一試，看看有没有效驗。"休祐聽從了他的話，於是大量地對我獻奉財物，言語多是虛假欺騙。他的惡行累積，已是不可饒恕。

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既無罪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吊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顔色狀意，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啖極日，排閤入内，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

從休祐喪命亡故的初始，休仁就知道内情。休仁既然没有罪過，以我與他的君主宰相關係，本應如同一人，我對他誠心相待，起初并無隔閡。休祐貪婪愚頑，受到天下人的怨恨，他招致喪命的本源，是爲民除害。兄弟已是所剩無幾，更應思念骨肉不全，越發相互親近信任。休祐的一生，傲慢無賴，我擔心休仁前去哭吊，或許會發生不測之禍。而且我當日也本打算備辦儀仗前往哭吊，後來又决定不去。我爲了讓休仁不去哭吊而給他設置方便，叫他住進尚書省。但是休仁得知我召唤他進省，自己十分驚疑，於是進宫拜辭楊太妃，臉色表情與平常截然不同。到了尚書省後，楊太妃急切地派太監來往打探。從此，他每天滋長疑懼之心，而我仍以誠心相待，起初也没有去懷疑覺察。從休祐死後，我兩次看望休仁一家，在他家吃喝了一整天，推開閤門進入内室，本來就没有猜疑防範，休仁却因此而産生嫌怨與畏懼。

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宵，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及在房内見諸妓妾，恒語："我去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梁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僶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妄生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别狀。休仁由來自管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虚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善心。

有一天，我在春季裏多次約定去射雉，每逢休仁閑暇，多往雉場中去，有時命休仁陪同。待到那不去射雉的日子，大都見不到他。每逢夜晚，休仁就對左右説："我總算又活了今天一天了。"待到在房裏見到各妓妾，常説："我離家後不知早晚能否再見，如果一旦死去做鬼，也不要娶你們，娶了你們正足以令人心煩罷了。"休祐死時，太陽已近西斜之時，我在射雉，剛從雉場出來，休仁騎着馬跟在我的右邊，撲伏在野地中，我派人去叫他，他説："肚子痛，不能騎馬。"當時諸王的車子都停在朱雀門裏，天色已暗，來不及去遠處叫車，我的衣書車在離門裏，地點較近，我下令叫衣書車來，放下油布帳幔，打算把他載回來。我一向熟悉他身體患有寒病，聽説是腹痛，知道一定是着凉了，於是又令太醫到尚書省署送來御用的高梁薑湯來賜給他喝。休仁得薑湯後，忽然大驚，對左右聲稱："今日我完了！"左右回答説："這薑湯是御醫署名封題。"休仁於是令左右先喝完，還是不很相信，便勉强喝一些，纔喝了一合多。他妄生嫌怨，懷有二心，事事都是這樣。他從來都是十天五日問候太妃一次。自從休祐死後，每當我詔見休仁，他一定要先去楊太妃那裏問候，如同分别的樣子。休仁從來親自經管府國批發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送文書給他，他忽然對史承祖説："我哪裏管得這許多！爲什麽把文書送來?"我仍像過去那樣虚心待他，但他却不再相信我，既然心中不安，就更加自感嫌疑和恐懼，從情理來看，他已不容再對我有善心了。

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内。常日出入，於厢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顔厚相撫勞。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

休仁既然經歷了南討，與禁軍將帥親近共事而相識的人布滿宫廷内外。他平常進出，在側殿經過，遇見各位相識將帥，都不交談。待到前些天我連日生病，休仁出入朝殿省署，對那些相識的禁衛將帥無不和顔悦色，親厚地安撫慰勞。當時我心情很不好，不想與外人相見，衆多的口舌傳出，説是病

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啓，闚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勛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慼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

情嚴重。休仁想要得知機會，派曇度道人和勞彥遠多次請求啓事，窺探我生活情況。當他們啓奏時，都不是什麼急事，但我也并不去懷疑。我與休仁之間，親情非同一般，自少年以來，常常相互爲伴，思想意趣，也往往有很多相同之處，在患難的日子裏，常共艱苦。休仁南征討敵時任都統之職，既然立有功勛，我把它放在心上，也就没有窮盡了。祇是休仁對於我，埋怨已是不輕，一些小人無知，也多隨之懷有不同的向背之心。他既然已經生出猜疑和異心，就不再有自心的安寧。禍難的起因，都是意料不到的，像他那種意圖趨向，令人難以揣測。由於這事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反復思考，不得不采取近日的處置。對於兄弟之間的情分，不能没有厚薄之分。休祐的死亡，我雖然一再悼念，還是可以以理智割捨；待到休仁亡故，悲哀特別深切，千萬般思念不能休止，說起來便感到傷心。此事的緣由很瑣碎，已是難以詳細寫在詔書裏，又恐怕人們不一定就能理解，同時也想保存他的兒子，不想用刑法追究，因此詔書中的措辭不得不說他圖謀舉兵反叛，這并不是事實。所以把真實情況通報你們知曉。

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狎從。景和、泰始之間，勛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説，歡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

太宗與休仁平素感情深厚，而發展到殺害休仁，則在於擔心皇位繼承上出問題。休仁死後，太宗的悲痛也真切至甚，對人說："我與建安王年紀差不多，年少時便親近爲伴。景和、泰始年間，他的功勞確實很大。祇是形勢緊迫，不得不除去他。痛念至極，不能自我制止。如今有一事不如同諸侯共同說說，我的歡樂在今天已是完了。"於是流淚而難以自禁。

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吴興太守冲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説之，遂通好。事泄，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

休仁的兒子伯融，妃子殷氏所生。殷氏是吴興太守殷冲的女兒。范陽人祖翻有醫術，身材相貌又俊美，殷氏生病時，祖翻入內室醫病診脉，殷氏很喜歡他，於是二人私通相好。事情泄露出來，殷氏被遣送回家賜死。伯融歷任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但是并未到職就任。削去爵位，遷往丹楊

京邑，襲封始興王。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户。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爲逆，楊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年十九，伯猷年十一。

縣。後廢帝元徽元年，回到京城，承襲封爵爲始興王。弟伯猷，起初過繼江夏愍王劉伯禽，封江夏王，食邑二千户。休仁死後回還本家，與伯融一道遷往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劉景素叛逆謀反，楊運長等人害怕宗室的力量，假以詔書之名賜伯融等人死。伯融死時年十九歲，伯猷纔十一歲。

晉平剌王劉休祐

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

晉平剌王劉休祐，文帝第十三個兒子。

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户。大明元年，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揚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還爲秘書監，領右軍將軍，增邑千户。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爲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孝建二年，休祐十一歲，封爲山陽王，食邑二千户。大明元年，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不久遷東揚州刺史。没有拜受，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大明四年，回朝爲秘書監，領右軍將軍，增食邑一千户。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爲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出朝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和南豫州的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改都督江郢雍湘四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討琰，琰未平，勔築長圍守之。休祐復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并如故，增封二千户，受五百户。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

太宗平定亂事，任他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開府、常侍二職不變。又改都督江、郢、雍、湘四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當時豫州刺史殷琰占據壽陽反叛，休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部征討殷琰，殷琰未能平定，劉勔修築長圍困住他。休祐又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一概不變，增封食邑二千户，休祐受五百户。由於山陽荒歉敝陋，改封晉平王。

休祐素無才能，强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荆州，裒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

休祐平素并無才能，剛愎自用。大明年間，年紀還小，不能自作主張，到這時就又貪又淫，好財好色。在荆州時，所到之處，大肆搜刮，營求財貨。拿數量不足一百的錢按一百貸給百姓，

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

休祐很戾强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荆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棋，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黄麾内，左右從者并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暗，與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即共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絡驛相係。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絶。去車脚，輿以還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踏，文秀墮地，驃騎失鞚，馬警，觸松樹墮地，落硎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人。

到糧食收上來時，就要討回一斛白米，米粒都要純白色，如果米粒有破折的，全部剔除不收。民間買進這種米，一升一百錢。到交米時又不收米，要按一升一百錢的米價要錢。所有各種求利的手段，統統都是如此。百姓怨聲四起，難以忍受。泰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不變。皇上認爲休祐貪婪殘暴，不可管理百姓，把他留在京城，派上佐官管理府州事務。

休祐凶狠無情，横蠻殘暴，前後觸犯皇上不止一次。在荆州時，手下人苑景達善於彈棋，皇上召他進宫，休祐留住不讓去。皇上大怒，質問他："你竟横蠻乖戾到這種地步，難道是做臣子的樣子！"越想越氣，不能平息。而且擔心休祐將來難以控制，打算找機會除掉他。泰始七年二月，皇上在巖山射雉，有一隻雉不肯進入獵場，天色將晚，就要返回了，皇上令休祐去射這隻雉，對他説："射不到這隻雉，就不要回去。"休祐當時正跟在皇帝的黄麾儀仗隊中，自己的左右隨從都在隊伍後面，休祐便馳馬而去，皇上派左右數人緊隨其後。皇上動身回去，前行的人清除道路，休祐的隨從人員都被分散了，不能再集合起來。皇上於是派壽寂之等各將追趕休祐。天色將暗，他們追上休祐，逼令他落下馬來。休祐平時勇猛健壯有力氣，他奮力揮拳向左右排擊，没有人能靠近他的身邊。有一人從後面扯他下身，他纔落馬墮地，衆人立即一齊動手毆打，殺死了他。於是派人馳馬奏禀皇上，大聲報道："驃騎將軍落馬。"皇上説："驃騎將軍身體高大，落馬很不容易。"立即派遣御醫連續不斷地去看護。不一會，休祐的左右隨從到了，他早已絶氣身亡。拆去車輪，用車箱裝尸體抬回家，時年二十七歲。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一概不變，給班劍武士二十人、三望車一乘。當時巴陵王劉休若在江陵，皇上當天就派使者快馬報告休若説："我與驃騎將軍在南山射雉，驃騎將軍坐馬受驚，與直閣夏文秀的馬相踏，文秀墮落在地，驃騎將軍手失馬勒，馬驚得撞在松樹上，

驃騎墮地落在石坑中，當時立即昏迷不醒，不能認人，所以馳使報告吾弟。”這年五月，追貶休祐爲庶人。

長子士蒼，早卒。次子宣翊爲世子，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彦，封原豐縣侯，爲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鑠封，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并徙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爲祟，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并賜死。

休祐長子士蒼，早年亡故。次子宣翊作爲嫡長子，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没有拜受，免廢。三子士弘，過繼鄱陽哀王劉休業，承襲封爵，被廢黜退回本家。四子宣彦，封原豐縣侯，爲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没有拜受，免廢。五子宣諒。六子宣曜，過繼南平穆王劉鑠承襲封爵，被廢黜返回本家。七子宣景，八子宣梵，九子宣覺，十子宣受，十一子宣則，十二子宣直，十三子宣季，共十三子，全部徙送晉平郡。太宗不久病倒，看見休祐在作祟，於是派前中書舍人劉休到晉平郡安撫慰問宣翊兄弟。皇上不久就病逝了。後廢帝元徽元年，讓宣翊兄弟回到京城。順帝昇明三年，謀反，全被賜死。

鄱陽哀王劉休業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

鄱陽哀王劉休業，文帝第十五個兒子。

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户。三年，薨，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孝建二年，休業十一歲，封爲鄱陽王，食邑二千户。孝建三年死去，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陽王劉休祐第三個兒子士弘承繼封爵。後來被廢黜返回本家，封國廢除。

臨慶冲王劉休倩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

臨慶冲王劉休倩，文帝第十六個兒子。

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户，未拜，薨。

孝建元年，休倩九歲，病重，封爲東平王，食邑二千户，尚未拜受就病故了。

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絶。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户，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門嗣。

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個皇子劉子嗣爲東平王，以續休倩後嗣。太宗泰始二年返回本家，封國絶嗣。泰始六年，以第五個皇子劉智井爲東平王，繼休倩後嗣，尚未拜受便亡故了。這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個皇子劉躋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户，繼休倩之後。第二年，返回本封國。休倩受到太祖的喜愛，所以前後多次加續後嗣。

新野懷王劉夷父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

元嘉二十九年，薨，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巴陵哀王劉休若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

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户。大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户。明年，徵爲散騎常侍、左中郎將、吴興太守。復徵爲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衛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尉。未拜，復爲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督吴、吴興、晋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晋安□□二郡諸軍事。

二年，遷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增邑二千户，受三百户。前在會稽，録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内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并不知沈居喪，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致有奸私，降號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繫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

新野懷王劉夷父，文帝第十七個兒子。

元嘉二十九年，夷父亡故，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國謚號。

巴陵哀王劉休若，文帝第十九個兒子。

孝建三年，休若九歲，封爲巴陵王，食邑二千户。大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不變。大明四年，出朝爲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不變，增督豫州的梁郡，增加食邑一千户。次年，徵爲散騎常侍、左中郎將、吴興太守。又徵爲散騎常侍、太常。没有拜受。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衛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尉。没有拜受。又爲左衛將軍，常侍、衛尉不變。又没有拜受。出朝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督吴、吴興、晋陵三郡。不久，加散騎常侍，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晋安、□□二郡諸軍事。

泰始二年，遷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和郢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一概不變，增加食邑二千户，受三百户。先前在會稽時，録事參軍陳郡謝沈以巧言諂媚事奉休若，收了許多賄賂。當時朝廷内外戒嚴，普遍穿着褲褶軍服，謝沈正居母喪，晚上起來，歌舞飲宴，尋歡作樂，如同有吉事的人一樣，衣冠穿戴也與别人無異，人們都不知謝沈正居母喪。當他自稱孤子，衆人都十分驚訝。休若因爲與謝沈親狎，以致有通奸的事情，被降號爲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侍奉休若無禮，被捕入獄，休若奏請太宗殺了他，又擔心太宗不准許，不等奏啓批覆，就在獄中行

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休若毋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雍州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户。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六年，荊州刺史晋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七年，晋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京邑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内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固陳不宜入，勸割據荊楚以距朝廷，休若僞許之。敬先既出，執録，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遷休若爲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晋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

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

刑。送奏書的使者回來，果然要把人犯枷送上去，但是竇期已經死了。皇上大怒，寫信給休若説：“如果在孝建、大明年間，你敢這樣做嗎?”休若母親加杖三百，休若降號爲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雍州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邑五百户。泰始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將軍不變。泰始六年，荊州刺史晋平王休祐入朝，派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不變。不久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泰始七年，晋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也受到懷疑，京城裏謠言休若有大貴相貌，太宗把這些謠言告訴休若，休若心裏很憂懼。正逢被徵召入朝，代休祐任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一概不變。休若手下心腹將佐都認爲回朝必定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堅決陳請不應入京，勸休若割據荊楚之地來對抗朝廷。休若假裝答應了他。敬先出去後，休若派人逮捕了他，又派人快馬奏禀太宗，敬先因此而被殺。休若到了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被殺害，更是心懷危懼的憂慮。皇上認爲休若性格和善，能安撫人心，擔心他將來顛覆幼主，想派人去把他殺了。擔心他不接受詔命，徵他入朝，又怕引起他猜疑驚駭，於是假裝遷休若爲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和豫州的西陽、新蔡、晋熙、湘州的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一概不變。徵召他回京授職，并且親筆寫信，信中情意深厚，使他趕在七月七日到京，立即在住宅中賜死，時年二十四歲。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不變，給班劍武士二十人，三望車一乘。

休若死後，皇上給驃騎大將軍桂陽王劉休範的信中説：

外面有一個法師，姓徐，名紹之，形狀如同得了瘋病，自説是受塗步郎使喚。去年三月中，塗步郎忽然説：“神人傳語説巴陵

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爲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無仿佛。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謡，于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謡，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説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

王應當作天子，你去讓巴陵王暗中知道此事。”於是法師便訪尋休若的隨從，訪尋不到。東宮典書有一個姓何的與他認識，來往數次，法師能解神語，向東宮典書詳細述説神語，東宮典書回答説：“我認識巴陵王的一個隨從，願爲你傳話。”過了幾天，東宮典書又來對法師説：“我已將你的話對巴陵王隨從説了，神語也傳達給了巴陵王，巴陵王已詳細知道，説是别傳揚開去，衹是聽聽罷了。”又不久，史官奏禀天文占卜，也都説劉休若會懷有異心。神道暗昧不明，不可全都相信，但前後二事相互印證，也不是全無影子的事，况且在街市中，從大明以來就有“若好”的歌謡，至今還在流傳。歌謡如同百重章句，都配以優美的言辭和善美的事例，那些心懷不滿的人都説一定是指休若。休若也知道人們有不同的傳説，里巷有“若好”的歌謡，在荆楚時已是極爲恐懼，以致王敬先説出反叛朝廷的猖狂之言。近來休祐、休仁被誅殺，休若更是心中不安，同時他手下人多是不三不四的犯過罪的人，常常用民間傳言來勸説打動他，互相唱着：“萬民之心，歸屬休若”，激發他反叛朝廷的心意。

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群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横爲群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爲賊，罪應萬死，休若至西，

追尋休若一貫的心迹，很有令人猜疑的地方。劉亮察問高次祖，你應該認識這個人，將給休若使用。休若在會稽時放縱手下人胡作非爲，回朝後受到貶斥，爵位稍有減退。次祖被劉亮使回去，謁見休若，探問情由。休若大哭，對次祖説：“我在會稽任太守，本有一段功勞，在郡府時無端爲手下人的過失而大被貶職降爵，我確實怨恨，不理解的是劉輔國爲什麽不起事。”次祖回答説：“劉輔國蒙受朝廷培養重用的大恩，怎麽能有做出這種事的道理？”推究此事，休若已是懷有異心。我讓諸王住在自己的封國裏，衹是要他們悠閑度日罷了，本來不要求他們注重軍事。但是休若在西土任職時，廣泛招募弓馬健兒，都不啓禀朝廷。又有戾道明等

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啓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第與書，事事詰誚於内，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

人，過去曾親身當過反賊，罪該萬死，可是休若到了荆州，對他大加信用，於是暗地裏帶他前往而不啓稟朝廷。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説休若那裏的事情處理得如何。他心迹既是不再可以推測，乘他從朝廷回到家時給他寫信，信中質問責備了所有的事，允許他暗地裏自殺，樣子就像得急病而死。這樣，總算保全了他的名望地位以及兒子。休若既是你的弟弟，如果他的狼子野心得逞，你還能守冶城邊鄙作太尉公嗎？處死休若不但事關大計，也與你的利害密切相關，你可秘密地稟告荀太妃，讓她知道。

廬江王禕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邊也。

廬江王劉禕過去在西州，所以皇上説冶城邊鄙。

休若子冲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休若兒子冲始承襲封爵。順帝昇明三年亡故。正逢齊朝建立，封國被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内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剌以獷暴摧軀，巴哀由和良鴆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將遠有以乎。

史臣曰：《詩經》云：“不在我的先前出現，不在我的身後發生。”古人怕身處亂世。太宗在晚年的時候，内心懷有皇位被篡奪的猜疑和嫌隙，誅殺的對象，先從最親的人開始。晉平剌王固然因爲凶狠强暴而被殺，而巴陵哀王由於温和善良也被毒死。一個人保全自身的方法，真不知怎麽辦纔合適。從前有人教誡子弟，謹慎而不要與人爲善，這話似乎是有道理的。

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曾祖顏含，曾任右光祿大夫。祖父顏約，曾爲零陵太守，父親顏顯，曾爲護軍司馬。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絶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吴國内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

延之小時孤貧，住在城郊，居室十分簡陋。喜好讀書，無所不讀，文章又寫得漂亮，冠絶當時。好飲酒而不拘小節，三十歲時還没有婚娶。妹妹嫁給東莞的劉憲之，即劉穆之的兒子。穆之既然與延之結爲姻親，又聽説他的文章寫得好，打算給他官職，先想見見面，延之却不去。後將軍、吴國内史劉柳任他爲行參軍，又由此轉爲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彦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成功，被授爲宋公，府署派一使臣去慶賀這一特殊恩寵誥命，并問候生活，延之與同府的王參軍一起奉命到洛陽，途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飾華麗，受到了謝晦、傅亮的稱贊。宋國建立，奉常鄭鮮之舉薦他爲博士，遷世子舍人。高祖登上皇位，延之補爲太子舍人。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精通儒學而聞名於世，永初年間，受朝廷徵召來到京城，開設學館并擔任講學。高祖親自駕幸學館，朝中俊才也都跟隨而來。延之雖然官職低微，却被請到主講席上。高祖命他向周續之提出有關三儀的問題，續之依仗辯析得體的言辭而表現不俗，延之則總是以簡單扼要的駁難令人折服。延之連連挫敗續之之後，高祖又要他自己鋪陳解釋。延之言辭簡明，道理通暢，聽的人没有不説好的。延之於是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

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

當時尚書令傅亮自以爲文辭優美，一時無人

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爲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黄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可以比得上。延之依仗自己的才情文辭豐富，不認爲在他之下，傅亮心中十分嫉恨。廬陵王劉義真非常愛好文辭，以優厚的待遇接待延之。徐羡之等人於是懷疑延之爲劉義真的同黨，心中很不高興。少帝即皇帝位，任延之爲正員郎兼中書，不久徙員外常侍，出京城任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對延之說："昔日荀勗忌恨阮咸，排斥他，要他出任始平郡，今日你又任始安太守，可以說是二始。"黄門郎殷景仁也對他說："這就是所謂的平庸之輩嫌棄非凡俊才，世俗小人專挑高雅之士的錯誤。"

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

延之去始安郡上任，途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悼屈原作文，以表達自己的心意，文章寫道：

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風迨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絶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恭敬地承受皇帝之命，出任故楚舊地。尋訪懷沙而沉的深淵，覓得遺珮而去的澧浦。於羅潭旁停駐，在汨渚邊靠船，滿懷敬意祭悼楚國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草因芳香而遭折斷，美玉因堅貞而被摧毁。物顧忌堅貞芳香，人忌諱賢明貞潔。正如先生，偏逢暗世。和風吹拂，萬物生長；飛霜猛烈，百木肅殺。秦、楚兩國戰亂不斷，昭、懷二王品行不端。您的謀略受到張儀、靳尚的責難，您的堅貞又被子椒、子蘭蔑視。您永離郢都朝廷，足迹走遍湘江岸崖。您可與香草荃蓀相比，可與善鳥龍鸞同類。您的美譽如金石之聲傳播四方，心志如日月之光照耀天下。就像那香樹芬芳，果實累累，枝繁葉茂。望汨江心中吁嘆，瞻羅水神思飛越。承繼美德自可追隨，昭顯忠臣難以缺漏。

元嘉三年，羡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

元嘉三年，徐羡之等人被誅殺，延之被徵召入京爲中書侍郎，很快又轉爲太子中庶子，不久，領步兵校尉，賞賜待遇十分優厚。延之好飲酒又怪誕不羈，不能靈活地面對世事，見劉湛、殷景仁把持大權，心中便憤然不平，常說："天下的事情，應當同天下的人共同來做，難道憑一個人的智力就能獨當得了！"言辭十分激動，常常觸犯有權勢的大人物。他還對劉湛說："我的

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咏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咏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録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禄勛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顔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

官職升不上去，衹配做您私自委任的下屬了。”劉湛對此很惱火，告訴了彭城王劉義康，於是延之被派出京城任永嘉太守。延之非常怨憤，於是作詩《五君詠》來記叙竹林七賢，山濤、王戎因爲位高名顯而被罷黜，詩中咏唱嵇康道：“鸞翼有受到摧殘的時候，蛟龍的天性誰能馴服。”咏唱阮籍道：“世事已去可以不論辯，前途無望怎能不悲慟。”咏唱阮咸道：“多次薦舉不能爲官，轉瞬出任始平郡守。”咏唱劉伶道：“韜略精深每日醉酒，誰知并非沉溺宴飲。”此四句詩，當是表白他自己。劉湛和劉義康認爲他辭章傲慢，大怒，當時延之已拜授太守之職，於是想貶黜他去邊遠地方任職。太祖給義康的詔書説：“降延之去小地方的做法不對，有人説他在京都豈止是感情用事，所犯罪過也是衆人皆知的。可以另選他人代其職務，令他回家去反思罪責。如果還不悔改，可把他驅往東土。如果他的心志還難以寬恕，盡可隨時因事逮捕法辦。這樣處置，殷景仁、劉湛二人都不會有不同的看法了。”於是以光禄勛車仲遠代替延之。延之與仲遠兩家世代素不和協，隱居里巷，不參與世事七年。中書令王球是著名的公子，是個不問世事超然世外的人物，延之仰慕王球，王球也喜愛他的才華，二人情誼深篤。延之的生活常常發生困乏，王球便供給他衣食。晉朝的恭思皇后下葬，一時需百官照應，徐湛之取出義熙元年委任官職的文憑，以延之兼侍中。當邑吏把公文書札送來，延之正喝醉了酒，他把書札丢在地上，説：“顔延之未能侍奉生者，怎能侍奉死者！”

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删其繁辭，存其正，著于篇。曰：

延之閑居無事，作《庭誥》一文。現删去原文的繁雜文辭，留存文中的主體正文，附於本傳之中。其文説：

>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蓄，本乎性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

> 《庭誥》這篇文章，講的都是用於家庭之内情事的，并非深遠的道理。我的年紀已老了，想到很快就要離開人世，所以就把你們所不知道的事理，在家裏告誡你們。像那些立身處世的方法，觀察判斷問題的智慧，已列入有見識的人行爲準則之中，我這裏不再繼續談論。今日文中所寫的，都是平素積

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

於心中的體會，來自於内心的感受，而且用心去運用的。寫文章應盡可能簡明一致，不去崇尚反復煩瑣，至於我在文中議論到了各個方面，是因爲要把不合情理的情況都收進來。古話説：鳥被捕獲是捕網上的一個孔眼所獲，但是衹有一個孔眼的捕網是捕不到鳥的。這便是我的這篇文章立意的原則。

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

道，是爲公的見識；情，是爲私的德性。通於公道，可以使神明享受你的祭祀；塞於私情，妻子兒女也不會聽你的話。所以，過去善於做一個有美好德行的人，一定會抛棄私情而返歸公道，爲公而不爲私。

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

人的身軀衹有八尺，却以天地爲本心；壽命衹有幾十年，却常以金石來衡量。看看古人先聖垂留的告誡，前輩長者遺存的言論，雖然都是片言隻語，但常常因爲它留傳不朽而令人難忘；修治完善的雖然是生活小事，却因可以久存而值得後人繼承。何况建樹美德倡立高義，團結族人撫育家小，能不思考長遠的謀劃嗎?

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

自身如果身體力行不足必然遺患給後代。想要兒子孝敬，父母必先慈仁；要求弟弟順從，爲兄必先友愛。雖然孝敬不應以仁慈爲前提，但仁慈本可以培養孝敬；弟順也不應以兄友爲先，但兄長友愛也可以促使弟順。

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没有和睦，就會有人以不和睦相應；如同待人不真誠，一定會有不真誠相報。如果知道恩情與心意、情感和道理都是相互滋生的話，家中就會出現曾參和高柴，人人也都可成爲仲由和閔損了。

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默，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己，知柄在虚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

在内要以道德修養爲根本，對外則應與人們的贊譽相一致。見解高於世人，對此更要謙虚；才能享譽當時，對此更應謙和。不以自己的才能去觸犯大衆，不以自己的長處去評議他人，以深沉坦然與大道統一、與天地統一的人，是士大夫中的上等者。如果不能放棄名聲，希望人們能尊崇自己，又知權柄難求，不可用心計獲得，而行爲力求謙遜

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晝所克，見聲之取榮，謂争奪可獲，言不出於户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鋭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

通達，避免矜誇倨傲，思慮深廣，審察選擇，能采取深謀遠慮之策；文章寫得精妙出色，但又能謙虚待人；學問廣博，口才高超，却不憑此立身傲世，這是士大夫中次等者。如果聽説利禄可貴，便用辯説謀劃去奪取；見到聲名可帶來榮耀，便以爲争搶可以得到；言論還没傳出家門，就自以爲道義成立已久；才能還不能令自己家中僕人婢妾相信，却説“我有超人的才華”，由此感發衝動的心志，宣泄貪而不得之後的怨望，不能覺悟到這種行爲已爲有識之士所譏責，進入了整治家風的訓誡之列。這正是俗諺所説的“受到千萬人的指斥，没病也會自行死去”的那種人。行爲到了這種地步的人，我是不願聞聽的。

凡有知能，預有文論，若不練之庶士，校之群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墻室之内，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説，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衹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凡有智慧才能的人，預先拿出文章，如果不經衆位士子評論，比較各家的著述，爲博學之士所承認，前輩名流所贊賞，怎麽能够得以成名？如果嗟嘆哀吟於家室之内，喧嚷吵鬧於同輩朋友之間，以個人的看法迷惑見識不廣的人，以荒誕的言談應付人家重要的話題，這都是見識短的人做出來的事，而不是長遠之見所應有的。當尊長、朋友來臨就座，各自高談廣博見識時，見識短淺的人所説的話却并不能使高明的人感興趣，反被衆人所輕視冷棄。於是心慌神亂如同迷途失去伴侣，眼前漆黑如同黑夜撤去燭光，衹得忍聲吞氣，羞慚不語而回。這種人哪裏知道先前的自誇傲慢，正足以造成此時的沮喪呀。此正是青年人所易犯的差錯，你們務必警戒，不犯此錯。

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議，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算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

大凡心中總懷有怨恨的人，没有一種達到心氣平和、解决實際得失的心胸，常被人譏責罷了。這當是奴婢們的行爲，哪裏是有見識有氣量的人做的事呢？所以，合乎仁德的言談、美好的氣度情操，越是上等人，越見高尚；而忿怒的話語、怨恨的議論，越是下等人，越容易發作。崇尚做君子的人，難道可以不致力於勉勵自己嗎？雖説我們是常

乎。

人，也不能没有一般的平常情性，所以就應該用長遠之理來克制情性，用細緻的思考來消除情性，怎麽可以不勉勵自己不同於常人，而自陷於平庸之輩之中呢？

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皆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

物質財富的豐厚與貧薄，對待起來是有差别的。以富厚的人去親近貧薄的人，不可同時共處。然而過去有人守着貧薄而無怨言，安於貧薄而不憂悶，這其中也是有道理的。既然有富厚，一定有貧薄，難道還要證明這一點，這就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如果人們都豐厚富裕，也就應當没有貧薄的人了。是這樣嗎？一定不是這樣。如果説富厚在我，那麽自然而然貧薄在於他人。這可以嗎？又不可以。從道理上説是有貧富之差，從道義上説是不可有貧富之差。而隨意取捨，錯生僥幸之心，我認爲是太不懂得這最高的道理了。

蠶温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沾曝之苦。

養蠶以求穿暖，種田以求吃飽，這是民衆生存的根本，當不能以身務農養活自己，便衹有使僕夫勞役去做以維持生計了。應當做到用僕役要人家情願，爲他們安排好衣食，分派他們合適的勞作，作息要交替得當，用安撫和酒食獎勵他們，儘量少用捶打責駡，寧可自己時常多加勸勉體恤，也不要讓他們感到有日曬雨淋的辛苦。

務前公税，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己，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

務必提前交納官家賦税，以避免官吏指責。不要胡亂花費額外費用，以平息别人的流言非議，審察時勢或散發或積蓄財物，觀察年成或豐登或歉收。自己的生活要節儉，減少開銷以幫助别人，這是順應天道的最好辦法，過好日子的有利措施。

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暗。"是以禮道尚優，法

治理下屬的方法很多，以瞭解情況爲上策；做好尊長的辦法也很多，以是非分明爲美德。雖然涉及僕人婢妾，情況明瞭那麽事情就能辦好；雖然是鄉野小事，是非分明那麽功效也就大了。如果治理屬下不按事物的常理，却用種種勞務去役使他們，即使有雷霆般的威烈，也難禁他們的私欲；如果不看到他們大的能力，而追究他們細小的缺點，

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

即使你有時眼明如日月，也難勝他們的邪惡。所以説："怯弱會導致失誤，嚴明也會導致昏暗。"因此，禮治的原則崇尚寬容，法治的手段在於苛刻。寬容則人們的言行自然淳樸，苛刻則使人們自相鄙薄。鄉野之人確實低賤，如果運用禮治而不去懷疑他們，那麽也就是所謂的雖然粗野鄙陋，却并不以此去看待他們了。

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没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

生活在世上的人，出生時本來都是一樣的，衹是由於分成高下等級而互相争鬥，纔成了有差别的人，於是使得人們的職業習慣改變了人的先天識見，世代服役埋没了人的本性靈慧。至於人的情欲好惡，本應没有差異，有的人受人役使以供養家小，但他們對於是非的態度，不可輕視。家家都有竈火，齊侯也就不在乎寒冷了；犬馬皆有飯食，管仲、晏嬰也就不怕饑荒了。如果能在穿着厚實温暖的衣服之時，知道穿破衣爛衫人的寒苦，就是賢明的周朝的德政；如果能在飽食豐盛美味之時，瞭解缺吃少食人的窘困，就是仁愛的功績。怎能與那些將人的肌膚比之於草木堅石，將人的手足比之於禽翼獸足的人，具有一樣的心意行事呢。懲罰要謹慎勿濫，恩惠應戒除偏心。懲罰過濫就不能起到懲罰的作用，恩惠偏心還不如無此恩惠。事情雖然微小，但遍及傭人雜役之上，每做一事都要自己先想一想，每次行動都要想到别人，那麽他們的願望就能實現，人心也就滿足了。

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静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厭，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悦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

抃射壺博，樗蒲塞戲，是衆人相聚嬉玩之事；詼諧嘲笑，嬉言戲語，是歡愉坐客的辦法。但是有失尊敬，導致侮辱，也都由此而起。正當敬仰之時，却反而越加失去莊重，何況遭到詆毁鄙薄，又憂慮出醜受屈。還不如端莊嚴肅而簡樸行事，心氣平静而超然高遠，使言談直爽痛快，賓朋好友專心傾聽；歡笑而無失態，左右衆人愉悦眼目。詆毁鄙薄無由可生，侮辱醜屈無從而入。這也是修養德行的關鍵，你們對此可要謹慎啊！

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嚬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

猜嫌疑惑，確實難以分辨是非，哪裏衹是辨明敦厚的外表遮蔽機智，判斷深厚柔情害怕剛强而已呢。一定要去猜疑怨恨愚夫賢士，那麽人家皺眉嘻笑也會被認爲是喜怒無常；希望變爲犬馬，那麽行步回顧也會被看成是妖孽。何况見他人一舉一動便認定爲竊斧之賊，無端起疑胡亂猜測同室爲盗金之人，又何足論。因此，古時君王制作法典，明確而又謹慎地審議獄案，而僭越與過濫都將改變本意；朱公評論玉璧，光澤雖然相同，但厚與薄的價錢就不一樣。這些話語道理雖大，却可戒過失於微末。

游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絶。久由相敬，絶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疏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交游之道雖然廣泛，交游之義在於長久。可以長久纔有收獲，輕易棄絶則一無所得。長久之交是來自互相尊重，輕易棄絶則因爲相互輕慢。敬愛而不過分做作，應當培養純正禀性；忠誠却不互相教誨，心中必定蓄藏邪念。以學業作輔助，用文章會朋友，使朋友之間親近却無輕慢，疏遠而無隔閡，常常心懷高尚德操，而不記挂小恩小怨。遵循這種道理而行，足以使友情長久。

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戒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毁。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和中矣。

擺設酒酌，可以從中取樂，但不可貪杯成性。嗜酒貪杯而不犯毛病的人極少，有了毛病就會産生過失，既有過失又有毛病，勢必抛棄人的自然純性。如果要保存人的自然純性，消除人的任意發作的行爲，恐怕衹有善於戒酒的人吧。音樂的欣賞，可以從簡，但不可遠避，遠避音樂而不走向反面的人是極少的，走向反面而又無弊害是不合常理的。又有弊害，又適得其反，人就將會受到損害。所以一定要消除妨害又要節制，纔是恰到好處。

善施者豈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并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

善於施惠的人哪裏衹是發自人心，更是出於天道。并不要等到有了積蓄纔施給，獲取的人也不在於圖謀財富。一時散施千金，確實是不可能做到的。救人之急，即使自己不多，也應先供他人急用。假使施惠的人如王丹，收受的人如杜林，也就可以結爲知交了。

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睹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

浮淺的華麗，怪異的裝飾，是毀滅本色的東西；奇異的服裝，奢侈的飲食，是拋棄樸素的方法。對於那些令人動心、使人注目的東西，可以用遠見卓識克制自己，而不可用一時的欲望去順從。如果在目睹那些過分怪異之時，明智地意識到那并不是自己本心所需求的，看到那些奇異的華麗，能把它放自己本心追求之外，那麽不須加以抑制自然超脱其上，不必加以禁止自然中止下來。

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禀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

命相這事，是必有的徵兆，已聽相命的人述説了此事，又經我自己親身應驗，其中的道理可以獲得而加以講論了。人，萌生於陰陽二氣，天禀體質有金、木、水、火、土五常。陰陽二氣，奇偶相配，五常之中，相生相克，等到長大成人，怎麽會没有和諧和災害兩種情况呢。也就如同生下來有好有醜，死亡時有短命有長壽，人們都知道這一切都由天决定；至於遇上時運的順與不順，碰上命運的曲折或投合，哪裹可以變易地域來改變命運呢。因此，君子談論命運越是艱難，對命運的認識越加堅定。

古人耻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熏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烟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則火勝則烟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群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毁道多而於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

古人以自身陷於溪壑之中爲耻辱，這説的是要除去貪欲之心。欲望，是人性之中雜亂污濁的東西，是元氣之中熏蒸之氣，所以它危害人的地方就是熏侵心智、耗損真情、傷害人和、侵犯天性。雖然人性之中必有欲望，但人性中的美德與欲望在一起，如同火中含烟而烟妨礙火，如同桂樹生有蠹蟲而蠹蟲殘害桂樹，然而火大則烟滅或者蠹蟲不死而桂樹折枝。所以天性清明的人欲望淡薄，嗜欲繁多的人神氣昏濁。去清明而生昏濁，生命難以維持。所以中外諸位聖人，都有去欲的古訓；儒家道家衆位智者，都發表了除欲的高論。但由於貪欲的人不怕誤陷過深，所以醫治的人常常憂慮療術淺陋，因此毁滅道義的人多而遵循道義的人少。立刻消除欲望的確艱難，常常指正可以改變，如果能改正每次指出的貪欲，也算是清明人中的後來者。

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弈棋之蔽；悦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

清廉與貪嗜的本性不同，所以畏懼與仰慕的情感各不一樣。與人在一起辦事的人，不要去一統他人與自己的思想。不以自己所擅長的去謀算他人，這纔是明智之舉；不因他人的追求而失去自己的目標，這纔有操守。自己所認爲這樣的，而他人一定不認爲這樣，這是弈棋的教訓；使別人高興是可以的，但忘掉了自己却不可以，這是胡亂模仿的教訓。那些將要放棄這些教訓的人，想通之後就會自我慚愧。

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况在闕薄，難用算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毁。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默以居，潔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受到流言的誹謗，有道德的人也難以避免，何况是道德上有不足的人，更難以預測防範。待人接物的常規，話是一定要自己説的。有的人平素没有積累誠信，被别人猜疑離間；有的人性情孤傲，指責怨恨集於一身。衹要有這些事中的一件，就無處可以逃脱他人的詆毁。如果能自我反省，而不去指責别人，一定會有通達的認識，明白事情的原由，追究事情的踪迹，每日反省自身，每月理清志向，守持寬厚寡言，努力廉潔清静，神靈必定隨時存在，何必憂慮人們的流言。

喭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俗諺説：富足則强盛，貧窮則病弱。貧窮的病弱，不僅在於人的外貌顔色粗黑，有的還心神沮喪；豈衹是被朋友疏遠抛棄，就是家中的人也一定會責怪。若不是十分清廉深沉且見識高遠的人，怎能不改變他的操守。所以要消除憂患，不如懷念古人，懷念古人的心志，當然向古人看齊，識見通達那麽憂慮也就淺淡了，意志高遠那麽怨恨也就輕淡了，過去有在茅屋中彈琴唱歌的人，用的就是這種方法。

夫信不逆彰，義必幽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山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托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篚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

誠實并不會彰明顯揚，仁義必定是幽隱不顯。相互信賴，暢所欲言；光明磊落，赤誠相待。一次相交，心志表白，即感情固如山岳；一次交談，意趣相投，即情意深如淵泉。以此侍奉主上，可以赴湯蹈火；以此交結朋友，可以斷金裂石。哪裏還要等待有了財物地位，纔商議報答；有了豐厚禮物，然

後纔維持交情不變。如果要去與這樣的人相處，就要好好思考而不能掉以輕心。

禄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

俸禄錢利這些東西接受起來容易，正因爲容易，人們所以誇耀它；養蠶耕作這些事情做起來艱難，正因爲艱難，人們也就鄙薄它。艱難和容易既然有勤苦和懈怠兩種感受，榮耀與鄙薄之間又有追求和背棄兩種意向，那麽這兩種道路也就截然相反了。用勤勞安定國家，按照功績來給予勤勞之人；如果自己隱没在民衆之中，自己養活自己，那麽就督促妻子兒女一起耕作紡織。於是必然不會有欺侮發生，不會有冀求萌生，這就是所謂的賢人與下民各得其所，華貴與野俗共享太平。

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勤蘄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毁，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爲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没畏遠，忌聞影迹，又蒙蔽其善，毁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己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以憐惜爲本，并不是藉用嚴刑來做到的；以持久爲德，而不去羨慕富有和高貴。有憐惜之心的人，按情理行事；能持久不變的人，與人有始有終。世上有見職位除去就情感即盡之人，這便是無憐惜之心；又有見所求之事做完即心志改變之人，這便是無持久之意。又不祇是像這樣而已，還有的人見人家有喜慶之事，就殷勤乞求結納；一旦聽説有貶斥之論，又停止頌揚，轉而離去，隨意附和跟隨他人，暗地陷害并因此成爲仇人。早上當面稱贊，晚上便背叛和詆毁，昨日如同生死之交，今日猶似叛離之人，這種人做得太過分了。又不祇是像這樣而已，更有人憑依别人的教誨訓導有所成就，藉助别人立足於世，拿用别人説過的話高談闊論，依靠别人纔得以傳揚名聲，裝出一副敬仰之態，甘願做一切事情。一旦别人衰敗没落，惟恐避之不遠，很不願聞聽人家的踪影消息，又將人家的好處抹去，肆意大加詆毁；心中看不起人家的才能，私自樹立的是自己的愚拙；自我崇拜於平庸之輩之中，毫不顧念遠見高人。到了這種地步的人，實在是敗壞人倫的蠹蟲，要常常思防避開，不要與他們爲伍或爲鄰居。

睹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

看見驚奇怪異之事，要想到或許是流

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己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

傳；遭到突然的變故，要思考安定平順。如果變異是對着自己發生的，將過激之辭去誹謗他人，逼迫中又産生抵觸，愈加使自己失去分寸。如果能像裴楷那樣去對待變異，像裴遐那樣處理逼迫，泰然自若，面容不改，就可稱得上是見識深遠的人了。

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則爲美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故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

喜怒情感是人的天性中不能没有的，常起自於人的褊狹的識量，而休止於人的廣博見識。然而歡喜過分則不莊重，惱怒過分則無威嚴，能以寧静淡泊爲本體，以寬舒和樂爲手段，那麽纔是最美好的。過分歡喜摇蕩人心，稍微抑制也就定下心來；過分惱怒煩亂本性，小小忍耐也就止息下來。所以行動不改常態，舉止不失分寸，那麽外物自然遠去，自身自然清静。

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毁而不可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念，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

習俗對人的改變也是很大的了，豈止是熏染人的性格和行爲，還將改變人的靈智和心志。所以説："和好人交往，如同進入有芷蘭香草的房子，時間長了，也不覺得香花的芬芳了。"這是因爲與他同化了。"和不好的人交往，如同進入賣鮑魚的店肆，時間一長，也不覺得鮑魚的腥臭了"。這也是與他同化了。因此，古人與人相交是十分謹慎的。衹有如同真正的金子和純粹的玉石般的人，纔能完全不受浸染罷了。所以説："丹砂可以被毁滅但不能改變它的紅色，頑石可以被毁滅但不能改變它的堅固。"如果没有丹砂頑石那樣的質性，對於有可能受到浸染的原因，一定要謹慎。如果能够以堅持道義爲志向，必定能持遵循事理之心。如果道義可以堅持，事理可以遵循，那麽也就不會去議論貧賤，而衹議論自己的快樂了。有人説："既然貧賤，哪來的快樂?"這是不懂得道義的看法。道義，把富貴視同於貧賤，事理自然獲得而對貧富等量齊觀。由於自己喪失了道義，也就没有通常的行爲準則。如果依道義來作爲行爲準則，還有什麽不快樂的呢?

或曰，温飽之貴，所以榮

有人認爲，温飽之所以可貴，是因爲它

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養生之具，豈間定實，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內，不由於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飡。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

能養育生命，人若飢寒在身，追隨道義也就是空談，從人自身來講，并非實實在在之論，這又是通曉事理的人纔能做的。凡養育生命的東西，難道其中一定都有好處？有的因爲肥腴味美而使人短壽，有的雖是菽藿粗食却使人延年。中散說，人的滿足在於內心，而不是在於外物。因此根據身體所需而食，貧窮時候更感不足；根據人的食量大小而炊，富裕人家飯食有餘。并不是糧食多餘減少，而是心中有滿足與不滿足之意而已。何況心中已有好壞評品，自身認定仁義富貴，平素爲人清清白白，精神意志高尚如神，即使十旬衹用九次飯食，也不能令他感到飢餓；僅僅遮住身體三個部位，也不會畏懼寒冷。難道這些都不是實在的嗎？

且以己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

用自己的思想爲標準，難以去衡量別人的胸襟。包容宇宙四極而往返金、木、水、火、土五星，這是天道弘廣。振動河海，裝載山川，這是地道深厚。協調情理法紀而合乎流變與貫通，這是人的精氣旺盛。過去通曉這個規律的人，不做違反事理斤斤計較的事，必定擴大他的風度，而不帶有個人的特殊好惡，拓寬他的交友之道，而不懷有邪僻異心。所以，以恭敬的態度邀請朋友，那麼義士便敢於獻身；一經知遇就去拜見朋友的父母，那麼仁人便意氣相合。此人倫之序通達允當，禮儀習俗天下同一，朝廷獲得效用，民間相交和睦。

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壯驟過，衰耗騖及。其間夭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游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

世情時勢雖有變化，前人美德并不遥遠。人們都在順從主子，我將返歸根本。人的一生，有心志識力的時間不長，幼年、壯年驟然而過，衰老很快就到了。其中災禍憂愁，難以用語言表述。如果生存得順利，又認爲時間太短。柔軟美麗的身軀，很快便埋葬於棺木泥土之中；剛直清廉的人才，即刻成爲一丘泥土。回顧過去的安逸仰慕，不過幾十年中的事情罷了。用自己的一生去保持榮耀，榮耀難以留存；用自己的一生去潛心修道，其道難以修成。我自己一生中或做官

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慚。欲使人沇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賖，日鑿斯密。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曰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條；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贍身之經，别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或退隱，遍觀自己所得到的，認識到爲人寶貴之處，在於符合事理。符合事理的寶貴之處，衹在於思考，好在有心靈上的追求，秉義行事，决不自己放棄自己，偶爾也行上天之德，到死時也就不慚愧自己的一生。想要使人融於未來的教化之中，心志又符合過去的聖哲之言，就不要認爲這一切遥遠，衹要日日堅持去做也就近了。想通這些意思，我將忘記自己已經年老，如果說不是這樣的話，我將追隨誰呢？偶然想到所寫的這些，於是簡略地列了幾條；如果要詳備列舉，這裏還没寫到十分之一。養身的道理，另外寫在《田家節政》一書中；奉終的準則，則在我著的《燕居畢義》一書中。

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閫茸，沈迷麴糵，横興譏謗，詆毁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懷奔競，干禄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耻，况聲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虚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强凌弱，免所居官。"詔可。

劉湛被殺，起用延之爲始興王劉濬的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延之在任上放縱而無拘束，也不辦理公務。又調任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由於購買他人田産，不肯付錢而引起訴訟，尚書左丞荀赤松上奏書報告此事說："購求田産房舍這種事本爲前輩先賢所鄙視。延之衹圖錢財，肆意違反常理，依傍皇恩，拒不交納錢款，差不多已近一年了，還不能了結，爲利昏昧，苟且貪得，無所顧忌。延之昔日曾經因事獲罪受到撤職指斥，今重新蒙受聖恩提拔進職，却不曾悔改，怨言誹謗不斷。他交游卑賤小人，沉迷於酒醉之中，隨意譏諷誹謗，詆毁朝中官吏。暗地裏仰慕過分的虚榮，增生驕滿之性；私下自負傲慢，養成强蠻之心。外表顯示無所追求，内心懷有競奪之志，進入仕途便祈求升遷，不知極限，參加酒宴却肆意辱駡上席貴賓。聖上以山海般心胸對他寬容，常常存有養蓄之心，又喜愛他的辭章文采，不忍心遠棄他。但是他驕横放縱，不拘小節，而且日益嚴重。臣聞聲譽超過實際，孟軻便認爲是耻辱，何况聲譽不是别人所給，而是出自自己。他雖然心志智力都很淺薄愚劣，但自以爲深厚高明，浮誇虚張，不曾有一點慚愧畏懼，怎麽可以重又輔佐倫理五常教化，爲朝廷增光？因此，請以延之訟案中田産不合實際、妄自冒犯聖上、以强凌弱等罪，免去他的官職。"皇上下

詔允許。

復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又任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當時僧人釋慧琳由於有才學被太祖贊賞寵愛，每次召見，常登上一人獨坐的小榻。延之十分嫉妒他，趁酒醉對皇上說："昔日同子陪乘，袁絲嚴肅不苟。這是三臺重臣的座位，怎可以讓受過刑的人占用它?"皇上很不高興。延之性格既偏激，又有酒後過失，隨意直言，不曾中止隱忍，因此論說的話很多是不明智的。延之立身處世清廉節儉，不營謀財利，布衣蔬食，一人獨自在郊外飲酒，一旦高興起來，旁若無人。

二十九年，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虚，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效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雕，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算，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痹，左胛尤甚。素不能食，頃向减半。本猶賴服食，比倦悸遠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祗朝校，尚恧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官府覲慰，轉闕躬親。息臭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禀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

二十九年，上表自我陳述道："臣聽説行走百里路的人走完九十里爲一半路程，意思是説最後的路程艱難。我心中原先常常以爲此話不確切，到今日纔知道此話不假。臣延之人命微賤，受寵優厚，平素被國中之人謗言所污，却無法洗雪清白。官職增多，可是壽將終了，身已衰老；每日身任官職，即使能爲朝廷效力，但那些傷害我的污穢滋生累積。早就想開口請求晚年之事，以養老朽。衹因年將七十，不再有什麽高的仰慕之心，因此厚着臉面，冒昧陳説，以減除冒犯。臣身體衰老，難以支持，可用之處也不多了。從去年夏天暑熱開始，到今年秋季，頭腦眩暈，牙齒疼痛，原先的痼疾漸漸厲害起來，手足冰冷麻痹，左肩胛尤其嚴重。平素不能飲食，近來已是減去一半。維持身體還依賴服用丹藥，加上心神疲憊，更怕日暮途遠。年歲老了，疾病催迫，衹不過在這裏延挨時日。臣在朝廷班列首卿，位居封爵，嚴肅恭敬地做好本分之事，尚且自愧不能盡職，陵墓宗廟中各項事務因爲自己生病以致怠慢；朝見聖上，撫慰下屬，多有推托不能親自去做。兒子顔臭平庸微賤，曾在近邑任職，受到的恩澤漸少，確應多加考察。乞請解去我的官職，就地治療休養。敬請聖上恩賜慈愛，憐憫允許。臣承受皇恩，生於盛世，餘生難以報答。真誠仰慕朝廷，無限敬愛聖上。"皇上不允許。第二年，延之辭官退隱。

元凶弑立，以爲光禄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

劉劭弑君自立，任延之爲光禄大夫。此前，他的兒子顔竣任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等到義師

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

入京城討伐，顔竣參與商定密謀，同時又執筆寫了檄文。劉劭召來延之，把檄文拿出給他看，問道："這檄文是誰寫的?"延之説："是顔竣的文筆。"又問："你從哪裏看得出來這是他的文筆?"延之説："顔竣的文筆有自己的風格，臣不可能不認識。"劉劭又説："爲什麽要寫這樣的言辭呢?"延之説："顔竣尚且不顧老父，怎能爲陛下。"劉劭心中這纔高興起來，延之因此得以免罪。

世祖登阼，以爲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

世祖登位，任延之爲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他的兒子顔竣現在是顯貴重臣，權傾一朝。他送來的所有資助供給，延之一概不受，器用服飾不改從前，住宅屋宇依然如舊。經常乘着瘦牛笨車，遇到顔竣的儀仗隊，立即停車退往路旁。又喜好騎馬，遨游街巷，遇到相識舊友就停住馬索酒，一旦得酒，心中必定安詳自得。他常常對顔竣説："我平生不喜歡見到重要人物，今天不幸見到你。"顔竣造建宅院，延之對他説："好好地做吧，不要讓後人笑你笨拙。"延之上表請求解除湘東王師一職，皇上加賜親信三十人。

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顔、謝焉。所著并傳於世。

孝建三年，延之亡故，時年七十三歲。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不變。謚號爲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都以詞采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中没有可比得上的人，江左稱他倆爲顔、謝。所著文章都流傳於世。

竣别有傳。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徒録事參軍，蚤卒。太宗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臭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臭，延之第三子也。

顔竣另有傳文。顔竣的弟弟顔測，也以文章受到賞識，官至江夏王劉義恭大司徒録事參軍，年輕時亡故。太宗即位，下詔説："延之昔日爲我的老師，諄諄教誨，情深意誠。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顔臭勤勤懇懇侍奉藩王官府，是忠誠的舊交，可提升爲中書侍郎。"顔臭，是延之的第三個兒子。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事，既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罪，陵讎犯逆，餘彼慈

史臣曰：做官而爲君主做事，就應爲公義而放棄私情，至於忠君和孝親二事，既然不能同時兼顧，那麽做孝子和做忠臣，各根據當時的情況行事就可以了。那種檄文到處傳送的事，不過是軍政常規儀式，成功與失敗，與此并無關係。而

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抓着筆杆列舉罪狀，凌犯仇敵反對叛逆，却把父親置於危險境地，以此爲忠，在以前的誥文中是看不到的。對自己的親人忍心的人，對别人的親人也一定忍心；自己忘記了孝敬，却期望告誡别人去孝敬，食子而放鹿，這種虚僞的善行當然是可以識别的。《禮記》説："家中若有八十歲的老人，獨子可以不去服公役；有九十歲的老人，全家可以不去服公役。"難道不是因爲年老歲高，憂患將至，即使在朝廷任職，也可允許辭去事務，何况在動亂艱難之時，擔憂那些没有預測到的事呢？假如不是延年應對劉劭的言辭允當而辭義又讓他滿意，怎麽能免去罪罰呢。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臧質　臧熹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燾并好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并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桓脩。進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宫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軍事，員外散騎侍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親臧熹，字義和，武敬皇后的弟弟。和兄長臧燾都喜好經典文籍。隆安初年，戰爭時常發生，臧熹於是學習騎馬射箭，有志樹立戰功。曾經到溧陽，溧陽令阮崇與臧熹共同打獵，正遇上猛虎突破獵圍，打獵的人都奔逃跑散，臧熹徑直上前射虎，虎應弦而倒。高祖進入京城，臧熹的族人臧穆斬了桓脩。又進到京都，桓玄逃跑。高祖派臧熹入宫接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其中有裝飾着金玉的樂器，高祖問臧熹："卿難道不想得到這些東西嗎?"臧熹嚴肅地説："皇上正遭受挾持逼迫，四處流亡。將軍領頭建樹大義，爲王家辛勞。臧熹即使不賢，現在也對樂舞不感興趣。"高祖笑道："隨便與你開個玩笑罷了。"行參高祖鎮軍事，員外散騎侍郎，又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建義之功封爲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要出征廣固，討論時很多人不贊同此事。臧熹不慌不忙地説："明公如果能在北方揚威，拯救受苦人民，那麽對統一全國來説，不會是遥遥無期的事了。"高祖説："你的話説得對。"到出發時，臧熹請求隨行同去，高祖没有允許，任命他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臨海郡受到兵寇摧殘，百户人家難以存留一家，臧熹安撫治理，招聚流散的人口，回來的有一千多家。孫季高從海路襲擊廣州，經過臨海，臧熹安排供給財物，使部隊得以不缺給養。臧熹被徵召入朝拜授散騎常侍，因爲母親去世而辭去職務。不久，朝廷討

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禄勛。

伐劉毅，又起用他爲寧朔將軍，隨軍出征。事件平息後，高祖派朱齡石統率大軍征伐蜀地，命臧熹率奇兵從中水出發，以本號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派大將譙撫之率領一萬多人屯兵牛脾，又派譙小苟重兵守住打鼻。臧熹到了牛脾，譙撫之戰敗退逃，被臧熹追趕斬殺。譙小苟聞知譙撫之已死，立即逃散。成都平定後，臧熹便染上疾病。義熙九年，臧熹死於蜀郡牛脾縣，當時三十九歲。朝廷追贈他爲光禄勛。

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爲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内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

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州事，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勗、檀和之并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布千匹。

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内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圍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即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

臧質從小喜愛打獵，善於蒲博意錢的游戲。身高六尺七寸，面孔凸出，牙齒外露，頭頂光禿，頭髮捲曲。還不到二十歲時，高祖就任他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任員外散騎侍郎，參與朝廷之事。因爲母親去世而辭去職務。喪服終了，任江夏王劉義恭撫軍參軍，由於行爲輕薄不檢點，被太祖知道，徙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常爲他説話，於是出京城任建平太守，很得當地蠻楚之人的愛戴。南蠻校尉劉湛回朝，稱贊他是好太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内史，又任爲建武將軍和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官吏民衆生活安定。

臧質年紀纔三十歲時，已多次任職名郡，涉獵史籍，書信敏捷，頗有才幹，又好言談用兵謀略。太祖認爲他可以委以重任，想安排他管理益州事務，没有實行，徵他爲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在鎮所奢侈糜費，隨意任免所屬官吏，受到有司的糾彈，得到赦免。臧質與范曄、徐湛之等人十分友好，范曄謀反時，估計臧質一定與他同謀，正碰上事件發生，又被任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拜謁京陵，臧質去丹徒朝見天子，與何勗、檀和之都是功臣之子，當時一同上禮，太祖設宴盡歡，賜布一千匹。

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劉義宣司空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内史。還未到任，正碰上索虜大帥拓跋燾圍攻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堅守告急。太祖派臧質輕裝前往壽陽，立即統率壽陽軍馬，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援陳憲。虜兵退走後，就命臧質征伐汝南西部刀壁等處的山蠻，大獲全勝，

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還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將，太祖不許。

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臧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并爲虜所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楊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三營一時覆没。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鎮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克，舉軍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并贈正員郎，澄之事在祖父燾傳。

三營既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士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内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爲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内增修守備，莫不完嚴。

俘虜一萬餘人。臧質升任太子左衛率。後來因爲他征伐山蠻時枉殺隊主嚴祖，又收納男寵、奴隸，不把他們送往臺府而獲罪，被免去官職。這時，皇上大舉北伐，臧質以無職人員身份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到許昌、洛陽，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下，臧質請求乘驛馬前往，代替王玄謨作戰，太祖不同意。

索虜侵犯徐州、豫州，拓跋燾率大軍數十萬攻打彭城。皇上以臧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領一萬人北上救援。剛到盱眙，拓跋燾已渡過淮河，冗從僕射胡崇之任臧質軍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臧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也受臧質統率。盱眙城東有一座高山，臧質擔心虜兵占據，派崇之、澄之二軍在山上扎營，臧質在城南扎營。虜兵進攻崇之、澄之二營寨，崇之等人拼力作戰，抵擋不住，兵衆潰散，都被虜兵所殺。虜兵又進攻熙祚，熙祚所帶領的部隊都是北府的精兵，幢主李灌率領并激勵將士，殺死大量的賊兵。隊主周胤之、外監楊方生又率部隊用弓箭射殺賊兵。賊兵將要撤退時，正碰上熙祚受重傷而死，軍隊於是潰散。這天臧質按兵不動，不敢前往救援，所以崇之、澄之、熙祚三支部隊同時覆没。當初，仇池平定的時候，任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鎮守百頃，走到濁水時，被索虜打敗，全軍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官員，都被虜兵俘獲，後來逃了回來，到這場戰鬥中又被索虜打敗。熙祚是司州刺史毛脩之兄長的兒子。崇之、熙祚一同被追贈正員郎，澄之的事迹記載在他祖父臧燾的傳中。

三支部隊失敗後，當天傍晚，臧質的軍隊也奔逃潰散，丟棄輜重器甲，單個散兵百來人投奔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已做好守戰的準備，城内有兵力三千。臧質大喜，於是共同守城。索虜初次南下作戰，後面没有糧草供應，衹是靠擄掠百姓糧草維持生活。待到渡過淮河，吃平越、石鼈二處的存糧，到這時，没有地方去搜抄搶掠，人飢馬困，聽説盱眙有積存的粟糧，打算用來作爲北歸時途中用糧。他們打敗崇之等部之後，一旦攻不下盱眙，就率部向南。盱眙城内修整守備，增

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君山作浮橋，以絶淮道。城内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旦，賊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内更擊不能禁，遂於君山立桁，水陸路并斷。

燾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鏁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

强力量，處處完備嚴密。

二十八年正月初，拓跋燾從廣陵北返，便以全力進攻盱眙，向臧質討酒，臧質封裝溲尿送給他。拓跋燾大怒，修築圍城長墻，一夜便完，又修建進攻道路，去盱眙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鋪。虜兵又怕城内軍民從水路逃走，便拖來大船，想在君山造浮橋，以斷絶淮河通道。城内士卒乘艦船迎戰，大破虜兵。第二天早上，賊兵撤去連并的大船而造浮橋，橋上布設兵力自衛。城内又一再出擊，不能阻止，於是，虜兵在君山建成浮橋，水陸二路全被阻斷。

拓跋燾寫信給臧質説："我現在派遣的士卒都不是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人與胡人，城南是三秦氐人和羌人。如果丁零人戰死，正可剪除常山、趙郡的賊人；胡人死，正可剪除并州賊人；氐人羌人死，正可剪除關中賊。你如果殺了丁零人、胡人，對我來説没有不利的。"臧質回信答覆道："省閲來信所示，完全明白你的奸狡的心計。你自己依仗有四隻脚，屢次侵犯我國邊境，諸如此事，難以一一細説。王玄謨在東面敗退，梁坦在西面潰散，你爲什麼没聽到童謡呢：'虜兵馬飲長江水，佛狸死期在卯年。'衹是這個日期還未到，用這二支軍隊的敗退來開放你飲長江水的道路罷了。冥冥之中，你的死期將到，天意如此，并非人力所至。我奉天命，預定在白登剿滅你們，可是出軍行走不遠，你自己已經趕來送死，怎麽能又容許你活下去，再回到桑乾去享用你的祭奠呢！衹是你攻打此城，如果我不能殺你，你也會因我而死。你如果運氣好，能被亂兵殺死。你若運氣不好，那就被我們生擒活捉，用一頭毛驢載着你，直接送到京城。我原本不打算全身保命，如果天地無靈，被你打敗，把我砍研成齏粉，殺身裂體，像這樣也不足以報謝本朝。你的聰明及兵衆力量，難道能超過苻堅嗎！近年來你如此大肆囂張，衹是你還没有去飲長江水，紀年還没到卯年的原因罷了。昔日斛蘭深入彭城，正當天下小雨，連一匹馬也不能返回，你是否還記得呢？現在春雨已降，各個地方的大軍開始大批集結，你衹要安下心來攻城，不要逃走。

是時虜中童謡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荅引之。

糧食缺乏的話告訴一聲，我們定當送出糧草給你們食用。收到你送來的劍刀，是想要我們仍用來揮砍你的身體嗎！太苦了，爲人有來信必有回覆，各自盡力，無煩多説。"這時索虜中傳播一首童謡説："輕快的軺車自北而來快如飛，不意虜兵戰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兵欲渡長江蒼天不讓越過去。"所以臧質回信中引用了這個童謡。

燾大怒，乃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語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别，爾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别書，自思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户，賜布絹各萬匹。

拓跋燾大怒，於是製作鐵床，在床上安裝鐵刺，聲稱破城後抓獲臧質，要使他坐在這上面。臧質又寫信給索虜兵衆説："告訴你們這些虜軍中各位官兵：佛狸現給我的書信如同永别遺書，你們本來是中原的人民，爲什麽拼力自取如此下場？大丈夫怎麽可以不知轉禍爲福呢？今寫懸賞文書在此告知，你們各自思量此事。"當時懸賞：斬拓跋燾者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户，賜布和絹各萬匹。

虜以鈎車鈎垣樓，城内繫以彄絙，數百人叫唤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其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

虜兵用鈎車去鈎坍城樓，城内用大索繫住鈎車，數百人叫唤牽拉，鈎車不能退回。入夜後，用木桶盛人，吊出城外，截斷鈎子并拿進城來。第二天，虜兵又用衝車攻城，城墻堅實，每次衝擊，落下的墻土不過數升。虜兵於是拼死登城，短兵肉搏，一批批輪番相繼作戰，墜落下來，又往上爬，没有後退的人，殺傷虜兵以萬計算，虜兵死尸堆積得和城墻一般高。又射殺高梁王。如此血戰三旬，虜兵過半數戰死。拓跋燾得知彭城截斷了他的歸路，京都又派遣水軍從海路進入淮河，而且虜兵因疾病而死的也很多。二月二日，拓跋燾纔撤除包圍逃走了。

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户。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

皇上嘉獎臧質戰功，任他爲持使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户。第二年，太祖又北伐，派臧質率領所統領的現有部隊向潼關進發。臧質停兵在近郊，不肯按時出發，衹派司馬柳元景屯兵在邊境上，不按時進軍。臧質又顧戀寵妾，離開軍營一個人騎馬還城回家，時時取用臺庫現錢六七百萬，受到有司糾彈，皇上并不責問此事。

元凶弑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

元凶弑父自立爲帝，任臧質爲丹陽尹，加征

虜將軍。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顗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潁起銜命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并逃亡。劭欲相慰悦，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嘆。質國戚勛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録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徑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即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户。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并施龍子幡。

虜將軍。臧質家中派門生師顗報告臧質，又詳細講述了太祖死的事。臧質把師顗的話記下來，派人馳馬告知司空劉義宣，又派州祭酒從事田潁起領命報告世祖，自己則率領五千兵馬，奔馳南下，討伐叛逆，從陽口進江陵會見義宣。臧質的兒子們住在京城，聽説臧質舉義討逆，都逃出京城。劉劭想加以撫慰，於是下書説："臧敦等人没有原因自我驚嚇，匆匆逃竄藏匿，真是太糊塗了，確實令人驚訝慨嘆。臧質是國戚勛臣，忠誠正直，正應位居顯要，保衛京城，輔佐朝廷，可是子弟却逃奔在外，傷了他的心。可派人去説服他們，讓他們回來，都回復原本職位。"劉劭不久逮捕到臧敦，派大將軍劉義恭將臧敦責打三十棍，又給予他豐厚的賞賜。劉義宣得到臧質的通報，即日起兵，又派使者快馬送信通報世祖，下文書升臧質稱號爲征北將軍。臧質直接趕赴尋陽，與世祖一同進軍東下。世祖到新亭時即皇帝位，以臧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派臧質率領自己的部隊從白下步行而上，直到廣莫門，守門的人并無阻擋。薛安都、程天祚等人也從南掖門入宫，與臧質會師太極殿，生擒元凶劉劭。還派臧質留守朝堂，安排百名甲仗武士作爲防衛。封臧質爲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户。臧質到江州上任時，舫船千餘乘，部隊前後長達百餘里，六條平乘大船上并設龍子旗幡。

時世祖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湓口、鈎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暗，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

當時世祖自行掌攬大權，而臧質却拿他當年少的君主看待，凡事獨斷專行，求欲不止。等到到了尋陽，刑政慶賀諸事不再報告請示朝廷。湓口、鈎圻的大米，獨斷專行地散發使用，臺省府令多次加以檢查質問，臧質漸漸疑懼起來。他認爲自己在人才上完全可以成爲一代英雄豪傑，剛得知國家有禍的時候，就有圖謀叛逆之心，以爲劉義宣平庸糊塗，容易制約，打算表面上對他推崇尊奉，用來實現自己的願望。等到到了江陵，便去叩拜劉義宣，自稱姓名。臧質於劉義宣雖然是兄弟輩，但年齡大了將近十歲，義宣驚訝地問："臧兄叩拜小弟是什麽意思?"臧質説："當前的事應該這樣。"當時，義宣已經推尊世祖，

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説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閫外，地勝兵强，持疑不决，則後機致禍。"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説。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奬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黄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説，并言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世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

所以臧質的計謀不能實施。臧質常常憂慮謀逆的事泄露出去，等到了新亭，又叩拜江夏王劉義恭。義恭也感到意外，問臧質叩拜的原因。臧質説："天下危難，禮儀與往常不同。日前在荆州，我也曾叩拜司空。"正巧，劉義宣對世祖有所不滿，此事記載在《義宣傳》中，臧質於是寫密信説服勸誘義宣，陳述朝廷得失。又説："使君主畏忌的威勢，不可維持長久，君主、丞相勢力均等，雙方都難以存立下去。現今你統兵在外，有專制獨據之權，地勢便利，兵力强大，如果持疑不决，那就會失去機會而招致禍害。"臧質的女兒是義宣兒子劉採的妻子，於是義宣認爲臧質不會再有二心，便采納了他的意見。而且義宣的親信將佐蔡超、竺超民一幫人，都有貪圖富貴的欲望，希望義宣爲帝，想倚靠臧質的威名來成就他們自己的事業，又去勸説鼓動義宣。義宣當時没有接受丞相之職，臧質的兒子臧敦任黄門侍郎，奉皇上詔書前往敦促勸勉，路過尋陽，臧質命令臧敦對義宣詳盡反復地曉喻勸説，并且講世祖的一些是是非非，義宣這纔拿定主意。於是派快馬飛報豫州刺史魯爽，約他在孝建元年秋一同舉兵行事。魯爽正與世祖不合，當即就起兵，又派人到京都報知弟弟魯瑜，魯瑜立即率領全家叛逃出京。魯瑜的弟弟魯弘是臧質的軍府佐將，世祖將魯瑜叛逃的事派人告知臧質，臧質於是扣押臺使，匆匆忙忙地起兵。上奏書説：

> 臣聞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悊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勛越乎齊、晋；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實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毁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群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

> 臣聞服侍親人用藥，并不是不知藥的甘苦；揮動刀斧割去身上的毒瘤，難道是不知道肌膚的疼痛。這都因爲先前猶疑於藥苦而後來爲親人又敢於嘗藥，忠心事奉必定不顧一切；忍受着割去小部分肌膚的痛而保存整個身體，即使憐惜也必定揮動刀斧。丞相臣義宣，作爲宰輔重臣發揮自己的才智，在各個藩國都有好的名聲，定立君主盡心朝廷事業，功勛高於齊、晋；肩負皇室至親的寄托，聲望高於魯、衛。但是朝廷中確實有一批小人，他們憎惡正直，有的凶殘虚假，嫉妒并迫害首功大臣；有的藉着一點功勞和寵幸，依仗威權大做壞事。這些人自知罪過深

惑。陛下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扆席圖，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庸儒，奉教前朝，雖愿《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啓行。

重，必定留下殺戮之禍，於是成紫毁朱製造是非，到處離間忠賢輔臣。這些人選拔私人親信，招聚各類惡棍，而忠誠朝廷的舊臣老臣無一得以存留。這難道不是因爲凶殘醜惡之徒相互起哄，肆意讒言惑衆？陛下垂恩親近的是顯貴達官，對他們毫無懷疑，於是使得臨朝聽政衹是空談，被謠言蒙蔽，這些謠言來自於市井百姓之中。借鑒古時，審度今日，確實令人懷有危逼之感，所以憤然起義於樊、葉，樹立節操於本朝；揮戈於晉陽，務必清除君主身邊佞臣。臣下確實平庸懦弱，在前朝就已接受了教誨，自愧没有《緇衣》中那般好賢之美德，哪敢企望《巷伯》中那般憎恨邪惡的感情。本來就已聞知這些消息而徹夜憤怒不安，手撫馬鞭而浮想聯翩。何况天命更改，確實關係到國家社稷的生存，今日奉旨意前進，急速出發。

臣本凡瑣，少無遠概，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既盈，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末録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洪涊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劍，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并耀，斯則仰説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慨，涕言無已。

臣本平庸微賤，年輕時就没有什麽遠大的抱負，憑依時運，纔位列三公，聲望已是極高，快心確實滿足，怎麽可以求取更多的功利和非分的企圖，再去仰慕别的寵幸？衹是因爲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所以不顧危險，也不考慮自身。仰仗上天的眷顧，明察爲臣的赤誠之心。如果赤誠之心不被明察，臣甘願受到罪罰殺戮。伏願陛下首先鑒察元輔重臣忠誠捨生的美好氣節，然後采用平庸微賤獻身爲國的微小誠意，不去順應那些卑污的情性，以免失却國人的期望，并把奸佞小人斬首嚴懲，在街市上示衆，那麽人們便會各回自己的藩國，不用開戰却也是凱旋而歸，各階層人士遵循秩序，日、月、星一并再現光耀，於是，對上祖宗愉悦；對下萬民歡心。寫作此表，感慨萬千，涕淚言説，難以停止。

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萬人就弘。

加魯弘爲輔國將軍，去下游守衛大雷。派快馬報告義宣，義宣派遣諮議參軍劉諶之領一萬人馬與魯弘會合。

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内，兩岸

世祖派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率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駐扎梁山洲内，在兩岸修築半月形營

築偃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

壘，從水陸兩路防備叛軍來到。殿中將軍沈靈賜率領一百隻戰船，在南陵打敗叛軍前軍，活捉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臧質到了梁山，也在兩岸擺開夾攻的陣勢。元景作檄文宣告說：

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邦，紹曆之明算。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啓期，理高中世，皇根帝葉，永流無疆。夷陂遞來，遘兹凶難，國禍冤深，人綱鬱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横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

除舊立新而順應時勢，是承繼符讖中已定的天命；繼承大業而振興國家，是接續算定了的曆數。若不是祥瑞聚積於神明内心，美德合乎民衆的準則，誰能升臨君主寶位，進入天子之居。大宋開國以來，國事治理高於中古歷朝，皇帝基業，永久無疆。但是吉凶禍福交替而來，構成這般凶難，國家遭禍，仇怨極深，人倫綱常消失。聖上既富有帝王謀略又聰明英武，孝行感動神明，仁義可改變草木，悲痛能感動上蒼，親自來到南郢，親率大軍掃除大逆叛賊，在動亂災禍中挽救道義，建樹如神靈般的美德，日月星三光重照大地，王朝充滿生機。

臧質少負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效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剥爲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是以康周陁覆命屠宗，冤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鬻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没軍糧。作牧漢南，公盗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獨返，遂復携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

臧質從小就犯有過失，被士大夫們看不起。他利令智昏，欺上瞞下，所做的事都是如此。受任就職，不去盡心效力；管理一方民衆，衹圖侵吞盤剥。官吏用賄賂便可得官，家族因貨利被搶奪而傾家蕩産。因此，康周陁奉命屠殺同宗，冤情上達蒼天；郭伯、西門遺出身於皂隸，得寵在州官之上。派往東部任職，賣官爵三千。率領士卒往西征討，打敗仗自取責罰罷黜。承蒙皇恩守彭城、泗州，却貪虐逞威，殺害邊地人民，輕視人民如同草芥，又傾空倉庫，貪没軍糧。在漢南任職之時，公然偷盗府衙財貨，更改公文賬簿，專幹欺妄之事。到奉命北伐時，害怕戰事，推遲日期；出師之後，又顧戀愛妾，一個人抛棄衆將士，連夜騎馬返回城中，於是又携嬪擁姬，在軍營中歡宴淫樂。孔熙先、范曄叛變時，他明顯地表現出同情之心。凡此種種罪行，都明明白白記録在案，流傳廣泛，人人皆知。去年輔助聖上的正義之舉，雖然確實參加了，但停留在西楚，私下相互推崇，書來信往，表述衷心。新亭的勝利，大難平息，惡運衹是暫時存

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勛莫己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録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大予》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袁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己，不逮僚隸，托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厮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奸諂，置懷委仗，遂外擅威刑，内游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

在，不過片刻的危難而已。他的部隊攻打廣莫門，不曾有絲毫的損失，險要的關塞自行敞開，叛逆賊衆已經潰敗，臧質仍然徘徊在街巷之中，把自己的隨從騎兵擺列開來。雖有小勞却不足以表彰，朝議已有定論，但他却誇張自己有征伐之功，煽動怨憤之心，認爲自己的功勛最大。初次負責鎮守，却忘了作爲臣子的本分，奔向國庫，即刻竭盡朝廷的財富。皇上山海弘量，寬容他的欲望和錯誤，采取他的微末之心，遮掩他的怨恨之罪。於是他居最高爵位，列最盛職班，榮耀優厚，寵愛滿溢，無人可與他相類比。他自我放縱醜惡淺薄，不知止境；爲貪求而拜謁陳説，不曾有限度。求賞樂舞，享盡了《大予》樂中的精華；尋求器物，撈盡了官府庫中的選品。徐司空忠於王室，遭受凶禍，臧質與他從小長大，平常已有親交，却没有一點撫養孤兒的仁愛，衹聽説他有凌侮的殘酷，連一尺田土、一寸財寶也搶奪而去，不曾遺留。到受命去南方，一路上更是猖狂，逼奪他人妻妾嬪姬，搶奪商市金帛，怨聲驚動京城，醜行傳聞封地。驅逐舊友故人，蔑視忠臣勤吏。魯尚期、尹周之徒，本來是他的心腹，被他拋棄後泣訴於朝廷；袁同、連子敬之類，本是他的爪牙，也離他而一去不返。即使皇上頻頻下旨，多次問求功勞簿，臧質衹是表己之功，不説及屬下部僚，還追究朝廷責任，歸罪於有司，使國中人士心散不齊，有識之才無所歸附。何文敬本是個走前跑後的僕役，天性愚蠢狡詐，臧質被他的奸猾諂言所迷，把他作爲依靠的人放在心上，於是他在外擅用威刑，在内交游各處房室。臧質天生與罪惡同在，難以詳盡追究，其罪行不可勝數，用語言也難以表述。

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恒情，而不及謙冲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郤至，理乖范燮。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奸疏，

丞相威重位尊，出任地方長官，朝廷依賴，本是常情。然而他不走謙虚的道路，不懂逆順的道理，受蒙蔽與郤至相同，識事理與范燮相反。於是，從長遠來看，忽視了祖先的祭祀；從近處來看，接受身旁小人的欺

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别子，禮越常均，苟識無所守，功弗由己，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兹放命，恨心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蔑聞，重贜深掠，縱欲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劭未禽，凶威猶强，將毁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造育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

騙挑撥，依仗接納奸佞小人，反過來圖謀朝廷。近日安設上等宴席，坐觀成敗；派遣疲憊兵卒，總數不過三千，不發給兵戈馬匹，也不供應軍糧。皇上一直以他爲親人厚待，賜予最高寵幸，近來漸漸待如庶子，禮數超越常規。如果認識到了却無所忠誠的操守，不能爲朝廷建樹自己的功業，那就必定是忠義不全，終於道德的喪失。今日如此違背天命，怨恨朝廷，結合他過去的所作所爲而論，這些行爲確實都是錯誤的。况且家國危難，情事非同平常，關心此事的臣子，誰不星夜奔赴。而他消極抗敵，忘記哀痛，不曾赴戰。在封國十年，從無仁愛之政，而贜物堆積，長年累月掠奪民衆；縱欲更爲嚴重，姬妾有百房之多，尼僧以千數計算，傷風敗俗，攪亂人心，民衆怨聲四起，國人謗言終年不斷。又，賊首劉劭未擒之時，凶威還很强盛，要搗毁他家的私墳，殺死他的幾個兒子，圖謀已成，禍難突發。垂賴正義的討賊之舉，勝利時刻如雲涌速至，不幾天賊首消滅，禍難平息，消除了怨恨之心，解救了倒懸之急。論叙恩德，以養育萬物最爲重要。幫助别人也是幫助自己，抛棄别人就會慫恿讒言，乘亂謀利，疑忌他人之功，没聽説過有比他做出的這種事更厲害的。

僕以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絶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殉艱棘，惟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鋭師，飛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

僕以不賢之才，承蒙聖上十分信任，晋升高位，光榮超出了同輩中人。家本北方邊地，心懷慷慨之志，常常甘願放棄自己的生命，以拯救國家危難，爲聖恩而思國難，豪情志氣衝蕩心胸，所以眺三湘而長嘆，望九江而遥恨。如果能以自己的死换來國家的安定，誓願獻身。况且上有聖上謀略，下有將士盡勇，形勢已是萬無一失，即使愚夫也是知曉的。薛竟陵帶領衝鋒陷陣的精鋭騎兵，從陸路急馳而行。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操練英武之師，乘兵車飛馳而來。王豫州指揮戰船，整治軍器，早已爲前驅奔赴戰場。僕訓導士卒，磨利兵戈，駕凌波濤，如電速進。沈鎮軍、蕭安南的水軍戰船相接，旌旗

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并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群兵競邁，秘駕徐啓，八鑾摇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舳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以上臨下，易於轉圜。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易睹。

相連，首尾呼應。驃騎竟陵王是皇室宗親，美譽盛傳，聲望所歸；大司馬江夏王謀略透徹深遠，美善道德卓越於世，二位王公一并率師征討，如雲驅之勢齊發。各軍競相進發，聖駕徐徐起動，御車上的八鑾鈴摇響，五牛旗展舒。千輛戰車如雷聲震動，萬隻戰船似彩雲涌進，抖擻軍威，發布號令，如星光流逝，銀河轉動。以上臨下，勢如破竹。加上三謀和合順從，七緯禱告祝慶，神鬼同心相助，必勝趨勢明白如在眼前。

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屨至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

諸君有的世代承蒙皇上恩寵，有的親身聞聽了教義，應當知曉君臣大節絶不可觸犯，上下之禮是極其重要的，决不能顛倒。安定之時應順應時勢，名聲美好應奉事周全。誰參與追隨叛逆，置身危地，就會身敗名裂，父母雙親蒙受殺戮，親生孩兒罹遭誅害。所以，我們得到皇上詔書而遲緩行動，未振發聲威的原因，就在於諸君處於叛賊之手身不由己，有的還懷有留戀之心。吉凶由人，時間不多了，今日若不改變過來，後悔哪裏來得及。發出檄書之日，决戰之心已馳往逆賊之庭。

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絶，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諶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鋭攻梁山，事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

劉義宣也相繼隨後到了。江夏王給義宣寫信説："昔日桓玄向仲堪借兵，很像今日的情景。"義宣因此懷疑起臧質。臧質獻計説："如今派一萬人馬攻取南州，那麽梁山就會被隔斷，派一萬人馬牽制王玄謨，他一定不敢行動。然後我在外江乘船，直取石頭城，這是上策。"義宣正要依計而行，他的親信劉諶之説："臧質請求作爲先鋒前行，他想幹什麽難以預料。不如集中精鋭部隊攻打梁山，事成之後再長驅前進，這纔是萬全之計。"

質遣將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争，乃遣勳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戰死，季之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

臧質派遣軍將尹周之從西面城壘進攻胡子反、柳叔政，當時子反正渡向東岸找王玄謨商量事情，得知叛賊進攻，奔馳而歸。周之攻打城壘很猛，劉季之的水軍拼死作戰，但賊人兵勢强盛，便向玄謨請求救援。玄謨不肯派兵，崔勳之力争，玄謨於是派勳之救應。等援軍到時，城壘已經失陷，勳之戰死，季之收兵撤退。子反、叔

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仲。

政奔回東岸，玄謨將子反的軍副李文仲斬首。

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顔樂之説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因風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

臧質打算繼續進攻東城，義宣的黨徒顔樂之勸義宣説："臧質如果再攻下東城，那麽大功全部歸他了。應該派部下軍將自行攻打。"義宣派遣劉諶之靠攏臧質，在城南擺開軍隊。王玄謨留下瘦弱士卒守城，將全部精兵出城迎戰。薛安都率騎兵首先出城，垣護之督率衆將緊隨其後。交戰良久，賊人軍陣稍被攻破，騎兵得以攻入。劉季之、宗越又攻陷賊陣的西北面，衆軍乘機進攻，賊軍於是大敗潰逃。同時乘風放火，賊軍船艦全被焚燒，延及到西岸。臧質尋求義宣，打算和他商議一下，但是義宣已經秘密地逃走了。臧質不知該怎麽辦，也逃跑了，他的兵衆全都投降的投降，逃散的逃散。

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誑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并無所問。"文敬棄衆而走。

臧質逃到尋陽，焚燒府第屋舍，用車子裝載妓妾向西奔逃。他派所寵信的何文敬領兵在前，到了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本來是臧質的黨羽，到這時懷了二心，欺騙文敬説："皇上宣布詔書，祇逮捕首惡一人，其餘的人都不問罪。"文敬便抛下兵衆逃走了。

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既至，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啖之。追兵至，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録尚書江夏王臣義恭、左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窮愚悖常，構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叛德，罪過恒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辜日限意，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於武庫。庶爲鑒戒，昭示將來。"詔可。

臧質先前任妹夫羊冲爲武昌郡太守，臧質前往投奔他。到武昌時，羊冲已被郡丞胡庇之殺死。他無處可歸，就進入南湖逃竄，没有食糧，就采摘蓮子來吃。追兵趕到時，他在窘迫危急之中，用荷葉蓋在頭上，自己沉入水中，祇露出鼻子。軍主鄭俱兒望見了，射中他的心窩，兵刃亂砍亂殺，腸胃被砍出來纏在水草上。隊主裘應砍下臧質的頭，傳送京都。臧質死時年五十五歲。録尚書江夏王劉義恭、左僕射劉宏等人上奏疏説："臧質是個低劣無用的下才，但所受恩遇深厚。他在途窮之時，愚蠢之極，違背常理，挑撥煽動邪惡叛逆，動亂之大，罪惡滔天，企圖泯滅大宋，背叛皇恩，違背道德，罪行已超過一般律條的規定。現在已將他梟首，這是依照國家法典辦事，懲治暴戾應從長考慮，鏟除邪惡宜采用深遠之策。臣等參議，必須限定時日，派人按照漢代處理王莽的事例，將他的頭塗漆，放在兵器庫内保存。作爲後代鑒戒，明示未來。"皇上下詔書同意。

質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質留子敞爲監軍，將敦自隨，至是并爲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黄門郎，敦弟敷，司徒屬，敷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斁，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同誅。

臧質率軍初下時，義宣任臧質的兒子臧敦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留下兒子臧敞爲監軍，使臧敦跟隨自己，到此時一并被武昌郡擒獲押送。臧敦，官至黄門郎，臧敦的弟弟臧敷，任司徒屬，臧敷的弟弟臧敞，爲太子洗馬，臧敞的弟弟臧斁，臧敦的兒子臧仲璋，臧質的另兩個兒子兩個孫子未成名，一同被誅殺。

任薈之

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薈之、臨川内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并爲盡力，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任薈之字處茂，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才能有餘。"杜仲儒，杜驥兄子也。

臧質起兵時，豫章太守任薈之、臨川内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一并爲他盡力，徵發派遣郡内壯丁，并且運送糧食，全被誅殺。任薈之字處茂，樂安人，歷任世祖、南平王劉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贊他，説："聲望雖然不够，才能還是有餘的。"杜仲儒是杜驥兄長的兒子。

孫冲之

豫章望蔡子相孫冲之起義拒質，質遣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冲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書都官曹郎中。冲之，太原中都人，晋秘書監盛曾孫也。官至右軍將軍，巴東太守。後事在《鄧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軍於南陵功，封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户。贈崔勳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賜亦梁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豫章望蔡子輔助孫冲之起義，抵抗臧質，臧質派遣軍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伐他，被冲之打敗。世祖發詔書以他爲尚書都官曹郎中。冲之，太原中都人，晋朝秘書監孫盛的曾孫，官至右軍將軍，巴東太守。他以後的事迹記在《鄧琬傳》。沈靈賜因在南陵打敗臧質前軍有功，封爲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户。贈崔勳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賜也在梁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 魯宗之 魯軌 魯秀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彦仁，晋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僞雍州刺史桓蔚，進向江陵。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霄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户。桓謙、荀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馬，筋力絶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大

魯爽的小名叫做女生，扶風郿人。祖父魯宗之字彦仁，晋朝孝武太元末年，從家鄉來到襄陽，歷任官職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擊僞雍州刺史桓蔚，向江陵進軍。以戰功任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爲霄城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桓謙、荀林進逼江陵，宗之率兵衆奔馳赴戰，這事記載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征討劉毅時，與宗之會師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爲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兒子魯軌又名象齒，是魯爽的父親。熟習弓馬，筋力超人，任竟陵太守。宗之自以爲不是高祖的老部下，却多建大功，内心感到不安。正碰上司馬休之被征討，就産生了猜疑和恐懼，於是與休

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頃之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

之一道北逃。他在當地善於安撫治理，士人平民都爲他盡力，護送他逃出邊境，全家投向羌人，不久病卒。高祖平定長安，魯軌爲寧南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鎮守長社。世祖鎮守襄陽時，魯軌派親信程整奉送書信，謀求歸順，主動表白忠誠之心，因爲以前殺了劉康祖、徐湛之的父親，所以不能回歸。太祖多次派人招納，允許他歸降後任司州刺史。

爽少有武蓺，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寧南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無復華風。粗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充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宫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没，燾引置左右，與秀相見，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將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創，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針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同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燾所愛，群虜并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

魯爽從小就有武藝，虜主拓跋燾賞識他，常把他安置在身旁。元嘉二十六年，魯軌死去，魯爽爲寧南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鎮守長社。從小染上異族習俗，不再有華人風氣。魯莽又因酒使性，屢次犯錯誤，拓跋燾要殺他。魯爽有個七弟名魯秀，小字天念，頗有謀略，才力超過魯爽。拓跋燾用他充當自己的警衛，對他很是賞識優待。僞高梁王阿叔泥被芮芮圍困，十分緊急，派魯秀前往救援，拓跋燾親自率大軍緊隨其後。拓跋燾還没有到達，魯秀已打敗敵軍，救出阿叔泥而返回。拓跋燾贊賞他的武功，任他爲中書郎，封爲廣陵侯。有人報告拓跋燾，鄴地民衆打算占據城池造反。又派魯秀前去檢視察看，并燒了石虎殘餘的宫殿。魯秀常常乘驛車往返，這時因病回來得遲了些，受到拓跋燾的責問，魯秀又恐懼起來。拓跋燾不久南下侵擾，魯秀於是跟隨渡過黄河。先前，程天祚被虜兵俘獲，拓跋燾將他帶在身邊，與魯秀相見，要魯秀勸令他歸降，魯秀把他收到自己軍中。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協助守衛彭城，正碰上世祖派遣軍將劉泰之率輕裝軍隊在汝陽襲擊虜兵，天祚督戰，戰敗受傷，被虜兵俘獲。天祚擅長針灸之術，拓跋燾對他非常寵愛贊賞，有時與他同乘一車，常常不離身邊，封爲南安公。拓跋燾北回蕃縣，天祚趁他大醉，假裝成奉命督責後軍的人，所到之處稍加責罰。由於天祚受到拓跋燾的寵愛，所以衆虜兵將都怕他，没一個敢問他的，於是天祚得以逃歸，後來任山陽太守。太宗初年，與四方一同反叛，這事記載在《薛安都傳》中。

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康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群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

拓跋燾開始南行時，派遣魯爽隨同永昌王庫仁真進軍壽陽，與弟弟魯瑜共同在尉武打敗劉康祖，接着到達瓜步，纔得以與魯秀商定南歸的計劃。拓跋燾回到湖陸時，魯爽等人請求道："奴與南方有仇，每次軍隊攻來，常常擔心禍及祖上墳墓。乞求讓我們同去接迎靈柩，回來葬在國都。"北虜所有的臣下對於他們的君主自稱爲奴，如同中原自稱爲臣。拓跋燾允許了此事。長社戍虜兵有六七百人，魯爽騙他們說："南方調防軍隊，可派遣三百騎兵去邊界上探聽。"騎兵去了，魯爽率領心腹將士當夜擊殺其他虜兵，全都殺死了，然後馳馬進入虎牢。

爽唯有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晉朝，負釁三世，生長絶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點僞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遍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睿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遑遑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奉詞陳聞。"

魯爽衹有第三個弟弟在北朝，其餘家屬全部跟隨自己南歸。魯爽率領自己的部隊和願意跟隨南歸的千餘家奔向汝南。派魯秀從許昌回壽陽，向南平王劉鑠奉送辭文說："爽、秀得罪晉朝，負罪三代，生長在隔絶的地域，身居遥遠的胡虜，全家兄弟淪落蒙辱，接受僞職，求死既不可能，還國又没有機會。近來心繫南去白雲，傾心向往東升太陽，猶如痿痹的人渴望行步，盲人盼望光明。嵩山、霍山咫尺相近，長江、黄河并不遥遠，但因夷庚堵塞，相隔如同天地，痛心疾首，晝夜慨嘆悲傷。虜主猖狂，其心有如豺狼猪狗，對華人、戎人遍施暴虐，在陰間陽間普結怨恨。他自從盱眙回師，將士死亡超過半數，仍然昏於政事，酣於享樂，沉湎酒色之中，任性而爲，無所顧忌。爽、秀等依仗民衆的憤怨，憑藉將士的意願，齊心合力奮起舉義，斬殺凶狠之徒。依賴皇上聲威，肅清逃亡的賊寇，虎牢、洛陽諸城，很快就可以攻克。謀求些微功績，略微洗刷自己的過錯，正應當自縛向皇上請罪，等候司寇的誅戮。懦怯氣節尚未展舒，臣服之心表白於邊境。明智的大王殿下以高明的智慧治理藩國，文韜武略，樣樣擅長，遠近人民欽佩傾心，接受教化，聞聽美德，請賜予拯救之恩，以撫慰真誠期望之心。老弱百人，先送歸請求庇護。丹心赤誠迫切，仰望安撫我等邊遠之人。謹遣共同舉義的潁川聶元初獻詞表白。"

鑠馳驛以聞。上大説，下詔曰：

劉鑠派遣快馬稟報皇上。皇上十分高興，下

"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列到，忠誠久著，撫兹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鋭，梟剪獯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頹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豫州之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敘。"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内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汝陰内史，將軍如故。餘弟侄并授官爵，賞賜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年也。虜毁其墳墓。

詔書説："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心志不渝，上表述説，可見忠誠之心已久。他們安撫善良，合家投誠，招集忠義軍將，斬殺獯虜醜徒，肅清安定邊城，獻賊俘於宫門前。即便是宣孟離開翟地回歸晉朝，頹當離開胡地進入漢境，與今日之事相比，也不足以稱道。朕對他們着實嘉許，宜立即授任官職，讓他們得以表現忠君的謀略。魯爽當任爲督司州和豫州的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魯秀當任爲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太守。他倆的子弟和約同舉義的士人、庶民，委派征虜府及時申報，都要對他們加以周到的嘉獎叙用。"魯爽到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内史，將軍、刺史之職不變。魯秀參右將軍南平王劉鑠軍事、汝陰内史，將軍之職不變。其餘弟侄都授予官爵，賞賜的財物十分豐厚。魯爽北鎮義陽。由北方過來的私人部屬將士共六千八百八十三人，這年是元嘉二十八年。虜兵將他們的祖墳全部毁掉了。

明年四月入朝，時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荆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秃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偽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碻磝不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鬥數百里，至曲强，虜候其饑疲，盡鋭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

第二年四月入朝，當時拓跋燾已死，皇上又謀劃新的北伐方案。五月，派遣魯爽、魯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荆州軍甲士四萬，從許昌、洛陽出軍。八月，北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秃髮幡乃同放棄城池逃走。魯爽等向大索戍進軍，戍主偽豫州刺史跋僕蘭説："魯爽雖然驍勇却没有防備，我現在出城，他必定輕率地來占據城池，我們在檀山設下埋伏，一定可以活捉他。"魯爽果然連夜進發，魯秀勸阻，可是他不聽，魯秀衹得率軍奔馳前往去接應他。到天亮時，虜賊兩邊伏兵齊發，多虧魯秀指揮將士上前拼力迎戰，虜兵纔退回虎牢。魯爽於是進軍攻打，本來期望水軍進入黄河，切斷虜兵水門。王玄謨攻碻磝不下，敗退下來，水軍又到不了，魯爽也衹好收兵南歸。轉戰數百里，到了曲强，虜兵等他們飢餓疲憊之時，以全部的精兵鋭卒前來攻打，魯爽親自奮力拼戰，虜兵纔退走。

三十年，元凶弑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君作亂，南譙王劉義宣起兵入京討伐，魯爽當即受義宣之命，率領自己的部下到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一同前往江

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

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即位，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

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黄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殺之。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并起。征北府户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縣不聽進。

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蒙蘢，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左軍將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并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世祖以賊强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便引軍退還，下獄。更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

陵。義宣進魯爽稱號爲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原有官職不變。又留魯爽駐扎江陵，亂事平息後，以魯爽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魯爽到了壽陽，便盡情接待賓客，授予士人官職，收聚旗仗，集聚馬匹，如同敵寇將要來到一樣。

元凶謀反時，魯秀正在京城，他對魯秀説："我爲你殺了徐湛之。正要對你委托信任。"任魯秀爲右軍將軍，配給精兵五千，命他進攻新亭壘。將要開戰時，魯秀下令打退軍鼓，於是歸順過來。世祖即位，任他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和豫州的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

魯爽與劉義宣及臧質相交已久，義宣也想憑藉他的勇力，雙方十分投契。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告知魯爽，將在秋季一同舉事。魯爽愛好酗酒，行事悖亂，當日便起兵行動，派快馬送信報告弟弟魯瑜，帶領家小逃走反叛，全都得以回到西部地區。魯爽命令部衆舉起黄旗，改稱年號爲建平元年，私自製造法服，登上法壇，自加稱號。懷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自己同心，便將他們殺害。劉義宣、臧質得知魯爽已起兵行動，便匆匆忙忙起兵反叛。進魯爽稱號爲征北將軍。魯爽於是將所製的車輿冠服與各種儀仗送往江陵，下文書宣告義宣和臧質等一并起兵。征北府户曹文書説："丞相劉補天子之位，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之職，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將軍，名脩之。皆在文書到時遵照執行。"義宣驚駭愕然。魯爽所送的車輿冠服與各種儀仗全留在竟陵縣，不讓送進來。

魯爽部隊直出歷陽，從采石渡江，與臧質軍隊水陸兩路一起沿江而下。魯爽派遣弟弟魯瑜駐守蒙蘢，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求攻擊魯瑜，世祖分配給他一些部隊。并派遣左軍將薛安都率步兵騎兵爲前軍，另外派水軍從深潭下水，分路進軍共同會戰。安都進駐大峴，魯爽已建立了營壘。世祖因見賊軍强大營壘堅固，不能輕易攻下，命他們見機行事，酌情而决定進止。幼緒便率領軍隊

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係安都進軍，與爽相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爲部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并伏誅。

退回來，因此問罪下獄。另行派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守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指揮安都領兵進軍，與魯爽在小峴相遇。魯爽親自上前，將要交戰，却因飲酒大醉，安都刺殺魯爽，魯爽倒於馬下，身邊的范雙上前斬下首級，傳送京都。魯瑜也被部下斬殺而送首級去京都。世祖部隊進軍平定壽陽，魯爽的子弟全部被殺。

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諶之俱下。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更遣秀擊脩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江陵，秀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共北走，衆叛且盡，秀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

劉義宣初始舉兵反叛時，召魯秀加授符節，進號征虜將軍，將繼諶之之後一起東下，但因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歸奉朝廷，再派魯秀出擊脩之。王玄謨聞知此事，高興地説："魯秀不來，臧質是容易對付的。"魯秀到了襄陽，大敗而回。正遇益州刺史劉秀之派軍隊襲擊江陵，魯秀將他們打敗。義宣回江陵，魯秀與他一同向北方逃跑，賊衆叛離都跑光了，魯秀面對着城池，城上向他射箭，他中了箭，投入水中而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了他的首級，傳送到京都。

贈韋處穆、楊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云。

贈韋處穆、楊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魯爽剛從北方南歸時，魯秀因魯爽是個武人，不熟習官吏職務，稟告太祖請韋處穆爲長史來輔佐魯爽，太祖先以他補司馬之職，後來轉爲長史。

沈攸之　臧寅　邊榮　程邕之

沈攸之字仲達，吴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

沈攸之字仲達，吴興武康人，司空沈慶之堂兄的兒子。父親叔仁，爲衡陽王劉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守彭城，遷征北府。

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吴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晋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

攸之從小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徵派三吴民衆丁夫，攸之也被徵派。到了京都後，去見領軍將軍劉遵考，請求補爲平民隊主。遵考對他説："你的形貌醜陋，不能作隊主。"於是跟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討西陽蠻，纔補爲隊主。巴口興起義軍時，南中郎府下文書任他爲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受重傷，事件平息後，任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晋朝時，京都有南北兩岸，揚州原先設置都部從事，分管二縣違法犯錯的事情，永初以後撤銷了，孝建三年，又設置這個職位。攸之掌管北岸一縣，會稽人孔璪掌管南岸一

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矟。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爲龍驤將軍、武康令。

縣，後來又撤銷了。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跟隨慶之征討廣陵，多有建功，中箭傷了骨頭。世祖因爲他善於作戰，配給他仇池執矟步兵。戰事平息後，應當加以厚賞，被慶之抑止，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對此十分惱恨。大明七年，遇上母親喪事，葬事完畢，起爲龍驤將軍、武康令。

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宗越、譚金等并爲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户。尋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户。太宗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閤，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

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劉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宗越、譚金等一同受到廢帝寵愛，誅殺諸大臣時，攸之等人都爲他效力。封爲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户。很快又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户。太宗即位，按慣例削奪封爵。不久，有人告發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又被召入直閤，除東海太守。没有拜受，正遇上四方反叛，南賊已到了近處，於是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領軍隊據守虎檻。

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禀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而大失人情，攸之内撫將士，外諧群帥，衆并倚賴之。時南賊前鋒孫冲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軍攻之，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并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方并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

當時王玄謨爲全軍統帥，還未出發。前鋒有五支軍隊在虎檻，五支軍隊後面又不斷地有部隊跟着到來，每夜各立自己的姓號，相互没有聯係。攸之對軍吏説："現今各支軍隊姓號不同，如果有耕夫漁父在夜間相互呵叱，便會引起驚駭混亂，這是招致失敗的根源。"於是統一用一支軍隊的姓號，請求統一各軍，大家都聽從他。殷孝祖爲前鋒都督，而不爲衆人擁護，攸之對内撫慰將士，對外協調各位將帥，大家都信賴他。這時南賊前鋒孫冲之、薛常寶等人駐扎在赭圻，殷孝祖率領衆軍攻打，被流箭射中身死，軍主范潛率領五百人投降南賊，人心驚慌恐懼，都認爲攸之應該代替孝祖任統帥。這時建安王劉休仁駐扎在虎檻，總統各軍人馬，得知孝祖已死，派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領三千人前往赭圻。攸之認爲孝祖已死，賊軍有乘勝攻擊的圖謀，明日若不再發動進攻，那麽就是表示自己力弱。可是方興名位與自己相當，一定不肯屈居己下，而軍政不能統一，勢必導致失敗。於是率領各位軍主去見方興，對他説："四方一起反叛，國家賴以保存的，不再有百里的地方。衹有殷孝祖受到朝廷的信賴，可是初次交戰，他便載

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爾。”方興甚悦。攸之既出，諸軍主并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

尸而回，文武官員沮喪失望，朝野上下心中危懼。事情能否挽救，衹在明早一戰，如果戰鬥不能獲勝，則大事去矣。至於明日的戰事，衆人都認爲我應當統率各軍。我自知懦弱力薄，才能謀略都不如您，今日就公推您來作爲統帥。衹是希望將與您一同盡力死戰罷了。”方興很是高興。攸之出來，各位軍主都責怪他，攸之説：“你們忘了廉頗與藺相如、寇恂與賈復的事了嗎？我本來是爲了救國救家，怎能去計較彼此地位的高低。而且我能謙讓於他，他一定不能謙讓於我，大家既然在共度艱難，怎麼可以自己與他心意不一呢。”第二天早上進軍作戰，從寅時到午時，在赭圻城外大敗賊寇，又追趕到姥山，分派水軍乘勝進軍征討，又消滅了賊寇水軍，攻取了胡、白二城。

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不久，假攸之符節，進號輔國將軍，代替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糧食用盡，南賊大帥劉胡駐扎在濃湖，用布袋盛米繫在木筏上和船腹中，裝作是翻船，順風流下去，用以向赭圻提供糧食。攸之發現，懷疑其中有異，派人截取船隻和木筏，得到了許多袋米。攸之的侄子懷寶，是賊軍將帥，此時正在赭圻城中，他派遣親信楊公讚送密信招誘攸之，攸之斬殺公讚，把懷寶的信封起來呈送太宗。不久，攻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和郢州的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顗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并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鵲尾食盡，遣千人往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奔，顗亦叛走。赭圻、濃湖之

袁顗又率大軍進入鵲尾，相持已久，軍主張興世越過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親自領兵進攻錢溪。攸之率領諸將攻打濃湖，袁顗派人傳呼錢溪已被攻下，衆人都懼怕了。攸之説：“這不可能。如果錢溪確實打敗了，萬人之中應有逃亡回來的人。一定是他們作戰失利，以虚聲叫喚來迷惑衆人罷了。”於是約束軍中不得妄自行動。不久，錢溪使者來到，果然是大破賊兵。攸之把錢溪所送的劉胡軍卒的耳鼻給袁顗看，袁顗震驚恐懼，急忙將劉胡追回。攸之各軍盡力進攻，斬殺俘獲許多賊兵，直到日暮纔收兵回還。鵲尾糧食已盡，於是派遣千人去南陵取米，被臺軍截殺，燒毁他們的糧食物資，劉胡於是拋下兵衆奔逃，袁

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强弱爲少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户。

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吕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

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吴喜納其説，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

其年秋，太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糧運不繼，固

顗也叛逃了。在平定赭圻、濃湖的時候，賊軍丢棄了資財，珍貴貨物大量堆積，各軍競相收取，强的搶得多，弱的搶得少，衹有攸之、張興世約束自己的部下，秋毫不犯，其他將領因此而稱贊他們。攸之進軍平定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不變。没有拜受，又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户。

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安都占據彭城，請求投降，皇上雖然答覆表示同意，但詔書文辭簡略。授任攸之前將軍，置佐吏，授符節，與鎮軍將軍張永用重兵徵召安都。安都恐懼，約引索虜，索虜領大軍救援他。攸之等各軍的米船在吕梁，又派遣軍主王穆之用民丁運送糧米，穆之受到虜兵攻擊而翻了米船，又在武原被破壞了運輸的車輛，攸之等人引兵而退，被虜兵乘機追殺，又值天寒下雪，兵衆凍掉指頭的占十分之二三。於是，留下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也安置了守衛，攸之回到了淮陰。被免去官職，以貞陽縣公領職。他再次請求發兵征討，皇上不聽，入朝廷當面陳説，皇上還是不允許，衹得再回淮陰。泰始三年六月，攸之親自率領部下運送米糧到下邳，并開鑿四周深溝，派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丁回淮陰。

當時軍主陳顯達將要率領千名兵卒守下邳，攸之留下來等待顯達來到，虜軍派清泗間諜詐告攸之説："安都想要投降，請求你派軍隊迎接。"攸之副將吴喜聽信間諜的話，都認爲應該派千人配合此事。不久，來説的人多起來，吴喜更是堅定了自己的看法。攸之於是集中這些來説的人，告訴他們："薛徐州早就應回歸朝廷，今日能這樣，很合乎朝廷原來的期望。衹要派子弟一人過來，我便可派大軍接應。你們各位既然有回歸的心願，如果有能同薛氏子弟一同回來的人，都可以即刻在本鄉縣做官，實現你們的意願；如果他不能這樣做，也不必再徒勞你們來回地跑了。"從此他們再也不來了。

這年秋天，太宗又令攸之進軍圍攻彭城，攸之因清泗已經乾涸，糧草運輸不上，堅持認爲不

執以爲非宜，往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爲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爲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没。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幼弼、丘隆先、沈誕、沈榮守、吳陸道量，并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幼弼等并皆陷没。攸之之還淮陰，以爲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

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强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

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州刺史蔡興宗未之

宜用兵，反復來回議論七次。皇上大怒，下詔書給攸之説："卿仲春之時要求攻討彭城，我擔心軍士疲勞，而且去年冬天戰敗逃散，軍心不定，不宜再用，所以没有答應你的要求。現今就不肯爲我而走一趟嗎？卿若不去，那就派吳喜一人去。"攸之懼怕，於是奉旨進軍。走到遲墟，皇上後悔了，下令將軍隊追回。攸之回到下邳，而陳顯達在睢口被虜軍打敗，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陣亡。虜軍追擊攸之，十分急迫，於是雙方交戰，攸之被長矛刺傷，正好天黑下來，帶領部隊進入顯達的營壘，當晚兵衆逃散，這一天是八月十八日。攸之拋棄兵衆往南逃奔。起初，吳興人丘幼弼、丘隆先、沈誕、沈榮守、吳人陸道量，同以擅長文書的才能跟隨攸之，待到張永北討之時，張永一逃，攸之再敗，幼弼等人全都陣亡。攸之回到淮陰時，被任爲持節、代理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

泰始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辭而不受。於是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泰始五年，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攸之爲政苛刻殘暴，有時鞭撻士大夫，上佐以下的官員有不同意見，就當面加以辱駡。軍將官吏中有一人逃跑反叛，同鄉符伍代受罪罰的有十餘人。但是他通曉官吏職事，自强不息，士人庶民都怕他，没有人敢欺瞞他。聽説有虎，就親自去圍捕，决不空手而回，有時一日可捕獲兩三隻虎。如果到了天黑還没有捕捉到手，便連夜圍守，一定要等到天亮時虎自行出來。賦役徵收嚴厲苛苦，徵調人力物資也没限度，修理整治大小般隻，營造武器盔甲。自從到了夏口，便有謀叛企圖。泰始六年，進監豫州的西陽、司州的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

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正在外藩，一同參與接受遺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没有拜受，正遇上巴西民李承明造反，捉去太守張澹，蜀地騷亂。這時，荆州刺史建平王劉景素被徵召入朝，新除授的荆州刺史蔡興宗還未到鎮所，於是派遣攸之代理荆州

鎮，乃遣攸之權行荆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荆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群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遵奉。

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奧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晋熙王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

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群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换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一蕃，撲討蠻、蜒，可强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懾憚，徵議遂息。

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陵、武陵并爲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并殘壞，巴東、建平爲峽中蠻所

刺史事。攸之到了巴西，正逢承明已被平息，於是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不變。到了荆州，政事治理如同在夏口一樣，營造舟船鎧甲，常常如同敵軍將到。當時幼主在位，諸大臣當朝執政，攸之漸漸懷有反叛的心思，對於朝廷的制度，也就不那麽遵照奉行了。

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暗下懷有反叛意圖，用委婉的意思來説動攸之，派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信一封，信上題有"沈丞相"，送交攸之的守門人。攸之不拆開看，推説得自陳公昭，將信送到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擊京城，攸之對手下人説："桂陽王如今反叛朝廷，一定會聲稱與攸之同謀。如果不努力地去救援京都，一定會增加朝野上下的疑忌。"於是派遣軍主孫同、沈懷奥發兵馳往京城，接受郢州刺史晋熙王劉燮的指揮。孫同等人纔過夏口，正好休範已被平定，於是返回。朝廷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攸之堅持辭讓開府。

攸之獨自專權於閫外，朝廷疑忌畏懼，多次想徵召他進京，又擔心他不接受，衹得作罷。諸大臣藉皇太后命令，派宦官去慰問攸之，説："你長期在外，十分辛勞，應該回到京城。可是你身負朝廷重任，用别人來替换你，也很不好辦。回京城還是留下來，哪樣合適，全由你來決定。"想用這方法來觀察他的心意。攸之答道："承蒙朝廷厚恩，使我有今天這樣的地位。我自認爲平庸淺陋，本來就没有擔負國家重任的才能。至於像守備一方藩地，征討蠻、蜒的叛亂，還可以勉强充任。雖然朝廷有如此意旨，但豈敢自己考慮去留，回歸京城的事，願聽朝旨安排。"朝廷更加畏懼，徵召他回京的議論也就平息了。

元徽四年，建平王劉景素占據京城反叛，攸之再次響應朝廷。不久，景素叛亂平定。起初，在元嘉年間，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裕充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一同爲名郡。世祖在江夏設置郢州，郡中撤銷軍府，竟陵、武陵也都衰殘敗壞，巴東、建平被峽中蠻人攻破，到這時，

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并疑攸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兄子天賜爲荆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説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爲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説不回，乃與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

人民流散，留下的人没有多少。這年春天，攸之派遣軍隊進入峽中討伐蠻軍將帥田五郡等。等到景素反叛時，攸之急忙下令追回進入峽中的軍隊，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却懷疑攸之自己有異心，於是截斷峽路，阻止兵卒，不讓軍隊東下。當時攘兵兄長的兒子天賜爲荆州西曹，攸之派天賜勸説他們，命令他們解除武裝，一概不加追究。攘兵見到天賜，得知景素果然反叛，於是解脱鎧甲請罪，攸之待他和從前一樣，後來以攘兵爲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前去勸説，可是他不相信，於是與討伐蠻人的軍隊一起進攻建平，攻破建平，斬了道欣。

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别。道慶至都，云："攸之聚衆繕甲，奸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

臺直閤高道慶的家在江陵，攸之初到荆州，道慶當時正在家中，寫了文書給攸之，求用他的十餘個親戚爲州從事西曹，攸之衹用了三人。道慶大怒，親自進入州府取回自己的文書，撕毁之後離去。待到回京都時，也不去向攸之道别。道慶到了京城説："攸之聚集人衆，整治兵甲，不久就要造反了。"楊運長等人常常對攸之疑忌畏懼，於是與道慶一道秘密地派遣刺客，携帶廢帝親手所寫的詔書，賜金餅給攸之手下的州府佐吏，晋升他們的官級。當時有三頭象來到江陵城北數里的地方，攸之親自出馬鬥殺了大象。忽然有流箭射中攸之坐騎兩腹的障泥，這以後，刺客的事件便暴露出來了。

廢帝既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劍二十人。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刳斫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雍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柏年、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

廢帝死後，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劍二十人。派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送去廢帝刳刀斫斧之類刑具給攸之看。元琰到了江陵後，攸之便有了謀逆之志，由於親信中有不同意見，所以叛逆之事没有發生。這年十一月，便發兵反叛。攸之平日已蓄養了兵馬，物資也豐富，到這時有戰士十萬，鐵馬二千。他派遣使者去約雍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等人一同舉事。敬兒、文和斬殺來使，寫奏表派快馬上報；柏年、道和、佩玉心懷兩端，暗地裏與攸之互相應和。

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

十二月十二日，攸之派遣他的輔國將軍、中

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自率輔國將軍録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二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命沙門釋僧粲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悦。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暫泊黄金浦。"既登岸，郢城出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

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領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派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又派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領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親自率領輔國將軍録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二月四日到夏口。攸之將要從江陵出發時，命沙門釋僧粲用蓍草占卜此事，説："到不了京城，將從郢州返回。"他心中很不愉快。起初，江津有雲氣，形狀如同塵霧，從西北而來，正好遮蓋在軍隊的上空。到了沌口，攸之説："應當打探情況，安定西面，暫時停泊在黄金浦。"登岸後，郢城出軍進擊。攸之得知齊王世子占據盆口，心中恐懼，不敢前進，於是攻打郢城。

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

> 尊冠賤履，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凌我郊圻，侵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閭伍，邀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鑴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國，極富於家。擁旄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督志屏，即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璆瑨罕入，箕賦深斂，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谿壑其性，從始至終，沿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集尫卒，結釁外城，送死中甸，是而

當時齊王輔政，派遣各路軍馬向西征討。尚書傳符征西府説：

> 尊冠賤履，如同君主臣子的地位，奉承順應者可成，謀反叛逆者必敗，都是有預兆的。未有凌駕我都邑疆界，侵犯我黄河縣邑而不師焚甲亡旗倒轍亂的。沈攸之出身平庸卑賤，從平民行伍中提拔出來，謀求百次戰鬥的機遇，憑藉一次勝利的功勞，就獲得開山裂地封侯，腰金拖紫高官，一國之中的極富極貴之人。鎮守一方藩國，便不把朝廷放在眼中；受督小小邊地，即有專擅征伐的罪惡。橘柚不薦獻朝廷，璆瑨不送入京都。横徵暴斂，其害遍布南方郢州；違背法律，其毒强加西面荆州。心如惡獸饕餮，性似深溪巨壑。自始至終，由壯年到老年，都是如此。如今又驅趕逼迫妖孽死黨，整治聚集殘

可忍，孰不可懷。

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黄回、員外散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王宜興、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吕安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程隱雋，輕艓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憘、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範、龍驤將軍冗從僕射軍主成買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諸帥，莫不勇力動天，勁志駕日，接衡拔距，鷹瞵鶚視，顧眄則前後風生，喑嗚則左

兵敗卒，與外域勾結，到京都來送死。如果此事可忍，還有什麼不可包容的。

今派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黄回、員外散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領精兵二萬爲前鋒，如雲騰霧涌。又派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吕安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率領舳艫水軍二萬，隨即進軍。又派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程隱雋，領輕艓小舟水軍一萬，堵截渡口要道。新除持節督廣交越寧湘州的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憘、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範、龍驤將軍冗從僕射軍主成買等，領鐵馬五千，如龍騰虎躍，作爲後陣。凡此諸位將帥，無一不是勇力動天，鬥志昂揚，交戰衝殺，攻伐抵禦，如鷹瞪眼，如鶚注視，顧盼間前後風雲生發，叱咤中左右雷電閃起。以這樣的將士攻城，何城不克；以這樣的將士殺敵，何陣不破。然後天子大軍即速降臨，龍虎將士百萬之衆，六軍統一指揮，五輅旌旗舒展，赤色欄杆焕發光彩，銀色鎧甲涌起波瀾。如樓煩般的神箭手的白色羽箭，投射出去堆積成山；英勇善戰的漁

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陳能堅。然後鑾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爲群，芝艾同焚，悔將何及。

陽騎軍的戰馬，披挂鐵甲集合成群。如果有誰膽敢抵抗，芝草與艾草一同焚毁，後悔哪裏來得及。

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鋒陳營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爾欺，斬袪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三千户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

符書到達之日，希望多加反省。那些交鋒陣中的營壘主將，被驅逼作戰的將士，如果有投命官軍軍門的人，不追究以往的一切。有的能戴罪立功，决不欺騙你們，抛棄前嫌，衹以功論賞。如果能斬送攸之首級，封三千户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講信用如河海不變。賞罰分明，决無反覆。飛火軍執持文書，驛馬傳送千里。

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

齊王出兵停駐新亭，派快馬送檄文數説攸之的罪惡，説：

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毁。故劉濞賴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河據隴之資，毌丘儉伐其逾海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爲豎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筲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

彎弓射天，没見有能射到天的；揮戈擊地，再費力氣又有什麽用處。爲什麽？逆順趨勢决定不同，禍福的結果也就容易推究了。因此違背天命的人，鬼神也不能使他成功；順乎人心的人，聖哲也不能使他失敗。故劉濞依賴七國聯合兵力的强勢，隗囂依恃跨黄河據隴山的地利，毌丘儉誇耀他逾海越島的功勞，諸葛誕自傲他禮待下士仁愛民衆的德行。這四個人，都是當世的英雄，却以違反順勢招致災禍，傾巢覆滅，被小兒所笑。何況叛軍陣中的凡庸陋才，狹隘小器，却懷着竊國的心志，膽敢舉兵反叛，欺君犯上。

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并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仰革運，

叛賊沈攸之，出身微賤，數代冷落，故司空沈公因從同宗的關係給以照顧，愛他如同自己的兒子，養育吹捧，得升官職。廢帝昏聵悖理，猜忌懼怕肩負重任的大臣，攸之貪得無厭，乘機作亂，凶狠殘忍，唯利是圖，親自出手，反咬别人，謀求大權，妄殺忠臣。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人一同受到寵幸重用，結爲爪牙，成爲死黨，人稱“三侯”，當時相互親近，感情超過了管仲和鮑

凶黨懼戮，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崩挫，本非己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崤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崇顯，内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托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己以爲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罪一也。

叔牙。遭遇變故噩運之時，凶黨中人懼怕殺戮，攸之狡猾，運用心術，謀求自己的安全，嫁禍於他人，殺了從父，又陷害好朋友。雖然呂布出賣過主子，酈寄出賣過朋友，同他相比，也算不上殘酷的了。這便是他無信無義，語言欺詐，翻覆無情，華夏歷朝前所未有，夷人狄人也决不所爲。泰始建元，政治疏漏更大，略去了他的凶殘險惡，取用他的善戰好鬥，所以他在混亂中得以全身，因禍保福。攸之空疏淺薄，浮躁無謀。他在濃湖之戰潰敗受挫，其實他原本就無此能力取勝；到北伐彭城、泗州時，遠遠看見賊兵便嚇得連夜逃竄；再次征討下邳，一鼓之後便逃跑了；如此一再給王師抹黑，又應依法處置。先帝英明偉大，胸懷寬如河海，寬容了他的回谿之敗，希望他獲得曲崤勝利，所以他得以改變命運，獲得好機會，很快升到顯要高位，在京城内整治禁衛，出京又任地方長官。聖上在鼎湖去世，遠頒遺旨，寄托之意非常深切，情義之深感動金石。但是攸之在開始奉行國喪之時，喜悦之情顯於面容，普天下臣民同哀，他却以爲大慶。這是他幸災樂禍、大逆不道的第一條罪狀。

又攸之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晋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器鋭士，并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包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

又，攸之多次位居藩鎮高位，從郢州遷到荆州。晋熙王殿下以皇弟身份代鎮，地位高貴，聲望巨重，攸之却肆意欺凌侮辱，中斷侍奉迎送，選擇軍士馬匹，簡省籌算器具兵甲，好的器具和精壯軍士都用來給自己使用，郢城留用的，不到十分之一，專權擄掠，不顧國法。這是他心懷生禍之志、不恭敬不忠誠、大逆不道的第二條罪狀。

又攸之踐荆以來，恒用奸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户發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

又，攸之任職荆州以來，常用奸邪之術，既然圖謀用軍隊叛亂，最合適的便是藉用力量。於是便逼迫各處蠻人，騷擾山谷，揚言討伐，竭盡所有的户家擴充軍隊，如蟻群集聚城鎮村邑，等候國家衰落的機會，由來已有多年，他從不解脱身上的鎧甲。於是使四野百縣，道路上見不到男人，

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

耕田交租，全靠驅使婦女老弱去做，自古以來的殘酷虐待，也没聽説有如此的。這是他欺侮蔑視朝廷、大逆不道的第三條罪狀。

去昔桂陽奇兵猋起，京師内釁，宗廟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强地廣，救援顛沛，實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裁遣弱卒三千，并皆羸老，使就郢州，禀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晋熙。何其平日輈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虚重皇戚。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罪四也。

前幾年，桂陽王奇兵迅速興起，京城内亂，國家危險。攸之受任占據上游重鎮，兵强地廣，救援京都，平息動亂，實在應該全力以赴。國家危急之時，他却正在考慮自己，裁遣弱卒三千，并且都是病弱衰老的人，派去郢州，接受指揮，企圖在判定責任之日，把責任推給晋熙王。平日他是多麽的囂張，把朝廷執政大臣不放在眼裏，這時恭敬勤謹，尊重皇親國戚，都是虚假的。這是他藏伏邪惡、隱匿奸詐、兩邊觀望、大逆不道的第四條罪狀。

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羈絆行侣，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罪五也。

又，攸之多次任長官據有州郡，專横跋扈越加厲害，招誘輕佻狡詐之徒，前往投奔者一概收納；行人旅客，路過他的地境一定會被扣留下來；學子無路可走，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商人喪命，無法歸葬自己的故土；叛逃者進入他的地方，就加以保護；而逃出他的地界，一定會派人窮追。這是他大逆不道的第五條罪狀。

又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捶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遍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罪六也。

又，攸之獨自專横肆虐，所作所爲，極其殘酷。他把屬吏看作仇敵，待民衆如同草芥；田賦嚴苛，奪取民衆收入的大半；刑法殘酷，誅滅罪人的三族，鞭撻捶責國中士人，全用胡虜的刑法。一人逃亡，全族補缺替罪，毒害遍及嬰孩，酷虐加於老人。牢獄囚徒常滿，街市常常行刑殺人。男人不得耕種，女人不得紡織。奔走於道路，號哭動天。朝廷下達的赦令，從不遵照奉行，想殺便殺，所以皇上寬宥的恩澤，長久不能到達他管轄的州郡。這是他目無君主、欺凌聖上、大逆不道的第六條罪狀。

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蕃，鴟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遄戮，

蒼梧王狂妄凶殘，罪比夏桀、商紂更深。攸之據於藩國而懷有二心，目露凶光注視西部，把他的長子元琰留在京都，作爲人質，父子分離，已有多年。依賴國家

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罪七也。

廣遠綿長，獨夫很快被除。攸之先前已表白過自己的父子之情，此時理應一同歡樂慶幸。然而迷惑顛倒，爲此深深嗟嘆惋惜，開口憐憫暴君，揚聲誹謗明主。這是他不辨是非、不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不道的第七條罪狀。

廢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内畿，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末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罪八也。

廢棄昏君，擁立明主，這是按照前代的典章制度行事。交州、廣州先來祝賀，梁州、秦州也早來到。但是攸之近在京畿附近，道路不遠，驛馬傳遞書信到達時，他平静得如同没有聽説一樣，最後派人送表章祝賀，時間已延遲了十天半月。上古時的防風氏因赴會遲到，被夏禹依照典章誅殺。這是他大逆不道的第八條罪狀。

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并加崇授，寵貴重叠。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讎釁，此其大逆之罪九也。

昇明開始新的建元，皇上對他恩澤深遠，成全他們父子之情，憐憫他們骨肉之恩，快馬派遣元琰帶着使命西歸，并且對攸之加授高位，真可謂是恩寵高貴重叠而致。元琰西歸到達家中，便應回京覆命，但是攸之得以父子團聚，不去想想這是承蒙誰的恩，不去感謝皇上的大德，反而生發仇恨朝廷之心，這是他大逆不道的第九條罪狀。

攸之以豁壑之性，含梟鴆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况乃舉兵内侮，逞肆奸回，斯實惡熟罪成之辰，决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奸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裂之心，虎豹摩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

攸之以貪婪的性情，狠毒的心腸，衹要放在天地之間，就會被稱作醜陋骯髒。何况發兵叛亂自我尋侮，肆意而爲奸惡邪僻之事，這實在是邪惡至極。罪行已成之時，就是瘡癰破膿、毒疽潰爛之日。幕府承蒙朝廷寄托，知曉君臣大義，比常時更爲憤慨，監督掌管大軍，奉行上天懲罰。今日皇上聖明，將相仁厚，與百姓約法三章，减輕刑罰，延緩賦税，年成豐收，家家富足，上有仁愛和順的恩澤，下無樂於作亂的心思。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奸逆之事，發動没有名義的軍隊，驅使懷有怨憤仇恨的黨羽。因此朝野上下都明白，完全可以打敗他們；萬民判定他們已是被擒之物；將士們如熊羆厲爪，藏蓄着抓取撕裂叛逆之心，似虎豹磨牙，興起吞没噬咬反賊之憤。憤怒激起，那麽冰雪

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之焰。

莽原也會生發電光；振奮發作，那麽白霜曠野也會奔騰雷鳴。依靠這種力量平定叛亂，是用不了多少時間的。即使他們再有更多的黨羽堵塞陸地，全郡人馬阻斷江川，又怎能來抗拒如沸騰海水般的浪濤，阻擋焚燒山野的烈焰。

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爲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月。

他們那個地方的民衆，遭受荼毒的時間很長，無路可逃，常常憂愁。今日又被逼上戰場，當兵打仗，交戰之日，蘭草艾草難以區分，你們應該儘早考慮，如土崩一般地倒戈，不要因一個人的糊塗而使九族遭殃。寬大的法典如同皎月一樣明白。

攸之盡鋭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箋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擁於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裂骼卷鐵之將，烟騰飆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又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弦歌，口厭粱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俯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

攸之將全部的精鋭攻打郢州，行事柳世隆隨機應變地進行抵禦，多次打敗了他。攸之給武陵王劉贊的信説："江陵一共八個州，地理形勢險要，鎮守治理責任重大，應該歸於朝廷，本來想請您來江陵，再改道去荆州，之所以没有向上禀告，是想等您到了之後，再當面陳説。不想層層關隘防備森嚴，無法拜見。如果下官匡扶朝廷的忠誠最終不能得到皇上的聖察，那麽下官領兵進入邊遠之地的舉動，近日集聚郢都的行爲，就無以告慰壯士之心，又用什麽來實現義夫之志。於是不去觸犯關隘，衹期望能得到您的旨意。至於斬蛟陷石的士卒，裂骨捲刃的將軍，騰躍急速，或許驚動殿下左右，如果不是萬不得已，敢不先詳述下官的心情。"又説："下官作爲地方長官，錢財富有；子弟一旦長大成人，便承蒙賜爵；親戚一旦長大曉事，便特加官職；日日耳聽弦歌，餐餐食用佳肴。下官一布衣出身之人，有如此富貴，還有何求？難道不知謙卑以求苟安，保身養命安度晚年？爲何不憂慮家中百口人丁而甘冒危難？下官忠心感激歷朝聖上厚遇，衹是想報答皇室大恩罷了。那些不明事理的人，説下官懷有貪欲無厭的心志。下官既然已是一貫忠誠如同白日般鮮明，也就不必再在此向殿下表明心志。假如上天一定要喪失其道，使忠節難以存立，那麽即使全家毀滅，也百死無恨。衹是高祖王業創立艱難，太祖日夜操勞，而國運不能實現久長之期，國家已被他人占有。家事國事，不知皇上聖心如

何詳察。”

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煥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

攸之派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率騎兵步卒三千人進軍武昌，太守臧煥放棄本郡投奔西陽太守王毓，逃向盆口，方平於是占據了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領二郡戍守的千名將士攻打西陽，方平敗逃。

攸之攻郢城久不决，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爲封人所斬送。

攸之攻打郢城，久戰不勝，軍心沮喪渙散。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毁軍營投降，進入郢城，攸之兵衆於是離散，不可收拾重新建制。天將拂曉，攸之斬殺劉天賜，率大軍渡過長江，到達魯山。各路軍隊因此四散逃走。攸之又回軍轉向江陵，還未走到一百餘里，聞知江陵城已被雍州刺史張敬兒占據，無處可歸，於是與第三個兒子中書侍郎沈文和走到華容地界，被守邊界的封人斬殺送往京城。

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剋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并爲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是齊王迎還第内。今皇帝即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葬墓。攸之第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爲吴興太守沈文季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卒。

攸之最初起兵南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攻克城池，元琰逃走。第五個兒子幼和、幼和的弟弟靈和、元琰的兒子法先、沈懿的兒子□□、文和的兒子法徵、幼和的兒子法茂，一并被敬兒擒捉，誅殺。原先文和娶齊王女兒義興憲公主，公主早死，生有二女，到這時，齊王將她們接回到王府。現今皇帝即位，允許把攸之和他的兒子們的喪柩送回祖墓安葬。攸之第二個兒子名懿，曾任太子洗馬，在攸之之前亡故。攸之的弟弟登之，曾任新安太守，離職居家，被吴興太守沈文季收捕斬首。登之弟弟雍之，曾任鄱陽太守，在攸之之前亡故。皇上下詔以雍之的孫子沈僧照爲義興公主的後嗣。雍之與攸之爲異母所生的兄弟，在各兄弟中最爲和善謹慎，特别受到攸之的親近寵愛。攸之性情吝嗇，子弟們不能隨意用他的財物，惟獨讓雍之隨意取用。雍之就拿他房舍中的服飾分給親戚好友，并以此爲常事。雍之的弟弟榮之，曾任尚書庫部郎，也在攸之前面亡故。

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没，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

攸之晚年喜好讀書，手不釋卷，《史記》、《漢書》中的史事有很多都熟悉能背誦，他常常慨嘆説：“早知人的窮困和顯達都是命中注定的，還不如去讀十年書。”到攻打郢城時，夜晚遇上風浪，米船沉没了，倉曹參軍崔靈鳳的女兒小時

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將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録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算皆如此。

嫁給了柳世隆的兒子，攸之嚴厲地對他説："當前急用軍糧，而你却不把此放在心上，難道是因爲你是城内柳世隆的親家嗎?"靈鳳答道："樂廣曾經説過，下官怎會用五個兒子去换一個女兒。"攸之這纔高興而消解了怒意。起初，攸之招募有武力的人，隨郡人雙泰真很有武力，徵召他，却不肯來。後來泰真到江陵做買賣，有人把此事告訴了攸之，攸之於是留住他，補爲隊副，待遇優厚。泰真并無留在軍營中的心志，没幾天便逃走了，攸之派了二十個人穿上鎧甲去追，泰真被追得急了，殺了幾個人，其他人不敢靠近。泰真本想回家帶着母親離開，因事情急迫，未能帶成，單身逃入蠻地。追拿他的人既然捉不到泰真，便把他母親抓走了。泰真見母親被抓，衹好出來向攸之自首，攸之不加罪罰，説："這是個孝子呀。"賞賜錢一萬，轉補隊主。他掩飾真情施用計謀都是這樣的。

初攸之賤時，與吴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

早先攸之貧賤時，與吴郡的孫超之、全景文同乘小船到京都，三人同上土壩時，有一人停下來給他們看相，説："你們三位將來都會官至一方之長。"攸之説："哪裏有三個人都有此命相。"相者説："相骨之法是這樣看的，如果不靈驗，那就是相書有錯誤了。"後來，攸之爲郢州、荆州二州刺史，超之爲廣州刺史，景文爲豫州刺史。

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

攸之初到郢州，就有順長江東下的心志。府主簿宗儼之勸他攻打郢城，功曹臧寅認爲："攻和守的形勢不同，没有十天的時間，郢城攻不下來，若不能及時攻克，那就挫傷鋭氣，損害軍威。今日若順長江東下，長驅直入，不用數日便可獲勝，既然京城都被攻克了，郢城怎能固守。"攸之没有聽從他的。失敗之後，各將帥都逃散離去，衹有臧寅説："我獻身事奉他人，豈可苟且偷生。我不辜負沈公，就如同沈公不辜負朝廷。"於是投水而死。臧寅字士若，東莞莒縣人氏。

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録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録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

先前，攸之在郢州，州從事擅自鞭打府録事，攸之免去從事官職，却再打録事五十鞭。他對人説："州官鞭打府職，確實違反大體和綱要，但也不能讓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

參軍事邊榮爲府録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録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説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蕲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泰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旋，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

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

凡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并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儼之詞也。臧煥詣盆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同惡或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

被府録事侮辱，攸之親自爲邊榮鞭殺了這個録事。攸之從江陵東下，用邊榮爲留府司馬，留守江陵。張敬兒的軍隊將到時，有人勸説他，要他向張敬兒投降，邊榮説："我受沈公厚恩，共同舉行這樣的大事，一旦情况緊急，便改變自己的本心，這是不能做的。"城被攻破，邊榮被捉去見張敬兒，敬兒問道："邊公爲什麽不早來?"邊榮説："沈公派我留守城池，却放棄城池求生，我是不忍心的。本來就不祈求生存，何必來問我。"敬兒説："要死有什麽難的。"下令斬首。邊榮歡笑而去，面不改色。泰山人程邕之平素跟隨邊榮，到這時抱住邊榮説："與邊公相處，不忍心見邊公先死，請把我也殺死。"兵士殺不成邊榮，告訴敬兒，敬兒説："求死很容易，爲什麽不許。"於是先殺邕之，然後殺邊榮。三軍將士無不落淚，説："爲什麽一天之内殺了兩位義士。"把他二人比作臧洪和陳容。邊榮是金城人氏。

廢帝喪命時，攸之打算起兵行事，咨詢懂星相的人葛珂之。珂之説："自古以來凡起兵行事，都要等候太白星。太白星出現，事情就能成功，太白星藏伏，事情就會失敗。過去桂陽王在太白星藏伏時舉兵，一開戰即被殺死，這是近代明顯的驗徵。今日蕭公廢除昏君擁立明主，正遇上太白星藏伏的時候，這與天意相合。况且太白星不久將在東方出現，用兵對東方有利，對西方不利。"所以攸之停止起兵，没有反叛。到後來起兵舉事時，珂之又説："現在歲星正位於南斗星旁，不可起兵征伐對方。"攸之没有聽從他的話。

凡是一同謀反的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都被誅殺。攸之的表疏檄文，都由儼之執筆。臧煥到盆城自首，當今皇帝下令斬首。其餘同黨有的被亂軍所殺，有的遇大赦得以免死。

史臣曰：臧質雖然一向貪婪殘暴，問安看望多有缺漏，但是奉行忠義，治理地方，原本并無反叛朝廷的心志。衹不過因爲君主年幼朝政衰弱，而期待世祖，自己占據長江中游地區，要繼

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年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承桓冲、庾亮當年的事業。可是皇上既然不同於晉朝穆帝、哀帝，大臣們又都如同代國同黨，朝廷對他雖然表面上禮儀爵禄很豐厚，但是內裏的疑忌防範很深，即使功高位尊，終究不是保全自身的地方，至於侵犯天子，背道逆行，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吧。攸之在西部郢州等待可乘的時機已超過十年，擅自發號施令，獨自專權逞威，犯上欺君，時日已久。待到上天厭嫌宋朝國政，其國運即將完結，他没有認識到改朝换代的規律，衹是迷惑於樂於擁戴的天意。公休已滅其宗族，攸之也殺了自身。王朝的結束總是因禍亂而引起的，各個朝代本來就是一樣呀。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顔竣

王僧達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

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列橋觀鬥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訴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禄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王弘最小的兒子。其兄王錫，生性誠實，不善言談，缺乏風度。太祖得知僧達年幼聰慧，就在德陽殿召見他，問他書學及家事，他應對從容敏捷，皇上非常賞識他，於是把臨川王義慶的女兒嫁給他。

僧達自幼好學，善寫文章。年紀還不滿二十歲，皇上就讓他做始興王劉濬後軍參軍，升爲太子舍人。由於托病在楊列橋觀賞鬥鴨，被有關部門糾彈，皇上恕免他，没有追問。他生性喜歡放鷹走犬，與鄉里少年在一起游蕩，又親手宰牛。義慶聽説他是這樣的人，命門下清客僧徒慧觀前去登門察訪。僧達在坐席上放滿了書，與慧觀論文析理，慧觀酬答不暇，對他深爲贊美。他與哥哥王錫不和睦，向皇上訴説家境貧寒，請求出任郡職，太祖打算讓他做秦郡太守。吏部郎庾炳之説："王弘的兒子既然不適合到秦郡做官，再説僧達也没有任地方官的能力。"於是就停止了任命。不久，改爲太子洗馬，又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回家。其兄王錫罷免臨海郡守回來，當地對舊太守的贈送以及俸禄共有一百多萬錢，僧達在一夜之間命奴僕用車全部取走，一個錢也不留。僧達服喪期滿後，任宣城太守。他生性喜歡游玩打獵，而宣城僻處山中，公務清閑，於是他肆意馳騁，有時三五天不回郡府，受理民事訴訟也多在游獵場所。老百姓中有的人與他相逢却不認識，問他府君在什麼地方，僧達回答説："很近，就在後面。"元嘉二十八年春天，北魏入侵，都

城危急，人心恐慌，僧達請求率軍保衛京師，得到允許。賊兵退去，又任宣城太守，不久，改任義興太守。

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鵲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

元嘉三十年，劉劭殺文帝自立，世祖進京討伐，向各個州郡普遍傳布檄文，又下兵符命各郡發兵，僧達不知怎麼辦纔好。門客勸告他，說："當今劉劭罪逆滔天，這是古今從未有過的事，爲您考慮，不如接受義軍的檄文，以公文通告周圍各郡，派善於言辭的人，去講明禍福利害，如果各郡守早有剷除叛逆的想法，又有誰不響應呢？這是上策。如果您辦不到的話，還可以親自帶領投靠義軍的將士，謹慎地選擇方便的水路或陸路，使自己得以南歸，這也不失爲第二步對策。"僧達於是從隱蔽的小路向南方投奔，在鵲頭遇見世祖。世祖即刻任命他爲長史，加征虜將軍。當初，世祖從尋陽發兵，沈慶之對人說："王僧達一定會來參加起義。"有人問他原因何在，慶之說："當年敵軍進犯長江時，王僧達勇赴國難，我看他在先帝面前，議論開闊坦誠，意志明朗果決，據此說來，他來參加起義是必定無疑的。"

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

世祖登帝位，讓他做尚書右僕射，不久出任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當時南郡王義宣請求留在江陵，他的南蠻校尉的職位也不解除，因此王僧達就沒有去成。便補護軍將軍。僧達以才能與門第自負，認爲當時人都比不上他。在皇上剛剛登位時，自己已經位列尚書省長官，再過一二年，便可望官至宰相。待到他任護軍將軍，便感到不得志，於是上書請求去徐州任職，說：

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晚覩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

臣在衰退的餘生，遇上美好的時光，并憑藉祖先的遺業。先帝追念往日的功臣，眷顧他們的後代，因而庇護我的短處，不計較我的鄙陋，頒布詔令，加以録用，因而臣纔有幸列身朝廷，任職爲官，至今已有十一年了。臣早年依憑國家的喜慶泰平，晚年又身親國運的昌盛光明。雖然有志於治學，但缺乏獨抒己見的才思；雖然有職務在身，但沒有明察事理的遠見，本來就够不上提出治國

安民的建議，籌措適應時勢的良策。不過，臣認爲皇上恩深豈能不有所報效，尸位素餐也難以長久維持，所以臣不避狷狂荒謬，常常陳奏自己的想法。

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謡，黎氓□□，未綈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乃誠，猶有嘆哭之諫。况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

陛下忠孝真誠發自内心，仁義和順感動外物，自登基以來，確實應當舉國共同歡慶，日月星重放光明。但是，臣通過察看民間，聽取民歌，覺得百姓□□，并没有發自内心的歡慶感受，遠近各地的諷諫議論，不能稍稍上達聖聽，這正是臣痛心疾首，寢食不安之處啊！臣藉用前代的歷史，譬喻今天的現實。當漢文帝在位時，可以説是憑藉已經建成的基業，據有已經安定了的國運，再加上自身布衣粗食，辛勞勤奮地治理國家，可是賈誼披露他的忠誠，尚且竭力對時弊進諫。更何况當今天下正處於動亂之後，衆多事務剛剛開始，皇恩還來不及盡施天下，信譽也來不及普及全國呢。臣又聽説前賢有句名言：天下，是最重要的。天下一旦安定，就不可能急劇危困；一旦危困，也不可能在倉促間安定。陛下思慮深廣，這一點也應當留意。

竊謂當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慫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捍要鎮，治亂攸寄，動静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

臣認爲當今的要務，衹在於皇上把天下所有的事作爲自己的職責，既爲自身憂勞，也爲國家操心，順應百姓的心願，依從民衆的要求。百姓有嘆息疾苦的聲音，君主就表現出救民於水火的志向。在下層的人有遭受弊害的痛苦，居上位的人就不能有放縱享樂的願望。還有，任用官員應當考慮他們的才能，加封爵位應當根據他們實際的聲望。與其錯在不予賞賜，寧可錯在不加刑罰。至於像朝廷的機要部門，邊地的重要守鎮，它們與國家的動静、治亂密切相關。儘管百事力求革新，但有的方面可以因襲不變；衹要事務處置得當，也不一定要找到根據。天下有很多人才，主要在於使用。

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墻面，書不入於

臣并非衹是憑藉外物觀察人世，認識到它的艱難，而是親身經歷，能够詳細地見到其中的弊端。爲什麽這樣説呢？臣雖然得免

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蔭托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内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禄，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婪，猶懷匪遜。脱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容或游魂塞内，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鑒恕，特賜申奬，則内外榮荷，存没銘分。

不學無術，但臣的學識并不能進入學者的行列；雖然行爲没有過失，自是算不上一個有才能的人。僅僅是憑藉門第的蔭庇，早就進入顯耀官員的行列。而且近年來雖然奔走在長江沿岸，投身到駐在南方的陛下，究竟有什麼功勞，而能記功封賞呢？可是恩寵多次出自内宫，陛下情意殷勤，在幾十天之内，對臣連連發布聖明的任命詔令。臣并非素有才略，聲名與實際相當，怎能聞詔而無驚懼，履職而不惶恐呢？臣本來應該退省自身，認識到聖恩是如此隆厚，真不知報答之時，將在何年何月。大凡一個人在危難之中，能够挺身而出，至死方休，都是因爲關注前人的告誡，看重前人重義輕生的行爲。臣有感於前代聖賢的格言，想在必須效力的地方，使自己活着能實現心中報效皇上的願望，死也要死得其所。如果讓臣享受豐厚的俸禄，身居顯赫的名位，穿着狐裘衣，坐着熊皮椅，而對國家無所作爲，臣本來是不能自安的。當今四方邊境還處於警戒之中，國家尚未能忘却戰事，北敵凶殘狡猾，更應該加以抑制防範。近來王師未能取勝，已使他們擴張了輕視朝廷的狼子野心。臣擔心戎狄貪婪，仍抱有不遜之心。倘若神州出現短時間的擾亂，中夏士卒糧食不足，他們或許又夢想攻入塞内，再次窺視邊防。再説即將到秋高氣爽的季節，胡馬一旦養肥，就能施展威風，我們應當在北敵易取的時候，來圖謀他們，對此事早作安排。臣常常一日三省，志在報效朝廷，不論地方是遠是近，是小是大，祇看那裏對自己是否心所能安。即使是受命效力於偏遠的地方，而在其地得以任職，則是臣早已考慮成熟的事，情感上没有猶疑。如果命臣統領軍政大事，督察統率王師，既是才能有限，不能擔當此任，再説也確實不符合臣的願望。陛下對臣已非常寬恕，還望陛下委曲己意，體諒臣的心情。護軍將軍的任命，臣不敢擔當，如果命臣去彭城軍府，臣即刻前往就職。而且臣的本意在

於爲陛下奔走效力，并不企求顯赫的官爵，智力淺薄而有一個小小的封號，就足以自安。望陛下明鑒寬恕，格外對臣申述獎勉，那麽臣身内身外都榮承聖恩，活着死去都銘記不忘。

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吴郡太守。期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

皇上不允許。王僧達三次啓奏，堅持自己的請求，皇上很不高興。命他爲征虜將軍、吴郡太守。一年之中遷官五次，王僧達更感到不得意。

吴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内沙門竺法瑶，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吴，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宫，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

吴郡城郊西臺寺有很多富裕的僧徒，僧達向他們求索錢財没有滿足要求，於是派主簿顧曠帶領門生、義徒，劫持寺内僧徒竺法瑶，索得數百萬錢。荆州、江陵兩地反叛朝廷時，皇上加僧達設置佐史統領士兵，臺府兵符讓他募置一千人，而他擅自設立三十隊，每隊八十人。又在吴郡營建住宅，大量利用公家的勞力。因此得罪被免除官職。起初，僧達任太子洗馬，在東宫時，愛念士卒朱靈寶，到他出朝任宣城太守，靈寶已經長大，僧達弄虚作假，把靈寶列入死亡的人員，寄放在宣城左永之的户籍中，注明是自己的兒子，改名爲元序，上奏太祖讓他做武陵國典衛令，又讓他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春，事情的真相被人揭發，他又受到永不叙用的處分。他上表謝罪時説：“不能依傍近臣，不能討好權貴。”皇上更加惱怒。僧達的同族子弟王確年紀輕，容貌秀美，僧達同他私相情好。王確的叔父王休任永嘉太守時，將要帶王確到永嘉郡去，僧達想逼着王確留下來。王確明白他的意思，就躲避起來，不再去見僧達。僧達大怒，暗地裏在所住的屋後挖個大坑，想引誘王確來辭别，乘機殺死他埋在坑内。他的堂弟王僧虔知道他的陰謀，對他呵斥制止，他纔罷休。御史中丞劉瑀上奏，請求把王僧達逮捕治罪，皇上没有允許。

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悦。頃之，上表解職，曰：

> 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僶

孝建三年，除太常，心裏更加不滿。不久，上表請求解除官職，説：

> 臣審視自己，平庸鄙陋，從小就没有做官的欲望，加上過去得過重病，年月稍久，病情更重，平生的願望，是想隱居不仕。由於前朝追念功臣的恩德，使臣很早就受到榮

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會琅邪遷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往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釁積禍并，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啓以奉訾情事，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蹙。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轂。至止之日，戎旗已搴。在郡雖淺，而貪得分了，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敕亡從兄僧綽宣見留之旨。暗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豪之積，羸疾暗疢，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托，動乖治要，故收崖斂分，無忘俄頃，實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陝祿重。具陳蕲懇，備執初願，乞置江、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

顯任用。往日由於家人貧寒，必須撫養，所以祇好努力求官，在始興王的後軍府任職，前後共有一百多天。不久又遷任太子舍人，幾乎不能在朝廷中值宿。臣確實沒有理由坐受先帝的恩寵，食俸養家而不能理事。因此，臣再三考慮，多次上書請求辭官，終於得到諒解允許，賜臣解除官職。可是還未及回家，先帝又擢升臣爲太子洗馬，聖旨的情意優厚隆密。在拜受詔令之時，先帝又許諾如有郡守缺員，將務必安置。剛好碰上琅邪太守改任他職，於是蒙詔令與先帝書詞往來。先帝以慈愛之心殷勤誘導，令臣打點行裝，即刻上路。靈寶往年淪落在長溪，由於他散失之故而得先帝授以官職。臣十分感激先帝的深恩，永遠銘記先帝的寵愛。臣積罪已多，因而禍患齊來，又遭到了母喪，略微能偷生苟活，就受到逮捕訊問。臣詳細奏陳奉命經營的情事，辜負先帝期望的地方確實很多。先帝賜臣到宣城任職，極其困厄，屢受挫折。自仲春遷任該地，入冬就遇上北敵南侵。臣忝列肺腑之臣，情感爲忠義所動，因而苦苦要求回到京都，來侍奉捍衛先帝。待臣趕到京城時，敵軍已被擊退。臣在宣城郡雖然時間短，但爲官的職分已經了結，正準備換上農家的衣服，回去從事耕種放牧，而宣城的黎民百姓，赴京請求讓臣留任。那時先帝命臣已故堂兄王僧綽宣示聖旨，將臣留在朝廷。臣昏昧多病，難以任事，而且隱逸之願，久已蓄積，仍附上奏啓，苦求暫且回任。可是還未及回到宣城，亡兄朝臣王錫突然逝世，臣上啓請求解職，前往奔喪，先帝賜臣帶着郡職回轉都城，還没有多長時間，又除臣爲義興太守。臣自以在空中高飛，在海中游泳，不一定要憑藉羽翼和鱗甲，也能自由自在，這種歸隱的心態日益加深。自從身居官職以來，未曾有點滴絲毫的積蓄，衰病昏惑，又没有人承應照顧。而臣生性喜好山林泉水，獨愛禽鳥游魚，就臣寄托所在而言，隨時會違背治政的要義，所以

約束身心，片刻不敢有忘職事。臣之所以勉强任職，實在是由於有所需求却難以供給，行裝還未置辦。目前，東郡俸禄輕薄，而西陜俸禄厚重，所以臣一一陳述懇求，打算堅持當初的意願，乞求安置到江、湘邊遠的郡邑，在任職一到二年期間，但願在回家耕田的日子裏，食糧藥物能有着落。臣心想如能蒙先帝諒宥允許，當賜以矜憫擢拔。

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諱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睹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獄户，山川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分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

臣遭逢困厄的命運，天下大亂。臣世代蒙受聖朝寵重門第的照顧，到了臣自身，又受到格外的賞識。先帝與臣之間，道義上雖是君臣，恩情上猶如父子。臣的確平庸愚陋，比草木還無知，但在先帝慘遭殺害的日子裏，情不自禁地要爲先帝而死。臣孤單一人，與年幼的兒子相隔千里，但都具有同樣的氣節。接着又遭到凶險，隨時面臨着死亡，生命就像朝露一樣微弱，像絲縷一樣難以察看。由於皇上信天順民而得到扶持，天下獲得平安解救，使臣能够再見天地，重睹三光。當時兄長的兒子僧亮等陰暗困窘的醜類，已經全家人都入獄治罪，山川險阻，吉凶不明，對遠方親人的思念，誰又能不勞神呢？卧薪嘗膽，這是臣應有的本分和願望，但牽腸挂肚，實在也有個人的苦衷。

幸屬聖武，剋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晏。臣父子叔侄，同獲泰辰，追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力無效，有何勛庸，而頻煩恩榮，動逾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獲乂，端右之授，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網墨，况參要内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披誠啓訴，表疏相

臣幸逢陛下聖明英武，掃除了亂臣賊子，恢復了帝王大業，宇宙得以澄清，全國得以穩定，臣父子叔侄，都同享太平之樂。追溯當日開始想要歸骨陛下的本意，是想以死表明臣的忠心，雖然已經晚來，但臣的心情願望已經表示出來。離開叛逆而投向忠順，本是臣子自古以來常有的氣節，而臣智力無所效用，没有建立什麽功勛，却常常煩勞陛下頒賜恩榮，動不動就越職升遷。祇是臣在突然生病的時候，不敢堅决地辭謝，所以在鵲渚時未曾陳訴私衷，在新亭時忍慚拜受。等到元凶業已殄滅，百姓和神靈都獲得安寧，陛下又授予臣尚書省長官之職，臣就上書陳述辭謝不拜的意願。但陛下對臣慈恩隆厚，常常超

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慚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滕貴，迂略法憲，曲相全養。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驚，收足失所，本忘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己，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下更生辰，合芳離蜕，退邇改觀。但偷榮托幸，忽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

越常規，十天半月之內又親自授臣以南蠻校尉、護軍將軍之職。臣再三自省，認爲這種職位不是臣所能擔當的，一定會導致辜負陛下的期望。臣平常身任一般的官職，尚且擔心觸犯法紀而得罪，更何況竟在朝廷內職參預機要，在地方外任承受榮寵，這其間將自取傾覆危敗，是顯而易見的。所以臣披露真心向陛下陳訴，辭謝的奏表不斷上呈。有的奏表乞求去高位而就任小官，有的希望以閑職取代要職，言辭堅決，態度懇切，這在奏表中清楚地表現出來。臣確實明白，自己這種固執鄙陋的行徑，將會與法令明文相抵觸。在去年的時候，臣連續觸犯刑法禁令，在道理上講無可申辯，在治罪上法典有明文規定。徒然玷污了朝臣班列，而爲家門帶來羞耻，臣甘願一死，讓人們盡情地指責。但陛下却不計較臣身上的瑕疵，因臣爲貴戚而加以哀憐，法外開恩，曲意保全。臣萬分感激，極口念此，怎敢忘懷。由於陛下恩賜升遷，除授以今日太常之職。當時聞命，十分震驚，收斂手足，不知所措。臣本已忘却了求閑的願望，所以不敢聽命。自己反復思慮，又向親友求教，認爲天地的仁慈，雖施恩不求報答，但再生的恩德是不能隨便給予的。所以纔拂洗往日的灰塵，進受今日的雨露。上則蒙受皇上的恩澤，下則更換自己的生辰，與芳香相合，與舊蜕相離，使遠近的人都改變了對臣的印象。衹是竊取榮幸，任職太常，一下子又到了今年。自是阻礙了賢者之路，轉覺內心不能安寧，這就不免消沉頽放，志向和事業都用不着談了。

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

臣衷心希望陛下秉承上天的德性，施加成全萬物的洪恩，趁臣在還未到狂妄昏亂的地步，能在榮耀的官位上自我引退。這對皇上來說，可以維持始終一致的厚惠；對臣個人來說，可以保有永不泯滅的恩澤。如果說在功績面前謙讓是高尚的行爲，臣却没有功

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惛底，心氣忡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徊餘辰，以終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鑒，哀申此請。

績可表示謙讓；如果說清純樸素是一種美德，臣却已積有很多榮耀光彩。因此，臣這種既無謙讓之高，又無純樸之美的請退，確實也值得同情。再說，臣妻子兒女住在一起，更没有其他的牽累。家中奴僕十多人，略有田地收入，每年按時收租，足够維持生活。加之近日視力更加昏花，風寒虛弱的病症逐漸嚴重，肌膚乾燥，血氣低沉，怔忡不安，精神衰散，料想這樣的重病，已不能支撑多長時間。因此，臣這一於公私兩利的辭官願望，應該受到陛下的諒解和允許，但求讓臣能度過剩餘的時日，來結束這庸瑣的一生。臣一片坦誠，即使用白水皎日爲喻，也難以形容。望陛下垂恩明鑒，同情并允許臣懇切的請求。

僧達文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

僧達文辭抑揚頓挫，皇上詔令交給門下省。侍中何偃認爲他言詞對皇上不恭順，奏請交御史臺處置，他又得罪免官。

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

不久，除僧達爲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遷爲太宰長史，太守職位依舊不變。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由於歸順有功，封寧陵縣五等侯。兩年後，遷中書令。

先是，南彭城蕃縣民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空參軍闞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下詔曰："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貰其鴻慝，爵遍外内，身窮榮寵。曾無在泮，食椹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剽

在這以前，南彭城蕃縣縣民高闍、僧徒釋曇標、道方等一起謊言惑衆，自稱有鬼神龍鳳的祥瑞，常常聽到空中簫鼓的聲音，與秣陵百姓藍宏期等密謀作亂。又勾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空參軍闞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人，準備在大明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進宫門，次日清晨掩襲太宰江夏王義恭，然後分兵襲擊，殺死各大臣，讓高闍爲天子。此事被發覺後，造反同黨被處死的共有幾十人。僧達對皇上多次狂妄忤逆，皇上認爲他最終没有悔改之心，於是藉高闍謀反的事來陷害他，下詔說："王僧達托他祖先的餘蔭，很早就登上榮耀的地位，但此人輕佻險惡，没有德操，在世人對他的評論中已經顯露出來。當時正值國運中途艱難，他全家願意爲國效忠，表彰他微薄的忠誠，因而赦免了他的大過，他的職位任遍朝廷内外，自身

掠，顯奪凶黨，倚結群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唇齒高闍，契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梟，餘黨就鞫，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覬，固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昭公弘契闊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兹勛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絶。”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

享盡了榮華恩寵。他不曾入過學宮，就像性拙的鳩鳥占據鵲巢一樣，貪戀現成的聲譽，他竟然還協同盜賊，窺伺西楚，意在擾亂東部地區，成群結夥公然行剽竊强取之事，勾結一群作惡的人，誣衊朝廷，惑亂視聽。朕常常容忍不言，想免除他的罪責，而他竟没有半點感恩的心意，甚至他的反叛之心有增無減，就像烈火造成燎原的勢頭，細流形成江河的局面。於是與高闍唇齒相依，與蘇寶情志相投，搜研讖緯妖圖，觀測天文變化。等到亂賊頭領面臨梟首示衆，餘黨接受審訊，都招供了他的罪狀，寫進判决文書，并在農村市集宣布，此時朕仍想隱瞞容忍，以致法令爲情所屈。但是小醜紛紛作亂，煽風點火的人很多，而他仍在混亂中製造流言蜚語，圖謀不軌。這本來已是公卿盡知，朝野皆聞，朕怎能輕視國家的重任，施行匹夫的仁慈呢？誅伐鯀一類的罪臣，這是聖人的典籍所認同的；懲罰譏刺朝政的人，并削去其官職，這是漢代的法令所崇尚的。即可捉拿歸案，交付廷尉，肅正刑法。已故太保華容文昭公王弘歷朝受皇上賞識，關係親密，情意殷勤，怎能忘記他的功德，忽視他世代的祭祀？他的門第爵位不加貶低，與皇室的姻親關係也不予斷絶。”王僧達在獄中賜死。時年三十六歲。

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内史，未至郡，卒。

其子道琰，徙送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以回到京城。後廢帝元徽年間，曾被任爲廬陵國内史，未到郡府而卒。

蘇寶生

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即啓聞，與闍共伏誅。

蘇寶，名寶生，本是寒門子弟，有文章義理之美。元嘉年間建立國子學，蘇寶任《毛詩》助教，得到太祖賞識，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由於知道高闍謀反而不及時上奏朝廷，與高闍同時被處死。

顏竣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禄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奂得臣義，躍得臣酒。”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禄大夫顏延之的兒子。太祖問延之：“在你幾個兒子中，哪一個有你的風範？”延之回答説：“顏竣得到了臣的筆法，顏測得到了臣的文采，顏奂得到了臣的義理，顏躍得到了臣的酒量。”

竣初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爲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爲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絶，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絶。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是爲長。"

顏竣最初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後出任世祖撫軍主簿，很受寵愛和賞識，顏竣也盡心佐助補益。元嘉年間，皇上不想讓諸王各自營結黨羽，準備要召回顏竣，補授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認爲顏竣在世祖軍府中有稱譽，不應該回朝改職，皇上纔作罷。於是就隨世祖軍府轉任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元嘉二十八年，虜寇從彭城撤軍回北方，又要求相互貿易，顏竣獻議說："愚臣認爲與敵虜和親没有好處，這是事實已經證明了的。爲什麽這樣説呢？夷狄總想侵掠我朝，祇是正苦於力量不足罷了。他們從未爲信義所限制，從而停止他們侵掠的陰謀。往年江上之戰，就是和親政策所招致的。歷年聘使往來，而索虜就要求兩國通婚，由於朝廷采取維繫的政策，虜寇忽離忽合，但没有斷絶。過了相當長的年月後，漸漸地不能欺騙我們。虜寇獸心永没有滿足的時候，再加上所求不得的憤怒，所以到了深入侵掠的地步。幸虧今日兩國在交戰之後，華、戎的敵我界限區别開來，如果説相互貿易往來，那就又開啓往日的弊端。主張互市的人不過是説貿易往來的利益在於能得到馬匹，現在拋棄我們所重視的根本利益，獲得他們下等的馬匹，即使得到一千多匹，也不值得一談，何况所得的數目，纔不過幾十匹或一百來匹呢？一旦相互交往，最終難以斷絶往來。虜寇依仗他們的實力，耍出各種花招，驕横狡猾得太過分了，雖説是貿易往來，實際上是偵察我國的情况。如果交易中多提供貨物滿足他們的需求，那麽他們就會更加狂傲凶暴，没完没了，要是通盤考慮而加以節制，那麽一定會引起侵掠邊境的憂患。因此，不如乘早堵塞貿易的道路，杜絶他們的怨望。對内施行德化，對外經營邊防，保衛邊境來觀察虜寇的動態，這對於邊事的處置是較好的辦法。"

初，沙門釋僧含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叙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軍。三

當初，僧徒釋僧含略有學問，對顏竣説："貧道粗略地看過預言未來事象的文字圖籙，將有帝王接受天命，按名稱次序排列，應該輪到殿下。"顏竣在彭城時，曾經向親朋好友説過這件事，他的話就傳播出去，被太祖知道了。當時劉劭用邪術詛咒皇上的行爲已經敗露，所以皇上也

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録事，任總外内，并造檄書。世祖發尋陽，便有疾，領録事自沈慶之以下，并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内，斷决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咨稟，凡厥衆事，竣皆專斷施行。世祖踐阼，以爲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辭常侍，見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户。

就不予追究治罪。世祖鎮守尋陽時，顔竣遷任南中郎記室參軍。三十年春，由於父親顔延之退休，顔竣堅决要求解除官職，世祖没有允許，衹賜給他休假時間。顔竣還没有出發，太祖被弒的消息傳來，世祖興兵，進京討伐劉劭，轉任顔竣爲諮議參軍，領録事，總管軍府内外的事務，并起草檄文。世祖從尋陽出發時，就身患疾病，領録事官員從沈慶之以下，一概不能相見，衹有顔竣可以出入世祖的卧室，决定軍機大事。當時世祖病情多次惡化，不能勝任群臣的咨請和稟報，所有各項事務，顔竣都獨自决定施行。世祖登位後，任他爲侍中，不久又遷任爲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他辭去常侍職位，得到允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户。

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爲之語曰："顔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孝建元年，顔竣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他注意選拔人才，自强不息。他既然很受皇上的信任賞識，因而向皇上奏請的任何事情都得到允許。後來謝莊代替顔竣掌管選用官員，他的意願却很多行不通。顔竣容貌嚴厲剛毅，而謝莊風姿很美。謝莊的賓客吵鬧着求取官職，他常常歡笑地回答他們。當時人爲他倆人編了一則諺語，説："顔竣愛發怒，但給人官職，謝莊面帶笑容，却不給人官職。"

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并各産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强，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南郡王義宣、臧質等人謀反時，皇上讓顔竣兼領軍。義宣、臧質的幾個兒子躲藏在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交界的地方，世祖十分惱怒，免去丹陽尹褚湛之的官職，收捕四縣的官長，任顔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在這之前，顔竣没有兒子，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的幾個兒子被劉劭殺害，到這時他們二人各生了一個男孩，皇上親自爲他們的孩子取名，給義恭的兒子取名爲伯禽，用來比擬魯公伯禽，也就是周公旦的兒子；給顔竣的兒子取名爲辟强，用來比擬漢朝侍中張良的兒子。

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

在這以前的元嘉年間，朝廷鑄造四銖錢，輪廓形狀，與五銖錢相同，鑄造的費用大，無利可圖，所以百姓不私自鑄錢。等到世祖登位，又鑄孝建年間的四銖錢。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奏議説："重視貨幣，方便百姓，從殷代五政開始

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循前貫，無復改創。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減，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至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爲品。”詔可。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并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

就有記載，開創鑄錢及流通貨幣的方法，在周代的九府就已形成，因此百姓富裕，國庫充實，文教德化得以建立發揚。等到時代和風俗改變，那麽鑄造銅錢就有所變通以適應世用，所以隨着周代、漢代的歷史變遷，銅錢的鑄造輕重不一。發展到了後代，財物豐富了，國用充足了，就沿襲前代的慣例，不再重新改鑄。由於經歷了很長年代，屢次經受戰亂，舊錢或被埋没焚燒，或被裁剪毀壞，或被時光銷蝕，以致銅幣減少而百姓貧窮，公家和私人都陷入困境，如果不進行革新鑄造，財政將會有很大困難。臣認爲應當遵循古代的制度，收回舊錢，加以修繕鑄造。關於繳納錢物，就可贖罪免刑罰的辦法，在往昔的刑書法典中已有規定，今日應該以銅錢贖罪免刑，根據刑罰的輕重來確定交納銅錢的等級。”世祖下詔許可。當時朝廷所鑄的銅錢形式又薄又小，輪廓也不完整。於是民間私自鑄錢的人很多，而且把鉛錫摻雜在銅中，所鑄銅錢都不牢固。他們還裁剪、鑿開古錢，提取古錢中的銅來鑄錢，錢變得更薄更小，漸漸違背了官方所鑄錢的式樣。儘管朝廷用重法嚴刑禁止，老百姓、小吏和官長因此而或犯死罪、或被免官的人連續不斷，可是私自鑄錢的風氣更加嚴重，各種貨物的價格上漲，老百姓深受其害，痛苦不堪。於是確立銅錢的標準格式，既薄且小而又没有輪廓的錢，一概禁止使用。

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絶吴、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

始興郡公沈慶之發表意見説：“從前秦朝貨幣用銅太多太重，漢高祖以此爲憂，於是普遍命百姓鑄錢，另行造出一種輕薄的榆莢錢，這樣一來，貨幣貶值，而物價昂貴，又不適合時世所需。後來太宗孝文帝開放鑄錢，賈誼作文譏諷，確實是因爲當時有了開采礦山的辦法，鑄錢的銅多而利潤豐厚，同時往日耕田作戰所用的器具，也都需用銅來製造，如果士、農、工、商都競相鑄錢，造成的危害或許較多。但孝文帝不采納賈誼的意見，於是民間鑄錢就盛行起來，所以能形成銅錢堆滿府庫，天下殷富的局面。何況當今耕田作戰已經不用銅器，采礦鑄銅荒廢了很久，鑄錢所用的銅很多是憑藉現成的銅器。由於製造困

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准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奸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僞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

難，獲利微薄，即使是劉濞、鄧通等人，也不再鑄錢，農民不懂鑄錢，自然不必擔憂他們會放棄農事。當今正逢國運中興，聖上的教化一新，雖然又停息戰爭，但倉庫還没有充實，公家私人所缺乏的，衹是錢罷了。愚臣認爲應該聽任百姓鑄錢，郡縣開設鑄錢的官署，樂於鑄錢的人家，都居住到官署内，統一銅錢的規格式樣，去掉雜亂和作假的錢，官府收聚有輪廓的錢，藏起來作爲永久的寶物。去年春天所禁止的新品種的錢，可以暫時使用，現在鑄錢就要統統按照官署確定的規格。凡鑄出一萬錢，官家收取三千，嚴格檢查私自鑄造新錢，并且禁止剪裁和鑿破古錢。衹要幾年時間，公私都會豐裕富足，一旦銅用盡了，鑄錢的事也就平息了，奸邪之徒盜鑄作假自然會停止。而且，禁止民衆鑄錢，那麽銅就轉變成器具；開放鑄錢，器物就轉化爲錢財，剪除浮華的器物而利於實用，對於國事是有益處的。”

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强制使换，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群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奸僞自禁’。愚謂赤縣内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奸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

皇上把這件事交給公卿去討論，太宰江夏王義恭立議説：“臣見到沈慶之的奏議，‘聽任百姓私自鑄錢，凡是樂於鑄錢的人家，都遷進錢署居住。統一鑄錢的規格式樣，去掉雜亂的和作假的錢’。愚臣認爲鑄錢的百姓不樂意與官府接觸，由來已久，其中又有很多有名望的人，他們大概不願進入錢署。一般説來，凡是私自鑄錢之所以有利可圖，就在於作假和雜亂，作假和雜亂既然被禁止，那麽樂意進錢署鑄錢的人必然會少。沈慶之還説‘朝廷收聚有輪廓的錢，藏起來作爲永久的國寶’。愚臣認爲上層所看重的東西，下層一定跟隨仿效。百姓聽説官府收聚有輪廓的錢，那麽有輪廓的錢必然價值提高百倍，要百姓用含銅多的大錢與含銅少的小錢對换，誰肯做這種事呢？采用强制的手段要他們换，那麽就幾乎是逼迫掠奪了。他又説‘去年春天所禁止的新品種的錢，可以在一定時間内使用’。愚臣認爲這一條可以開放許可。又説‘現在鑄錢應該依照這個規格，鑄出一萬錢，官家收取三千’。又説‘嚴格檢查私鑄的錢，不能再造’。愚臣認爲禁止條令的設置，不衹是一朝一夕的事，因財迷心竅而觸犯法令，是普通百姓的常情。朝廷的擔心不在於

以剪鑿，又鉛錫衆雜止於盗鑄銅者，亦無須苦禁。”

法令所罰過輕，擔心的是百姓不怕違犯法令。現在進入錢署的人鑄一萬錢，一定要輸送三千給官家，而私自鑄錢却没有十分之三的税收，爲追逐利潤而觸犯禁令的事，必然不能斷絶。又説‘一旦銅用完了，私自鑄錢的事情也就平息了，奸邪之徒私鑄作假自然會得到禁止’。愚臣認爲神州大地之内的銅，不是能一下子用盡的，等到銅用盡了，弄奸作假之弊已經積重難返。又説‘禁止鑄錢，銅就轉變成器具，開放鑄錢，器具就轉化成錢財’。但近來所憂慮的，主要在於形體式樣不統一，加上了剪裁與開鑿，同時，鉛錫等雜物衹在私鑄的錢中存在，也不必嚴厲地禁止。”

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晋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采山事絶，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絶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

顔竣奏議説：“貨幣的利用，古今是相同的，關於銅錢宜輕宜重的討論，在漢代就已確定下來，自魏、晋以來，没有誰能改動它。這的確是因爲物品與貨幣既已達到平衡，一旦改動，貨幣作假的事情就會産生的緣故啊！經歷的朝代漸漸長久，貨幣的弊端頓時到來，如何承襲與改革，應該有一定的辦法。現在説開設錢署，放開鑄錢，臣確實欣然贊同。衹是擔心開采礦山的事已經絶迹，器物用具日益耗損，銅已經越來越少，器具也就更加貴重了。假設器具價值一千，那麼鑄成錢就減去了一半，把器具鑄成錢無利可圖，即使下命令也得不到實行。沈慶之又説‘去年春天所禁止的錢，可以暫時使用’。這是想使天下貨財豐富起來。如果細小的錢物一定通行，却不從公家錢署中鑄造，那麼，由於有厚利可圖，作假的情形就没有窮盡，而且私自鑄錢和裁剪鑿破古錢的行爲，都不能禁止，像五銖半兩一類的錢，不滿一年，一定會全部消失。財貨没有豐富，大錢已經用完，幾年之間，都變成塵土，怎麼能使古錢受害的途徑，從聖朝開始呢？當今百姓手中的貨幣，雖然日益減少，但市井的百姓没有怨恨。這個新的禁令剛剛推行，規格式樣没有統一，這種混亂情形在很短的時間内自然會停止，不值得聖上爲這事憂慮。衹是府藏空虚，確實是令人非常憂慮的事。現在即使行使小錢，官府没有增加賦收，百姓雖然富足，却并不能解决官府貨財的貧乏。衹有簡省費用，排斥浮華而提

倡節儉。以追求富裕的方法而言，没有比這種方法更可貴。然而，鑄錢有固定的限額，而錢的耗損没有限度，剪鑿私鑄的風氣雖然平息，但貨幣終致窮盡。恐怕還是由官府設置采銅的官署，斷絶器具用銅的途徑，規定銅錢的品格式樣，一年年逐步鑄造，若干年以後，不再使民間有更多的錢幣了。

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虚，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奸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絶，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億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税登，財幣暫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

當時討論這件事的人又認爲銅越來越難得到，想鑄造二銖錢。顔竣又獻議説："議論的人大概認爲官庫已經空虚，應該再改鑄一種錢，天下的銅已經少了，應該減少錢的式樣，來挽救内外交困的弊病，賑濟國家，解除百姓的困苦。愚臣認爲不是這樣。現在鑄二銖錢，大肆推行新的細錢，於官府來説不能解决錢財匱乏的問題，而民間奸邪狡詐會紛紛興起，天下的貨幣，將會散失破碎以至於窮盡。徒然確立嚴格的禁令，由於厚利所在，難以杜絶，祇要一二年時間，這種作法所帶來的弊病就不可再挽救了。這是萬萬不可推行二銖錢的原因之一。現在熔鑄二銖錢雖可獲利，但不見得能突然間得到一兩億錢，即使再能得到這麽多的錢，也要經過一年時間。年終税收已完，財幣突然變革，日常使用的經費，不能維持幾個月，即使暫時鑄二銖錢解决一些困難，又怎能解除財政上的根本匱乏呢？其結果徒然使奸邪之民得逞其意，而留下一個錯誤的決策。這是萬萬不可鑄二銖錢的原因之二。百姓已有懲於大錢的改鑄，又害怕近日頒布新的禁令，市井之中，一定會發生喧鬧騷擾，未來的利益還没有得到，眼前的禍患已經到來了，富商將更加得意，貧民將更加困苦。這是萬萬不可鑄二銖錢的原因之三。如果使新錢舊錢交替時獲益很多，也不能推行，何况又没有見到其中的利益，而已存在這麽多的弊病，在當時决策錯誤，在後代受到譏誚呢！"

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

前廢帝即位，鑄造二銖錢，式樣變得細小。官方鑄的錢一出來，民間即刻仿鑄，但面積和厚度，都不如官方的錢。没有輪廓，也不磨治，就像現在裁剪鑿破的錢一樣，叫做耒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啓奏通行私人鑄的錢，從此錢幣混亂

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并斷，唯用古錢。

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虚竊國靈，坐玷禁要，聞命慚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於微族，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絶華伍。直以委身壟畝，飢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税之勤，厠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閡，殷憂啓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絶倫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與侔貴。方欲訴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汩彝議，災謫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諭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維縶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顧，絶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兹爲薄。"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敗壞，一千錢叠起來高不過三寸，面積大小與厚薄相當，稱做鵝眼錢。比鵝眼錢還要低劣的，叫做綖環錢。放入水中都不會下沉，隨手一掰就會破碎，市場上使用不再計算數目，十萬錢還不够雙手捧取，一斗米要一萬錢，商品貿易不能運行。太宗初年，衹禁止鵝眼錢、綖環錢，其餘都可通用。又禁止民間鑄錢，官署鑄錢也停工，不久所有其他的錢都停止使用，衹使用古錢。

顔竣從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職位依舊不變。他上奏表推讓中書令職位，説："臣白白地竊取着國家之福，因而玷污了禁省要職，聽到加中書令的詔命，感到慚愧惶恐，身心都受到震撼。臣衹是東州的一個平凡鄙陋的人，出生於寒微的家族，在民間成長，與官場没有來往，家門中無人出仕，也没有置身顯貴的志向。衹是由於身爲農夫，飢寒交迫，前朝培育庶民，不遺棄愚笨而低賤的人，因此臣能够免去耕田納税的辛勤勞苦，獲得了微末的官職。陛下以盛明的美德身居藩國，招攬天下優異的人才，臣雖然没有才能，却承蒙擢拔，忝居官職，臣侍奉左右，已歷年所，可是勞績報效，却一無可書，仰仗陛下委曲成全的仁德，臣希望終身任守宰之職。哪裏想到天昏地暗，國運垂危，深切的憂患啓發了聖明的君主。臣倚托中興的國運，投身於神明君主所開闢的道路，臣像鳥在雲中飛翔，像魚在海中游泳，職位遠遠高於同輩。在不滿三年的時間内，得到八次破格擢拔。如果詳細檢查有關恩賞的規定，那麽臣并不屬於獎掖的品類；如果從勤勞温良方面考察，那麽臣也已取得了與這種人相等的顯貴地位。臣正想向朝廷傾訴衷心，請求降低官職，稍微消除國人的議論，止息對臣的指責，可是正在這時，陛下詔令任臣爲中書令，爵位更加隆厚。臣本是無知的小人，没有深謀遠慮，面對恩寵利禄的到來，哪裏能自我約束而謙讓。衹是感到這一任命對上褻瀆了皇上的英明，對下擾亂了朝廷的輿論，這樣一來，貶謫的災禍恐怕將迅速到來。陛下這種過分的授職，意在重用微賤之人，但如果不是自己應得的地位，就要遭到危困和耻辱，衆目睽睽之下，就像病入

膏肓一樣嚴重，這就是臣日夜謹慎畏懼，被憂慮痛苦纏繞的原因啊！臣希望陛下察看臣一片誠心，憐憫臣的迫切願望，從而收回成命，保全愚臣的本分。那麽，天地雖施恩與臣，但用以與陛下相比，也顯得微薄了。”顔竣的奏請得到皇上許可。當時發生旱災，百姓飢餓，顔竣上書建議禁止熬糖一個月，節約大米將近一萬斛。後又代替謝莊任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及拜授，遭父喪去職。後來起用爲右將軍，丹陽尹職位依舊。

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争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説，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

顔竣憑藉自己是藩王府中的舊臣，極力指陳時政的利弊得失。皇上自除去喪服，登上帝位之後，大量營建宫室，顔竣進諫勸阻，言詞懇切，無所避忌，皇上心裏很不高興，對他的諫言大都不加采納。顔竣自認爲才能足够濟時成事，而且與皇上有藩府舊恩，無人可比，因而應當輔佐皇上，居於中心地位，永遠執掌朝政。但他所陳請的事情，很多都不被采納。因此，他懷疑皇上想疏遠自己，就請求出任地方官長，意在試探一下當時皇上的心意。大明元年，皇上任他爲東揚州刺史，將軍職位照舊保留。顔竣的請求已經得到許可，他心裏便充滿憂懼，無計可施。到了東揚州後，他又遭母喪，但皇上不准他離去職位，同意他送母喪回到京都，對他待遇仍然優厚，顔竣就更加感到不安。他常常對着親戚好友，表現出怨恨皇上的心情，又談論朝廷政事的失誤，以及皇上治國的不足。到了王僧達被殺的時候，僧達誤認爲自己得罪是受到顔竣的讒言誣陷，因此臨死時指陳顔竣前後所説的怨恨之言，説顔竣常常痛恨皇上不聽從他的話。王僧達所説，很有事實根據。於是皇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彈劾他，説：

臣聞人臣之奉主，毁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晳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顔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

臣聽説人臣侍奉君主，要能够犧牲家庭爲國争光，竭盡心意，没有私情。如果不顧禮節而欺凌他人，依仗富貴而卑視皇上，就應該以王叔、子晳這兩個遭殺戮的人爲警戒。從來没有背棄根本，堵塞原初，謀取私利，忘記道義的人，而能被盛世容納，混雜在清高的士大夫之列的。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顔竣，由於憑藉時勢變化，

次。聖朝親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己，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奸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己，荷遇之門，即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末慮上聞，内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協奸私，宣示親朋，動作群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勛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己被斥外，國道將顛，釁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禄不充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不異平月，街談道説，非復風聲。

僥幸獲得皇上庇佑，在皇上登基時，得到特别的提拔。皇上親自總攬時政，各種事務歸皇上一人統領，而他却窺視國家的權柄，暗中圖謀執掌大權。他在受任吏部尚書時，唆使煽動的行徑已經很嚴重，在出任丹陽尹時，神情勢態更加放縱。傳達詔令的人犯法，按慣例必須向皇上啓奏，而顔竣因爲犯法者的陳訴頂撞了自己，擅自加以鞭打侮辱，要説不顧皇上的聲威，没有比這種做法更嚴重的。皇上屢下嚴厲的詔令，責成各級官員按本職效力，顔竣由於不能恣行權勢，於是更生怨恨，挾帶奸邪之術，包藏陰險之心。每次先得知皇上的决定，没有不向外宣布泄露，處罰的事情就推過給皇上，施恩的事情就歸功於自己。凡是受到皇上恩遇的門第，他就加以毁謗侮辱；凡是受到朝廷譴責的家室，他便曲意同情撫慰。他違反朝廷的綱紀，狡猾地惑亂人們的視聽，既威脅宰相，又激發鼓動百姓。最終擔心皇上知道他的罪行，於是内心懷有猜疑恐懼，假裝請求出任東揚州的州牧，意在試探皇上的心意。在出任州牧以後，怨駡之聲更加放肆，要説反唇相譏、腹藏誹謗即爲有罪，與他的行徑相比，已顯得十分輕微。而且他時常向皇上有所啓奏，一定要挾帶奸私的意圖，向親戚朋友宣示，鼓動一群小人。前年冬天，他母親身亡，皇上下詔賜他回京都安葬，喪事辦完後却不離開京都，逗留了一段時間，正在勛貴大臣之間挑撥離間，製造糾紛。同時他又表示擔憂害怕，深謀經營，觀察動静，委曲地拜訪大臣，擔心自己不能保全自立。於是認爲自己被排斥在外，國運將要顛覆，怨憤積滿内心，惡言全表現在言辭臉色之上。再有，他在家裏時行爲就有過失，早就遭到世人的非議。等到他身居高位，俸禄擁有萬金時，他向雙親誇耀自己的榮顯，而俸禄却不用來奉養。由於與同母弟有舊仇，竟然倚仗自己的顯貴就殺了他，兄弟之間這樣怨恨憎惡，親友都感到震驚。凡是他到官任事，

政事刑法都有過失。他擅自打開丹陽府庫，以其中的財物放貸給手下的官吏謀利。大量地收取財禮，網羅門生，他的門生充滿朝野，差不多數以千計。他驕横放縱自取下流，既妨礙了國家利益，又損害了私人利益。私自提取公家的現錢，供他享用。他大擺筵席，和賓客酒酣歌舞，日日如此。人們在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已經不再是傳聞了。

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棄瑕録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内寵靈，逾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奓，虎冠狼貪，未足爲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點化，實唯害焉，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罪。

顔竣衹是代都的一個文吏，有幸蒙受皇上的恩眷，不顧他有缺點而予以録用，參與朝廷機要。没有立下汗馬功勞，却得到了河、山厚賞，出入宫中而深受恩寵，超過了同輩的人。本來君子的性格有如山川，隨着歲月的推移，更加滋潤完美，而小人的心理就像溪壑，永遠没有滿足的時候。殘暴的老虎，貪婪的豺狼，都不足以用來比擬顔竣。如今皇上英明，光照四方，萬物昌盛。而顔竣敗壞風俗，玷污教化，實在是一大禍害，應該加以明正典刑，處决示衆，以表明盛世的教化。請根據現有事實免去顔竣所任官職，交給太常削去他的爵位和封地，等待朝廷把他拘捕，交給廷尉，依法入獄治罪。

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爲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强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文集行於世。

皇上還没有打算就對顔竣用重刑，暫且衹免去他的官職。顔竣頻頻上書謝罪，并乞求保全性命。皇上更加惱怒，詔書答覆説："御史奏呈你的所作所爲，完全不是朕過去期望的那樣。你受到榮耀的待遇，本來應該到此爲止。而你毁謗怨恨，已經辜負了朕原本的期望。如今又想得太多，害怕不能自我保全，難道臣子侍奉君主就如此盡誠盡節嗎？"等到竟陵王劉誕謀反時，皇上就藉此機會加罪於他，召御史中丞庾徽之在面前寫奏章。奏章寫好後，皇上下詔説："顔竣辜負朕的恩養，竟然能到這種地步。在獄中賜死，妻子兒女赦罪，流放到遠方。"他兒子顔辟强遷送交州，又在半路殺了他。顔竣文集在後世流傳。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胸解帶，義止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

史臣曰：世祖年輕時當了藩王，思想還比較簡單，能够誠心待人，與賓客幕僚以情義相結。待到碰上不幸的命運，自身處於危困，内心憂慮

盡也。至於馮玉負扆，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迫切，對群臣竭盡誠意款待，還擔心做得不够。到了高踞寶座，身爲天子，他的聲威遍及萬物，有什麽欲望一定能滿足，有什麽事要辦，没有辦不到的。接着，由於憂歡今昔不同，甘苦心態變化，君主存的是現在的心態，臣子想的是往日的情誼。雖然有像漢代宋昌那種報效朝廷的功勞，皇上已經給予賞賜，但往日同舟共濟的生活，臣下的心願却更加留戀難忘。君臣之間的嫌疑怨恨既然萌生，誅除責罰自然隨之而起。顏竣之所以遭到災禍，就由於這一點吧。做臣子的人，如果能侍奉主上而捐棄謀私，建立功勛而忘掉求報，即使想自找顛危陷害，也是找不到的。

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晋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曾祖朱燾，是晋朝的平西將軍。祖父朱序，曾任豫州刺史。父親朱諶，曾任益州刺史。

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没。

脩之從州主簿遷任司徒王弘的從事中郎，文帝對他説："你的曾祖當過王導丞相的中郎官，你現在又做王弘的中郎官，可以説你没有愧對祖先了。"脩之後來跟隨到彦之討伐北魏。彦之從黄河南岸率軍回朝，留下脩之戍守滑臺，被虜寇圍困，幾個月後，糧食吃完了，將士們餓得用火熏老鼠吃，終於被虜寇俘獲。當初，脩之的母親聽説他被敵軍圍困了很長時間，常常爲他擔憂，忽然有一天早晨乳汁因受驚而流出來，母親號哭着告訴家人説："我現在已經老了，忽然又有乳汁，這是不祥之兆。我兒大概處於不利的境地吧!"其後音訊傳來，脩之果然在這一天陷落到敵人手中。

託跋燾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深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黄龍城，託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并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

北魏託跋燾嘉許他的操守氣節，任他爲侍中，并把王室的女兒給他做妻子。脩之暗中謀劃逃回南方，妻子對他也有所懷疑，常常流着淚詢問他的心意，脩之非常贊美她的情義，但最終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她。後來，鮮卑人馮弘自稱燕王，治所在黄龍城，託跋燾去討伐他，脩之與同時被俘的邢懷明一起隨從。當時還有徐卓這個人，他想率領南方人暗中發動兵變，因事情敗露被殺。脩之、懷明驚恐地投奔馮弘，馮弘并不以禮相待。脩之在馮弘那裏滯留了一年時間，正碰上宋朝派傳遞詔書的使者來到，脩之的名望地位

弘，或説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

早就顯赫，傳遞詔書的使者見到他就下拜，馮弘尊敬傳遞詔書的使者，稱他是“天子身邊的人”，看到他向脩之致敬，纔開始對脩之尊重有禮。這時北魏多次攻伐馮弘，有人勸馮弘派遣脩之回南方尋求救援，於是就派脩之前往。脩之泛舟從海上到東萊，遇上凶猛的大風，船柁被吹斷，就用長繩把柁挂住，船纔恢復平正。駕船的人望見飛翔的海鳥，知道船已靠近海岸，一會兒就到了東萊。

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爲黄門侍郎，累遷江夏内史。雍州刺史劉道産卒，群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衆悦附。及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己同，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

元嘉九年，脩之到達京城，文帝任他爲黄門侍郎，屢次遷升任江夏内史。雍州刺史劉道産死後，許多蠻人大動干戈，脩之任征西司馬討伐蠻人，出師失利。孝武帝初年，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事方面寬和簡易，士人和百姓都樂意依附他。到了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謀反時，義宣傳檄脩之，要他舉兵響應。脩之假裝與他同謀，却暗中派使者向孝武帝陳述對朝廷的忠心。孝武帝嘉獎他，任他爲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得知脩之不與自己同謀，就用魯秀爲雍州刺史，出擊襄陽。脩之下令截斷馬鞍山的通道，魯秀不能前進，衹好退兵。到義宣在梁山失敗，乘孤舟往南逃跑時，脩之率兵向南，平定了殘餘的賊寇。這時竺超民捉住義宣，脩之領兵趕到，就殺死了義宣。由於這一功勞，封爲南昌縣侯。

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貺，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己，唯以撫納群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剋少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粗飯，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彦達爲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禄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

脩之治身清廉簡約，凡是贈送的禮物，他一點都不接受，有人送食品，他有時接受下來，但很快就同手下吏員賭掉，始終不歸爲己有，衹把安撫接納衆蠻人作爲自己的專務。後來朝廷徵他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離開鎮守之地時，軍紀嚴明，對百姓秋毫無犯，并且統計在雍州點燈所耗費的油及牛馬所吃的穀物草料，用自己的錢十六萬償還。不過，他的性格也過於節儉，缺乏親情，他姐姐在家鄉，飢寒交迫，脩之未曾接濟她。他曾經前去探望姐姐，姐姐想激發他的惻隱之心，故意爲他安排菜湯粗飯，脩之却説：“這是貧寒人家最好的食物。”飽食一餐而去。在這之前，新野庾彦達任益州刺史，携帶姐姐到鎮所，分出俸禄的一半供養她，西部地區的人都稱

贊他。

脩之後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謚貞侯。

脩之後來從車上掉下來折斷了脚，辭去左民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禄大夫。由於脚病不能獨立行走，所以特地賜給他扶持侍從。死後，贈侍中，特進如舊。謚號貞侯。

宗慤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并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群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叔父宗炳，志趣高尚，不願出仕。宗慤年紀小的時候，宗炳問他的志向是什麽，宗慤説："希望能在萬里長河中駕着長風，破浪前進。"宗炳説："你如果不能富貴，那就會使我們家破敗。"他哥哥宗泌娶妻時，新娘剛進門，晚上就遭到强盗的搶劫，宗慤當時衹有十四歲，他挺身而出，抗擊强盗，强盗十多人都被他打散，不能進入室内。當時天下太平無事，士族的人們都把文章義理作爲事業，宗炳向來就有高尚的節操，幾個兒子及許多堂侄都愛好文學，而宗慤獨自任性使氣，愛好武藝，所以不被鄉里人稱許。

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慤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

江夏王義恭任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時，宗慤跟隨他鎮守廣陵。當時他的堂兄宗綺任征北將軍軍府的主簿，宗綺曾經進軍府值宿，他使唤的吏役牛泰與他的妾私通，宗慤殺死牛泰，宗綺賞識他的正氣，不責備他。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

元嘉二十二年，攻討林邑，宗慤自告奮勇，請求隨行。義恭舉薦宗慤，説他有膽略勇氣，於是授他爲振武將軍，任安西參軍蕭景憲軍中的副將，隨同交州刺史檀和之圍攻區粟城。林邑派大將范毗沙達來援救區粟，檀和之派偏軍抵禦，被賊軍打敗。又派宗慤出兵，宗慤就把部隊分成幾路，偃旗息鼓，暗中前進，擊敗了賊兵，奪得了區粟城，又進兵象浦。林邑王范陽邁調動全國兵力來抵抗，用全副鎧甲披在大象身上，聲勢浩大，一望無際，士卒不能阻擋大象的進犯。宗慤説："我聽説獅子能以它的威風征服各種野獸。"於是趕製獅子的形狀，與象群相抗，大象果然驚慌地逃奔，敵兵隨之潰敗離散，於是一舉攻下了林邑。收繳林邑的珍寶和雜物，不可勝數。而宗慤自己没有拿任何東西，他的衣着打扮清寒樸素。文帝對他很是嘉許。

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慤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群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群蠻由是畏服。

三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慤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飯，謂客曰："宗軍人，慣啖粗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禄大夫，加金紫。慤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泰始二年，詔以慤配食孝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後來宗慤任隨郡太守，雍州蠻多次與朝廷爲敵，建威將軍沈慶之率領宗慤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討，群蠻被打得慘敗。又有南新郡蠻人首領田彥生率領部下反叛朝廷，焚燒郡城，屯據在白楊山上。柳元景率軍進攻，但未能攻克。宗慤率領他的部下先登上白楊山，其他部隊隨後跟上，群蠻從此畏懼臣服。

三十年，孝武帝討伐元凶，任宗慤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帝即位，任他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勛僅次於柳元景。孝建年間，連續升遷任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在這之前，他的同鄉庾業，家裏很有錢，經常用豐盛的美味佳肴款待賓客，可是當宗慤到他家時，他衹安排腌菜粟米飯，對賓客說："宗慤是軍人，習慣吃粗食。"宗慤仍然吃飽後離去。到這時庾業任宗慤手下的長史，兼領梁郡，宗慤待他很親厚，没有把以前的事作爲仇怨。

大明三年，竟陵王劉誕據守廣陵謀反，宗慤上奏請求前往攻討，乘驛站的馬前往京都，當皇上面接受部署，皇上停住車駕，對他表示慰勉，他縱身跳躍幾十下，左顧右盼，神采飛揚，皇上很贊賞他的勇氣。到出行時，他隸屬車騎大將軍沈慶之。最初，劉誕欺騙他手下人說："宗慤一定援助我。"宗慤一到，就躍馬繞城大呼，說："我就是宗慤啊！"亂事平息後，宗慤入京爲左衛將軍。大明五年，跟隨皇上狩獵從馬上掉下來，脚骨折不能入朝值宿，於是讓他任光禄大夫，加金印紫綬。宗慤有一頭好牛能够駕車，官府出錢買，而他却不賣，因此被免去官職。第二年，恢復職位。廢帝即位，任他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死後，贈征西將軍，謚號肅侯。泰始二年，皇上下詔讓宗慤配享孝武廟中的祭祀。宗慤兒子名羅雲，羅雲死後，兒子元寶繼承爵位。

王玄謨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叙云爾。祖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地人。六世祖王宏，東漢時曾任河東太守，封綿竹侯，由於堂叔司徒王允被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殺害，就棄官逃往北方，定居在新興，繼續任新興、雁門太守，他自

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

叙家世是這樣記的。祖父王牢，在慕容氏時期出仕，任上谷太守，上谷被慕容德攻陷，他退居青州。父親王秀，很早就死去了。

玄謨幼而不群，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概高亮，有太尉彦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荆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

玄謨年幼時性格獨特不合群，大伯父王蕤具有鑒别人才的能力，常常笑着説："這孩子氣概高昂清亮，有太尉彦雲的風度。"武帝到徐州時，徵召他任從事史，與他交談時感到驚異。少帝末年，謝晦出任荆州刺史，請求任他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謝晦謀反失敗，玄謨由於不是大帥而得到原宥。元嘉年間，補長沙王劉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

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淆、澠，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既遠，獨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説，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

這時敵虜攻陷滑臺，俘獲朱脩之回軍。玄謨上奏章説："王師北伐的路途剛剛打開，接着又堵塞起來，這不衹是天時不利，也有人事方面的原因。虎牢、滑臺失陷，不僅是將帥不够精良，也是由於根基不够牢固。而根基之所以不牢固，都是因爲百姓害怕到遥遠的地方服兵役。臣請求從西陽的魯陽，襄陽的南鄉，調集士兵，分爲兩路，直接開往淆、澠地區，應徵者没有到遠地服役的擔憂，官兵有多次休整的喜悦。如果想用東部國土的兵衆，來周旋往來於牢、洛等地，道路遥遠，獨自克敵制勝確實困難。"玄謨常常陳述北伐的謀略，皇上對殷景仁説："聽到王玄謨的陳説，使人有了掃蕩虜寇的念頭。"後來玄謨任興安侯劉義賓的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死後，玄謨呈上奏表，認爲彭城是水陸兩路要地，請求派皇子到那裏撫鎮，管領州中事務，於是派孝武帝出鎮彭城。

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主託跋燾率大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内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

到了大規模北征時，用玄謨爲寧朔將軍，作爲前鋒部隊進入黄河地區，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制調度。玄謨向碻磝進發，守城的主將逃奔，於是圍攻滑臺，歷時十多天都攻不下來。敵軍主帥託跋燾率大部隊號稱百萬，鞞鼓的聲音，驚天動地。玄謨的部隊也是聲勢浩大，武器很精鋭，但玄謨一味地按照個人的偏見，多行殺戮。開始圍城時，城内有很多茅屋，許多將士請求用火箭燒毁那些茅屋，玄謨擔心損失了軍事物資，不聽從。城中守敵即刻撤除毁壞茅屋，把地挖空作爲房屋。等到北魏救援部隊快來時，衆將士請求調

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託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碻磝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

動戰車來建立軍營，又不聽從，將士中很多人都產生了二心和怨憤。他又乘機經商牟利，一匹布責令買者出八百隻梨子，因此更加失去人心。到託跋燾大軍一到，他就逃奔，部下有的逃散，有的死亡，所剩無幾。蕭斌準備按軍法把他斬首，沈慶之堅持勸諫，說："託跋燾威鎮天下，統領士兵以百萬計，玄謨哪能抵擋得住呢？再說殺掉作戰的將領，削弱自己的實力，這不是良策。"蕭斌纔作罷。當初，玄謨將要被斬首，夢見有人告訴他說："誦讀《觀音經》一千遍，就可免死。"醒來後，他吟誦《觀音經》達一千遍，第二天將行刑，仍然不停地吟誦，突然傳來呼喊，停止用刑。又派他代人鎮守碻磝，江夏王義恭任征討都督後，認爲碻磝不能固守，召令他領兵回來，結果遭到北魏軍的追擊，玄謨大敗而歸，流矢射中了他的手臂。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回到歷城，義恭給玄謨寫信說："聽說你因失敗而成就功名，手臂上的金刃之傷，難道不是金印的徵兆嗎？"

元凶弒立，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庭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諶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并免官。

元凶殺帝自立時，玄謨任冀州刺史。孝武帝討伐元凶，玄謨派濟南太守垣護之帶兵參加起義。亂事平息後，任徐州刺史，加都督。等到南郡王劉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謀反時，朝廷假玄謨爲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往南討伐，領兵駐扎在梁山，在長江兩岸修築偃月形的營壘，水陸兩路列陣以待。義宣派劉諶之到臧質處，在豫州城南擺開陣勢，玄謨留老弱士兵守護城內，率領所有的精兵接戰，賊兵就大敗潰逃。因功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稟告孝武帝，說："玄謨在梁山時，與義宣通謀。"皇上心中弄不清楚，劉冲之就命有關部門奏報玄謨大量獲取珍寶財物，虛報戰功，因此，玄謨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一起被免去官職。

尋復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爲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

不久，玄謨再任豫州刺史。淮上逃亡在外的司馬黑石擁立夏侯方進爲君主，改姓李，取名爲李弘，意在迷惑民衆，玄謨領兵討伐，把他斬首示衆。因此遷升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州一帶有很多僑居的人，玄謨請求將這些流民歸入當地的户籍，但當時僑居的百姓不願

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并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内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吴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

意，衹好作罷。那一年，玄謨又命令九品以上的富貴人家交納租税，使貧家與富家相等，雍州境内的富人没有誰不嗟嘆怨恨。民間訛傳玄謨想謀反，當時柳元景掌權，元景的弟弟僧景任新城太守，憑藉元景的權勢，控制號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各郡一起發兵討伐玄謨。玄謨號令雍州城内城外，晏然無事，用以解除民衆的疑惑，派人快馬送書奏給孝武帝，詳細陳述事情的經過。孝武帝知道玄謨謀反之事是謡言，即刻遣主書吴喜公快馬前往安撫慰問，又寫信答覆説："關於你在梁山的流言蜚語，本來朕就没有放在心上，君臣之間，應該相互信任，你姑且再爲此事一笑，使你的眉頭舒展一下。"玄謨生性嚴肅，未曾隨意笑過，當時人説玄謨的眉頭從未舒展過，所以皇帝拿這件事開玩笑。後來玄謨爲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到爲皇帝建造明堂時，玄謨以太常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

孝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顔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禄勛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并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堇荼供春膳，粟漿充夏凔。𤓰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崐崘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

孝武帝戲弄輕侮群臣，根據他們的外貌特徵，各有一個相當的外號，如鬍子多的人叫做"羊"。顔師伯缺了牙齒，給他取外號叫"露齒"。劉秀之儉樸吝嗇，稱他爲"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體態肥胖，跪拜起身不方便，每到君臣集會時，故意多給他賞賜，要他謝恩時跪拜在地，拿他取樂。又命人用木頭雕刻靈秀父親光禄勛宗叔獻的像，送到他家的廳中讓他經常拜揖。柳元景、垣護之都是北方人，玄謨也是北方人，却獨自被皇上看作是粗野的"老傖"。所有這些皇上所用的特殊的稱呼，在來自四面八方的奏章、信札中也都照用。皇上曾經爲玄謨作四季詩，説："帶上的苦菜供春天食用，粟米糊糊充當夏日的午餐，小瓜醬調拌秋菜，白酒解除冬寒。"皇上還寵愛一個來自崐崘的奴僕，名叫白主。經常放在身邊，命令他用棍棒去打群臣，從柳元景以下的朝臣，都遭到他的毒打。

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飢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復轉領軍將軍。

玄謨不久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當時北方發生饑荒，他就散發自己私有的十萬斛稻穀、一千頭牛來賑濟災民。復轉領軍將軍。

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

孝武帝崩，玄謨與柳元景等人都接受孝武帝的遺詔，把外監的事務托付給玄謨。當時朝廷政

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既誅顔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侄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

出多門，玄謨由於威嚴正直，不爲少帝所容，遷調爲青、冀兩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除顔師伯、柳元景等人後，更加狂妄昏悖，以領軍職徵召玄謨進京。玄謨的子侄們都勸他假稱有病不要去，玄謨却説："我受先帝的厚恩，怎能畏懼災禍，苟免一死。"於是啓程入京。他一到京城，就多次向少帝上奏諫諍，又流着淚請求減緩刑罰，停止殺戮，用以安定天下百姓。少帝大怒。

明帝即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頃之，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剋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謂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纘嗣。

明帝即位後，對玄謨以禮相待，非常優厚。當時各地反叛朝廷，明帝任玄謨爲大統，率領水軍往南討伐，由於犯了脚病，明帝特許他乘車出入宫中。不久授任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副手司徒建安王於赭圻，把諸葛亮的藏有袖箭的鎧甲贈給他。不久，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又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格嚴厲苛刻，缺少恩慈，而將軍宗越統治部下更加刻薄嚴酷，軍中士兵議論他們時，説："寧願做五年囚徒，不願遇上王玄謨。玄謨還算罷了，宗越更要殺掉我。"玄謨年八十一歲去世，謚號莊公。他兒子王深，很早就死了，王深的兒子王纘繼承爵位。

史臣曰：脩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史臣曰：朱脩之、宗慤，都是以將帥的才能，而又富有清廉高潔的節操，有很值得稱贊的地方。王玄謨雖然苛刻少恩，但觀察他的大節，也很值得贊美。在少帝昏庸無道，大行殺戮的時候，他能冒着生命危險，傾盡心血來輔佐君主，可以説是不顧個人而爲國獻身的人吧！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顔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産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産謂曰："久欲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爲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爲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曾祖柳卓，從本郡遷到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父柳恬，任西河太守。父親柳憑，任馮翊太守。元景少年時就能騎善射，多次跟隨父親征伐蠻夷，以勇敢著名，寡言少語而有才器。荆州刺史謝晦聞知他的名聲，邀請他任職。他還來不及前往，謝晦便敗亡了。雍州刺史劉道産很喜愛他的才幹，但是當時元景爲父親守喪，不能任命爲官。正逢荆州刺史江夏王劉義恭召見他。道産對元景説："很久以來我便希望委屈你到我部下任職。如今尊貴的親王召見你，我就很難挽留了。我的夙願未能實現，深感遺憾。"元景守喪期滿，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後又遷殿中將軍。又再任劉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到他又予嘉許。

先是，劉道産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户口殷盛。及道産死，群蠻大爲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爲將帥，即以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内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

先前，劉道産任雍州刺史，有德政。遠方蠻人都來歸順他，沿着沔水建立村落，民户衆多。後來道産死去，群蠻大肆侵擾劫掠。世祖在西部鎮守襄陽時，劉義恭以元景爲統兵將帥。就任命他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到任後，蠻人切斷了驛道，要來進攻郡城。郡内糧食不足，又缺乏守城的武器裝備，元景定下計謀，聚集六七百士兵，分出五百人屯駐驛道。有人説："蠻人就要攻城，不宜將兵力分散。"元景説："蠻人聽説郡城派重兵防守，怎會料到城中兵少。況且内外夾攻，這是上策。"當蠻人快要來到，就命令驛道的駐軍做好準備，潛行到敵軍背後，下令説：

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脩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

“以舉火爲號，奔馳進擊。”宋軍在蠻人前後同時進攻，蠻衆驚慌大亂，掉入鄖水死了千餘人，斬殺抓獲數百人。從此以後，郡内安寧，不再有寇盜搶劫之事。朱脩之討伐蠻人，元景又與他一同前往，後來又擔當沈慶之的副手征討鄖山，攻克了太陽。任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

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群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强門先有内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脩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出自木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臼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軍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

隨王劉誕鎮守襄陽，元景任後軍中兵參軍。待朝廷大舉討伐北方時，命令諸鎮各自派出軍隊。二十七年八月，劉誕派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領群將。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已經七十三歲，是秦地的望族，羌人大多服從他。季明請求進入長安，招撫關中、陝州地區。於是從貲谷進入盧氏，盧氏人趙難接納了季明。弘農的豪門强宗先前便有歸順朝廷的意願，所以委派季明去招納他們。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軍到白亭，此時元景還没有出發。法起率領方平、安都諸軍前行，從脩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軍到高門木城，正遇上北魏永昌王拓跋仁進駐弘農，於是退駐盧氏，占據險要之地固守。不久，招納當地年輕人進入宜陽苟公谷，來煽起百姓起義反抗的情緒。元景就在當月率領大軍繼後前進。閏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進入盧氏，斬敵縣令李封，以趙難任盧氏縣令，加奮武將軍。趙難率領起義的百姓充當諸軍的嚮導。法起等人越過鐵嶺山，到達開方口，季明從木城出發，同法起會師。元景大軍到達臼口，因爲前鋒軍隊深入敵境，孤軍没有後繼，便急速派遣尹顯祖進入盧氏，作爲援軍。元景因爲軍糧不足，很難長期相持下去，於是包裹馬足挂牢戰車，率領軍隊登上百丈崖，出温谷，從這裏進入盧氏。

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起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噪以

法起等幾支軍隊進入方伯堆，距離弘農城祇有五里。賊寇派兵二千餘人前來偵察，法起揮兵夾擊，以箭猛射，賊兵敗退逃走。諸軍營造攻城的器械，進兵到敵人城下，僞弘農太守李初古拔環城固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擊鼓呼喊，進

陵城，季明、趙難并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莫不奮勇争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内者三千餘人，於北樓竪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僞郡丞，百姓皆安堵。

逼城下，季明、趙難一起率領義軍相繼進攻，衝城的戰車，四面包圍敵人，幾路人馬同時進攻，將士們都拼死戰鬥，莫不奮勇争先。當時初古拔父子據守南門，督率那裏的士兵防守。城内有三千多弘農人，在北樓竪起了白旗，有的人雖射箭却没有箭鏃。安都的軍副譚金、薛係孝率領士兵首先登城，生擒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攻入南門，生擒僞郡丞，百姓們都不受騷擾。

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軍向陜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駿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虯率合義徒二千餘人，共攻金門隖，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爲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

元景領軍越過熊耳山，安都屯軍弘農城，法起進駐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陜州西面的七里谷進發。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駿亂派人到荒田，招納宜陽人劉寬虯聚合義軍二千餘人，共同進攻金門隖，殺盡守軍。守軍主將李買得被殺，他是古拔的兒子，任虜寇永昌王長史，驍勇善戰，在胡將中首屈一指。永昌王聽説他被殺死，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

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置吏佐。

劉誕又派遣長流行參軍姚範帶領三千人來到弘農，受元景指揮。十一月，元景率軍到達弘農，在開方口安營。朝廷就以元景任弘農太守，設置佐吏。

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陜，元景既到，謂安都曰："無爲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衆并造陜下，即入郭城，列營於城内以逼之，并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連提衆二萬，度崤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爲後柱。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掎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嗔目横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并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

起初，安都留駐弘農，而各支前鋒軍隊都已進入陜州，元景到達弘農後，對安都説："不要坐守這座空城，而讓龐公他們深入敵境，這不是好辦法。你應該急速進軍，可與顯祖合兵前往，待我收完租税，就親隨後軍前進。"衆軍一起到達陜州城下，立即進入外城，在外城内建立營壘，威逼城中守兵，并且大造攻城器具。賊軍城墻面臨黄河，非常堅固，他們憑藉險要地勢來防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幾支軍隊屢次三番進攻，都未能攻克。虜寇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連提率兵二萬，越過崤山來救援。安都、方平各自率部在城南嚴陣以待。顯祖領着精兵作爲後援。季明率領高明、宜陽的義兵正對南門排列戰陣，趙難帶領盧氏樂於隨從朝廷大軍的年輕人，與季明形成掎角之勢。賊兵大量聚集，以輕騎兵向宋軍挑戰。安都怒目圓瞪，横握戈矛，單騎衝入敵陣，向四處奮力進擊，周圍敵人都被嚇退而不敢阻擋，殺傷敵軍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一同擊鼓呼喊向前衝鋒，將士們都拼死戰鬥。開始

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㘁，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虜三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

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陜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并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餘諸義軍并於城西南列陳。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噪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横矛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于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

虜軍出動騎兵突擊，衆軍有點害怕，安都憤怒至極，就脱去頭盔，解下身上的鎧甲，衹穿絳納兩襠衫，戰馬也卸去鞍具，縱馬奔入賊寇陣營中，勇猛之氣勃發，所向無敵，阻擋鋒芒的敵兵，無不應刃倒下。賊寇憤恨，圍着用箭射他，又射不中。他多次這樣衝突敵陣，每次衝突，敵衆無不潰退。起初，元景命令魯元保守衛函谷關，賊寇人數衆多，兵力强盛，元保不能固守，於是帶領部下排列成方陣，多列旗幟，沿着險路返歸大軍。正逢安都諸軍與賊寇交戰，敵虜三郎將看到元保的軍隊從山上下來，誤認爲元景的大軍到來，天色又將傍晚，賊衆於是奔走退却，騎兵大多退進城中。

當賊兵將要來臨，方平派遣驛騎報告元景，此時諸軍的糧食用盡，衹剩下幾天的口糧。元景正在督辦義軍的租糧，并且裝上驢馬，準備運送。這時方平的信使到了，元景便派遣軍副柳元怙選拔步騎兵二千，趕赴陜城救急。他們捲起甲帳，兼程急行，一夜就趕到前綫。第二天早晨，賊軍又出戰，在城外列陣。方平諸軍一起排陣應戰，安都統領騎兵，方平統領步兵，一左一右，形成掎角之勢，其餘各支義軍都在城外西南方排成戰陣。方平對安都説："今天强敵在前，堅城在後，是我們爲國捐軀的時候。你如果不進擊，我就會斬掉你；我如果不進擊，你就應當斬掉我。"安都説："好！你的話很對，我豈能貪生怕死。"於是，與敵軍戰成一團。這時元怙正好趕到，全軍偃旗息鼓，人馬銜枚無聲，隱密行進，賊軍没有發覺。方平等人正與虜寇交戰，而元怙指揮部下從城南門的函道直衝而出，面對着北邊排列戰陣，旗幟衆多，擊鼓吶喊前進，大出賊人意料，虜軍大驚。元怙和幢主宗越率領手下驍勇騎兵，衝擊敵軍戰陣，全軍都奔殺過去。安都、方平等人督率諸軍一時齊心奮擊，人人無不拼命作戰。安都憤怒不堪，横矛直往前衝，出入敵陣，殺死殺傷很多敵人，鮮血凝結在他的肘臂上，矛折斷了，更换後又衝入敵陣。軍副譚金率領騎兵緊隨他奔馳作戰。從早晨一直戰到太陽偏西，虜軍大敗潰退，斬殺張是連提，又斬敵軍三

塹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

千餘首級，許多虜兵投入黄河、掉進塹溝而死，被俘綁縛到軍門的有二千餘人。

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内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并爲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誕以峭、陝既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寬虯行東弘農太守。給元景鼓吹一部。

元景輕裝騎馬第二天上午趕到陝城，虜軍被抓獲者大都是河内人，元景責問他們："你們埋怨皇帝恩澤没有沾潤你們，不知請誰來解除疾苦。可現在你們都爲虜寇效力，就説明你們本來就没有良善之心。對歸順朝廷的人慰問撫恤，對隨從虜寇的人處以死刑，你們要知道朝廷軍隊正是這樣幹的。"俘虜們全説："暴虐的虜寇强迫我們出戰，誰要落在後面，全家誅滅。他們用騎兵監督步兵，不肯作戰先被殺死。這些情况將軍都親眼見到，并不是我們敢背叛中央大國。"諸將要求把他們全部殺掉，元景認爲不能這樣幹，他説："今天朝廷軍隊掃蕩北方，應當讓仁義的聲譽先行。"於是把俘虜全部釋放遣散了。下令守關諸軍聽任家居關裏的人出關，俘虜們都高呼萬歲離去。劉誕認爲峭山、陝中已經平定，這一地區應當安撫，便任命弘農人劉寬虯行東弘農太守。賜給元景鼓吹一部。

法起率衆次于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固。頃之，又集衆以應王師。法起次潼關，槐亦至。賊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衆溺於河者甚衆。法起與槐即據潼關。虜蒲城鎮主遣僞帥何難於封陵堆列三營以擬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檀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衆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諸義徒并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遣揚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援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衆向關。時軍中食盡，元景回據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阪戍主泰州刺史杜道生率衆二萬至閿鄉水，去湖關一百二十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生率手下驍鋭縱兵射之，

法起率軍到達潼關。先前，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進攻關城，攻克下來，但因兵力薄弱，無法固守。不久，又集合人衆響應王師北征。法起到潼關時，劉槐也到達了。關城賊虜的防守主將婁須看見宋軍戰旗就奔走潰退了，虜軍淹死在黄河的人數很多。法起與劉槐就占領了潼關。虜寇蒲城鎮守主將派遣僞將何難在封陵堆排列三處軍營來阻擋法起。法起長驅直入關中，經過王、檀二位北伐將領以前建的營壘。虜寇以爲法起要直取長安，何難率軍想渡過黄河來截斷北伐軍的後路。法起回轉軍隊面臨黄河，命令士兵用箭射向敵軍，賊寇敗退散去。關中各支起義部隊紛紛起兵，周圍山區的羌人、胡人也都請求參戰。劉誕又派揚武將軍康元撫帶領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指揮，到函谷關援助方平。元景離去，賊軍殺向關城。當時軍中糧食已經吃光，元景回軍占據白楊嶺。賊寇停兵未至，又下山進入弘農，再入湖關口。虜寇蒲阪守將泰州刺史杜道生率軍二萬到閿鄉河，距湖關衹有一百二十里。元景招募精壯勇士一千人，乘夜偷襲賊營，走錯

鋒刃既交，虜又奔散。

了路，天亮又返回來。道生率領手下士兵用箭向這些勇士射擊，兩軍接戰後，虜寇又奔逃潰敗。

時北討諸軍王玄謨等敗退，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并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爲定蠻長，薛安都爲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爲寧蠻參軍。

其時王玄謨等人率領的北伐諸軍失敗撤退，虜寇因此深入宋境。太祖認爲元景孤軍深入，就命令他班師回來。元景於是率領諸將從湖關越過白楊嶺，又出長洲，令安都斷後，宗越擔任他的副將。法起從潼關到商城，同元景會師，季明也從胡谷南歸，他們都建立了戰功回朝，人馬旌旗非常壯盛。劉誕登上城樓望見返朝大軍，以鞍下馬來迎接元景。任命元景爲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在樊城建立官署住宅，率領他的部下居住，統管北蠻事務。龐季明任定蠻長，薛安都任後軍行參軍，魯方平任寧蠻參軍。

臧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生於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信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陽，會伐五水蠻。

臧質任雍州刺史，授任元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進軍虎牢關，再令元景率領安都等人北出到關城，關城守敵棄城逃走，元景就占領了該城。元景到達洪關，同安都想渡黄河在蒲阪攻擊杜道生，正逢魯爽退兵，衹好又返回。元景兩次北伐，在境外有很高的威望和聲譽。朝廷又派他帶領部下進軍西陽，會同其他將領討伐五水蠻。

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曰："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翦討元惡，司徒、臧冠軍并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弈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效，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届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

世祖起兵入京討伐元凶劉劭，任命元景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職務如故。配給他萬名將士作爲大軍先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屬於他。元景致朝臣們的信説："國家罹禍含冤，凶人肆行叛逆，民神憤怒至極，好像没有天地。南中郎將親自率領義師，翦除討伐首惡劉劭，司徒臧冠軍也同舉大事，戰船綿延千里，懸賞捉拿凶犯的利禄已經準備。元景不精武事，愧任義軍行伍，總領精鋭勇士，作爲先鋒爲大軍開路，地勢既處上流，軍隊人數又百倍於敵。朝中諸位賢士，世代忠義，身爲國家良臣，都受到先帝的恩遇，久已承蒙榮寵，衹是被賊寇拘禁逼迫，無法報效國家。料想你們聽到現在的音訊，激動和喜慶更倍於常時。國運要走上正道，廓清朝政從此開始，我期望不久與諸位在京城晤面，抒展哀慟之情。"

時義軍船率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聞石

當時義軍船隻大多狹小簡陋，擔心水戰打不過敵人。軍隊到達蕪湖時，元景大喜，加速兼程

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栅以自固。進據陰山，遣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世祖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南據高丘，屯寨栅。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元景營壘未立，爲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决戰，既至，寨栅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頻得燒草舫，略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爲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强，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固柴，因此破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噪以奔之，賊衆大潰，透淮死者甚多。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宫，僅以身免，蕭斌被創。簡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爲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并來歸順。

進兵，聽説石頭城駛出戰艦，就在江寧上岸，在板橋一帶修建栅欄防守。軍隊進據陰山後，派遣薛安都帶領騎兵開往南岸。元景自己率軍悄悄地到達新亭，憑藉山勢建立營壘，東西兩面都占據了險要地形。世祖又派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軍與元景會合。天祚又在東南面占據高地，修築寨栅。凡是從京城逃出歸順義軍的人，都勸元景加速進兵，元景説："不對。在戰争中并不能完全依恃道義，而一同作惡之人却會奮力合作，我方輕率進兵而不加防禦，實際啓發了敵人覬覦之心。用兵之計應使自身處於不敗之地，怎麽能以敵寇不來進攻而企望僥幸取勝呢!"元景的營壘還没有完全建成時，被龍驤將軍詹叔兒偵察得知，勸劉劭出戰，没有得到允許。幾天後，敵軍從水陸兩方面進攻，劉劭親自登朱雀門督戰。敵軍抵達瓦官寺，與義軍的巡邏隊相遇，巡邏隊退走，賊軍就逼近了營壘。劉劭原以爲元景營壘塹壕尚未建成，可以在平地決戰。到了以後，纔發現寨栅已很堅固，倉促之間没有進攻的器具，便命令軍隊徒手進攻。元景先前命令説："鼓聲雜亂，氣勢容易衰落；吶喊聲繁，力量就容易枯竭。衹要各人銜枚奮戰，一切聽從我營中的鼓聲指揮。"賊人的步軍將領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兵將領常伯與等率領士卒拼死作戰。劉簡之先進攻西南面，多次得手，燒掉草船，攻擊渡江的人。程天祚的寨栅没有修成，也被摧毁。王羅漢等人進攻北門的營壘，賊人的戰艦也來參戰。元景受到水陸兩面敵人夾擊，意志和勇氣更加强盛，把麾下的勇士全部派出作戰，身邊衹留下幾個人傳達命令。他還分出兵力支援程天祚，天祚退回得以鞏固營寨，因此擊敗了賊軍。元景察覺賊軍氣勢衰竭，於是命令打開營壘，擊鼓吶喊，殺奔敵軍。敵軍大潰敗，掉入淮河中淹死的人很多。劉劭又親自率領其餘軍隊來攻營，又被元景殺得大敗，殺死殺傷的人數超過先前的戰鬥。劉劭親手斬殺後退的人也禁止不住，逃奔回宫，僅僅保住了性命，蕭斌受了傷。劉簡之收拾殘兵停止了進攻，戰陣還未解散，元景又出兵追擊。簡之逃走，賊軍競相逃向死馬澗，澗中塞滿了人，

斬殺簡之以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人，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都來歸順投降。

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暗弱易制，欲相推奉，潜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刺史，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户。

皇上在新亭即位，任命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荆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先前皇上在巴口，曾問元景："戰事平息後，你有什麽要求?"回答説："如果有過多的恩賜，我便希望返歸鄉里。"所以就會有這樣的任命。起初，臧質起義時，因爲南譙王劉義宣昏庸軟弱，易於控制，想推奉義宣爲帝，秘密通報元景，要他率領部下西還。元景立即把臧質的書信呈交世祖，告訴使者説："臧冠軍肯定不知殿下起義之舉，正應該討伐逆賊，不容許西還。"臧質因而惱恨他。當朝廷任命元景爲雍州刺史時，臧質擔心他會成爲荆州、江漢一帶的後患，向朝廷建議：心腹大將不宜出朝到遠方任職。皇上又撤銷了原先的委任，改任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肯就任。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户。

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復以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并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孰，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强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有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

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叛，派左衛將軍王玄謨加以討伐，加元景撫軍，給以符節，設置佐吏，接替玄謨。又任命他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荆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劉義宣一起謀反，玄謨占據敵人南面的梁山，沿江兩岸建立營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江占據歷陽，元景出兵屯駐采石。玄謨聽説賊人軍力强盛，派司馬管法濟請求增兵，皇上命元景進兵屯駐姑孰。元景派將領武念往前進軍。臧質派將領龐法起襲擊姑孰，正遇上武念趕來，擊敗了敵軍，法起僅剩下一條船逃脱。臧質攻破玄謨的西壘，玄謨派垣護之向元景告急説："現在祇剩下東岸萬把人，而賊軍數倍於我軍，强弱懸殊，難以抵敵，我認爲應該撤軍與你會師，合力阻擋敵賊。"元景對護之説："帶兵打仗有一定法規，不可以首先退兵。賊軍雖然人數衆多，但相互猜忌，軍心不齊。我現在就捲起盔甲前往支援。"護之説："叛賊都説南州有三萬軍隊，而實際上你手下祇有這個數的

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衆心乃安，由是克捷。

十分之一，如果赴敵作戰，真實情況立即暴露出來，那麽賊兵氣焰就會旺盛。”元景采納了他的意見，派出所有精悍的士兵去援助玄謨，留下弱兵守軍營。派出的軍隊多張旗幟，梁山守軍遠遠看去好像有幾萬人，都説：“京城裏的軍隊全來了。”於是軍心就安定了，因此得以克敵制勝。

上遣丹陽尹顔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晋安郡公，邑如故。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晋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顔師伯并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

皇上派丹陽尹顔竣宣布聖旨慰勞元景，與沈慶之都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晋安郡公，食邑如故。堅决辭讓開府儀同，又任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不久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職務如故。大明二年，再加開府儀同三司，元景又堅决辭讓。第二年，升任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因爲封地在嶺南，秋天輸送租賦路遠艱難，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任命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中正等職如故，又辭讓開府，於是與沈慶之都按晋代密陵侯鄭袤不接受司空的舊例處置，事情記載在《慶之傳》中。六年，進司空，侍中、尚書令、中正職務如故，又堅决辭讓司空，於是任命他爲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在京城留守。世祖駕崩，同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尚書僕射顔師伯一同受遺詔輔佐幼主。元景遷任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他堅决辭却班劍。

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産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

元景發迹於領兵將帥，他在朝處理政務，雖然并不擅長，但他有寬宏雅量的美德。當時在朝的勛臣顯要，大多經營産業，惟有元景一人無所經營。他家在南岸有幾十畝菜園，管園子的人賣菜得錢二萬，送還府宅，元景説：“我建這座菜園子種菜，衹是供家中吃用罷了，又豈能賣菜來賺錢，奪取百姓的財利呢?”將錢送給守園人。

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并相謂曰：“今日始免横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顔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

世祖非常嚴厲暴躁，元景雖然蒙受優渥待遇，但常常害怕得罪遇禍。太宰江夏王義恭以及諸位大臣，無不小心謹慎，從來不敢私自交往。世祖死後，義恭、元景等人都互相説：“如今纔免去了横死的危險。”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顔師伯等大臣，經常在一起縱情嬉游，聲樂宴飲，日以繼夜。

前廢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决。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令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

前廢帝從小就具有凶殘的品性，對元景他們内心不滿，殺掉戴法興以後，乖悖的性情逐漸顯露出來。義恭、元景等人憂慮恐懼而束手無策，於是與師伯等人密謀廢帝，改立義恭，日夜相聚計議，但遲疑觀望，不敢迅速作出决定。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州的宣城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尚書令職務如故。尚未就任，廢立的謀劃被發覺，皇帝親自率領禁衛軍出宫討伐元景。先是宣稱詔令召見元景，元景下屬趕來報告，説是皇帝携帶兵器，非同往常，元景知道大禍臨頭，整束朝服，乘車前往。出門時，碰見弟弟車騎司馬柳叔仁，他身穿軍服，率領部下壯士幾十人，要抗拒朝命，元景極力阻止他們。出巷之後，禁衛軍齊集，元景下車被殺，面容泰然自若，當時六十歲。

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共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季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侄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及嗣宗子纂，并在孕獲全。

長子柳慶宗，有才幹，但性情乖戾，世祖讓元景遣送他回襄陽，在途中賜死。次子嗣宗，任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的弟弟紹宗、共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季宗，叔仁的弟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以及元景在京城和襄陽的弟弟侄兒們隨同元景被殺的有幾十人。元景的小兒子承宗和嗣宗的兒子柳纂都因爲在孕期而得以保全。

太宗即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燮皇化。方任孚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冤動勛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册，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二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爲梁州刺史，黄門郎。以破臧質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

太宗即皇帝位，下詔令説："已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任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恢宏簡約，器局深沉寬厚，正直忠義，爲時人共知；恭敬清廉，爲一時風範。在世道淪喪之時，他就首先贊助履行孝道；在國運興盛的開始，他就輔佐皇上教化百姓。他正擔任重要職務，功業可與殷、漢的宰相相比。却由於蜂蠆豺狼肆虐，公然把他殺害，冤屈震動了功臣，全朝上下無不深深悲痛。朕承蒙七廟神靈的護祐，登上皇帝寶座，人倫常情和國家綱紀既已得到恢復，痛悼元景之情愈加沉痛，應當崇敬他的美德，追封他崇高官爵，以表彰他的忠誠。可追贈他使持節、都督南豫州江二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贈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號爲忠烈公。"

户。

叔仁爲梁州刺史，黄門郎。因破臧質有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户。

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代叔仁爲梁州，與晋安王子勛同逆，事敗歸降。

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年，代替叔仁任梁州刺史，同晋安王子勛一起謀反，事敗後歸降。

元景從父弟先宗，大明初，爲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追贈黄門侍郎。

元景從父弟先宗，大明初年，任竟陵王劉誕司空參軍，劉誕叛亂時殺了他，追贈黄門侍郎。

柳光世

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閤。太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爲右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户。既而四方反叛，同閤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太宗宥之，以爲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元景從祖弟光世，起先留在故鄉，北魏任命他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姐夫僞司徒崔浩是北魏丞相。元嘉二十七年，北魏主拓跋燾往南侵犯汝、潁，崔浩暗地裏另有圖謀，光世邀約河北義勇之士響應崔浩。崔浩計謀泄露被殺，河東大姓因爲與崔浩合謀而被誅滅的人家很多，光世南逃，得免一死。太祖任命他爲振武將軍。前廢帝景和年間，任左將軍，在閤中值勤。太宗平定亂政，光世參與謀劃，爲右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户。後來四方諸王叛亂，同閤的宗越、譚金又被殺，光世於是往北投奔薛安都，安都讓他鎮守下邳城。當安都招納引入北魏時，光世率領部下歸降朝廷，太宗原諒了他，任命他爲順陽太守。兒子欣慰謀反，光世被賜死。

顔師伯

顔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録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死。

顔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顔竣的族兄。父親顔邵剛正有器局和才幹，受到謝晦的賞識。謝晦任領軍時，以他爲司馬，在廢除少帝，擁立太祖的過程中，謝晦同他商量。謝晦鎮守江陵時，請爲諮議參軍，領録事，謝晦軍府的事務，全部委派他管理。顔邵擔心謝晦將會有災禍，請求任竟陵太守，還來不及到郡上任，正遇上謝晦被朝廷討伐，謝晦要與顔邵謀劃起兵抗拒朝廷，他服毒自殺。

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産爲雍州，以爲輔國行參軍。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衡陽王義季代質爲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即

師伯自幼喪父，家中貧寒，廣泛涉獵書籍史傳，相當精通音樂聲律。劉道産任雍州刺史，以他爲輔國行參軍。弟弟師仲的妻子是臧質的女兒。臧質任徐州刺史，辟師伯爲主簿。衡陽王義季代臧質爲徐州刺史，臧質向義季推薦師伯，

命爲征西行參軍。興安侯義賓代義季，世祖代義賓，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啓太祖請爲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世祖啓爲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亦不宜署長流。"世祖乃板爲參軍事，署刑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

義季立即任命他爲征西行參軍。興安侯義賓取代義季，世祖又取代義賓，他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當時任諮議參軍，喜歡他詼諧敏捷，推薦給世祖。師伯乘機請求入州府任職，就任命他爲徐州主簿。他善於迎合上意，大受世祖賞識。到世祖離鎮徐州時，師伯以主簿之職，得以跟隨世祖調任。世祖鎮守尋陽，啓奏太祖請求任命師伯爲南中郎府主簿。太祖未准許，對典籤官說："中郎府主簿怎麽能用顏師伯這樣的人？"世祖又上奏請任命他爲長流正式佐吏，太祖又說："朝廷不能任命他，你可自行委任，但也不應署長流。"世祖於是任命他爲參軍事，掌管刑獄。到世祖入朝討伐劉劭時，師伯轉爲主簿。

世祖踐阼，以爲黄門侍郎，隨王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爲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出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領兵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爲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群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常侍、太子右率龐秀之履險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無忘于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愍孫、豫章太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參義謀，契闊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户。師伯平都縣子，愍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晋縣子，食邑各五百户。"

世祖即皇帝位，任命他爲黄門侍郎，隨王劉誕驃騎將軍長史、南郡太守。又改爲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叛，師伯出朝任寧遠將軍、東陽太守，統領軍隊，設置佐吏，以防備東道。叛亂平息後，又任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皇上認爲平息叛亂，依靠群臣的謀略，大明元年，下詔説："前幾年，國難深重，疑慮怯懦的人衆多，已故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龐秀之經歷險難，能够堅貞不渝，最先表現出忠義的節操，因而預先知道叛賊的情況，使軍隊早就作好充分準備，對於及時剿滅叛逆，起了很大作用。追懷他的忠誠，不能忘記。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愍孫、豫章太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在開初入討劉劭時，便參預起義謀劃，在大難中辛苦備至，應得到特殊的獎賞。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户。師伯封平都縣子，愍孫封興平縣子，謙之封石陽縣子，張淹封廣晋縣子，各食邑五百户。"

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職。二年，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東莞兖州之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其年，索虜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天水公拾賁敕文率衆寇清口，清

師伯遷右衛將軍，因服母喪去職。二年，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和徐州的東安東莞兖州的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這年，北魏拓跋濬派僞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天水公拾賁敕文率軍侵擾清口，清口守將振威將軍傅乾愛率領前員外將軍周盤龍等出擊，大敗敵

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軍周盤龍等擊大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龐孟虬、積射將軍殷孝祖等赴討，受師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與孟虬合力。行達沙溝，虜窟瓌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迎軍拒戰，孟虬等奮擊盡日，孟虬手斬五軍公，虜於是大奔。孝祖又斬窟瓌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又遣中兵參軍江方興就傅乾愛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等。虜別帥它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出城拒戰，即斬它門，餘衆奔走。虜天水公又率二萬人復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戍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騁勇齊效，頻梟名王，大殲群醜。朕用嘉嘆，良深于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功最，以時言上。"

苟思達、龐孟虬等又追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平南參軍童太壹及苟思達等并單騎出蕩，應手披靡。孟虬等繼至，虜乃散走，透河死者甚多。既而虜更合衆大至，孟虬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助師伯。張懷之據糜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天生率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陳遇害，追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天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算，即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卜

軍。世祖派遣虎賁主將龐孟虬、積射將軍殷孝祖赴前敵討賊，受師伯指揮。師伯派中兵參軍苟思達同孟虬合兵。軍隊行至沙溝，遇到北魏窟瓌公、五軍公等馬、步軍數萬人，兩軍迎戰，孟虬等奮力與敵人搏鬥一整天，孟虬親手斬殺五軍公，敵軍因此大潰敗。孝祖又斬殺窟瓌公，敵衆投水淹死的有千餘人。北魏又派河南公、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人屯兵駐守濟水岸邊，師伯又派中兵參軍江方興與傅乾愛會師，打敗敵軍，斬殺河南公樹蘭等人。虜軍別帥它門又派萬餘人進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領兵出城迎戰，斬殺它門，其餘敵軍逃跑了。北魏天水公又帶領二萬人再次進逼守城，乾愛等出兵迎戰，又擊敗敵軍，追擊敵人直至赤龍門，殺死很多敵人。皇上嘉獎他們的戰功，下詔説："北魏驅派賊軍，圖謀侵掠邊塞，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顔師伯，運用謀略，指揮軍隊，隨機應變。濟州守軍奮力搏鬥，一月之中，四次報捷。下屬將領指揮的軍隊和其他援軍，也十分英勇，齊心協力報效國家，屢次斬殺北魏首領，大量殲滅敵人。朕因此大爲嘉許贊嘆，由衷高興。宜派遣使者慰勞，并命令輔國將軍府詳細考評戰功，及時上報朝廷。"

苟思達、龐孟虬等人又追擊敵軍到杜梁。敵軍人數衆多，將他們四面包圍起來。平南參軍童太壹和苟思達等人都單騎衝擊敵陣，所向披靡。孟虬等人接着趕到，敵軍於是奔散敗走，很多人淹死於河中。不久，敵軍又糾合大量人馬來進攻，孟虬等人又打敗了他們。世祖又派司空參軍卜天生協助師伯。北魏將領張懷之占據糜溝城，師伯派天生等人去進攻。懷之出城迎戰，天生率領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等人進擊。懷之敗逃入城，僅僅幸免一死。繼祖在作戰中陣亡，追贈爲郡太守。又北魏隴西王等人屯兵占據申城，背依濟水，面臨黄河，地勢三面險要，防守堅固。天生又率部衆進攻，朱士義等人身披戰甲，率先登上敵城。賊軍投河淹死的人不計其數，當天攻克申城。北魏天水公又來進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

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祖等既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

三年，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群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并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顔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黄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領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

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納貨賄，家産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絶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嫉。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伯爲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并幼，皆見殺。

分武都與卜天生等人抗擊，大敗敵軍，敵軍於是奔逃退去。宋軍乘胜追擊，連戰皆捷，直至清口。敵軍圍攻傅乾愛，乾愛隨機應變抵禦敵軍，孝祖等人趕到後，敵軍撤除包圍。師伯進號爲征虜將軍。

三年，竟陵王劉誕謀反，師伯派長史嵇玄敬帶領五千人前往參加平亂。四年，徵師伯入朝任侍中，領右軍將軍，世祖對他十分寵幸親厚，群臣没有誰能與之相比。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如故。皇上不願意威勢權柄被他人掌握，親自處理朝廷各種事務，先後任吏部尚書的官員，衹是奉命執行皇帝的文書，而師伯却能够根據自己的意願自行决斷，奏章總是得到認可。又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當時吏部分爲兩部，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同任吏部尚書。師伯之子推舉周旋於門下的寒門士人張奇任公車令，皇上認爲張奇門資品位不宜擔任此職，讓他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他任公車令。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顔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黄難、周公選等壓下任命道惠的敕令，讓張奇先任公車令，而不宣布他兼市買丞這件事。師伯因爲這件事貶官，以子爵領職。謝莊、曇生被免官，道栖、道惠處以死刑，禕之等六人被鞭杖一百。師伯不久又領太子中庶子，他雖然被貶受挫，但皇帝對他的信任依然如故。

世祖臨崩時，師伯受遺詔輔佐幼年君主，尚書省的政務，專門委派他管理。廢帝即位，師伯又恢復尚書右僕射之職，領衛尉。師伯位居權要時間很久，天下士子都仰慕他，在他門下的人，都獲得本來不能得到的官職。他廣收財物，家産豐厚，歌伎侍妾，聲色音樂都是天下第一等的，園池第宅，在當時是最好的，他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爲正直士人所憎惡。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要親理朝政，下詔轉師伯爲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任命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免去師伯京尹之職，又分去他在尚書省的職權，師伯到此時開始恐懼了。不久便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一起被殺，當時四十七歲。六個兒子都年幼，全部被殺。

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叔，司徒主簿，南康相。

太宗即位，詔曰："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絶，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師伯弟師仲，任中書郎，晉陵太守。另一弟師叔，任司徒主簿，南康相。

太宗即位，下詔説："已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顔師伯，先前遭逢國運更替之機，列身顯貴，得到榮賞。後來又遭到不幸，冤枉被害，後代也被絶滅，朕爲此實感哀憐和悲悼。但他心存貪念，廣受財物，宜對其贈號有所貶抑，其封爵可由子侄來繼承，以此來安慰冤魂。謚號爲荒子。"師仲之子顔幹繼承爵位。齊受宋禪，封國被廢除。

沈慶之　沈文叔

沈慶之字弘先，吴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

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爲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别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

沈慶之字弘先，吴興武康人。其兄敞之，任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討伐蠻人有功，於是正式任南陽太守。

慶之自幼有志向和才幹。孫恩作亂時，派部下侵掠武康，慶之當時尚未成年，隨同鄉族人抗擊賊寇，因此以勇敢聞名。武康受災荒兵亂之後，鄉里士民流散異鄉，而慶之親自在田間耕種，靠辛勤勞苦來養活自己。直到三十歲，他還没有名望，他到襄陽去探望兄長，倫之見到他很賞識。倫之的兒子伯符當時任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下文任慶之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人屢次侵擾地方，慶之爲伯符出謀獻計，總是能够打敗蠻人，伯符因此被認爲有將帥之才。伯符調離竟陵郡，又去討伐西陵蠻，由於慶之没有跟隨他，便無功而回。

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彦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靺縛絝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唤隊主，不容

永初二年，慶之授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屬到彦之，參加北伐。伯符因患病回朝，慶之便隸屬檀道濟。道濟回朝後稟告太祖，稱贊慶之忠誠謹慎，知曉軍事，皇上派慶之帶領衛隊防守東掖門，逐漸得到皇上接見，能够出入宫禁。後來出朝駐守錢唐新城，待他回朝時，又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賞識他，想與他結交，對他説："你在宫禁已有多年，最近我將建議提升你的官職。"慶之嚴肅地説："下官在宫禁十年，自然應該轉任其他職務，但不能將此事麻煩您。"不久，他便轉爲正員將軍。在劉湛被拘捕的那天晚上，皇上開宫門召見慶之，慶之進宫時，身着軍服，穿上襪子，綁扎褲腰，皇上見到他，吃驚

緩服。"遣收吴郡太守劉斌，殺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

地説："你爲何這樣全身武裝?"慶之説："皇上半夜召唤禁衛隊長，不應當穿寬綽的官服。"他被派去收捕吴郡太守劉斌，并殺掉他。遷始興王劉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

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産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遣慶之又討之。王玄謨領荆州，王方回領臺軍并會，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郧山蠻最强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翦定之，禽三萬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

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産去世，群蠻人肆騷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伐蠻人失利，朝廷任命慶之爲建威將軍，率領軍隊援助脩之。脩之因爲失利而下獄治罪，慶之自行率軍進討，大敗沔水兩岸的諸部蠻人，抓獲俘虜七千人。接着進兵征討湖陽，又抓獲俘虜萬餘人。升任廣陵王劉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任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任雍州刺史，隨同軍府西上。當時蠻人寇掠非常囂張，水陸道路都被堵塞，世祖停留在大隄無法前進。分派部分軍隊由慶之帶領前往掩襲，大敗蠻人，有兩萬人投降。世祖來到鎮守之地，而驛道蠻人造反殺了深式，派慶之又去討伐。王玄謨帶領荆州的軍隊，王方回帶領朝廷臺省的軍隊一起來與慶之會合，平定了諸山蠻部，俘虜七萬餘人。郧山蠻最爲强盛，魯宗之多次討伐都未能征服，慶之平定了郧山蠻，俘虜三萬餘人。返回京師後，又任廣陵王劉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

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既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劉顒、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别駕崔目連、安蠻參軍劉雍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鳴，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目連、尚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鳴以爲衆軍節度。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爲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

雍州蠻又侵擾州郡，慶之以將軍、太守職務再與隨王劉誕進入沔水。到襄陽後，他率領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劉顒、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别駕崔目連、安蠻參軍劉雍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征伐沔北群山的蠻部。宗慤從新安道進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進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攻取赤係鳴，景式出延山下來向赤圻坂進發，目連、尚期諸支軍隊八條道路一起進軍，慶之攻取五渠，屯駐破鳴來指揮衆軍。以往屢次討伐蠻部，都是在山下安營扎寨來威脅他們，因而蠻人能憑藉山勢來阻守，箭矢石塊在這種情況下特别能發揮作用，因此屢次討伐都無功而返。慶之於是在茹丘山下會合諸軍，對衆人説："如今如果沿山列陣來進攻，那麽士兵馬匹就一定會有損失。去年，蠻人田地

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岩，未有饑弊，卒難禽剪。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并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噪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

大豐收，把穀物聚藏在深山崖谷中，不擔心饑饉，所以難以擒獲剪除。現在命令各部將領率領部下在山上扎營，大出敵軍意料，諸部蠻人一定會恐慌，乘他們恐慌加以襲擊，就可以不戰而勝。”於是，諸軍都斬山開道，不與蠻人作戰，擊鼓喧呼攻上山頭，衝擊蠻人的腹心地帶，首先占據險要之地。諸蠻震恐，人心浮動，衆軍乘敵人恐慌而包圍他們，無不奔逃潰散。從冬到春，軍隊把蠻人的穀物作爲軍糧。

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彦生率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内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略降户，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二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

不久，南新郡的蠻帥田彦生率領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圍攻郡城。慶之派元景帶領五千人趕往救援。元景軍隊還未趕到，郡城已被攻破，蠻人將城内倉庫官舍焚燒一盡，并且驅趕劫掠投降的民户，屯兵據守白楊山。元景追趕敵人直至山下，衆軍也全都聚集，把白楊山圍困得裏外幾層。宗慤帶領部下率先登山，衆軍齊力急攻，大敗敵人，軍威震撼諸山群蠻，全都磕頭降服。慶之患頭風病，喜歡帶狐皮帽子，群蠻厭惡他，稱他爲“蒼頭公”。每次碰到慶之帶領的軍隊，就畏懼地説：“蒼頭公又來了。”慶之率軍從茹丘山到檢城，大破群蠻各個山寨，斬首三千級，活捉蠻人二萬八千餘人，群蠻降服的有二萬五千人，繳獲的牛馬有七百餘頭，米粟有九萬餘斛。隨王劉誕在白楚修築納降、受俘兩座城。

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犬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礌。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群。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内多幔屋及草庵，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黄徽、上夌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并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并移京邑，以爲營户。

慶之又率衆軍討伐幸諸山犬羊蠻。群蠻沿險要地形，修築多重城墻，城門設置櫓楯，很是險峻。山上木石衆多，蠻人堆積作爲防禦的礌石，并且建立部曲，樹起旗幟，擁立長帥，鐵馬成群。慶之率部在山下結寨聯營，各營之間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自在營中挖掘水池，早晚間不用出外汲水，同時用來防備蠻人火攻。不久颳起大風，蠻軍乘夜下山，每人提着火把來燒軍營。營内有許多布帳篷和茅草房，火燒起來了，官軍就用水澆滅，諸軍多派弓弩手圍射蠻軍，蠻軍就逃散了。慶之命令諸軍砍伐山林，開闢道路進攻，但是山高路險，加上夏天正熱，雨水正盛，於是修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黄徽、上夌六處據點而回兵。蠻人被圍困時間長了，全都飢餓困乏，後來他們便漸漸出來歸順投降。慶之前

後所俘獲的蠻人，都移置到京城，編爲營户。

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逾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修復，王師再屈，自别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吊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二十七年，慶之升太子步兵校尉。這一年，太祖將要北伐，慶之諫道：“步軍戰不過騎兵，已經爲時甚久。久遠的事情不説，就以檀道濟、到彦之爲例。道濟兩次北伐都没有收獲，彦之北伐失敗而歸。如今料想王玄謨等人的才能不能超過檀、到二將，六軍的强盛也不能超過先前。我恐怕王師將再一次受辱，難以達到目的。”皇上説：“小小北魏竊據北方，爲修復河南，王師一再受挫，另有其他原因；也是由於道濟縱容敵寇來幫助他謀反，彦之則是因爲他在途中發病。北魏依恃的是騎兵，夏天雨水盛多，黄河可以通航，坐船北進，那麽碻磝的敵寇必能逃跑，滑臺小小的戍城，很容易攻克。攻取這兩處守敵營壘，食用他們的軍糧，安撫當地的百姓，虎牢關、洛陽城，自然不可固守。等到了冬天，防守城池相連，索虜騎兵如果渡過黄河，就會束手待擒。”慶之又極力陳述不可北伐。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都在座，皇上令湛之等人與慶之辯論，慶之説：“治國就好像治家，耕地種田應該問農奴，織布紡絲應該問女婢。陛下現在要討伐敵國，却同一些白面書生商量謀劃，事情怎麽辦得好。”皇上大笑。

及北討，慶之副玄謨向碻磝，戍主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謨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便耳。”

待到北伐時，慶之作爲玄謨副將向碻磝進攻，敵人守將棄城逃走，玄謨大軍圍攻滑臺，慶之和蕭斌留守碻磝，乃領蕭斌輔國司馬。玄謨進攻滑臺，幾十天都未能攻克。虜主拓跋燾率大軍向南進犯，蕭斌派慶之帶五千人援救玄謨。慶之説：“玄謨兵衆疲憊衰弱，虜寇已經逼近，各個軍營要有上萬人，纔可以進兵，兵員少的部隊輕率前往，一定没有益處。”蕭斌堅持派他赴援，適逢玄謨敗退，蕭斌要殺他，慶之極力勸阻纔作罷。太祖後來問他：“爲什麽勸阻蕭斌殺玄謨呢？”慶之回答説：“諸將戰敗奔退，人人擔心治罪，如果自己歸來要處死，將導致他們逃散。況且敵人大軍已至，不宜自己削弱自己，因此集中力量來攻擊敵人更爲適宜。”

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

蕭斌因爲前鋒戰敗，要死守碻磝，慶之説：“大凡深入敵寇境内，總是希望得到一些好處，

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絶，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并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卯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拒之，慶之以爲虜衆强，往必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碻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

而現在敗退到這種地步，怎麽能長久駐守。目前青州、冀州一帶兵力虛弱，我軍却坐守孤城，倘若敵軍往東開進，清河以東便淪陷於北魏了。碻磝孤立無援，衹是又要重蹈朱脩之在滑臺的覆轍罷了。”正好傳達皇帝詔令的使者來到，不准撤退。諸位將領都認爲應該留守，蕭斌又徵詢慶之的意見，慶之説：“宫廷外的事情，將領可以自行處置，詔令來自遠處，情況已經發生變化。您部下有一范增而不能重用，空談有什麽意義?”蕭斌以及在座的人都笑道：“沈公變得有學問了。”慶之嚴肅説道：“你們雖然能够看到古今史實，但不如下官用耳朵學到的東西。”玄謨認爲自己敗退，請求防守碻磝，蕭斌於是回到歷城，申坦、垣護之共同駐守清口。慶之乘驛車奔馳回朝，尚未到達，皇上派驛使下詔制止他，命他回頭援救玄謨。正逢敵軍已到彭城，慶之無法北行，太尉江夏王義恭留下他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到達卯山，義恭派慶之帶三千人去抵禦拓跋燾。慶之認爲敵軍衆多强盛，前往一定會被擒獲，不肯去。太祖後來對他説：“黄河岸邊軍事的處置，都符合事理，惟一感到遺憾的是没有放棄碻磝。你在我身邊很長時間，特别瞭解我的心意，即使你違背詔令行事，也没有什麽關係。”

二十八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

二十八年，派慶之從彭城遷移幾千家流民到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遷移長江西部流民到南州，也到達了。

二十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群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荆、雍并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群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并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宫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

二十九年，朝廷又要北伐，慶之極力勸諫，没有聽從，因爲他的意見不同，不讓他參加北伐。當時亡命盜賊司馬黑石、廬江叛亂小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欺騙煽動群蠻作亂，從淮河、汝水直到長江、沔水都遭受禍害。十月，派慶之督諸將進軍討伐，詔令豫州、荆州、雍州等地一起出兵，受慶之指揮。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朝到五洲，總統衆將帥，慶之出巴水到五洲，向世祖咨詢軍事謀略。當時世祖的典籤董元嗣從京師返回，陳述劉劭弒殺太祖的逆行，世祖派慶之回山引領諸軍，慶之對心腹親信説：“蕭斌像婦道人家，不足挂齒，劉劭其餘將領，全是我所熟悉的人，都容易對付。同東宫一起作亂的人不過三十

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内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并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説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

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踴，群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略；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禀奇軍統，協規效捷，偏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勛，兹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并食邑三千户。慤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户。遺寶益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法系平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并食邑千户。”又特臨軒召拜。又使慶之自盱眙還鎮廣陵。

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溯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荆、江二州并反，徵

來人，其他人都是被迫屈從，一定不會出力。現在輔助正義，討伐逆亂，不必擔心不得成功。”衆軍聚集後，給予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内史，領府司馬。世祖回到尋陽，慶之以及柳元景等人都認爲天下無主，勸世祖即皇帝位，没得到允許。逆賊劉劭派慶之的門生錢無忌携帶書信勸説慶之解甲投降，慶之拘捕無忌禀告世祖。

世祖登基，任命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不久出朝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職務如故，鎮守盱眙。皇上討伐逆賊，平定動亂，考慮到將帥的功績，下詔説：“朕遭逢不幸，父皇被弑，有史以來，聞所未聞，千里行軍，一路泣血，决心剿滅逆賊爲父皇復仇，率領軍隊討伐罪人，正義之氣風起雲涌，群帥恪守臣節赴義，視死如歸。所以不過幾十天，皇室宗廟便安泰如初，於是朕便以微小之身，繼承皇統。即位後，總是挂念建立大功的勛臣，考慮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授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宗慤，督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他們有的在起義之初便竭盡忠誠，爲軍事戰略出謀劃策；有的受命擔任將帥，一戰便平定逆亂；有的禀承奇計，協同作戰而取得勝利，帶領部分軍隊奉行軍令，威勢震動東南。他們都忠於國家，不顧個人私利，道義高於先前的烈士，功績在民間傳頌，忠誠留存在朕的心中。審定賞賜，策封功勛，現在正是時候，應該分封爵土，永遠藩衛皇家。慶之可封爲南昌縣公，元景封爲曲江縣公，都食邑三千户。宗慤封爲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户。遺寶封爲益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法系封爲平固縣侯，彬之封爲陽新縣侯，都食邑千户。”又特别臨軒召見這些人拜授封爵。又命令慶之從盱眙回鎮廣陵。

孝建元年正月，魯爽謀反，皇上派遣左衛將軍王玄謨出兵討伐，軍隊溯淮河開往壽陽，統率其他將領。不久又傳來荆、江二州一起反叛的消

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蘢，歷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前軍破賊，轉位等後至追躡一階。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户邑如故。

息，皇帝徵召慶之入朝，率領部下屯駐武帳崗，五十名衛士披甲執兵進入六門守衛。魯爽起初派弟弟魯瑜進兵占據蒙蘢，歷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伐魯瑜，正逢魯爽趕來，幼緒部衆潰散返回。於是派慶之渡長江討伐魯爽。魯爽聽説慶之來到，軍營稍稍後撤，自己留下來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人進兵同魯爽交戰，安都在對陣中將魯爽斬首。進慶之號爲鎮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前鋒軍隊打敗敵寇，他的官階隨之升了一級。不久與柳元景一起開府儀同三司，推辭未受。改封爲始興郡公，所封食邑如故。

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

慶之因爲年滿七十，極力請求辭去政務，皇上嘉許他的心意，同意他的請求。任命他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極力辭讓，皇上不准許。辭讓的表疏上奏了幾十次，又當面向皇帝陳述道："張良是有名的賢臣，漢高祖尚且允許他退隱，下臣有何能耐，聖朝就非要我不可！"甚至於跪地叩頭極力陳辭，述説時便潸然淚下。皇上不能改變慶之的志向，聽任他以郡公的身份罷職，退居府第，每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元年，皇上又重申先前的任命，他又堅決辭去。

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説慶之，餉以玉鐶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爲兗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

三年，司空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城反叛，朝廷又任命慶之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部衆前往討伐。兵到歐陽，劉誕派門客慶之的族人沈道愍携帶書信游説慶之，并贈送玉鐶刀，慶之把道愍送回，歷數劉誕的罪惡。慶之到達廣陵城下，劉誕登上城樓對他説："沈君這麽一大把年紀，到這兒來幹什麽？"慶之説："朝廷認爲你輕狂愚蠢，不足以勞煩少壯將領，所以派了我來。"皇上擔心劉誕往北逃竄，命慶之截斷逃跑退路。慶之將軍營轉移到白土，離城十八里。又進兵新亭，劉誕果然出城逃走，但逃不出去，衹好返回城裏，此事記載於《劉誕傳》中。慶之軍營進駐洛橋西，焚燒敵城東門，遇到下雨，沒有攻克。慶之哥哥的兒子僧榮當時任兗州刺史，在瑕丘鎮守，派兒子懷明率領數百騎兵奔

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脱有傷挫，爲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并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恤吏五十人，門施行馬。

赴大營受慶之指揮。慶之堵塞壕塹，營造進攻道路，建立行樓、土山，并且準備好其他進攻器具。當時正是夏天多雨季節，無法攻城，皇上暗中命令御史中丞庾徽之奏請罷免慶之的官職來激發他攻城，表面上又下詔不加追問。劉誕饋贈慶之食物，有上百人提着食物，從北門出來。慶之不予理睬，把這些東西全部焚燒。劉誕在城上交授函表，請慶之替他送到朝廷，慶之説："我奉詔討伐亂賊，而不是爲你送奏表。如果你確實願意返回朝廷，接受死罪，就應該打開城門派遣使者，我幫你護送。"每次攻城，他總是身先士卒。皇上勸告他説："你身當統帥之任，職責是指揮得當，爲什麽以盾牌掩護到城下，受箭石的攻擊呢。假若你受到傷害，那損失就太大了。"從四月到七月，官軍終於屠滅廣陵城，斬殺劉誕。進慶之爲司空，他又極力推辭。於是與柳元景一起依照晉密陵侯鄭袤的先例，朝會時慶之位次司空，元景的地位在從公之上，賜給安置之吏五十人，府宅前可行馬。

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

四年，西陽地帶的五水蠻又來侵掠，慶之以郡公身份統率諸路軍隊前往討伐，攻戰一年多，全部平定，擒獲俘虜數萬人。

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并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箸及杅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

慶之居住在清明門外，有住宅四所，房屋非常華麗。又有園林屋舍在婁湖，慶之一夜之間携帶子孫們遷居到這裏，把原來的住宅還給了官府。又把中表親戚全都遷居到婁湖，各家門挨門地住在一起。他大規模開闢田園産業，常常指着田地給人看，説："錢財全在這裏。"由於他享受分封大國的待遇，家中一貫富貴殷實，産業積累萬金之多，奴僕數以千計。兩次向朝廷獻錢千萬，穀萬斛。因爲始興的物産豐裕，離京城又近，請求改封南海郡，朝廷没批准。他擁有歌妓侍妾數十人，全都容貌美麗，技藝精工。慶之閑居無事，優游度日，盡情享樂，不逢朝賀不出家門。每次隨從皇帝出游或者打獵，縱馬馳騁，不輸於青壯年。太子妃獻給世祖金鏤食匕、筷子以及碗杓等，皇上把這些東西轉送給慶之，説："你勞苦功高，非同一般，歡宴享樂應該與你的功績相當，况且酒器一類的賞賜，應該以士大夫

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悦，衆坐稱其辭意之美。

爲先。"皇上曾經歡宴群臣，命令群臣全要賦詩，慶之手不會寫字，眼不能識字，皇上强行令他寫詩，慶之説："老臣不會寫字，請口授師伯。"皇上當即命令師伯執筆，慶之向他口授説："我出身微賤却十分有幸，得够遇到國運的隆昌。如今年老力衰，徒步返回南岡。在聖明時代辭謝榮華，堪能比擬張良。"皇上很高興，衆大臣都稱贊這首詩措辭優美，立意明確。

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并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并固讓。

世祖去世時，慶之與柳元景等人一起領受臨終遺詔，遺詔説，如果有重大軍事行動和征討之事，全委派慶之處置。前廢帝即位，加賜慶之几案與手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次朝賀，常常乘没有帳幔的猪鼻車，左右隨從不過三五人。騎馬巡行田園時，衹帶一個人牽馬而已。每到農忙季節，有時不帶隨從，遇見他的人，看不出他位居三公。待到皇帝賜給他三望車，他對人説："我時常轉游田園，帶了人時便與馬加起來成三，没帶人時便與馬加起來成二。現在坐這種車子，能去哪兒呢?"於是把三望車連同所賜几杖，都堅辭不受。

廢帝狂悖無道，衆并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户。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户。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争，帝意稍不説。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絶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轀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

廢帝狂悖無道，衆臣都勸慶之廢除他，等到柳元景等人同謀廢立時，通知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一向不太親近，告發了這件事，廢帝誅殺義恭、元景等人，任命慶之爲侍中、太尉，封其次子中書郎文季爲建安縣侯，食邑千户。義陽王劉昶謀反，慶之隨從皇帝渡過長江，總領各路軍隊。小兒子文耀，衹有十來歲，善於騎馬射箭，皇帝喜愛他，又封他爲永陽縣侯，食邑千户。廢帝凶殘暴虐，日甚一日，慶之仍然竭力進諫，言無不盡，廢帝漸漸感到不快。到了誅殺何邁的時候，廢帝擔心慶之不同意，估量他一定會來勸阻，就關閉清谿所有的橋梁來阻止他。慶之果然前往進諫，因不能渡河而返回。廢帝於是派慶之的侄兒攸之送毒藥賜慶之死，當時他八十歲。這年年初，慶之夢見有人送兩匹絹給他，對他説："這些絹的尺度足够了。"慶之對他説："老子今年難免一死。兩匹絹八十尺。尺度足够了，没有多餘的日子了。"在他死後，賞賜很豐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賜給鸞輅轀輬車，前

公。未及葬，帝敗。太宗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

後羽葆、鼓吹，謚號爲忠武公。還没有安葬，廢帝已經敗亡。太宗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號爲襄公。

長子文叔，歷中書黄門郎，景和末，爲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揜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録。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秘書郎昭明，亦自縊死。泰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

慶之長子文叔，歷任中書黄門郎，景和末年，擔任侍中。慶之被賜死，不肯飲毒藥，攸之用被褥掩蓋他，使他窒息而死。文叔暗地取來毒藥收藏起來。有人勸文叔逃避，文叔親眼見到廢帝斷截江夏王義恭的肢體，擔心逃亡時，皇帝發怒，或許會落到義恭那樣的下場，於是飲毒自殺。文叔的兒子秘書郎昭明也上吊自殺。泰始七年，沈氏改封爲蒼梧郡公。元徽元年，又恢復先前的始興封地。當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的兒子曇亮，承襲廣興郡公的爵位。齊受宋禪，封國廢除。

沈劭之　沈僧榮　沈懷明

慶之弟劭之，元嘉中，爲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討建安揭陽諸賊，病卒。

慶之的弟弟劭之，元嘉年間，任廬陵王劉紹南中郎行參軍，討伐建安揭陽衆賊寇，得病亡故。

兄子僧榮，敞之之子也。孝建初，爲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安成相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爲兖州刺史。景和中，徵爲黄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吴興縣子，食邑四百户。歷位黄門侍郎，再爲南兖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王休範爲逆，起爲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委軍奔走，頃之憂卒。

慶之兄長之子僧榮，是敞之的兒子。孝建初年，任安成相。荆、江二州反叛時，發兵抵禦臧質，臧質派他的安成相臧眇之討伐僧榮，僧榮打敗了眇之。大明年間，僧榮任兖州刺史。景和年間，徵入朝廷任黄門郎，未回京師而亡。兒子懷明，太宗泰始初年，服父喪，後來起用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皆有功績，封吴興縣子，食邑四百户。歷任黄門侍郎，再任南兖州刺史。元徽初年，服母喪離職。桂陽王休範叛亂時，起用任冠軍將軍，統領水軍防守石頭城，朱雀失守，懷明丢棄軍隊逃跑，不久因憂慮而亡。

沈法系

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爲趙伯符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爲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劭來攻，緣樹以

慶之堂弟法系字體先，也有將帥之才。起初任趙伯符的將佐，後來跟隨慶之出征五水蠻。世祖討伐逆亂，任命他爲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帶領三千人爲前鋒進發，同柳元景在早晨到達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東營據守山岡，賊兵進攻元景，法系從山岡上往下射箭，射殺很多賊兵。法系還把壕塹外的樹木全部砍倒，逆賊劉劭來進攻時，祇得沿着倒

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横。事平，以爲寧朔將軍、始興太守，討蕭簡於廣州。聞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并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賊徙在城内，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内由此固守。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并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己，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

下的樹木前行，盾牌之間便有很多空隙，他挑選善射能手，瞄準目標射箭，箭無虚發，被射死的敵兵尸體横積成堆。亂事平定後，任命法系爲寧朔將軍、始興太守，前往廣州討伐蕭簡。亂軍聽説臺軍將要到來，蕭簡欺騙下屬説："臺軍是賊人劉劭派來的。"下屬都相信他的話。前征北參軍顧邁被亂賊强逼遷入城内，善於觀察天文，他説："荆州、江州要出現大戰。"城内因此能够堅守。起初，世祖先派鄧琬圍攻蕭簡，衹修建了一條攻城道路。法系來到戰場，説："應該四面一起進攻，如果僅限於一條戰道，哪一天纔能攻下廣州城呢?"鄧琬考慮到照法系的意見去做，戰功就不是自己的，因而没有采納。法系説："這樣攻城，還要延續五十天。"五十天過去了，還没有攻下廣州，於是聽從了法系的意見。八條戰道一起進攻，一天就攻克敵城，殺死蕭簡。廣州叛亂平息。法系查封庫藏，交付鄧琬看管，然後回朝。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的北中郎司馬。

劭之子文秀，别有傳。

劭之之子文秀，另外有傳。

慶之群從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慶之衆多堂兄弟和姻親，因爲他的關係而任各級官職的有幾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藉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厮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于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敕，天震賨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史臣曰：張釋之曾説，運用法律一旦有了偏頗，天下刑獄輕重都會發生變化。懸置衡器在朝廷，四海之人就以它爲標準，朝廷的法律混亂，百姓便無所適從。顔師伯原是世祖任代王時的舊臣，依恃皇帝的寵愛，權勢震動朝野，官員像奴僕一樣隨從他，情意憑藉財物來締結，上至吏部下到局曹，没有不隨風而倒的。爲了曲從私自的請求，就擱置朝廷的詔敕，皇帝震怒，很多人因此被殺，然而師伯的官職權勢没有更改，而王曇生、謝莊却被免職。君子認爲這種作法，難道僅僅是朝廷政令、刑律的失誤嗎!

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　蕭源之　蕭惠明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黄門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贈前將軍。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弟的兒子。父親蕭源之字君流，歷任中書黄門郎，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去世，追贈前將軍。

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游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元嘉元年，謝晦爲荆州，欲請爲司馬，思話拒之。

思話十來歲時，不愛讀書，專好博戲游蕩，喜歡爬上房屋棟梁，打細腰鼓，以强力侵犯鄰里，鄰里没有不害怕怨恨他的。他從此改正惡習，幾年内便有良好聲譽。喜愛書史，擅長彈琴，能騎善射。高祖一見到他，便贊許他是棟梁之材。十八歲那年，任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服父喪離職。服喪完畢，任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他涉獵書傳，非常擅長隸書，精通音律，弓馬技藝嫻熟。元嘉元年，謝晦任荆州刺史，想請思話任司馬，思話加以拒絶。

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干縣，謀爲寇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八年，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伐，既而迴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

五年，升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和徐州的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當時二十七歲。亡命之徒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在東莞發干縣糾合黨徒，陰謀作亂，思話派北海太守蕭汪之率兵討伐，將他們斬首，其餘亂黨也全被平息。八年，任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他還來不及應召上任，索虜已南下侵擾，檀道濟率兵北伐，但後來又退兵，思話畏懼索虜大舉入侵，於是放棄鎮守之地，逃奔平昌。思話先前派參軍劉振之防守下邳，振之聽説思話逃走，

思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横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既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承之五百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承之緣路收合士衆，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磝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温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黄金。承之進屯磝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黄金，薛健副姜寶據鐵城，鐵城與黄金相對，去一里，斫樹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月，趙温又率薛健及其寧朔將軍、馮翊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賊退保西水。承之司馬錫文祖進據黄金，蕭汪之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承之等進黄金，早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洋川，因向南城。僞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虚，因資無所，復引軍還與承之合。

三月，承之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當遣其子和率趙温、蒲早子及左衛將軍吕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承之，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承之乃截矟長數尺，以大斧椎

也棄城逃跑。索虜停兵没有南下，但東陽城積聚的物資，全被百姓焚毁，因此思話被召回京城，交廷尉治罪，於是被拘禁在尚方。先前他在青州時，平時所用的銅斗，倒放在藥厨下面，忽然在斗下發現兩隻死麻雀，思話説："銅斗倒放，而雙雀死去，這是不祥之兆啊。"後來果然被拘禁。

九年，仇池出現大饑荒，益、梁二州穀物豐收，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職時失去人心，氐帥楊難當因此侵擾漢中。於是朝廷從囚徒中起用思話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横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發兵後，聽説法護已放棄守城，往北逃到西城，思話派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承之帶領五百人急速前進，又派西戎長史蕭汪之隨後進發。承之沿路收合士衆，得到千餘名精兵。十年正月，承之進據磝頭。難當焚燒掠奪漢中，率全軍向西返回，留下他的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温鎮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占據黄金。承之進軍屯守磝頭後，派陰平太守蕭坦奔赴黄金。薛健副將姜寶據守鐵城，鐵城與黄金相對，相距一里，砍伐樹木堵塞了道路。蕭坦進攻二城，攻下了。二月，趙温又率領薛健以及寧朔將軍、馮翊太守蒲早子來進攻蕭坦軍營，蕭坦奮力進擊，大敗敵軍。蕭坦受傷，賊兵退守西水。蕭承之的司馬錫文祖進據黄金，蕭汪之率五百步、騎兵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派龍驤將軍裴方明帶領三千人前往，承之等人進入黄金，蒲早子、薛健等人退守下桃。思話先前曾派行參軍王靈濟率領部分軍隊出洋川，由此進兵南城。僞陵江將軍趙英據險堅守，靈濟打敗敵軍，生擒趙英。南城空虚，缺乏軍需物資，靈濟又率軍返回與承之會合。

三月，承之率領衆軍進據峨公固，難當派他的兒子楊和率領趙温、蒲早子以及左衛將軍吕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兵萬餘人，横跨漢津結下營寨，營寨之間建造浮橋相通，盡全力進攻承之。合圍幾十層，雙方短兵相接，弓箭失去作用。敵兵全穿着牛皮戰甲，戈矛無法刺穿，承之就把長矛截短爲數尺長，用大斧捶擊，一支矛

之，一矟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燒柴奔走，退據大桃。閏月，承之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興、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中平，悉收没地，置戍葭萌水。

就能刺穿十餘名敵軍。敵軍抵擋不住，於是大敗，焚燒營寨逃走，退兵據守大桃。閏月，承之以及裴方明率領的朝廷軍隊來到大桃，龍驤將軍楊平興、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接進入角弩追殺敵軍，敵軍又大敗而逃，被殺傷俘獲的敵兵很多。漢中平定，淪喪的土地全部收復，在葭萌水建立戍城。

先是，桓玄篡晋，以桓希爲梁州。希敗走，氐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爲賊所焚燒不可固，思話還鎮南鄭，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承之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

先前，桓玄篡晋，任命桓希爲梁州刺史。後來，桓希敗逃，氐帥楊盛占有漢中，先後任刺史的范元之、傅歆治所皆設在魏興，治理範圍衹有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後來索邈任刺史，就以南城爲治所。南城被敵軍焚燒，難以固守，思話移守南鄭。授符節，進封爲寧朔將軍，召承之入朝任太子屯騎校尉。甄法護，中山無極人，過長江後寓居南郡。其弟名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任益州刺史。法護因棄城逃跑之罪，被統府拘捕關押，在獄中賜死。太祖因爲法崇是受任一方的大員，令獄官傳言法護因病死亡。太祖令思話上表陳述平定漢中的始末經過，讓史官記載下來。

十四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敕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娱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顒意於彈撫，響韵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嘆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十四年，思話升爲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給他弓琴，親自書寫敕令説："老丈近來忙嗎？在公務閑暇，不妨以彈琴讀書來娱樂消遣，從中所得，難道不很適宜嗎？我時常想念你，難忘舊情，想來你也是一樣。前不久得到這張琴，據説是古物，在京城也頗有名氣，如今將它借給你。由此戴顒曾着意彈奏，音響情韵特别優美，值得你贊賞。同時送給你一張桑弓，質地紋理都屬上乘，以前我經常使用，近來一方面很久没有射箭，一方面又常生病，逐漸有點制伏不了這張弓，我簡直成了老頭，令人嘆息。良材美器，理應使用在它們能發揮作用的地方，老丈就不用辭讓了。"

十六年，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徵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

十六年，衡陽王義季代替義慶，思話又任安西長史，其餘職務如故。十九年，召入朝中任侍中，領前軍將軍，没有就任，再任原先職務。第二年，升遷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荆州的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任侍

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故。

二十六年，徵爲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里閭，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將軍。

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助鎮彭城。虜退，即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碻磝。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副，并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并至碻磝，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蟆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毁崔訓攻

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曾隨從太祖登鍾山北嶺，途中有磐石和清泉，皇上命他在石上彈琴，於是以銀鍾賜酒，對他説："共同玩賞，大有松石之間的意趣。"思話又領南徐州大中正。第二年，再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荆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舊。

二十六年，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朝廷詔令思話説："沈尚書暴病而死，他任職辦事忠誠審慎，在朝中盡公無私，年齡也不很大，正要委以重任，忽然去世，使人格外痛惜。吏部尚書掌管國家重要機宜，是政事通達或阻塞的部門。老丈才幹足以擔當朝廷重任，再三希望你應允，不要推讓。"思話因爲離開州郡，没有役使的勞力，請求撥給他九名府軍士兵，太祖對他開玩笑説："老丈終究不會成爲里巷中的農夫，如何擔心無人役使呢？"思話没有就職，二十七年，任護軍將軍。

這年春天，敵人進攻懸瓠，太祖準備大舉北伐，朝中諸臣都贊同，無人提出異議。而思話極力諫止，没有聽從。於是他帶領三千精兵協助鎮守彭城。敵軍退却後，就代替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的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領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攻碻磝。起先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一起圍攻滑臺，没有攻克，被罷免官職。青州刺史蕭斌請求申坦代任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鎮守歷城。命令任仲仁爲申坦的副將，二人作爲前鋒進至黄河。五月，發兵沿口，張永的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領青州軍隊來會合。七月，思話與衆軍一起來到碻磝，修治三條進攻道路，太祖派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布聖旨督戰。張永、胡景世從東路進攻，申坦、任仲仁從西路進攻，崔訓從南路進攻。敵軍夜晚從地道出來，燒毁崔訓瞭望敵人的戰車及蟆車，又燒毁胡景世瞭望戰車和攻城器具，不久又毁壞崔訓的進攻道路，敵城無法攻克。思話馳馬

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於碻磝，永、坦并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啓事，碻磝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冀州，餘如故。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

元凶弑立，以爲使持節、監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并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

來到城前，下令退兵。攻城共十八天，撤圍回到歷下。崔訓因爲瞭望戰車被燒，又不能守護道路，在碻磝被殺，張永和申坦都被關押起來。詔令說："得到撫軍將軍蕭思話的報告，碻磝没有攻克，士兵疲勞，爾等暫且班師回清濟，以後再圖進討。這座山鎮山川險阻，控制河朔，乃形勢險要之地，自古以來，就很著名。應該任命稱職守將，以符名實。思話可以解除徐州刺史，擔任冀州刺史，其餘職務如故。彭城的文武官員，根據各人情况，重新分派職務，就在歷城鎮守。"不久，思話被江夏王義恭奏彈，免除了官職。

劉劭弑君自立，任命思話使持節，監徐青兗冀四州和豫州的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立即率領部屬回到彭城，舉行起義來響應世祖。派人上書世祖說："下官最近在歷下，開始得知國喪時，派往朝廷的使者不知道事情的底細，後來在返回的途中，逐漸聽到一些實情，認爲在人倫中尚且不容有這種弑父的暴行，心中雖有感慨，却不敢說出來。如今接到殿下的教令，果然有這種出人意料的事，使我更加哀傷惋嘆，難以自止。這種逆行確實爲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怒。普天之下的百姓，無不憤恨。何況下官承蒙先帝恩寵，情義倍於常人。本月五日，劉劭派驛使催促我馳回朝廷，當時我切齒拍胸，憤恨已極，就因此而大病一場，雖然一家老小都在京城，也一概無所顧惜。正要上書請求接受殿下籌劃指揮，正好收到殿下的教令，不禁又是悲傷，又是惶恐。下官見司徒英氣如雷電勃發，殿下神武似冰霜高潔，臧質忠義兼備，不謀而合，同時起兵，憑藉正義，沿流而下，席捲長江兩岸，前鋒軍隊像暴風一樣迅疾，應該已經接近京城了。下官又選拔部下將士，集合起來，派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五千精兵，申坦爲統領，就在最近幾天水陸二路齊下。下官率領所有的文武官員，陸續隨後進發。憑藉殿下軍威，擊敗懦弱之敵，勢如摧枯拉朽，國家中興有望，我不禁悲喜交集。"世祖兵至新亭，申坦的部隊也攻克了京口。

上即位，徵爲散騎常侍、尚書左

世祖即位，召思話入朝任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夏口。

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謚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蚤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嗣，别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黄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吴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爲侍中。

蕭摹之 蕭斌

源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爲太祖所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爲大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碻磝，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碻磝，至是又克樂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

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衆據梁鄒城。

僕射，他極力推辭，没有接受任命。改任中書令、丹陽尹，常侍職務如故。當時京城發生不少搶劫案件，二十天内有十七起，思話引咎辭職，未被允許。第二年，出朝任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和豫州的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思話尚未出發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叛，朝廷又任命他爲使持節、都督江州和豫州的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叛亂平息後，分劃荆、江、豫三州設置郢州，思話又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職務如故，鎮守夏口。

孝建二年去世，當時五十六歲。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謚號爲穆侯。思話是皇室姻親，有良好的聲望，年輕時便被重用，先後十二次任州刺史，九次持節、監都督各州郡諸軍事。任職之處，雖然没有顯著的清廉節操，但也没有污穢貪婪的劣迹。喜愛賢才名士，人們多願歸附他。

思話長子惠開繼承爵位，另外有傳。次子惠明，也有美譽，歷任黄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吴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年，卒於任職期間。第四個兒子惠基，在順帝昇明末年，曾任侍中。

蕭源之的叔伯弟名摹之，任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摹之之子蕭斌，也受到太祖的信任。彭城王義康鎮守豫章時，任命他爲大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任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元嘉二十七年，統領王玄謨等將領北伐。蕭斌派遣將軍崔猛向樂安進攻索虜的青州刺史張淮之。淮之棄城逃走。先前，崔猛和蕭斌的參軍傅融分别攻取樂安和碻磝，樂安水路不通，兩人合兵先平定碻磝，到這時又攻克了樂安。接着圍攻滑臺，没有攻克。蕭斌命令各軍回到歷下，事情經過記載在《王玄謨傳》。

二十八年，亡命之徒司馬順則詐稱晉王室近親，自號齊王，聚衆占據梁鄒城。又有僧人自稱

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勳之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斌即遣勳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勳之等始謂城内出於逼附，軍至即應奔逃，而并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既失據，衆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賞格示衆，城内賊黨李繼叔等并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殺，繼叔逾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釣取外人，外人上，賊并放仗，云向已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

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之徒秦凱之、祖元明等人都各自占據村屯響應順則。先前，梁鄒城的守將、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往州治，所以順則乘城中空虚而竊據。勳之的司馬曹敬會抵禦敵軍而失敗，出城逃走。蕭斌便派勳之率領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伐順則，進攻未能獲勝。勳之等人起初認爲城内守兵因爲威逼而附敵，一旦官軍攻城，立即就會逃散，可是他們都爲敵人堅守，殺傷很多官軍。蕭斌又派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領衆軍。祖元明又占據安丘城，蕭斌再派振武將軍劉武之和軍主劉回帶精兵千人討伐司馬百年，斬殺百年。順則失去救援後，賊衆漸漸沮喪離心。文昌派道連假裝向敵人投降，敵人信以爲真，接納了他，道連暗中將官軍懸賞殺賊的規格出示給大家，城中敵軍黨徒李繼叔等人都有歸順朝廷的意願。道連的計謀泄露，被敵軍殺害，繼叔跳城投降，敵黨因此軍心大散。官軍就四面進攻敵城，衝車衝擊的地方，城墻便崩落三五丈。當時南門城樓上擲下一首級，并垂下繩索吊取城外士兵，城外士兵上城，敵人都放下了武器，説剛纔已斬順則，擲下城的首級便是他。秦凱之逃向河北。蕭斌因以往在滑臺敗退，被罷免官職。過了很久，又起用爲南平王劉鑠右軍長史。他以後的事迹記載在《二凶傳》。

蕭簡

斌弟簡，歷位長沙内史。廣陵王誕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禕代誕，簡仍爲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鄧琬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并誅滅。

蕭斌弟蕭簡，歷任長沙内史。廣陵王劉誕任廣州刺史，没有去任所，任命蕭簡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劉禕替代劉誕，蕭簡依舊任前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世祖入京討伐元凶劉劭，派輔國將軍、南海太守鄧琬征討蕭簡。蕭簡固守一段時期，城攻陷後被殺。蕭斌、蕭簡的兒子們都被誅滅。

龐秀之

龐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劭甚加信委，以爲游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

龐秀之，河南人。因爲他是蕭斌的故吏，劉劭對他非常信任，任命爲游擊將軍。秀之逃到新亭，投奔世祖。當時劉劭手下衆將還没有投降的，惟有秀之最先歸順。叛亂平息後，被任命爲

子弟爲劭所殺者將十人，而酣宴不廢，坐免官。後又爲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爲始興相。

梁州刺史。秀之子弟近十人被劉劭殺戮，而他仍設宴酣飲，因而被免官。後來他又任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去世，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其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年，曾輔佐廣興公。秀之弟況之，在太宗時，也曾輔佐始興。

劉延孫

劉延孫，彭城呂人，雍州刺史道產子也。

初爲徐州主簿，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爲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爲徐州，補治中從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爲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孫官。爲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諮議參軍，領録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

世祖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群能之力，雪莫大之恥，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勛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誠力俱盡。左衛將軍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謨，經綸惟始，俾積基更造，咸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啓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户。"其年，侍中改領衛尉。

孝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反叛，上深以東土爲憂，出爲冠軍將軍、吴興太守，置佐史。事平，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爲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

劉延孫，彭城呂人，他是雍州刺史劉道產之子。

最初任徐州主薄，舉秀才，任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又任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劉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任徐州刺史時，補延孫爲治中從事史。當時索虜圍困縣瓠，分派各軍押送掠奪的人口到汝陽，太祖詔令世祖派軍隊襲擊，議事者推舉延孫爲帶兵統帥。延孫因爲自己未曾領兵打仗而極力推讓，舉薦劉泰之來代替自己。泰之進兵後，太祖大怒，免去延孫官職。後任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諮議參軍，領録事。世祖討伐逆亂，軍府缺少上佐，延孫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

世祖即皇帝位，任命他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說："朕藉助衆位賢能的大力，洗雪莫大恥辱，從微末之人，托身於諸王公之上。思量如何策封功勛，獎勵良臣，使聖明之世永保太平。新任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胸懷忠誠明敏，器量大而深沉公正，最早協助起兵討伐逆賊，盡心盡力。左衛將軍顔竣立志高遠，思緒清晰精要，善於謀劃而又忠誠，起義之初便參與策劃，使累世基業重造，他們都有功勞。應該大加獎賞爵禄封地。延孫可封東昌縣侯，顔竣封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户。"當年，延孫以侍中之職改領衛尉。

孝建元年，遷任丹陽尹。臧質反叛，皇上爲東部國土而深感憂慮，派延孫任冠軍將軍、吴興太守，設置佐史。叛亂平息後，又召入朝任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大中正。朝廷派他到江陵，判别臧質亂中江陵官員的表現，從惡者誅殺，不從者獎賞。三年，又出朝任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

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以疾不行。留爲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詔遣黄門侍郎宣旨問疾。

大明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同是彭城人，别屬吕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吕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

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

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别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脩之爲荆州，事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開國侯延孫，風局

侍。又遷任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郢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因爲患病未上任。留在京城任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平常患有勞疾，這年病情加重，皇上詔令黄門侍郎宣告旨意，問候病情。

大明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這年，又出朝任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前高祖有遺詔，認爲京口是戰略要地，離京城很近，如果不是宗室近親，不准任長官。延孫與皇室雖然同是彭城人，但户籍另屬吕縣。劉氏住在彭城縣的又分爲三里，皇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加上吕縣共有四劉。四劉雖然同爲漢代楚元王之後，但從來不曾排輩論宗。延孫同帝室本來就不是同宗，不應該授予這一職務。當時司空竟陵王劉誕任徐州刺史，皇上對他很是畏懼猜忌，不讓他居於京口，把他遷往廣陵。廣陵與京口隔江相望，要讓心腹任徐州刺史，據守京口來防備劉誕，所以授予延孫南徐州刺史一職，并與他合族，使諸王同他認親。

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劉誕有罪，不受皇帝徵召，延孫立即派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討伐，到廣陵後，劉誕關閉城門自守，於是返回。劉誕派使者劉公泰携書信約他同反，延孫斬公泰，將首級送往京城。又派杜幼文率軍渡長江，受沈慶之指揮。當年，延孫進封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

五年，詔令延孫説："舊京由皇親鎮守，是一貫規定。卿過去出鎮京口，是因爲另有緣故，如今對劉誕的防備早已不需要了，應當將這一職務授給我的兒子。"召延孫入朝任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患病，不能跪拜起伏，皇上讓他在五城接受封版。延孫乘船從青谿到平昌門，便進尚書省居住。朝廷又希望他取代朱脩之任荆州刺史，這件事來不及施行，第二年，延孫去世，當年五十二歲。皇上很惋惜他，下詔説：已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

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圮，則首贊宏圖；義令既舉，則任均蕭、寇。器允棟幹，勛實佐時。歷事兩宮，出内尹牧，惠政茂績，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燮和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寡約，家素貧虚，每念清美，良深凄嘆。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

開國侯延孫，風度氣量簡樸純正，行止見識深沉明敏，與我情投意合，朕從藩國升至朝廷，情誼長期不變，將近二十四年。皇帝基業中途衰頽，他便首先贊助起義大業；起兵之後，他便擔當與蕭何、寇恂相等的重任。才器實爲朝廷棟梁，功績確實有助於時世。歷任兩宫之職，出朝則爲州牧，入朝便任宰尹。仁惠的政績，在民間廣泛流傳。忠誠的謀略，高尚的節操，記憶於朕的心中。正希望他能在朝廷治理朝政，長期輔佐國家大業，不料溘然長逝，朕既深深震驚，又十分悲慟。參照善終的定典，宜盡哀悼崇敬之情。可贈司徒，賜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爵如故。”有關官員上奏延孫的謚號爲忠穆，詔令改爲文穆。又下詔説：“已故司徒文穆公延孫，立身節儉簡樸，家中平素貧寒困乏，每當思念他的清廉美德，的確深感惋嘆。送葬的資財，想來當有缺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

子質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

其子劉質繼承爵位，太宗泰始年間，有罪，封邑被廢除。

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在《孔覬傳》。

延孫弟延熙，曾任義興太守，事迹附於《孔覬傳》中。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顔、袁矣。風飆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内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疏矣。”然乎！然乎！

史臣曰：當世祖尚在外藩國時，延孫便與他關係密切，本來就超出顔、袁二人。何况風度和才氣，又没有什麽等級可言。然而，崇高的名位和君主的盛寵，一定要精心擇人，然後授予，爲什麽這樣呢？無疑是因爲朝廷福運剛剛開始，各方面困難很多，即使内心藴藏舊恩，又怎能私自表現在外面呢。大凡故舊之人過於親密容易招致輕侮；有點疏遠容易引起敬重。有點疏遠必然會思念他，過於親密必然會討厭他。思念與討厭一旦不同，榮禄禮節自然就有差别。延孫之所以成爲一世宗臣，原因就在這裏。孔子説：“事君的方法，就在於疏遠他。”的確如此！的確如此！

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褘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劉誕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

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一年，監南兗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

二十六年，出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税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并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弘農、關、陜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方并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

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

竟陵王劉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個兒子。

元嘉二十年，十一歲，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一年，監南兗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出鎮廣陵。不久以本號遷南徐州刺史。

二十六年，出任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荆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因爲廣陵凋敝，改封隨郡王。皇上要大舉北伐，因爲襄陽外接函谷關、黄河，要擴充襄陽的資財人力，於是撤除江州軍府，文武官員全分配給雍州，湘州輸入朝廷的税租雜物，都配給襄陽。到大舉北伐時，命令諸藩王出兵。各部全都失敗逃歸，祇有劉誕的中兵參軍柳元景最先攻克弘農、潼關、陜城三城，殺死衆多敵人，關洛一帶震動，事情經過記載於《柳元景傳》中。正值各部軍隊都戰敗退回，所以元景也領兵退回。徵召劉誕返回京師，遷任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將要出鎮始興，没有成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

元凶弒父自立爲帝後，以揚州浙江西部歸司隸校尉管轄，以浙江東部五郡設置會州，任命劉誕爲刺史。世祖入京討伐元凶，派沈慶之兄長

間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魯顯東入，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爲後繼。劭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等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彬之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徵誕爲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户。顧彬之以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户，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户。

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

孝建二年，乃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都督南兖南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餘如故。誕既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

的兒子沈僧榮暗地裏向劉誕通報，又派寧朔將軍顧彬之隨從魯顯東入會州，受劉誕指揮。劉誕派參軍劉季之與彬之的軍隊會合，自己屯兵西陵，作爲前軍的後援。劉劭派將領華欽、庾導東討劉誕，與彬之等人在曲阿的奔牛塘相逢，道路非常狹窄，所屬部衆都進入蘆葦叢中，彬之的軍士多帶着籃屐，於蘆葦叢中圍射敵軍，華欽等人大敗。劉劭之亂平息後，徵召劉誕爲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劉誕因爲將軍位號正好與逆賊始興王劉濬相同，内心厭惡，請求朝廷更改。於是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其餘職務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接受徵召赴任，任命劉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户。顧彬之因爲奔牛塘的戰功，封陽新縣侯，食邑一千户；劉季之封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户。

第二年，義宣舉兵反叛，擁有荆、江、兖、豫四州兵力，威勢震動天下。皇上即位時間不長，朝廷内外非常恐懼，皇上打算以皇帝的車駕和儀仗去迎接義宣，劉誕極力反對這樣做，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然後予以處置。皇帝加劉誕持節，帶領五十名全副武裝的武士，巡視京城六門。平息長江上流的叛亂，是劉誕的功勞。開初討伐元凶，他與皇上一起舉兵，取得奔牛塘之戰的勝利，到現在又立大功，皇上天性多疑，對劉誕頗加猜疑和提防。而劉誕營建府舍，窮工極巧，林園池塘之美，在當時堪稱第一。又招集衆多才力之士，居住在府舍中，精良的盔甲，鋭利的武器，都是上等佳品，皇上内心愈加不滿。

孝建二年，劉誕出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皇上因爲京口距離京城很近，還是猜疑他，大明元年秋，劉誕又出任都督南兖南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其餘職務如故。劉誕既然受到猜忌，也暗中有所防備，他來到廣陵，乘索虜侵擾邊境，就修整城池，聚集糧草修治兵器。他與朝廷的嫌隙日益明顯，傳聞常説劉誕謀反。

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

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宫，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爲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絶。姑二女去年冒啓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敕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唤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即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絶。若是姊爲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被問，依實啓答。既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强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即遣王强將數人逐，突入家内縛録，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陊死井中，托云"饒懼罪自殺"。抱痛懷冤，冒死歸訴。

三年，建康百姓陳文紹上書朝廷説：

我家門有幸，已故姑祖母在元嘉年間承蒙朝廷選拔入宫爲女官，不幸命薄早亡，先朝贈予他美人稱號，又准許姑祖母兩位女兒出入宫廷問訊。我的父親陳饒，司空劉誕任命他爲府中小史，經常被派到山野測量繪製地圖，雖然極盡辛勤勞苦，但不敢推辭，從此不再讓他回家，竟與家中消息斷絶。姑祖母兩位女兒去年冒昧向朝廷禀告求情，蒙陛下聖恩，下令解除陳饒的吏籍。劉誕見到朝中的符書，大怒，把陳饒叫入府中盤問："你想死嗎？竟向朝廷訴苦請求解職。"陳饒當即回答："主公近來不允許我與家中通信，消息斷絶。假若是姐姐向朝廷禀告，我并不知情。"劉誕於是問陳饒："你的事情如何被朝廷知曉？"陳饒被盤問，據實回禀。陳饒離開王府後，劉誕的主衣莊慶、畫師王强對陳饒説："你今年要遭殃，你姐姐害了你。主公説'這種卑微小人膽敢用朝廷壓我。'"陳饒於是私自逃跑回家，劉誕立即派王强帶領數人追捕，闖入家中綁縛陳饒，將要押回廣陵。來到京口的旅店，便把他推入井中淹死，托言"陳饒畏罪自殺"。小民含冤負屈心中悲痛，甘冒死罪向朝廷申訴。

吴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

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奸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内，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侣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内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

吴郡百姓劉成又到朝廷上書，告發劉誕謀反，説：

我的兒子道龍以前伺候劉誕，親眼見到他準備反叛的情狀。又看到劉誕在石頭城中，修造皇帝的車駕和儀仗，預演警蹕禮儀。道龍私自憂慮恐懼，告訴了同伴，這些話後來泄露出去，劉誕便派大吏令監在府内逮捕道龍，道龍逃走了，劉誕憤怒地鞭抽令監致死，又捕殺了道龍。

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訴枉，稱：

弟詠之昔蒙誕采録，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爲誕奉送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阼，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

又有豫章百姓陳談之上書傾訴冤屈，説：

弟弟詠之先前蒙劉誕選拔録用，屢次隨從他出鎮州郡，陛下大駕南下時，詠之曾爲劉誕遞送書信，經歷各種危險，也時常被皇上知曉。陛下登基時，恩澤普施，提拔微賤，因爲詠之有過奉使的微勞，便賜給他朝

左右小人莊慶、傅元祀潛圖奸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罪，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啓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事有可哀。

廷的官職。詠之經常見到劉誕與手下的小人莊慶、傅元祀陰謀策劃叛逆，言論狂妄無理，劉誕常說："天下如果歸我所有，你們不用擔心不富貴。"又經常書寫陛下的年紀和姓名，到巫師鄭師憐家祝禱詛咒。詠之聽說這些話，但又未見叛逆之事，惟恐事情一旦發作，自己會遭到禍害，就暗中將此事告訴了建康右尉黃宣達，并且有書啓，希望以此免除禍害。元祀的弟弟知道詠之與宣達有來往，擔心他們反叛的陰謀泄露，就把所有情況都向劉誕告發。劉誕大怒，令手下人灌詠之喝酒，强逼他喝得大醉，乘機誣衊詠之藉醉酒辱罵不敬，於是將他殺害。我覺得詠之死得冤枉，確實令人哀憐。

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

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甿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今之恒訓。

這年四月，皇上指使有司上奏說：

下臣聽說神道尊貴清明，自然法則因而嚴整有序；皇天嚴峻深遠，無論山野或市廛都受到仁政的教化。因此聖朝能治理世俗，庇護百姓。庶幾天道遍及四方，該獎賞的人即使是疏遠鄙賤也不會遺漏；威嚴感通天宇，該處罰的人難道是親近高貴就可以放過？這是不可改易的普遍法則，古往今來的永恒明訓。

謹按元嘉之末，天網崩褫，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沈淪奸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令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岩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憑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牢阱，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流涕，聞之者含嘆。及神鋒首

下臣謹按：在元嘉末年，天網崩潰闕失，人神哀怨憤怒，生靈氣喪悲傷。司空竟陵王劉誕在情義上既是先帝的大臣又是親子，官職居藩鎮重位。然而他進不能泣血起兵，捨身殉節；退不能關閉城門恃險拒敵，焚燒元凶的符節斬殺他的使者。以至於拜受僞爵，欣然接受元凶的榮寵，與逆賊同流合污，一味昏亂邪放。他因爲妻子是已故司空徐湛之的女兒，是全家被元凶誅戮的幸存者，便將她單舟遣送，漂泊千里，其不幸遭遇連路人都十分哀憐，說到殘忍無親情，莫過於此。已故山陰令傅僧祐，對朝廷忠心耿耿，與國家休戚相關。劉誕擁有防衛堅固的城池，却不能抗拒輕慢無禮的逆賊使者；綿延千里的險峻地勢，却不能保護治下的平民百姓。他反而助紂爲虐憑藉凶威，揮舞白刃

路，欃槍東指，風卷四岳，電埽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檄，告譬殷勤，方改奸圖，末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既荻祲廓清，大明升曜，幽顯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淹逾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巨億，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既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於號諱之辰，遽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遥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奸慝，每窺向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祆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内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含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細巧，悉匿私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興爲己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啓，矯稱舊隸。加以營宇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族，役

格殺僧祐，使他倒在牢獄裏，迅速死去，妻子兒女被放逐遷徙，無家可歸，眼見此狀的人無不流淚，聽説此事的人無不哀嘆。等到陛下揮劍登程，鋒芒東指，似長風席捲四岳，如雷電掃蕩三江。而劉誕仍然持疑兩端，暗自謀劃進退之計。陛下頻頻派使者送去書檄，耐心細緻地規勸他，纔使他改變了奸險的圖謀，最後纔歸順陛下。他分派疲弱的部隊，長期來敷衍陛下的指令，在鎮守之地養尊處優，不願離開郡境，違背禮義捨棄情分，不顧世人議論。彎弓馳馬，盡情畋獵嬉游，致使他的部下在奔牛塘戰陣潰亂，在新亭没有獨立克敵的能力。他藉助於正義之師的威力，乞求陛下軍隊的援助，究竟有什麼功勞，而自矜有功。妖氛清除之後，陛下光輝普照，無論遠近親疏都歸心朝廷。然而劉誕忽視先帝暴亡的悲慟，又不顧聖朝中興的喜慶，徘徊觀望，淹留超過數十天。逆黨陳叔兒等人，搜刮金錢巨億，資財貨物無數，劉誕没收他們的財物，没有繳納朝廷府庫，托辭供給朝廷軍隊，實際上歸入他私人所有。另外太官從東部輸送的貢物，有先前獻給皇帝的物品，喪亂平息後，劉誕還是截留下來，各種各樣的珍貴食品，被他私自享用。他在先帝去世之時，盡情享受甘美滋補的食品，在皇朝維新之時，不向朝廷進貢，忠誠與孝順二者均缺，敬重與友愛一起捨棄。還招求巫師，暗自考稽圖緯，自認爲體貌應合符瑞之相，富貴可以期待，這種謀逆之意和污穢之言，不可勝載。他又在州郡暗示朝廷，要求官爵，侮蔑宗室，詆毀公卿，既無君臣之義又無骨肉之情，人倫被他毀棄將盡。如今他身負州郡重任，却懷奸險叵測之心，總是窺測朝廷，妄自謀求僥幸，到處濫建祠廟，肆無忌憚地妖言詛咒聖朝，於是在石頭城暗自非法修造御用物品，出行也摹仿皇帝車駕，傳警稱蹕。這種種逆行已經暴露人前震驚視聽，爲朝野人士所共知。先前國難剛剛平息，國庫珍寶散佚，有御刀利

同輿皂，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拓宅宇，地妨蓺植，輒逼遺孤，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遍幽顯。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道規，名德茂親，勛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枉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極。

刃，被人擅自賣給各封邑的王侯，宮廷裏的禁器，被歷代帝王所珍視。而劉誕暗自購求賞玩，全藏在自己的私庫裏。逆賊義宣叛亂剛剛平定，餘黨逃命，劉誕放肆無忌，私自非法招納，有名的能工巧匠，全都藏匿在他的私宅中。又招引義宣的故將裘興作爲自己的心腹。這件事揭發後，他仍然繼續欺騙，在公文中以及面對朝廷，都詭稱是他的舊屬。再加上他營建府第，僭越摹擬皇宮，大興土木，隨心所欲，驅使强逼士族，就好像役使下等人，屋宇精巧窮盡木石，擴大房基大肆侵吞別人的土地。已故會稽宣長公主先後受到高祖太祖優遇，禮儀級別非常崇高，臣徐湛之爲國捐軀，被追崇爲典軍。劉誕因爲要拓廣第宅，公主和湛之的墳地妨礙他種植花草樹木，於是逼迫兩家的後代，立即搬遷。因而使公主、湛之的神主連夜遷走，改遷到里巷之中。他們的親屬爲此十分悲傷，路邊行人也掩涕傷心。另外緣溪流有兩條道路，歷代都是通衢要道，而劉誕擴展屋宇開闢墻院，擅自攔斷其中一條道路。以致道路擁擠阻隔，水陸通道阻礙，鬼神怒而百姓怨，禍害遍及冥間人世。已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劉道規，德行高尚又是皇室近親，勛業記載於朝廷書策中；在先帝的聖旨裏，有對他的特異優遇和特殊榮譽。嗣王臣義慶生前受任西部邊郡，靈柩東移時，先帝親自屈駕乘車，在路邊拜迎，如此恩寵終古未有，超越通常的禮儀。劉誕又因爲他們的靈廟位於他的宅前，屢次要求拆毀搬移，聖旨詔令不許，他怨恨之情達到極頂。

有醜面目，豺狼爲性，規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奸詖彌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鴆毒，諂瀆膚躁，是與比周。又矯稱符

劉誕的醜惡面目，豺狼本性暴露無遺。在江都任刺史時，希冀擴展兵力，朝廷仁德崇尚寬容，剛剛依允他的請求，又說他應移住東府，應在中央任職，貪婪無厭，無人能够與他相比。雖然陛下慈愛爲懷極力保全挽救他，總是寬容隱忍，但是他暴虐乖戾不思悔改，愈益奸邪。受命令返回鎮所，對朝廷的猜忌怨恨愈來愈深，對正直忠誠的勸諫之

敕，設榜開募，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録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吕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啓事，高闍即戮之辭，皆稱潜驛往來，遥相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嘆。又獲吴郡民劉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并如訴狀，則奸情猜志，歲月增積。

士，一定加以毒害，對諂媚浮躁之徒，便與之狼狽爲奸。他又詐稱朝廷的敕令，私自設榜招募士兵，事情敗露後纔予停止，僅僅委罪於下屬。當他的録事徐靈壽因爲依常例在榜上署名而得罪，就要被囚禁時，吕韓近恭中護軍，他派遣屬吏夏嗣伯秘密請托，求得釋放徐靈壽。而且王僧達在獄中賜死之前寫的書啓，逆賊高闍被殺時的招供，都説劉誕暗中派驛使與他們往來，遥相呼應配合，名聲醜惡，遠近共知，凡是有見識善言談的人，誰不憤恨慨嘆。又得到吴郡百姓劉成、豫章百姓陳談之、建康百姓陳文紹等人的控訴狀，從中可見劉誕的奸邪之情猜忌之意，由來已久并愈益增積。

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釁，魯道方泰，季子斷逵泉之誅。近則淮厲覆車於前，義康襲軌於後，變發柴奇，禍成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憲屈。况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釁於無妄之辰，希幸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誡，臣子所宜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有司，絶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别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群議，則卜世靈根，於兹克固，鴻勛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

先前周朝剛剛興起，周公姬旦便有流言傷害之禍；魯國剛剛太平，季子斷然在逵泉鴆殺公子牙。近世則有淮厲王劉長的覆車在前，又有義康承襲覆轍在後，劉長的變故是因爲與柴奇謀反，義康招禍是因爲親信范曄和謝綜，對這種事情的處置朝廷都是大義滅親，以國法抑制私情。何况劉誕上則違背天理，下則傷害政道，在太平之時製造禍端，在文明之日妄生異謀，爲天所不覆，地所不載。大凡無禮而招致敗亡的教訓，臣子應該牢記在心；冒犯法紀就要予以刑罰，國君應該慎重恪守。我們衆臣建議，朝廷應下令有關官署，斷絶劉誕宗室屬籍，削去他的爵位和封國，收付廷尉依法治罪。其他受牽連的人員，另作處置。下臣俯首請求陛下遠思慮宗廟社稷，近借鑒興亡的原因，捨棄恩愛私情，聽從群臣的意見，那麼世代相傳的帝業，因此而牢固堅實；輝煌偉大的勛業，就能永世延續下去。倘若陛下再加隱忍，未能三思而行，那麼七百年的帝業就可能一朝傾覆，把百姓推進水深火熱之中。這便是我們臣子日夜感到畏懼，因而不敢不冒死向朝廷啓奏的原因。

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

皇上不准奏，有司又堅持原議，於是貶劉誕爲侯爵，下令他回到封地。

上將誅誕，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爲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内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旦將曉，明寶與閬率精兵數百人卒至，天明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焚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閬即遇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

皇上將要誅殺劉誕，任命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配給羽林禁軍，派給事中戴明寶隨從垣閬襲擊劉誕，指使垣閬以赴任所爲名出兵襲擊。垣閬到達廣陵，劉誕還不瞭解實情。明寶連夜通報劉誕的典籤蔣成，要他第二天清晨打開城門作内應。蔣成把這事告訴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府中報告劉誕。劉誕大吃一驚立即起床，呼唤左右以及平常所蓄養的數百名武士，捕獲蔣成，部署兵力自衛。第二天拂曉之時，明寶與垣閬率領數百精兵急促來到城下，天已亮而門未開，劉誕已經列兵登上女墻，親自在城門上斬蔣成，焚毁兵籍簿，赦免囚徒作爲部衆，打開城門派心腹率領壯士攻擊并打敗明寶等人。垣閬當即遇害身死，明寶逃走，從海陵地界還朝。

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内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

於是皇上派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領大軍討伐劉誕。劉誕焚燒城郭，驅趕居民百姓，迫使他們全部進城，派人分送檄書，邀結遠近官員一起反叛。當時山陽内史梁曠家居廣陵，劉誕拘禁他的妻兒，派使者邀結梁曠，梁曠斬使者加以拒絶。劉誕大怒，屠滅梁曠全家。劉誕上奏朝廷將奏章投在城外，表中寫道：

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娱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剪。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捍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没豈顧，蕩定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

往年元凶弑君作亂，陛下率兵入京討伐，臣棄凶邪而歸正順，可以説保持了人臣應有的節操。後來丞相義宣謀反，臧質、魯爽協從，朝野諸臣迷惘困惑，懷有憂慮恐懼，陛下打算陳設百官羽仗儀式，星夜前往，推奉義宣爲帝，臣前後多次堅持反對意見，纔得陛下應允，取消前議，國家社稷得以平安無事，這是誰的功勞？陛下待我殷勤備至，屢次賜給我榮耀和恩寵，在十天半月之中，授予我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諸職，俸禄的級别頻頻增加，又任命爲都督徐、兗二州軍事，并且承蒙皇太子屈尊，遠道來餞别相送。臣深感陛下的知遇之恩，如何能忘記呢？衹希望奉侍陛下一同到老，永遠共同歡娱，相互慰藉。怎想到陛下輕信讒言，竟命無名小輩來突然襲擊，臣由於不能忍受這種冤屈，當即將他們予以剪除。雀鼠尚且偷生，下臣也衹有違背陛下詔令了。現在臣親

皆以無罪，并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宫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

自部署兵力，鎮守和護衛徐、兖二州。臣以前有什麽福分，竟與陛下同生帝王之家；現在又有什麽罪過，竟成爲陛下夷滅的胡、越？既然與陛下兵戎相見，那也衹有萬死不顧了，而下臣蕩平天下之時，希望指日可待。南平王劉鑠、建平王劉宏以及武昌王劉渾，都以無罪之身而蒙受冤屈，死於非命。下臣又有什麽罪過，竟又落得同樣的下場。陛下在宫闈中的醜行，怎能一再掩人耳目？書寫此表之時，悲痛哽咽，不知説些什麽。

世祖忿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并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内叛出者。

世祖惱怒劉誕，將他左右心腹同祖籍的期服内親戚全部殺掉，死者以千數計。有些人家人已經被殺光，方纔從廣陵城叛逃出來。

車駕出頓宣武堂，内外纂嚴。慶之進廣陵，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貝子先衆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朗斬關而出。誕禽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内，亦爲誕所殺。

皇帝車駕出朝停駐宣武堂，内外戒嚴。慶之進攻廣陵，劉誕幢主韓道元來投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部衆來會師。劉誕的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劃開城北門投降。可是尚未到預定的時間，而康之部下的隊主石貝子在衆人之前出城投降。康之畏懼事情泄露，夜間與智朗斬關出城。劉誕抓獲柳光宗，并且殺了他。光宗是柳元景的堂弟。康之的母親在城内，也被劉誕殺死。

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并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衆并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左右曰："申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録事參軍，王璵之爲中軍長

劉誕見朝廷各路大軍齊集，打算棄城往北逃竄，留下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城，自己率領騎步兵數百人，親信心腹相隨，聲稱要出城作戰，走小路奔向海陵。劉誕屬將周豐生馳馬報告沈慶之。慶之派龍驤將軍武念跟踪追擊。劉誕跑了十餘里，部衆都不願離開廣陵，請求劉誕返回城中。劉誕説："我回城，你們能盡力作戰嗎？"衆人都説："願意盡力。"心腹楊承伯牽着他的馬説："不管死活，暫且返回保衛城池，你要帶這些人到哪裏去呢？趕快回城還來得及，否則就要敗亡了。"慶之派遣的將領戴寶之單騎衝殺過來，險些刺中劉誕。劉誕害怕了，於是馳馬回城。武念距劉誕較遠，來不及趕到，所以劉誕得以逃回廣陵。來到城下，劉誕説："城上的白鬚老者，不是沈公吧？"左右説："是申中兵。"劉誕纔進了

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别駕范義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

先是，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孟虯、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上并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增邑五百户。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争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爲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爲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爲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詣道隆。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即位，鄭瑗爲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晋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説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强族。瑗即使琰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争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即爲劉勔所録，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并由横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誕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

城，任命申靈賜爲驃騎府録事參軍，王璵之爲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别駕范義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官員都增加了俸秩。

先前，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孟虯、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回師，經過廣陵，皇上命令他們接受慶之的指揮。司州刺史劉季之是劉誕以前的將佐，驍勇有膂力，梁山之戰又立戰功，增加户邑五百。他在州任時貪婪殘暴，司馬翟弘業苦苦勸諫他。季之十分惱怒，投毒在食物中將弘業害死。他少年時，曾與宗慤在一起賭博，親手打過宗慤，因而宗慤對他懷恨在心。這時宗慤任豫州刺史，都督司州軍事，季之擔心他會陷害自己，於是棄官想抄近路返回朝廷。正好趕上劉誕謀反，季之來到盱眙，盱眙太守鄭瑗認爲季之一慣受劉誕信任，懷疑他是同謀，於是在路途上截殺季之，把他的首級送給道隆。這時劉誕也派出密使邀約季之。季之首級送到後，沈慶之送給劉誕看。季之牙齒缺損，垣護之也缺，劉誕對部衆説："這是垣護之的頭，不是劉季之的頭。"太宗即位之初，鄭瑗任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晋安王子勛一起謀反，休祐派鄭瑗和下屬邢龍符勸説殷琰，殷琰未聽從。鄭氏是壽陽郡的豪族。鄭瑗便讓殷琰統領軍隊。子勛責怪殷琰起兵延誤了時間，殷琰爲了表白自己，便殺龍符送去首級，鄭瑗極力勸阻未能奏效。後來壽陽城投降，鄭瑗隨同衆人出城，當時龍符之兄僧愍在城外，認爲鄭瑗構陷殺害了龍符，擅自殺了鄭瑗。僧愍當即被劉勔逮捕，後來又被寬恕。僧愍不久抗擊虜軍戰死在淮西。這四個人，都因爲亂殺人，結果自己不久也死於非命，論者認爲這是天道循環，報應不爽。

劉誕的幢主公孫安期率所領部隊出城投降。劉誕起初關閉城門拒絶朝廷使者，記室參軍賀弼再三勸諫，劉誕發怒，抽出刀來要殺他，賀弼纔停止進諫。有人勸賀弼出城投降，賀弼説："主公舉兵對抗朝廷，這種事既然不可隨從，而蒙受主公深厚恩德，又没有背叛的道理，祇有以一死來表明心迹罷了。"於是服毒藥自殺。賀弼字仲

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即走還城。誕又加申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逾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内建列立壇誓，誕將歃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歃。"群臣皆稱萬歲。

初，誕使黄門吕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脱，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并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携負景粹，十餘日，乃爲沈慶之所捕得，斬之。

誕所署平南將軍虞季充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强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璵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左將軍，孟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并在城内，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

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内，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二百人出東門攻劉道産營，别遣疑兵二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者又爲苟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勔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内，陰結死士，欲襲誕。

輔，會稽山陰人，有文才。死後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懸賞招募數百人，從東門出城進攻龍驤將軍程天祚軍營，折斷了他的弓弦，天祚擊敗了他們，立即逃回城裏。劉誕又升任申靈賜爲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越過城墻投降，被追獲殺死。劉誕就在城内建壇立誓，他將要歃血，他署任的輔國將軍孟玉秀説："陛下親自歃血盟誓。"群臣都高呼萬歲。

原先，劉誕指使黄門吕曇濟同一向受到信賴的左右親信，携帶世子景粹藏在民間，對他們説："如果大事成功，這條命就保住了；如果災禍難免，可以隱名埋姓深藏起來。"分給金銀珠寶，把他們一起送出城門。這些人出城後各自逃散，衹有曇濟没有離去，携帶着景粹，十多天後，纔被沈慶之捕獲，將兩人斬首。

劉誕署任的平南將軍虞季充又送投降書。皇上命令慶之在桑里建立三座烽火臺。劉誕又派千餘人從北門攻擊强弩將軍苟思達的軍營，被龍驤將軍宗越擊敗。開東門襲擊劉道隆軍營，又被殷孝祖和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打敗。劉誕又加申靈賜爲左長史，王璵之爲右長史，范義爲左司馬、左將軍，孟玉秀爲右司馬、右將軍。范義的母親、妻子、兒女都在城内，有人勸范義出城投降，他説："我是别人手下的官吏，難道能像何康之那樣活着嗎？"范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早年受到世人贊譽。

五月十九日夜，有一顆流星大如斗柄，尾巴有十餘丈長，從西北方向墜落城内，這顆流星被稱爲天狗。按占卜的説法："天狗星墜落之處，下面有伏尸流血的災禍。"劉誕又派二百人出東門攻擊劉道産的軍營，另外又派疑兵二百人出北門。沈攸之在東門與他們短兵相接，打得他們大敗。出北門的疑兵又被苟思達打敗。劉誕又派數百人出東門進攻寧朔司馬劉勔的軍營，攸之又打敗了他們。廣陵城一向不開南門，説是如果開南門，對城主不吉利，到劉誕時纔開南門。彭城人邵領宗在城内，暗中交結敢死之士，打算襲擊劉

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説誕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内，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

誕。爲了先要向慶之表達誠意，他便勸説劉誕，請求去作奸細，得到了許可。領宗出城，向慶之表示誠意後，又回到城内。結果事情泄露，劉誕抽了他二百鞭，嚴刑拷問，領宗没有屈服，於是被肢解而死。

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户，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内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勔土山，爲勔所破。

皇上送來兩方印章，其一爲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懸賞擒獲劉誕的人；其二爲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懸賞先攻入廣陵城的人。如果攻克外城，燃起一處烽火；攻克内城，燃起兩處烽火；擒獲劉誕，燃起三處烽火。皇上又派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軍隸屬於慶之。劉誕又派三百人從南門進攻劉勔駐軍的土山，被劉勔擊敗。

慶之填塹治攻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

慶之填塞溝塹，修治攻道，但遇到夏日大雨，無法攻城。皇上連續不斷地下詔書，催促攻城。到天晴時，又憤怒不已，令太史卜擇進軍的日子，將要親自渡江督戰，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勸諫道：

> 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内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群蕃岳峙，鋭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慚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糇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

> 劉誕向來缺少才幹謀略，蓄養的親信又少，自從他抗拒朝命以來，士人百姓紛紛離散，城内又缺乏糧食，守城器械不足，僅僅依賴三四百免除兵役的奴僕，這些人倉促依附他，相互之間早就有恩恩怨怨。臣開始考慮不周，以爲十來天就可以消滅劉誕。不料他還能苟延殘喘，竟達七十多天。大將接受朝命，藩國州牧派兵參戰，精鋭的部隊，動輒以萬數計，强大的軍威震撼所到之處，却未能成功。下臣雖然凡庸怯懦，尚且滿懷憤怒，情緒激昂。陛下當年入京剪除元凶，出朝討伐義宣，兵不血刃，再次中興七百餘年的帝業。而今對付劉誕這一蕞爾小醜，却遷延時日，致使皇威震怒，將要啓動大駕親征。這確實要由臣等承擔尸位素餐駑鈍不才的罪責，留在京城的百官無不慚愧惶恐。如今在盛夏炎暑，被甲作戰，每天耗資千餘金，而陛下天威所向，將士們誰不感到十分慶幸。臣尋思從前晉文王征伐淮南，出戰時間延續了二百多天，纔制服了敵寇。現在劉誕軍糧快要耗盡，背叛他的人越來越多；慶

睹理者寡，暗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祇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泛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

之等將領開始領悟到遲緩持重的弊病，逐漸明白了乘機攻城的益處。而且陛下頻下聖旨，必然很快剿滅醜類。愚見又認爲廣陵路近，朝廷使者書信容易傳達，雖然隔了一條長江，但不難約束和指揮。况且，世上懂道理的人少，庸劣閉塞的人多，忽然看見皇帝親征，京都就會震恐不安，陛下平定天下的志向，必然難以實現。下臣愚昧，再三思索，如今寧願不必急於同小醜計較，少使戰士蒙受犧牲，用以安撫遠近人心。同時長江寬闊多險，巨風大浪難以預料，作爲君王尚且不乘車到危險之地，何况在難以預測的江水上泛舟呢。先前魏文帝渡江，於是有遺州的議論，如今雖然天道和順，遇事吉祥，龍舟渡過的地方，理應順利安全，然而居安思危，不可不謹慎行事。這是臣子的耿耿忠誠，冒昧向陛下表達一片丹心。追想這些，不禁汗顔，不再一一表達。

七月二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誕執玉鐶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内男爲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爲軍賞。誕母殷、妻徐，并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爲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户，胤之耒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户。胡思祖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户。臨川内史羊璿之以先協附誕伏誅。

七月二日，慶之帶領衆軍進攻，攻克廣陵外城。乘勝進擊，又攻克小城。劉誕聞官軍攻入，與申靈賜逃往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馬而至，劉誕手持玉鐶刀同左右數人跑散了，胤之等人在橋上追到劉誕，劉誕舉刀自衛，胤之砍傷他的臉，因而掉進水裏，將他從水中拉出殺死，首級傳送到京師。當時二十七歲，就葬在廣陵，貶姓爲留氏。同黨全被誅滅，殺盡全城男子，築成京觀，死者達數千人，婦女賞賜給軍人。劉誕母親殷氏，妻徐氏都自殺了。追贈殷氏爲長寧園淑妃。嘉賞梁曠忠誠節操，擢拔爲後將軍。封周滿爲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户，胤之爲耒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户，胡思祖爲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户。臨川内史羊璿之因爲最先依附劉誕被殺。

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床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

劉誕任南徐州刺史時，居住在京口，有一天夜晚，大風吹落屋上瓦片，城門的鹿床倒伏，劉誕心裏十分厭惡。待到他遷鎮廣陵，進城時，大風揚起巨大灰塵，白天像夜晚那樣昏暗。又在夜晚閑坐時，有紅光照亮屋室，見到的人無不驚愕

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旄。"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録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内。

奇怪。他的親信左右，在府中值班，睡眠中夢見有人對他們説："官人的鬚髮要成爲槊上的羽飾。"醒來後，髮髻便掉了，這樣的情况在數十人身上出現，劉誕非常奇怪和恐懼。大明二年，徵發百姓修築廣陵城，劉誕沿城巡視，有人攔住他的車子高聲大罵："大戰不久就要來臨，爲何要辛苦百姓！"劉誕把他抓了起來，詢問這個人的來歷，這人答道："姓夷名孫，家住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一起商議，要除滅這一帶的人，道佛苦苦勸諫，纔得以中止。大禍就要臨頭，爲何不設立六慎門？"劉誕問："什麽叫六慎門？"回答説："古代有這種説法，災禍進不了六慎門。"劉誕認爲他的言論狂悖，便殺了他。又有五位樂工忽然瘋狂見到了鬼，驚恐畏懼，大聲啼哭説："城外軍隊圍了城，城頭張起了白布帆。"劉誕把他們關了二十多天，纔釋放了。廣陵城被攻陷的那天，雲霧晦暗，有白虹臨北門，横亘城内。

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丘墓。并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戈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窆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愆流舋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欒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况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楄柎，微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女，并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劉昶任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途經廣陵，上表朝廷説："臣聞淮南王大逆不道，絶食身亡，漢文帝仍然眷念他的後代；楚王劉英圖謀不軌，流放時自殺，漢明帝仍然加禮於他的墳墓。淮南王劉長、楚王劉英二人身爲宗室重臣，圖謀逆亂，文帝、明帝二位賢君則以情義爲重。劉長、劉英的罪行雖然由國法來裁决，而他們死後的禮儀却因爲親情而得以妥當處置。臣見已故賊臣劉誕，舉兵對抗朝廷，違背臣節，自陷於大逆不道，被處以死刑，已經維護了法律的嚴明。但是尋根究底，他終究還是皇室一脉，位處封國重臣，一旦因有罪被殺，連尸骨也未蒙寬赦。生時同樣是宗族，死後與普通百姓一樣，墓穴遠在外地，倒塌毁壞，既未聚土爲墳，也未植樹爲記。如今隨着歲月流逝，他的罪行已成爲過去的事。我經過廣陵城思緒萬千，觸目傷心感慨。陛下繼承帝業，各方面呈現新氣象，皇恩普臨天下，但對劉誕尚未哀憐。以前欒布在市中吊哭彭越，不懼冒犯朝廷雷霆之怒；田叔赭衣髡鉗跟隨趙王張敖，甘願受夷戮之禍。何况我與劉誕同爲文帝之子，豈能没有感慨！下臣懇請陛下參考前代的有關規定，了

却下臣一片心願，請求用棺木來改葬他，在墳前稍作標記。那麽劉誕的枯骨也會感到榮幸，九泉之下也感戴朝廷恩德。書寫表章時哽咽悲慟，言辭難以一一表述。”皇帝下詔説：“征北將軍陳述劉誕之事的表章，看了以後，深爲嘆息。劉誕及其妻女，都可以用庶人禮改葬，并在墓前設置守衛。”太宗泰始四年，又重新改葬，以少牢祭祀。

廬江王劉褘

廬江王褘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

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東海王，食邑二千户。二十六年，以爲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爲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荆州之始興臨賀始安三郡諸軍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阼，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明年，徵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三封殊級，往晋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于甲令。諸弟國封，并可增益千户。”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即位，加中書監。太宗踐阼，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劍二十人。改封廬江王。

太祖諸子，褘尤凡劣，諸兄弟蚩

廬江王劉褘字休秀，文帝第八個兒子。

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東海王，食邑二千户。二十六年，任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又遷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事如故。出朝任會稽太守，將軍職務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和荆州的始興臨賀始安三郡諸軍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君自立，劉褘進號安南將軍，没有上任。世祖即位，再任會稽太守，加授撫軍將軍。明年，徵入朝任秘書監，加授散騎常侍。不久出任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爲平南將軍，設置佐吏。大明二年，徵任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常侍如故。又出任南豫州刺史，常侍、將軍職務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皇帝下詔説：“以前韓爲外姓封侯爵，衛爲同姓封公爵，因爲姓氏不同，所以分封有異，這是周朝明確的規定；諸侯王公每次封賞，各有不同等級，這是先前晋代的法典。皇家創立典則，要盡可能弘大這一儀禮。朕順應天命，光輝遍照四海，考慮到如何效法前朝典則，推崇宗親，封建藩國；制定明確的條例，而且永不改變，這些條例要明文記載於朝廷法令之中。諸弟藩國封地，都可以再增加千户。”七年，劉褘進位司空，常侍、祭酒職務如故。前廢帝即位，又加中書監。太宗登基，又進位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劍二十人。改封廬江王。

在太祖諸子中，劉褘特别凡庸陋劣，衆兄弟

鄙之。南平王鑠蚤薨，鑠子敬淵婚，禕往視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慰要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郡令王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

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實事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宇內紓患。太尉廬江王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群細，疏遯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慝在衿，遂謀社稷。

曩者四方遘禍，兵斥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災，深抃時難，晝則從禽游肆，夜則縱酒弦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并各令弟，事兼家國，推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

們都嗤笑鄙視他。南平王劉鑠早逝，劉鑠的兒子敬淵結婚，劉禕去看望，向世祖借伎樂，世祖回答說："婚禮上不用伎樂，何況敬淵他們喪父孤苦，更加不宜這樣做。"後來太宗下詔給建安王休仁說："人們既然不願與西方公爲伍，那麽，你便爲諸王之長。"當時劉禕在西州，所以稱他爲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人柳欣慰謀反，想立劉禕爲帝，劉禕與他酬答往來。欣慰邀約聯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郡令王隆伯等人一起謀反。劉禕派心腹徐虎兒送給幼文一個金盒，送給祖珍、隆伯兩個銅鉢。幼文將這件事一一向朝廷舉報。皇上便下詔說：

先前周朝王室興盛之初，二叔散布流言作亂；漢代社稷剛剛興隆，吴楚七國聯兵反叛，這種事情確實歷代都曾發生，這種災禍自古至今常有。即使聖賢統治天下，也要解除國内的禍難。太尉廬江王憑藉自己是皇室宗親，早年便榮任要職，獲得封爵。可是幼年既没有樹立德行，長大後又没有良好聲譽，對親屬感情淡薄，反而厚結外人，親近喜愛衆小人，疏遠高尚人士。自從朕平息亂政，安定宇内，順應天命，登基爲帝，實應崇尚敦厚和睦，注重兄弟情義，所以賜給特殊爵位以示敬重，越級擢拔位居上臺。而公却常懷不滿情緒，表現在言行之中。公假如德行深厚威望隆重，應該繼承帝業，那麽，朕開初平定暴虐亂政，豈敢自己拜璧稱帝，自然要將皇帝印璽奉讓給他，國祚便歸他所有。况且朕雖然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也不敢自恃專斷，宗室内的事務，無不徵詢公的意見。不料公欲壑難填，妄生窺伺怨恨之情，胸中邪念結積，於是圖謀奪取社稷。

以往四方遭受災禍，城邑鄉村到處是戰亂，搢紳之士憂懼恐慌，宗親賢臣共同悲憤。惟獨公幸災樂禍，白天就放鷹走犬，恣意游獵；夜晚就縱酒弦歌，盡情玩樂。側耳聆聽奸邪之事，希望得到逆賊得逞的佳訊。司徒休仁以及各位弟弟，兼顧家國之事，領兵作戰，身陷險境，各自討伐一方，蒙霜

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仇賊。自謂身非勛烈，義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群凶肅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咒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咒，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祝詛孝武，并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己，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委罪所生，徼幸觖嶇，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爲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慚懼，猶加營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殯含。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爲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宫掖。

露，踏荆棘，辛勤至極。况且他們親受矢石，安危難測，普通的外人，尚且有書信問候的情義，而公却未曾派過一名使者，送過一封信函，内心是希望抛棄五位弟弟，用他們來喂養仇敵。自知本身没有什麼功勛，正義之舉又没有參與謀劃，强烈期望凶殘逆賊得逞一時，從而希望輔佐爲相。待到皇威大震，掃蕩了群凶，九州同慶，萬國歡欣，而公面容氣色却更沮喪，躲在家中，韜晦行迹，常常觀察天象星宿，相信左道旁門，詛咒禱告，恭謹地奉事邪術巫師，經常披髮赤足，對北極星叩首拜揖，於是畫下朕的圖形，刻上名字，或用刀劍劈削，或用鼎鑊烹煮。公在江州時，訪求到一名漢水女子，她自稱能預知吉凶，能施行厭勝咒詛妖法。大肆陳設，殷勤供養，每天早晚叩首禮拜，衣裝整齊，恭敬地事奉，猶如對待神靈一樣。要她詛咒孝武帝以及崇憲路太后，祈求皇室衰弱危亡，普天之下惟他獨尊。巫女宣稱神的旨意，説是一定會如願以償，後來這件事被朝廷發覺，便委罪於自己的母親。猶如行走在凶險的懸崖，而僅僅免得不死。最近又有名叫張寶的道士，爲公所信任。張寶犯罪事實敗露後，依法判處了死刑。公不知慚愧和恐懼，仍然爲他料理後事，派了兩名手下人主管殯葬事宜。公然肆行不法，不把官府放在眼裏，又通過宦官陳道明結交不法之徒，暗中傳遞叛亂意圖，送發金銀財寶，作爲盟約信誓。又指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關將領，邀約交結禁衛部隊，圖謀殘害台輔大臣，侵犯宫廷。

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罪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輕，搢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

公秉性不仁，没有治國才幹。以前官居江州，因没有令人稱道的政績而被徵回朝廷，在會稽任職時，又因有罪而被貶官。公的古代歷史知識甚少，嚴暴而不講道理，説話不辨寒暑，恩惠不及妻妾，爲朝廷内外所輕視，爲搢紳大夫所侮慢，這樣的人怎能擔任宰相職務，治理民政事務呢？這種情況已非一朝一夕，而是由來已久了。

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即長人，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慼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遇本薄，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横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宫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内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同，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愛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挫公毒心。

從大明年間至永光年間，公經常留居朝中，未曾外鎮任職，爲何到今天，纔有嫌隙和怨恨。公從小到大，没有哀戚的情感，拜謁長寧園殷淑妃墓和隨從祭祀宗廟時，没有哀戚的表示，臉上也没有眼淚。對待長兄幼弟，没有友愛之心。以前孝武帝設筵置酒，公心存不良，當時孝武帝本來就對義陽王劉昶情分寡薄，而公又從中進讒言構陷，劉昶更加受到猜忌。朕當時處境狼狽，自顧不暇，幸賴崇憲太后百般解釋，纔稍稍受到寬解，得以免除災禍責罰。前廢帝是狂暴之主，醜惡凶殘，肆行無忌，剛剛誅殺了宰輔大臣，豺狼之志愈加猖狂。有一次在建章宫召集朕等兄弟，逼令我們飲酒大醉，公藉助於酒興，便肆口胡言，説朕和休仁同太宰義恭交往密切，到義恭府上，便屏除閑人，并得到他豐厚的饋贈。朕當時惶恐驚駭，五臟六腑仿佛要崩墜，衹是在其説話停頓時，内心纔稍微平静些。往年又曾在尋陽長公主第宅，兄弟共聚，公忽然在座中發怒，聲色俱厲地對朕指責，因爲朕行止出入總是與之不一致。如果使公稱心如意，又更會放肆地發泄怨恨。要按公的這種用心，朕早已被害，然而天道愛護善良，朕得以南面稱帝，由於天道不助長惡逆，纔挫敗了公狠毒的心意。

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恤義具瞻，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産歸獻。積受台奉，貲畜優廣。朕踐阼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内不充養，外不助國，散賜諂諛，遍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群小交構，遂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德育於民，勛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爲可。公既才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虚静，而坐

自從大明年間耗費巨大，財政困頓，民生凋敝，加上廢帝奢侈暴虐，府庫所藏消耗已盡。朕在位不久，對義烈之士家眷的撫恤都要顧念，又遇到四方蜂起的叛亂，每日耗費萬金，公卿平民，都盡傾家産，貢獻朝廷。而公長期享受宰臣的高俸，財物積蓄豐饒。朕剛剛主持朝政時，公請求取得已故太宰義恭東運的餘錢，收入數百萬。這些錢財，對内不用於一州政務，對外不幫助國家度過難關。施散賞賜給那些諂諛奸佞之徒和趨奉奔走的僮隸。推考公的心迹和行爲，大都與此類似。衆多小人交相挑撥離間，就使公心懷不軌，紛紛紜紜的議論，在民間輾轉流傳。如果公位居宰輔，獨攬朝廷大權，恩

作凶咎，自□深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

德施於民衆，功勛高於他人，因形勢所迫而不能自安，尚且情有可原。既然公的才幹像櫟木那樣無用，那麽就應該委曲求全；雖然官高但無百姓擁戴，就應該保持清静。但是公却謀劃凶險之事，自己與朝廷產生深深的仇怨。由於朕總是用誠意來感化公，以至於縱容公到這樣的地步。每當思索國家多難的原因，感慨惋嘆十分深沉。

凡人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仁，爲日已久，尚能含仇恕罪，著于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負荷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吊不臧。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户，侍中、王如故。

但凡人們行事，各有自己的本志，朕博愛尚仁，爲時已久，還能够含忍仇怨，寬宥罪過，在朕的行事中表現得很明顯。怎能對公不加寬容。衹是禍患萌生容易發展，除去邪惡應該迅速，朕擔負國家重任，豈能坐視不顧。况且蔓草難以除盡，烈火必須撲滅，對狡詐煽動小人，應當及時誅除。已經下詔誅戮群小，以正國法。公身居宗室長兄，朕已私情和禮節兼至，如果完全用刑律治罪，朕有不忍之心。應當稍爲伸張國法，用以處罰他的罪過。現在劃出淮南、宣城、歷陽三郡，設立南豫州，把公降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減封邑千户，侍中、王爵如故。

出鎮宣城，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甯敬之、閭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并伏誅。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兼宗正爲副奉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即葬宣城。

劉禕出鎮宣城，皇上派心腹楊運長帶兵防衛他。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甯敬之、閭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全被誅殺。第二年六月，皇上又指使有司上奏："劉禕心懷憤恨，對皇上有怨言，請罷免他的官職，削除爵位和封國，交付宛陵縣獄，依法追究罪責。"皇上未允許。便派大鴻臚持節，兼宗正爲副使，持詔書責問劉禕，逼迫他自殺，當時三十五歲，就葬在宣城。

子充明，輔國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即位，聽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劉禕子充明，曾任輔國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後來免官遷居新安歙縣。後廢帝即位，聽任他返回京都。順帝昇明二年死，當時二十八歲，没有兒子。

武昌王劉渾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

武昌王劉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個兒子。

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

元嘉二十四年，九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

王，食邑二千户。爲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爲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爲笑樂。世祖即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鎮京口。

户。任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虜南侵，攻破汝陰郡，因而遷劉渾爲武昌王。他年少時，便凶狠乖戾，有一次到石頭城，怨怒左右隨從，拔出防身刀來砍他們。元凶弑君自立，任命他爲中書令。文帝下葬的那天夜裏，他裸身露頭，前往散騎省嬉戲，彎弓射通直郎周朗，擊中周朗的枕頭，以此來開心取樂。世祖即位，授劉渾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鎮京口。

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渾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絶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盤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充，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不遠，足爲鑒戒。加以頻歲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即葬襄陽，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太宗即位，追封爲武昌縣侯。

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荆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職務如故。劉渾到了鎮所，與手下人寫檄文，自號楚王，建年號爲永光元年，設置百官，用來戲謔取樂。長史王翼之得到他親手寫的檄文，封好上呈世祖。皇上命有司上奏罷免他的官職，貶爲庶人，交太常處置，除去他皇室屬籍，遷往始安郡。皇上派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責劉渾説："我與你論親情是兄弟，論道義是君臣，把你派往西部任職，希望你同朝廷共同維護國家安穩。爲什麽突然反而要圖謀不軌？你手書檄文，事實非常清楚，這種不忠不義的行徑，怎麽發展到這種地步？豈不知天道輔助正義，逆亂之志難以成功。如果你的意圖得逞，天下又有誰能容忍你？以前的這類教訓并不遠，完全應該成爲你的鑒戒。加上連年發生禍難，并非出自外人，我們兄弟祇應該同心協力，來鞏固七百年的社稷江山。可是你突然又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來，實在令人悲哀惋嘆。國家雖然有法典，我又如何忍心對你處以極刑，你自己好好保養，争取長命百歲。"逼迫劉渾自殺，就葬在襄陽，當時十七歲。大明四年，讓他還葬於母親江太妃墓旁。太宗即位，追封他爲武昌縣侯。

王翼之

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晋黄門侍郎徽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謚曰肅子。

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晋朝黄門侍郎徽之的孫子。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謚號是肅子。

海陵王劉休茂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個兒子。

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食邑二千户。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邑千户。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休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黄靈期、蔡捷世、滕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駟奴、楊興、劉保、余雙等，率夾轂隊，於城内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司馬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黄鉞。侍讀博士荀詵諫争，見殺。伯超專任軍政，殺害自己。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

孝建二年，十一歲，封海陵王，食邑二千户。大明二年，任命他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郢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又進號爲左將軍，增加封邑千户。當時司馬庾深之主持軍府事務。休茂性情急躁，要自己專權獨斷，深之和主帥往往限制他，因此常懷憤恨之情。手下人張伯超是休茂最親近的人，有很多罪過，主帥常常對他加以呵斥，伯超害怕受到懲辦，對休茂説："主帥暗地裏記録官人的罪過，打算啓奏朝廷，倘若這樣，恐怕没有好結果。"休茂説："怎麽辦呢?"伯超説："衹有殺死掌權的司馬和主帥，并且舉兵自衛。這裏距離都城有數千里，縱然大事不成，也可以逃入虜中，仍可封王爵。"休茂聽從了他的意見。夜晚他帶着伯超以及手下隨從黄靈期、蔡捷世、滕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駟奴、楊興、劉保、余雙等，率領他的衛隊，在城中殺死典籤楊慶，到金城殺死司馬庾深之、典籤戴雙。徵集兵衆，建立牙旗，散布檄文，指使佐吏推戴他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黄鉞。侍讀博士荀詵極力勸諫，被殺。伯超專任軍政事務，生殺予奪，由他作主。休茂的隨從曹萬期挺身砍殺休茂，受傷逃跑時被殺。休茂出城巡行軍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領衆軍關閉城門拒而不納，休茂馳馬返回，不能進城。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死殺傷很多人，暢之不能固守，休茂得以進城，斬暢之及其同謀數十人。

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擾亂，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爲休茂中兵參軍，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啓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户。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爲射聲校

這天，參軍尹玄慶起義，進攻休茂，活捉了他，推出中門斬首，當時十七歲。他的母親和妻子都自殺了，同黨全部被殺。城中一時混亂，無人統領。當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的弟弟恭之任休茂的中兵參軍，大家推舉他代行府州事務。繼考用武力脅迫恭之，逼使恭之作奏啓，説他起義，繼考自己乘驛車回到都城，皇上任命他爲永嘉王子仁的北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户。不久真相暴露，繼考被殺。恭之因此得罪，拘禁在尚方。任命玄慶爲射聲校

尉。有司奏絶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上不許。即葬襄陽。

尉。有司上奏除去休茂宗室屬籍，貶姓爲留，皇上未應允。休茂就葬在襄陽。

庾深之

庾深之字彦静，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史爲長沙内史。南郡王義宣爲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將軍，督湘州七郡。明年，義宣爲逆，深之據巴陵拒之。轉休茂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荀詵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庾深之字彦静，新野人。因在先朝任職，而受到賞識。元嘉二十九年，從輔國長史調任長沙内史。南郡王義宣任荆、湘二州刺史時，加深之爲寧朔將軍，督湘州七郡諸軍事。第二年，義宣作亂，深之據守巴陵抵抗。後來轉任休茂的司馬。被害那天的早晨，子孫也被殺死。追贈深之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荀詵爲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爲始平太守。

桂陽王劉休範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

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户。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爲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户。入爲秘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永光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户，受五百户。泰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個兒子。

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户。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任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任江州刺史，不久加征虜將軍，增邑千户。入朝任秘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永光元年，轉中護軍，領路太后衛尉。太宗平定亂政，任命他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當時薛安都占據彭城反叛，派遣侄兒索兒南侵，休範進兵據守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返回京口，解除兗州的職務，增加封邑二千户，實受五百户。泰始五年，徵召入朝任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常侍職務如故。第二年，出任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和豫州的西陽新蔡晉熙湘州的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不久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没有接受，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又未接受，以驃騎大將軍還任江州刺史，進督越州諸軍事，贈給三望車一乘。太宗下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之職爲侍中，加班劍三十人。

位司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劍三十人。

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狠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澀無才能，不爲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遠近同應，至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釁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

休範一慣平庸木訥，不諳世事，不爲諸兄所重視。太宗經常指着左右隨從對王景文說："休範的才幹比不上這些人，就因爲他是我弟弟，生來就富貴。佛陀也願意生在帝王之家，的確有道理。"到太宗晚年時，晉平王休祐因爲凶狠乖戾招致災禍，建安王休仁因爲權勢過重而不能被容納，巴陵王休若一慣受人擁護，又因此被殺害。衹有休範謹慎遲鈍没有才能，不受人們重視，所以能够自保，但他仍然常懷憂懼，總是擔心大禍臨頭。待到太宗駕崩，皇帝年幼，時世艱難，寒門素族當權，皇帝身邊的近臣小人執政，休範認爲自己是惟一的宗戚，應該官居宰輔之位，既然没有當上宰相，怨恨之情更加鬱結。他招納勇士，修治器械，官員使者經過尋陽時，他總是屈尊禮敬，殷勤慰問，厚加饋贈。如果士人留江州任職，他便傾身相交，給他們優厚的待遇，於是遠近人士都應和他，投奔他的人如同回到家中。朝廷知道他有異志，暗中加以防禦，雖然表面上没有顯露出來，但嫌隙已經形成。他的母親荀太妃去世，葬在廬山，以此表示不歸京城的志向。後來，解除侍中之職。

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奂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攔留，自太子洑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治城池，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備用。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解板，合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

夫治政任賢，宜親疏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

當時夏口缺人鎮守，朝臣議論認爲夏口在尋陽上游，要安排皇室心腹，增加他的兵力。元徽元年，就任命第五皇弟晉熙王劉燮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奂掌管府州事務，配給資財兵力，出鎮夏口。他們擔心途中財資兵員被休範攔用扣留，便從太子洑經過，而不經過尋陽。休範大怒，想舉兵襲擊朝廷，私下同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劃。上表請求修治城池，建起城樓堞墻，鋸開許多造船槳的木板，準備將來使用。這年，進位太尉。次年五月，便起兵反叛朝廷。擄掠徵用百姓的船隻，按照軍隊人數配給，付給船槳木板，着手裝備和修整，在兩三天中，便全部置辦妥當。率領部衆二萬，鐵騎數百匹，自尋陽出發，日夜兼程東進，作書給袁粲、褚淵、劉秉說：

大凡治理國政，任用賢人，應當使皇室宗親和外姓臣子相互輔助，如果掌握要

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絶朝聘之禮，是以根疏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爲譬。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

領，即使結繩也可以治理好國家；如果失去規矩，那麽危亡指日可待。漢代承接戰國之後，有鑒於周室的衰微殄滅，立宗室來鞏固國家，却招致七國叛亂。魏革除漢代典制，有鑒於前朝的過失，就使諸王斷絶了朝聘禮儀，因此使得皇室根本疏鬆，枝葉枯萎，政權轉移到異族手中。如今宗室衰微，自古未有，明帝之世，大殺宗室，足以證明這一點。本人愧爲皇族一枝，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即使想不表示意見，可以做得到嗎？

高祖武皇帝升睿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静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郎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顔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己。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勳，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嘆。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并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鬩墻，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

高祖武皇帝以他光如日月的智慧，安定了天下。太祖文皇帝聖哲明智，古今無比，憑藉天命而繼承皇統，他秉仗軍威，征服西部，車駕到達東京，搜尋賢能，選拔才士。孝武皇帝天生智力超群，首先起義舉兵，平逆静亂，使帝業中興，但是儲君邪惡，於是留下禍難。當時建安王認爲家難頻頻發生，應該立年長兄弟爲君。明皇帝聰明異常，德行深厚，仁義澤及遠方，他被推戴爲帝，符合天意民心。但是太尉劉禕因爲年長而反居明帝之下，怨恨之情形之於色，柳欣慰等人又唆使他圖謀不軌，所作所爲瘋狂迷亂。驃騎大將軍休祐因忤犯聖顔，違背聖旨，應對之間全無恭順之色，在藩國刻薄貪婪，人鬼共怨。先帝號令嚴明，豈能因親情而枉法，二王的災禍，實在是咎由自取。祇是司徒巴陵王勤勞謙和，盡心爲國，平息長江中游的叛亂，建立不世功勳，奉從朝廷猶如聽命於天，對待兄長猶如侍奉父親，不僅是明帝的好兄弟，也確實是國家的棟梁。他有唐叔那樣的忠誠，却落得管、蔡二叔一般的悲慘下場。親戚悲哀憤恨，路人也嗟嘆不已。巴陵王品質光明高潔，德行深得民心，并無半點罪過，却斃命於讒言奸佞。先帝看重兄弟情誼，關心親戚，先前的叛亂平息後，巴陵王面受詔令教誨，先帝同他在禮節方面是君臣，在歡樂時則是兄弟。在不到一

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卧内，唯有運長、道隆，群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内假帝旨，外托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奸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内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羲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遍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静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己，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内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奸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鑾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竪，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群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

年的時間裏，屢次予以升級賞賜，盡心安撫慰問，還常常覺得有不足之處，怎麽會突然之間，兄弟反目，招致如此禍害呢？這的確另有原因。先帝患病多年，身體疲乏，飲食減少，雖能聰明智慧没有虧缺，但考慮問題會有失誤，因此補闕拾遺，責任就在左右近臣。當時出入皇帝寢居的人，衹有楊運長、王道隆。這一干小人無法無天，乘先帝患病而挑起禍端，見皇上身體不行，知道病重難醫，擔心駕崩之日，年長親王輔政，會奪去他們的權柄，不能獨斷專行。因此内藉皇帝旨意，外托朝臣議論，以諂諛之辭，奸詭之貌，想方設法，擢拔進用奸佞之徒，屠殺排斥賢哲之士，對外矯稱皇帝聖旨，其中包藏險惡的禍心。因此朝綱紊亂，日月失度。古代魏顆擇用父親清醒時的遺命，所以《春秋》中贊揚他；秦穆公以良士殉葬，所以《詩經》中譏刺他。作爲臣子的節守，對朝政得失，應該秉筆直書，不及時匡正勸諫，便是近臣的罪過。何况佞臣似蒼蠅挑撥離間，煽起禍端，有錢人因爲行賄而可以做大官，有才之士因爲貧窮而位居下僚。先帝的舊臣，没有罪過而被廢黜落職；他們薦拔的親戚同鄉，遍布禁省朝廷。諂諛親昵之徒，在朝廷飛黄騰達，榮耀無比；品行端方之士，窮居柴門，冷清寂寞。事情關係到他們的私利，即使錯誤也要施行；如果事先不徵詢他們同意，即使正確也要壓制。舉國上下，誰不瞭解内情？却不知爲何，朝中執政者不去肅清這些奸佞？結果使先帝有殺弟的惡名。將醜惡的名聲留給君主，以古義來衡量，豈能説是忠臣。先帝去世，對我來説，就好像天崩地陷，按照人之常情，就應當奔赴京城盡哀。祇是兄弟之間令人痛心的誤會，因爲小人讒言挑撥已經形成，自本人以下的諸王，都成爲奸賊陷害的對象。所以我祇能遠眺先帝的陵墓而心碎腸斷，想象出喪的鑾旗而抽泣痛哭。雖

然我的才幹不被先帝倚重，但所處地位尊貴肩負重任，而先帝顧命之時，却不曾被召見。先帝臨崩的時候，遺詔出自運長、道隆兩個小人。天道庇護良善，我得以位居朝外。如果我在朝中受到群小制約，那麽就會玉石俱碎。以堂堂國家基業，一旦被卑劣小人控制，劉氏宗廟江山，受到他們的處置，自古以來，没有這樣慘烈的禍事。漢代宦官石顯、曹節擅權，比之如今的情形，還要稍好一些，而蕭望之、陳蕃那樣的賢臣却被迫害致死。至於遭逢奸臣而言，難道有什麽古今的區别嗎？

諸賢胄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勛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舍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正内賴諸賢，防勒奸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使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仇，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横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内宣傳，不容恐懼，即遣啓并有别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頓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説，以孤子納士爲尤，

諸位賢臣都是高門望族的傑出人物，世代都有忠貞之士，所處地位并非恩寵所得，在憂慮國事扶助王室方面，是安定社稷的基石，豈可寬容放縱讒佞凶惡之徒，坐視國家傾覆。自忖宋室未亡，得以延續的原因，正是朝内依賴你們這些賢臣，防範和制約奸邪；朝外有本人，跨江占據長江中游。但是人非金石，怎麽能長久支持，假使本人萬一虧亡，那麽皇室根本就得不到庇護。當今主上年幼，應該按朝廷的典章制度辦事。征伐索虜的重鎮，却不見派人來慰問；一般行旅往來，尚有顧盼之意，一家骨肉之間有何仇怨，竟逼令我們阻隔分離。奸臣的禽獸之心，無端地産生猜忌之心，經過尋陽的官吏，總是加以制約和阻攔。惡人同黨呼應，有如市場上的奸商。因爲本人知道奸臣的情狀，他們常常害怕我因此而清算他們，於是以朝廷名義，下令各州郡來防備我。近來我派遣西南二位使者，在我管轄範圍内宣布我的命令，不必恐懼，同時派人啓奏并另外致書給你們。假如認爲本人有罪過，便應公開討伐；如果不是這樣，應該讓使者各自回歸。臯陶説：“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這是國家刑法的原則。而現在，三公的使者無罪被殺，鄙人雖不肖，但畢竟還是天子的叔父，藩國的主人，豈敢不問清是非？本人擁戴

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稚，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埸嬰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强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囂聲。自晉、宋之災，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夫不應實力强兵，作鎮姑孰，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縢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以兄弟之仇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脣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録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

當今皇上，如同侍奉先帝一樣，日夜恭敬謹慎，赤誠忠心如望雲日；每至晦望之日，驛馬上表，不斷奔馳在江州到京城的道路上。我行事有何虧缺違忤之處，竟至於如此受到猜忌。奸臣欲得我而纔甘心，豈可聽任故伎重演！最近有一些傳聞，指責本人招納士人是一種罪過。這些人是懼怕自己的罪惡被懲罰，哪裏是爲國家社稷考慮？在戰國時代，信陵君等四位豪傑，不過是列國的公子，尚且廣泛地招引結納賢士，有門客三千人。何況本人位居三公，捍衛都城，況且如今形勢與以前大不相同，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狡詐的索虜欺凌掠奪，江、淮一帶受侵犯的威脅；主上年幼，宗室衰微，奸佞專用朝命，親戚賢臣鉗口不語，疆埸遭受塗炭的痛苦，征夫有繁重苦役的辛勞，期滿而無人替代，齊國尚且因此招致禍亂，何況長淮的戍卒年年駐守，愁怨堆積。不思量拓寬疆土，加强邊防，反而首先陰謀剪除國君的親戚，從這一點求其本心，國政如何不亂。又因爲我修繕盆城營壘，再次招致群小的喧囂攻擊。自從晉宋連續發生戰亂，原先積貯的百萬資財，待我鎮守時，已經不到數千；況且修繕城池，整治郭邑，本是治理州郡的常務，又何足以招致猜疑呢？倘若認爲長江中游需要安寧平靜，那麽淮南太守任農夫不應加强兵力，在姑孰鎮守，同是防禦寇盜，豈能惟獨對我猜嫌。古代周成王是明君，但也被流言所迷惑而猜忌周公，如果周成王不打開金縢見到祝文，那麽周公便無以自保。樂毅歸依趙國，不忍心算計燕國，何況本人與當今皇上，禮儀上是君臣，在情分上猶如父子。我之所以泣血起兵，祇是因爲兄弟的大仇要報。觀察奸賊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是難以限量。假設讓他們的陰謀得逞，諸君希望安然無事，做得到嗎？脣亡齒寒，這個道理不難懂得。桂樹上的蠹蟲一定要除滅，人群中的奸邪一定要剪

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死，排藪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剿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温凊，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禄蚤誅；張温赼趄，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鋭然奮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帆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奸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奐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枉，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慷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尪毀，窮盡無日，庶規史鰌，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

誅，曲突徙薪，這件事也用不着花費大力。尚望諸君立即拘捕二個奸邪小人，從而告慰冤魂，那麽先帝便不失愛憐諸弟的名聲，宋世便没有曲筆諱過的史籍。

江州地處險要，近處與九江相接，拉開弓弦，馳馬越關便能到達京師。將士重義氣而不怕死，列隊争相出戰，白色盔甲映照江水，矛戈聚集像森林一樣，剿滅這些渺小的奴才，何必擔心不能成功。衹是千鈞之力的大弩，不會爲了鼷鼠而發射，衹是希望忠奸香臭在朝廷就能分辨，本人便可在朝外息兵。如果清君側的功勞歸於諸君，不是也很好嗎？事後我便會向有關官署投案，向朝廷謝罪，與諸君一同無微不至地侍奉皇上，齊心處理朝政事務。伊尹、霍光的重任，不是諸君承擔，還是誰呢？周公、邵公的職責，本人頗以此自許。我與諸君左右提挈，内外呼應，那就無愧於古人了。以前陳平、周勃果斷剛毅，因此迅速誅殺吕産、吕禄；張温誅除董卓時猶豫不决，孫堅爲此扼腕嘆惜。成事的關鍵，勝負往往在於頃刻之間，以往的教訓而今應該接受，纔不至於迷惑。近來將這一意思向沈攸之申述，他非常憤慨，不理解諸王爲何落得如此下場，當他得知禍難根源時，慷慨激發，養蓄激勵兵卒，來等候一起舉兵。張興世離開京城時因受凶黨的制約，揚帆遠去，於是不受朝廷重視，本人最近派人申述奸賊之禍，他纔大爲惆悵惋嘆，爲先前的迷惑而追悔，近來信使來往，總是申述心曲私衷。王奐輔佐郢州，兵權在握，他的叔父王景文蒙冤遭殺，朝廷内外嗟傷悲痛，由於有叔父的仇怨，豈能與奸賊爲伍。本人這次舉兵，增强了他慷慨復仇之心，在道義的激勵下，他已迅速響應。諸君或許尚不瞭解我舉兵的本意，所以先行將我的情懷告訴你們。我遠在一方，不能與你們及時互通音訊。本人因哀痛過度成疾，在世上的日子不多，希望仿

效史鰌，至死也不忘國家基業。撰寫此文時哽咽悲痛，言辭没有次序。

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壘，領軍將軍劉勔、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起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

大雷戍主杜道欣急馳東下，向朝廷報告休範叛變之事。道欣到京城纔一晚，休範大軍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蕭道成出兵至新亭壘，領軍將軍劉勔、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守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駐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人入朝侍衛殿省。當時事變突然，没有時間作更多的部署，打開南北二武庫，讓將士隨意領取軍械。

休範於新林步上，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觀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黄回見其可乘，乃僞往請降，并宣齊王意旨，休範大悦，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與爲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并奔散。

休範在新林步行上岸，來到新亭壘，親自來到城南，在臨滄觀上，祇帶領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黄回見這種情况有機可乘，便前往假裝請求投降，并説是齊王蕭道成的意思，休範十分高興，把他兩個兒子德宣、德嗣交給黄回作爲人質，一到軍營立即把他們殺了。黄回同越騎校尉張敬兒直接衝向前斬取休範的首級，拿着首級返回，休範手下隨從全都逃散。

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蠡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内，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王遣隊主陳靈寶齎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惑。張永棄衆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宫省恇擾，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剔取宫内金銀器物以充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許公輿走還新蔡，村民斬送之。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

起初，休範在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蠡等人，直接殺向朱雀門。休範雖然已死，但墨蠡等人并不知道。王道隆率領羽林兵在朱雀門内，聽説賊人來到，急忙召來劉勔。劉勔從石頭城趕來，接着進兵桁南，戰敗而死。墨蠡等人乘勝攻進朱雀門，王道隆被亂兵殺死。墨蠡等人高喊："太尉來了。"休範死後，齊王派隊主陳靈寶持着休範的首級向朝廷報告，路上與賊軍相遇，將首級扔在水中，挺身奮進，得以到達朝中，雖然報告説："已經平定"，但没有憑據，大家愈加疑惑。張永在白下棄衆逃走，沈懷明的軍隊在石頭城奔散，撫軍典籤茅恬打開東府招納賊軍。墨蠡直接攻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打開承明門投降，宫中恐懼不安，不再有固守的打算。當時朝廷庫藏已經賞賜殆盡。皇太后、皇太妃將宫内金銀器物取出來供給軍用。羽林監陳顯達率領部下在杜姥宅與墨蠡激戰，打敗亂軍。追至宣陽御道，衆賊寇一下子奔散了，斬殺墨蠡、文豪以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人。許公輿逃跑回到新蔡，被村民斬首送往京城。晉熙王劉燮從夏口派軍隊平定尋陽，德嗣的弟弟青

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并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尸，并加藏埋。

牛、智藏一起被殺。朝廷下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殮衆官軍的戰死者和被殺的賊軍尸首，一起加以埋葬。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劍。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争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况於仗正順以争主哉。

史臣曰：俚諺說，投鼠而忌器，的確如此。阮佃夫、王道隆專擅朝命，臣子擅行君主之道，識大體的士人，都希望以馬劍斬殺他們。休範舉兵馳向宫門，弓箭射到皇帝宫殿，忠臣義士，無不甘冒危險，争先抵抗休範。以奸邪依附君主，有時尚能僥幸自保，何况倚仗正義來捍衛君主呢！

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豫章王子尚　晉安王子勛　松滋侯子房　臨海王子頊
始平孝敬王子鸞　永嘉王子仁　始安王子真　邵陵王子元
齊敬王子羽　淮南王子孟　晉陵孝王子雲　南海哀王子師
淮陽思王子霄　東平王子嗣　武陵王贊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并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

孝武帝二十八個兒子：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子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年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子齊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年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子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年生，次子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年生，次子晉陵孝王子雲，次子皇子子文，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年生，次子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年生，次子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年生，次子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年生，次子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年生，次子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年生，次子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年生，次子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年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都出繼了。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因爲早夭没有封爵。子趨、子期、子悦没有封爵，爲明帝所殺。

王子綏、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并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悦未封，爲明帝所殺。

豫章王劉子尚　山陰公主劉楚玉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

豫章王劉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個兒子。

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户。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揚州，命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晋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户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畼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

孝建三年，六歲時，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户。仍任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當年遷任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分出浙江西部設置王畿，以浙江東部爲揚州，任命子尚都督揚州和江州的鄱陽晋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職務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所食封邑如前，兼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當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官開府儀同三司。當時東部大旱，鄞縣有許多水灌田，世祖指使子尚上表到鄞縣勉勵農耕。又設立左學，招收學生，任命一人爲儒林祭酒，學生敬事此人爲師長，職位相當於州治中；一人爲文學祭酒，相當於西曹；二人爲勸學從事，相當於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後，撤除王畿，恢復舊制，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免除督東揚州，其餘職務如故。

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既長，人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淫亂縱慝，義絶人經。并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

起先，在孝建年間，世祖因爲子尚是太子的同母弟，對他非常關注。後來，新安王子鸞因爲母親得寵而受到世祖寵愛，對子尚的寵愛漸漸衰減。長大後，智力凡庸駑劣，凶狠邪惡有廢帝的作風。太宗除滅廢帝，矯稱太皇后的詔令説："子尚頑劣凶惡，極其悖逆，行止違背天理。楚玉淫亂縱惡，絶滅人倫之義。可以賜他們在府第中自盡。"子尚當時十六歲。

楚玉，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淫縱，以尚書吏

楚玉是山陰公主。廢帝改封她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還没有接受而廢帝敗亡。楚玉縱情淫亂，因爲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求派他侍奉自己十

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天，廢帝允許。褚淵雖然奉旨行事，但拼死保持貞潔，楚玉制服不了他。

晉安王劉子勛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

晉安王劉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個兒子。

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户。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爲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

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户。仍都督南兗州和徐州的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和南豫州的晉熙新蔡以及郢州的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任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郢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就職而世祖去世，以鎮軍將軍還任江州刺史，本官如故。眼睛患風疾，世祖不喜愛他。景和元年，加使持節。

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宫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宫。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

當時廢帝非常凶惡，殺害許多人。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年輕好武，招集了不少才力出衆的人士。何邁原先娶太祖女兒新蔡公主，廢帝詐稱公主死去，殺死宫人來頂替公主，故意大辦喪事，而實際上將公主收在後宫。對何邁十分猜忌，何邁擔心災禍臨頭，謀劃趁廢帝出行時發動政變，迎立子勛。事情泄露後，廢帝親自率領禁衛軍殺死何邁，指使朝中大臣上奏子勛與何邁同謀。又手書詔令給子勛說："何邁要殺我立你，你自己估量，是誰像孝武帝呢？你可以自行作出安排。"派心腹朱景雲送毒藥賜子勛死。景雲到了盆口，停止不前，派信使報告子勛的長史鄧琬。鄧琬等人於是擁戴子勛，以廢立皇帝爲名起兵。

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即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并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并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冲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衆來屯鵲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顗總統衆軍。臺軍屯據錢谿，

太宗平定禍亂，進封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鄧琬等人不接受任命，傳檄到京城。泰始二年正月七日，擁戴子勛爲皇帝，在尋陽城妄自即位，年號爲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群起響應，威震天下。當年各地朝貢的物資都運往了尋陽。子勛派左衛將軍孫冲之等人東下占據赭圻，又派豫州刺史劉胡率領大軍屯駐鵲尾，又派安北將軍袁顗統率衆軍。朝廷軍隊屯據錢谿，截斷袁顗等人的糧援，劉胡派將領進攻朝廷軍隊，

斷顗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顗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被打得大敗，於是焚燒營壘逃跑。袁顗聽説劉胡敗逃，也棄軍南逃。沈攸之諸軍攻進尋陽，殺死子勛和他的母親，共同叛亂的人全部被殺。子勛死時十一歲，就葬在尋陽的廬山。

松滋侯劉子房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

松滋侯劉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個兒子。

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户。仍爲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

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户。仍任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兼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免去宣城太守之職，其他職務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任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撤銷東揚州，子房以本官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

太宗即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覬不受命，舉兵反，應晋安王。子勛即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吴晋陵并受命於覬。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吴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覬，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食邑千户。

太宗即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之職如故。又徵入朝任撫軍將軍、領太常。子房的長史孔覬不接受命令，起兵謀反，響應晋安王。子勛妄自稱帝，子房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吴、晋陵都受孔覬管轄。太宗派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領吴喜等將領東行征討，每戰必勝，叛亂依次平定。上虞縣令王晏起兵殺死孔覬，拘捕了子房，送回京城，皇上寬恕了他，貶他爲松滋縣侯，食邑千户。

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之。乃下詔曰：

> 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遘扇，妄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邸群凶，密相唇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覦宫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罄，候

司徒建安王休仁認爲子房兄弟終究會構成禍難，勸皇上除掉他們。於是太宗下詔説：

> 難以預測的禍端，從古就有，私情要屈從於國法，聖人所定法則應該遵行。我平定禍亂，又一次保全社稷，對於久遠的鴻基大業，由朕來承擔重任。朕考慮到弘揚治道，盡力使宗室敦睦，但是妖孽小子煽起禍端，妄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自從西南兵亂，東夏叛軍侵犯朝廷，都城裏的群凶，秘密相互勾結。路休之兄弟，專門成爲這些人的謀主，策劃興起禍亂，命令舍人嚴龍窺測宫中

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祗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奸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實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籤帥群小，潛通南釁，連結祗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郡。

動向，乘羽林軍出京討賊，宿衛兵力單薄，等候時機，將要發動叛亂。劉祗身在藩鎮，打算與他們相互應援，并且與北境的敵寇通氣，讓寇軍渡過淮河。近來休範渡過長江，劉祗又暗中企圖抗拒，幸賴國運昌久，奸賊不能得逞。邪惡的陰謀既已敗露，就應依法處置。實因當時四方禍難没有平息，纔對這些人曲意寬容。如今朝廷德化普及，國家太平，應該分辨忠邪，涓涓細流不堵塞，形成燎原大火便難撲滅了。便可將劉祗等人交付有司，嚴正刑法。松滋侯子房等人淪爲叛賊，與悖逆之徒同流合污，於是夥同部下的籤帥群小，暗中與南部的亂衆相通，勾結劉祗等人，來圖謀朕身。雖然他的罪行已經大白於天下，依法本無寬恕之理，但是既念及叔侄之情，的確有所不忍。應該將他廢爲平民，交給邊遠郡縣管教。

於是并殺之。子房時年十一。

於是把他們全殺死。子房當時十一歲。

路休之等以崇憲太后既崩，自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祗在南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祖元嘉中，已爲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故及於誅。

路休之兄弟因爲崇憲太后死後，擔心將來不能自立，内心十分不安。劉祗在南兗州，打算背叛朝廷。嚴龍，在太祖元嘉年間，已擔任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任命他爲舍人，很受信任。景和、泰始之際，官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到這時心懷異志，所以被殺。

臨海王劉子項

臨海王子項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

臨海王劉子項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個兒子。

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户。仍爲冠軍將軍、吴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户邑如先。其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荆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將軍。

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户。仍任冠軍將軍、吴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所食户邑如故。當年，遷任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和湘州的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還没有到任，又改任荆州刺史，將軍之職如故。八年，進號爲前將軍。

前廢帝即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即位，解督

前廢帝即位，子項以本官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職務如故。明帝即位，免除雍州都督之職，任命他爲鎮

雍州，以爲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即僞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鵲尾奔敗，吴喜、張興世等軍至，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軍將軍、丹陽尹。不久又留任原職，進督雍州，又進號爲平西將軍。子頊的長史孔道存不接受朝命，舉兵反叛，以此響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即僞位，子頊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鵲尾之戰失敗，吴喜、張興世等軍隊攻至，子頊被賜死，當時十一歲。葬在巴陵。

始平孝敬王劉子鸞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

始平孝敬王劉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個兒子。

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户。仍爲東中郎將、吴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户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宫，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吴郡以屬之。

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户。仍任東中郎將、吴郡太守。當年改封新安王，所食户邑如前。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親殷淑儀，在後宫最爲得寵，子鸞在諸皇子中最受喜愛，凡是皇上所重視的人物，都選拔進子鸞的軍府和封國中任職。當他任南徐州刺史時，又割吴郡歸他管轄。

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葬給輼輬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

六年，子鸞因母親去世服喪。皇上追進淑儀爲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謚號爲宣。殯葬時用輼輬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皇上親臨南掖門，當喪車經過時，悲不自勝，使左右大臣無不爲之感動。皇上痛惜不已，模擬漢武帝的《李夫人賦》作賦，其詞如下：

> 朕以亡事棄日，閲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凄其有懷，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會焉。

> 朕在無事閑暇之日，閲覽前代君王的詩文，見到《李夫人賦》，不禁懷念殷妃而凄然淚下，也因而嗟嘆吟咏良久，於是感觸不已而有此作。

> 巡靈周之殘册，略鴻漢之遺篆。吊新宫之奄映，喭璧臺之蕪踐。賦流波之謡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貫，惜瑶華之春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瑶華碎兮思聯情。彤殿閉兮素塵積，翠阯蕪兮紫苔生。寶羅暍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幬扃。秋臺惻兮

> 瀏覽神聖周朝殘存的書册，批閲宏偉漢代遺留的文籍。吊唁緑樹掩映的新宫，悲悼荒蕪的璧臺。賦咏流水來寄托長久思念，詔令黄河、濟水來尊崇儀典。雖然美好的女德載於史册，但我的悲哀如何排遣？探求物運有盛有衰，問訊雲霞時舒時捲。憐念桂枝在秋天隕落，悼惜瑶華在春日裁剪。桂枝折斷啊，隨歲時而傾，瑶華零落啊，觸緒關情。彤殿關閉啊灰塵堆積，翠階荒蕪啊紫苔遍生。寶羅閑置啊春幌虚垂，珍簟空陳啊夏帳

碧烟凝，冬宫冽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裴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而飛傷，損圜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路之晚清。轥南陸，躙閶闔，轢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葱青。俯衆胤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飛榮於景路，没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劍於清都。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閟瑶光之密陛，宫虚梁之餘陰。俟玉羊之晨照，正金鷄之夕臨。升雲鼙以引思，鏘鴻鐘以節音。文七星於霜野，旗二耀於寒林。中雲枝之夭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嬴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遥衿。淪漣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

掩扃。秋臺凄惻啊碧烟濃重，冬宫凛冽啊紅燭凄清。季節交替雖有終結，而深切思念却無止歇。我在雲日下留連，在風月中徘徊。思念她的玉步走在鳳墀上，想起她經過鸞闕的金聲。方池之水因傷心而枯竭，圓潭之水因哭泣而減少。清晨端坐等待早朝結束，輦路馳回時晚風凄清。跨越南陸、北津二地，出入閶闔、承明二門。面對祭殿令人心酸的素色，到達墳地葱青的松林。俯視稚兒而哀痛又起，撫慰幼女而悲傷頓生。雖然我哀悼逝者如此深切，又如何能告慰你的魂靈？巨大的陵地飛檐上聳，肅穆的喪車描繪彩圖。羽葆九旒垂蓋於大路，鸞車班劍排列在京都。朝廷自有相應的典則，禮儀不會虧對你的美德。瑶光星關閉了堂室階陛，虚梁星處於陰影之中。我等候太陽清晨普照，時值月亮正在晚上升起。捶響雲中巨鼓來申述愁思，敲擊大鐘來伴奏節拍。燦爛七星光照濃霜覆蓋的原野，日月二耀升在寒風蕭瑟的森林。參天大樹生長得茂盛，墓穴在層巒叠嶂之中。自古以來捨棄秦嬴的禮儀，如今要恢復周代的遺則。派遣雙靈啊轉達兒女孝思，孤魂附靈啊一表慈母愛心。你的囑托一定會施行，推想人世冥間摯愛之情同樣深沉。我放棄整肅西楚的風化，省去那東門的長久思念。悲傷使兩頰淚水潸然，低頭沉思禁衛軍的規勸。

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不從。《昏義》云，后立六宫，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絶五宫，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

又暗示有司上奏説："禮儀典則説，天子有皇后，有夫人。《檀弓》説，舜葬於蒼梧之野，三位妃子没有隨從。《昏義》説，后立六宫，有三位夫人。由此可見三妃就是三夫人了。后有三位妃子，猶如天子有三公。依照《周禮》，三公的官秩是八命，諸侯是七命。三公既然比列國諸侯尊貴，三妃也應比封國夫人尊貴。又據《春秋傳》，仲子不是魯惠公的正室夫人，尚且得以另外建廟祭祀；而今貴妃在朝秩中具有極高地位，按理應該創建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議道："宣貴妃既然已特加封號，禮儀應不同於其他五宫，稽考古代事例，顯然已有定規。廟堂的建

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

葬畢，詔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并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

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群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并死，仍葬京口。太宗即位，詔曰：

> 夫紓冤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横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旌夭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十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并加徽謚。

又曰：

> 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絶，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况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冲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横羅酷禍，國胤無主，冤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

造，應該選將作大匠卿負責。”

殷妃下葬後，詔令子鸞攝行職務，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所行禮儀一并依照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免去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赴南徐州鎮守。

前廢帝一向嫉妒子鸞受寵，誅殺朝廷衆大臣後，就派人賜子鸞死，當時年十歲。子鸞臨死對左右説：“但願不再生在帝王之家。”與他同母的弟妹也一并被殺，就葬在京口。太宗即位，下詔説：

> 申冤昭雪，即使是過去的事情也必須追究，憐憫惻隱之情，有感於往事愈發深沉。已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早就顯露出優秀器局，幼年便得到先帝特殊的寵愛，正要建立宏大功業，光大藩國。但由於廢帝凶狠之心肆行猜忌，以致他遭受横禍，言及此事，有逾平常的傷感。應該表彰優秀的品格，以洗雪九泉之下的沉冤。可追贈他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爵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十二皇子子師，一起遭受慘禍，更增加心酸悲悼，皇女可追贈縣公主，子師恢復原先封爵爲南海王，都加以美好的謚號。

又説：

> 追憶屈死的冤魂，爲仁義之道所弘揚，使滅絶的封國後繼有人，爲盛世的儀典所貴重。朕仰慕古道思謀治國，恩施禮義必須周全，對異姓尚且厚待，何况宗室近親。已故新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齡雖小，品性智慧却很早成熟，受到世祖鍾愛，恩寵在封國中首屈一指。在廢帝凶殘暴虐之時，横遭酷烈的災禍，封國没有後嗣，無人祭祀冤魂，尋思此事，而深感悲悼，久久牽挂於胸懷。可以建平王景素的兒子延年作爲子鸞的後嗣。

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户，改葬秣陵縣龍山。

追改子鸞的封爵爲始平王，食邑千户，改葬在秣陵縣龍山。

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謚曰冲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去世，當時四歲，謚號爲冲王。第二年，又以長沙王劉纂之子延之封始平王，繼承子鸞。順帝昇明三年去世，封國被廢除。

永嘉王劉子仁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

永嘉王劉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個兒子。

大明五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户。仍遷東中郎將、吴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前廢帝即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左將軍、南兖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

大明五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和郢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户。又遷任東中郎將、吴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前廢帝即位，子仁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職務如故。不久又出爲左將軍、南兖州刺史。景和元年，遷任南徐州刺史，將軍職務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没有就任，又遷任護軍將軍。各地叛亂平定之後，又任命他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

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

太宗派主書趙扶公向子仁宣示聖旨説：

> 汝一家門户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户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奸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并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强，庶使天下不敢窺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俯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

> 你一家門户衰敗，幾乎傾覆了社稷。上天無意滅亡宋室，我得以繼承大統。有權有勢者以昏迷愚蠢煽動謀反，各地與他同惡相濟，倘若不是我修養德行，統馭天下，高祖、太祖、世祖所開創的基業，轉眼間就要敗壞，你們便會淪落於異族之手。我以前兄弟將近二十人，相繼死亡，生存的人没有幾個了。祇有司徒休仁年長一些，以高尚的德行位居輔臣，皇室門户所依賴的，祇有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不能抑止百姓的奸心，其他諸王也不堪贊助治國。我祇有太子一人，司徒的世子年紀又小，桂陽、巴陵二王都没有繼承人，正依靠你們兄弟相互支持，使王室强盛，纔能使天下不敢覬覦王室。你們兄弟纔十來歲，剛剛知道應對，當今各房後代

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日。汝諸兄弟冲眇，爲群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不得無愧。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爲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旨。

都還弱小，不免會受人輕視欺凌。假若不是我爲君主，劉氏便不會有今天。你的衆兄弟年幼無知，被一群凶徒威迫而誤入歧途，於是反與異姓來謀害骨肉至親。你在心裏想一想，能不感到慚愧。現在天下已經安寧，朝廷仁愛教化正在開始實施，如今使你鎮守湘州。你年齡漸漸長大，足以分辨善惡，應當經常刻苦磨礪，一心侍奉朝廷，爵位秩禄自然與年俱進。我顧念叔侄之情，在各方面都會表現出來；你也應當明白好歹，記住我的敕旨。

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既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并爲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當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征尚未還朝，回朝後向皇上建議，認爲孝武帝的兒子們將來不利於社稷，應該一并加以處置。子仁尚未受封，便被賜死，當時十歲。

始安王劉子真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

始安王劉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個兒子。

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户。仍爲輔國將軍、吴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尋復爲南兖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户。仍任輔國將軍、吴興太守。七年，遷任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和湘州的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職務如故，没有到鎮所。又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任丹陽尹，將軍職務如故。不久又任南兖州刺史，將軍職務如故。泰始二年，遷任左將軍、丹陽尹。尚未到任，便被賜死，當時十歲。

邵陵王劉子元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

邵陵王劉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個兒子。

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八年，以爲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爲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

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八年，任命爲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又任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

景和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晋安王子勛爲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年九歲。

景和元年，出朝任湘州刺史，將軍職務如故，没有到湘州就任。當他行至尋陽，正遇上晋安王子勛叛逆爲亂，留在尋陽，未至任所。進號爲撫軍將軍。叛亂平息後，子元被賜死，當時

九歲。

齊敬王劉子羽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加封謚。

齊敬王劉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個兒子。大明二年出生，三年去世，追加封爵和謚號。

淮南王劉子孟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

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户。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爲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并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户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淮南王劉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個兒子。

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户。當時世祖將豫州的南梁郡改爲淮南國，撤銷南豫州的淮南郡并入宣城。前廢帝即位，南梁、淮南二郡又恢復了，子孟依照自己的封國名，食邑於淮南郡。景和元年，任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所食户邑如前。没有就任，被賜死，當時八歲。

晋陵孝王劉子雲

晋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年四歲，封晋陵王，食邑二千户。未拜，其年薨。

晋陵孝王劉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個兒子。大明六年，年四歲，封晋陵王，食邑二千户。没有就任，當年死去。

南海哀王劉子師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

大明七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户。未拜，景和元年，爲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追謚。

南海哀王劉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個兒子。

大明七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户。没有就任，景和元年，被前廢帝殺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後，追加謚號。

淮陽思王劉子霄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謚。

淮陽思王劉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個兒子。大明五年生，八年去世，追加封爵和謚號。

東平王劉子嗣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

大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户。繼東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顔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冲王

東平王劉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個兒子。

大明七年出生，就封爲東平王，食邑二千户。出繼給東平冲王休倩爲嗣。休倩的生母顔氏性格嚴酷，泰始二年，子嗣的生母景寧園昭容謝氏上表說："已故東平冲王休倩托身於至尊無

休倩托荄璇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顔訓養非恩，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兹以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戚，宣灼宫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許之。其年賜死，時年四歲。

上的皇室，幼年聰慧異常，可惜年壽不長，而且没有後代。孝武皇帝敕令妾子臣子嗣出繼爲他的後嗣，既然承繼封國祀廟，正要奉侍祭祀，希望封國福慶久遠，後嗣綿延不絶。然而臣妾顔氏撫養缺乏慈愛，訓導違背常理，既少教育之情，又乖撫育義子之義。以前世祖在世時，僞裝對子嗣慈愛；可是世祖駕崩不久，她的真面目便暴露出來。當時她還畏懼崇憲路太后，稍稍加以掩飾。自從太后去世後，專横嚴酷，實爲宗戚共知，宫闈盡曉。她的作爲有傷人倫，連旁人也感到酸心。臣妾與子嗣母子至情，實有切膚之痛。乞願天恩廣泛施臨，曲意照顧我們母子，再改詔令使子嗣歸依原來的門户，那麽臣妾母子即使在臨死之日，也猶如再生之年。"皇上允許。當年賜子嗣死，當時四歲。

武陵王劉贊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

> 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墮惠，勛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圮，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冤耻，勛纘墜歷，拯兹窮氓。繼絶追遠，禮訓攸尚，况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户。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無厘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疹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

武陵王劉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個兒子。泰始六年出生。同年，皇帝下詔説：

> 世祖孝武皇帝雖然依恃皇權，刻薄寡恩，勛業淺薄，政務弛亂，然而他縱樂酣飲無度，是由於國家太平，肆行威嚴恣意揮霍，是因爲政務不多。所以對他的積怨震動上天，而餘禍殃及後代。廢帝初興禍端，子勛等造成禍難，世祖的兒子們全部遭到國法處置。先前皇室中途遭難，生靈畏懼滅亡，幸賴孝武帝英勇忠孝，奮起舉兵，掃蕩元凶，洗雪冤憤耻辱。在國家危亡之際建立功業，拯救處境艱危的百姓。追懷過去的功績，延續滅絶的門户，是禮法所崇尚的，何况他既是皇帝又是朕的兄長，豈可缺少這種儀式。現在以我第九個兒子智隨出繼世祖爲子。武陵郡在大明年間，地位相當於代邦，可以封智隨爲武陵王，食邑五千户。查世祖一門女眷不少，既然無人管理，理應有所防範，諸侯藩王雖然不能將她們看作天子女眷，但是畢竟還是一家人。要使她們歸寧有去處，患病予以診治，得失給予照顧，閨房之事有稟告的地方。朕順應天命而居帝位，恩惠深入九族，如此處置足以表示我對亡兄

的懷念之情和施行仁愛之旨。

後廢帝元徽四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爲沈攸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年九歲，國除。

後廢帝元徽四年，劉贊出朝任使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任持節、督郢州和司州的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被沈攸之圍困，轉任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沈攸之之亂平定後，乃赴官署所在地。當年去世，當時九歲，封國被廢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群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强不如弱，義在於此也！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拔群下，從而構成禍難，以至於九州動蕩不安，禍及全國，而世祖的後代也因此全部被殲滅。强不如弱，道理就在這裏啊！

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劉秀之　顧琛　顧覬之

劉秀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爲餘姚令，卒官。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是司徒劉穆之堂兄之子。他家世代居住在京口。祖父劉爽，任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親劉仲道，在高祖攻克京城之後，被補爲建武參軍，與孟昶一同留守京城。天下局勢穩定之後，高祖命劉仲道爲餘姚令，劉仲道死於任上。

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并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没，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爲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令，并著能名。

劉秀之從小孤苦貧寒，但是有志向操守。劉秀之十歲左右的時候，和一群小孩在住處前面沙洲上游戲玩耍，突然有條大蛇游出，來勢甚猛，小孩個個都嚇得亂跑驚呼，衹有劉秀之一個人站着不動，大家對他的鎮定都感到驚奇。東海何承天非常賞識器重劉秀之，把女兒嫁給他。劉秀之的哥哥劉欽之任朱齡石右軍參軍，跟隨朱齡石作戰失敗而與朱齡石一同陣亡，劉秀之十分哀痛，不參加宴會達十年之久。景平二年，劉秀之被授予駙馬都尉、奉朝請。因爲家裏貧窮，他請求擔任廣陵郡丞。又先後被授爲撫軍江夏王劉義恭、平北將軍彭城王劉義康行參軍，出京爲無錫、陽羨、烏程令，在任期間，劉秀之都以能幹著稱。

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録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决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改

元嘉十六年，劉秀之遷任爲建康令，拜任尚書中兵郎，再次除授建康令。他生性細心縝密，善於糾正責罰隱藏的壞事，治政很有聲譽。吏部尚書沈演之每每在太祖面前稱贊他。世祖鎮守襄陽，以劉秀之任撫軍録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座六門堰，堰内有數千頃良田，但堰堤早就潰決損壞，公田私田全都廢棄。世祖派劉秀之修復六

領廣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儉，境内騷然，秀之善於爲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

門堰，雍部因此大爲豐裕。劉秀之改領廣平太守。元嘉二十五年，他又被授予督梁南秦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當時漢川因歉收而鬧饑荒，境内騷動不安，劉秀之善於處理政事，親自奉行儉約措施。以前漢川全是用絹帛充當貨幣，劉秀之命令改用銅錢，當地百姓至今還蒙受這一措施帶來的好處。

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賊楊高爲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

元嘉二十七年，朝廷大舉北伐，派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等人受劉秀之指揮調度，軍威震動汧、隴。劉秀之派遣建武將軍錫千秋部二千人進軍子午谷南谷口，府司馬竺宗之部三千人進軍駱谷南谷口，威遠將軍梁尋部一千人進軍斜谷南谷口。氐族賊寇楊高侵擾，劉秀之率軍進討，斬殺楊高兄弟。

元凶弑逆，秀之聞問，即日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折留俸禄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携賓僚，并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悦焉。

元凶弑君叛逆，劉秀之聽到消息，當天就宣布起兵聲討，請求率軍奔赴襄陽，司空南譙王劉義宣不准許。元凶被平定之後，劉秀之遷任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離任時劉秀之退回存留的俸禄二百八十萬錢，交付梁州鎮庫，除此之外行囊空空。梁、益二州境内富足，前後擔任刺史的人，没有誰不極力經營聚蓄私財，多的達到萬金。他們携帶來的幕賓僚佐，都是京邑的貧窮士人，出京任郡縣官職，都想獲求不義之財以擺脱貧困。劉秀之執政嚴整清正，以身作則，遠近百姓都安定歡喜。

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秀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户。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

南譙王劉義宣占據荆州反叛朝廷，派參軍王曜到劉秀之那兒徵調軍隊，劉秀之當天就斬殺王曜，宣布戒嚴。他派遣中兵參軍韋山松率領一萬人襲取江陵，出三峽。竺超民派遣將領席天生迎擊韋軍，韋山松和他一交戰，就將席天生梟首。韋山松率軍前進到江陵，被魯秀擊敗，韋山松被殺。那一年，劉秀之進封爲征虜將軍，原任督梁、南秦、北秦三州諸軍事改任爲監梁、南秦、北秦三州諸軍事，持節、刺史之職不變。因爲起義伐叛的功勞，劉秀之被封爲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户。第二年，劉秀之遷任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之號不變。但劉秀之未到任。

大明元年，徵爲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遥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并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

大明元年，劉秀之被徵爲右衛將軍。第二年，他遷任丹陽尹。在這以前，劉秀之的堂叔劉穆之任丹陽尹時，曾和子侄們在廳堂上宴飲，劉秀之也在其中。廳堂柱子上有一個小孔，劉穆之對子侄們以及劉秀之説："你們幾個試着從遠處用栗子向柱子投擲，假若栗子能投進小孔，日後一定能得到這個郡。"劉穆之的幾個兒子都不能投中，祇有劉秀之一個人將栗子投進了小孔。那時劉穆之時常賒買百姓的東西，但不還錢，人們都嗟嘆怨恨，劉秀之認爲這樣做不應該，很誠懇而又直率地陳説自己的看法，劉穆之雖然接納了他的意見，但却不按他説的去執行。劉秀之任丹陽尹時，廣陵王劉誕反叛，劉秀之入東城防守。那一年，劉秀之遷任尚書右僕射。大明四年，朝廷改定法令，對百姓殺害長吏定罪的規定尚有疑議，參與議定的人認爲，觸犯這條刑律的人如果遇上大赦，應當免去死罪改爲流放服勞役，劉秀之認爲："法律條文雖然没有明確説出對百姓殺害官長這種罪行的看法，但是如果遇上大赦，人犯祇作服勞役流放處刑，那就同一般殺人犯毫無區別。百姓敬重長官，如同對待父母，行凶的犯人，即使遇上大赦，我認爲也應當交付尚方官署長期監押，直到犯人天命終結，家中人口責令充軍。"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二年，劉秀之領太子右衛率。

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别善惡。事畢還都，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

> 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岳。往歲逆臣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宫，嘉謀徽譽，實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嗛，屬佇

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劉休茂反叛，被當地人誅殺，朝廷派劉秀之以原任官職兼任使臣前去撫慰，分清善惡。劉秀之使命結束後回到京城，又出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皇上到新亭看劉秀之出發上任，朝廷將要調劉秀之爲左僕射，還未付諸實施，大明八年，劉秀之去世，死時六十八歲。皇上十分哀痛，下詔説：

> 劉秀之見識高遠，器度弘大，才學博洽，應對暢達，他的忠誠在任藩職時顯現，他的功勞比山岳還高。前些年逆臣發動叛亂，劉秀之首先在萬里之外舉起義旗，到他擔任丹陽尹時，佐助皇帝和太子，嘉謀美

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逾期，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概，無以尚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千户。謚爲忠成公。

譽，在朝野顯揚。漢南法令繁苛，百姓懷怨，翹首期待好的長官，所以暫時要劉秀之擱下朝廷的腹心重任，派他出京任職以弘揚風範，任職未滿一年，他的德政就庇護了西陲百姓。詳察古代忠義之士，全面考察他們的始終，仁心淳厚，氣概忠直，也没有誰能超過劉秀之。正當要劉秀之輔佐朝廷普施教化，入朝護衛國家大業，而他却突然間逝世，使朕内心震驚哀慟。劉秀之生前享受的榮耀，没有盡得朝廷的恩寵，他死後追悼的禮儀，應當極盡推崇和表彰。加上他堅守謙讓儉約的美德，所以封地不廣，現在追悼死者，更增加内心的哀痛和遺憾。應當加贈劉秀之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等職不變，并增加封邑爲一千户。謚爲忠成公。

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劉秀之性格質樸率直，缺少風度文采，但他心術端正，用心專一。皇上因爲他爲官清廉，家無餘財，所以賞賜他家二十萬錢，三百匹布。

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儁，齊受禪，國除。

劉秀之死後，他兒子劉景遠繼承封爵，任官至前軍將軍。劉景遠死，其子劉儁繼承封爵，齊受宋禪之後，封邑取消。

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劉秀之之弟劉粹之，任晉陵太守。

顧琛

顧琛字弘瑋，吴郡吴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惔，并爲司徒左西掾。

顧琛字弘瑋，吴郡吴人。曾祖父顧和，晉時任司空。祖父顧履之，父親顧惔，都任司徒左西掾。

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虚。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

顧琛嚴謹樸實，不崇尚浮華，出仕任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年間，太皇太后去世，顧琛被授爲大匠丞。又任彭城王劉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派遣到彦之率軍經營河南，到彦之大敗而歸，軍隊兵甲全都丢棄，武庫因此而空虚。後來太祖舉行宴會，有自中原來投附歸化的人在座，太祖問顧琛："武庫中兵器還有多少?"顧琛用假話回答："有十萬人用的武器。"原有規定，武庫中的兵器數目保密，不能説出有多少，太祖提出問題之後，就認爲失言而後悔，等到顧琛用假話回答，太祖十分高

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録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録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

興。尚書官府府門有規定，五曹尚書、二尚書僕射、尚書令等八座官員手下跟隨進府門的門人及隨從人員人數各有不同，不能混雜有平民。顧琛將宗人顧碩頭在尚書張茂度門下挂名，而自己與顧碩頭同席而坐。第二年，顧琛因這事獲罪而被遣出，免去中正官職。凡尚書省官員，大罪就免職，小罪就遣出。被遣出人的官職如果在一百天内無人替代，那就允許這個人回歸本職。顧琛於是被彭城王劉義康召請，補司徒録事參軍，山陰令，又爲司徒録事，遷任少府。元嘉十五年，顧琛出京任義興太守。最初，劉義康召請顧琛入自己的官署，是想把他當作心腹委用，但顧琛不肯違心順承敬奉劉湛，所以不久就被疏遠排斥。元嘉十九年，朝廷調任顧琛爲東陽太守，想要顧琛防範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顧琛堅决拒絶，觸忤了皇上的旨意，因而被免官罷黜歸家，家居多年。

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禕，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弑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爲刺史，即以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吴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爲五兵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吴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吴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闓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

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至瓜步，朝廷命顧琛暫時代理建威將軍。不久就授他爲東海王劉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劉誕代劉禕，顧琛又任劉誕安東司馬。元凶弑君自立後，分出會稽五郡設置會州，命劉誕任會州刺史，就命顧琛任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并配置將佐。劉誕起義討伐元凶，加授顧琛冠軍將軍。動亂平定之後，顧琛遷任吴興太守。孝建元年，顧琛被徵召入朝任五兵尚書。未授任，又任寧朔將軍、吴郡太守。因爲起義之功，顧琛被封爲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吴縣縣令張闓因爲在爲母親守喪期間違禮而獲罪，交付廷尉審訊。錢唐縣令沈文秀審案判决錯誤，應當因此而受彈劾。顧琛向大家揚言："張闓剛被彈劾的時候，我就多次爲他辯解。"又説："我將會上表啓奏，讓沈文秀留任縣職。"世祖聽到這些話，大發脾氣，認爲顧琛這是把惡人推給皇上做，因而免去顧琛的官職。顧琛因爲母親年老，於是居留家中。

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并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

顧琛和前西陽太守張牧，都是司空竟陵王劉誕以前的僚屬，劉誕對待顧琛等人一向很優厚。大明三年，劉誕占據廣陵反叛，并派門客陸延稔送去文書授顧琛爲征南將軍，張牧爲安東將

書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吴郡丞濟爲冠軍將軍，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吴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即共執録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别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即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晋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吴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

軍，顧琛之子前尚書郎顧寶素爲諮議參軍，顧寶素之弟前司空參軍顧寶先爲從事中郎，張牧之兄前吴郡丞張濟爲冠軍將軍，張牧之堂弟前司空主簿張晏爲諮議參軍。當時世祖認爲顧琛一向結交事奉劉誕，也許會有二心，就派使者去吴郡太守王曇生那兒，命他誅斬顧琛父子。恰好陸延稔先到顧家，顧琛等當時就擒住陸延稔，將他斬首，派兩個兒子把陸延稔的首級送給世祖，并且啓奏説："劉誕猖獗，竟然製造禍亂，叛逆君上，凡是天下百姓，無不震驚駭嘆，我們早就蒙受國恩，比常人更增百倍的憤怒。本月二十四日我們突然得到叛賊劉誕的文書，想要邀約誘騙我們。我們立即一同抓住劉誕派來的僞使，并且得到了劉誕給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别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的書信，我們已經把這事向本郡太守王曇生陳説。我本來當天就應該日夜兼程奔赴京城，但我母親年老，我親自在侍候，因而就派我兒子顧寶素、顧寶先自縛到京城待罪。"世祖派遣誅殺顧琛的使者同一天也到達吴郡，顧琛因此纔逃脱一死。皇上贊賞顧琛的舉動，召顧琛離家，命他爲西陽王劉子尚撫軍司馬，張牧爲撫軍中兵參軍。顧琛之母孔氏，當時年已一百餘歲。晋安帝隆安初年，琅邪王廞在吴中叛亂，任命自己的女兒爲貞烈將軍，他女兒手下全用女人爲屬官，以孔氏爲司馬。到孫恩叛亂以後，東土發生饑荒，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孔氏散發家中存糧賑濟家鄉百姓，因此而得以存活的人很多，當地百姓生下小孩都用"孔"作爲名字。

琛仍爲吴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盗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即位，復爲吴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

顧琛依舊任吴興太守。第二年，他因郡中百姓剪截銅錢以及私自鑄錢現象很多而獲罪，被免去官職。大明六年，顧琛被起用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劉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隨劉子鸞進位撫軍轉任撫軍司馬，太守之職不變。前廢帝即位，又任吴郡太守。太宗泰始初年，顧琛與各地許多地方官員一同反叛朝廷，起兵失敗後，他侍奉母親逃往會稽，朝廷大軍來到之後，他歸降朝廷。顧寶素逃跑時和顧琛失散，自殺。顧琛不久後就爲母親守

卒，時年八十六。

喪，服喪期滿，被起用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顧琛去世，死時八十六歲。

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絶。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

顧寶先大明年間任尚書水部郎。這以前，顧琛曾被左丞荀萬秋彈劾，到顧寶先任郎職的時候，荀萬秋還在任職，顧寶先自己陳奏，不向荀萬秋行拜禮。世祖下詔説："責罰過失，糾彈怠惰的行爲，是監察官的職責。如果監察官行事於理不公，自然應該再行更正。而近來受到彈劾的人，無論罪輕罪重，他們往往與監察官員斷絶私人來往。這種風氣不可滋長。主管人應當制定嚴厲的科條懲罰這種行爲。顧寶先大概是依照世俗不行拜禮，不值得追究。"

丘淵之

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即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禄大夫。

這以前，宋世居高官顯達的江東人士，有會稽孔季恭，孔季恭之子孔靈符，吳興丘淵之和顧琛，他們的吳地方音都没有改變。丘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太祖隨從高祖北伐後留駐彭城，任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丘淵之任長史。太祖即位，丘淵之因爲舊有的恩寵歷任顯要官職，曾爲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後任太常時死在任上，朝廷追贈他爲光禄大夫。

顧覬之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内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黄老，司徒左西掾。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高祖父顧謙字公讓，是晉平原内史陸機的姐夫。祖父顧崇，任大司農。父親顧黄老，任司徒左西掾。

覬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荆州，以爲南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户三萬，海内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

顧覬之最初任郡主簿。謝晦任職荆州，任他爲南蠻功曹，接着爲謝晦衛軍參軍。謝晦喜愛顧覬之情操高雅淡泊，對他非常器重，待遇優厚。王弘徵聘顧覬之爲揚州主簿，接着又任王弘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劉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馬。當時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掌握大權，殷景仁、劉湛之間的不和已經公開顯露，顧覬之不想同殷景仁長期共事，於是托辭有脚病，自己辭職歸家。在家每晚常常在床榻上行走，家人對這事都暗中感到驚異，但没有誰明白他這樣做的用意。後來劉義康被貶斥廢黜，朝廷官員很多因爲被看作與劉義康同爲一黨而遇禍。顧覬之又任東遷、山陰令。山陰百姓有三萬，是

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

國内的大縣，前後擔任官長的人，白天黑夜不能休息，政務還是不能處理好。顧覬之用簡便的方法處理繁雜的事務，縣衙因此没有冗雜之事，白天垂着門簾，門庭清静，在宋代擔任山陰令的人當中，就政務簡約但政績卓著而言，没有誰能超過顧覬之。

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廬陵王紹北中郎左軍司馬，揚州别駕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弑立，朝士無不移任，唯覬之不徙官。世祖即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

顧覬之後又回來任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劉誕、廬陵王劉紹北中郎左軍司馬，揚州别駕從事史，尚書吏部郎。曾在太祖府座中評論東晋人物，談到顧榮，袁淑對顧覬之説："你們這些南方人膽小怕事，豈敢做背叛之事？"顧覬之嚴肅地説："你竟然又用忠義節操嘲笑人！"袁淑面露慚愧的神色。元凶弑君自立之後，朝廷官員個個都調動官職，祇有顧覬之没有更换職務。世祖即位，顧覬之遷任御史中丞。孝建元年，顧覬之出京任義陽王劉昶東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不久被徵召爲右衛將軍，領本邑中正。第二年，顧覬之出京爲湘州刺史，他善於治理百姓，政績很好。大明元年，顧覬之被徵召爲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大明二年，他轉任吏部尚書。大明四年，他請求退休，朝廷不准許。

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决。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遵往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

當時沛郡相縣唐賜去鄰村朱起母親彭家飲酒歸來，就得了病，吐出十餘條蠱蟲。唐賜臨死時對妻子張氏説，死後要剖開肚腹清除肚中的病害。死後張氏親手剖開肚腹察看，見到五臟全都糜爛了。郡縣官認爲張氏狠心剖開丈夫肚腹，唐賜之子唐副又不制止，事情發生在赦令頒布之前，依法不能判决。按法律規定，傷害死人，要服四年刑；妻子傷害丈夫，服五年刑；兒子不孝敬父母，處死，但這事都不合法律的條文。三公郎劉勰上奏説："唐賜之妻沉痛地遵從丈夫的遺言，兒子知道遺言，明白事理，考察情由，推究本心，并不是狠心殘害。我認爲應當憐憫和寬恕。"顧覬之上奏説："按法律規定，移動路上的尸體，尚且算是不道之罪，何况作爲妻子和兒子，竟然做出一般人不忍心做的事情。不應當庇護小情理，而應當依據大道理處治。我認爲唐副應定爲不孝之罪，張氏以同犯定爲不道罪。"皇上下詔采用顧覬之的意見。

加左軍將軍，出爲吴郡太守。八年，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果。還爲吴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降意。左光禄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覬之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朝廷加封顧覬之左軍將軍，出京任吴郡太守。大明八年，又任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授任，朝廷想命他任會稽太守，未辦成。又回鄉任吴郡太守。皇上的寵臣戴法興權傾朝廷，但顧覬之却從不對他阿諛奉承。左光禄大夫蔡興宗與顧覬之友善，但對他氣節過於峻潔却不滿意。顧覬之説："辛毗曾經説過，孫、劉兩人衹不過使我不做三公而已。"等到世祖逝世，戴法興就命顧覬之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覬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覬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覬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既平，以爲左將軍、吴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謚曰簡子。

太宗泰始初年，各地同時反叛。顧覬之家住尋陽，尋陽王劉子房加封他爵位和名號，他不肯接受，説："按照禮，六十歲的人不穿戎裝，因爲筋力衰退，不再是承擔軍旅戰陣的時候，何況我年近八十，殘生没有多少日子了，我要在家中保全天年，不敢聽從你的命令。"孔覬等人不能改變他的主意。當時普天之下都反叛朝廷，没有誰能脱離這種潮流，衹有顧覬之心迹純正，没有和反叛的人交往。太宗非常贊賞他，東土平定之後，命他爲左將軍、吴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又任湘州刺史，常侍、將軍之職不變。泰始三年，顧覬之去世，死時七十六歲。朝廷追贈他爲鎮軍將軍，常侍、刺史之職不變。贈謚爲簡子。

覬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吴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覬之，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嘆彌日。

顧覬之家庭和睦，受到同州同鄉人敬重。他有五個兒子：顧約、顧緝、顧綽、顧縝、顧緄。顧綽私人財産很富足，家鄉士人百姓中很多人都欠他的債，顧覬之每每勸止他都不能使他停止放債。到後來顧覬之任吴郡太守時，他勸誘顧綽説："我曾經不許你放債，静下心來想一想，家境貧寒窘迫也難以存身。百姓和你有關的錢財債款還有多少没有盡數歸還，乘我在郡任職，替你督促歸還。將來哪能得到這種機會？你那些債券契約都在何處？"顧綽十分高興，把一大橱債券契約全都交給顧覬之，顧覬之把債券契約全都燒掉，并且公開對遠近的人宣布："欠顧家三郎的債，都不必歸還，所有的債券契約全都燒掉了。"顧綽爲此懊惱哀嘆了一整天。

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

顧覬之常説：人的命運有確定的氣數，不是人的智慧能力可以改變的，衹應該恭謹律己遵守

暗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其辭曰：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

夫生之資氣，清濁異源；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貿，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祟；漢臣衍貨於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牖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纂迹流惑之徒，投心顓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算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

正道，順應天意服從命運。但蠢笨糊塗的人不瞭解這道理，妄想尋求僥幸的機會，這祇是白白地損害正道，與禍福得失無關。於是他將這一見解告訴他弟弟的兒子顧愿，由顧愿寫了一篇《定命論》，文章說：

孔子說："大道將要施行，是由天命決定的；大道將要廢棄，也是由天命決定的。"左丘明也說："天要支撑的不能毀壞，天要毀壞的不能支撑。"卜商也說："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孟軻也說過"不遇魯侯，天也"這樣的話。這就是命運有奇有偶，生數有離有合，這種看法由來已久。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流，都把著書立説放在成就功業的首位，但世上議論這事的人，多有不同的見解。我這裏試加申述：

人初生的資質，或清或濁各有不同的源頭；命運的氣數，盛衰成敗各有相異的趨向。因此，人的內心和外貌各不相似，稟性和氣運大有不同。所以產生奸邪和忠直、愚暗和聰明的區分，也存在壽長和壽短、顯達和窘困的不同命運，這些在萬古之前都已確定，在千代之外都有徵兆，神靈在靜靜地鑒察，天道是始終如一，永遠不變。乃至於卜人相士運用末技，巫師史官憑藉賤術，尚且能預先標示興亡，事前指明成敗。禍福有確定的氣數，即使明識鑒察也不能改變；吉凶有明顯的標志，縱然畏懼防衛都無法制止。這就如同夏的百姓在帝宮寄居，哪裏能免除被傷害的禍害；漢朝的佞臣在天府使財貨富足，又怎能使自己逃脱餓死的厄運。況且爲善和爲惡的道理雖然詳盡，但得福得禍的效驗却常常掩蔽不顯；乖舛和忠順的表現誠然存在區别，但獲凶獲吉的報應却隱而不現。才智包容天地，文王尚且遭受囚居牖里的災運；聖明有如日月，仲尼竟然遇上被圍於匡的禍難。有人培植誠信，積累善德，却陷入長期挨餓的憂患；有人慎言慎行，不忘仁義，却遭受短壽夭亡的災禍。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爲預定的氣數運命如果一定來臨，那

辱修夭，夫何爲哉。

即使聖明之人也無可奈何。更何況那些微不足道混迹流蕩的無知之徒，他們心智處在愚頑不化之中，却處心積慮來揣摩利害，苦心計算來預測窮富，這是給自己帶來嚴重損害的行爲，豈不是糊塗透頂嗎？因此通達事理的君子，要使自己心神閑静安泰，使氣度恬淡舒緩，不故意違背世情以邀取聲譽，也不依附世俗以企求榮華。他們直率而不虚飾，順應天道以求多福，處境的榮辱、生命的壽夭，又算什麽呢？

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夭閼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爐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暗至，蟠木取悦於先容。是以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竇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湎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游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

有人問道：《書經》中稱説，順應正道會帶來吉祥；《易經》中記載，躬行誠信會得到福祐。前代賢哲留傳下來的這些見解，也是認爲保養調息雖有際遇，遭受困厄却没有徵兆；疏導調養雖有方法，挫折夭亡却没有定命。善游水的人會在深水中斷魂，善騎馬的人會在曠野中喪生，明珠在黑暗中突然顯現會招致驚駭，蟠曲的樹根因爲有人先作介紹所以能取悦於人。因此罕氏、樂氏因爲有恩於世所以子孫繁衍；景伯、惠伯因爲積有陰德所以宗族久盛。彭祖、竇公因爲善於攝養所以享有高齡；劉盈、魏無忌因爲沉湎色欲所以短壽夭亡。陳平、張蒼因爲位居高位而被人稱道；嚴延年、辛慶忌過分地表現了宰司的顯赫。至於放縱不羈，幹盡壞事而遇上凶險，行叛逆之事而遭逢禍難，史籍上都明白昭示，很容易審察考定。至於傳説的神仙事迹，記載的天竺故事，事實縱然難以驗證，道理也不容易考辨，但可以擱置一段時間，聽一聽通才的見解。

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説，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飡椒非養生之術，咀劍豈衛性之經。命

回答説：你可以説是刻板地按照法度來區分事物，一成不變地遵循刻度來評議是非。至於疏導保養有效果，一舉一動有機遇，難道不正是吉運的歸屬，凶咎的結束嗎？至於普施恩惠、暗積陰德、子孫繁衍、長壽延年，考究其中的原因，哪樣不是由命運决定的呢？窮究昔日的學説，校核以往的主張，從卜商開始，我就不知道有什麽不同的觀點。人們的姿質天性、稟賦氣運，差别

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乖徵寵之津，空谷絶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蹻、跖横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翊、邑絶緒。吉凶徵應，糾纆若兹。畢萬保軀，宓賤盞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晋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夭。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鐫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實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略。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鈞貿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修習，齊强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兹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修夭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説，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凿其拙，操之則栗，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

懸殊；處境的順逆、遭逢的吉凶，命運各異。因爲吞食椒并不是養生的辦法，品味劍又哪裏是保命的法則。如果命運安排長壽，即使白骨也能够生肉；反之，即使每天享受肥美的食物，却常常爲疾病纏繞。隱居深澗與尋求恩寵的道路背離，獨處空谷與追慕榮華的途徑絶緣，但一旦佳運會聚，却如枯楊生葉，喜從天降；而一味應酬交際，最終必然陷入困頓之中。至於説到莊蹻、盗跖横行天下，曾參、原憲却處境困窘。張湯、杜周子孫繁盛，虞翊、朱邑却後嗣無人。吉凶的證驗報應，竟然像這樣混亂糾纏。畢萬能保住身軀，壽終正寢；宓子賤能身體力行，弘揚治道；梁野之地的俗語，也不是有虚妄的嗎？穀地在南，魯地在北，人們寧願短壽而甘居此處；彭翁、竇叟又憑什麽辦法使自己長壽？晋平公、趙敬侯等人都縱欲放蕩；爲什麽衹有漢主劉盈、魏相無忌短壽而亡？差别竟然這麽大，是非怎樣來考定？至於虞舜在雷澤之濱等待自己的機遇，懷抱自己的志向爲長遠打算；姜尚在黄河棘津拱手暗待，最終創立了名冠當代的不朽功業。樊侯仲山甫謙和公正，人們爲他寫下了褒揚美德之文；華嶠作秘書監操守高潔，寫下了懲誡後人的史策，這都正是陸士衡所説的"雖同川共飲而歸趨不同"的情况啊！道途不同，結果一致，實在有許多史實可以證明。這一切在道理上易於推斷，在言論上可以從略。從前兩漢全盛時期，天下殷富，國家昌泰，貴官寵臣的鄉里、權貴豪門的居邑，來來往往的人群如霧氣聚集、如雲層涌動，他們同樣地興衰變遷，留下話柄，哪裏衹是陳、張二人而已。看這兩個人，才能并不超出一般人，但這人藉助恩寵抬高名聲，那人却擯棄美德致使名聲淪落，命運是通是否早有决定，這個道理從中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嚴、辛二人不安於時勢順應命運，却把罪責推諉給忠直，恐怕也是衹會講求風水地脉的一類人物吧。至於像神仙叙説的那樣，精心

修行，報應昭著，那齊國强大而燕國安定，事情的證驗并不清楚；李氏恩德普施，董氏美名傳世，他們的效驗又在哪裏？王子喬、赤松子之流，駕雲而飛，居於九天之上，馮夷、列禦寇之徒，御風而行，栖息水流之中，確實是因爲他們命運氣數高於一般之人，大福之命纔會鍾聚一身。天竺流傳的佛教經書，在典籍中閃耀光芒，因緣由前世確定，果報有預定的期限，是貧是富没有差錯，壽長壽短不會舛誤，這些在佛經中自有恰當而又細緻的説明，用不着我再作多餘的講述，總而言之，發生的事情没有哪一件不是由命運確定。壽數是由前生决定，各人都依順命運的安排，善行惡行都不能扭轉已定趨勢，愚昧聰明又哪能違背這一規律？至於有所得就評論命運前定的細密，有所失就批評命運安排的疏略，感到被命運握持就小心畏懼，被命運抛棄就時時眷念，這確實衹是被眼前的禍福所影響，怎麼不會貽笑於明識通達之人呢？

問曰：清論光心，英辯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暗至。玉門犁丘，睿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

人又問道：你的高論打開了我的心境，你的辯才拓開了我的眼界，但從我内心去反復思考，還有不盡明瞭的地方。假如一舉一動都由命運安排，平安險患全由上天决定，氣運由前生確定，成敗禍福全都是暗中降臨。帝王宫闕化爲丘墟，睿智聖明的人君也無法逃脱這種命運，那豈不是聖人愚人結果一樣，仁君暴君成效相同？那麼昏昧、聖明之人治理國家，將要施行哪種方法纔可以呢？

對曰：夫聖人懷虚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虚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温凉之岨；嚴兵猛兕，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

回答説：聖人坦蕩清静化育萬物，凝聚神明洞觀天下。正因爲坦蕩清静，所以事事都能通達；正因爲凝聚神明，所以萬物都能燭照。烈日鑠金，河海乾涸，也不會影響温凉和安定的局面；大兵壓境，猛獸逼身，也不會遭受獸爪和刀兵的危害。進入忘生之境，生命就更得到保全；達到忘神之境，神明就更爲通暢。至於帝王的宫闕化爲丘墟，如果拘於形迹同於常人，所以會和常人一樣

慮盡藏假，静默以居否，深拱以違礩，皆數在清全，故鍾兹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僶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宫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遘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猘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猿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傜形役思，其效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據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

感到有禍患；然而如果與上天同心不拘形迹，也就會和上天一樣不覺得是禍害。大賢大德的人雖然形體具備，但他們心慮無所不至，包容無所不有，面對困厄静謐不言，斂手無爲避開艱險，他們的氣運純净高潔，所以纔具有這種精妙的見解。因此領受孔子的學説，不可能在奔車之上；取用伯夷的氣運，不可能在覆舟之下。至於跨越艱險，反復努力却不能成功，身處險境，依然努力苦幹不鬆懈，這是愚者的行爲，聖人哪會這樣做？到了中等下等之人，心意流蕩，輕舉妄動，以致是非顛倒，禍福移易，所以北宫子心意不順而其功大成，東門吴内心似暗而心迹獨明；宣應拋開卜筮却遭逢吉祥，張松想調整命運却遇上災禍。况且憑智力防止災禍有一定範圍，而災禍的到來却没有固定的規律。這樣，瘋狗被逐華子却因而出奔，腐鼠被棄而虞氏却因此被滅；關在柙中的猿猴逃逸却導致林木被殘毁，藏在櫝中的寶珠丢失却致使池水被排乾。凡是這一類的事例，很難一一列舉，爲了防範災禍而使身心疲憊，效果又哪裏能得到證驗呢？哪裏比得上洗雪自己的内心，凝煉自己的精神，依據道培養心志，依據德進行思考，即使行止窘迫而道義却能和協，福運康泰而義理也同時通達，這難道不美嗎！爲什麽一定要丢掉這一方面去獲取另一方面呢？

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

人又問道：建立中正之道，開創禮儀教化，樹立聲譽，傳留典則，這種行爲規範的建立，向來就是很高尚的。如果人的氣運壽數，一定要暗中與早已出現的徵兆、幽冥的安排相符，善惡早有證驗，是非素有定論，那麽，正名定分的教化之道，不是接近於滅絶了嗎？

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粱豢以延祀，

回答説：皇天養育百姓，爲他們樹立事物的法則，禮教義理所稟承的一切，難道不正是上天預定的氣運？爲什麽這樣説呢？精氣的具備，一定要有所依傍纔能存在；愚頑的習性，决不能没有緣附獨立游蕩。一定要

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群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唇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絶粱豢，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爲難也。

藉助衣服來安定生活，藉助食物來延續生命，藉助禮信來繕養習性，藉助道義來節制性情。聖人聰明聖達，深具美德，履行道義，深明教化，與天地合爲一體，與日月同具一心，仰觀天，俯察地，順應時勢制定教化規範。於是乎顯揚日月星辰的規律，考定風霜雨露的常規，使霞光彩照更爲彰明，使雨露普施更爲優渥，用舟楫幫助人們脱離困境，用車駕幫助人們加快速度。於是又治理整頓天地人三才，分辨綜用金木水火土五德，弘揚拓展道義七體的條目，宣揚顯明禮法八經的端緒。因此時世太平，國運亨通，四境和協，萬民融和，仰承聖人之德，保持純真樸質的天性。所以求信和求食互相補充，互爲唇齒關係；富民和教民互爲裨益，相互間有輔車相依的聯係。現在如果丢掉衣服，棄絶食糧，却一定要説求取生命要依靠命運，那這種人的糊塗不是明白易曉的嗎？至於埋没道義，摒斥禮信，而要求人們順應命運祈求長生，竟然不能分辨其中的惑亂，像這樣連類相及，錯亂昏惑就更加厲害了。這樣看來，那麽禮教道義，是人們命運的依據，人生的寵辱榮枯，都由此産生發展。這一切本來就是命運之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成爲用以詰難我的理由。

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仗名教，帥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

人又問道：反復推敲你前面所説的意思，既認爲人的氣運壽數，一定要與早已出現的徵兆、幽冥的安排相符；研讀考核你後面的文字，却又説要依仗名教的準則，遵從教化的規範。假如聽憑命運，順應上天，那就會放蕩情懷，無所拘束；假如拘從教訓，遵從規範，那就要檢點防範各種失禮行爲。鎧甲和弓矢各有所用，矛和戈各有所適，兩者皆美的觀點，哪能同時站住脚？

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

回答説：性情和命運相違背，内心和外表相懸殊，請讓我就這個問題説説我粗淺的看法，大致地談談其中的要點。至於吉祥福命鍾聚的人，可以順應性情，履行正道，情

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疴，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奬，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粱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静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奡，思服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修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徵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躓？談異矛戈，兩濟何傷？

性合於典則就會和順，心性講求仁義就會得福。如果是凶險氣運所延及的人，放縱性情，踐行邪逆，不信忠言，怙惡不悛。這些人的愚智不可改變，教化無法施及。如果有人看見善道就努力追求，惟恐不及，聽人諫勸，從善如流，那他的命運就依靠教化得以保全，福運也依靠教化得以確立。這就好比良醫之家，正是病人存身治病的地方。至於像澄清神志，平定心氣，遇上意外的疾病，不用服藥也自有痊愈之喜，這就是前面所説的順應性情，履行正道，用不着着意矯正的一類情況。像遇上深入膏肓的重病，長桑君也無法治愈，全身臟腑的疾病，陽慶也無從治療，這就是放縱性情，踐行邪逆，自己放棄調養控制的一類情況。至於趙國太子的性命該當延長，但一定要等到扁鵲看視之後纔能保全；齊國國君的壽命定當延長，但必須等到文摯治療之後纔能實現。這也如同吉祥之運鍾聚在遵禮順道、被樹爲典範的人身上，善惡没有固定的得主，衹是視命運鍾聚的情況而定。這和食時桌前美食方丈，重病却不再顧念；行時美玉盈尺作爲佩飾，險厄危急全不放在心中的情况并不相同。在進退動静之間，匆忙倉遽之中也一定堅守仁德；判斷是非曲直的本性，即使在艱難顛沛之中也决不改變。所以伯夷、柳下惠都是聖人但兩人處世原則不同；陳遵、張竦都博學通達但兩人處世態度有别。即使再想要囚禁脅迫羿、奡，使他們産生敬仰巢父、許由之情；控制强迫曾參、史魚，要他們敬服繼承莊蹻、盗跖的思想，這是辦不到的事情，情况明白可知。如果一定想要探討幽深的符讖，研習冥冥的氣數，即使心存改變命運的願望，又哪裏做得到呢？所以命運正像洪水横流，其勢無法預先考慮和防範；定命如同高山屹立，其理不會恣縱徇情。定命和名教的關係，和鎧甲、弓矢并不一樣，兩者并美有什麽妨礙？我的觀點和談論矛戈的人也不一樣，兩者互補又有什麽損害？

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沾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刳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灰子，埋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揚可遺；冥數自賓，則感效宜絶。豈其然乎？

人又問道：君臣之間恩德深厚，師生之間情義牢固，這是因爲蒙受君主的榮寵享受恩施，蒙受師尊的教導提携受惠師尊聲譽的緣故。所以不惜挖心剖腹、捐棄生命來保持節操；不惜燒死妻子，隱姓埋名來報償恩義。假如神明的安排皇天會預示徵兆，那薦舉賢才的措施就可以抛棄；假如上天的氣運會自己顯示，那感恩報效之舉就應當棄絶。難道事情是這樣嗎？

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爲用。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絶。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既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己，亦由石雖可毁，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效，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回答説：我論述闡明的問題，是推究本源説明事理；你問難提出的疑點，是根據表象考求作用。大概是因爲隱秘的神妙常常不傳於世，關於事物起始的議論也往往會被忘却。所以知道，用空話來宣揚事理，古人往往提出詰難。我説的命，本來是綿延古今，貫穿始終，連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這都和上天的安排暗中相合，氣運暗暗而至。至於出現愛戀睽違離散聚會，既是命運造就；昏昧聰智和順凶戾，也由氣運决定逐漸形成。這正如松柳質地不同，薺荼生性各異，所以疾風則知勁草，嚴霜則識貞木，這和忠孝之人其資質操行早就昭示世人的道理有什麽區别？至於立志以生命報效，表現自己的誠心回報恩施，爲保持節操而效死，順從道義而忘身。這也正如同巨石雖可摧毁，但堅硬的質地不會丢失；丹砂雖可磨碎，但赤紅的顔色不會消褪。就這點來説，君臣師生，關係既是冥冥之中上天列定，那盡心盡力感恩報效，也是皇天神明的安排、命運的預定。這又有什麽可怪的呢？

顧愿

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顧愿字子恭，父親顧淵之，任散騎侍郎。顧愿喜好學習，有文章流傳於世。大明年間舉秀才，所上對策都符合皇上旨意，因而被擢拔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顧愿去世很早。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并誠載艱

史臣曰：孝武帝孝建年間開拓基業，占據西楚的大臣違背朝命，舉兵叛亂，禍難波及淮、濟，勢力擴大到江州。朱脩之在漢南表明節操，

一，忠惟帝念。而逾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硤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并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劉秀之在萬里外挫敵鋒芒，都表現出在艱難中忠貞不貳的誠意和眷念皇帝的忠心。他們兩人，一個率領軍隊越過峴山，作戰能單獨取勝；一個率領出硤的軍隊，作戰敗歸，戰船没有一艘能返回。雖然天時相同，但審核功勞却大有區別。到兩人死時皇上的恩賜，等級却相差懸殊，這大概是因爲其中一個在地方任職時就和皇上有君臣之誼，所以恩寵有厚有薄。我雖然聽到前代的遺訓，説是故舊之臣不能遺忘，但抬高名位，違背實績，這種做法也没有什麽可取之處。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周朗　周嶠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爲吴興太守。賊劭弑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朝庭明其本心，國婚如故。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祖父周文，任黃門侍郎。父親周淳，宋初通達顯貴，官做到侍中，太常。兄長周嶠娶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周嶠的兩個女兒分别嫁給建平王劉宏、廬江王劉禕。周嶠因爲是貴戚而任顯要官職，元嘉末年，他任吴興太守。劉劭弑君自立，隨王劉誕在會稽起義討伐，劉劭加贈周嶠爲冠軍將軍，而劉誕討伐劉劭的檄文又送來了。周嶠素來膽小怕事，惶惑不知該怎麽辦，因而被府司馬丘珍孫殺死。朝廷瞭解周嶠的本心，因而仍然把他當作國戚看待。

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

周朗從小喜歡以奇取勝，很有風度，他與周嶠的志趣不同，周嶠很是妒嫉他。周朗最初任南平王劉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因爲請假没有等到批復就離任，被除名。又任江夏王劉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天，朝廷議決將派劉義恭出鎮彭城，任北討諸軍的統帥。周朗聽到這消息就辭去官職。到劉義恭赴彭城駐守時，府主簿羊希隨行，羊希寫信給周朗，和他開玩笑，激勵他進獻用兵的奇計。周朗回信説：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彩，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

羊生足下：莫非是事事順心能使人長進吧，爲什麽你的才氣較以前更大呢？來信寄托情懷，表述心意，又更爲佳美了；連綴文辭，排比詞藻，怎麽又愈見精巧呢？看完信反覆思量，感到無比欣慰。從信上看，纔清楚地知道你又遇上知己了。不知你究竟采用

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

什麼方法感動你的主上，能使他每每對你降恩寵用，我怎麼不替你高興呢，但是更擔憂的是不知道你將死在什麼地方啊。

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偷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吕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采。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厠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職，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鬐，望鼓鰓於竪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渌水，并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悦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覩以上國再毁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

匈奴不曾討伐，已有多年，京城的淪陷也已很久了。天下人誰不心懷悲憤，痛恨胡人的入侵，苟且偷生，盼望朝廷軍隊收復失地。但才智之士閉口不言，雄武英才蘊蓄鋭氣，不能議論安定邊境、收復失地的事，這現象已經延續很多年了。當今天子以炎帝、軒轅那樣的美德，國家宰輔以周公、吕尚那樣的賢能，所以王者的怒氣迸發，將用匈奴之血祭旗，惻隱的仁心萌動，想要使淪陷的百姓蒙受恩惠。等到徵聘士人的詔令早上一頒行，宰相的下屬當晚就成了英豪；調發軍隊的詔令晚上一發布，君主第二天早上就使俊傑升入軍帳。朝廷延聘賢才，本來就不衹實行一天兩天，更何況又增加這樣延聘的詔令啊。天下士人砥礪德行，磨礪名節，想要不挫損自己的志氣；揀選奇計，積聚異謀，將要向皇上進獻良策。在士人中，不僅有人建國謀劃不被采用，安民策略不被接納，甚至反而因爲孝行高潔之人而在鄉里生出非議，因爲忠貞剛烈的王侯在封地遭受誹謗。身份不能排入帝王大臣的簿籍，名聲不能進入博學通人的行列，在京城含冤傾跌，在家鄉默努沉淪，這幾十年以來，這樣的人哪裏衹是一個兩個啊。像我這樣，自身没有别的技能，出仕恰好遇上聖明君主，要想遷官，就要依賴君主，每年都蒙受日益增多的皇恩，但我却不能溫馴心志，約束行爲，以取得君主的信任與重用。如果和以前的士人比較，我所得到的榮寵已經很多，讓今天的有識之士去評價，那可被譏笑的事情也很多。而你却在我心神向往的時候，向我徵求安定邊境的策略，你怎麼竟然這樣不會説話啊。假如因爲賢才未進用，那現在被進用的賢才如此多；假如認爲才士應當進用，那像我這樣正不是才士。怎麼能對在海中死去的大魚，期望它在乾魚之肆中鼓鰭奮游；對在風

中墜落的大鳥，企望它在小鳥之間展翅高飛呢？它們不可能一同在清水中奮游，一起在青天上高飛，這個道理人人都會明白，不必等待很有見識之人。至於我，缺少精奇高深的謀略，没有取悦主上親附下民的能力，也不再能使你高興。衹要看看我這在大國一再受到誹謗的臣子，藩國官府中被棄逐的小吏，還是不是天下的才士呢，這都是你自己可以瞭解的。

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户岫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鴆粱錦，實乃佇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横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鴆奸猾，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迹，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粭而出，望旃而入，結冕兩宫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俯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横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頓罷，捐慕遺憂，夷毁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諮，自絶世豪之顧。塵生床帷，苔積階月，又檜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按弦拭徽，雠方校石，時復陳局

我縱然疲駑無能，但也曾聽到過君子的片斷言論，哪敢忘掉這些話。大凡士人立身於世有三種方式：其一就是以白雲爲門户，以山洞爲寢宫，四周欒樹高聳，桂花盛開，頂着浮霜種養芝草，踏着深雪修整松枝，調養肌體和氣血，珍愛元氣和精神；不衹是把公侯爵相視同土石，把膏粱錦綉當作腐肉鴆酒，實在是留心天帝，企盼仙人。其次就是竭盡心智，甚至不惜獻出生命。在雲臺之下縱情議論，在宣室之中懇切陳辭，增廣君主的美德，消除百姓的禍患，使廉正大臣進用，使奸猾小人滅絶，佩飾玉而進朝堂，整飭天下的禮樂，舉戈而出京城，掃除四境的盗寇；使天下車軌用一個標準，京城和邊邑崇尚同樣的美德，使事功一天天有成而自己却不顯露名聲，美德一天天增加而國君却無從褒美；以致諸侯拱手崇敬，天子另眼相看。最後一種就是，暖衣飽食出家門，向着旌旗進朝堂，在皇上太子手下任官效力，在六王府第奮臂議論；低頭縮肩，談説天下的道德，瞪眼扼腕，憤激慷慨議論國家的大計；説理合拍就留下來繼續進言，不合就轉身告退；安閑家居，遠離官府，交游皆罷，請謁頓息，捐棄名利之念，拋開得失之憂，世人的毁譽也全都忘掉，吐納以養元氣，調治飲食以補年壽。以上這三種生活方式，都是志士仁人實行的，并不是我所能辦得到的。假若我有幸不致病死，勞役不派到我身上，門前長滿蓬草藜藿，正好擋住長者來訪的車駕；閑話五穀，自己不與世俗豪門來

露初，奠爵星晚，歡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郊、酆，肅尋伊、鄗，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覜我周之軫迹，吊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粱人，况才减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乃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

往。灰塵布滿床榻帷帳，苔蘚積滿臺階庭院，山樹長在檐下，月月成長季季開花，水草生在池中，日日滋蔓年年繁茂。況且房間左邊，幸存十篋舊書，坐席右側，頗有幾壺陳酒。或是試調琴徽，撥弦彈奏；或是校讎古籍，勘定金石，有時又在夜露初降之時陳設棋局，在星月之下置酒酌飲，欣然自樂，簡直覺得自己就是伏羲、軒轅時代的子民。近來春天種了三頃田，秋天種了五畦地，如果不遇上災荒，粗糧布衣可以自給。等到朝廷振旅、飲至之禮結束，封禪刻石之典完畢，我將要恭敬地觀覽郊、酆，莊重地尋訪伊、鄗，遠眺燕、隴，斜經遼、衛，考察我們古代姬周的遺迹，憑吊其他先賢憂國憂民的情懷。在我涉世未深的時候，這種願望就未曾止息，但事理和常情常相違戾，一般人又喜歡橫加指責，有的驗證時勢嘲笑我的言論，有的審察我的計劃曲改我的本意。楊朱就曾經因爲説出自己的抱負，還受到魏國國君的嗤笑，何况遇上像我這樣才器低於楊朱，而人們的心意又比魏國國君更爲深遠的情况呢。至於漢文帝談及李廣未被封侯之事，這是承認天下有人才，又知道天下時勢不是這種有才之士馳騁之時。這哪像鄉里閭巷中的人，畏忌忠貞之士遭逢明主，就把忠貞之士説成是奴婢之流平庸之徒啊。士人本來願向自己的主上呈獻忠心，向自己依附的明君顯露奇才。卿相之職，對士人來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像李廣這樣的人，哪裏一定要取得侯的封號呢？至於有人在動亂之日請求謁見君主，想獻納忠心，却竟然被危害正道的人誹謗，心有奇計却無從表露，處事忠直却被誣枉，這難道不令人痛心嗎！難道不令人痛心嗎！

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

你可以稱得上是頭頂日月，地位進入了宦海，全身各處，無不閃耀着幸運的光芒。現在又出入燕、河一帶，往來姬、衛之間，抱笏恭謹待命，揮筆起草文書，已經在帷幄筵席之中發表宏議；揚鞭躍馬馳騁，利劍出

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拔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闕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鞘顯威，又在疆埸沙場之上叱咤風雲，官位升遷每每深念皇上聖恩眷顧，呈獻奇計一定會得力地輔佐皇上。怎能不忠直進諫、身體力行，匡正人君的過失，洞察毫厘、披肝瀝膽，謀慮用兵的得失，擢拔有勇有謀的將領，推薦有才有德的士人，這正是你報效朝廷的方式。不然的話，就應當披戴盔甲，高舉戈矛，在君王左右效力，捍衛君王的安全，抵擋馬前的飛箭，固守不可丟失的營壘，投入冒死的血戰，即使自己身首異處而君王却逸豫安泰，敵寇被殲而我軍却全師凱旋，這也是次一等報效君王的方式。像這樣，把匈奴拘繫在北闕之下用不了多久就可實現了。不能祇是默默静坐，期待君王施以恩寵。我認爲你是有心報國之人，因而把我淺近的看法寫出來。

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

周朗的文章言辭文意卓異不凡，大體上都像這篇文章。

復起爲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

朝廷又起用周朗任通直郎。世祖即位，周朗被授任建平王劉宏中軍録事參軍。當時皇上廣泛要求朝廷百官直言進諫，周朗上書説：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宫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晋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却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

從前仲尼説過："治理天下就好像把天下放在手掌上運轉。"怎能是空話呢？寫在簡策上的政令，施行或是廢止均取决於人，祇不過當代的君王不采用這些政令罷了。何况現在國運澆薄衰敗，時世混亂，再加上朝廷遇到未曾有過的災禍，長江一帶遭受到未曾有過的痛苦，千里死者相連，萬家百姓哭泣。而秦、漢以來的弊政，今天還在施行；魏、晋以來的錯誤措施，還在百姓中流布，情况這樣却希望現在國家能够安定，期望教化比上古更爲高尚，有人用倒着行走却想要前進，用積薪放到火上却希望安寧作喻，我不知道用哪個比喻更爲恰當。但陛下既然是以孝道爲治理天下之本，又反復强調仁德，那民間的疾苦，我哪敢不全面地陳奏。

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

治理天下者該幹什麼？施行教化而已。現在教化衰敝已經很久了，百姓不知道法則，官府又緊隨其後用刑律來懲治他們，

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蓺，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

這難道是治理國家應當采用的辦法嗎？想要施行教化的話，應當每二十五家選出一位長，每百家設置一位師。男孩子十三歲到十七歲，讓他們都讀經書；十八歲到二十歲，命他們全要習武。教導他們書寫記事、天文律曆等知識，培養盡忠盡孝、講求仁義的思想，樹立公正謙讓、勤謹恭順的準則；教授他們用兵之道、作戰方略，懂得排兵布陣、乘舟騎馬的禮儀，掌握挽弓射箭、臨陣進擊的技藝。官長每月都要親臨學習場所，考察他們的學習效果。學習經書的人五年之後有所建樹，就應當向司徒報告；學習武藝的人三年之後精於技擊，也應當向司馬推薦。假若七年之後經書還弄不明白，五年之後武藝還達不到要求，那就要另外考求他論政設謀是否有見解，考察他思想品行是否端正。如果再沒有可取之處，即使是公卿子孫，也要他永久回家務農，終身不能授官任職。國學就應當詳細考核生徒人數，確定子史書目，要使規定書目不頻繁變動，學習不虛耗精力。學校，即使遇上災荒年月也不應當停辦。

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疁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蓺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

農桑是百姓的命脉，國家的根本。穀物和絹帛有一樣不充裕，那麽禮儀就不能興盛。假若要重視農桑，應當停用銅錢，把穀物和絹帛用來賞罰。但是愚昧的百姓不瞭解其中的權變，議政的官員喜歡誇大其中的毛病。實際上，淮水以北，用萬匹帛作銅錢買賣物品；長江以南，用千斛穀代銅錢進行交易，也用不着擔心有什麽困難。現在暫且准許一千錢以內的交易使用銅錢，其他的都用絹帛和穀米進行交易，那些不按規定辦的人要治罪。這樣，開墾的土地自會增廣，百姓的資財必然增多，偷鑄銅錢的人就會洗手不幹，他們一死，偷鑄之事也就會止息了。又，不能通溝灌水的農田，都要播種豆子和麥，可以種植作物的土地，全要種上紵麻，里巷藩籬，庭院之中，全都種上桑柘，栽上

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

竹栗。假如這一法令能够施行，對於那些事情辦得好的人，如果是百姓，就要按品級授予爵位，如果是官員，就要由官府給予賞賜。如果田地荒蕪，樹木又没有按規定種植，那就要鞭撻田地的主人，砍去他種的其他雜樹，所在地的官員要按情節輕重治罪。

又取税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剥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兹法。

又，收税應當按人口計算，不應當按財産交納。爲什麽要使富人無窮無盡地交税，而貧窮的人又得不到豁免呢？竟然下令桑樹長大一尺，就要丈量樹圍收錢，土地增加一畝，就要丈量土地收錢，房屋没有上瓦就要求陳報實際財産加税。正因爲這樣，百姓不敢種樹，不敢妄自墾田，屋椽露出，也不敢用泥糊封。哪有侵奪百姓的財産、虐害百姓，使百姓忌憚吃飯穿衣，把百姓害苦到這麽嚴重的程度呢！現在假如要看重農事，那就一定要取消這種按財産納税的法令。

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争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尸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内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絶，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户減其税。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禮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宫中女隷，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

大凡治理國家，不愁威望不能建立，衹愁皇上的恩惠不能降施；不愁國土不廣大，衹愁不能養育百姓。自從華夏、戎夷開始武力争鬥、互相殺戮以來，攻破京都就尸骨堆積滿城，擊殺將軍則士卒尸體遍野，海内殘存的百姓，大概剩下不到一半。又加上苛刻的政令、嚴峻的刑法，水旱災害、瘟疫流行，貧窮的人衹能貢奉官府，死去的人就無法指望葬埋，鰥居的人有的不願意娶妻，生下孩子往往不敢撫養。又加上服兵役應徭役年深日久，以致妻子年老無子，雖有婚外所生之子也不收養。這樣看來，使人死的途徑每天有許多條，而救活人的辦法每年却難以找到一種，不知道再過百年後，這個世界都是草木嗎？這是最令人驚心駭魄、痛哭悲嘆的現象啊！法律雖然載有禁止殺子的科條，訂下及早婚娶的法令，但是仍然有人觸刑犯罪，忍住悲痛幹這種違法的事情，難道不正是有比違法更使人感到殘酷的事情嗎！現在應當對每家每户放寬徭役，減免賦税。女孩子十五歲不出嫁，家裏人要因此而治罪。一隻公鷄就可以作爲娶妻的聘禮，麻製粗布就

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户勝兵，必數倍矣。

可以製作事奉公婆的服飾，假如一定要等禮品周全纔行婚嫁，那麽有司要加以糾正。凡是宫中的女僕，一定要挑選不再能生養的老婦人充當。一般人家中的僕役，都要讓他們各有匹配。要使天下不能有終身獨身的人，不能有無子的老人。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育，像這樣，那麽在二十年之間，户口的增長、服兵役人數的增加，一定會有好幾倍。

又亡者亂郊，饉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粱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并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

又，死者充塞郊野，挨餓的人布滿邦甸，這都是因爲没有爲他們的存活作出考慮，而聽任他們遷徙流浪所造成的。所以一遇上災荒嚴寒，就是慈母也不能保住自己的孩子，要想這些人不成爲賊，哪能辦得到呢？既然是管理不當促使他們這樣，又用刑殺的手段來制止他們的行爲，官府對於他們，怎麽冷酷到這種程度！况且野草樹木已經死去，那草葉樹皮都已乾枯，這本是飢民賴以果腹，看作粱肉的東西，現在全都没有了。冰雪很厚，編製草苫藉以取暖都難以辦到，這本是飢民賴以禦寒，當作衣裘的東西，現在全都毁壞了。等到到了陽春三月，活下來的人還能有多少呢？現在長江以南，處處豐收，有糧食的地方，官府必須攤派差事，應當招募有糧食的人家供給飢民糧食，能供給五十個人吃一年的人，賞給一級爵位。不過一千家這樣的人家，就可以供食十萬人了。那些接受供食的百姓，把他們全派到淮南爲官府耕種田地，多爲他們設立主管官員，供給他們糧食和種子。凡是公家和私家空閑無業的人員，每年徵發他們去幫助農耕，要把堤堰全部修葺，平川和高地同時開墾。於是統計農户，丈量土地，建立村社，設置閭里，約束他們的收支，矯正他們游手好閑、懶於農耕的情緒。要等到穀物豐收的時候，纔可以准許他們遷回原來的居住地。淮河北邊的飢民要全部使他們過江，向東逃荒的飢民全部讓他們西歸。

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

所以毒瘡生在身體，治療時一定連同它

函、渭靈區，闃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蹺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

周圍得病較輕的地方一同割去。函、渭本是神靈之地，現在闃寂無人，淪爲荒窟；伊、洛本是祖宗開創基業的疆土，現在茂草叢生，這哪能叫人不怨恨呢？歷下、泗水一帶，哪是單單值得依戀的地方？議論朝政的人斷然認爲胡人已經衰敗不必退避，却不瞭解我們自己的弊病比胡人更嚴重。如果認爲百姓從歷下、泗水遷徙之後，北狄一定占據這地方。假如他們隨後而來，這正符合我們的心願。因爲胡人如果能來，一定不是派他們本族人，衹不過是山東雜居的漢人，這本來正是朝廷早就想庇佑的百姓。既然是漢人充實了這個地方，胡人空有得地之名，他們自己却距此依然很遠，他們來歷下、泗水，對我們本來就好處很多。現在空守孤城，白白耗費錢財人力，我們也將要看到淮北一定再也不屬於我們管轄了，這不正是既受辱又喪地嗎！假如敵人派出三千輕騎，交替入侵，春天來搶麥，秋天來搶稻，水陸兩路糧食的運輸，顯然又會斷絶。這樣做對於寇虜并不費力，而我們邊地却會因此而困頓，不到兩年時間，士卒離散、百姓全都逃亡的局面，是可以蹺足而待的。假如胡人滅亡，那麼中州一定有代之而起的人，决不可能有人奉獻土地、率領民衆歸順朝廷。如果真是這樣，那麽徐、齊地方的形勢最終趨於緊迫，也不能固守。

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

況且攻戰防守的方法，應當憑藉敵人不敢進攻的心理。近幾年我們作戰失敗的原因，就在於我們都違背了這條準則。現在人們雖然懂得不用羊追趕狼，不用蟹捕捉鼠的道理，却命令笨重的車輛、疲弱的士卒，與肥壯的戰馬、强悍的胡人作戰，這種事情不能成功，本來就是應該的。漢朝中期能與胡人作戰的原因，就是倚仗馬匹多；胡人後來臣服漢朝的原因，也是因爲馬匹少。既然不能解除武備，戰車戰馬應當整修蓄養。現在應當招募天下百姓養馬，養一匹馬，可以免一個人的勞役，養三匹馬，可以任一人爲

吏。從這一規定上推，養馬數目增加，賞賜也依次增多，邊亭驛站，都不准徵發動用這些馬匹。

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勤，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實衆。垂臂而反唇者，往往爲部；耦語而觖望者，處處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皆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

又，所謂將，就是要求他們獻身。從能够手執干戈開始作戰，僥幸不曾戰死，而畢生精力在戎馬戰陣中消耗殆盡，他們對於朝廷的希望，也實在是太深了。如果加上有澄清邊境掃除敵寇的功勞，驅除戰亂滌蕩寇盜的功勛，這種人自以爲有引以爲傲之資，驕矜就更爲厲害了。近來對這些人核定的功績、頒賜的獎賞，人人都知道已經很厚重了，但好像情況和人們預想的相差很遠，抱怨、不滿的人很多。懷抱雙臂反唇相譏的人，到處成夥；相對私語心懷怨恨的人，處處成群。大凡武人的情緒，特别容易激動爆發，假如突然間發生了什麽變故，那以前有怨恨的人全都變爲敵人了。現在應當做到，盡國家財力供給他們俸禄，盡國家府庫供給他們糧食，離去的應予遣送，給予厚重的恩寵和爵賞，從軍隊所在的地區徵發物資以供給俸禄，將領的俸禄未能給足的話，應當削減其他費用來補足。軍隊如果因爲其他事情要地方官員派人肩擔車運，地方官長不應當派給他們，衹能用春獵秋狩之禮教導他們，用軍隊的紀律約束他們。假若他們憑藉武力蠻横不止，就一定要廢黜他們的軍職。將領因爲年紀老邁而停止服役，恩賞應當延及他們的後嗣。

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内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

又，沿着淮河的城壘，都應當修復，以使烽燧相望，戰鼓相聞，軍隊能相援，糧食能相助。假若邊地百姓請求出兵，都不應當答應。遠方夷人來呈獻貢品，衹限於以禮答謝，告訴他們朝廷無暇顧及遠方，曉諭他們事奉誰都可以作爲自己的君王。要等到國内教化逐步實現，再慢慢分析寇虜的形勢，準備好四十萬騎兵和步兵，收取可供這些兵卒使用二十年的錢糧，而京城之中、邊遠之縣均不因此而受驚擾，然後越過淮、跨越河，翻隴關、進沙漠，還有什麽地方不可攻占

呢！

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

又，不重教化，竟然到了這種地步。現在士大夫以下的階層，父母健在而兄弟分家，十家之中就有七家。普通百姓父子家產分開，在八家之中也有五家。其中最爲突出的，竟至於彼此間的危急存亡都互相不通消息，遇上飢寒互相不予幫助，相互間又嫉妒誹謗陷害，這中間的種種手段無法一一列舉。應當明白禁止，以便改變這種風氣。有善於治家和睦相處的，就頒給賞賜，今後還不改變家風的，就要沒收他們的家產。

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并衷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

又，守喪三年，是天下通用的喪禮，因爲大家哀痛都是從内心萌發，所以外在的表現形式即服喪的規定也相同，日子久了同樣哀痛，所以更加推遲時間實施常禮繼續守喪。爲皇帝服喪以日代月的規定，漢代用來節制臣下的哀痛是可行的，據此減輕作兒子的哀禮就擾亂了禮法。爲什麼要使服衰苴的哀戚之容全都去掉，哀悼死者的哭號之聲全都止息呢！因爲懷念死者的深情，不忍心佩玉冠旒，那麼冠冕佩玉處理朝政，不是更過分嗎！凡是法規與古代不同而損傷感情，就沒有人順從；至於那些敗壞禮法而使自身安適的改變，大家一定立即遵奉，爲什麼竟然會厚待那些壞的改變，對一些好的改變却薄待苛求呢？現在陛下是以大孝之道開啓帝業，應當扭轉守喪中以日代月的荒謬規定。

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

再説皇帝祭祀宗廟，君臨天下，應該從自己近旁的事做起，后妃公主的有關制度，應當逐步加以矯正。用天下的財物供給一個君主，哪裏要擔心供應不足？有的帝王常穿皂衣，過顯簡陋，有的后妃祇穿布帛衣服，過於鄙樸，這也没有什麼可取之處。况且一個人即使全身都戴上金飾，也用不到百兩黄金；全年都穿華麗的衣服，也不過祇需幾套。但却一定要一櫃一櫃地收藏珍寶，一箱一箱地積聚衣服，這些東西，哪裏會經常去看它們，又未必會時時去穿它們，這是爲櫃子佩戴珠寶，爲箱子穿着衣服，白白地耗散

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塗金披綉，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軿以游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虚，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宫閫。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綉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

國家的資財，白白地散失天下的錢財，但公主却因此怠慢禮儀，后妃却因此傲視朝廷，這種浪費揮霍是多麽厲害，這種昏惑鄙陋又是多麽嚴重！至於説到婢女僕豎，對他們的身份職責都没有明確的條文規定，以致身爲婢女却可以再購置婢女使唤，身爲僕豎，家中又可以購置許多僕豎役使。這些婢女僕豎中，以金爲飾、穿綢披綉，視酒爲漿、視肉爲藿的人，竟然舉不勝舉、記不勝記。甚至有的還乘坐軿車四處遨游，役使儀仗驅馳喝斥，這些人的地位不是抬高得太厲害了嗎！假如頒行有關婢僕的禁令，對他們的賞賜不要那麽厚重，他們就不至於這樣肆無忌憚了。再説朝廷對精巧器物的製作開始從儉，把這當作節儉的措施，但造作購買華靡奇巧器物的風氣，已經流布民間。這樣看來，華靡的習氣是轉移了，而不是止息了。天下被治理的百姓大都講求實際，而治理天下的人却常常追求虚榮。百姓的耳目，既然不可以欺誑，那朝廷用度的豐儉，百姓立即追隨仿效。所以那些普通百姓，生活的制度規模一天天奢侈，商販的居室，裝點得與王侯相同，雇工負販之人，衣服的式樣和帝王后妃相同。一隻大袖，足可以分爲兩隻；一方衣襟，也可以分成兩段。衹見到車馬分不出車主的貴賤，衹看到衣冠辨不清穿衣人的尊卑。尚方官署今天製出一種器物，百姓明天已經暗中製作。宫中早晨裁製一種衣服，百姓之家晚上已在仿效。奢侈靡麗的根源，首先當在宫廷之中。又，后妃公主給人的賞賜，不講被賞人的身份尊卑。從今以後，應當制定一些條令加以限制。純金翠玉，錦綉縠羅，有奇異顔色和花紋的器物，百姓既然不可穿着使用，朝廷也不能賞賜這一類的東西。假如工匠又製造精巧奢靡的器物，那就要把器物焚毁，并且加重治罪。

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奸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

又，設置百官，是爲了協調上天之道，平和百姓之氣，幫助大地化育，成就治國功業，防止奸邪，抵禦禍難，整治混亂局面，

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暗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

清理繁難雜務，使官名和職責相稱，任官人的才能和職位相稱，不要空設没有實職的閑散官位，胡亂地進升無用的冗員。現在處尊位的人的才能反而不如處卑位的人，大官的聲譽反而不如小官的聲譽，名分這樣不確定，這就叫做不稱職。現在世上廢止周公的制度，用秦人的法規，憎惡聖明君主的典章，喜好昏昧君王的政令，這種憎惡聖王喜歡愚主的感情，是多麽突出啊！現在就應當先簡約政務，接着裁并官職，設置官位要以周代的典章爲模式，改變官名要以適應時勢爲依據，秦、漢這些後世的制度，哪有什麽值得沿用的地方？應當使德行高尚的人地位尊貴，地位尊貴的人俸禄優厚；能力平庸的人官職卑微，官職卑微的人俸禄微薄。纓冕紱佩，要根據官位佩戴；車騎儀仗，要根據官職配置。

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户，應更置立。豈吴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

又，寄名在别方土地的州郡之名，應當通通廢止，淪陷地逃來的這些州郡的舊有百姓，應當另立户籍管理。哪能吴地境域却有徐地的城邑，揚州的土地却住有兖州的百姓？這樣，上則混淆日月星紀，下則擾亂國家疆土。像朱方，就不應當設置州；像江都，就應當另建邑。

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

又，百姓少的地方容易治理，靠君王近的地方百姓容易歸順。對待官吏，都應當常常審察他們的才能，常常增加他們的俸禄。不能再起用於己有恩的貧窮之人作一縣長官，不能再選用權勢之族的衰老之人作一郡長官。

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强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别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

又，王侯的見識如果還不能承擔政務，不應當勉强入仕，應當到成年時再授予官職，能够治理政務纔開始封贈爵位。况且皇帝的兒子未出任官職，又有誰會説他卑賤？祇是應當審慎地選擇正人君子，安排他們任賓友之職，又哪裏一定要排列出長史、參軍、别駕、從事之職，然後纔算尊貴呢！又，時代有先後不同，創業守業各有難易，漢明帝能讓自己兒子的封贈不和光武帝諸子

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

匹敵，明德馬皇后能使自己家族不和光烈陰皇后的家族得到同等的貴顯，這種德行確實盛美啊！後世也不能忘記這種美德。至於當輿而諫，抒發碎首不悔的心志；朝堂進言，顯示侍臣忠直的正氣，這也是再也不能忘記的。

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

宮廷內外的政事，實在不能混雜。假如后妃公主替人請求賜官，那個人就應當終身不能做官；假如替人請求免罪，那個人也應當終身不能赦罪。

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辯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膝，博求其用。制內外官與官之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樹頰胲，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強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

國家需要的是賢才，但是否是賢才實在很難辨別。有的人深居簡出，寡言少語，那麼即使他有淵博的學問却無從知道；有的人地位低下，遠離朝廷，那麼即使他胸懷奇才却無從呈獻。有的人又受到親戚朋友的嫉妒，有的人又遭受權貴的讒言。他們想表現勇力擔任皇上的車右，想呈獻奇才使皇上傾聽，議論天下大事，論說治亂之策，又怎能做到呢？空泛地說舉薦賢才，則真正的賢才實在不能得到。應當使那些爲世人稱道的通曉經術、瞭解歷史、能說會辯、精通律曆，具有爲吏的才幹爲將的謀略，懂得專門的技藝及其他才藝的人，要整飾衣冠，正襟危坐，廣泛探求他們的才能。皇上根據內外官員任職地方的遠近以及任職的類別，命令各人憑藉自己的長處，到這些人的居室去拜訪，深情厚意地感動他們，謙恭遜讓地使他們安心，然後審察他們發表的言論，考慮他們抒發的見解，言論所涉及的，內心所堅持的，不過三次四次的往來之間，不是也可以完全瞭解到了嗎？至於忠誠孝悌方正清廉之類，剛烈正直勤勉溫順之流，很難確立標準衡量，不能短時間審定，那就應當命令鄉里考求他們的品行，地方長官考查他們的才能，而後都讓他們去謁見吏部官員，把他們呈報給朝廷宰輔，然後考定他們適合擔任的職務，確定他們應授的官職。這樣，最終應當做到，愚昧鄙陋的人盡行捐棄，賢明的人全都能被推薦任用。又，世俗喜歡因誹謗斥

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

退人，却不知道審察他遭到誹謗的原因；喜歡因稱譽而進用人，却也不知道他受到稱譽的原因。如果誹謗之徒都屬鄙陋，就應當擢拔那被誹謗的人，稱譽之輩全屬庸愚，就應斥退那被稱譽的人。這樣，誹謗或稱譽就不會虛妄，好人和壞人也就可以區分了。又，既然稱贊一些人爲賢才，就不應當以官階來限制，不應當按年齡來排列。凡是尊貴的人喜歡疑慮別人年輕，却不知道自己也被別人當作年輕人。老年人也輕視年輕人，却不知道自己還比不上年輕人。

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精醫術，托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托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餘則隨其蓺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

自從釋氏傳教，它的流傳實有淵源，但細加檢核，精密探測，教義本來并不深奧。經過抒發引申，修飾潤澤，現在已經流布很廣了。但入教者的修行天天陵替，受戒者的過失月月增多，甚至耗費錦帛，奢侈地裝飾車馬和隨從。又假說精通醫術，托言懂得占卜，招來滿室的美姝，擺上滿堂的酒宴，有人寄夫托妻，也有人殺子送兒。這些人還假藉神像，倚仗神靈，背棄父母，傲視君王，欺侮老弱，凌辱病殘，損害朝廷，擾亂城邑，這用刑法衡量，正是罪不容誅，用教義考察，罪不容悔，但他們却在天地間橫行，没有人去督察矯正。人是不能幹出這種事的，莫非他們是鬼嗎？現在應當嚴申佛教的戒律，使他們重視國法，那些罪惡昭著的佛教徒衆，全都遣散，剩下的就根據各人的道行，爲他們各人制定律條，使他們研習禪義，誦習佛經，每人能掌握其中一項技能，食用不超出蔬菜，穿着不超出布衣。假如有人再想要出家信佛，那就要命他先研習教義，修養操行，考究他的本心。假如有人一定能做到從腐草化螢中悟出天理人道，瞭解六理輪迴之理，而能集中神志一心向佛，縱使是王侯子弟，也不應當限制他出家。

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

大凡鬼道迷惑人心，妖巫敗壞風氣，碰到樹木却說是怪，這種人不可勝數；見到冥器却稱是神靈，這種人多如牛毛。這根源本來是混淆男女，混同飲食，藉此祈祝鬼神，

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太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懲艾腠理之敝矣。

隨之祭祀求福。這種混亂風氣不滅絶，它帶來的危害就不能止息。凡是一座園苑剛剛建立，一個神靈最初興盛，淫邪之風往往藉助它們更爲盛行。現在在長堤北面，設置了百里林苑，高山的右方，修建了十座神屋，浪費錢財，敗壞風俗，可以稱做是無以復加。又，針灸藥石治病的技術，當代很少有人再學習，診脉看病的技藝，很少有人能通曉，百姓因此更加相信鬼神，乃至放棄醫藥，這更加使百姓走上昏惑之路而不知回頭，病死夭亡的人又將占到半數。現在太醫應當教習男女懂得醫道，各地官府應當遣派吏員學習醫術，這樣做，將必定治好媚事鬼神的愚昧，也可治療肢體上的毛病。

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

没有哪個朝代没有進言之事，没有哪個時期没有政令下達，但是升平時代不能到來，昏亂顛危却相繼而至，這是什麽原因呢？這大概是因爲制定政令的依據不符合天下的實情啊。又怪所進之言不是出自謀臣之口，所奏之事不利於權貴之臣，那麽進言的人輕者受到詆毁呵斥，重者被治罪喪命，或是流放邊地，所以西漢有人爲朝廷謀劃却被誅，後漢有人因黨錮之禍而被殺。陛下假如要發布一般的政令，遵循末世的典章，那麽有群臣爲陛下效勞；假如陛下想要改變舊的典章，振興王道，那麽就有我在這裏進獻忠言了。我冒死上奏，希望陛下明察。

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表章奏上，不合皇上旨意，周朗自己辭去官職。

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内史。郡後荒蕪，頻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

過了不久，又授周朗爲太子中舍人，出京任廬陵内史。廬陵郡府後面荒蕪，常有野獸出没，周朗的母親薛氏想要觀看打獵，周朗就在郡府後面放火圍獵，讓母親觀看。火勢蔓延，燒毁了郡府的官署，周朗全用自己的俸禄修建房屋，賠償燒毁的部分，同時告病離職，於是被州官糾彈。周朗自己回到京城向世祖謝罪説：“州官舉報我的過失，多有不當之處。我在郡的時候，虎三次吃人，蟲和鼠危害莊稼，我在這兩件事上辜負了陛下。”皇上生氣地説：“州官的話不當，有時可

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

能有這種情況。但蟲虎的災禍，和你這個小人物有什麼關聯！"周朗不久因母死而守喪，他有孝心，每次臨哭一定很哀慟，其他時間就常常不遵奉居喪的禮儀。大明四年，皇上命有司舉奏周朗居喪不遵禮儀之罪，請朝廷逮捕治罪。皇上下詔說："周朗違背禮法，言辭尖刻，應當令官府剪除，但這種小人物不足以動用朝廷的大刑，特命把他鎖押交付邊郡管制。"於是用傳車把周朗押送寧州，在途中把他殺了，周朗死時三十六歲。

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守。

周朗的兒子周仁昭，順帝昇明末年任南海太守。

沈懷文　沈懷遠

沈懷文字思明，吴興武康人也。祖寂，晋光禄勳。父宣，新安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吴興武康人。祖父沈寂，晋時任光禄勳。父親沈宣，任新安太守。

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閤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乃獨留。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悦。

沈懷文年輕時就喜歡玄理，善於寫文章，曾經作《楚昭王二妃詩》，被世人稱道。最初本州辟爲從事，轉西曹，江夏王劉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爲司徒參軍事，東閤祭酒。後來沈懷文爲父親守喪，新安郡贈送喪葬費向來十分豐厚，送終之禮辦完，沈懷文把剩下的財物全都分贈給親戚，自己一點都不留。太祖知道這種情況後很是嘆賞，賞賜他六名奴婢。服滿之後，沈懷文被授任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從鍾山被徵召出仕，後來南回廬岳，何尚之設宴送别，善寫文章的士人全都聚集在一起作聯句詩，沈懷文所寫的詩句特别佳美，文辭高於在座諸人。後來因爲公事失誤，按例應當免職，同僚都丢了官，沈懷文竟單獨留任。隨王劉誕鎮守襄陽，沈懷文出任隨王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同掌管文書辭令，兼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劉誕將任廣州刺史，想要沈懷文任安南府記室，在此之前沈懷文已被朝廷任命爲通直郎，沈懷文堅决拒絶南行，皇上不高興。

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

沈懷文之弟沈懷遠娶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暗中行巫蠱之事，王鸚鵡參預其中，事情泄露之後，沈懷文因此而不能升遷，任治書侍御史。元凶弑君自立，以沈懷文爲中書侍郎。世祖起兵入京討伐元凶，劉劭命沈懷文寫聲討世祖的檄文，沈懷文堅决推辭，劉劭大發脾氣，把筆

邪！"旨色甚切。值殷冲在坐，申救得免。托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爲誕驃騎録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内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

摔在地上説："眼下形勢艱難，你想脱身事外嗎！"言辭神色都很嚴峻。正逢殷冲在場，他出言救助，沈懷文纔免受其害。遂自稱落馬受傷，暗中逃奔新亭。任竟陵王劉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任劉誕驃騎録事參軍、淮南太守。當時國喪還未結束，劉誕想要建造内宅，沈懷文認爲不能造房，事情纔擱置下來。不久，沈懷文轉任揚州治中從事史。

時議省録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録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兹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虚廢。"不從。遷别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

當時朝廷議論省録尚書，沈懷文認爲不妥，上表説："以前天官正綱紀，按六典排定職務，載師掌調節，靠七府成就政務，這是翼佐天地、治理邦國的方法。本來設立總領官員的依據，明確地記載在朝廷的典章裏；他們和協百官、掌管朝政的職責，清楚地體現在國人的言論中。夏因襲虞舜的禮法，强化了有關冢宰的法規；周承用殷商的法紀，也没有削減冢宰治理邦國的規定。這是因爲要他們加强君王的權力，輔佐君王實現宏圖大業。而按照這個法規，漢朝得以宏大；實行這個軌範，魏朝得以興盛。雖然録尚書的官名，在中古的朝代纔設立，但總理朝政的實職，和古代并没有差異，一代一代相沿襲，各個朝代都没有太大的改變。至於根據事務改變爵號，根據時代改變官階，這都是朝代興衰的常規，没有影響國家的典章，治理國家的首輔之職，没有哪個朝代減省革除。查找典籍，國家臺輔的職責，第三條叫禮典，用禮儀和協國家，統領百官。第四條叫政典，用政令安定國家，治理百官。鄭康成説：'百官的事務，没有一件不由冢宰統領。'考核這話的意思，在典章中處處體現。審察古代，對照今天，録尚書一職不應當革除。"朝廷不聽從他的意見。沈懷文改任别駕從事史，江夏王劉義恭遷職後，西陽王劉子尚任揚州刺史，沈懷文所任官職不變。

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

當時熒惑星干犯南斗，皇上於是廢棄西州原先的官署，命劉子尚把官署移往東城以鎮邪氣。沈懷文進言説："上天預示變故，應當實行德政。現在雖然空出西州官署，恐怕没有益處。"皇上又不聽從，而西州官署也竟然就此廢棄了。大明二年，沈懷文遷尚書吏部郎。當時朝廷的意見想

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説，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

要依照古制設置王畿，將揚州治所改設在會稽，這也是因爲星辰運行失常的緣故。沈懷文進言説："周朝在王都周圍建立封畿，漢代設立司隸校尉之職，督察京城周圍七郡之事，他們都是各自順應時代的需要，并不是存有務求相反的目的。安定百姓、安寧國家，他們的準則是一致的。假如百姓感到安定，天也自然會順從，不一定改變今制追尋古制，纔會達到安定統一。京城是古來舊有的疆土，其區劃歷代相承，這和有時設置、有時廢除的邊境州邑情況不同，要改變行政區劃的决定，既使百姓感到不樂意，又或許會損害教化的根本。"皇上又不聽從他的意見。大明三年，劉子尚揚州治所遷往會稽，沈懷文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當時在押的囚犯很多，而且多是長期拘禁未經判决者。沈懷文到任後，審訊五郡九百三十六樁案件，大家都稱贊他斷案公允。

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禄，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

沈懷文入朝任侍中，皇上對他恩寵隆厚親密，準備讓他任會稽太守，但這事尚未付諸實行。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反叛，到朝廷軍隊攻克廣陵城的時候，廣陵的士人百姓都裸着身子挨鞭打，然後再處死。把被殺的人頭堆聚在石頭南岸，稱之爲髑髏山。沈懷文陳奏説不應這樣做，皇上不接納他的意見。揚州府治遷到會稽後，皇上對浙江東部人情不穩感到忿怒，想要貶抑該地官員的勞績賞賜、壓低俸禄，祇有西州舊有人員不變。沈懷文説："揚州遷移治所，已經違背民心，一州出現兩種標準，更加丢失了治國的大體。我認爲不應當有區分。"皇上又不聽從。

懷文與顔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顔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説。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

沈懷文與顔竣、周朗一向友善，顔竣因爲不合皇上旨意而被殺，周朗也因爲觸忤皇上的旨意而獲罪，皇上對沈懷文説："顔竣假如知道我會殺他，也一定不敢這樣做。"沈懷文默不作聲。沈懷文曾經在除夕與謝莊、王景文、顔師伯等人一起被皇上下詔召進宫省，還未進宫的時候，王景文在言談間稱贊顔竣、周朗才學的佳美，沈懷文與他相應答。顔師伯後來在説話間把這事告訴了皇上，轉述王景文等人的這些話。沈懷文屢屢觸忤皇上，到這時候皇上加倍地不高興。皇上又

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巨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遍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

隨意徵發諸郡的士族，讓他們充作吏員。這些人都不肯服役，以至於全都逃跑，朝廷嚴令制止也無濟於事，於是改用軍法處置，抓到就殺。這樣，逃亡的人都隱藏於山野，相聚成爲盜賊。沈懷文又針對這事向皇上進諫。朝廷祭祀用品倉庫，每年調集數萬匹絹，綿的數量也與絹的數量大致相當，而且期限十分緊迫。民間買一匹絹交納，甚至要用二三千錢，買一兩綿也要用三四百錢，貧窮的人爲此要去賣妻兒，有的人甚至因無法交納被迫自縊而死。沈懷文把百姓的困苦一一上奏，因此徵集絹綿的數量有所減少，但不久又恢復了原來的規定。劉子尚等諸皇子都在集市設置店鋪，追逐經商之利，造成的禍害遍及天下。沈懷文又針對這事進諫說："開設店鋪販賣貨物，是古人曾經指責的事，所以漢代卜式指明不下雨的根源在於桑弘羊令官吏販物求利，桑弘羊受到遭致旱災的指責。假如這些人因爲用度不足，陡然停止經商有難處，仍應當估量情況減少店鋪。"皇上又不聽從他的意見。孝建年間以來，皇上壓制貶黜皇弟們，廣陵叛亂平定後，皇上又想制定更爲嚴峻的條令對待皇弟。沈懷文進言說："漢明帝不讓他的兒子和光武帝的兒子享受同等待遇，前代史書把此事當作美談。陛下已經明令誅伐像管、蔡那樣奸猾的弟弟，希望陛下尊崇唐叔虞、衛康叔能作爲信賴的兄弟。"海陵王劉休茂被誅之後，皇上又想實現以前制定嚴法的想法，太宰江夏王劉義恭探聽到皇上的心意，首先提出這件事，沈懷文堅持不可推行的主張，這件事因此被擱置下來。

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宫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卧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顔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

當時皇上極端喜歡出游，太后及六宫嬪妃常常乘坐副車跟在皇上後面出游，沈懷文與王景文常常陳奏不宜屢屢出游。後來他倆一同隨從皇上出游，坐在松樹下，風雨突然迅猛而來。王景文説："你可以進言了。"沈懷文説："一個人單獨進言，没有人接着講，應當一起去上奏。"江智淵躺卧在旁邊草中，也認爲進言爲好。過了一會兒他們同被召見，與皇上一起進入獵場，沈懷文説："風雨這麽大，皇上聖體不應當衝冒風雨。"王景文又説："沈懷文啓奏之事應當聽從。"江智

曰："顔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

淵還没來得及説話，皇上正拿箭裝進弩中，沉下臉説："你想仿效顔竣嗎？爲什麽常常干預别人的事！"又説："顔竣這小子，恨不得再抽他的臉！"皇上每次宴集群臣，要使在座的人都喝得大醉，沈懷文一向不喝酒，又不喜歡開玩笑，皇上認爲他是故意同自己唱反調。謝莊曾經勸誡沈懷文説："你處處表現與衆不同，又哪能久長呢？"沈懷文説："我從小就是這樣，哪能一朝一夕就改變呢？并不是我想與衆不同，而是性情使得我這樣罷了。"

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

大明五年，沈懷文出京任晉安王劉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第二年，沈懷文在朝正之禮中犯有過失，事後被遣回北邊去，因爲女兒生病他請求延，辭行的時候又請求再停留三天，三天期滿之後還不離去，因此而獲罪，受到有司指控，被免去官職，并禁錮十年。被免官之後，沈懷文賣掉宅院準備東行回家鄉。皇上大怒，把他逮捕交付廷尉，賜死，死時五十四歲。沈懷文三個兒子：沈淡、沈淵、沈冲。

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并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并傳於世。

沈懷文之弟沈懷遠，任始興王劉濬征北長流參軍，深受劉濬寵信。因爲娶王鸚鵡爲妾而獲罪，世祖把他流徙廣州，命廣州刺史宗慤在廣州就地殺掉他。正逢南郡王劉義宣反叛，沈懷遠文筆嫻熟，宗慤率兵起義，派沈懷遠起草檄文。沈懷遠又受命到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商討起義之事。反叛平定之後，宗慤上表把事情詳細陳奏，爲沈懷遠請求赦免，沈懷遠因此得到寬恕。但世祖在位的時候，他始終未能回京。沈懷文雖然得到寵幸，身居權要，也屢屢爲他奏請，但始終未被准許。前廢帝在位時，凡流徙的人都准許他們回歸家鄉，沈懷遠回來後，官當到武康令。他撰寫《南越志》，編纂《沈懷文文集》，都流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

史臣曰：從前婁敬不過是個戍卒，放下挽輅進言，就使皇帝遷都；馮唐年老而位卑，三兩句話就使明主感悟。他們素來没有王公大臣那樣的尊貴，没有積多年稱譽取得帝王信用的聲譽，衹是憑藉一兩句話符合皇上的心意，使萬乘之主感

踵闕縣書，烟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聽之路未啓，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己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悟。從此以後，住在山林原野的百姓，身穿布衣韋帶未曾出仕的士人，没有誰不趕到京城上書以求進用，像烟霧聚集，多不勝言。從漢到魏，這種風氣都没有衰退。到了晉代，浮華僞詐成風，爲民懷着獨善其身的想法，爲官以不管政務爲時尚。往後到了宋高祖，想糾正前朝的失誤，雖然革除澆薄之風，捐棄華靡之習，以崇揚名教，但開張聖聽的道路未能開通，采納善言的風氣還未弘揚。至於有些地位卑下的臣下，他們的謀議與朝廷的謀略相符，衹是因爲這主張不是皇帝自己提出，即使知道主張對也不肯聽從。從前那樣廣開言路，現在這樣堵塞言路，這并不是因爲徐樂、嚴安那樣的人才在漢代特别多，也不是因爲宋代單單缺少東方朔、主父偃那樣的人才，實在是由於用與不用啊。徒然發布求取直言的聖旨，白白頒行不要諱言的詔令，衹是仰慕上古的虚情，并没有側席求賢的真心，文士們順承這一點，各存炫耀辭藻之心。周朗雄辯博學的言論，多與治國要務密切相關，但他存心鋪陳文辭，文章觸忤了君主。文章給人的拖累，竟然到了這種程度啊！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宗越　吴喜　黄回

宗越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點越爲役門。

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盗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爲揚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户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

宗越，南陽葉人。本是河南人，晉時動亂，遷徙到南陽宛縣，又依照土斷法令歸屬葉。宗越家本屬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守襄陽時，因爲襄陽各地雜姓很多，趙倫之命長史范覬之按等級編排各個家族，辨别他們門閥高低。范覬之把宗越的家族竄改爲役門。

宗越初出仕補郡吏。他父親被蠻人殺害，殺他父親的人曾到郡中來，宗越在集市上刺殺了那個蠻人，太守夏侯穆贊賞宗越這種爲父復仇的心意，把宗越提拔爲隊主。蠻中有人進行搶劫偷盗，太守常常派宗越去征討，每次征討往往成功。宗越家中貧窮，無錢買馬，常提着刀和盾步行出陣，單獨挺身出戰，敵衆没有人能抵擋。每一次取得勝利，郡中吏員就得到五千錢獎賞，宗越憑這錢纔得以買馬。後來他受到徵召，到州中任隊主。世祖鎮守襄陽時，以宗越爲揚武將軍，統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宗越啓奏太祖，請求恢復家中次門的地位，并把户籍遷屬冠軍縣，太祖答應了他。元嘉二十七年，宗越跟隨柳元景北伐，他統領馬幢，隸屬柳元怙，立下了戰功，事情記載在《柳元景傳》中。歸來後宗越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劉誕和他調笑説："你是什麽人，竟然得到我官府名稱上的四個字作官名。"宗越回答説："佛狸如果没死的話，我不愁得不到諮議參軍之職。"劉誕聽了大笑。

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

宗越跟隨柳元景討伐西陽蠻，因爲正逢世祖起義討伐元凶，宗越轉任南中郎長兼行參軍，在

祖即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遣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四百户。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

新亭立有戰功。世祖即位，以宗越爲江夏王劉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不久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叛，宗越率軍駐守歷陽。魯爽派遣將軍鄭德玄進軍占據大峴，鄭德玄又另外派出楊胡興、劉蜀率領一支有馬軍步兵三千人的部隊進攻歷陽。宗越率領步兵騎兵五百人在城西十餘里處迎戰，大破敵軍，斬楊胡興、劉蜀等人。魯爽叛亂平息以後，宗越又率領自己統領的部隊進軍梁山迎戰臧質，臧質敗逃，宗越的戰功居多。宗越乘勢率軍追擊逃敵直至江陵。當時荆州刺史朱脩之還未到達江陵，宗越在江陵殺人很多，又脅迫掠奪南郡王劉義宣的子女，因此犯罪而被免官，囚繫在監所服苦役。宗越不久就被寬宥，恢復原有官職，并追評以前的功勞，被封爲筑陽縣子，食邑四百户。宗越又遷西陽王劉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之號不變。大明三年，宗越轉任長水校尉。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户邑如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反叛，宗越率領馬軍隸屬沈慶之攻打劉誕。到廣陵城被攻破，世祖命令把城裏的成年男子全都殺掉，宗越受命殺人，親自到場主持，對要誅殺的人，個個都先加捶撻，有時鞭打到面孔，宗越見到這場面極其高興，好像有很大的樂趣，被他殺死的共有幾千人。大明四年，改封宗越爲始安縣子，食邑和原先一樣。大明八年，宗越遷新安王劉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同年，又任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不久又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游擊將軍，直閤。頃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户。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游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并爲之用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粗强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

前廢帝景和元年，宗越被徵召，任游擊將軍，直閤。不久，領南濟陰太守，爵位提升爲侯，增加食邑二百户。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游擊將軍之職不變。前廢帝凶殘暴虐，不行君道，但宗越和譚金、童太壹等人都爲他效力，誅戮群公及何邁等人，他們幾個都盡心竭力，所以前廢帝以他們爲爪牙，憑藉他們的勇武而無所顧忌肆無忌憚。賜給宗越等人的美女金帛，充斥他們的家中。宗越等人均一介武夫，粗野强悍，見識不遠，都是憑一時意氣用事，不再

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并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

有別的心計。前廢帝將要南巡，第二天早上就要動身，當晚准許宗越等人出宮住宿，太宗就乘這機會廢黜前廢帝，平定局勢。第二天早上，宗越等人一起入宮，皇上安撫接待很是寬厚，宗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不變。

越等既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内并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即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

宗越等人既然已經爲前廢帝盡心竭力，因而擔心太宗不能寬容自己，皇上對待他們雖然寬厚，但他們都心懷恐懼。皇上也不想讓他們在京城中任職，在聽朝之暇對他們說："你們幾個人遇上暴虐的君主，勤勞辛苦多時，現在苦樂應該變换，你們應當得到可以養身的領地。兵馬多的大郡，任由你們挑選。"宗越等一向已經自感畏懼，聽了皇上的這番話，都相顧失色，因此圖謀發動叛亂。他們把計劃告知沈攸之，沈攸之把情況全都向太宗禀告，太宗當天就下令把宗越等人逮捕下獄處死。宗越死時五十八歲。

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并懼，攸之嘆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宗越殺我。"

宗越善於安營布陣，每每幾萬人駐扎，宗越自己騎馬往前走，命軍人跟隨在自己身後，宗越的馬停下來，營陣也就彌合，未曾有過絲毫的誤差。到沈攸之代替殷孝祖任南討前鋒的時候，因爲殷孝祖剛死不久，軍士們都很害怕，沈攸之感嘆説："宗公可惜，他實在有過人的長處。"但宗越管束將士十分嚴酷，喜歡動刑殺人，對於一些小不如意的事情，往往使用軍法處置。當時王玄謨管理手下人也少施恩惠，將士們爲他倆人編造了幾句順口溜説："寧作五年役徒，也不願跟隨王玄謨。王玄謨尚可，到宗越手下，宗越要殺我。"

譚金

譚金，荒中傖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崤、陜，及巴口建義，恒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每有戰功。稍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還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群公，金

譚金，洛陽人，因爲是北方人，所以被稱作傖人。在洛陽時，他與薛安都有舊交情，後來到新野，住在牛門村。到薛安都歸附宋以後，譚金常跟隨薛安都征討。跟從薛安都向北進入崤、陜，到在巴口起義，他一直是薛安都的副將，攻堅陷陣，氣力勝過他人，平定元凶和在梁山擊破臧質，每每都有戰功。逐漸提升爲建平王劉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不久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之職不變。孝建三年，譚金遷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

等并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守譚金、强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果，忠幹勇鷙，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勛義。金可封平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户。"金遷驍騎將軍，增邑百户。太壹，東莞人也。自强弩遷左軍將軍，增邑百户。金、太壹并與宗越俱死。

越州里劉胡、武念、佼長生、蔡那、曹欣之，并以將帥顯。劉胡事在《鄧琬傳》。

武念

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雍州，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大堤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摧退，即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走，既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雍州，綏慰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既至，人情并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顗斬之，送首詣晋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勔，太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

帝誅殺群公，譚金等人都爲前廢帝出力效勞。前廢帝下詔説："屯騎校尉南清河太守譚金、强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真誠通達、沉毅果敢，忠貞勇猛，蕩除妖氛，首先制服凶悍的罪魁，應當分封土地，以酬答他們的功勛和忠誠。譚金應當封爲平都縣男，童太壹封爲宜陽縣男，沈攸之封爲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户。"譚金遷驍騎將軍，增加食邑一百户。童太壹，東莞人。自强弩將軍遷左軍將軍，增加食邑一百户。譚金、童太壹都和宗越一起被處死。

宗越同鄉里的人劉胡、武念、佼長生、蔡那、曹欣之，都因爲擔任將帥而顯名。劉胡的事記載在《鄧琬傳》中。

武念，新野人。他家門第本隸屬三五門，他出仕任郡中小吏。蕭思話任雍州刺史，派遣當地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武念任龐道符隨身隊主。後來州府因爲武念有勇健的名聲，而且家中富有，又自有馬匹，就把他召到府中爲吏。世祖駕臨雍州，武念領着隊伍恭迎。當時沔中蠻人反叛，世祖到雍州治所去，沿途討伐，隊伍行進到大堤巖洲，數千蠻人突然來到，占據高處攻擊，箭如雨下。武念馳馬來往，奮勇搏擊，當時蠻人就迅速敗退，武念立即被提拔爲參軍督護。這以後每每隨軍作戰，常有戰功。世祖孝建年間，任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劉誕反叛，武念任江夏王劉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之職，隸屬沈慶之攻打廣陵城。劉誕出城逃跑，不久又逃回城裏，武念追趕他没有追上，因此而被免官。不久朝廷又命武念任冗從僕射，出京任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年間，武念任右軍將軍，直閤，封爲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剛剛即位的時候，四方反叛，太宗派武念乘驛車回雍州，安定撫慰西土百姓，接着就任命他爲南陽太守。武念到任之後，人心都歸向他。劉胡派幾個心腹騎兵到武念那兒詐降，在座席之間抓住了武念，袁顗殺死武念，把首級送呈晋安王劉子勛。武念的手下人袁處珍逃跑到壽陽，被叛黨劉順抓獲，劉順用各種手段嚴刑拷打，但袁處

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户。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

珍堅守氣節，决不變心，後來獲得機會逃到劉勔處，太宗很贊賞他，任命他爲奉朝請。朝廷追贈武念爲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爲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户。泰始四年，綏安縣撤銷，改封爲邵陵縣侯。

佼長生

佼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脩之拒魯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户。後爲張悦寧遠司馬，寧蠻校尉。泰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雍州刺史。

佼長生，廣平人。出仕爲縣中小吏，州府因爲他有體力，召他到府中爲吏。朱脩之在峴南抵禦魯秀，佼長生有戰功，因此漸漸被任用。太宗即位之初，佼長生任建安王劉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他南討有功，被封爲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户。後來任張悦寧遠司馬，寧蠻校尉。泰始五年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

蔡那

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其調役。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户。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軍，餘如故，謚曰平侯。

蔡那，南陽冠軍人。他家素來富有，而蔡那之兄蔡局善於接待賓客，客人來到，無論多少，都供給資助，因此在郡縣受到特别優待，蠲免他家的賦税和勞役。蔡那最初任建福戍主，逐漸成爲州府的佐吏。太宗初年，他任建安王劉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進征討。蔡那子弟都在襄陽，被劉胡抓捕。每次作戰，劉胡就都把他們懸挂在城墻外，蔡那進攻作戰更加勇猛。後來因爲戰功被封爲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户。蔡那官職逐漸提升爲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來官號任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到任就去世了，朝廷追贈爲輔師將軍，其他官職不變，贈謚爲平侯。

曹欣之

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子，食邑五百户。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曹欣之，新野人。勤勞多年，後廢帝元徽初年，任軍主。因平定桂陽王劉休範有功，被封爲新市縣子，食邑五百户。任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年，以本來官號任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晋升爲冠軍將軍。順帝昇明二年，被徵召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昇明三年去世。

吴喜

吴喜，吴興臨安人也。本名喜

吴喜，吴興臨安人。他本名吴喜公，太宗

公，太宗減爲喜。

爲他減去“公”字，名吴喜。

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暗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

吴喜最初出仕爲領軍府白衣吏。他從小讀書，領軍將軍沈演之命他抄寫起居注，抄寫完畢之後，吴喜都能十分順暢地背誦。沈演之曾經寫好辭讓表章，還未上奏，失去了稿本，吴喜曾經見過一次，這時就立即把表章寫好送給沈演之，没有一點脱漏，沈演之非常器重他。吴喜因此有機會研究《史記》、《漢書》，較多地瞭解古今史事。沈演之的門生朱重民入朝任主書，他推薦吴喜爲主書書史，後來又提升爲主圖令史。太祖曾經索要圖書，吴喜打開書卷倒着呈遞，太祖十分生氣，把吴喜貶謫出宫。

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太祖請喜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説群賊，賊即日歸降。

適逢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討蠻人，他啓奏太祖請求讓吴喜跟隨自己，吴喜在沈慶之手下在承使奉命的文書往來中，被世祖器重賞識。世祖在巴口起義討伐元凶的時候，吴喜正在害病，不能跟隨沈慶之進軍。事平之後，世祖命吴喜爲主書，吴喜漸漸受到親寵信用，被提拔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年間，黟、歙二縣有幾千名鋌而走險的逃亡者，攻破縣城，殺害官員。豫章王劉子尚爲揚州刺史，正在會稽，他兩次派遣主帥，率領三千人從水陸兩路進行討伐，連續兩次進軍都失利。世祖派吴喜率領數十人到黟、歙二縣，勸説感化群賊，群賊當天就來歸降。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説，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决，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討。既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

太宗剛即位的時候，各地都反叛朝廷，東土叛軍兵力强大，形勢尤其危急。吴喜請求率領三百精兵，到東綫去拼死效力。皇上十分高興，就授吴喜爲代理建武將軍，挑選羽林軍的勇士配置給吴喜。朝中議論此事的人認爲吴喜是主管文書事務的官員，未曾擔任過將領，不能派他領兵。中書舍人巢尚之説：“吴喜從前跟隨沈慶之，多有作戰經歷，性格既剛勇果决，又熟悉戰陣，假如能任用，一定會有成果。這些人説長道短，都是不能識别他的才能罷了。”吴喜於是率領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及騎兵步兵東進征討。到了永世，收到庾業、劉延熙的信和他們送來的尋陽王劉子房的檄文。他們給吴喜的信説：“知道你統領軍隊，已經駐扎在不遠的地方，

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群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勛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鴞，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命，性寬厚，所至人并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吴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覬傳》。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户。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荆州，遷前軍將軍，增邑三百户。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户邑如先。

你所到之處，名聲卓著，今天爲什麽對那種人效忠呢？我們猜想你就要倒戈反擊，和我們同受裂土賜爵的封賞。”吴喜回信説：“我是奉命殺敵的前鋒，忽然收到你們的來信，披閲之中，看到你們這樣不明事理，實在是深爲悵恨和驚駭。聖主英明威武，撥亂反正，仁德隆盛，功業卓著，一群叛黨互相勾結，互相煽動，製造禍亂，片刻之間就要被殲滅。你們是有功勞有德義的志士，世世代代蒙受國恩，但行事却愧對改變惡音的鴞鳥，不想去學習鴞鳥食桑葚受感化而改變惡行。現在我統率部署我的部衆，星夜進軍，近幾日就要在戰場相見，不用再多説。”吴喜在孝武帝時代常被驅遣，充任使臣，他生性寬厚，所到之處人們都歸順他。到他東討之時，百姓聽説是曾任河東太守的吴河東吴喜來了，就都望風而降或是逃散，所以吴喜所到之處都能取勝，事情記載在《孔覬傳》中。吴喜遷步兵校尉，將軍之職不變。被封爲竟陵縣侯，食邑千户。東部平定之後，吴喜又率領他統領的部隊向南征討，遷任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邊叛賊退走，吴喜率軍追趕，平定荆州，他又遷任前軍將軍，增加食邑三百户。泰始四年，吴喜改封爲東興縣侯，食邑不變。

仍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冠豫州，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僞長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

接着，朝廷又拜授吴喜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尚未赴任，又授右軍將軍、淮陵太守，代理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泰始五年，轉驍騎將軍，代理輔師將軍之號、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之職不變。這一年，索虜進犯豫州，吴喜率領各路人馬出討，在荆亭大敗索虜，僞長社公暗中逃走，戍主帛乞奴歸降。吴喜班師回朝，又以原來官職兼左衛將軍。泰始六年，吴喜又率領大軍前往豫州抵禦索虜，朝廷授吴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代理冠軍將軍，驍騎、太守之職不變。第二年，吴喜回到京城。

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

當初吴喜東征，曾經稟明太宗，如果抓獲尋陽王劉子房以及叛賊衆主帥，就在東部處斬。東部平定之後，吴喜看到南方叛賊勢力强大，擔心局勢反覆自己會遭受禍害，於是他不殺劉子

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内密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説。其後誅壽寂之，喜内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上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内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勔、張興世、齊王詔曰：

吴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内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説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

昔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尚在會稽，再遣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説誘群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

房，而把劉子房押送回京城，凡是那些叛軍的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流，都被他保全了性命。皇上因爲吴喜剛立大功，就不加追究，但心中暗恨吴喜。到平定荆州以後，吴喜恣意剽掠，獲得的贓物以萬錢計；他又曾對賓客談論漢高祖、魏武帝本來是什麽樣的人，皇上知道這些情況後，更加不高興。後來朝廷處死壽寂之，吴喜心中恐懼，就啓奏皇上，求中散大夫之職，皇上就特别疑懼驚駭。這時候正逢皇上有病，考慮到自己死後的事情，因爲吴喜一向深得人心，懷疑他將來不能事奉幼主，於是吴喜被賜死，吴喜死時四十五歲。吴喜將被賜死的那天，皇上把吴喜召入内殿，與他談笑，接待非常親密。吴喜出宫以後，皇上又賜給他名貴的食品和金銀用器，皇上吩咐傳命的人不要讓食器留在吴喜家裏。這是因爲皇上一向很多忌諱，不想讓食器滯留在有死喪災禍之家的緣故。吴喜死前一天，皇上給劉勔、張興世、齊王等人的詔書説：

吴喜出身卑微貧寒之家，從小爲人奔走役使，能言善辯，妄行欺詐，輕佻狡媚，詭計多端。從元嘉年間以後，他就充任主管文書的小吏，倚仗主上的恩寵，假藉朝廷的威望，玩弄權術，邀取人心，處處交結士人，互相結爲黨羽，在衆人面前常常説出正直的言辭，但内心實在是阿諛諂媚。每每藉着謀略權術，施行他的奸佞巧詐，言辭甘美，面色和悦，常常周全待人，但他的不忠直、不公平，每逢行事時就會明白顯露。他在各個官署任事時，一向對於那些見解與自己不合的人，就羅織罪名使他們一蹶不振，藉此表現自己的清廉正直，而其他人恣意作壞事，他却全不約束追究，所以他很得人心。

以前大明年間，黟、歙二縣有幾千名亡命之徒，攻破縣城，殺害官長，劉子尚在會稽，兩次派遣主帥，率領三千精兵從水陸兩路進行討伐，兩次進軍都失利。孝武帝派吴喜率領數十人到二縣勸説感化群賊，群賊立即歸降。他詭詐的計謀、迷惑人心的手段，竟然能够達到這樣的程度，所以每次置身軍

慝。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吴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吴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庭。收羅群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奸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則三吴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

旅參加征討，都能盡情施展他各種奸狡心計。到泰始初年，吴喜東征，他手下衹有三百人，却直達三吴，總共經過兩次小的戰役，而從破岡往東到海邊的十郡，無不平定。百姓聽説吴河東將要來，就都望風而退，假如不是多年邀取三吴人心，那爲什麽能這樣馴服？吴喜統領軍隊寬鬆懈怠，不講求法紀，放任手下將領，不加約束，所以他的部屬爲他效力。看他的志向，衹是在叛賊平定之後，應盡力爲國家考慮。吴喜當初東征，從京城出發之時，曾經指天畫地地表示，説是抓到劉子房，將立即誅除，抓到袁標等人都將斬殺，要使全無活的俘虜。平定東部之後，他却放慢進軍的速度，濫施自己的私恩，接納罪人的賄賂，勸誘叛賊的將領，叫他們各自逃亡藏匿，他自己收受賄賂的財物，不可勝記。他允許衆多賊帥假稱投降，竟然讓他們擁衛劉子房活着回到朝廷。他收羅衆多叛逆之徒，都視作自己的爪牙，對他們撫慰優厚、交接親密，勝過對待仁義之士。推測他這種心意，正是聽到南方叛賊勢力强大，殷孝祖戰死，人心大亂，擔心叛逆之人得勢，自己先謀劃脱身之計。吴喜善於奸詐權變，常常以計謀權術保護自己，對朝廷，他首先獻上征討三吴的取勝捷報；對南方叛賊，他不殺東土叛黨，暗中顯示自己的誠心。應當説是東土之人怯懦，自己望風而逃散，這都是叛黨自己没有做好安排，并不是吴喜率軍緊逼的結果。保全劉子房及顧琛等人的性命，就足以表現吴喜對叛黨的誠心，吴喜爲自己留下了可進可退的兩條路，可以保住自己没有禍患。

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

南方叛賊尚未平定，供應軍糧是急迫的事情，西南和北邊糧道阻隔不通，東土剛剛平定，商人運糧也很少，朝廷竟然要鬻官賣爵，以便解救糧食的困厄，一斗一斛地徵收積聚，糧食還是不能充足。吴喜在赭圻的時候，一名軍主一次偷走一百三十斛米，開始吴喜并不追究這人的罪行，各軍主都説應當

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

治罪，吴喜不得已，祇是責打三十鞭，又不給别的處罰。他曲意庇護罪人，大抵都像這樣。

喜至荆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奸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托，不知厭已。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托云捍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托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荆州官府私家都很富足殷實，吴喜到荆州之後，錢物再也没有剩餘。吴喜憑仗征討大軍的盛大軍威，逼迫索求，審問追查，他徵收賦税，既没有固定的科條，又嚴令追索逼迫，都要立即交納完畢。吴喜任用的人，没有一個不是奸猾之徒，假公濟私，脅迫駐地百姓，交納給官府的財物，他們侵吞竊取，超過半數，接受賄賂，疏通私情，不知滿足，永無休止。西土的禍難平定以後，吴喜本應當返回朝廷，但他尋找藉口盤桓滯留，托言説是要捍衛蜀地，其實是因爲財貨的交易還未辦完。吴喜又派人進入蠻地，假托詔命撫慰蠻人，蠻人贖罪的錢財，全部收入私囊。吴喜又派手下的將士官吏，同時藉助當地的富人，去襄陽或是蜀、漢等地，串通郡縣，侵擾官府，損害百姓，經商求利，花様百出。當他從西土返回朝廷，大的艑，小的艒，甚至更小的草舫，錢米布絹没有一條船不是裝得滿滿的。從吴喜到他手下的官員，直到手下的小吏，人人都是滿載而歸，没有一個不是大發横財。

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遍，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奸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嘆息，并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

吴喜本是卑賤小人，多年被人役使，經由水陸兩路，幾乎遍歷各個州郡，所到之處，他每每邀結人心，隨意竊取善名，因而聲譽傳遍天下，但他心中暗藏奸心惡意，却没有人能知道。吴喜軍中的衆多將領，不是劫賊便是强盜，他祇是説："强盜爲什麽一定要殺，祇要得到他們，就必然能够發揮他們的作用。"即使是身體羸弱的盜賊，吴喜也會説："健兒值得愛惜，天下還不太平，祇管叫他們立功贖罪。"對他們的安置，給他們的待遇，反而超過勞苦將士。這一幫人感謝的祇是吴喜，没有人説是朝廷頒賜的恩德。這些人凶惡的本性不改變，常常幹壞事、出惡言，那些勞苦的將士、忠義的士人，祇是相對嘆息，都説："我們不吝惜自

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説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己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托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并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携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己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

己的生命，攻打擒拿這群奸賊，朝廷不肯殺掉他們，反而與我們同等看待。現在假如天下再出現奸賊，我們不能再去攻打他們了。"這些被收容的奸賊跟隨吴喜進軍，多數没有立下功勞，有的藏身在大軍之後，有的躲在帳篷中睡覺。叛賊潰散逃奔之後，他們和勞苦的將士一樣受到賞賜封贈。在受到質問後，吴喜則百般尋找托辭辯白，他説："這些人既然被原宥寬恕，而且攻打叛賊有功，哪能不按例給予封賞？"褚淵到南方給吴喜手下衆多將士銓授官職，吴喜代軍中那些曾爲盜賊的人向褚淵求官，力氣倍於爲忠義之士求官。褚淵因爲吴喜最先獻捷，名位通顯，而且又是軍隊統領，難以違忤他的意志，因此這類人得官受賞，反而多於忠義之士。忠義之士雖然忿怨吴喜的不公平，但又對他軍紀鬆弛頗爲留戀。往年竺超之聽説各地叛亂，人心畏懼叛賊，没有人敢於要求爲朝廷率兵平叛，於是慨然挺身而出，跟隨吴喜出征，擔任吴喜的副手，親臨戰場。他從東部歸來之後，違拗吴喜的心意，吴喜就説他常常喝酒，不能勝任職事，於是擯棄不用。高敬祖年紀雖然稍老，身體却很强健，他處置調遣有方，在軍中受人稱道，吴喜却鄙薄他的衰老，説是他没有什麽用處。吴喜衹是因爲兩人正直清廉，操行與自己不同而排斥他們。竺超之爲人，確是嗜好飲酒，但算一算吴喜營中的主帥，難道没有嗜好飲酒的人？衹不過這是要排斥竺超之，所以藉好酒作藉口而已。高敬祖既然没有别的毛病，衹是説他年紀老，藉口爲他求州郡官職，暗地裏把他排斥出軍隊。其他的主帥，都是貪贜枉法、諂媚阿諛之徒，吴喜不論到何處，都把他們帶在身邊，從不捨棄。衹要聽到天地間有判處死罪或是應當囚禁的罪人，吴喜一定啓奏，讓這些人加入他的部隊，這些人都能得到官爵，獲得優厚的安排和恩遇。本應入獄、被處死的人，因爲吴喜而能得到活命的機會，而且不衹是得到活命的機會，又

能够事事如意順心。人不是木石，怎能不受感動？假如我去攻打吴喜的家門，這幫人哪個不會爲他效力賣命？衹是吴喜不敢生貳心罷了。吴喜軍中之人都是吴喜個人的爪牙，和國家哪有什麽關聯？

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侄及其同堂群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盗，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托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啖。州郡應及役者，并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吴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

吴喜自從得到軍隊中的官職以後，在手下設置很多吏員僚佐，以自己官署的名義給每個人封官，再也没有什麽標準和限制。吴喜爲自己的兄弟子侄以及堂房兄弟，乞求在東部的大縣做官，四五處縣城連成一片，他們都氣焰囂張、巧取豪奪，侵吞官産、搶奪私財。在他們那兒，犯罪者、逃亡者，州郡不能追討，他們一并隱藏匿護，納爲黨羽，朝廷的命令，州府的文書，全不能再執行。本應爲公家徵用的船車牛犢，衹要假托在吴喜名下，衙門官吏便不敢過問。别縣的奴婢，進入這幾個縣界就被搶去。百姓的牛犢，隨意牽走宰殺吃掉。輪到應在州郡服役的人，都投入吴喜家中，圖求免役。吴喜之兄吴茹公等人全都下鄉强取錢財，遍布村莊鄉里。吴姓族人，或是吴家的姻親，到民間强求財物，再也没有終極，百姓嗷嗷哀號，人人困苦不堪。吴喜全都知道這種情況，但完全不加制止。

索惠子罪不甚江悆，既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悦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録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即便打鎖，解襦與著，對膝圍棋，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慰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録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録。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

索惠之子的罪不比江悆嚴重，已經蒙受恩赦，可以免受刑法，但因爲在小事上違忤了吴喜的心意，吴喜就擅自用刑斬殺。張悦是叛賊的大帥，被逼迫歸降，沈攸之將他囚繫交付吴喜説："此人死活應當由朝廷決定。"將帥征伐，已有常規，這種人本應囚送有司處置，可是吴喜當即就爲張悦打開枷鎖，解下衣袍給張悦穿，和他對膝而坐下圍棋，私人給他恩德。他以私人恩惠邀取人心，處事就是這樣。張靈度是個凶殘愚頑的小人，叛賊的首犯，吴喜在西征時擅自寬宥他的罪行，私自帶着他回到京城，與他親密交往，感情好似同胞兄弟。但張靈度狼子野心，仍然懷有險惡心性，竟和柳欣慰等人密謀擁立劉禕，我命吴喜收捕張靈度，而吴喜

却暗中報信使他逃走，但未能逃遠，被建康官府收捕。吴喜背叛國家親近惡人，竟然到了這種程度！

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

吴喜剛從西部返回朝廷，希望兼任右丞，企圖憑藉職事之便，實施個人的狡詐，我憎惡他諂媚邪曲，壓住他的請求没有允許，從此他心中怨怒，憤憤不平。

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奸人婦女，逼奪鷄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脱誤有縛録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吴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吊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剥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釁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鸇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携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

吴喜西進援救汝陰的時候，放縱手下兵將，掠奪欺凌百姓，奸淫婦女，搶奪鷄犬，不受約束，隨意擄掠，沿路的地方長官，没有誰敢過問。倘若一時疏忽，抓捕了吴喜手下一名將士，吴喜就會大發脾氣。百姓呼號哀嘆，人人感到失望。近日段佛榮請求回京，於是想用吴喜代替他，西部百姓聽説吴喜將要來，都想叛逃，他們説："吴喜軍中個個都是强盗，假如他作刺史，我們哪裏還有活路？既然没有别的辦法，衹有叛逃投奔虜寇而已。"但凡討伐有罪，撫慰百姓，目的在於澄清治國之道，哪有殘害無辜，從事掠奪，妨害政令，危害國家，蒙騙朝廷，放縱僚屬，罪行到了這種程度，怎能長期容忍呢？臧文仲曾經説："看到有人對自己的君主好，就要像孝子奉養父母一樣對待他；看到有人對自己的君主壞，就要像鷹鸇追逐鳥雀一樣誅戮他。"耿弇不把賊虜留給君父，自己勇猛殲敵，前代史書把這作爲美事記載流傳。而吴喜軍中五千人，自身都曾經參加反叛，吴喜把他們放在自己身邊供養使用，他哪有事奉君主的忠心。

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輪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静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蜼螭，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釁，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脩林被擊，物惡傷

吴喜心志狂妄，每每稱説漢高祖、魏武帝本是怎樣怎樣的人。近日又突然上表啓奏，要求解除軍職，乞請中散大夫之職。吴喜是什麽人，竟敢提出這樣的要求。何況現在邊境還不安寧，正是吴喜爲國奔走獻出生命的時候，假如選擇自處的最好辦法，就應當節約儉省，清廉謹慎，閉門思過，静掃門庭，不與外人交往，專心事奉君主，怎麽能够憑藉他那如同蜼螭微賤卑陋的才質，妄自抬高自己的身價呢。一定是想到自己的罪

類，内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

過，已經在遠近播揚，又看到壽寂之被流徙，施脩林被殺，人幹壞事也會爲自己的同類哀傷，内心擔憂恐懼，所以想出這種辦法，企圖想自安其心。

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閒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剠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

朝廷官員及藩鎮大臣之中，吴喜幾乎没有懼怕的人，懼怕的祇是我一個人而已。人壽命的長短，不能預先知道，假如我的壽命有一百年，人世間没有吴喜，那有什麽損失。假如四月的時候我患病不能痊愈，天下豈能祇有吴喜一個人？考求吴喜的心迹，他不能事奉恪守先王法度、尊奉正道的君主，哪裏能讓他遭逢國家憂難而有可乘之機呢！世人多説，“時勢如果令人擔心，國法就應當嚴厲”。遍觀那些據有天下，統御萬民的君主，都是憑恃權威來統一民心，哪個朝代不是這樣？所以上古設立象徵性的刑法，民風淳厚，都不會觸犯法紀；後世聖主鑒戒於作僞之風盛行，纔换用黥墨之刑。唐堯最有仁德，但却不寬赦四凶的罪行；漢高祖寬懷大度，但却以誅戮三傑爲急務。而且太公治國，首先把華士誅戮；仲尼攝行相事，就對少正卯施以刑戮。從古以來，盡力安定社稷，有濟助蒼生功勞的功臣，出行時有佩持班劍的儀仗在前開路，有鼓鉦簫笳演奏軍樂在後隨行。但不能保住這種地位的人，在各個朝代數也數不清；憑藉這種福分頤養天年的，祇有十分之一罷了。至於像吴喜這樣罪惡深重，還能免遭治罪嗎！

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

富和貴，雖然憑藉功勞取得，但必須憑藉德義保持，所以獲取富貴能够善始的人，算不得了不起，保持富貴能够善終的人，纔值得敬重啊。朝廷設置官員，豢養將士，目的在於有利國家。當他們有利於治國的時候，朝廷如同對待赤子般地愛重他們；到他們危害國家的時候，朝廷就如同見到仇敵似的畏懼他們，怎能忍受他們最終帶來的禍難，而去從容地追尋他們當初的功勞呢？將士的使用，好比吃藥一樣，在人體弱身冷的時候，要依靠藥物保全性命，等到身體内部

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并謂云何？

熱勢發動之後，要除去體内的滯積以防止病患。哪能衹記得開始時的好處，不計較以後的損害，衹保留以前的獎賞，而免去當前的罪罰。并不是忘記他們的功勞，衹是情勢所迫，不得已罷了。吴喜的罪惡深重如山，令人心中難忍，縱使以前有功勞，也不足以抵消補償他的罪惡，他一定會成爲國家的禍患，怎麽能不除掉他？而且想要防微杜漸，在事情未萌生之前就應當考慮防範，我不想在詔書中披露他的罪惡，但明天我將在詔書中嚴厲地責問他，命他自作處置。你們這些人都是朝廷的將相大臣，是寄以重任的國家股肱，賞罰之事關係重大，應當同你們商量，你們各人的意思怎麽樣？

及喜死，發詔賻賜。

到吴喜死後，皇上又下詔賜錢財布帛給吴喜家辦理喪事。

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吴喜之子吴徽民承襲吴喜的爵位。齊接受禪讓之後，封國削除。

黄回　王宜興

黄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雍州，回復爲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户。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録，付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户伯，性便辟勤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

黄回本是竟陵郡軍户。最初服役充任郡府雜役，漸漸升任傳教。臧質任郡中長官，黄回轉任齋帥，臧質離開郡職的時候，他帶着黄回跟隨自己。臧質任雍州刺史，黄回又任齋帥。臧質討伐元凶，黄回隨從臧質立了功，因而免除了軍户之籍。臧質在江州時，提拔黄回爲領白直隊主。在梁山戰敗後，黄回跟隨臧質逃向豫章，被官軍軍主謝承祖收捕，交付江州作部服刑，遇上赦令被寬宥。黄回於是到京城，在宣陽門與人打架，假稱自己是江夏王劉義恭的馬客，因而被鞭打二百下，交付右尚方服刑。適逢中書舍人戴明寶也被囚繫在那兒，黄回被派爲户伯，他生性勤快，又善於諂媚逢迎，事奉戴明寶竭盡心力。戴明寶不久就得到寬赦，和以前一樣受到信任重用，他啓奏赦免黄回的罪，讓黄回統領他的隨身衛隊，統領主管宅院以及江西别墅之事。黄回生性靈巧，又多技藝，遇上什麽活一學就會，因此戴明寶很寵愛信任他。

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太宗初

黄回勇壯敏捷，果敢凶悍，勇力倍於常人，他在江西曾與諸楚之人相互勾結，屢屢搶劫偷

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户。

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户。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户，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

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候伯等并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候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吴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所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

盜。正逢太宗剛剛即位，各地反叛，戴明寶就啓奏太宗，命黄回招募江西楚人，得到八百名快射手，授黄回爲寧朔將軍、軍主，隸屬劉勔西討。黄回在死虎擊敗杜叔寶統領的部隊，因而被授任山陽王劉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又攻打合肥，打敗了敵軍，屢經升遷爲將校，因功封爲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户。

後廢帝元徽初年，桂陽王劉休範叛逆，黄回以屯騎校尉之職統領所部隸屬齊王，在新亭戰役中設計了詐降的計謀，事情記載在《劉休範傳》中。黄回見到劉休範可乘機斬獲，便對張敬兒説："你應當去擒獲他，我已發誓，不殺諸王。"張敬兒當天就斬殺劉休範。叛亂平定之後，黄回轉任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爵位提升爲侯，改封聞喜縣，增加食邑千户。元徽四年，黄回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劉景素反叛，黄回又率軍前往征討，假節。劉景素據守的城池被攻破的那天，黄回率軍先攻進城，他又把擒獲劉景素的機會讓給張倪奴。因爲戰功，黄回增加食邑五百户，進號爲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之職不變。第二年，黄回遷右衛將軍，常侍之職不變。

沈攸之反叛，朝廷命黄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又賜給他一部鼓吹，率領大軍將由新亭進發任前鋒。黄回還未出發，而袁粲占據石頭叛亂，黄回和正在新亭的將帥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人打算響應袁粲。袁粲發動叛亂，任候伯等人都乘船趕赴石頭，祇有孫曇瓘先到而得以入城，到任候伯等人趕到，袁粲的叛亂已經平定。黄回本來約定第二天早上率領自己的部屬從御道直趨臺門，在朝堂攻殺齊王，事情既然未能成功，齊王像以前一樣對待存恤黄回。黄回和王宜興一向不和睦，擔心他會爲保住自己先行上告，藉他不服從調配的理由殺了他。王宜興，吴興人。體形矮小，但果敢凶悍，有膽量氣魄，年輕時進行搶劫不要幫手，所在郡追捕他，包圍他幾十層，最終還是没有人能捉住他。太宗泰始年間，擔任軍將，在壽陽參預攻打索虜，每每以少勝多，挺

當。稍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三百户。至是爲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

身深入敵陣，無所畏懼，索虜軍士遇上王宜興，都退避一旁，不敢當其鋒芒。王宜興逐漸被提拔爲寧朔將軍，羽林監。因爲平定建平王劉景素叛亂的功勞，封爲長壽縣男，食邑三百户。到這時候他擔任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

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增邑二千户，并前三千七百户。改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

黄回率軍前進，未到郢州，而沈攸之已經敗逃。黄回到達郢州，進號爲鎮西將軍，原督軍事之職改爲都督諸軍事。黄回不樂意呆在郢州，堅決要求南兗州之職，於是率領部屬擅自回到京城。朝廷改封黄回爲安陸郡公，增加食邑二千户，和以前的加在一起，共食邑三千七百户。黄回改任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不變。

齊王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

齊王認爲黄回最終一定會掀起禍亂，於是上表啓奏説：

黄回出自厮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暗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内文武，剥剔靡遺。及至還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尚在車府，回遂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多受劫盜，親信此等，并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罪著，非可含忍，應加剿除，以明國憲。尋其釁狀，實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罪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既往，伏增慚恧。

黄回出身於低賤的奴僕，本來就没有信義德行，正巧遇上先帝泰始年間動亂，錯誤地讓他承擔率軍驅馳的職任，他憑藉時勢，屢屢叨居軍中顯要職任。到沈攸之反叛的時候，軍機緊迫，我因爲昏昧而不能瞭解人，希望他能搏擊消滅反叛，派遣他爲前鋒，誰知他竟然不和叛軍交戰。他率軍到達郢城，藉助軍威脅迫百姓，欺凌擄掠，一定先從尊貴之家動手。武陵王的馬匹器具服飾，全被搶奪，城内的文武官員，家中被劫掠無遺。到他回到京城，就更加放肆，先朝皇帝御用器物，還有兩輛車子，爲了寄托對先帝的哀思，還把它們保存在車府，黄回啓奏，竟然索要這兩輛御車，準備私人使用，輕慢僭越，不知滿足，簡直不顧天道。黄回又廣爲接納逃亡罪人，大量收容劫匪盜賊，親近信用這幫人，把他們都作爲自己的爪牙。看他這樣凶頑狡詐，擔憂將給國家帶來難以預料的災禍。黄回惡迹累累，罪行昭著，簡直不能容忍，應當加以剿除，以明國法。考求他的種種罪狀，實在應當處以極刑，但他曾經擔任將帥，稍有餐風露宿的微勞，定罪有可能從輕處置，這類事例已明確記載在前代典策之中，請求皇上減輕他的罪罰，特許寬宥

他的後嗣。我承蒙皇上過愛，恩隆任重，一定要竭誠進言，因此遵循治國的法則，我恭敬地陳奏我的一孔之見，皇上聖明，請予明察。我慮事缺少遠見，實在不能明察人才的忠奸，追想這些以往的事情，我更加感到慚愧不安。

詔曰：

黄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貰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效累著，而屢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既扇，廟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杖，氛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裂茅升爵，均榮勛寵。凶詖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未遂，很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咨疑，便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蕃，徽賁惟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貪據襟要，苦祈回奪。黷謁弗已，叨侈無度，遂請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啓聞，傷風蠹化，莫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

皇上下詔説：

黄回本從平庸小人中提拔，早就犯有種種罪行，朝綱對他網開一面，是爲了約束他讓他搏擊殺敵。雖然他辛勞報效，多有成績，但却屢屢干犯法紀。在新亭時他背叛朝廷，投拜到叛賊麾下，圖謀不軌之心熾盛，社稷宗廟幾乎危亡，幸虧張敬兒手提戈矛奮勇突進，叛賊的首惡纔得以誅戮。到劉景素心存叛逆，已有多年，黄回向他暗通消息，偷送武器，叛亂平定之後，黄回狡詐的陰謀纔顯露出來。但是朝廷每每寬容，希望黄回能够悔改，所以裂土分封，提升爵位，和其他功臣同受榮寵。但他的本性凶頑邪僻，險惡奸慝之心更日日加深。他離間誘騙張敬兒，用意是想攻訐陷害，陰謀未能得逞，就更加凶險暴戾。近日黄回率軍駐扎郢州，他威脅逼迫州郡長官，心懷私人目的，多方徵求勒索，主管官吏提出疑問，他便横加責打，專斷妄爲，凶暴傲慢，根本不顧國家法規。黄回受任西藩州牧長官，官職美盛、地位顯貴、俸禄豐厚，但他全然不知感恩戴德，尚且心懷怨忿。李安民到河、濟赴任，未滿一周年，黄回貪求占據險要之地，苦苦請求朝廷收回對李安民的任命。他貪財求官，無休無止，盛氣凌人，貪得無厭，竟然索要皇上乘坐的車輛，使自己的器飾僭越名分。黄回又招聚賊黨，全不啓奏，敗壞風俗，損害教化，没有誰比他更嚴重。應當明申法紀，嚴正刑法，立即把黄回收捕，交付廷尉，依法徹底查辦。

回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

黄回死的時候五十二歲。黄回之子黄僧念，任尚書左民郎，竟陵相，還未出發赴任，隨同黄回一起被處死。

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進，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内，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

黄回官職尊貴，仍然非常恭謹地事奉戴明寶，和戴明寶説話一定自稱己名。每次到戴明寶處，都屏退隨從，一人單獨進見，未曾敢在戴明寶面前落座。他還親自到營帳及内室，查看各種日用物品的有無，若有缺少，隨即供送，這已經成爲他的常例。

庾佩玉

先是，王蘊爲湘州，潁川庾佩玉爲蘊寧朔府長史、長沙内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陽王翽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州，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吕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候伯。

這以前，王蘊任湘州刺史，潁川庾佩玉爲王蘊寧朔將軍府長史、長沙内史。王蘊離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陽王劉翽還未到任，暫且命庾佩玉行府州事。劉翽先派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率軍守衛湘州，和庾佩玉共掌政事，但兩人不和協。到沈攸之叛亂的時候，庾佩玉、韓幼宗相互不信任，韓幼宗有密謀想暗算庾佩玉，庾佩玉得知韓幼宗的密謀，便襲擊韓幼宗并把他殺了。黄回到郢州，派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任候伯因爲庾佩玉持有二心，便擅自殺了他。湘州刺史吕安國到湘州上任，齊王命吕安國誅殺任候伯。

彭文之

彭文之，泰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户。順帝初，爲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閤，領右細仗蕩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

彭文之，泰山人。因軍功逐漸提拔爲龍驤將軍。因爲討伐建平王劉景素的功勞，封爲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户。順帝初年，彭文之任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閤，領右細仗蕩主。沈攸之叛亂平定後，齊王收捕他，關進監獄，在獄中賜死。

孫曇瓘

孫曇瓘，吴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獲，伏誅。

孫曇瓘，吴郡富陽人。他驍勇果敢并且有力氣，因軍功逐漸擢升，到這時他任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在石頭叛逃，逃亡躲藏了很長時間，後來在秣陵縣擒獲，被處死。

任農夫

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并以武用顯。農夫稍至强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晋縣子，食邑五百户。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户。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

與黄回同時擔任將領的人，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他們都因爲勇武被任用而揚名。任農夫逐漸升至强弩將軍。太宗初年，因爲東進征討之功，被封爲廣晋縣子，食邑五百户。東部平定後，接着又南進征討，增加食邑二百户。歷任射聲校尉，左軍將軍。當時桂陽王劉休範在江州，有背叛朝廷之心，朝廷擔心他

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户，并前千七百户。出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謚曰貞肅。僕伯，即農夫弟也。

順江而下，就命任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守姑孰以防範劉休範。劉休範不久就率軍直趨京邑，從近道突然逼進京城，任農夫放棄戍守的姑孰趕回京城。劉休範叛亂平定後，任農夫因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加食邑千户，和以前的加在一起共食邑一千七百户。出京任輔師將軍、豫州刺史，不久又提升封號爲冠軍將軍。第二年，入京任驍騎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前各朝加官，衹有“散騎常侍”的官名，没有“通直”、“員外”一類的文字。太宗朝以來，很多人憑藉軍功提升到很高的官職，那些資歷淺而又加賜常侍之號的人，往往就在官號前加上“通直”、“員外”等字。泰始五年，任農夫加征虜將軍，改通直散騎常侍爲散騎常侍，驍騎之職不變。這一年，任農夫去世，朝廷追贈爲左將軍，常侍之號不變，贈謚爲貞肅。任僕伯，就是任農夫之弟。

周寧民

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軍校。泰始初，封贛縣男，食邑三百户。官至寧朔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

周寧民在鄉里舉起義旗討伐薛安都，也因爲軍功而升至軍校。泰始初年，封爲贛縣男，食邑三百户。官職至寧朔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

高道慶

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户。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户，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户。道慶凶險暴横，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高道慶也提拔到軍校驍游，因爲平定桂陽王劉休範的功勞，被封爲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户。建平王劉景素起兵反叛朝廷，高道慶率領軍隊北進征討，但暗中却與劉景素勾結合謀。在劉景素反叛平定之後，高道慶自己上表啓奏，要求給自己增加食邑五百户，皇上下詔給他增加食邑二百户，和以前的加在一起總共食邑五百户。高道慶凶險暴虐，横行無忌，欲求無休無止，有人違忤他的心意，就隨意捶打折辱，常常有人被摧殘致死，朝廷畏懼他有如虎狼。齊王和袁粲等人計議，把高道慶收捕，交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史臣曰：賤民百姓，要想成名立功，如果不是遇上時世動亂就没有什麽機會可以實現。但是要拿亂世的那種情懷，在國家安定的日子裏用來待人處事，能够不毁敗身家性命，就也算是幸運了。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　袁顗　孔覬

鄧琬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并爲晋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禄勳。

琬初爲州西曹主簿，南譙王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隨府轉車騎參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圍逾年，乃克。以臧質反，爲廣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原。琬弟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璟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禄勳、前征虜長史鄧胤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心力款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璩凶悖，自取誅翦，沿恩及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爲給事黄門侍郎，以旌胤之宿誠。"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高祖父鄧混，曾祖父鄧玄，都在晋代任尚書吏部郎。祖父鄧潛之，任鎮南長史。父親鄧胤之，任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劉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禄勳。

鄧琬最初任州西曹主簿，南譙王劉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劉義宣官職變動，他又隨同轉任車騎參軍，接着轉任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舉兵起義，以自己官府名義行文任鄧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鄧琬率軍到廣州討伐蕭簡，圍城攻打超過一年纔攻克。因爲臧質反叛，鄧琬被廣州刺史宗慤囚禁，正遇上赦令被寬宥。鄧琬之弟鄧璩，與臧質一同反叛，臧質失敗後，鄧璩隨同臧質一起被處死，鄧琬之弟鄧璟也連坐被判罪處死。鄧琬由於距叛軍很遠，又有戰功，所以免去死罪而流徙邊遠之地，於是他仍然滯留廣州。很久纔得以回歸内地，被授任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皇上駕幸歷陽，追念自己任藩臣時的舊有部屬，於是下詔説："已故光禄勳、前征虜長史鄧胤之人品穩重，歷次任職都有顯著的政績。我從前擔當藩臣重任時，鄧胤之首先承擔佐理之任，忠心竭力，我内心不忘。前幾年，鄧胤之之子鄧璩凶頑悖亂，給自己帶來死罪。恩德施及鄧琬，特别赦免他的死罪。現在，應當擢拔鄧琬爲給事黄門侍郎，以表彰鄧胤之往日的忠誠。"

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内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以太祖、世祖并第數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托，豈得惜門户百口，其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群公卿士，廢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教，即日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戾，并是諸君所見聞。顧命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共成其釁。京師諸王，并見囚逼，委厄虎口，思奮莫因。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横流，今便欲舉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何如?"四座未答，録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伊、霍行之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鄙州士子，世習忠節，况屬千載之會，請效死前驅。"衆并奉旨。文武普進位一階。轉亮爲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朔將軍，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參軍事顧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記。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之郡，始至尋陽，與新蔡太守韋希直并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及彭澤令陳紹宗并爲將帥。

第二年，鄧琬出京任晉安王劉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内史，行江州事。前廢帝昏狂悖亂，暴虐無道，因爲太祖、世祖都是兄弟排行處於第三而即帝位，劉子勛兄弟排行次序和他們相同，也是老三，因而對劉子勛産生了很深的嫌隙，他采用何邁的計謀，就派遣使者帶着毒藥去賜劉子勛死。使者到了以後，劉子勛的典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人騎馬趕去告訴鄧琬，流着淚請鄧琬出主意。鄧琬説："我自己是個出身寒微的南方士人，蒙受先帝特殊的恩寵，把愛子托付給我，現在哪能顧惜全家百餘人的性命，自然應當以死報效。年幼的皇上昏庸殘暴，社稷面臨危亡，昏君雖然名義上是天子，行事施政却如同殘暴無道的獨夫民賊。今天就要率領文武官員，直赴京城，與朝廷群公卿士一起，廢黜昏君，擁立明主。"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傳述劉子勛的諭告，宣布當天就實行戒嚴。劉子勛身穿戎服走進大廳，召集手下官員，命潘欣之口頭傳達自己的旨意説："小皇帝昏亂狂悖，行事暴戾，違背常理，這都是諸位聽到見到的事實。先帝臨死時受命輔佐的朝廷大臣，全都被誅戮。他還逼迫王公，侮辱太后。那些爲非作歹的不逞之徒，助紂爲虐，加大了國家禍亂。留在京城的諸王，都受到囚禁威逼，如同置身虎口，想要奮起自救，但没有機會。我兼負爲國爲家除害的職責，豈能坐視災害泛濫，現在就要出動九江的軍隊，向遠近州郡飛送聲討昏君的檄文，爲王室獻策效力，諸位認爲怎樣?"在座的人還没回答，録事參軍陶亮説："小皇帝昏亂狂惑，他的醜聞累積，罪惡累累。廢黜昏君，擁立明主，伊尹、霍光在古代已經奉行這種義舉，殿下在今天就要擔當這一重任。我們雖是邊遠州郡的士人，但世代習染忠貞節操，何况這正是千載一逢的際會，請讓我爲國效力，身任前驅。"衆人都遵奉劉子勛的旨意。劉子勛下令給文武官員都提升一級。命陶亮轉任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朔將軍，總管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總管戰船營造。參軍事顧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人參與掌管文書。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赴郡

上任，剛到尋陽，劉子勛命他倆與新蔡太守韋希直一起都任諮議參軍，領中兵，還有彭澤令陳紹宗也都一起擔任將領。

初，廢帝使荆州録送前軍長史、荆州行事張悦下至盆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爲司馬，加征虜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内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絶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冲之爲子勛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與陶亮并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馳告遠近。

這以前，廢帝命荆州官員收捕前軍長史、荆州行事張悦送往京城，順江而下到盆口，鄧琬傳達劉子勛的命令，打開張悦身上的枷鎖，用自己乘坐的車馬把張悦接回，劉子勛任張悦爲司馬，加征虜將軍。加鄧琬冠軍將軍，命二人共同掌管内外事務。派將軍俞伯奇率領五百人出守大雷，斷絶商旅交通以及公私事務的使者往來。派遣使者徵調各郡民丁，收聚軍用器械，十天之内，徵得五千士兵，屯駐大雷，在江兩岸建造營壘。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赴郡上任，剛到孤石，鄧琬命孫冲之任劉子勛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與陶亮共同統率前軍。命記室參軍荀道林撰寫檄文，飛送遠近州郡。

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吏并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黄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黄閤是吾徒事耳。"衆并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晋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并同叛逆。

適逢太宗平定了動亂的局面，他封贈劉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命的文書送到，劉子勛手下的官員都很高興，到鄧琬那兒對他説："暴虐昏亂的君主已經廢黜，殿下又享受三公的榮耀，無論對公對私，實在都是一件大喜事。"鄧琬認爲劉子勛兄弟排行居於第三，又在尋陽舉兵起義，這和當年世祖起兵然後登基的事正好相符，如果劉子勛稱帝，按理説有萬分把握成功。於是拿過任命書扔到地上説："殿下應當大開端門朝見群臣，至於擔任三公、進入黄閤，祇是我們的事情而已。"衆人聽到鄧琬的話，都受到震動，十分驚愕。鄧琬與陶亮等整修武器盔甲，向四方徵兵。郢州刺史安陸王劉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劉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晋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都和劉子勛一同反叛。

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勛

在這以前，廢帝命邵陵王劉子元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他們赴任途中行進到鵲頭，聽説尋陽已經舉兵，便停止前進，派使者稟告太宗，請示是進是退。太

起兵，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即解甲，不欲先彰同異，敕令進道。信未報，琬聞子元停鵲頭不進，遣數百人劫迎之。乃建牙於桑尾，傳檄京師曰：

宗認爲劉子勛舉兵，用意本在廢黜小皇帝，雖然對劉子勛不立即解散軍隊有所懷疑，但是不想先表露自己的其他想法，於是命令劉、沈二人繼續上路。使者還未回覆，鄧琬得知劉子元留在鵲頭未行，就派數百人用武力把他接來。於是在桑尾豎起軍旗，并向京城送去檄文說：

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時乘雲轡，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俯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替，嗣主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弒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效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鴟鴞之心，蹈倫、穎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

國家遭逢陽九百六的厄運，雲雷災厄交迭相侵。高祖皇帝即帝位，時時乘馬馳騁，在征戰勞頓中匆匆仙逝。文祖安定天下，四海吉祥，繼承聖業，光大教化，但中年被害。二凶劉劭、劉濬恣意作亂，滅絶三綱，宗室親王俯首順從，在逆朝苟延殘喘，聽不到他們枕戈達旦、誓爲君父報仇的消息，而苟取榮禄、尸居官位的却大有人在。孝武皇帝爲國難而悲傷泣血，離開藩臣之位而爲國事效力，聚集義兵，入京討賊。他激動奮發，投袂而起，身任義軍首領，親自懲治元凶，使九州再生，日月重光。但蒼天不仁愛，英主又棄離了萬民，皇室的命運再度衰微，繼嗣的君主荒淫無度。我以不才的姿質，擔任了藩長之職，宗廟殲滅、社稷傾覆的危險就在眼前，我萬分擔憂，所以在楚郢招募士卒，向京城飛送檄文，志在遵照前朝的典則，廢黜昏君，扶立明主，希望祖宗七廟能重新安定，廢黜昏君的功業有人繼承。哪裏想到宋室的禍亂尚未終止，弒主亂國的事又突然發生，竟然假藉君命，殺害德才兼備的大臣，篡奪皇位，違背天道，效法凶邪，輕侮我們皇家的祖德，擾亂我們皇家的長幼之序，殺害我們皇家兄弟，放恣他那鴟鴞般的惡心，妄圖實現晉代司馬倫、司馬穎那樣的叛逆之志，蒙騙百姓，欺罔上天，傾覆國家，奪取皇位。他小看了我們還有十三個兄弟，先帝在天之靈又有何罪，而該當後嗣乏人，無人祭祀！

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驅，況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

從前興隆的周朝王權削弱，就依靠晉國、鄭國振興王朝；隆盛的漢朝中途陵替，劉興居、劉章堅守節操、誓死效忠。那些皇室的支裔遠親，尚且有人能捨生忘死，維護

痛。是用飲血衽金，誓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冲之、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沿流電發，徑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群，徑出南州，直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黄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之徒，勁悍之卒，邪趨金陵，北指閶闔。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勒輕鋭五千，强弩一萬，飛鋒班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内史鄧琬，撮湘、雍之兵，勇敢四萬，授律總威，飆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悦，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群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内史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晋熙太守閻湛之，皆掃境勝兵，薦誠請效。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恩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席帆陵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内史何慧文，見拔先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顗，不謀同契，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三千。梁、益、青、徐、兖、豫、吴、會，皆密介歸誠，誓爲表裏。孤親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聲振

王權，何況我忝爲君之臣、帝之子，親情密切相連，更是在一隅之地號呼感奮，爲家事國事而痛心。因此飲血盟誓，披甲戴盔，發誓恢復祖宗的帝業，承嗣對祖宗的祭祀。現在派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冲之、龍驤將軍陳紹宗，率領勇如猛虎、戴盔披甲的二萬將士，勢如雷電，沿江而下，徑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沈懷寶，率領一萬手執長戟的勇士，數千佩用羽箭的騎兵，從南州出發，直到朱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統領像中黄伯那樣勇猛的軍旅，三萬驍勇雄豪的軍士，風一般地掩襲江岸，雲一般地聚臨石頭。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率領像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强勁彪悍的士卒，斜趨金陵，北指閶闔門。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統率五千精鋭輕騎，一萬名配備强弩的弓箭手，從班瀆飛馳而出，在西明齊聚會合。冠軍將軍、尋陽内史鄧琬，聚合湘、雍的四萬勇士，發布軍令，統一指揮，軍隊如狂飆集聚京城。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悦，率領千艘戰艦，五萬水軍，督促衆將，絡繹相繼。冠軍將軍豫章内史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晋熙太守閻湛之，都調集境内的全部精兵，奉獻誠心請求效力。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劉子綏懷念先帝恩德、眷念先帝親情，已經在此以前誓師討逆。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劉子元駕着戰船、乘風破浪，全軍飛速來到。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在陝西練兵，奉獻上萬軍卒。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内史何慧文，曾受先帝拔擢，忠心耿耿投袂而起。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顗，和我不謀而合，似雷電震發在漢南起兵。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胸懷忠貞正氣，不畏路途遥遠，率兵從三千里外趕來。梁、益、青、徐、兖、豫、吴、會等處官員，都暗派使者進獻誠心，發誓要與我們裏外呼應。我

谷，鳴鼙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幹剛鷙，譎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并進，發舟逾險，背水争先。以此衆戰，孰能斯禦，推此義鋭，滄海可堙。

親自總領十餘萬軍衆，羽箭可以填塞河川，兵刃閃亮輝照原野，鳴金聲震山谷，擂鼓響衝九天。全體將帥都竭盡忠誠，全力獻計，果敢勇猛，足智多謀。我們大軍從水陸兩路長驅直入，各路軍隊齊頭并進，戰船出發，衝越險隘，背水作戰，人人争先。帶領這樣的軍隊作戰，誰能抵禦他們？調動這樣精鋭的義軍，滄海也可以填塞。

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弈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效節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趣福，因變立功。夫旦、奭與三監并時，金、霍與上官共主，邪正糅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播，奸騁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信如皦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毁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

諸位大臣，有的在前朝蒙受寵幸，感念舊日之恩；有的世代忠貞，看到國家危急就願意效死盡忠。但大家都被賊寇逼迫，無從報效朝廷。現在大軍逼近，軍事聲援的形勢已經形成，諸位應當隨機應變及時響應，哪能坐等賊寇命運終結之日。立即應該轉禍爲福，應變立功。周公旦、召公奭與管叔、蔡叔、霍叔處在同一時代，金日磾、霍光與上官桀事奉同一君主，奸邪之人和忠直之臣糾雜同處，哪個朝代没有這種情形？但是衹要功業昭著那名聲就會播揚，而奸邪猖獗那正道就會衰微。紀季帶着酅地入於齊，陳平叛離項羽歸附漢，都使自己地位尊顯、名聲遠揚，贏得帝王剖符封侯、世世不絶的盟誓，他們成就功業的範例可作今天的借鑒。假如刁頑不改，觸禍不止，告誡發出而不悔悟，那就要誅滅五族，殄滅無遺。我們處置凶徒的軍令、爵賞功臣的諾言，誠信不變，如同明亮的太陽，一旦巫山起火，芝蘭艾草將要同被燒焦，希望諸位選擇好的道路，不要死守覆車之轍。檄文送到之後，希望廣爲傳告，使大家都知曉。

購太宗萬户侯、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

同時以萬户侯的封賜、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的賞額購求太宗，太宗手下其餘的人也都有不等的賞額購求。

太宗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即位。郢州承子勛初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即解甲下標。繼聞尋陽不息，而顗又響應，郢府行事録事參軍荀卞之大懼，慮爲琬

太宗派荆州典籤邵宰乘坐驛車返回江陵，途經襄陽，袁顗急忙派人送信告訴鄧琬，勸他不要解散軍隊，并且進呈表章給劉子勛，勸劉子勛即位稱帝。郢州先是接受響應劉子勛最初的檄文，到後來聽説太宗平定國事，就立即解散軍隊降下義旗。接着又聽説尋陽并没有停止軍事行動，而

所咎責，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率軍馳下，并送軍糧。琬乃稱説符瑞，造乘輿御服，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又云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昭之撰爲《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群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爲義嘉元年。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車騎將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栖其中，鴞集其幰。又有秃鶖集城上。子綏拜司徒日，雷電晦冥，震其黄閤柱，鴟尾墮地，又有鵄栖其帳上。以鄧琬爲左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悦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如故，進袁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内史張淹爲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并爲黄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奔尋陽，亦爲黄門侍郎。鄱陽内史丘景先，廬陵内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稚、後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内史孔靈産、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并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左丞，府主簿江乂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琬大息粹、悦息洵并正員郎，粹領衛尉，洵弟洌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主、晋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内史王僧胤爲秘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州郡，并加爵號。

袁顗又起兵響應，郢州府行事録事參軍荀卞之十分害怕，擔心被鄧琬怪罪指責，就派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率領軍隊沿江而下，并送去軍糧。鄧琬於是解説符瑞，陳述劉子勛有成爲帝王的徵兆，製作帝王的乘輿以及御用服飾，説是松滋縣有活豹自己走來受擒，柴桑縣送來的竹子上有“來奉天子”的字樣，又説青龍在東淮出現，白鹿在西岡出現。於是命令顧昭之撰寫《瑞命記》。建立宗廟，設置祭祀天地、舉行繼位儀式的壇場，假造崇憲太后的璽書，命群僚尊奉劉子勛爲皇帝。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劉子勛在尋陽城即位，改景和二年爲義嘉元年，不用泰始年號。以安陸王劉子綏爲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劉子房爲車騎將軍，臨海王劉子頊爲衛將軍，三人都爲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劉子元爲撫軍將軍。劉子勛即位的那天天昏地暗，大雨不停，行大禮時忘了呼叫萬歲。舉行大典時取用劉子勛平日乘坐的車除去車脚權且當作帝輦，放置在宫殿的西邊，那天晚上就有鳩在車中藏身，鴞在車旁帷幔上栖息，又有秃鶖在城墻上聚集。拜授劉子綏爲司徒的那天，天色昏暗，電閃雷鳴，震壞了司徒官府的楹柱，屋上用作裝點的鴟尾也被雷擊墜落地下，又有鵄栖息在廳堂帷幕上。又命鄧琬爲左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悦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之職不變，袁顗進號爲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内史張淹爲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一同任黄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逃往尋陽，也命他任黄門侍郎。鄱陽内史丘景先、廬陵内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稚、後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内史孔靈産、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等同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左丞，府主簿江乂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鄧琬的大兒子鄧粹爲正員郎、領衛尉，張悦的兒子張洵也爲正員郎，張洵的弟弟張洌爲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主、晋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内史王僧胤爲秘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爲中書通事舍人。其餘各州郡的官吏，也都加贈爵位封號。

琬性鄙暗，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并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群小横恣，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内外離心矣。

鄧琬生性鄙陋，眼光短淺，又過於貪心吝嗇，花費的錢財酒食，都要親自稱量計數。到這時他們父子二人同時賣官鬻爵，并且命家中的婢僕到集市、道途販賣貨物，家宅中飲酒酣歌、弈棋游戲，日夜不休。鄧琬自炫尊貴，到門拜謁的賓客，往往經過十天而不能被召見。府中事務全都交給褚靈嗣等三人掌管，於是一群小人横行無忌，競相作威作福，士人民衆都忿怒怨恨，内外離心。

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吴興太守張永爲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内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

> 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氲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靈，搢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凶譙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即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弦，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罔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遏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

太宗派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率領水軍南進討伐反叛，吴興太守張永作他的後援。又派寧朔將軍尋陽内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領軍隊駐守虎檻。當時東土的叛軍進攻，形勢十分危急，張永、江方興回師東進征討。尚書發布命令説：

> 昏庸之君和聖明之君輪替出現，興盛之朝和衰敗之朝交相替代，宋室帝業創建，大業永傳，聖祖中興，又給帝業增添祥瑞之氣。狂亂的昏君繼承帝位，國家的綱紀一度混亂，毒害流布遍九州，禍亂殃及天地人，搢紳遭受凌辱，百姓身陷塗炭，人神對此同感憤怒，朝野人士爲此痛苦泣血。聖上有聖明睿智的天資，又承膺瑞徵，握持天命，他關注家國，日夜操勞，擔心社稷淪亡湮滅，擔憂華夏之禮被夷狄之俗取代。聖上天威如驚雷般迸發，妖氛災禍如寒冰般消融。商湯在鳴條指揮大軍討伐夏桀，現在没用那麽多軍隊就在譙門殄滅了首惡元凶，周武在孟津盟誓諸侯攻伐商紂，現在没動用各路軍隊就在京郊殲滅了暴虐昏君，華夏、夷狄也都獲得安定，皇家聖恩再度普施百姓，禮樂之音又在管弦中演奏，禮義之風又在士人中興盛，天下百姓仰承朝廷的雨露，域外之邦也因聖朝的教化而歸附。劉子勛在昏君竊位時舉兵起事，是剪除暴虐的義舉；到聖明之朝還不停止進軍，那就是分不清奸邪和忠直。他窺伺京畿，控制大江兩岸，欺凌聖上，目中無君，罪行遠近皆知。皇上赫然大怒，下令討伐叛逆，授命上將，率軍攻伐。

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内史沈攸之，輕鋭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烝徒五萬，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州之衆，總督群帥。龍驤將軍劉劻、寧朔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虯，淮、潁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遄騖江瀆，越棘吴鈎，交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犄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鋭，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焱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海。

現在派遣寧朔將軍、尋陽内史沈攸之，率領七千精兵，乘船輕裝先行。龍驤將軍劉靈遺，率領勇猛的羽林軍，緊接着前鋒隨後出發。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殷孝祖，帶領濟、河的精兵，如雷如電勇猛進擊。使持節、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率領五萬軍隊，統率前鋒人馬。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劉休仁，總督全國大軍和各路將帥。龍驤將軍劉劻、寧朔將軍劉懷珍，率領五千步兵騎兵，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虯，率領淮、潁精鋭驍勇的騎兵，從旁直趨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劉休祐，總領全部步兵，旌旗相連，大軍百萬，駕黄河巨舟，乘代北良馬，溯江沿岸，飛速前進，高舉越戟，揮動吴鈎，白刃在畿服閃耀，笳聲震動大地，金鼓直衝霄漢，水軍陸軍一同出發，齊頭并進。兩路人馬分兵進擊，遥相呼應。冠軍將軍武念，率領雍、司的精鋭部隊，已經占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指揮彭、宋的剽悍勇士，已經整裝上路，正如雷電般奮進。皇上將親自統御六軍，駕臨長江流域，旌旗蔽雲天，戰艦填江海。

昔吴、楚連衡，燕，淮勁悍，塵擾區内，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宇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猶勁飆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并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

從前漢代吴王、楚王互相聯合，燕王、淮南王强勁慓悍，他們的反叛驚擾天下，震動秦中，但不久就如雲霧消亡、如塵埃飛散，難道這不是前車之鑒？而你們却想困守一座孤城，防範天羅地網；强迫烏合之衆，對抗天下無敵的王師。天羅地網從四面包圍，刀槍劍戟全集中進攻，如同疾風横掃細草，烈火焚燒草原，被席捲被燒焦的形勢，清清楚楚地一目瞭然。朝廷同情那些僚吏，哀憐那些百姓，他們到底有什麽罪過，竟然被叛黨引入歧途。所以專門布告周知，讓這些人能有自新的機會。如果還是沉迷歧途，不改行正道，觸犯禁令，對抗王師，那玉石俱焚的局面一旦出現，即使後悔也没有什麽

左右主帥，嚴相衛奉，詿誤之罪，一無所問。

補益。我們又奉皇上詔命，四王年紀幼小，不幸陷於叛黨手中，交戰的時候，不許隨意傷害他們，假若有人逼迫危害他們，立即誅殺，不予寬貸。左軍右軍主帥，要對他們嚴加保護，由此而產生的失誤，一概不加追究。

琬遣孫冲之率陳紹宗、胡靈秀、薛常寶、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乃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軍主鄭景玄、荆州軍主劉亮、湘州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雍州軍主宗庶等合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

鄧琬派孫冲之率領陳紹宗、胡靈秀、薛常寶、張繼伯、焦度等統率前鋒部隊一萬人，出發占據赭圻。孫冲之在途中給劉子勛寫信説："戰船已經準備停當，器械也都完整無缺，三軍歡欣跳躍，人人爭着捨命效力，我想乘此時機揚帆順流而下，直取白下。希望立即派陶亮率領衆軍，日夜兼行，以便互相接應，假如能分别占據新亭、南州，那天下局勢就此一舉可成定局了。"於是加孫冲之爲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率各州兵馬一同順流而下。郢州軍主鄭景玄、荆州軍主劉亮、湘州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雍州軍主宗庶等合起來共二萬人，也同時順流而下。陶亮本來就没有治事的才能和統軍作戰的謀略，聽説建安王劉休仁親自率軍逆流而上，殷孝祖又率軍趕到，就不敢前進，率軍駐守鵲洲。

時琬遣閻湛之來寇廬江，臺軍主、龍驤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三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衆來救，殷孝祖爲流矢所中死，軍主朱輔之、申謙之、張靈符并失利，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副虎賁中郎將徐稚賓并没。孝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建安王休仁遣方興、劉靈遺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孝祖爲前鋒都督。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明日，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

那時鄧琬派閻湛之來進犯廬江，臺軍主、龍驤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伐來犯之敵。朝廷又命段佛榮率領一千鐵騎，回師南討。三月三日，朝廷軍隊水陸兩路進攻赭圻，陶亮等人率領軍隊救援，殷孝祖被流箭射中而死，軍主朱輔之、申謙之、張靈符等都進攻失利，朱輔之副將正員將軍皇甫仲遠、申謙之副將虎賁中郎將徐稚賓都戰死。殷孝祖支軍主范潛率領五百人投降陶亮。當時討伐東土叛軍的戰鬥已經獲勝，江方興又回到虎檻，建安王劉休仁派江方興、劉靈遺各領三千人援助進攻赭圻的軍隊，命江方興領殷孝祖軍，沈攸之代殷孝祖任前鋒都督。孫冲之對陶亮説："殷孝祖是員驍將，但第一仗就戰死了，天下之事已有定局了，不需要再戰，立即就應當直取京城。"陶亮不聽從他的意見。太宗派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到赭圻督戰。殷孝祖戰死的第二天，建安王劉休仁又派軍主郭季之率領馬軍步兵三千人到沈攸之處聽從調度，沈攸之於是率領郭季之及輔國

尉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擊，大破之，斬獲數千，追奔至姥山而反。冲之等於湖、白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城陷没，大懼，急呼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代冲之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敗還，共保濃湖。濃湖即在鵲尾。

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内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

琬又遣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三萬，鐵騎二千，來屯鵲尾。胡宿將，屢有戰功，素多狡詐，爲衆推伏，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等并拒絶。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説平生，那等詰誚，説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吴喜平定三吴，率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於戰鳥山築壘，分遣千人，乘輕舸二百，與佼長生爲游軍。

薛常寶糧盡，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萬，夜斫山開

將軍步兵校尉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共三萬人，黎明時進攻，英勇奮戰，大破赭圻守軍，斬殺俘獲數千人，追擊逃敵直至姥山纔返回。孫冲之等在湖、白口修築了兩座城，均被軍主張興世攻拔。陶亮聽説湖、白兩城被攻陷，十分害怕，急忙叫孫冲之回到鵲尾，衹留下薛常寶代替孫冲之守衛赭圻。他們原先在姥山及周圍各山岡上分别建立了營寨，這時也都全部戰敗逃回，一起守衛濃湖。濃湖就在鵲尾。

當時戰事接連發生，國家用度不足，於是朝廷招募百姓向國家交納錢糧。凡是上交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的人，同賜邊遠縣邑的官職。凡是上交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的人，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假如想要署四品在家，也准許。凡是上交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的人，同賜四品令史；滿報，假若想要署三品在家，也准許。凡是上交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的人，同賜三品令史；滿報，假若想要署内監在家，也准許。凡是上交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的人，同賜邊遠郡的官職；假若想要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也准許。

鄧琬又派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率領三萬軍隊、二千鐵騎來駐守鵲尾。劉胡是久經征戰的老將，屢屢立下戰功，一向以奸詐狡猾著稱，被大家推重信服，沈攸之等人十分害怕他。當時劉胡的同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等人都在赭圻領兵，隸屬沈攸之。劉胡寫信勸他們歸順劉子勛，蔡那等人都拒絶。劉胡就邀約他們在陣前交談，叙及過去的交情，蔡那等人責備質問劉胡，勸説劉胡歸降朝廷。劉胡率軍返回鵲尾，也拿不出别的主意。輔國將軍吴喜平定三吴之後，率領自己部屬五千人到達赭圻，并隨軍運來軍用物資，他在戰鳥山構築營壘，還分派一千人，乘坐二百艘快船，與佼長生一起充作流動部隊。

駐守赭圻的薛常寶軍糧用盡，派人禀告劉胡，請求援助。三月二十九日，劉胡率領一萬步

道，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得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季之、荀僧韶、幢主韓欣宗等，率衆三千，爲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楯行戰，復橋得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麾下，遂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爲追騎所刺，馬軍主段佛榮、武保救之得免。并殊死戰，多所傷殺。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遁走，乘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數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攸之率輔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普孫、江方興、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吴喜率衆來赴，爲胡別軍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員將軍幢主卜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没陳。伯宗，益州刺史天與子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度等皆被重創，走還胡軍。赭圻城陷，斬僞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僞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納降數千。陳紹宗單舸奔西岸，與其部曲俱還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據赭圻。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舸二百，大艦五十，出鵲外挑戰，吴喜、張興世、佼長生等擊之。喜支軍主吴獻之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追至鵲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

兵，夜晚在山林中劈出一條通路，用布袋運米，趕來供應赭圻守軍。黎明時到達赭圻城壘下，還隔着一條塹壕，没有能進入城壘中。沈攸之率領各路人馬進攻運糧的劉胡部，軍主郭季之、荀僧韶、幢主韓欣宗等人率領三千軍士作沈攸之的後援。劉胡毁壞沈攸之率軍要經過的橋梁，荀僧韶等用盾連接斷橋前行作戰，橋梁修復後軍隊纔得以渡過河川。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敵陣，衝到劉胡的大旗下，因此被殺。沈攸之驅馬衝入敵陣，返回來的時候，被追趕的敵騎刺傷，馬軍主段佛榮、武保極力援救，纔得以逃脱。全軍將士都拼死作戰，殺傷敵兵很多。劉胡的部隊大敗，丢棄糧食和盔甲，順着山道逃走，沈攸之率軍乘勝追擊逃敵，斬殺、擒獲很多人。劉胡受傷，勉强得以回歸營壘。薛常寶驚恐害怕，没有主意，派使者報告劉胡，想要突圍逃出赭圻。四月四日，劉胡親自率領幾千人接應薛常寶，薛常寶等人打開城壘突圍逃跑。沈攸之率領輔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普孫、江方興、申謙之等各路人馬全力進擊逃敵。吴喜也率軍來參戰，被劉胡派出的另一支軍隊包圍，形勢十分危急。敵軍有人來拉住吴喜的坐騎，幸虧手下將吏蔡保用刀砍斷了那人的手，然後吴喜纔得以逃脱。正員將軍幢主卜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奮力作戰，死在戰陣中。卜伯宗是益州刺史卜天與之子。沈攸之、吴喜等人苦戰很久，薛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度等都負了重傷，逃回劉胡軍營。赭圻城壘被攻克，斬殺僞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僞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收容投降者數千人。陳紹宗乘坐一艘小船逃往西岸，與他的部屬一起逃回鵲尾。建安王劉休仁從虎檻進軍占據赭圻。劉胡派陳紹宗、陳慶率領二百艘輕便小船，五十艘大船艦，到鵲外挑戰，吴喜、張興世、佼長生等人迎擊他們。吴喜部支軍主吴獻之駕着小船，飛快地往來衝擊，所到之處，敵軍都被擊垮，被斬殺、擒獲以及被迫投水而死的敵軍很多，他追擊敵軍直到鵲裏纔返回。太宗擔心劉胡等或許派人從陸路向京城進攻，於是派寧朔將軍、廣德令王蘊率領一千人防守魯顯。

時胡等兵衆强盛，遠近疑惑。太宗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門郎，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

當時劉胡等人軍力强盛，天下人心惶惶，不知所從。太宗想要安定撫慰人心，派吏部尚書褚淵到虎檻在將帥以下的人員中選任官員，申謙之、杜幼文乘此機會要求任黄門郎，沈懷明、劉亮要求任中書郎。建安王劉休仁就叫褚淵擬寫文書準備選授，皇上不答應，説："忠臣爲國家獻身，不考慮回報，面對國家的危難却干犯朝廷的法度，這難道是臣子應有的節操嗎?"

始安内史王職之、建安内史趙道生、安成太守劉襲，并舉郡奉順。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玢拒戰，大敗，玢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

始安内史王職之、建安内史趙道生、安成太守劉襲，都率領本郡歸順朝廷。鄧琬派龍驤將軍廖琰率領數千兵馬和臨時在廬陵徵發的壯丁攻擊劉襲。劉襲和郡丞檀玢迎戰，大敗，檀玢在戰陣中被殺，劉襲放棄郡城逃跑，憑據險要地勢固守。廖琰大肆擄掠後退兵，劉襲又出來占據了郡城。

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肅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晋康太守劉紹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爲御史中丞，并令率郡人俱下。孚衆盛，世子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走。世子遣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與襲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章太守劉衍以爲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當時齊王正率領軍隊在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任南康贛令，鄧琬派使者收捕世子。世子的心腹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帶着世子的長子逃奔匿藏在草澤之中，後來招募到一百餘人，就去攻打郡城救出了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肅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晋康太守劉紹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人，占據郡城起義。鄧琬徵召始興相殷孚任御史中丞，并且命他率領本郡部隊一起出發。殷孚兵力强大，世子躲到揭陽山中避開他。鄧琬派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軍攻打他，戴凱之戰敗逃走。世子派幢主檀文起率領千人戍守西昌，與劉襲互相呼應。鄧琬又派廖琰與他的中兵參軍胡昭等在西昌構築營壘，堅壁防守。鄧琬徵召豫章太守劉衍任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劉衍任豫章太守，統領安成上流的五郡，以防範劉襲等人。

衡陽内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襲何慧文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虞洽爲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顔躍發兵應朝

衡陽内史王應之率領本郡文武吏員等五百餘人起義，在長沙襲擊何慧文，直到長沙城下。何慧文率領左右隨從出城與王應之等交戰。王應之勇氣奮發，擊殺了數人，於是和何慧文交手搏鬥，砍傷了何慧文八處，何慧文砍斷了王應之的脚，趁機殺死了王應之。當時湘東國侍郎虞洽爲太宗督促徵收封國的賦税，正在湘東，他勸太守

廷，躍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躍，躍懼求和，許之。有衆二千。時琬徵慧文率衆下尋陽，發長沙，已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攻洽，洽尋戰敗奔走。

顏躍起兵順應朝廷，顏躍不聽從。虞洽於是投奔桂陽，在桂陽招募到數百人，然後返回湘東準備攻打顏躍。顏躍害怕了，乞求講和，虞洽答應了他。他們共擁有二千人馬。那時鄧琬正徵召何慧文率軍到尋陽，何慧文從長沙出發，已經走了數百里，聽說虞洽起兵，於是返回攻打虞洽，虞洽不久就戰敗奔逃。

殷孚既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真、鷹揚將軍楊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齊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强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祖遣兵戍湞陽，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劉勔爲廣州，垂至。”萬周信之，便回還襲番禺，夜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聞萬周反，便徒跣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内。交州刺史檀翼被代還至廣州，資貨巨萬，萬周誣以爲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帛，藉略袁、檀珍寶，悉以自入。

殷孚離開始興，命郡五官掾譚伯初留下來主管郡中事務。士人劉嗣祖等殺死譚伯初，占據郡城起義。鄧琬派始興太守韋希真、鷹揚將軍楊弘之率領一千人馬攻打劉嗣祖。劉嗣祖也派軍隊到南康，與齊王世子聯合。韋希真等人因爲義軍力量强盛，停在廬陵不敢前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聽説始興起義，就派遣將領李萬周、陳伯紹率軍進攻劉嗣祖。劉嗣祖派兵守衛湞陽，李萬周也修築營壘與之對峙。劉嗣祖派人誑騙李萬周説：“尋陽已經平定，朝廷派劉勔爲廣州刺史，很快就要到了。”李萬周相信了這話，就回兵襲擊番禺，夜晚架長梯爬入城内。袁曇遠怯懦，没有設防，聽説李萬周反叛，慌張地光着脚出逃，李萬周在城内追殺了他。交州刺史檀翼因職務被人接替而回到廣州，他帶着價值巨萬的資財，李萬周誣説他反叛，襲殺了他。於是李萬周乘這機會搶掠公私錢財，搶奪了袁曇遠、檀翼二人的珍寶，全部裝進自己的私囊。

袁顗悉雍州之衆，來赴尋陽。時孔道存爲衛軍長史，行荆州事。琬以黄門侍郎劉道憲代之，以道存爲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景弟子世隆爲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顗起兵，召世隆，不至。顗既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起義於上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王式民、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世隆大敗，還郡自守。

袁顗率領雍州的全部軍隊，趕赴尋陽。當時孔道存任衛軍長史，行荆州事。鄧琬命黄門侍郎劉道憲代替孔道存，命孔道存爲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被誅的時候，他弟弟的兒子柳世隆任上庸太守，上庸的百姓和官吏一起把柳世隆藏匿起來。袁顗起兵時，徵召柳世隆，柳世隆不來。袁顗率軍順流而下之後，柳世隆召集蠻人、宋人共二千餘人，率領他們在上庸起義，并進襲襄陽。孔道存派將領王式民、康元隆等人在萬山迎擊，柳世隆大敗，退回上庸固守。

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决，上又遣强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

沈攸之等與劉胡對壘，久久相持不下，皇上又派强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人率軍相繼來到。沈攸之修造戰船，材板不足，没有辦法解决。適逢鄧

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捍突栅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艦，殺没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

琬運送五千塊大木板供劉胡作戰使用，一會兒風急浪涌，木板晃動冲决栅欄漂到江中，劉胡等人竭盡全力却無法控制，木板撞擊船艦，致使撞死、淹死數十人。木板順流而下，滯留在沈攸之等人的軍營旁，於是沈攸之修造船艦的材板十分充足。

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顗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事在《興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寨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焦度鐵騎五匹，越磵取亮，不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之，墮馬，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寨，深入賊地，袁顗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内路，欲攻錢溪。既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鬥。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托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武會倉，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錢溪，於梅根立寨。胡别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溯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顗更使胡率步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吴喜、佼長生、劉靈遺、

鄧琬提升袁顗爲都督征討諸軍事，賜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袁顗率領千艘戰船，進入鵲尾。張興世建議派人越過鵲尾往上游占據錢溪，截斷敵方運糧的通道。劉胡多次派兵攻擊占據錢溪的張興世，不能取勝，事情記載在《張興世傳》中。劉亮率領自己的部屬到劉胡營寨下，劉胡派他的副將孫犀以及張靈、焦度率領五名鐵騎，越過山澗想擒獲劉亮，没有成功，孫犀扭轉馬頭返回，劉亮就命令善射的隨從從兩邊射孫犀。孫犀落馬，劉亮砍下孫犀的首級。張繼伯的副將馬可率領自己的部屬來投降。劉亮建立的營寨，深入敵方防地，袁顗害怕這種局面，説："敵賊深入我們的肝臟裏，我們怎麽能活?"劉胡率領四百艘快舸，想由鵲頭内的水路進攻錢溪。不久，劉胡又對自己手下的長史王念叔説："我自小熟悉在陸上作戰，不熟悉水戰。假如陸上作戰，我常常處在數萬人之中，而水戰是在一艘船舸之上，每艘船各自前進，不再互相關照，這樣，衹是處在三十人保護之下，采用這種辦法不是萬全之計，我不幹這種事。"於是托言患瘧疾，停在鵲頭不再前進。劉胡派龍驤將軍陳慶率領三百艘快舸向錢溪進發，并告誡陳慶不需交戰，説："張興世、武會倉，我熟悉他們，遇上這種局面，他們自會逃跑。"陳慶到錢溪，不敢進攻。而越過錢溪，在梅根扎下營寨。劉胡另外派遣將領王起率領百艘快舸進攻張興世，張興世迎擊，大破王起軍。劉胡率領其餘船隻急速返回，他對袁顗説："張興世營寨已經建立，不能倉促進攻，昨天那場小小的戰事，雖然吃虧但不能算是什麽損失。陳慶已經和南陵、大雷等處人馬一同遏制敵軍上游，大軍在這裏，鵲頭衆將的軍隊又阻斷了敵軍的下流，敵軍已經墮入包圍之中，不值得憂慮。"袁顗對劉胡不肯對張興世進攻非常生氣，

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既急，馳信召胡令還。

對劉胡說："糧食運輸被阻扼，對這種局面將怎麽辦?"劉胡說："他們尚且能够逆流越過我軍到達上游，我們的糧運爲什麽不能越過他們順流而下呢?"袁顗又命劉胡率領二萬步兵，一千精鋭騎兵去進攻張興世。劉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吴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人進攻濃湖，他們製造十乘皮艦，拔除敵方營寨栅欄，苦戰很長時間，大破敵軍。袁顗被攻，形勢危急，派出使者飛馳去召劉胡，命令他返回。

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實覆没都盡，燒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副張喜來降，説胡欲叛。八月二十四日，胡詐顗云："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餘餫。"令顗悉度馬配之，其夜委顗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舸，悉撥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顗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張興世占據錢溪之後，江上來往道路被阻斷，劉胡軍隊糧食匱乏，鄧琬大規模送來物資糧食，但害怕張興世而不敢再往下游運送。劉胡派將領去接應送糧人馬，被錢溪駐軍擊垮，物資糧食差不多全都傾覆沉没，三十萬斛米被燒，劉胡手下的將士都十分驚駭害怕。劉胡的副將張喜來歸降，并説劉胡也想叛變。八月二十四日，劉胡詐騙袁顗説："我再率領二萬步兵騎兵，往上游攻取張興世的營寨，兼帶把大雷的餘糧運往下流。"叫袁顗計算馬匹配給他。當晚劉胡丢下袁顗逃跑，直趨梅根。劉胡預先已命薛常寶備辦船隻，全部撥給南陵各軍，燒去大雷各處城壘逃跑。袁顗聽説劉胡逃跑，也丢下軍隊西逃，到青林被殺。

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報子勛詐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盆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并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張悦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悦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晋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悦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慴不能應。第二子洵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即斬琬。琬死時，年六十。時中

劉胡率領二萬人馬數百艘船直赴尋陽，派人禀報劉子勛，欺騙他説："袁顗已經投降，軍隊都潰散，衹有我自己率領部屬單獨逃回，應當趕快作出安排，爲决一死戰作準備，我將據守盆城，誓死不敢有二心。"其實却在江外乘夜攻取沔口。鄧琬聽説劉胡離去，心慌意亂再也没有主意，他把褚靈嗣等人叫來商量，也都拿不出主意，衹是説再調集兵力，加賞每人五級爵號，也有人説加賞三級。張悦剛剛爲哥哥的兒子張浩發喪，就假稱有病叫鄧琬來商議事情，叫自己的隨從率領武士埋伏在帷帳後面，預先吩咐他們説："假如聽到我呼叫上酒，你們立即就出來。"鄧琬來了之後，張悦對鄧琬説："你首先提出要劉子勛稱帝的計劃，現在形勢危急，你有什麽主意?"鄧琬説："衹有殺掉晋安王，封存府庫，向朝廷請罪而已。"張悦説："現在難道能够出賣殿下求

護軍劉衍在座，驚起抱悦，左右人欲殺之，悦顧曰："無關護軍。"乃止。

生嗎?"於是呼叫上酒，叫了兩次，那些隨從心驚膽戰，不敢應聲。張悦第二個兒子張洵提着刀走出來，其他人也都相繼出來，就殺死了鄧琬。鄧琬死時六十歲。當時中護軍劉衍也在座，看見這種情況驚駭地跳起來抱住張悦，張悦的隨從也想殺掉劉衍，張悦回頭對大家說："這事和護軍無關。"隨從纔住手。

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悦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即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琬兒并殺之。悦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淵，以父爲太宗效力，被繫作部，因亂脱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京都。劉衍及餘同逆，并伏誅。吴喜、張興世進向荆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所至皆平定。

潘欣之聽到鄧琬死的消息，就帶領部衆趕來，張悦派人對潘欣之説："鄧琬謀反，現在已經斬首處死。"潘欣之於是帶兵返回，把鄧琬的兒子抓來殺死。張悦就帶着鄧琬的首級乘坐一艘小船順流而下，到建安王劉休仁那兒投降。蔡那之子蔡道淵，因爲父親爲太宗效力，自己被囚禁在作部服苦役，他乘亂開脱枷鎖逃出，進城抓住劉子勛并囚禁起來。沈攸之率領各路部隊到達江州，在桑尾軍營門前把劉子勛斬首，把首級用傳車送往京城。劉衍和其他一同叛亂的人，都被處死。吴喜、張興世向荆州進軍，沈懷明向郢州進軍，劉亮、張敬兒向雍州進軍，孫超之向湘州進軍，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進軍，大軍所到之處，叛亂就都平息。

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真，憲子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邑。張興世弟僧産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陵，殺懷真，竊有其功。郢州行事張沈、僞竟陵太守丘景先聞敗，變形爲沙門逃走，追擒伏誅。

劉胡逃進沔，手下軍士漸漸逃散，等他逃到石城，身邊衹剩下幾名騎馬的隨從。竟陵郡丞陳懷真是陳憲之子，他聽到劉胡要從竟陵經過，便帶着數十人切斷道路攔截劉胡。劉胡人馬已經疲乏，自己估計很難逃脱，就隨着陳懷真進城，劉胡訴説自己口渴，陳懷真給他酒。劉胡把酒喝完，拿起佩刀自殺，没有斷氣，陳懷真砍下他的首級送往京城。張興世之弟張僧産追趕劉胡，在距石城還有數十里的地方，碰上了送劉胡首級進京的使者。張僧産把他們帶回竟陵，殺死陳懷真，竊取他的功勞。郢州行事張沈、僞竟陵太守丘景先聽到叛亂失敗的消息，化裝爲和尚逃走，被追捕處死。

荆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决。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任演戍沙橋，諸門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項奔益

荆州聽説濃湖叛亂已被平定，衆人商議想要再派軍隊與郢州聯合，增大聲勢，又想占據巴陵，阻斷朝廷軍的來路，議論一整天不能作出决斷。於是派遣將領趙道始在江津修築營壘，任演戍守沙橋，各處路口河津、險要之處，都派兵駐

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即與劉道憲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荆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道預、記室參軍鮑照，劫掠府庫，無復孑遺，執子頊以降。

守。但人心背離，將士漸漸逃散。衆人又商議帶着劉子頊逃往益州，到蕭惠開那兒去，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意，說："近日接到皇上特詔，說是參與叛亂的各藩鎮官員能够迷途知返歸順朝廷，全都恢復原有的爵位。况且現在任叔兒已經在白帝切斷了西去的通路，楊僧嗣占據了梁州，即使想要往西去，怎麽能辦得到呢?"阮道預、邵宰就和劉道憲一起解散遣返徵集來的壯丁，派使者去朝廷投降認罪。荆州治中宗景、當地土人姚儉等人帶領軍隊進城，殺死劉道憲、阮道預、記室參軍鮑照，搶劫倉庫，擄掠一空，抓住劉子頊向朝廷投降。

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辭以郡接凶蠻，兵力不足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寶稱，寶稱持疑未决，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兵據白帝，殺寶稱二子，阻守三陜。蕭惠開遣費欣壽等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頊又遣中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兒。軍至陜口，爲夷帥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

最初，鄧琬向巴東徵調軍隊，巴東太守羅寶稱以本郡與凶暴的蠻人接壤，兵力不足，無法分出爲由而拒絶。巴東人任叔兒聚集一幫人起義，派出使者邀約羅寶稱一同起義，羅寶稱猶豫不定，尚未决斷，突然得急病而死。任叔兒於是自己號稱輔國將軍，帶領軍隊占領白帝，殺死羅寶稱的兩個兒子，憑險固守三陜。蕭惠開派費欣壽等率領五千人進攻任叔兒，任叔兒與費欣壽等交戰，大敗了他們，殺死了費欣壽。劉子頊又派中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攻討任叔兒。軍隊到達陜口，被夷帥向子通擊敗，何康之獨自脱身逃回。任叔兒於是在白帝的地位得到鞏固。

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乃携女歸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將吏，幹略有施，雖害王應之，上特加原宥，吴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

孔道存知道尋陽叛亂已經平定，就派使者向朝廷表示歸順。不久又聽説柳世隆、劉亮將要來到，手下將士都紛紛逃跑，孔道存和他的三個兒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剛籌劃附同叛亂的時候，他母親勸止他，但他不聽從，何母於是帶着女兒回到江陵，急急忙忙地把女兒嫁出去。何慧文兼具文吏武將之才，才幹謀略都已經有所顯露，雖然他殺害了王應之，皇上還是特别加以寬宥，吴喜傳達皇上旨意赦免他。何慧文説："既然我已經陷入了叛逆之事，又親手殺害了忠義之臣，天網雖然再次寬宏大度，但是我有什麽面目再見天下的士人?"何慧文調好毒藥，將要服食，他的門人把藥倒掉了，何慧文於是不肯進食而死。

顔躍慮虞洽還都，説其始時同逆，密使人殺之。

顔躍擔心虞洽如果回到京城，會説他開始的時候曾附同叛逆，於是暗中派人殺死虞洽。

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爲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禽，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内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范道興志不同逆，爲琬所誅，其餘奉順見害者，并爲上所愍。詔曰：

當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自己家鄉縣城已經被劉胡攻占，便帶領二十人投靠沈攸之。沈攸之向建安王劉休仁介紹這個人，劉休仁以自己官府的名義任命賈襲宗爲司徒參軍督護，并派他回家鄉招募人衆，賈襲宗被劉胡擒獲，劉胡用火燒炙他，向他逼問朝廷軍隊的消息，賈襲宗什麽都不肯透露，衹是憤怒地瞪着眼睛對劉胡説："你舉兵凌辱朝廷，窺伺帝位，没聽説你有什麽奇謀遠略，却設置了炮烙之刑。我本來就準備爲奉行道義而獻身，即使死了又有什麽遺憾？"劉胡於是把他殺害。前軍典籤范道興堅守節操不附同叛逆，被鄧琬殺害。其他那些因爲尊奉朝廷而被害的人，都受到皇上的哀憫。皇上下詔説：

前鎮軍參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離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群凶，言念純誠，良有惻愴。可贈員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庫延寶、上饒令黄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滅，言念既往，宜在追榮。可贈生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難并員外將軍。

前鎮軍參軍督護范道興，是我原來的僚屬，跟隨我在北藩任職，跟從我在南畿服役，正碰上命運中的災厄，但他牢記朝廷的恩德，堅守忠臣的節操，最終被群凶殺害。追念他的忠誠，實在是痛惜悲傷。應當追贈他爲員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庫延寶、上饒令黄難等，背離叛賊，順應朝廷，一同被叛賊殺害，懷念他們以前的功績，也應當追贈美名。應當追贈應生爲奉朝請，鮑法度爲南臺御史，馮次民、庫延寶、黄難都追贈爲員外將軍。

有司奏：

寧朔將軍、督豫州之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統水軍，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寧朔將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佼長生，同統水軍屢戰，及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要，功次興世，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寧朔將軍試守西陽太守吴興全景文、尚書比部郎吴縣孫超之、假輔國將

有司上奏説：

寧朔將軍、督豫州之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總領水軍，屢戰皆捷，接着率軍前進截斷叛賊上流錢溪，在貴口浴血苦戰，平定凶殘的叛賊，現在封爲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寧朔將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佼長生，參與統領水軍屢經攻戰，到張興世攻占上流錢溪，佼長生單獨堅守要衝，抵禦叛賊，功勞僅次於張興世，現在封爲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寧朔將軍試守西陽太守吴興全景文、尚書比部郎吴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都經受了晉陵的苦戰，全景文、孫超

軍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并經晉陵苦戰，景文、超之仍又北討破釜，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葛冢、石梁二處破賊，亮南伐經大戰，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孝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順陽縣，并開國侯，食邑各六百户。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并經苦戰，靈遺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縣，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并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户。假輔國將軍左軍吴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晉陵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并經大戰，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别統軍貴口破賊，今封懷明建安郡吴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并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户。假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攻道，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生、重恩并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封衡陽郡衡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郡清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并開國男，食邑各三百户。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卒，追封武當縣侯，食

之接着又北進征討破釜，率領水軍截斷叛賊糧運，又在葛冢、石梁二處擊破叛軍，劉亮南進征伐屢經大戰，又處在最爲艱險的地區，全景文現在封西陽郡孝寧縣，孫超之封長沙郡羅縣，劉亮封順陽縣，都爲開國侯，各人食邑都爲六百户。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掌管開通進攻的道路，都經歷了苦戰，劉靈遺現在封新野郡新野縣，蔡那封始平郡平陽縣，段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都爲開國伯，各人食邑都爲五百户。假輔國將軍左軍吴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沈懷明在晉陵擊破叛軍，又在水軍南伐之時，掌管開通進攻的道路，周盤龍雖不統領軍隊，但也一同經歷大戰，衝鋒陷陣，李安民又跟隨張興世遏制錢溪通道，另外統領軍隊在貴口擊破叛軍，現在沈懷明封建安郡吴興縣，周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李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都爲開國子，各人食邑四百户。假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人，杜幼文經歷了晉陵擊破叛軍的大戰，在軍中掌管開通進攻道路，并南進攻伐濃湖，周普孫任沈攸之副將，幫助他統領各路軍馬，王穆之、頓生、朱重恩都在南進討伐時有功，現在杜幼文封邵陵郡邵陽縣，王穆之封衡陽郡衡山縣，頓生封始平郡武功縣，周普孫封順陽郡清水縣，朱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都爲開國男，各人食邑三百户。江方興因爲有戰功任太子左衛率，叛賊還未平定，就因病而卒，追封爲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户。江方興，濟陽考城人，出身官紳舊族。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董凱之，跟隨張興世攻破湖城、白城，最先登上城墻，封爲河隆縣子，食邑四百户。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封上饒縣男，食邑三

邑五百户。方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湖、白城，先登，封河隆縣子，食邑四百户。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户。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楊覆，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户。追贈虞洽、檀玢給事中。以李萬周爲步兵校尉。陳懷真以斬劉胡功，追封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户。

百户。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楊覆，在貴口有戰功，封爲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户。追贈虞洽、檀玢爲給事中。授李萬周爲步兵校尉。陳懷真因爲斬殺劉胡的功勞，追封爲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户。

劉胡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脩之爲雍州，以胡爲平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爲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即位，除越騎校尉。蠻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

劉胡，南陽涅陽人，本來名叫劉坳胡，因爲他臉面黝黑似胡人，所以用坳胡爲名。到長大之後，因爲坳胡叫起來拗口，所以衹單呼爲胡。出身爲郡中小吏，能言善辯，又善於處置安排，因此漸漸提升爲隊主，討伐諸蠻時，作戰每每都取勝，蠻人很害怕他。太祖元嘉二十八年，劉胡爲振威將軍，率領步兵騎兵三千人，征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敗蠻人。孝建元年，朱脩之任雍州刺史，任命劉胡爲平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因爲進擊魯秀有戰功，被除授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後入京城爲江夏王劉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年間，建安王劉休仁曾任雍州刺史，任命劉胡爲劉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之號不變，接着轉諮議參軍。太宗即位之後，劉胡被拜爲越騎校尉。蠻人至今仍害怕他，小孩子啼哭的時候，對孩子說“劉胡來了”，小孩子的啼哭就會停止。

段佛榮

段佛榮，京兆人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莅任清謹，爲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明年，遷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

段佛榮，京兆人。泰始五年，從游擊將軍升任輔師將軍、豫州刺史，在任都清廉謹慎，西土在他治下較爲安定。後廢帝元徽二年，朝廷徵段佛榮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第二年遷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授任，又出京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元徽四年，段佛榮去世，追贈爲前將軍，改封雲杜縣，贈謚爲烈侯。

改封雲杜縣，謚曰烈侯。

劉靈遺

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師將軍、淮南太守，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年，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病卒，謚曰壯侯。

劉靈遺，襄陽人。元徽元年，從輔師將軍、淮南太守遷任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之號不變。第二年，朝廷徵劉靈遺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劉靈遺因病去世，贈謚爲壯侯。

袁顗

袁顗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吴郡太守。

袁顗字景章，陳郡陽夏人，是太尉袁淑哥哥的兒子。父親袁洵，任吴郡太守。

顗初爲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時顗父爲吴郡，顗隨父在官。值元凶弑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顗爲諮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爲中書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二年，除東海王褘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復爲義陽王昶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改太守爲内史。復爲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爲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還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爲永嘉王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軍。

袁顗最初爲豫州主簿，被舉爲秀才，但他未就任。袁顗後補爲始興王劉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劉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都官郎，江夏王劉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當時袁顗的父親任吴郡太守，袁顗跟隨父親在官府中。適逢元凶弑君自立，安東將軍隨王劉誕舉兵入京討伐元凶，用自己官府名義任命袁顗爲諮議參軍。朝中平定之後，袁顗被授爲正員郎，晉陵太守。遇上父親去世，袁顗離職服喪，服喪期滿，袁顗爲中書侍郎，又除授爲晉陵太守，承襲南昌縣五等子爵位。大明二年，袁顗被除授爲東海王劉褘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又任義陽王劉昶前軍司馬，太守之職不變。劉昶官府不久撤銷，袁顗司馬之職免去，加寧朔將軍，尋陽太守之職改爲尋陽内史。又任尋陽王劉子房冠軍司馬，將軍之號不變，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大明五年，袁顗被徵召任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袁顗遷任侍中。第二年，除授爲晉安王劉子勛鎮軍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還未去上任，又爲永嘉王劉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之號不變。未拜受，又被任爲侍中，領前軍將軍。

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宫多過失，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蚩毁，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

大明末年，新安王劉子鸞因爲生母受到寵幸，因而自己也很受皇上寵愛。太子在東宫多有過失，因此皇上暗中有廢黜太子、改立劉子鸞的想法，在與臣下談話之中微微言及這事。袁顗極力稱贊太子愛好學習，有日日上進的美德。世祖又認爲沈慶之才學不多，能力不强，在言談中常

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再乂。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剋殄。侍中祭酒、領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顗，游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款，參聞嘉策，匡贊之效，實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概。顗可封新淦縣子，爰可封吴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户。"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

有鄙視譏嘲之辭，袁顗又陳説沈慶之忠誠勤謹，有才能謀略，可以承擔重任。因此前廢帝深深感激袁顗，沈慶之也牢牢記住他的恩德。景和元年，前廢帝誅殺王公大臣，想要進用袁顗，把朝政交給他，遷任袁顗爲吏部尚書，又下詔令説："社稷多禍難，丞相是災亂的起因，國運未沉淪，朝廷又獲得了安定。如果不是忠臣獻出良謀，君臣上下齊心，怎麽能够殄滅那些凶頑之徒？侍中祭酒、領前軍將軍、新任吏部尚書袁顗，游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呈獻耿耿忠心，制定治國謀略，匡扶翼贊朝廷的功勞，牢牢記在我的心中。應當封國賜爵，表彰鼓勵他們的忠義節概。袁顗應當封爲新淦縣子，徐爰應當封爲吴平縣子，各人食邑五百户。"但不久，前廢帝意趣乖戾反常，而袁顗所受恩寵頓時衰減。前廢帝起初命袁顗與沈慶之、徐爰等人共同主管選任官員之事，不久又反而把這事當作袁顗的罪過，叫有司上奏彈劾，因此袁顗獲罪而被免去爵號，白衣領職。皇上駕幸湖熟，袁顗在隨從之列，但往返好幾天，袁顗始終没受到皇上的召見。

顗慮及禍，詭辭求出，沈慶之爲顗固陳，乃見許。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即以顗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狎相過，常請閒，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

袁顗擔心遇上禍害，於是編造托辭請求出京任職，沈慶之也爲袁顗一再陳請，纔被准許。除授爲建安王劉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劉休仁不離開京城，就命袁顗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之號不變。袁顗的舅父蔡興宗對袁顗説："襄陽星象凶險，怎麽能自蹈險地呢？"袁顗説："明晃晃的刀槍架在眼前，不防範冷箭，這是因爲事情有緩有急的緣故。現在動身離京，本心是希望活着離開虎口。況且天道離我們遥遠，哪裏一定都會應驗，如果星象有什麽徵兆，那我就整飭德政以攘除災禍而已。"袁顗於是急急忙忙動身，時時擔心皇上改變主意派人追回，行進到尋陽，纔高興地説："今天纔算逃脱了。"在尋陽，袁顗與鄧琬殷勤親昵，互相拜訪，常常摒退隨從，整日整夜地呆在一起。袁顗與鄧琬品學門第都不相同，看到他們這樣親密，大家知道他們都心懷異志了。

既至襄陽，便與劉胡繕修兵械，纂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以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顗子秘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

袁顗到了襄陽之後，就和劉胡一起整修兵器，徵招士兵。正逢太宗即位，安定了朝廷的局面，給袁顗進號爲右將軍。命荆州典籤邵宰乘驛車回江陵時，取道襄陽見袁顗。袁顗反叛的主意已經確定，但是糧食、兵器尚不够充足，又想向太宗上表。袁顗之子秘書丞袁戩說："一旦向太宗進奉表疏，就成了他的臣子，以臣下的身份討伐君主，就道義而言是不應該的。"袁顗聽從了他的意見，就不向太宗上表。袁顗詐稱接受了太皇太后的璽令，要自己起兵。於是就樹起軍旗，向全國各地飛送討伐太宗的檄文，向晉安王劉子勛上勸進表要他即帝位，寫信給鄧琬，叫他不要解散軍隊。劉子勛即位，給袁顗進號爲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

太宗使朝士與顗書曰：

夫夷陂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逾夏臺。既天地俱憤，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世。

太宗命朝中官員寫信給袁顗說：

國家形勢平泰和凶險相互產生，創新和革舊交替出現，有時四方多難却使國家基業鞏固，有時憂患重重却使聖明君主應運而生，這些在前代史書上已有明確記載，也在我們所見所聞中處處清楚地出現。王室遭逢不幸，昏惑凶頑之徒肆行暴虐，神鼎將及淪亡，宗廟社稷幾乎泯滅，幸虧蒼天不肯亡宋，帝位又有所歸。皇上效法聖君文王，繼承他的明睿，而忍受的屈辱和文王在牖里的遭遇一樣，遭逢的困厄比商湯在夏臺更爲艱辛。天地已經一同發出自己的怨怒，義勇士人一同奮起，殲滅如同鯨鯢的凶頑，天地人三靈獲得了新生，上應天命，下順民情，天運皆歸於我聖主，四海百姓有息肩休養的歡樂，華夏戎狄都及時享受聖王解救出水火之境的安泰。我們獲得免受暴君刀鋸之刑的幸運，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又不恤獻身，事奉新立的聖主，可以在朝廷從容談笑，在聖世擊壤而歌，贊頌時世升平。

汝雖劬勞于外，迹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

你在外任職，日夜劬勞，路途阻隔，未來京城，祇要你懷着對朝廷的誠心，即使是身處江、漢那又算有多遠。從九江傳來叛亂的消息，都說是那姓鄧的狂妄昏惑，近日來京城流言喧盛，很有些話玷污了你的名聲。

惋。

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毁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蕕俱盡。自非聖上廟算靈圖，俯眉遜避，維持内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爲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

既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群小構慝，妄生窺覬，成軫惑燕，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概。相與，或群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鈎見相矣。當由力窘迹屈，丹誠未亮邪。跂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宇，非爾而誰。吾等并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改觀蓬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時也。奈何毁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

道聽途説的流言，哪裏有什麽憑據，但我聽到這些流言的時候，怎能不感到驚駭嘆惋！

凶頑之人違背道義，敗壞德行，罪惡一天天加深，親近狡詐奸慝的小人，采納豺狼之輩的奸謀，不衹是在朝中惡貫滿盈，惡毒行徑危及天下百姓，還竟然想要毁壞先帝陵墓，虐害崇憲太后，燒毁宗廟，搶掠御用器物，然後蕩滅京城，一定要蘭花和蕕草同歸於盡。如果不是聖明的皇上爲社稷盡力，英明謀劃，俯首謙讓，維持朝廷内外局面，保護忠於社稷的臣民百姓，那麽華夏就會被戎狄侵吞，百姓也早就變成汪洋中的魚了。這些事實，這當中的道理，希望你能够仔細考慮品味。

天道輔佑順應民心的英才，百姓謳歌自己願意侍奉的君主，皇上是高祖之孫，文皇之子，明德照九州，功勞貫日月，匡正國家，拯救社稷，撫育百姓，假如不作這種聖王的子民，不向他南面稱臣，那希望把帝位交給什麽人呢？一群小人製造禍亂，妄想覬覦帝位，漢代成軫惑亂燕王反叛朝廷，貫高假藉趙王名義作亂謀反，讒人肆行奸邪，自古就有這樣的事例。你出身中京的仕宦之家，儒雅之風世代相傳，廣泛閲讀了前代史書，心中自有鑒别忠正奸邪的明鏡，從遠處説，你怎麽能抛棄郎中留下的清白家風？從近處説，你又怎麽能遺忘太尉的忠貞節概？我們這些平常和你友好交往的人，有的和你是群從兄弟、甥舅關係，有的是家族姻親、親密友朋，突然間却變成仇敵、要像對待胡、越那樣刀兵相向，能没有惆悵和遺憾嗎？假如你是惑亂被騙所致，奸邪之人又糾纏不已，那麽你就應當誓師奮擊，滅此朝食。假如你是誤聽傳言而參加叛亂，那迷途不遠，要及早回頭。皇上用仁德對待百姓，用恩惠寬待臣下，哪裏衹是像漢高祖那樣讓和自己有怨隙的雍齒首先受封，定然將會像齊桓公那樣讓曾經反對自己箭射衣鈎的管仲擔任宰相。你現在没有上表朝廷，恐怕是

納惡石，以蠲美疹。裁書表意，爾其圖之。

因爲力量不足、道途阻隔，所以對朝廷的赤誠還無法顯露而已。我在京城南郊企望你歸來，白天黑夜都翹首等待。假如你撥轉船頭、順流而下，歸順朝廷，呈獻誠心，那麽開建官署、賜珪封爵，除了你還有誰能享受這種恩寵呢？我們都承受皇上特别的恩眷，叨受非分的爵禄，穿官服，佩印綬，家住的蓬門蓽户也改變了面貌，入朝事奉聖同舜、禹光彩照人的明君，出朝見到德如羲、唐教化普施的盛世，處處雍容嫻雅，一片讚揚之聲，實在是賢者出仕而空谷的聖明時代啊！你爲什麽要毁棄先人的基業，自己走上凶險違德的道路呢？你的祖墓將冷清蕭瑟，墳塋誰來祭掃？想想你遠在楚地，難道不思念父母所在的家鄉？希望你接納我的藥石良言，除去你自以爲美的害身惡疾。寫這封信表達我的心意，希望你考慮自己應當何去何從。

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顗從父弟，故書云群從舅甥也。

當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袁顗的舅舅，領軍將軍袁粲是袁顗的堂弟，所以信中説“群從兄弟、甥舅關係”。

子勛徵顗下尋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顗乃率衆馳下，使子戩領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鵲尾，久不决。泰始二年夏，加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橈，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未至，軍士匱乏，就顗换襄陽之資，顗答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歷觀古今，崄之與强，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今追踪竇融，猶未爲晚也。”

劉子勛徵召袁顗沿江而下到尋陽，派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袁顗於是率領軍隊急速沿江而下，命其子袁戩帶領家眷一起返回尋陽。而當時劉胡駐守鵲尾，和朝廷很久相持不下。泰始二年夏，劉子勛加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命他率領千艘樓船、二萬戰士進入鵲尾。袁顗本來就没有作將帥的才能，生性又膽小軟弱，在軍營中未嘗穿上戎服，談話不涉及攻戰列陣之事，衹是寫詩作賦、談論義理而已。袁顗不能愛撫交結手下衆將，劉胡每次來商議事情，他的應對非常簡單，因此大失人心，劉胡常常咬牙切齒地怨恨他。因爲從南邊調集的軍糧還未運到，劉胡的士卒缺糧，就到袁顗那裏借用從襄陽帶來的糧食，袁顗回答説：“京城之下兩座宅子尚未建成，也要料理那裏的食用，不能減少那裏的糧食。”袁顗又相信來往之人帶來的流言，説是京城米貴，每斗米價高至數百錢，因此認爲用不着征討，人心不久就會離散，於是率領軍隊坐待朝廷軍的潰散。太宗派袁顗以前的門生徐碩帶着自

己親手寫的詔書開導袁顗說："你遍觀古今史事，地處險要，軍隊强大，何嘗能作憑恃。自從我即帝位，道路阻塞不通，你無法上奏表章，還没有成爲我的臣僚。現在你仿效後漢竇融，奉表稱臣，爲時還不晚。"

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顗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以間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爲己功。顗死時年四十七。太宗忿顗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密致喪壍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廢帝即位，方得改葬。

劉胡叛逃，没有告訴袁顗，袁顗到夜晚纔知道這消息，十分惱火地駡道："今年被這小子欺騙了!"於是高喊備好飛燕馬，對他手下的軍人説："我將親自去把他追回來。"乘這機會也逃跑了。到了鵲頭，袁顗與戍主薛伯珍及其部屬幾千人從陸路攻取青林，想趕赴尋陽。當晚在山間駐宿，袁顗殺馬慰勞將士，他對薛伯珍説："我率領八州人馬爲謀劃王室之事而效力，但没有經過一場大戰軍隊就已潰散，這難道不是天意嗎？我不是不能以死效忠，哪裏希望逃竄草野之中苟且偷生呢？衹是想要到達尋陽，向主上謝罪，然後再自刎而已。"説着就慷慨激昂地呼喝隨從索取節麾，隨從没有人應聲。到黎明，薛伯珍請求摒退隨從與袁顗秘密交談，乘機砍下袁顗的首級到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那兒投降，俞湛之也就乘此殺死薛伯珍，把袁顗與薛伯珍的首級一并送呈朝廷作爲自己的功勞。袁顗死時四十七歲。太宗對袁顗的反叛十分忿怒，把袁顗的尸體拋入江中任其漂流，袁顗弟弟的兒子袁彖穿着平民的服裝到處尋求袁顗的尸體，找了四十一天纔找到，袁彖秘密地把尸體埋葬在石頭後岡，同原來家中的一名奴僕，親自擔土建墳。後廢帝即位，袁顗纔得以改葬。

顗子戩爲僞黄門侍郎，加輔國將軍，戍盆城。尋陽敗，戩棄城走，討禽伏誅。

袁顗之子袁戩任僞黄門侍郎，加輔國將軍，守衛盆城。尋陽失敗之後，袁戩棄城逃跑，被追擒處死。

孔覬

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父邈，揚州治中。

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是太常孔琳之孫。父親孔邈，任揚州治中。

覬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户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

孔覬從小剛直而有風力，把辨别是非當作己任。他説話口吃，喜歡讀書，很早就已經出名。最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又任長沙王劉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劉義季安西主簿，户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劉義季命他轉署記室，孔覬上書

箋固辭，曰：

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游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

又曰：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思，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闈。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

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秘書

堅决推辭，說：

記室之任，實在是清要之職，如果不是文才敏捷，德行突出的人，就沒有誰能擔負這一職務。我學業的成績，在家鄉沒有影響；懶惰放逸的貶辭，却在農家遍傳。祇不過朝廷把山澤中的人都徵召起用，不棄絶任何人的才用，我纔得以在浩蕩皇恩中歡樂歌舞，依附多年。今天授任的職務，不是我敢企望的。以前那些學問優異才華富贍的人士，尚且對擔任記室一職感到爲難，何况我能力淺薄姿質魯鈍，想要稱職，談何容易！我聽説，居處正道，辨别人才的等類，是君主選才任官的方法；根據自己的能力，擔任恰當的官職，是臣下事奉君主的準則。我即使不聰敏，却常常按這一原則處事。現在提拔是憑藉舊有恩寵，舉薦并不崇尚德行，這樣做，恐怕不能作爲選任一方官員、使視者聽者都感到公允的方法。我誠懇地希望主上明鑒我内心的願望，乞請改變現在授予我的這個職務，另授給我閑散官職，那麽就可以使鳧鶴各得其所，我的憂慮也就可以去掉了。

又說：

擔任記室這樣重要的職務，應當選用學問博贍、才思敏捷，再加上性情勤謹慎密的人。我學問不能通貫古今，性情又疏懶，怎麽能够承擔主管秘書文件，在文書往來中主筆撰文的重任呢？用濫竽充數的荒謬作比喻，也不算是誇大失實。我從小失去常有的管束，本來也没有遠大的志向，仕進追求榮耀的心願，哪裏能够忘懷。假如真有螢火那點光芒，能够爲日月增加光輝，那正是我聲名騰躍之日，美名傳揚之時，又怎麽敢自己請求寬緩，保住淡泊閑逸的節操呢？我希望矜憐我的魯鈍笨拙，給我其他職位以適合我貢獻力量，那麽這種委曲成全我的優厚恩施，我將始終銘記。

劉義季不能改變他的主意，於是孔覬得以不任記室之職。朝廷召孔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

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黄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黄門，臨海太守。

人，建平王友，秘書丞，中書侍郎，隨王劉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黄門侍郎，建平王劉宏中軍長史。又任黄門侍郎，臨海太守。

初，晋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置清轍。"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覬意業閑素，司徒左長史王彧懷尚清理，并任爲散騎常侍。"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

當初，晋代選用散騎常侍名望要求很高，與選用侍中没有差别，但以後散騎常侍職務閑散，選用人的要求也漸漸降低。孝建三年，世祖想要提高散騎常侍的選任標準，下詔説："散騎常侍是近侍之臣，職事是規諫納言，設置這一官職的本意，實在是要把常侍當作親近重臣。但近來選任常侍，條件日漸降低，和設置常侍的本意并不相合，應該挑選當代良才授任常侍，永久把常侍看作高潔的官職。"於是吏部尚書顏竣上奏説："常侍是顯貴之職，這職務要有才學的人纔能擔任，新近授任的臨海太守孔覬志向專一，學業精深，司徒左長史王彧胸懷高潔，明於事理，可以一同授任爲散騎常侍。"世祖又不想讓威勢權力集中在臣下手中，這以後又把吏部尚書的職責分由二人承擔，用以減輕他們的職權。侍中蔡興宗對人説："吏部職高權重，常侍之職閑淡，名義上提高了常侍的地位，但實質上没有變化，即使皇上的心意是想要分别輕重，但人心哪能够輕易改變呢？"不久常侍的選用又降低了要求，而吏部尚書的尊貴却没有什麽不同。

覬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秘書監。欲以爲吏部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内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

孔覬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孔覬改任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任秘書監。朝廷又想讓孔覬任吏部郎，事情没有辦成。孔覬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因爲鞭打令史之罪，被有司糾彈，但朝廷原宥，不予追究。大明六年，孔覬被除授義興太守，未到任，爲尋陽王劉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那一年，孔覬又被除授安陸王劉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内史，又隨府轉後軍長史，官職不變。

爲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産業，居常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决，未嘗有壅。衆咸

孔覬爲人常常憑藉酒意任性使氣，每每醉酒整天不醒，同僚之間，多有被他凌辱欺侮的。他尤其不能曲意事奉權貴幸臣，這些人當中也没有誰不害怕他忌恨他。孔覬不置辦家産，家中常常貧乏，但錢財有無、家道盛衰，他未曾放在心上。孔覬擔任二王府的長史，手下的典籤諮事，不經呼叫就不敢近前，不下令離開就不敢離開。

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時吴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并三吴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也。自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

雖然他醉酒的日子居多，但却清楚地瞭解政事，清醒時批閱文書處理政事，公事未曾有所積壓。大家都説："孔公一個月二十九天醉酒，勝過别人二十九天清醒。"世祖每次想召見孔覬，就先派人看他是醉是醒。孔覬生性純真質樸，不講究矯揉做作，有時遇上珍貴的器用玩物，佩戴使用也不猶豫，而有些使用的東西粗糙損壞，也不更換。當時吴郡顧覬之也崇尚儉約樸素，穿着衣服，使用器物，都挑選那些質地較差的。宋代説到清淡簡約，就常常舉這兩人爲例。孔覬之弟孔道存，從弟孔徽，很注重置辦家業。他這兩個弟弟請假東行返回家鄉，孔覬到岸邊迎接他們。他倆帶來十餘船財物，都是綿絹紙席之類的東西。孔覬見到這些東西，裝出高興的樣子對他們説："我近來困乏，得到這些東西正是我所希求的。"就命他們把東西搬到岸邊，然後嚴肅地對孔道存等説："你們忝居士人行列，怎麽竟然回到東土作商販啊！"孔覬命自己的隨從點火燒堆放在岸邊的絹席等物品，直到全部燒完纔離去。這以前庾徽之任御史中丞，他生性豪奢華麗，穿着佩飾都十分華美，孔覬替代庾徽之任御史中丞，衣冠器用，没有一件不粗糙簡陋。擔任蘭臺令史的人都出自三吴富家，開始都有輕視孔覬之心，但見到孔覬不束髮，鬆鬆地繫着衣帶，風采清逸，容貌端莊，大家都小心動作，屏住聲氣，没有誰敢欺凌觸犯他。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從御史中丞出京任新安王劉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任職期間去世。

八年，覬自郢州行真，徵爲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還侍中，未拜，復

大明八年，孔覬從郢州行真，朝廷徵召爲右衛將軍，還未拜受，徙爲司徒左長史，孔道存代孔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内史。當時東邊數郡遇上大旱災，京都米價昂貴，一斗米價將近百錢。孔道存擔心孔覬過於貧乏，派手下小吏運五百斛米供應孔覬。孔覬把小吏叫來對他説："我在那地方三年，離任的時候，還没存足路上用的糧食。二郎到那地方没有多少時日，怎能就得到這麽多米呢？應當把米運還給他。"小吏説："自古以來，没有人把米逆流上運，京城米貴，請讓我在這裏把米賣掉。"孔覬不准許，小吏衹得把米運

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

回去。永光元年，孔覬遷任侍中，未拜受，又爲江夏王劉義恭太宰長史，又出京爲尋陽王劉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

太宗即位，召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説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并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鋭，招動三吴，事無不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璪二子淹、玄并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并叛逃東歸。遣書要吴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太宗即以代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

太宗即位，召孔覬爲太子詹事，派原來自己手下的僚屬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替孔覬行會稽郡事。當時，長江上游各郡反叛，皇上派都水使者孔璪到東土各郡撫慰犒勞。孔璪到孔覬處，用"廢帝奢侈浪費，倉庫儲備消耗殆盡，京城物資空乏，糧財都已枯竭。現在南北各地同時起兵，遠近各郡都叛離朝廷，假若依恃五郡的精鋭部隊，招集三吴的人馬，什麽事都能成功"這番話説動孔覬。孔覬認爲孔璪的話是對的，於是發兵反叛，派人飛速傳送檄文。孔覬之子孔長公，孔璪二子孔淹、孔玄都在京城，孔覬就派人趕去秘密通知。泰始二年正月，幾個人都從京城逃歸東土。孔覬又寫信給吴郡太守顧琛，邀約他起兵，顧琛因爲母親年紀已老，吴郡又靠近京城，與長子顧寶素反復商議，未能決斷。顧琛少子顧寶先當時任山陰令，派人送信密報顧琛，認爲南邊反叛朝廷的軍隊已經逼近，朝廷力量小軍隊弱，如果不及時順從反叛的軍隊，一定會有覆滅的災禍。孔覬前鋒部隊已經渡過浙江，顧琛於是依據吴郡參與反叛。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也同時響應。庾業已經啓程東行，太宗就命庾業代劉延熙爲義興太守，加建威將軍，命劉延熙爲巴陵王劉休若鎮東長史。庾業到長塘湖，就和劉延熙聯合了。

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移檄東土曰：

> 蓋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囂、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炯戒今古者也。

太宗派建威將軍沈懷明東進征討，尚書張永繼其後，鎮東將軍巴陵王劉休若督導統率東討諸軍事。劉休若向東土各郡發送檄文説：

> 我們都聽説災患出現有徵兆，禍難來臨無定數，禍福的到來，實在都是由人招致。所以隗囂、公孫述因貪作亂，最終使自己宗祀殄滅；王昌、李憲製造妖氛，不久就血濺斧鉞。這些都在記事文書中清楚記載，用以作爲古今之人的明鑒炯戒。

> 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璇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睿應歷，鳳儀熛升，龍輝

> 自從國家步入艱難時運，三綱之道喪失殆盡，天神絶其舊緒，不再降福；皇業勢同綴旒，岌岌可危。皇上仁德雄風，瑞應所

電舉。蕩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宇，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群凶恣虐，協扇童孺，蕞爾東垂，復淪醜迹，邪回從慝，蜂動蟻附。聖圖霆發，神威四臨，羽馹所届，義旅雲屬，欃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

集，英明俊睿，上應天命，鳳凰之儀迅疾飛升，神龍之光迅猛普照。用不着鳴條誓師，就滌蕩了朝中的污穢；用不着流血漂杵的殺伐，就在京城統一了政令。因此，墜敗的綱維重新確立，散亂的朝政重新整頓，善惡賢愚得到應有的處置，王室的功臣也都再度彰顯。但一群凶頑之徒恣行暴虐，脅迫煽動孩童婦人，小小的東部邊陲，陷入了群醜之手。奸邪之人順應邪惡，陡然間如蜂群飛集群蟻緣附。皇上決策如雷霆迸發，神威震撼四方，羽騎傳令所到之處，義軍如雲聚集，大軍刀槍所向之處，叛軍冰消瓦解，勝負的結局，已經清清楚楚，明白顯示。

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天庭，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吴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鋭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群，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并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吴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予猥承人乏，總司戎統，聳劍東馳，申憤海曲。歕氣則白日晝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剿，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群迷，弗辨堯、桀，螳黽微命，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飆之隊。尺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嘆息。夫因禍致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

司徒建安王英才謀略冠於當代，督率各路大軍。驃騎將軍山陽王才能謀略早就揚名，統率督促中軍。或在江、蠡整裝待發，或在荆、河騰飛疾進，金甲輝映天庭，呼聲響震海濱。前將軍、吴興太守張永，是東南的優異人才，協辦軍務。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率領五千精兵，正以熊虎之勢飛速前進。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率領鐵騎連成一片，如風雷閃電急馳而前。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率領千艘樓船，有覆壓河川的氣勢。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都率領熊虎之軍，絡繹不絶，如風雲聚集，趕赴戰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吴喜，率領一萬甲士，分兵奔赴義興。我在朝廷乏人的時候，承擔總領全軍之任，高舉劍戟向東奮進，要在海邊宣泄我們的憤慨。大軍所到之處，呼氣就可使白日變暗，刷馬就可使河水倒流。用這樣的軍隊討伐叛軍，什麽樣的强敵不能剿滅；用這樣的仁德柔服東夷，什麽樣的百姓不會歸服？我們哀愍那些被欺蒙的人，分不清唐堯和夏桀，螳螂、青蛙那微弱的生命，想阻擋雷霆的衝擊，枯死的黄葉，想抵禦凛冽寒風的横掃，小小兒童會爲此寒心，普通婦人會

明筮。若能相率歸順，投兵效款，則福鍾當年，祉覃來裔，孰如身轘宗屠，鬼喂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

爲此嘆息。要知道，用德禳除災禍却因而可以招致福慶，憑藉失敗教訓却可以帶來成功，不忘記前事的鑒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後事的成功。假如你們能够相率歸順，投軍報效，獻納誠心，那麼好運就會立即鍾聚，福祉還會延及後裔，這和自身被戮，宗族被滅，鬼魂乏祀，挨餓哭泣的情况相比，哪樣更好呢？希望你們仔細鑒别孰安孰危，自己尋求多福之路。

購生禽覬千五百户開國縣侯。生擒琛千户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悦。

劉休若還重金懸賞：活捉孔覬者封爲食邑一千五百户的開國縣侯，活捉顧琛者封爲食邑一千户的開國縣侯，殺死他們把首級送來者得一半賞額。當時朝廷軍中將士多數是東土各郡人，他們的父兄子弟都已附同叛逆，皇上趁着送軍出征時向大家宣布旨意説："我正在力求施行仁政，簡省刑罰，要使四凶之罪不相連坐，幫助朝廷或是附同叛逆，全以各人的選擇决斷。你們應當深深理解我的這種心意，不要因爲親戚附同叛逆而憂慮不安。"將士們於是十分高興。

覬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晋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决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

孔覬派出的孔曇瓘等人率領的軍隊，駐扎在晋陵九里，軍容陣勢十分强盛。沈懷明到達奔牛，他的部隊人少勢弱，於是構築營壘加固防守。張永到達曲阿，不知道沈懷明是否安全，百姓驚惶不安，將士都想逃散，張永就退回延陵，靠攏劉休若。衆將帥都勸劉休若退兵破岡，固守自保。那天十分寒冷，風很大，雪很猛，堤壩潰决，軍心浮動。劉休若宣布命令："敢説要退兵者斬。"軍心稍微安定，於是構築營壘，讓士卒休息。不久又得到沈懷明的信，叛賊停止了前進。軍主劉亮又隨後趕到，兵力增加，人心纔安定下來。

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栅縣西江峴山，斷遏津徑，劉延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真、陸攸之、溧陽令劉休文攻景宣别寨，斬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率鄉里起義，攻縣斬景宣，吴喜至，板崇之領縣事。太宗嘉休文等誠效，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殿中將軍，行永

當時永世令孔景宣又反叛，在本縣西江峴山構築營寨，阻遏水陸通道，劉延熙加封他寧朔將軍之號。杜敬真、陸攸之、溧陽令劉休文等攻打孔景宣分設的營寨，殺死孔景宣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率領本鄉人起義，攻打縣城，斬殺孔景宣，吴喜到了之後，用自己官府的名義命徐崇之領縣事。太宗贊賞劉休文等人呈獻忠心報效朝廷，授任劉休文爲寧朔將軍，縣

世縣事，并賜侯爵。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吴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玄、孫矯之、沈靈秀、黄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甚弱，衆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陳斬楊玄、孫矯之、黄泰，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遥相犄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决。

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塘，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志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并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吴喜。二月一日，喜乃渡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衆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

令之職不變，徐崇之爲殿中將軍，行永世縣事，都封賜爲侯爵。吴喜、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人行進到國山縣地界，在虎檻村遇上東土叛軍，他們乘勢進擊，大破叛軍。他們從國山進入吴城，離義興十五里。劉延熙派楊玄、孫矯之、沈靈秀、黄泰四支部隊迎戰吴喜。吴喜等兵力很弱，衆寡懸殊，交戰一整天，吴喜等在戰場上殺死楊玄、孫矯之、黄泰，剩下的叛軍一下子都潰散奔逃，吴喜等乘勝進軍義興南城外。劉延熙軍隊駐扎在南射堂，吴喜派步兵騎兵進擊，劉延熙就退回水北，然後設置栅欄隔斷長橋，固守郡城自保。吴喜也修築營壘和他們對峙。庾業在長塘湖口兩岸修築營壘，將士有七千餘人，軍器盔甲也十分充足，他與劉延熙遥相呼應，形成犄角之勢。沈懷明、張永和晉陵叛軍互相對峙，很久不能分出勝負。

太宗每次派遣軍隊，將領往往提出很多要求，不能按時出發。外監朱幼薦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説他驍勇果敢，有膽量有勇力，性情又簡樸率直，提出的補給供應要求很簡易。於是就拿一千人配給任農夫，命他佐助東征。當時庾業兵勢强盛，任農夫從延陵向長塘前進，他手下雖説是一千人，實到的衹有四百人。離長塘還有數十里，任農夫派人偵察情况，偵察的人回報説："叛賊築城還没有合圍。"任農夫就率領廣武將軍高志之、永興令徐崇之急馳前進攻擊叛軍。乘叛軍城壘尚未建成，任農夫親自握刀持盾，直奔營壘衝入敵陣，大敗叛軍，庾業棄城逃往義興。這以前，龍驤將軍阮佃夫招募到數百名蜀人士兵，多數體力强健，勇猛善戰，都穿着犀牛皮製作的鎧甲，手執短兵器。這批蜀人士兵本來應當到阮佃夫那兒向晉陵進攻，還未出發，正逢任農夫急需人馬，就分派他們配屬任農夫。到作戰時，蜀人士兵每每衝鋒在前，東土叛軍都害怕他們，又對他們的形貌裝飾與衆不同感到驚怪，這地方舊有傳説狐獠會吃人，於是都把蜀人士兵看作狐獠，每每見到他們就奔逃。任農夫獲取叛軍的船隻和武器，與高志之進軍義興支援吴喜。二月一日，吴喜就渡水進攻郡城，并分派兵馬攻擊各個

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縣唯綏安令巢邃秉節不移，不受僞爵。

營寨。任農夫雖然趕到，但兵力還是少，力量還是比不上叛軍。吴喜於是率領幾名將領騎馬登上高處，向四面指劃，好像招呼指揮四面人馬一同進攻的樣子。東土叛軍大爲驚駭，各營壘的士兵一下子就潰散逃跑了。衹有龍驤將軍孔叡的一座營壘尚未攻克。吴喜因爲攻擊傷亡的人多，就鬆開包圍圈放慢進攻。當天夜晚，庾業、孔叡相繼逃跑，義興平定了。劉延熙投水而死，有人報告這事，於是從死尸身上斬下首級，用傳車送往京城。義興所屬各縣衹有綏安令巢邃堅守節操不改變立場，不肯接受叛軍所授的官爵封號。

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於晋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既爲吴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晋陵，東軍震恐。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張永共議："捍宗城既未立，可以籍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蕩，往輒陷决，張永嫌其過鋭，不令居前。賊連栅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栅，衆軍因之，即皆摧破。袁標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噪而至，標又遣千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迎射之，應弦倒者相繼，曇瓘因此敗走。

當時齊王率軍東進征討，與張永、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都在晋陵九里西邊扎營，與東土叛軍互相對峙。義興叛軍被吴喜等人擊破以後，潰逃的人多數投奔晋陵，東土叛軍更因此驚恐。皇上又派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到晋陵察看叛賊的軍事布局。賊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一共有五座城壘，互相連接，彼此照應。程捍宗的城壘尚未建成。當月三日，王道隆與齊王、張永一起商議説："程捍宗的城壘既未建成，可以藉此機會進攻，上符合皇上的旨意，下可以壯大全軍的士氣。"王道隆就率領自己的部屬猛烈攻擊程捍宗，不久城壘就被攻克，砍下了程捍宗的首級。劉亮果敢有力，善於使用刀盾進攻殺敵，朝廷官員先前都不瞭解他，皇上也不知道，衹有尚書左丞徐爰知道他的特長，就禀告太宗，稱贊他驍勇果敢。到這時候，每次作戰劉亮都握持刀盾向前直衝，所到之處，敵軍營壘往往潰决。張永不滿意他鋒芒過露，不讓他處在最前沿。叛賊栅欄相連，綿延曲折，塘上道路狹窄，將士的力量不能施展，劉亮於是抱着盾往前衝，直衝進重重栅欄，許多將士跟着他，敵人的城壘立即被摧毁，大敗敵軍。袁標派出一千人接着趕到，齊王與張永等乘勝衝擊，又大敗袁標的人馬，摧毁叛軍兩座城壘。孫曇瓘率領數百人擊鼓吶喊衝過來，袁標又派一千人緊跟而至，朝廷衆軍驚慌害怕，將要潰逃，江方興率領勇士迎着衝來的敵軍放箭，應弦而倒的人一個接着一個，孫曇瓘因此敗逃。

吴喜軍至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璪屯吴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璪大懼，墮床，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禽。"左右聞之，并各散走。璪與曇生焚燒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吴興，頓置郡城，倉廪遇雨不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率八千人向黄鵠嶠，欲從候道出蕪湖，迎接南軍。廣德令王藴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屯住故鄣。曇生既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偏裨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參軍事，因率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吴係公追躡璪等。

吴喜率軍到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璪駐軍吴興南亭，太守王曇生到孔璪處商議事情，適逢使者返回，説："朝廷軍隊已經逼近。"孔璪十分害怕，從坐榻上跌下來，説："朝廷懸賞購求的，祇是我一個人而已，現在假如不趕快逃走，就將要被人擒獲。"左右隨從聽到這話，都各自四散逃走。孔璪和王曇生焚燒倉庫，向東逃向錢塘。吴喜到達吴興，在郡城駐扎，倉庫因爲遇上下雨没有燃燒起來，没有造成損失。起初，王曇生派寧朔將軍沈靈寵率領八千人向黄鵠嶠進軍，想從偵察敵情、傳遞情報的候道前往蕪湖，迎接南方的叛軍。廣德令王藴派兵占據險要之處，沈靈寵無法前進，在故鄣駐扎。王曇生逃跑之後，沈靈寵就和弟弟沈靈昭、自己的副手姚天覆率領偏將裨將以下十七營將士歸順朝廷。太宗嘉獎他，把他提拔爲鎮東參軍事，就率領部屬向東征討。吴喜分派軍主沈思仁、吴係公追踪孔璪等人。

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吴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即晋陵。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夜，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晋陵，袁標棄郡東走。晋陵既平，吴中震動，吴興軍又將至，顧琛與子寶素携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討不及。

陸攸之、任農夫從東遷向吴郡推進，朝廷派軍主張靈符到晋陵。當月四日，齊王猛攻晋陵，當夜，孫曇瓘、陳景遠同時潰敗逃跑。朝廷各路兵馬都到達晋陵，袁標放棄郡城向東逃跑。晋陵平定之後，吴中受到震動，吴興兵馬又將來到，顧琛和其子顧寶素帶着老母親從海上坐船奔往會稽，海鹽令王孚想攔截却未能趕上。

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吴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追齊王、張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張靈符北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

因爲四郡平定，太宗留下吴喜帶領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人東進平定會稽，召回齊王、張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張靈符等人向北征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等人南進征討。

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璪、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順。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强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向黄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自定山進向漁浦，戍

當月九日，吴喜等到達錢塘，錢塘令顧昱及孔璪、王曇生等人奔渡江東。吴喜接着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帶領全家歸順。吴喜派鎮北參軍沈思仁、强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人率軍向黄山浦進發。東土叛軍據守江岸，構築營寨，任農夫等攻破營寨，乘風揚帆，直向定山前進，擊敗叛軍大帥孫會之，在陣前將他斬首。從定山又向漁浦進軍，叛軍戍主孔叡率領一千餘人憑據營壘抵

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叡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吴喜使劉亮由鹽宜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吴恭，傳首京都。東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降。庾業，新野人也。父彦達，以幹局爲太祖所知，爲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覬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

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趣石瀆，先已具船海浦，值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嵴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唐詣喜歸誠，及覬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别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若邪村民録送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沾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璪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二十二日，嵴山民縛覬送詣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并詣喜歸罪，喜皆宥之。琛子寶素與父相失，

抗。阮佃夫命隊主闕法炬射死叛軍樓上的弓弩手，孔叡部下驚慌駭怕，沈思仁指揮人馬向他們進攻，殺死叛軍軍主孔奴，叛軍於是潰散敗逃。當月十九日，吴喜命劉亮從鹽官渡海，直指同浦，壽寂之從漁浦南渡，斜插永興，吴喜從柳浦南渡，直向西陵。西陵各營叛軍全都潰散逃跑，朝廷軍殺死庾業、顧法直、吴恭等人，把他們的首級用傳車送往京城。東土叛軍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投降。庾業，新野人。父親庾彦達，因辦事的能力和器度受高祖賞識，任益州刺史。世祖朝，庾業官升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等進駐永興同市，和孔覬派出的陸孝伯、孔豫兩支軍隊相遇，劉亮等與他們交戰，擊敗了他們，將陸孝伯、孔豫斬首。

會稽叛軍聽説朝廷軍隊漸漸逼近，很多將士逃跑，孔覬再也不能控制。二月二十日，上虞令王晏發兵攻打郡城，孔覬處在東西兩面交相進逼的局面，憂慮惶恐不知怎麽辦。當天晚上，他率領一千餘人聲言向東進攻，實際上是趕往石瀆，已經事先在海邊準備好船隻，却又遇上潮水退落，船隻無法駛離，兵將都已叛逃，孔覬的門生用小船載運孔覬，逃竄到嵴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前已經派人到錢唐拜見吴喜，表示歸順的誠心，到孔覬逃跑之後，張綏封閉倉庫，等待朝廷的軍隊。二月二十一日，王晏到達郡城，從北門進城，抓住張綏交付作部囚禁，當天晚上把他殺了。在另一官署捉住尋陽王劉子房，放縱手下士兵大肆搶掠，把倉庫擄掠一空。若邪村的百姓把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叡抓住并押送給朝廷軍，將要把他斬首，孔叡説："我已經過了三十歲，未曾受過朝廷的官職，現在承蒙知己者的恩眷，於是以身相許，今日要去死，又有什麽遺憾呢。"含笑走上刑場。孔璪逃跑後投靠門生陸林夫，陸林夫殺死孔璪把首級送給朝廷。二月二十二日，嵴山村百姓把孔覬綁送到王晏處。王晏對孔覬説："叛亂這事是孔璪所爲，與你無關。你應當寫好認罪的表章，我將爲你呈送朝廷。"孔覬説："江東的布置安排，没有一件不是由我决定，推卸罪過以求苟活，衹是你們這

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初遣庾業向會稽，追使奉朝請孫長度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長度不與，爲標所殺。追贈給事中。

類人處世的主張而已。”王晏於是在東閤外把他斬首。孔覬臨死的時候要酒喝，說：“這是我平生喜歡的東西。”孔覬死時五十一歲。顧琛、王曇生、袁標等都到吳喜那兒自首認罪，吳喜都寬宥了他們。顧琛之子顧寶素與父親在途中失散，自縊而死。東土叛軍軍主一共七十六人，在戰場上殺死十七人，其餘的都予以寬宥。當初朝廷派庾業到會稽去，後來又追派奉朝請孫長度送儀仗給庾業，并且叫他招募將士。孫長度行進到晉陵，袁標到他那兒求取儀仗，孫長度不肯給袁標，因而被袁標殺死。朝廷追贈孫長度爲給事中。

先是，鄧琬遣臨川内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桂遑、劉越緒諸軍并奔逸。晉安太守劉瞻據郡同逆，建安内史趙道生起義討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奮、應寄生等討破瞻，斬之於羅江縣。

這以前，鄧琬派臨川内史張淹從南路到東陽，張淹派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越緒駐兵占據定陽縣。巴陵王劉休若派沈思仁進討他們。沈思仁派軍主崔公烈進攻叛軍軍營，砍下幢主朱伯符的首級，桂遑、劉越緒等軍全都逃跑。晉安太守劉瞻占據本郡附同叛逆，建安内史趙道生起義討伐劉瞻，但聚招的隊伍還未集中。七月，沈思仁派軍主姚宏祖、鮑伯奮、應寄生等人討伐劉瞻，擊敗了他，在羅江縣把他斬殺。

鄧琬先遣新安太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黟縣，縣令吴茹公固守，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臺軍主丘敬文、李靈賜、蕭柏壽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剋，斬伯子、獻子首。

鄧琬先派新安太守陽伯子和軍主任獻子襲擊黟縣，縣令吴茹公頑强防守，但力量抵擋不住，就放棄縣城逃跑，陽伯子等駐兵占據縣城。吴茹公與朝廷軍軍主丘敬文、李靈賜、蕭柏壽等圍城攻打，歷時很久，八月纔攻克，把陽伯子、任獻子斬首。

張淹屯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進。曇復詐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張淹的軍隊駐扎在上饒縣，聽到劉胡兵敗的消息，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想要暗中算計張淹，就假報說：“接到鄧琬的來信，趕快來商議事情。”想藉此機會殺掉張淹。張淹一向信奉佛，這時正在敬拜佛，不能及時前去。費曇又欺騙說要捕捉老虎，向張淹借用大鼓以及二百名士兵，張淹相信他，把他要的東西如數給了他。費曇就率領這批人到山裏，宴享士兵，定下盟誓，然後揚言說虎跑到城西，擂鼓大呼，一直趕赴縣城，守衛城門的士兵，都放下武器看熱鬧，費曇率領士兵直衝進去，張淹正在拜佛，聽說變故就跑出來，於

是費曇把他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王氏；蘇峻事雖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運屬横流；世祖仗順入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漆顱夷宗，作戒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實由衆心，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况長戟指闕，志在陵暴者乎。泰始交争，逆順未辨，太宗身剿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詖，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絶，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史臣曰：從晉代以來，發動戰争圖謀篡國的人，共有十一個，其中能够成事的，衹有四個人而已。元皇帝在京城之外即帝位，政令却全由王氏決定；蘇峻篡權雖短時間成功，但不久就身受屠戮；桓玄是桓宣武之子，他的機運在動亂中獲得；世祖順應天命，入京討伐凶頑，老百姓没有其他指望，自然擁戴他。其他人的結局都是自身被殺，頭顱被漆爲飲器，宗族被滅，成爲後世的鑒戒，爲什麽呢？勝敗的機運，實在由民心決定，而崇高莊嚴的社稷宗廟，正是維係民心的關鍵，國家安定之時，雖然爲維護道義而舉兵，尚且會被稱作禍難，更何况帶兵直指朝廷，目的在於凌暴朝廷的人呢！泰始年間互相争奪帝位，誰是順誰是逆還未分清，太宗親自剿滅昏悖暴虐之人，是從水火中拯救百姓的舉動，在國運艱難的時候，應當擁立年長的國君，太宗是太祖的兒子，繼承帝位按道義也没有什麽不應該。劉子勛是世祖的兒子，家運已盡，但當璧而拜應作帝王的徵兆，正是歸屬於他。這兩人稱帝各有曲直，不知道誰即帝位纔更爲合適。衹是因爲太宗占據京城，藉助朝廷倉庫的物資，憑藉宗廟社稷的威勢，以朝廷的權威駕御四方，以京城控制外藩，所以能廓清天下。帝王居住的地方，以衆大的名號稱呼它，爲它取名爲京師，其中的意義和作用是有很深的道理啊！



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　王景文

謝莊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

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虚也哉。"初爲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并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别郡殊，合之則宇内爲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是太常謝弘微之子。

謝莊七歲時，就能寫文章，通曉《論語》。到長大以後，氣質不凡，容顔儀表也很美，太祖見到他感到他非同尋常，對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説："衹有藍田纔生出美玉，這哪裏衹是句空話啊！"謝莊最初任始興王劉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劉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劉誕後軍諮議，并領記室。謝莊還離析左氏《春秋左傳》，根據國别分立篇章。又製作方丈木板，畫出各處山川地貌，各有條理脉絡，分離開來就是一個個各不相同的州郡，并在一起就是天下統一的地圖。元嘉二十七年，索虜進犯彭城，派他們的尚書李孝伯作使臣，與鎮軍長史張暢對話，李孝伯就曾問起謝莊及王微的情況，他的名聲竟這樣流布遠方。元嘉二十九年，謝莊被拜爲太子中庶子。當時南平王劉鑠進獻赤鸚鵡，皇上向全體朝臣下詔，要他們爲鸚鵡作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采在當代首屈一指，他的賦寫成之後，帶去給謝莊看，謝莊的賦也已寫成，袁淑讀了謝莊的賦感嘆地説："江東没有我，你將是一枝獨秀。如果没有你，我也是一代人傑。"他於是把自己的賦收藏再也不拿出來了。

元凶弑立，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

元凶弑君自立，謝莊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京討賊，暗中派人把檄書送交謝莊，令他修改之後向四方公布。謝莊派自己的心腹門生具慶帶着

祖曰：

賊劭自絶於天，裂冠毀冕，窮弑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睿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岳，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耻，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氓，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鋭旅，授律繼進。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艫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群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闥横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伫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宇，風澤所漸，無幽不洽。况下官世荷寵靈，叨恩逾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

世祖踐阼，除侍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群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爲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强。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閉

自己的奏章秘密地拜見世祖説：

奸賊劉劭自絶於天，毁裂冠冕，敗壞禮法，窮凶極惡，弑君叛逆，這種惡行自開天闢地以來都未曾聽聞，全國臣民都傷心痛苦，淚血俱下，幽明兩界同感憤怒。我捧讀三月二十七日檄文，清楚地見到聖王的心迹，拜讀之後，深感慶幸。皇天保祐王室，讓睿哲之主重振帝業。殿下文德在四岳輝耀，居守陝地就顯露了英明威武，恭敬地振興皇室的聲威，虔敬地施行上天的誅罰，滌蕩宗廟社稷的仇恨，洗雪華夷百姓的耻辱，使面臨毁敗的國家再次獲得新生，忍垢受辱的百姓又得以揚眉吐氣。恭敬地秉承你的命令，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率領十萬精兵，已經駐扎在京城近處。殿下親自督察精鋭部隊，發布命令相繼進軍。荆、鄢的大軍，岷、漢的部隊，戰船連續萬里，旌旗遮蔽天日，天下心意一致，王侯全都會集。現在元凶這個獨夫惡徒，竟無一旅之衆，而且自相戕害，宫省災害横生，百官屏住聲氣，路上人們衹敢以目示意，不敢出聲。檄文一到就傳布京城，朝野上下，人人歡欣，道途里巷，頌聲不絶，家家户户，同心相慶，人人都像瞻雲望日，翹首伫目期待殿下。先帝以日月的光芒，照臨天下，恩澤廣布，人人受惠。何况我世世代代蒙受朝廷恩寵，得到的恩惠更是不可計量，現在告假在家養病，纔得脱離虎口，幸免一死。雖然我有志投奔殿下，報效微力，但没有合適的機會。現在大軍就駐扎在京城附近，廓清宫廷的日子即將來臨，我欣喜激動，拍掌跳躍，不知道怎樣表達纔合適。

世祖登上帝位，謝莊被除授侍中。當時索虜要求開通互市，皇上下詔命群臣詳盡評議。謝莊評議説："我愚陋地認爲，獯獫毁棄道義，惟利是圖，現在提出開通互市的請求，或許是藉此窺伺我們的國情，順從這個要求就顯示我們的軟弱，不能彰明我們安撫遠方邦國的方略，拒絶他們的要求而看看他們挑起什麼事端，這足以表明

關。何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

我們的强大。况且漢文帝雖用和親政策，哪能止息匈奴對彭陽的進犯；漢武帝雖訂立盟約，并没有停用在馬邑伏擊的計謀。所以國力有餘就經略遠方，國力不足就閉關自守。爲什麽要勉强我們這衣冠揖讓的禮義之邦，降低身份和引弓騎射的夷狄交往，建立没有益處的軌則，招來玷辱民風的習俗。通商互市是謬誤的見解，應當嚴加制止；訂立和約是騙人的主張，尤其應當杜絶。我平庸淺薄，見識有限，哪裏懂得國家的法制，但皇上施恩誘導，怎敢不披露忠心，盡心直言。”

時驃騎將軍竟陵王誕當爲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

當時驃騎將軍竟陵王劉誕將任荆州刺史，徵召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劉義宣入京輔政，劉義宣堅决拒絶，不肯入京，而劉誕已經確定日期上船出發。謝莊認爲，“丞相既然没有入京的心意，驃騎將軍却確定了出發的日期，好像是想要逼迫丞相就範，這對處理事情不利”。世祖於是寬延劉誕出發的日期，劉義宣最終也没有入京。

上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實允愜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與民争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織，實宜深弘。”

皇上剛剛登上帝位，想要弘揚風化，於是頒發詔書提倡節儉，事情記載在《孝武本紀》中。謝莊擔心這一詔令不能執行，又進言説：“詔令説‘貴戚追逐財利，建立店肆販賣貨物的現象，都應當禁止’。這樣做實在符合百姓的要求。其中假若有違犯規定的，就應當按照法令予以制裁。假若不顧法令施恩寬宥，那就使詔令有所屈從。這種處置還希望皇上深思，不要因爲英明的詔令已經頒布，而條文規定和執行的實際情况相背離。我愚陋地認爲，凡有禄位的大臣，尤其不應當和百姓争奪財利，不清楚在這詔令中有没有這樣的話。古代循吏要家人拔除園葵、停止織布的義舉，實在應當大大發揚。”

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别。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别，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説，當時以爲知言。

孝建元年，謝莊遷左衛將軍。以前，世祖曾經賜給謝莊寶劍，謝莊把寶劍送給豫州刺史魯爽作爲送别的禮物。魯爽後來反叛，世祖在宴會時問謝莊寶劍在哪裏，謝莊回答説：“以前在和魯爽分别時，我私下替陛下作了杜郵之賜，供他自裁。”皇上十分高興，當時人都認爲謝莊善於應對。

于時搜才路狹，乃上表曰：

當時搜求賢才的道路狹窄，謝莊於是上表

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己。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宇開縣，夕爽還政，昃旦調風，采言廝輿，觀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沾灒，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産，七隩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疏嗣，祁奚豈諂仇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己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

說：

我聽說，功業垂照千里，并不衹靠燭照全車的珍寶；德政柔服鄰國，哪衹憑珍貴的璧玉。所以《詩》中稱說“邦國殄瘁”，《秦誓》讚述“邦之榮懷”，因此能够做到，治道達到不能再高的地步，教化達到恭謹律己無爲而治的境界。我想陛下承受福禄，應運而興，重建王室，振興國家，早晚忙於治理朝政，日夜致力整頓風俗，從廝役駕車的人那兒聽取善言，從邊遠地區采集民謡以察民情，這實在正是天時安泰、天下太平之日，百姓贊揚朝政、頌歌廣誦之時。我認爲，國家興盛衰替的根源，天下治亂的根本，何曾不是因得到賢才而興盛，失去士人而衰替。所以楚國史書述説善人是國寶，《虞典》認爲瞭解人才爲難事。推薦選才的軌則，中古已經弛廢；提拔進用的律令，當今又未闡明。一定想要崇尚根本，富庶國家，保護百姓，救助衆生，如果不改變煩擾不安的局面，那怎能達到實現九成的極高境界。英才由時代産生，古代和今天哪有區分？俊士憑時世孕育，亂世和治世豈有不同？漢高祖在中陽承受天命，英雄賢俊從徐、沛涌出，光武帝在白水膺受符籙，茂才異士在荆、宛顯露。難道衹有前漢、後漢纔是智士孕育的時代，偏遠楚地纔是英才集聚的所在？關鍵是在於遭逢不遭逢明主，信用不信用賢才罷了。現在大道光顯，各種事務都期待有德之士來辦理，而九州土地這麽廣大，九品人物的鑒識這麽艱難，提拔銓選、衡量才德，全都交給選部。一人的鑒識容易受到限制，而天下的人才却難於窮究，用易受限制的鑒識，要去明察難於窮究的人才，想要使京城没有不被授官的遺才，郊野没有滯留不用的賢士，那怎麽能做到呢？從前公叔文子和淪爲臣虜的百里奚同登朝堂，管仲從射君之盜被取用爲臣，趙文用才也不是故意親近士人疏遠自己的兒子，祁奚薦賢又哪是諂媚仇人偏私己子，賢人薦拔自己的同類，前代的經

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

典已經列出了軌範，推舉自己瞭解的俊士，以前的典籍也已明言。況且自古以來，任人薦賢，賞罰嚴明，魏成子舉薦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賢哲而自身成爲魏國的輔相，應侯范雎任用鄭安平、王稽二士人而致使自己丟失秦國的相位，臼季稱舉冀缺而被酬賞以封地，張勃進用陳湯而獲罪被褫奪爵位。這是前代史事爲人盛稱的典範，也是後代帝王常用不變的明鑒。按照我愚陋的見解，應當向大臣普遍下達命令，各人舉薦自己瞭解的賢士，交付尚書，尚書按照他們的才力銓選任用。假如被任用的人確是有才之人，舉薦的人應當得到獎賞；被任用的人如果不稱職，舉薦的人應當同樣獲罪。罪重的要罷免官職，罪輕的要降職貶官，被舉薦的人也要禁止錄用，禁用年數的多少，要根據他們罪責量刑確定。假如被舉薦的人犯了死罪，那麼舉薦的人也要定罪判刑。

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樵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恒典。

又，要想做到政治清平，斷獄公正，沒有什麼事比親近百姓更重要；親近百姓的關鍵，實在是集中於地方官吏。所以黃霸治理潁川多年，杜畿官任河東數載，或者就在本地加恩進秩，或者調入京城增崇恩寵。現在管理百姓的地方官吏，如果不是因爲公事私事必須替換，就應當遵照六年一換的制度，讓他們進可以彰明官員的功勞和奉獻，退可以使百姓安定不受驚擾。如果這樣，那麼臣下就沒有虛妄的罪過，朝廷沒有丟棄能吏的憂慮，考核官吏的制度盛行，歌頌朝廷選用賢吏的“樵薪”之歌處處傳頌。我出生命運通達，正值聖朝，身受皇恩，逐級升遷，於是能在皇上左右承奉詔命，有機會陳述愚見，現在斗膽獻上如同芻蕘的見解，誠惶誠恐，祇怕有什麼謬誤，衝犯了朝廷的典章。

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不行。

皇上有詔令說，“謝莊呈奏了這表章，應當交付外廷詳細評議”。謝莊的建議沒有施行。

其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箋自陳，曰：

那一年，謝莊受任吏部尚書。謝莊一向多病，不願在主管銓選官員的吏部任職，他寫信給大司馬江夏王劉義恭爲自己陳述理由，說：

下官凡人，非有達概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己知尢，實懼塵穢彝序。

我是個平庸的人，没有非凡的氣度、卓異的見識，也没有超群脱俗的志向，實在是因爲體弱多病，常常擔心突然死去，所以從小無意於人世雜務，哪又會有心追求尊榮富貴呢？近年來隨着時局的推移變化，竟然僥幸地得到了不應屬於自己的地位，既足以在昌明的時代留下笑料，同時也愧對自己的朋友。以前因爲皇上剛剛臨朝施政，還來不及引退，到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安定，我纔提出引退這小小的請求，但我的心願未能實現，又承受皇恩得到現授的官職，在開始任職的時候，我便全部披露我的心意，我不衹是知道自己不適宜擔當這一職務，實在是擔心玷污了朝廷的常典。

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尫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懵，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粗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禄，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

我生來多病，天下人都熟知，兩脅下積塊帶來的病痛，差不多是從我一出生就纏繞着我，一個月發作不少於兩三次，每到一次發作，疼痛逼心，氣息奄奄。加上患了多年的痢疾，形成積久難治的痼疾，呼吸急促，體力衰疲，常常就像是行尸走肉。經常處於這種致人身死的病痛之中，却不再申説的原因，哪裏是因爲疾病痊愈啊，衹是因爲蒙受的皇恩深重，心裏想着報答皇上不同尋常的恩寵，勉强振作衰病之身，處理自己愧居的職事。眼睛患病，五月來就不再能在夜裏静坐，白天常常放下帷帳避開風和陽光，白天黑夜都昏昏沉沉，因此而不再能朝拜謁見諸位王爺，也不能爲親朋故舊行慶賀弔慰之禮，衹有被皇上召見，纔不敢延誤罷了。這段日子不能會見賓客，已經有數十天之久，要憑藉這帶有苦病的身子，去考核選任天下的人才，應對四方的訴狀，實在是由於皇上聖恩無窮，但擔當這一重任確實是苦不堪言。假如才力能够承擔這一重任，而且身體康健，承受皇上特别的恩遇，處在能够獻身報效的地位，哪會隨意地貪圖清閑辭去官職呢？我們家一向貧困，家宅還未興建，孩子還免不了吃粗米飯，對於這種貧困生活，衹好安然處之，認爲是命運安排，哪裏又能够

忘掉朝廷的俸禄，正是因爲俸禄和生活密切相關，所以不再會有其他心願罷了。現在的願望，衹在於得到小小的清閑。我微不足道的生命，對於天下是最不重要的東西，在我自己却不能不看重。經過多次陳情請求，没有受到哀憫和准許，實在是因爲言辭笨拙，誠心表露不够，不足以使皇上感動。

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吴，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吝。

我們家世代没有年壽，高祖亡故時四十歲，曾祖亡故時三十二歲，祖父亡故時四十七歲。到新年我就三十五歲了，加上病到了這種程度，將還能有多長時間享受聖明時代的生活，就我心中這樣的焦慮煎迫來看，實在應當同情哀愍。前些時候我曾啓奏，願去三吴任職，皇上下旨説“大家都不准再談及出京做官之事”。這都是皇上對我的過分恩寵，但也衹是我的命運，不應當擔任閑逸官職。現在不再敢談及這事，將把這個願望交付來生罷了。衹要能够保住餘年，不再忙於雜務，稍微能够養養病，這樣一生的其他願望也就没有了。在茅舍之下仍懷念皇上，朝廷的大事也都知道，也無須居官任職，擔憂的衹是不能爲朝廷效力，給朝政以小小的裨補罷了。我見識淺陋，才力平庸，又這樣體弱多病，辜負了皇上提拔任用之恩，自己内心實在悲傷慚愧。過年之後我就將再次提出以前的請求，用死來表示自己的决心。衹是我這種平庸淺短的訴説，恐怕不能向皇上完全表明心意。你對我的恩眷深重，大體瞭解我的誠摯懇切之情，希望你侍坐皇上時言談之間，給予我幫助，那麽我這苦苦哀求的誠心，有希望得到哀愍和准許。假如不能得到皇上的降福庇祐，那我還希求得到什麽呢！一切全仰仗你的同情和體察，希望你不吝相助。

三年，坐辭疾多，免官。

孝建三年，謝莊因爲多次因病辭官而獲罪，被免去官職。

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

大明元年，謝莊又被起用爲都官尚書，他啓奏建議改定刑獄，奏文説：

臣聞明慎用刑，厥存姬典；

我聽説明察案情，謹慎用刑，這記載在

哀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既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稱刑清。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物；三宥之澤，未洽於民謡。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討獲，多非其實，或規免身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冤戮，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并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

周朝的典籍中；斷案時應對刑徒有憐憫之心，這清楚地寫在《呂刑》裏。罪有可疑，從輕處置，已經是前代帝王的標準法則；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也是列朝聖主的經常教誡。前代帝王列朝聖主因此纔能廣施教化，達到升平，崇尚治道，恭謹律己，到了實現無爲而治的境界。到漢文帝哀憐無罪的人受罰，廢除犯罪連坐的法令，孝宣帝不用執法苛細峻刻的酷吏，建立廷史與郡國共同鞫訊的規定，在這個時代，號稱用刑平正。陛下登位以後，親自聽訟斷案，百姓互相慶賀，認爲不再會有蒙受冤屈的人了。但近來牢獄中囚犯尚多，百姓贊揚刑清的頌聲尚少。我私下認爲，用五聲聽訟斷案的恩慈，還没有在布政治民、掌握萬物時普遍施行；寬宥三類罪人的恩澤，還和民謡傳誦的情況不相協洽。近幾年戰爭留下弊病，搶劫還多有發生，監察官員征討擒獲，多半不是真正的罪犯，有的官員圖謀逃脱自身的罪責，不考慮國家的禍患，捶楚拷問犯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少能不誣罔失實。犯人自身受到誅戮，家屬遭受淪爲奴隸、受到侮辱的痛苦，同比伍同鄉里的人，没有一個不受牽連而獲罪，這樣的話，假如一個人受到錯誤的罪罰，連坐者就有數十人。從前齊國一個普通女子把冤屈呼告上天，蒼天以雷電擊毁臨淄之臺，孝婦受冤被殺，東海就有愆陽的天象，出現三年大旱，這都是真情感動了日月神靈，神靈發出徵兆示警。我近來兼任審訊之事，遇到八名重罪囚犯，剛剛見到他們的案卷，認爲他們死有餘辜，詳細審察他們的案情，其實都是無罪之人。恐怕這一類情況不少，實在應當小心警惕，慎重處理。

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核辯，

按照舊規，官長審訊囚犯完畢，郡府派督郵審查核實，於是交付行刑。督郵是卑賤的吏員，不能對官長的斷案提出不同意見，因而有審查核實之名，却没有審訊詢問之實。我認爲這項制度應當改變。從今以後，定爲重罪的囚犯，縣府考查核實完畢，把案

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諺，輟嘆於終古；兩造之察，流咏於方今。臣學暗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

情呈報郡府，并把囚犯送郡，郡府委派俸禄二千石的官員親自進行核查分辨，一定要囚犯不再申辯、低頭服罪，然後送去行刑。假若二千石的官員不能决斷，就交付廷尉。京城管轄之外，就把囚犯及案卷交給刺史，刺史有疑難，也可交給廷尉處置。一定要使被處死的人没有怨恨，活下來的人没有遺憾。有人用“賣棺者希望人死”的諺語比喻獄吏陷害人，希望這種慨嘆早早止息；古代斷獄要明察原告和被告雙方的實情，希望這種審慎至今仍被咏唱傳頌。我對於申、韓之學瞭解不透，治國安民又缺少才能，如今輕率地陳述我平庸的淺見，衹擔心違背了國家的法典。

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下詔曰：

皇上這時候親自總攬朝政，常常擔心權力旁落到朝臣手中，因爲吏部尚書承擔選拔任用官員的重任，因此想削弱吏部尚書的權勢，於是在大明二年下達詔命説：

八柄馭下，以爵爲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勛勤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咏，維聖克允；則哲之美，粤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譲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群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

駕馭群下的八種權柄，爵位放在最先；全面奉行的九種德行，政法居於首位。銓選官員的吏部是治國的關鍵，國家的興盛衰替與之緊密相連。近年以來，任遷官員失去了應有的次序，吏部空有掌管權柄之名，竟然落下了弄權的謗議。現在國家南北衆多士人，勛業勞績天天增多，任用銓選是否得當，公衆輿論贊美或是批評，完全繫於吏部。能任用人才的稱頌，衹有聖人纔能承受；瞭解人才的美德，帝王都感覺難以具備。加上民間染上末世的澆薄之習，責讓謗議成風，僅僅憑藉一人的見識，面對衆人的指責，想要在世間掌握局面，應付裕如，哪能做得到呢？應當按照郎官的設置分置吏部，并且簡省閑曹之職。

又别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

皇上又另外下詔給太宰江夏王劉義恭説：

分選詔旦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録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

分置選部的詔令早上已經頒布，在朝堂議論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誠然知道，遵循常規很容易，改變舊制就會令人生疑。衹是吏部尚書一向和録尚書共掌銓選，實在是因爲一人的見識，做不到博洽貫通，再加

先旨，敬從來奏，省録作則，永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達者鮮，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閡。前王盛主，猶或難之，况在寡暗，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即嗟誚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虚，旬日之間，便至怨詈，况實有假托，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并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己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决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既成妨長，置之無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减前資。物情好猜，横立别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

上授官奪職的權勢，不適合由一人專掌的緣故啊。前不久你在奏章中表述了你的意見，我恭敬地依從了你的奏章，省去録尚書，并把這當作準則永遠留傳給後世子孫，從這以後，選拔任用的重要職責，祇由元、凱一類的賢臣承擔。假如任用廢黜違背常情，又少有人能把這情况告訴朝廷，况且違背禁制舉薦人，於理於情都窒礙隔閡。前代聖王英主，也還對這事感到爲難，至於説到寡弱暗昧之君，就更顯示出没有辦法識拔賢才。又選任官員，裁省冗吏，這就像人的四體，有時盈有時虚，但選任裁省之令一經决定，就會使怨恨譏誚四處流布，十天之間，就會招致埋怨詈駡，更何况有憑據，并非僞托假造之事呢！士人誠心晋見而不被進用，自然貧苦交困。這樣，朝廷、士人兩方都有不利，又互不體察，按實情而校核，都有自己的苦衷。假若設置兩人共掌選職，就没有這種流弊。再加上選拔人才的吏部是樞要部門，歷代都非常重視，誰要擔任吏部尚書一職，就成爲顯貴人物，内心的準則、外廷的議論，都不能約束自己，所以范曄、魯爽舉兵反叛，導致滅門之禍。從這點來説，禍事實在是因爲權勢過於顯赫、榮華富貴過於厚重所招致。條件適合可以考慮授任吏部尚書這一職務的，祇有幾個人，本來可以過些年月，逐漸提拔任用，但事理無法在事前預測，許多變故産生在意料之外，有人因爲遭受家難，有人因爲身染疾病，迫使作出的决定臨時變更。選人任官的職務，决不能空缺，我反復來去，考察朝臣已經周遍，如果没有受到貶黜責罰，已經做貴官就很難讓他任賤職，地位顯赫就會損害上司，没有地方安置他，地位盛衰轉换之時、官職替换更代之際，這正包含着主人和舊臣相處的一段義理，臣主易生猜疑，所以更加使我感覺到吏部尚書這一官職應當降低官階。中書令、中書監是宰輔重臣，正處在衆人瞻望的地位，這和其他各類官員不同，没有合適的人就寧

可空缺。現在衹銓選吏部尚書人選，應當降低以前所要求的資望。人情喜歡猜疑，隨意作出另外的解釋，我剛纔所說的意思，最終也不會向外傳布。衹有按照郎官的設置分置吏部之後，大家的看法想法自然會改變。選部官員的職任减輕在先，大家的看法已經改變，有人能够勝任選部之職，可以遷轉調任。兩人兼掌吏部的好處，隨着時間推移自會體現，這職務已不再由貴官擔任，因此不必要準備名帖歷述履歷，讓他們擔任這官職盡可不必驚怪。

自中分荆、揚，于時便有意於此，正訝改革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陳。

在把荆州、揚州各分成兩半的時候，我就有意於作出這樣的决定，衹因爲對舊制的改革不少，或許會招致驚駭疑惑。從那時以來過去多年，本想到年底處置此事，正遇上何偃謝世，應有親近之人擔任吏部之職，所以乘此機會實施變革。我的本意詔命中不能全部説清楚，所以再寫下這些文字全面陳述。

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覬之并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

於是設置吏部尚書二人，省除了五兵尚書，謝莊和度支尚書顧覬之一起補任吏部尚書之職。謝莊又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

時河南獻舞馬，詔群臣爲賦，莊所上其詞曰：

當時河南進獻會舞蹈的馬，皇上下詔命群臣作賦，謝莊呈上的賦文説：

天子馭三光，總萬宇，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質，辭水空而南傃，去輪臺而東泊，乘玉塞而歸寶，奄芝庭而獻秘。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皂，賁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逾綠蛇，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術，十氏懵其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芭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

天子統御日月星三光，總領天地間萬物，挹取《雲經》留下的軌範，施行《河圖》遺傳的法規。因此德政昭明上天，恩澤普施天下。吉祥瑞應，喜慶相連而至；國泰民安，瑞兆相隨而來。現在，日月顯露吉祥，上天再呈瑞氣，禀受河龍的祥瑞，承應天馬的福祐，跨越郊野，身影漸出，躍過州郡，體魄浮現，辭别水空之境向南進發，離開輪臺遠戍直奔東土，越過邊遠的關塞玉門寶物歸附，來到瑞氣洋溢的朝廷呈獻秘技。到它在騏驥群中由校人畜養，在皇宫群馬中是光彩奪目的良馬；駕上輅車駛向龍涓，在國厩衆馬中更能輝映大馭的技藝。跨越益州之野，速度超越綠蛇良馬，飛越蘭池之地，輕巧勝過紫燕名駒。善御術的五王不瞭解其

奔容於帷燭，蘊籥雲之鋭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聯規於朱駁。觀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俯，終沃若而鸞眄，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彌塵，狀吴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蹀，究遺野之環袪。若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宫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

中的御術，善相馬的十氏不清楚此馬的玄妙，東門怎能鑄造它的形態，西河無法述寫它的技能。既喂養杞木以調節它的心性，把雄健神駿溶入綺麗柔美之中；又佩戴杜衡以抬高它的步伐，把奔跑神速表現在帷幕燭光之下，掩隱着那快如日光、追躡風雲的英姿，收斂起那追趕雷電、奔跑如飛的脚步，正像與丹縞馬融爲一體，又像和朱駁馬雙雙起舞。雙頰圓如璧，與良馬的規範一致；三封成一綫，和相馬圖的標準相符，頭骨豐滿，胸脯開闊，皮上紋理强勁，皮下脉絡紆屈，汗飛如赭，沫流如朱。一到《肆夏》之樂緩緩響起，《采齊》之曲開始演奏，起初像龍盤桓而上下俯仰，接着像鸞柔順而左右顧盼，迎着金鼓演奏的《調露》之曲，隨着急如驚箭的《承雲》之調，模仿秦坰的彌塵之步，仿照吴門的曳練之姿，盡情追效虞廷的翩翩舞態，盡力表現遠古的優美舞姿。至於踏地而舞的英姿還未收斂，凌駕雲霄的氣勢又將舒展，經歷岱野，跨過碣石，飛越滄流，追趕姑餘，清晨在西坂送走太陽，夜晚在北都乘風回轉，倏忽之刻逼近了月宫，轉瞬之間又遠望着仙府。

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場望踐，鄗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榮鏡之運既臻，會昌之曆已辨，感五繇之程符，鑒群后之薦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岳，禮也。於是順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騑騑翼翼，泛修風而浮慶烟，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郊而掩配林，集嬴里而降祊田，蒲軒次巘，瑄璧承巒，金檢兹發，玉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之禮殫。億兆悦，精祇歡，聆萬歲於曾岫，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轅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

至於皇上恩澤如日月重光，德星屢現而光明廣布，舉國稱頌皇上車駕親臨梁、岱的喜慶，史官記載皇上登臨壇場望祭山川的盛舉，鄗上的瑞應顯現，江間的吉兆昭明，光輝閃耀的國運已經來到，興隆昌盛的曆數已經顯明，感受五卜之占的符運，仿效前代聖王的祭典。皇上將要在東岳祭神，這是國家的大禮。於是順應皇天之命，憑藉星曆之慶，在豐收之年，清明之日，駕着高頭大馬，佩戴月題馬飾。駟馬壯健雄駿，整齊和諧，凌駕長風，追隨瑞雲，招引八神，詔告九仙。然後下齊行郊祀之禮，到配林行從祀之儀，集於嬴里，再到祊田，蒲車停駐在山峰，瑄璧奉獻給山神，金質封簽在這裏開啓，玉牒文書在這裏刊定，盛大祭典，上下協洽，升中祭天，禮儀詳備。億兆百姓歡

聳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祚神極兮貺皇家。

騰，天地神靈樂悦，聆聽來自高山的皇帝祝辭，沐浴來自祭壇的神異靈光。因此擊打車轅邊唱邊跳，拍打犁柄載歌載舞，大家一起歌唱道：朝日升起啊泛起朝霞，神靈駕臨啊河漢增華，高山長青啊松樹繁茂，天神降福啊賜予皇家。

然後悟聖朝之績，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

然後領悟到聖朝的業績，稱得上是祥瑞榮耀的功烈，它可以同天地比大，同日月爭明，盛美的業績超過赫胥氏、大庭氏，偉大的名聲超過放勛、姬發。可以向上天呈報功業的成就，向祖先報祭皇道的昌明，崇高啊，廣大啊，百姓没有方法來稱美它！

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

皇上又命謝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演唱。

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虚，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加冠軍將軍。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如故。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顔師伯傳》。

大明五年，謝莊又任侍中，領前軍將軍。那時候，有一次世祖出外巡行，夜晚回歸京城，命令打開城門，謝莊留守京城，認爲棨信也許是假的，堅持不遵從口頭傳達的命令，一定要有皇上的親筆詔令纔開城門。皇上後來在酒宴上就便講起這事説："你想仿效後漢的郅君章嗎?"謝莊回答説："我聽説，蒐獵巡狩有節制，郊天祀神有時令，不能耽溺於田獵玩樂，在前代聖王的訓誡中有明確的記載。陛下現在衝冒風霜，清晨外出，宵夜方歸，恐怕或許有不逞之徒，有意矯詔欺詐，我因此恭敬地等待皇上的手詔，纔敢打開城門啊！"謝莊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劉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加冠軍將軍。又改任江夏王劉義恭太宰長史，將軍之號不變。大明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因選公車令張奇而獲罪免官，事情經過記載在《顔師伯傳》中。

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爲長史，府尋進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吴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禄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

當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劉子鸞極受皇上寵愛，皇上想讓他招徠有才德聲望的士人，於是就命劉子鸞以自己官府名義行文任謝莊爲長史，新安王不久進號爲撫軍，謝莊仍被除授爲長史、臨淮太守，未受任，又被除授爲吴郡太守。謝莊多病，不樂意離開京城，因此又被授任原來的官職。前廢帝即位，以謝莊爲金紫光禄大夫。當初，世祖寵姬殷貴妃去世，謝莊爲殷貴妃作誄文説："仿

廢帝在東宫，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宫不？"將誅之。或説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及即位，以莊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侍、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本官并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禄大夫，常侍如故，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

效堯母門的典實輔佐君王。"漢武帝趙婕妤在鉤弋宫生下昭帝，武帝因此把鉤弋宫門命名爲堯母門，謝莊所作文句即用此典實。當時廢帝是太子，不是殷貴妃所生，因此對謝莊用堯母門之典贊頌殷貴妃含恨在心。到登位後，廢帝派人譴責質問謝莊説："你以前爲殷貴妃寫誄文的時候，心目中還知道有太子嗎?"將要殺掉謝莊。有人勸廢帝説："人都是要死的，死亡的痛苦不過是一刹那罷了，對於謝莊，不算是最大的困辱。謝莊從小生長在富貴之中，現在暫且把他囚禁在尚方獄中，使他遍嘗天下的各種痛苦，然後再殺他也不算晚。"廢帝認爲這種説法對，於是把謝莊囚禁在左尚方。太宗平定禍亂，謝莊纔得以出獄。到太宗登上帝位，任命謝莊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不久，又轉中書令，常侍、王師之職不變。不久又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賜給親信二十人，原來官職都不變。泰始二年，謝莊去世，死時四十六歲，追贈爲右光禄大夫，常侍之職不變，贈謚爲憲子。謝莊所寫的著作共四百餘篇，流行於世。

長子颺，晋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謝莊長子謝颺，任晋平太守。謝颺之女爲順帝皇后，謝颺死後被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

王景文　王智　王僧朗　王絢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海太守。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太尉諮議參軍，從征長安，留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爲宋國五兵尚書，晋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爲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爲尚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他與明帝劉彧同名，所以通常稱他的字景文。祖父王穆，任臨海太守。伯父王智，從小簡傲清高，有很大的名聲，高祖十分器重他，曾經説過："看到王智，使人想起王仲祖。"高祖和劉穆之商議討伐劉毅之事，而王智在場。另外一天，劉穆之對高祖説："討伐藩侯之國，是國家的機密大事，你爲什麽竟讓王智知道這事?"高祖笑着説："這個人清高簡傲，哪裏會聽得進這一類的議論。"王智被高祖瞭解器重竟然到了這種地步。王智任太尉諮議參軍，跟隨大軍征討長安，後留下來任桂陽公劉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返回後任宋國五兵尚書，晋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爲建陵縣五等子，死後追贈爲太常。王景文的父親王僧朗，也因爲謹慎誠實，受到皇上的賞識。元嘉年間，王僧朗任侍中，值宿朝廷非常勤謹，未曾有

父爲特進、左光禄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謚曰元公。

過違忤怠惰，太祖贊賞他，命他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年，王僧朗任尚書左僕射。太宗初年，王僧朗因爲是皇后之父而爲特進、左光禄大夫，又進爲開府儀同三司，王僧朗堅決推辭，於是加侍中、特進。不久，王僧朗去世，朝廷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贈謚爲元公。

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絶，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爲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諮議參軍，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爲宣城太守。

王景文過繼給王智作嗣子，幼年時他就受到從叔王球的賞識。他風度端莊，姿貌秀美，喜歡談論玄理，年輕時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對他十分敬重，所以替太宗娶王景文之妹，而且用王景文之名爲太宗取名。高祖第五個女兒新安公主原先嫁給太原王景深，後來離婚，太祖將要把新安公主嫁給王景文，王景文以自己有病爲由堅決拒絶，所以婚事没有成功。王景文最初出仕即任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繼承爵位爲建陵子。後出京任江夏王劉義恭、始興王劉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又轉諮議參軍，後隨世祖職務變動改爲安北將軍、鎮軍將軍府參軍，又出京任宣城太守。

元凶弑立，以爲黄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入爲御史中丞，秘書監，領越騎校尉，不拜，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覬俱南北之望，并以補之。尋復爲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大明二年，復爲秘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五年，出爲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又徵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位，徙秘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

元凶弑君自立，以王景文爲黄門侍郎，還没來得及任職，世祖起兵討伐元凶，王景文派秘密使者向世祖表達歸順的誠心，但因爲父親仍在京城，所以不能脱身到世祖營中效力。等到國亂平定，王景文就因此受到埋怨和指責，但還憑藉舊有的恩寵，被除授爲南平王劉鑠司空長史，王景文不肯接受。出京任東陽太守，又調入京任御史中丞，秘書監，領越騎校尉，王景文又不肯接受，遷司徒左長史。皇上因爲舊例散騎常侍和侍中一起都掌管朝廷獻可替否之事，想要抬高選用散騎常侍的標準，因爲王景文和會稽孔覬各是南北有名望的人物，所以命他們二人都補任散騎常侍。王景文不久又任左長史。王景文因爲姐姐的墳墓裂開却不趕赴哭吊而獲罪，被免去官職。大明二年，王景文又任秘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大明五年，王景文出京任安陸王劉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又被徵召任侍中，領射聲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將軍之職不變。因爲與奉

解，出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射。

朝請毛法因同參與樗蒲之戲，贏得一百二十萬錢而獲罪，白衣領職。不久王景文又復任侍中，領中庶子，未授任。前廢帝繼承皇位，王景文徙秘書監，侍中之職不變。因爲父親年老，王景文自己請求免職，出京任江夏王劉義恭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年，王景文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射。

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僕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不拜。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晋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服闋乃受。

太宗即位，王景文加領左衛將軍。當時六軍警戒，嚴密防備意外，王景文率領三十名甲士進入六門。衆將都説："平定殄滅小小的奸賊，比拾起掉在地下的東西還要容易。"王景文説："敵人本來就無所謂大小，小小的蜂蠆也都有毒，哪可輕視呢？全軍應當面臨大事戒懼謹慎，善於謀劃而能把事情辦成，先從不能取勝的角度作準備，這纔是制服敵人取得勝利的策略啊。"不久，王景文遷丹陽尹，僕射之職不變。他遭逢父親喪事，不等服喪期滿朝廷命他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尹，王景文堅决拒絶僕射之職，朝廷改授王景文爲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丹陽尹之職不變，王景文又拒絶不肯接受任命。於是王景文出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晋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辭去散騎常侍之職，服喪期滿纔接受。

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曰：

> 夫良圖宣國，賞崇彝命；殊績顯朝，策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寶曆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實膺徽烈。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興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并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

太宗剪除暴虐的昏君，又平定了四方，想要招致朝中有聲望的名臣輔佐自己成就大業，於是下詔説：

> 有治國的良謀在國家傳布，他受到的賞賜應當世代崇揚；有特殊的功績在朝廷顯露，他的功勞應記入典策藏進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風度淳美，情懷清遠，理智通暢，既有名望，又有實績，可共安樂，也可共患難。我剛剛登上帝位，他暗中幫助重整朝綱，妖徒擾亂朝政，他進獻謀略衛護朝廷。應當賜邑封侯，福祚永傳。我澄清天下，平定四海，必須依靠衆多賢士，賜予封爵獎賞功臣，繼承光大宋室偉業。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蔡興宗，胸懷正大，見識深密，慮事融通敏捷。吏部尚書、領太子左

邑，實允勛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户，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户。

衛率褚淵，胸懷闊大，風操懿美，名聲播揚。他們一同參加軍政大事的謀劃，有輔佐朝政克服時艱的功烈，爲他們封贈爵位賜給食邑，實在符合獎賞勛臣的準則。王景文應當封爲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户，蔡興宗應當封爲始昌縣伯，褚淵應當封爲南城縣伯，食邑各五百户。

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户。進號鎮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章太守，餘如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

王景文堅决辭讓，朝廷不允許，於是接受了五百户。王景文又進號爲鎮南將軍，不久朝廷又贈給鼓吹一部。後來因爲將要把江州治所遷往南昌，所以王景文領豫章太守，其他官職不變。遷移州治的事情没有辦成。不久，朝廷徵召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之職不變。王景文不願回京城任職，請求任湘州刺史，朝廷不允許。

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曰："吾雖寡於行己，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虚，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脱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逾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

當時又傳説王景文在江州不能廉潔自守，王景文因此給皇上的寵臣王道隆寫信説："我雖然立身行事約束自己不多，但也差不多没幹違背道義的事，我已經對自己没有特殊的貢獻感到慚愧，發誓决不會欺騙英明的君主。我聽説有人羅織罪名散布流言，説我經商竟使家財巨萬，認爲我一向没有經商這種能耐，一下子忽然掌握了這種特殊的本領，這斷然不合乎常理。我祇希望態度公平地精心核查，假如流言所説并非虚假，就應當把我陳尸市朝，以端正國家風氣。假如這話是無據之言，就希望朝廷加以關注，弄清蒙蔽欺騙的根源。我蒙受聖恩日益深厚，愧居高位日益升遷，這就足以招致毁謗，想到這些又驚又怕，但這些自己怎能事先預料？我一片忠心，不希望平白無故請求寬宥。我没有做苟且之事，心中一清二楚，正如同我未做盜賊一樣。所以暗中向你説清楚，希望你替我稟明皇上，説明實情。"

景文屢辭内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宫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并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

王景文屢屢拒絶接受朝廷授予的京官之職，皇上親手寫詔書開導他説："尚書左僕射這一職務，你已曾擔任，東宫詹事之職，選用的雖是享受美譽之人，但職位高低祇應和中書令相等罷了。皇族親屬以外的人士作揚州刺史，有徐干木、王休元、殷鐵等人，他們并未推辭。你才德高，名聲美，哪會愧於王休元，輔贊朝廷、振興

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爲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

國家，哪會遜於徐干木，和我親密交往、感情親厚，哪會後於殷鐵？司徒因爲是宰相不應兼任京城長官之職，這是遵從以前歷代的規定。京口是國家基業所在，關係重大，又和王畿緊密相連，又不能不用驃騎大將軍，因爲陝西職位責任重大，向來用宗室任職。驃騎大將軍既已離任，理應由巴陵王擔任這一職務，荆州地處中流，雖説地勢平坦，但它控帶三江，連接荆、郢，是上下交通的津要之地，向來由職高位重的人鎮守。這樣安排，那麽揚州刺史就空缺，你假如又拒絶受任，那就再不知道應當由誰來擔任這一職務。這一安排考慮十分周到，也與公卿大臣已經磋商研究，并非權宜之計。”王景文堅决拒受以太子詹事領吏部尚書，於是徙爲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刺史之職不變。後又進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刺史之職不變。王景文堅决拒受太傅之職，皇上派新拜授的尚書右僕射褚淵傳達旨意，用古來同樣情況的六個事例責備王景文，王景文不得已，纔接受官職。

時太子及諸皇子并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吴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并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曰：

當時皇太子和其他衆皇子年齡都還小，皇上漸漸爲自己身後之事作考慮，他擔心衆將帥中如吴喜、壽寂之之流，將來不能事奉幼主，把他們都殺了，而王景文身爲外戚，官貴勢盛，張永帶兵多年，屢經戰陣，又猜疑他們將來難以信托，於是自己散布歌謠説：“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是王字，弓長是張字。王景文就更加恐懼，於是上表自陳請求解除揚州刺史之職。表文説：

> 臣凡猥下劣，方圓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横至，夙夜燋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乞禄，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日忽得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識此

> 我平庸猥瑣，才能低下，爲朝廷做的事微不足道，衹是幸逢皇上的特别眷顧，屢屢享受越級提拔的恩遇。由於登上了不是我所應有的高位，按情理應當遭受挫折和傾覆，即使我更加恭順謹慎，對災禍意外來到却毫無補益，白天黑夜焦急戰栗，幾乎是無地存身。六月中旬，我收到外甥女、殷恒之妻蔡氏的來信，想要使她的孩兒啓奏朝廷，求取官職，求我簽署送呈，説是凡屬朝外之人呈遞奏疏，都要先經我簽署。當時我很是吃驚害怕，就想把蔡氏的來信封好呈上，把事情

人，即問郗顒，方知虛托。比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答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

的原委疏奏朝廷，又想到這家人家衹是不審察流言的真假，恐怕并非製造和傳布毀謗言論，我又廣泛地進行偵聽調查，幸好再没有聽到别的傳聞。近日忽然得知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在名刺上説是我的部屬，我既不認識這人，於是就問郗顒，纔知道是假托。在十七日晚，得到征南參軍事謝儼的口信，説我派人搶奪他的婢女。我派李武之向謝儼詢問事情原委，謝儼回答説是“派去的人出現差錯”。是帶信人的差錯還是謝儼本來就説過這事，雖然我無法知道，但聽這事的時候，心中衹有憂懼和驚駭。

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暗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七月，無德而禄，其殃將至。且傅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迫失常。況臣髮醜人群，病絶力效，穢朝點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慚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羡，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款誠。

我所知道的，就有這三件怪事，我還未察覺的事，更加不可思議。假如是守爵食禄的散官之流，哪會招致這樣的事情，我不是散官，也實在由於我暗昧笨拙，無法防範這類怪事。自從我愧居揚州刺史之職，倏忽間已經過去七個月，無德而空食俸禄，災禍將要來臨。況且太傅之職清正高潔，和太子以平等之禮相待，以我這樣平庸走僕的身份，怎敢心安理得地呆在這樣的職位上？因爲蒙受聖恩，害怕獲罪，不敢固執己見，不受官職，但受任以來，心神焦慮，魂氣消散，内心憂急煎迫，失去常度。況且我年歲已老，病體又使我不能全力奔走報效，以致穢亂朝綱，玷辱同列，四顧同僚，再没有同我一樣的人，單獨静坐，使我更生自責之心，慚愧羞懼使我難以自持。乞請陛下從保全我身家考慮，薄施哀愍之心，大夫的俸禄就足以養活我全家，因此對這職位很久就存欣羡之心，但一直不敢提出請求，現在提出辭去揚州刺史之職，還希望皇上仁慈寬宥，理解我的款款誠心。

上詔答曰：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内，傳

皇上下詔回答他説：

在五月中，我病剛剛好，還經不起勞累，命你們幾位大臣審看選任官員的文書，簽署後，奏請下令施行。這不是秘密的事情，外面的人不可能全然不知。但傳述事情容易訛誤，這是早就常有的毛病。殷恒之

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千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托，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强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并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録。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

妻，祇是個普通的婦人罷了，在閨閣之中，對傳聞的事情不加精審，又再加以一兩倍的粉飾誇大，再加上你是他親戚，因而希望你簽署，不一定就是説選任官員之事由你單獨處置。殷恒之妻即使是傳聞有誤，大抵也不應當駭怕驚異。况且唐堯時代舉薦元、凱這樣的賢臣，事先都曾經由臣下咨詢訪求，能够據此就説唐堯不明察賢才、臣下干預了他的施政嗎？世俗之人喜歡假托貴人和居官任事者的名義，祇不過你偶爾不瞭解這情況罷了，大多數是他們的隨從、門生一類人，僞造他們的囑托之辭，而貴人和居官任事者却永遠無從得知。不祇是在京城有這種情況，甚至在州郡縣邑中，有人假造書信，文書字迹都清楚地留在那裏。諸舍人和右丞之流，以及親近的奔走僕役，擔心有人假托自己的名義，載運禁物，以求免去查驗，又强賣僞劣的物品給官府，却仍然要求同樣的價錢，或是囑托人送禮向官府求情，希望蠲免呼召服役或是徵發船車，因此行文通知所在地官府，有假托名義的人就停辦并將這人收捕。但你是貴人，不應有這一類的行文，所以有人假托你的名義。這種假托名義的情況向來就有，爲什麼單要爲此事而驚慌。

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顔師伯白衣僕射，横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録，令便居昔之録任，置省事及幹童，并依録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想卿虚心受榮，而不爲累。

人居於顯貴的地位，幹事祇要問心無愧罷了。大明年間，巢、徐、二戴，地位不過是侍衛之臣，但權勢却與君主相匹敵；顔師伯白衣領僕射之職，却在尚書省中隨意行使權力。命袁粲作僕射領吏部，但人們往往不知道有袁粲這人。袁粲遷爲中書令，他身居這一職務也没有其他的考慮。現在已經撤銷録尚書一職，中書令便處在以前録尚書的地位，配置省事和幹童，都依照録尚書的規格。袁粲擔任中書令以來，也和作僕射時没有兩樣。人心都向往着袁粲，但他淡然處之，不改常態。用這種態度身處高位，擔當重任，還會有招致憂心忡忡戰戰兢兢的道理嗎？你現在雖然任揚州刺史，太子太傅的地位雖然也很尊顯，但都不關涉朝政，你可以

安心處之，不必恐懼，稍稍像袁粲那樣。希望你一心享受榮華，而不要被榮華牽累。

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卿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

地位顯貴有危墜敗亡的憂懼，身處卑賤有轉尸溝壑的憂慮，張毅、單豹一善養內一善養外而雙雙受災，山中之樹、主人之雁一因無才一因有才都不能保全自身。有心避開災禍，不如聽天由命。千仞高的大樹，會被斧鋸摧折；一寸長的小草，也會在踐踏下枯槁。高崖上長長的主幹，與深谷中短短的枝條，存亡的關鍵，無論巨細都是一個道理。晉國國卿畢萬七次作戰都有斬獲，却能壽終正寢，享受天年；蜀國宰相費禕悠閑自得地坐談國事，却慘死在刺客之手。所以心甘情願地進入險境，却不一定遇上災禍；縱情恣意地享受安逸，却不一定全得庇祐。衹是顯貴者愛惜自己，所以每每憂懼自身得失；卑賤者看輕自己，所以容易忘記自身安危。但是施行教育的人，每每教誡顯貴者却不教誡卑賤者，是説那些顯貴者志得意滿而且喜歡憑恃自己的貴顯胡作非爲啊。但凡一個人名聲地位顯達，人們對他都會加以關注，如果他安泰吉祥，那人人都會贊嘆欣羨；如果他遭遇不幸，那人人都會驚愕嗟嘆。至於卑賤的人，他們命運的好壞不足以牽動人心，他們的生死存亡不足以記挂在心，死在溝壑中，死在道路上的人，天地之間，哪又可以限量？不過人們不把這些放在心上而已。

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己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俙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栗，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羡之，謂爲陵霄駕

從這一點來推論，顯貴的人哪裏一定難以自處，卑賤的人哪裏又一定容易自安。衹是人生也自然應當以謙卑慎行爲原則，處事用心，一定要想到謹慎自重。至於吉凶這種大的際運，衹應當交給天命去安排，人們的遭逢際遇各有不同，没有一樣不是由天命決定。既然不是聖人，不能預見吉凶的徵兆，衹是依傍天理，天理説是可行的事纔去幹而已。遇上吉祥是他的命吉，遇到不吉利是他的命凶。這可以用近來的事實來論證，景和年間，晉平的庶人從壽陽歸附當時還處在混亂境況的朝廷，旁人都替他們擔心戰栗，但

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絶。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

竟然遇上了元嘉中興的際會；袁顗謀求避開禍害到襄陽做官，當時的人都羡慕他，認爲他是駕乘鸞鳳直衝雲霄，最終竟與稱僞號義嘉的劉子勛一同覆滅。駱宰見到幼主，對人説："越王長頸烏喙，可以和他共憂患，不可與他共安樂。范蠡離開他保全了生命，文種留下事奉他却遇上了禍害。現在主上的口和頸，很有越王的那種形貌，我在尚書中任職已久，不離開一定有危險。"於是請求去小縣南江任職。留在京師的諸都令史，都恰逢元嘉中興的吉慶，人人蒙受封爵晋級，駱宰却因爲遇上劉子勛稱僞號義嘉反叛朝廷而獲罪，刑具纏身，性命幾乎丢掉。這是你耳聞目睹之事，安危全在命運，哪裏能够預先謀劃呢？

時上既有疾，而諸弟并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强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死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如故，謚曰懿侯。

當時皇上已經有病，而諸皇弟都已被殺，祇有桂陽王劉休範才能本就拙劣，不被疑忌，出京任江州刺史。但皇上還擔心一旦自己駕崩，皇后臨朝聽政，那麽王景文自然成爲宰相，他家族强盛，又憑藉皇上大舅的重要地位，晚年就不會再是忠於皇室的大臣了。泰豫元年春天，皇上病情加重，於是就派遣使者送毒藥去賜王景文死，親手寫下詔書説："我與你交往已久，想保全你的全家，所以纔有這種處置。"王景文死時六十歲。朝廷追贈他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之職不變，贈謚爲懿侯。

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草翁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媌襲封，齊受禪，國除。

王景文長子王絢，字長素。七歲的時候，學《論語》讀到"周監於二代"一句，外祖父何尚之和他開玩笑地説："耶耶乎文哉。"爲避王景文的名諱彧改讀"郁郁"爲"耶耶"。王絢立即回答説："草翁風必偃。"爲避外祖父何尚之名諱尚改讀"上"爲"翁"。從小以聰慧敏達出名。到成年以後，志趣專一，愛好學問，官職升到秘書丞。二十四歲時，先於王景文而卒，贈謚爲恭世子。他的兒子王媌承襲封爵，齊受宋禪，封國被削除。

王藴

景文兄子藴字彦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故藴不爲群從所

王景文兄長之子王藴，字彦深。王藴之父王楷，任太中大夫，才能平庸，所以王藴不被群從

禮，常懷耻慨。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悦，語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户。"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百户。爲中書、黄門郎，晋陵、義興太守，所莅并貪縱。在義興應見收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黄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創，事平，除侍中，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爲荆州刺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遭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爲郢州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爲變，據夏口，與荆州連横。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爲逆，蘊密與司徒袁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敗，走鬬場，追禽，斬於秣陵市。

兄弟禮敬，他常爲此感到羞耻憤慨。王蘊家貧任廣德令，適逢太宗剛剛登上帝位，四方反叛朝廷，王蘊於是感動奮發而擔任軍隊將領，假寧朔將軍，建安王劉休仁司徒參軍，廣德令之職不變。王景文知道後很不高興，對王蘊説："阿益，你一定會使我們家族毁敗。"阿益是王蘊的小名。四方平定以後，王蘊被封爲吉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後來王蘊任中書、黄門郎，晋陵、義興太守，所到之處都貪婪放縱。在義興時理應被收捕治罪，但因爲太后的緣故，衹是免去官職。廢帝元徽初年，又任黄門郎，東陽太守。還未到郡上任，正遇上桂陽王劉休範進逼京城，王蘊領兵在朱雀門作戰，戰敗受傷。叛亂平定以後，王蘊被拜爲侍中，後出京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王蘊生性輕浮急躁，不注重德行和學業，當時沈攸之任荆州刺史，暗存圖謀不軌的野心，王蘊與他來往密切，交情深厚。到齊王輔佐朝政的時候，王蘊、沈攸之便相互聯合密謀叛亂，王蘊正遇上母親去世，他回京城辦理喪事，在巴陵停留了十幾天，再和沈攸之商定了叛亂計劃。當時齊王世子爲郢州行事，王蘊到郢州，認爲世子一定會下船慰吊自己，想乘這機會拘執世子，發動叛亂，占據夏口，與荆州連成一氣。世子察覺了他的意圖，聲稱有病，不去慰吊，又嚴密布防以自衛，王蘊的計謀不能施行，纔順江而下到達京城。到沈攸之發動叛亂，王蘊與司徒袁粲等暗中勾結謀劃叛亂，事情記載在《袁粲傳》中。叛亂失敗，王蘊逃到鬬場，被追兵擒獲，在秣陵街市斬首。

景文弟子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王景文弟弟的兒子王孚，大明末年，任海鹽令。泰始初年，全國到處出現叛亂，衹有王孚不附同叛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并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史臣曰：王景文弱冠之年建立聲譽，名聲美盛，他榮華顯貴的地位，并非倚仗外戚的身份纔獲得。假若在太宗之朝，他的身份不是外戚，他與袁粲等一群公侯大臣并駕齊驅，傾覆的災禍，或許可以避免。當年庾元規之所以辭去中書令的職務，道理就在這裏吧。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羡，晋光禄勳。父祖并不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曾祖殷羡，是晋朝光禄勳。父親、祖父都不顯達。

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末，爲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爲積射將軍。大明初，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顔師伯節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孝祖隷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爲盱眙太守，將軍如故。還爲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

孝祖青年時放縱不拘，喜好酒色，有氣魄才幹。太祖元嘉末年，任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因爲他有軍事才能，任命爲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朝任積射將軍。大明初年，索虜入侵青州，皇帝派孝祖北上援救，受刺史顔師伯節制調度，屢次與虜敵作戰，接連大敗敵人，事在《顔師伯傳》。回朝授爲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作亂，孝祖隷屬沈慶之攻擊劉誕，又有戰功，遷任西陽王劉子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京任盱眙太守，將軍照舊。回朝任虎賁中郎將，仍授爲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任濟南、南郡太守，將軍照舊。

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説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

前廢帝景和元年，以原官號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太宗剛剛即位，各處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葛僧韶建議奉皇上之命徵召孝祖入朝，皇上派葛僧韶前去。當時徐州刺史薛安都派薛索兒等人占據渡口要道，葛僧韶抄小路纔得到達，勸説孝祖道："景和凶惡猖狂，是從來未有過的，朝野危急之至，到了片刻偷生的地步。皇上聖明賢德，天生卓越，英明威武集於一身，竟然不到十二天，就平定暴亂，再造天地，不在話下。國家混亂朝廷危急，應當擁立年長君主，公卿百官對此没有異議，太平興盛，指日可待。

隆，非旦則夕。而群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群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便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静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譬，并陳兵甲精强，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

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内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并傖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

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并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别，悲不自勝，衆并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户。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爲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可是一群小人蠱惑人心，捏造無端謊言，擁立幼主企圖漁利，競相心懷貪欲。假如天道幫助叛亂，群凶得逞，那麼君主幼弱時局艱難，政權不一，戰亂交替出現，我輩哪裏有容身之地。舅舅您從小就有立功的志向，長大又因志氣節操成名，如果能控制濟水、黄河的義勇武裝，帶來事奉朝廷，不僅輔助聖上平定叛亂，還可以名垂史册。”孝祖詳細詢問朝廷消息，僧韶逐一解答，同時陳述軍隊及裝備强悍精良的情況以及皇上要把前驅重任委托給孝祖的意思。孝祖當日離别妻子兒女，率領文武兩千人隨葛僧韶回京都。

當時天下都已叛亂，朝廷衹保有丹陽一郡，而永世縣不久又反叛，義興賊兵逼近延陵，朝廷内外憂慮恐慌，都想逃跑。孝祖忽然到來，兵力不少，且都是傖楚壯士，人心於是大爲穩定。皇上進孝祖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派往虎檻，抵禦南賊。御用儀仗原有諸葛亮的筒袖鎧帽，二十五石弩都射不穿，皇上都把它們賜給孝祖。

孝祖仗着他的忠誠節操，欺凌衆將領，官軍有父子兄弟在南邊的，孝祖都要追究治罪，因此人心背離，没有人樂意爲他出力。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照舊。當時賊軍占據赭圻，孝祖將進攻賊軍，與統帥王玄謨告别，悲痛得不能克制，衆人都驚異。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軍交戰，常常讓戰鼓傘蓋跟隨自己，軍中人交談説：“殷統軍可以説是死將了。現在與賊軍交鋒，却以羽飾旌旗儀仗炫示自己，如果神射手十人密集射擊，想要不死，可能嗎?”這天，他在陣中被箭射中而死，年僅五十二歲。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照舊。封秭歸縣侯，食邑一千户。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號忠侯。孝祖的兒子都被薛安都所殺，朝廷讓其堂兄之子慧達繼承封號。齊國受禪讓後，封國廢除。

劉勔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祖父劉懷義，是始興太守。父親劉穎之，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

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

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勔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廣州爲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愨又命爲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愨以勔行寧朔將軍、湘東内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晋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悦。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閤。

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寶於横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標、龐孟虬并向壽陽，勔内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帥并忿廣之叨冒，勸勔以法裁

討林邑，患病而死。

劉勔少年時有志向氣節，又喜愛文辭。家境貧窮，任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選拔他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向南侵犯，劉道錫派劉勔奉命出使京都，太祖召見他，應對符合皇上心意，授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年，蕭簡占據廣州作亂，劉勔起義討伐他，焚燒廣州南門。廣州刺史宗愨又任命他爲軍府主簿，因爲有功封大亭侯。授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年，荆州、江州反叛，宗愨任命劉勔行寧朔將軍、湘東内史，率軍駐守安陸。適逢事變平定，以原官號任晋康太守，又徙爲鬱林太守。大明初年回到京城，徐州刺史劉道隆向朝廷請求，讓他任寧朔司馬。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作亂，劉勔跟隨劉道隆受沈慶之節制調度，事變平定，封爲金城縣五等侯。授西陽王劉子尚撫軍參軍，入閤值班。在此之前，派遣費沈攻伐陳檀，未能攻克，就授劉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劉勔到達之後，率領軍隊進攻，隨即平定，奉送大批名馬，又呈獻珊瑚連理樹，皇上很高興。回朝授新安王劉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恰逢母親喪事，不接受任命。前廢帝即位，起用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閤值班。

太宗即位，加任寧朔將軍，校尉照舊。江州刺史晋安王劉子勛作亂，天下響應，劉勔以原官號兼任建平王劉景素輔國司馬，進兵據守梁山。適逢豫州刺史殷琰反叛，皇上徵召劉勔回京都，代理輔國將軍，率軍隊討伐殷琰，享受率甲仗三十人入六門的待遇，又兼山陽王劉休祐驃騎司馬，其餘照舊。在宛唐打敗殷琰部將劉順，在横塘打敗殷琰部將杜叔寶，事在《殷琰傳》。授輔國將軍、山陽王劉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接受任命。殷琰環城堅守，從初春直到冬末，薛道標、龐孟虬一起前往壽陽，劉勔攻打在城内的守敵，抗擊外來的援敵，戰無不勝。善於安撫將帥，以待人寬厚爲衆人所依附。將軍王廣之要劉勔的坐騎，衆將帥都憎惡王廣之貪婪，勸劉勔用軍法制裁他，劉勔歡笑，當

之，勔歡笑，即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内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悦，咸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改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户。

琰初求救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泰始三年，以勔爲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珍奇據汝南，與琰爲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太宗嘉其功，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洭縣男，食邑三百户，以文萇代爲汝陰太守。除勔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閼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勔又使司徒參軍孫曇瓘督弋陽以西，會虜寇義陽，曇瓘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租，有車二千兩，勔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

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答。勔對曰：

即解馬送給王廣之。又授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照舊，不接受任命。等到殷琰打開城門投降，劉勔約束命令軍隊不得隨意行事，城内士民，秋毫無失，百姓感動喜悦，都説劉勔來了得以休養生息。百姓在他活着時就爲他立碑。改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照舊。又不接受任命。回到京城，拜授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一千户。

殷琰起初向索虜求救，索虜大隊人馬占據汝南。泰始三年，任命劉勔爲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照舊。在此之前，常珍奇占據汝南，與殷琰一道作亂，殷琰投降，常珍奇就占據防地投降索虜，事在《殷琰傳》。到這時勾引虜敵西河公、長社公圍困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張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抗擊，大敗敵人。張景遠不久病死，太宗嘉獎他的功勞，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洭縣男，食邑三百户，任命楊文萇代任汝陰太守。授劉勔右衛將軍，仍舊任命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其餘照舊。四年，授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接受。進號右將軍。這一年，虜敵派汝陽司馬趙懷仁步兵騎兵五百人，侵犯武津縣，劉勔派龍驤將軍曲元德率軍輕裝進擊，虜軍驚恐逃跑。虜敵子都公閼于拔又率領三百人防運車□□千輛，在汝陽臺東邊水上扎營。曲元德單騎徑直殺入，斬了閼于拔的頭，於是進攻汝陽臺，隨即攻陷外面的營壘，繳獲戰車一千三百輛，斬敵人首級一百五十個。劉勔又派司徒參軍孫曇瓘督弋陽以西，適逢虜敵侵犯義陽，孫曇瓘大敗敵人。虜敵繳納他們北豫州的田賦，有車兩千輛，劉勔招徠鄙野之人，在許昌攔截，虜軍奔逃，燒了他們的糧食。

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説向北進攻懸瓠，可以收復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皇上把賈元友的陳述給劉勔看，讓他逐條回答。劉勔回答道：

元友稱："虜主幼弱，奸僞競起，内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爲獯醜侵縱，蹈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缺。"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鄖，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虧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仇報耻，伏待朝威。"臣又以爲垣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敕荆、雍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鄖城。"臣又以爲鄖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險，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剋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云："虜圍逼汝陰，游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

元友説："虜敵君主年幼，奸詐虚假的事競相出現，朝廷内外法度混亂，上天滅亡它的日子不遠了。"我以爲獯醜侵犯肆虐，踐踏我大宋國土，盤據州郡，百姓死傷逃亡。去年冬天大軍錯過耕種時機，今年春天一個接一個城邑圍攻，國家收復疆土的戰略，的確來不及實施，還顧不上消滅敵人。元友又説："有七千多户人家，糧食豐積，可以供給二萬人數年儲備。"我又以爲二萬人一年吃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計要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然按道理不可能有這麼多米，恐怕事情就不可能如他所説。元友又説："敵人在懸瓠設置驛道和堡壘，敵人已先占據，如果不足以憑藉，這就不須下缺。"同樣是攻城，就應當先謀取懸瓠，怎麼能越過懸瓠先奪取鄖城，以致遭受前後夾擊。况且七千多户人家豐裕有積貯，可是敵人還要從遠處運來糧食，這表明敵人的威勢不去控制人民，人民没有不軌的圖謀。元友又説："敵人要從水路陸路運糧，來救濟軍隊，可以襲擊的機會，就在今天。"我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看敵人的情况，不像是困窘虚弱。可乘之機的説法，恐怕難以説有證據。元友又説："四郡的人民遭受敵人二十七年的危害，都要報仇雪耻，敬盼着朝廷的神威。"我又以爲垣式寶等人身受朝廷大恩，如今尚且驅迫掠奪車營，返回去投賊，這是留戀根本情意深厚，不是報仇的適宜時機，怎麼能輕率行事。元友又説："請敕令荆、雍兩州派遣二千精鋭部隊，從義陽沿西山向北而行，直取鄖城。"我又以爲鄖城是賊驛路重要防地，况且經過蠻域，路途險峻，數百里行程，携帶糧食秘密前進，纔到平坦地方，然後進攻賊敵堅城，自古以來的名將，没有能憑此成功的。如果戰勝了，不知足以向南抗擊懸瓠，向北抵禦長社否？况且賊擁據數城，水陸交通便利，可現在讓官府用二千人切斷敵人運輸供給，是很難做到的。元友又説："虜敵圍困汝陰，似鬼魂游蕩兩年，

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并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敕命。"臣以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奸猾，豈易暗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既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懸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

被張景遠挫敗，不敢渡過淮河。"我又以爲張景遠兵力單薄，不能自保，朝廷從遠方派遣救援去，纔能稍獲勝利。如今肯定是讓賊敵感到害怕了嗎？張景遠以前所挫傷的纔到數百，虜敵步兵騎兵四萬，尚且不敢向前，可如今却一定勸説國家以輕兵遠征，便很容易勝利，言與理相違背，再没有超過這個的了。元友又説："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人都受朝廷封爵，有騎兵步兵一萬多。適宜進軍討伐，衹須下命令給他們。"我以爲魯奴與虜敵往來勾結，經過了好些年頭，去年向朝廷表達誠意，發誓要立功。自從蒙受了官爵，就立即逃跑，異族奸猾，怎能輕易心生期望。加上王景直是逃亡的人，部屬不過數十人，既不能告訴，又不能依靠。一萬多軍隊的話，似乎不符實際情况。元友又説："四郡人民痛恨這些異族，車營連結，農田荒廢了兩年，産業已没有了，賊敵没有賴以生存的東西，糧食儲備已告罄。斷絶他們的運輸綫，是最重要的計策。"我又以爲斷絶運輸綫需要軍隊，軍隊要供給食物，可是在這經過懸瓠的二百里中，要使兵力和糧食都充足，到哪兒去籌辦。

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説，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虚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説，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强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爲河畔所弊。

我私下探尋元嘉以來，粗鄙荒遠的北人，大都干預國事的議論，背負肩挑來到朝廷，都勸説皇上征討虜敵。魯爽没有根據的主張，實在挫傷國威，白白損失兵力，白白耗費金錢。凡是這一類的人，常常提出淺陋的見解，從來相信采納的，都留下後悔。邊界上的人，衹看力量的强弱，朝廷軍隊到達邊境，一定用壺盛湯等候在路上熱烈歡迎；一看到軍隊撤退，就包抄截擊紛紛搗亂。率軍隊回朝，何嘗不被黄河邊的人所困擾。

太宗納之，元友議遂寢。

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元友的建議就擱下了。

勔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羽林監垣式寶，於譙殺

劉勔給常珍奇去信，勸他反虜，常珍奇就與兒子常超越、羽林監垣式寶在譙殺了索虜的子都

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餘人。勔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爲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户，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陽□□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真陽縣男，食邑三百户。珍奇爲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

公費拔等共三千多人。劉勔馳馬傳遞消息讓朝廷得知，太宗非常高興，任命常珍奇爲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封汝南新蔡縣侯，食邑一千户，任命常超越爲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封潁川汝陽□□三郡太守，封安陽縣男，任命垣式寶爲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封真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常珍奇被索虜攻擊，帶領軍隊向南走，虜追擊打敗了他，常珍奇沿着山逃跑，得以到達壽陽，常超越、垣式寶被殺。

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戍西。詔進勔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勔啓遍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并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其所請。"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其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勔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

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在荆亭及防地以西多次打敗虜敵。皇上詔令進劉勔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其餘照舊，不接受任命。這一年，徵授散騎常侍、中領軍。劉勔鑒於世道紛亂，有知止知足之意，請求東陽郡。皇上把劉勔的陳述給所有朝臣看，從尚書僕射袁粲以下，没有誰不稱贊，都説應當准許。皇上説："巴陵、建平二王，都有超脱獨行的志向。如果世道太平安定，都將陳述他們的請求。"劉勔經營治理鍾嶺的南邊，作爲止息之所，聚石蓄水，仿佛山丘模樣，朝廷中好静的官員，大都前往游覽。六年，改常侍爲侍中。這一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任淮陰地方長官，任命劉勔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照舊，出任廣陵地方長官。堅決辭去侍中、軍中職銜，皇上准許，任命爲代理平北將軍。七年，免去都督、代理的職銜和使持節。太宗臨死，遺詔任命他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照舊，給鼓吹一部。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

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置佐史，鎮捍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

元徽初年，月亮衝犯右執法星，太白星衝犯上將星，有人勸劉勔免去官職。劉勔説："我的秉性和立身行事，無愧於人與鬼神。如果才能輕官位重，災禍一定會來到，天道邃密微妙，怎能躲避得了。"桂陽王劉休範作亂，突然到達京城，皇上任命劉勔爲使持節、領軍，設置僚屬，鎮守石頭。不久賊軍駐扎朱雀航南邊，右軍王道隆率領禁軍奔赴朱雀，聽説賊軍已到，急忙派人

閉航，道隆不聽，催劭渡航進戰。率所領於航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實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石宣輝，自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軀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劭，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勛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托，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蕃扇禍，逼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壼峻節，均風往德，歸茂先軌。泉途就永，冤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惇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謚曰忠昭公。"

子悛嗣，順帝昇明末，爲廣州刺史。齊受禪，國除。

劭弟㲉，泰始中，爲寧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侯爵，謚曰質侯。

史臣曰：吴漢平蜀，城内流血沾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劭克壽春，士民無遺㸔委粒之嘆，莫不扶老携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召劉劭。劉劭到了，命令關閉朱雀航，王道隆不聽，催促劉劭渡航作戰。劉劭率領軍隊在朱雀航南邊戰敗，身臨戰陣戰死，時年五十七歲。事變平定後，皇上下詔書説："忠義確實是天地之理、爲人的準則，具有忠義的人在史書中流溢風采，在碑銘上顯露光輝，如果没有洞察思想感情的見識、感悟人生準則的明智，怎麽可能捨棄生命保衛君王輔助朝廷呢。已故的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劉劭，胸懷磊落純正，學識淵博通達，卓有功績，譽滿中外。先帝殷切托付，時局艱難困苦，正指望他出謀劃策，輔佐帝業。叛逆的藩邦興起災禍，侵擾京城附近地區，他擊鼓誓師，奉令出兵。他的生命雖然與事業同時終結了，名聲却與他的品德一起遠揚。我因此悼念不已，内心震驚悲傷。過去王允忠心耿耿，卞壼高風亮節，他有與前賢同樣的風操德行，堪稱楷模。命赴九泉，長路漫漫，含冤死去，無可挽回，但是他的情操爲任命官員的簡策所推崇，他的楷模照耀着有德行者的史策。應授予他散騎常侍、司空，原有官銜、侯爵照舊，謚號忠昭公。"

他的兒子劉悛繼承爵位，順帝昇明末年，任廣州刺史。齊受禪讓繼位後，封國廢除。

劉劭弟弟劉㲉，泰始年間任寧朔將軍、交州刺史，在赴任途中患病而死。原先有都鄉侯爵位，謚號質侯。

史臣曰：吴漢平定蜀郡，城内流血浸濕脚踝，於是他的後代在漢代默默無聞。陸抗平定西陵，步氏家族連嬰兒都被殺戮，於是陸抗之子陸機、陸雲後來在京城被殺。劉劭攻克壽春，城内軍民没有一絲一毫損失，無不扶老携幼，唱着歌走出重圍，真是好啊。

宋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后改慧爲惠。

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秘書郎，著作并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内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耻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興王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爲南徐州别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

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黄門侍郎，與侍中何偃争積射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否，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爲偃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

蕭惠開，南蘭陵人，是征西將軍蕭思話的兒子。初名慧開，後改慧爲惠。

蕭惠開年輕時有風度，涉獵文史，家庭雖是皇親國戚，但他的住所和衣着都很簡樸。當初任秘書郎的時候，同任著作郎的都是名門子弟，惠開意趣大都與人不相同，有的共事三年他都不和其交談。外祖父光禄大夫沛郡劉成告誡他説："你是皇親國戚，應當迎合時俗，讓大家和睦愉快。像你這樣正直自持，恐怕稍嫌標新立異，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憎惡吧。"惠開説："人世間應該相互和睦，的確如你所説的那樣。衹不過我不幸生性耿介，耻於做凡人，畫龍不成以至於與人多有不合。"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是同僚，關係友好，以特出而異於流俗相互推崇。轉尚書水部郎，始興王劉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任南徐州别駕，中書侍郎，江夏王劉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

孝建元年，從太子中庶子轉黄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爲積射將軍徐冲之的事情發生争執。何偃很受皇上信任重用，惠開不因此示弱屈從，何偃發怒，讓門下彈劾他。惠開於是上奏章請求免職説："陛下未察覺我愚昧，特地讓我充當侍從官。我由於不是職事主管者，所以順從何偃，凡事恰當與否，不敢參與謀議。見到積射將軍徐冲之被何偃貶黜，我以爲值得申辯，所以姑且説了不同意見。何偃仗恃皇上恩寵盛气凌人，要使别人不能有不同意見，就斥責逼迫主辦人，親自寫定公

議，專載己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顔咫尺，致兹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嘆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中庶子。

文案卷，摒棄同僚的意見，衹記録他自己的意見。雖然皇上聖明無所不知，終究未察覺下臣的情況，與皇上近在咫尺却如此阻隔，那麼我受到彈劾，哪裏值得悲傷呢。衹是不順從侍中何偃，我是有過錯的，可是處事得當而堅持己見，不知這有什麼過錯。況且我的意見不恰當，也不在彈劾之列，省之於心而揆之於理，我明知是可以寬宥的。我不能向擔任重要職務的權臣謝罪，改變初衷，足以刺骨鑠金的毁謗和打擊，很快就會加在我身上，請求免去我忝任的職務，在家中保拙全身。”當時何偃正深受恩寵，惠開因此違忤了皇上心意，皇上另外詔令有關部門以惠開經常托病爲由免去他的官職。蕭思話一向恭敬謹慎，操行與兒子惠開不同，常常因爲惠開孤傲而對他加以指責。等到見了惠開自請免職的奏表，自己慨嘆道：“兒子不幸與周朗交往，理應如此。”用木杖打了他二百下。不久惠開又被任命爲中庶子。

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吴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内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

遭逢父親喪事，居喪期間有孝性，家裏一向信仰佛教，共爲父親造了四座佛寺，在南岸南岡下的名叫禪岡寺，在曲阿舊鄉宅的名叫禪鄉寺，在京口墓地碑亭的名叫禪亭寺，在封地封陽縣的名叫禪封寺。他對封國的僚屬説：“封國的秩禄本來就少，可是兄弟很多，如果都給某一個人，那麼給我的話我就推讓；如果大家平分，又可悲可耻。衆佛寺落成之後，自應將秩禄全都供養僧衆。”因此封國的秩禄不再平分。守喪期滿，任命爲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京任海陵王劉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主管雍州州府事。善於治理政事，聲威遠揚，有禁必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劉子鸞冠軍長史，主管吴郡事。惠開妹妹要嫁給桂陽王劉休範，女兒又要嫁給世祖的兒子，送嫁的資財需要二千萬。皇上就任命他爲豫章内史，聽任他肆意搜刮聚斂，從此在豫章郡内得了貪暴的名聲。入京任命爲尚書吏部郎，不接受任命，遷任御史中丞。世祖給劉秀之詔書説：“現在任命蕭惠開爲御史，期望他能稱職。衹是他一向嚴峻，已經很有威風。”等到就任，百官都畏懼他。八年，入爲侍中。皇上詔令説：“惠開以前任御史，奉行

“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憂去職。

法紀，正直執法，不偏袒權貴皇親，我很贊賞他。可再授御史中丞。”因母親喪事辭去官職。

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説收牂柯、越嶲以爲内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晋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并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没，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氐賊楊僧嗣所斷。

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未就職。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一向志向遠大，到了蜀地，要廣泛地實施經營治理，善於表達，對賓客幕僚和士人建議收取牂柯、越嶲作爲内地，安撫和討伐蠻濮，開闢土地徵收租税，聽了他這個建議的都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劉彧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晋安王劉子勛反叛，惠開就召集將佐，對他們説：“湘東王劉彧是太祖的兒子，晋安王劉子勛是世祖的兒子，他們繼承王位，都是可以的。祇是景和帝劉子業雖然昏庸，本是世祖的兒子，不能勝任君位，他的弟弟還有很多可以繼位。我奉武帝、文帝的神靈，又蒙世祖的寵信，現在就應當甩袖奮起，遠去擁戴在九江起兵的晋安王，聽從他的命令。”於是派巴郡太守費欣壽率領二千人順江東下，被巴東人任叔兒起義軍截擊，欣壽全軍覆没，陝口水路不再暢通。另派州治中程法度率領三千人步行到梁州，又被氐賊楊僧嗣截斷去路。

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没，法度又不得前，晋原一郡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并來圍城。城内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并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

在此之前惠開治理政事，多使用刑法殺人，蜀地人士都心懷猜忌怨恨。等到得知欣壽覆没，法度又不能前進的消息，晋原一郡就首先反叛，於是其他各郡群起響應，都來圍城。城内惠開帶來的東部地區軍隊不過二千人，凡是蜀人惠開一概不信任，把他們都打發出城。子勛反叛不久平定，蜀人都想攻進城去斬盡殺絶，指望因此獲得朝廷厚賞。惠開每次派兵出城作戰，没有不勝的，前後所殺傷打敗的不可勝計。城外人衆會合得越來越多，能充當士兵參加作戰的有十多萬人。當時天下已經平定，太宗因爲蜀地僻遠難行，赦免對惠開的誅罰，派惠開弟弟惠基從陸路出使蜀地，詳細宣示朝廷旨意。惠基到涪之後，蜀人志在攻進城去斬盡殺絶，不願讓朝廷旨意傳到遠處，阻攔惠基不讓他前進。惠基率領手下軍隊打敗蜀人首領馬興懷等人，然後得以前進。惠

開奉聖旨歸順朝廷，城圍得以解除。

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説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句文章等，與寶首屯軍于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啓路絶，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啓，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并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

當時太宗派惠開族人寶首從水路到益州慰勞，寶首想藉平定蜀地獲取功勞，又勸誘蜀人再起，於是蜀人處處紛然并起，各處凡是已經離散的，隨即重新聚集。首領趙燕、句文章等人與寶首屯軍在旁，離成都六十里，號稱有二十萬之衆。惠開要派兵攻擊，將佐都説："打敗蜀賊，的確不難。衹是朝廷慰勞使者到來，我們尚未承奉受命，却派兵抗拒他，怎麽向朝廷表白歸順的本意。"惠開説："現在水路陸路四面阻隔，送達奏章的道路都已斷絶，寶首可能誣陷我，説我不接受朝廷旨意。我作戰的目的，本來就在於讓使者通行，使者如能通行，那麽誠心就上達朝廷了。"於是作奏章，詳盡地陳述事情真相，讓兩名親信携帶奏章，告誡他倆説："等到賊兵打敗，道路開通，你們就躍馬馳去。"派宋寧太守蕭惠訓、别駕費欣業率兵一萬共同進攻，與寶首等作戰，大敗敵兵，活捉寶首，囚禁在成都縣監獄。惠開派的使者到朝廷，皇上命惠開押送寶首回朝，任命惠開爲晉平王劉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他不接受任命。泰始四年，回到京城。

初，惠開府録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携接得還，意耻之，厩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爲益州，張悦代之，瑀去任，凡所携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悦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

當初，惠開府録事參軍到希微欠蜀人債款將近一百萬，受到債主制約，不能與惠開一道返回京城。惠開與希微共事交情不厚，但認爲跟自己一道來到蜀地，不能帶他回去，心裏對此感到羞耻，自己馬厩中共有六十匹馬，全部用來給希微還債，惠開意趣不同尋常，就是這個樣子。先前劉瑀任益州刺史，張悦接替他，劉瑀去任時，凡是他帶來的將佐有不願回去的，一定强迫回去，告訴别人説："隨我一道來，怎麽可以給張悦作幕僚門客呢。"惠開從蜀地回來，資財二千多萬，一路上都布施給人，一點也没有留下。

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己，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

五年，又被任命爲桂陽王劉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同年，會稽太守蔡興宗前往會稽，惠開從京口請假返回京城，兩人在曲阿相逢。惠開先前與興宗名望地位大致相同，又曾經有交情，自以爲負罪受挫而窘迫，擔心興宗不會拜訪自己，於是約束部下："蔡興宗太守的部下如果打聽，千萬不要回答。"惠開一向嚴厲，部下没

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

有誰敢違犯。興宗見惠開乘的船隻很多，不知是誰，派人逐船問訊，惠開有十多艘大船，僕役二三百人，都低着頭，徑直前去，無一人回答。

復爲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内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叡嗣，齊受禪，國除。

復任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任命爲少府，加給事中。惠開一向剛正，到這時更不得志，寺内所住齋前，有以往種的花草很美，惠開全都鏟除，另外種植一排白楊樹。常常對人説："人生不得施展抱負，即使壽命百歲，仍然是短命。"發病吐血，吐出很多像肝肺那樣的東西。任命他爲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到職，泰始七年逝世，時年四十九歲。兒子蕭叡繼承職位，齊朝受禪讓後，封國廢除。

惠開與諸弟并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産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惠開與各個弟弟都不和睦，惠基出使益州後，竟然不再相見。與同母弟惠明也有嫌怨。

殷琰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

殷琰，陳郡長平人。父親殷道鸞是衡陽王義季的右軍長史。

琰少爲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爲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内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頃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頊爲冠軍將軍、吴興太守，以琰爲録事參軍，行郡事。復爲豫州别駕，太宰户曹屬，丹陽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

殷琰年輕時受到太祖賞識，受任用的程度與琅邪王景文相等。起初任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劉濬後軍主簿，出京任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内史。臧質謀反，殷琰離郡前往北皖。殷琰頗有心計，想進退有據保全自身，所以不回京城。謀反平定後，殷琰獲罪關押在尚方，不久被寬恕。任命爲海陵王國郎中令，未接受任命。臨海王子頊任冠軍將軍、吴興太守，任命殷琰爲録事參軍，兼行郡事。復任豫州别駕，太宰户曹屬，丹陽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兼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

前廢帝永光元年，除黄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荆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爲豫州刺史。會晉安王

前廢帝永光元年，任黄門侍郎，出京任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殷琰仍兼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任命休祐爲荆州刺史，還準備任命吏部郎張岱爲豫州刺史。適逢晉安王子勛謀反，就任命殷琰督豫司

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而土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等，并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冗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説琰令還。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内外諸軍事并專之。

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户。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袁顗遣信誘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信，珍奇即日斬矜，送首詣顗，顗以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矜本官，以義陽内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虯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召孟虯出尋陽，而以孟虯子定光行義陽郡事。

太宗知琰逼迫土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爲司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龐道隆慮其爲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即以叔寶爲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内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

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任命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殷琰的長史，殿中將軍劉順任司馬。劉順勸殷琰支持子勛。殷琰家眷在京城，想服從朝廷，可是當地土著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堂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等人，都勸殷琰支持子勛叛逆。殷琰一向没有自己的軍隊，門生義從也不過數人，没有力量自立，受制於叔寶等人。太宗派冗從僕射柳倫率軍援助殷琰，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派中兵參軍鄭瑗勸説殷琰，令他回朝。二人到來，即與叔寶一拍即合。叔寶是杜坦的兒子，既是土豪又是鄉里有名望的人，内外諸軍事大權他都一人獨攬。

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響應叛逆，截獲梁州獻給朝廷的馬一百多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殺死天生，把他的頭送到京城，太宗嘉獎宿僧護，任命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户。此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在懸瓠起義，聚集軍隊有一千多人。袁顗派使者勸誘周矜的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憑證，珍奇當天殺了周矜，把周矜的頭送給袁顗，袁顗任命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周矜原任官職，任命義陽内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兼領隨郡太守，孟虯不受命，起兵支持子勛。子勛召孟虯到尋陽，任命孟虯的兒子定光兼行義陽郡事。

太宗知道殷琰受當地土著的逼迫，附逆之事是出於不得已，因而還要籠絡他。任命殷琰的哥哥前中書郎殷瑗爲司徒右長史，兒子殷邈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派使者任命殷琰爲輔國將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請求當殷琰的屬官，龐道隆擔心他爲害，就請求奉表出使尋陽，殷琰就任命叔寶爲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行回朝，家眷還放在壽陽，殷琰資助供養，十分豐厚。

二年正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率寧朔將軍吕安國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户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勔進軍小峴。初，合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爲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太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以爲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産之馬步三軍助勔討琰。義軍主黄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爲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爲司州刺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

是月，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勔率衆軍并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旦始至，壘塹未立，順欲擊之。時琰所遣諸軍并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勔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勔録事參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勔奔順，順因此出軍攻勔。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鬥，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冠三軍，軍中并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閎率軍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戍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説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

二年正月，太宗派輔國將軍劉勔率領寧朔將軍吕安國向西征討，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統帥。當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也據彭城反叛，朝廷招募能活捉殷琰、薛安都的人，封千户縣侯，賜給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劉勔進軍小峴。當初，合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離郡投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朝廷，殷琰派兵進攻朱輔之，輔之敗逃。殷琰任命前右軍參軍裴季爲南汝陰太守，裴季又歸順朝廷，太宗就授予他這一官職。殷琰任用的象縣令許道蓮也率二百人歸順朝廷，太宗任命他爲馬頭太守。三月，皇上又派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産之騎兵步兵援助劉勔討伐殷琰。義軍首領黄回招募長江下游以西地區楚人一千多，殺了子勛所任命的馬頭太守王廣元，朝廷任命黄回爲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領自己的子弟兵和淮右郡兵在陳郡城起義，有兵衆一萬人，太宗任命他爲司州刺史，後來虜寇侵犯淮西，戰敗被殺，追贈冠軍將軍。

同月，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騎兵步兵八千人，往東占據宛唐，離壽陽三百里。劉勔率各路軍隊一道前進，離劉順部隊數里扎營。路上遇雨，天亮纔到達，壁壘濠溝尚未建成，劉順想乘機進攻他們。當時殷琰派遣的各路軍隊都接受劉順調度指揮，却因爲皇甫道烈、土豪柳倫原是朝廷派遣的，劉順本來出身卑微，不便統率，衹有這兩支軍隊不接受命令，到這時皇甫道烈、柳倫不同意進攻，劉順不能單獨作戰，就打消了進攻劉勔的計劃。不久劉勔營壘漸漸建成，不能再去進攻，於是相互對峙。四月，劉勔録事參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背叛劉勔投奔劉順，劉順因此出兵進攻劉勔。劉順幢主樊僧整與官軍騎兵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以長矛格鬥，僧整刺中僧愛，殺死了他，朝廷追贈僧愛爲屯騎校尉。僧愛英勇是全軍第一，軍中因此都生懼心。太宗又派太尉司馬垣閎率軍隊來會合，派步兵校尉龐沈之援助裴季戍守合肥。起初，淮南人周伯符勸説休祐興兵，休祐不許，他

豐，收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爲游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杜叔寶助之。慈孫等爲伯符所敗，并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參軍。

堅决請求，休祐纔派他去。周伯符策馬獨自出行，到安豐，聚集到八百多人，在淮西成爲游擊軍隊。珍奇任命的弋陽太守郭確派將軍郭慈孫在金丘攻擊伯符，殷琰又派中兵參軍杜叔寶援助郭慈孫。慈孫等人被伯符打敗，都投水而死。太宗任命伯符爲驃騎參軍。

叔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齎一月日糧。既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吕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强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黄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横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并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寶於外爲游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并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衆力既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

叔寶本來認爲官軍停留在歷陽不會前進，衹要劉順等人一到，就無不瓦解崩潰，因而衹讓劉順帶了一個月的軍糧。劉順與劉勔相持不下，軍糧吃盡，通知叔寶送糧，叔寶於是派車一千五百輛運米給劉順，自己率五千精兵護送。劉勔得知此事，軍副吕安國說："劉順精兵八千，而我軍人數却不到他們的一半，相持已久，敵强我弱，勢力懸殊，如果再拖延下去，則無法自保，我們依靠的就衹是他們糧食將盡，而我軍糧食有餘罷了。如果叔寶大米運到，不衹是難以對付他們，我軍也不能持久。現在衹有抄小路偷襲運糧車隊，出其不意，如能制服糧隊，他們將不戰而逃了。"劉勔認爲意見正確，就讓疲弱士兵守營，挑選千百名精兵，配給安國和軍主黄回等人，抄小路繞到劉順後面，在横塘截擊車隊。安國出發時，估計叔寶不久就會到，衹帶了兩天的熟食，食物吃盡，叔寶未出現，將士都想回去。安國說："你們白天已吃了一餐，今天晚上糧車不可能不到。如果糧車不到，晚上回去也不遲。"叔寶果然到了，用糧車排列成保護性的方形陣勢，叔寶在陣外作爲流動出擊的力量，幢主楊仲懷率五百人在糧車前，與安國、黄回等人相遇。仲懷部下都要後退，靠攏叔寶，聚集兵力攻擊安國。仲懷說："賊軍已到，不去打他們，還要等什麽？况且叔寶在後面，衹有兩三里的路，等到我們與賊軍交戰，哪用擔心他們趕不到。"就立即向前作戰，黄回率領的都是淮南楚人，是天下精兵，兵力又是仲懷的一倍，一交戰就打敗了他們，在陣上殺了仲懷，仲懷率領的五百士兵全部戰死。叔寶趕到時，仲懷和士兵已横尸遍野，黄回等人想乘勝進攻，安國說："他會自動逃跑，用不着再進攻。"退軍三十里宿營，夜裏派騎兵觀察驗證，叔寶果然丢棄糧車奔逃。安國就又在夜裏回

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於是方軌而進。

去，焚燒糧車，趕着兩千多頭牛回營。劉順得知糧車被燒，叔寶又跑了，五月一日夜，兵衆潰敗，奔回壽陽，仍舊跑到淮西投靠常珍奇。劉勔於是并列戰車前進。

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黄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小峴埭，回擊大破之，焚其船柵。

叔寶聚集居民和游兵散勇，環城自守。劉勔與各路軍隊在城外扎營，黄回設浮橋渡肥水，叔寶派騎兵步兵三千人，企圖破壞浮橋，同時用木柵切斷小峴埭，黄回進攻他們，打得他們大敗，燒毁他們的船隻和木柵。

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絶，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横陳，况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并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身膏斧鑕，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

休祐給殷琰寫信説："您本來文雅柔弱，没有軍事才幹，這是遠近的人都知曉的，况且您已是國家棟梁，地位顯貴，不應該再有非分的念頭。最近發生的事情，或許是被凶頑小人威逼，使你不能堅守節操。如今大軍長驅直入，已兵臨城下，你勢力孤單，外援斷絶，災禍慘敗一起臨頭，顧念往昔的情分，我内心不免凄惻。聖上仁慈廣播人間，恩德世代罕有，愛好生養嫌惡殺戮，遠近聞名。顧琛、王曇生等人都是戰敗逃跑，流竄野外求生，尚且蒙受皇恩寬恕，平安地住在家中。如今大軍威力所到之處，横掃一切，何况您孤城窮困、兵衆疲弱，傷殘破敗之後，還想固守自保嗎？如果開門歸順，當然可以不失富貴，大小將領都可保住官爵。爲什麽盲目地讓軍民受困，自尋粉身碎骨下場，身受刑罰，妻子兒女都被誅滅，您這麽一把年紀却要在東市受刑呢？希望您好好考慮。我的話句句當真，决不食言，明亮的太陽可以爲證。"

上又遣王道隆賫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絶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毁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外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睹。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横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概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

皇上又派王道隆帶詔書寬恕殷琰的罪行。劉勔也給殷琰寫信説："過去景和凶暴悖逆，行爲滅絶人倫，昏昧暴虐陰險穢惡，規勸的直言阻塞不通，於是他摧毁陵墓宗廟，殺戮百官，肆意殘害窮凶極惡，簡直没有極限。那時人神惶恐，不能自保，朝廷内外官吏百姓，都要求加以匡正。我的職守是宫省值宿警衛，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主上具有天生的神機妙算，指揮之下，無不平定，天下災禍、生靈塗炭，一朝太平，他扶助危困拯救急難，的確是自古以來第一人。可是四方遲疑不决，造成如此不順的局面，征伐所到之處，常常是倨傲簡慢。先生您是士大夫顯貴後

綱。間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摽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掃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慚孝子，名實兩喪，没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

裔，信譽節操一向顯著，雖然附和順從叛逆，仍可受到寬容。皇上任命您兄長爲長史，官居清顯之列；任命您兒子爲參軍，也在重要之位。近來您進軍宛唐，那是劉順策劃的；您退兵閉城自守，因爲當時還不清醒。我蒙受朝廷之恩，充任將帥，從前曾感受您的風采，對您仍有依依不捨之情。如今皇上聲威大爲伸張，叛逆力量窘迫衰弱，勝敗的形勢，清楚可見。王御史昨天到達，皇上的詔書、驃騎將軍的文告、您兄長和兒子的書信，現在都送上。自古以來，還没有大恩大德曲意寬容竟然到了如此程度的。況且朝廷正表明大義，更新王道，怎麽會向民衆説假話，在一個州郡失去國家的信譽呢。憑着您的明識深見，想必要不了一整天就可以覺悟來歸。如果您辜負養育之恩，不顧忌殺戮的話，那就要對您使用全部兵衆盡力進攻，依照刑法，極盡懲罰之能事，恐怕您的家門將不再有祭祀的後人，祖墳將不會有灑掃的指望了，這樣，您在朝廷做不了忠臣，在家做不成孝子，名實兩失，死有餘辜。我勉力地大致陳述如上，希望您予以閲覽和考慮。"

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塞，嬰城愈固。

殷琰本來没有反叛之心，事變的産生是由於力量不足爲人所制，叔寶等人也有投降的意思，前後多次遞交表示歸順的文書，可是衆人心意遲疑不決，不能形成一致意見，所以歸順的打算，每每多所阻塞，環城自守得更堅固了。

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勔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虯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虯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絶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勔，入其營，勔逃避得免，式寶得

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向弋陽進攻郭確，朝廷任命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劉勔所築的攻城長圍開始合攏。田益之率蠻人一萬多在義陽進攻龐定光，定光派堂兄文生抵禦，被益之打敗，文生被殺，於是圍攻義陽城。定光向子勛求救，子勛任命定光父親孟虯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人援救義陽，同時解除了壽陽之圍。常珍奇又從懸瓠派三千人援助定光，駐扎在柳水。益之不敢作戰，聞風奔逃。孟虯乘勝向壽陽進軍。當初，常珍奇派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兵器給殷琰。式寶驍勇無比，於是留下守衛北門，式寶就率領部屬，打開北門偷襲劉勔，攻入他的營地，劉勔逃避得以免難，式寶得到劉勔衣帽離去。

勔衣帽而去。

勔於是乃竪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頹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毁之。"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内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户曹參軍虞挹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劉勔於是就竪立攻城長圍，在城外東南角修治進攻的通道，同時填塞護城河。東南角有座高樓，隊主趙法進獻計説："城外如果進攻，一定先攻高樓，高樓倒塌，既傷害將士，又使士氣沮喪，不如自己先毁了它。"殷琰聽從了他的意見。劉勔用草茅裹土，投進護城河填塞它，投擲的人很多，城内就用火箭射向草袋，前面的草袋還未燒着，後面草袋又接着投到，過了一兩天，眼看護城河就要填滿了。趙法進又獻計，用鐵珠子灌到護城河中，珠子流滑，都順着空隙進去，草就燒着了，兩天之間草燒盡，護城河中的土衹剩二三寸厚。劉勔於是用大蝦蟆車載土，車外蒙上牛皮，三百人推車去填塞護城河。殷琰的户曹參軍虞挹之製造炮車，發射石頭打擊大蝦蟆車，車都被打壞。

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群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虯至弋陽，勔遣吕安國、垣閎、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虯軍副吕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虯於蓼潭，義軍主陳朓又破之於汝水，孟虯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爲北豫州刺史。

當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逃向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派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援助起義。劉胡派他的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蠻人，計劃從廬江偷襲歷陽，悠之兵衆薄弱，退守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派參軍沈靈寵馳往廬江據守，道標晚一天纔到，悠之從譙城來會合，於是與道標相互對峙。七月，龐孟虯到弋陽，劉勔派吕安國、垣閎、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將軍孟次陽抵禦他。孟虯軍副吕興壽與安國有老交情，率部屬投降。安國進軍，在蓼潭打敗孟虯，義軍首領陳朓又在汝水打敗他，孟虯逃往義陽，義陽已被王玄謨的兒子曇善起義占據，於是逃到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進攻常珍奇，朝廷任命他爲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虯敗，并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默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托，朝廷既不偏相嫌

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得知孟虯兵敗，都打開城門出來投降。劉勔因此又致殷琰信説："柳倫來投降，全都告訴了我，招認您雖與逆亂爲伍，内心仍舊忠誠，失意沉默窮困愁苦，不理軍政之事。去年冬天皇上登基之始，愚昧糊塗的人很多，像您就是這樣的人，您既不是國家的名臣，又没有先皇臨終遺命的托付，朝廷

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虬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顗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疏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携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没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侄凋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

既然不嫌棄責備您，您自己也不再有什麽愧怍。程天祚已經以全城歸順，龐孟虬又接着逃跑，劉胡被圍困在錢溪，袁顗欲戰不能，根據情理和形勢推測，您又怎麽能長久呢？再説南方剛作亂時，擁有十六個州，民衆一百萬，仲春以來，没有哪次作戰不失敗，現在被攻陷消滅，衹剩下一兩處。在南邊衹憑藉袁顗虚弱的士卒，在北邊衹依靠您守衛的孤城，靠這微不足道的力量成就大業，恐怕没有萬分之一的可能。如今國家法紀寬大，顯示了綱紀法度，近日給您的信，想必也已詳盡叙述了。况且柳倫等人都是您的心腹幹將，他們離棄您的原因，不是對您有什麽怨恨，而是清楚地知道事情不能成功，禍害已經臨頭。那種糾集數千烏合之衆，去抵抗普天下的軍隊，必定覆滅的情狀，難道還不容易明白嗎？即使是最不學無識的人，尚且不會做這樣的蠢事，更何况像您這樣從小就承襲名教，痛恨默默死去而名聲不能顯揚的君子呢？我再寫這封信告誡您的原因，是我確實惋惜美好州郡、軍事重鎮全都變成茂盛茅草生長之地，同時悲傷您家門一朝消滅。您如能封閉府庫，打開四面城門，宣告文武官員，把得禍得福、何去何從的道理向他們説明，先送出咫尺書信，表達歸順的誠意，然後乘坐白車白馬，來到我的駐地，决不讓您一髮一膚受損、兒女子侄受害，上天大地都確實聽到我這保證。最誠摯的語言用不着華麗動聽，難道還要我多説什麽嗎？”

薛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肥。勔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黄回、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繼之。道標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勔所遣諸軍未至，爲道標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葉慶祖力戰死之。勔馳遣垣閎總統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説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絶子勛敗問，

薛道標還在廬江，劉胡又分派軍隊公然前往壽陽及合肥。劉勔派許道蓮奔赴合肥，援助裴季文，又派黄回、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緊隨其後。道標率領他的親族薛元寶等人進攻合肥，劉勔所派的各路援軍未趕到，因而被道標攻陷，季文及武衛將軍葉慶祖盡力作戰而死。劉勔急速派垣閎統率各路軍馬進攻合肥。同月，劉胡敗逃，尋陽平定，太宗派叔寶堂弟季文到殷琰城下，與叔寶交談，説天下各處已平定，勸他及時投降。叔寶説：“我倒是相信你，衹恐怕被人欺騙。”叔寶封鎖子勛失敗的消息，誰傳揚就殺誰。當時殷琰兒子殷邈在東面的京

有傳者即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説南賊已平之問，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内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

城，關押在建康，太宗把殷邈送給殷琰，讓他傳揚南賊已平定的消息，殷邈從建康出來，就被護送上路。有人提出意見，認爲應讓殷邈與伯父殷瑗私下會面，否則無法消除城内人的疑惑，但未被采納。殷邈到達後，叔寶等人果然懷疑，守備得更加牢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十多名騎兵奔向淮西，投奔常珍奇，薛元寶投降。

先是，晋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即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帥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縣民并連營南奔，劉順亦棄虜歸順。

在此之前，晋熙太守閻湛之據郡附和叛逆，到此時沈靈寵從廬江進攻他，湛之不知尋陽子勛已敗，堅守不降。靈寵於是把衆將領打敗劉胡的文書放在車中，攻城時假裝失敗，棄車逃跑，湛之得到文書大驚，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請求投降，擔心不被接納，又向索虜求救，太宗當即任命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索虜也派僞帥張窮奇騎兵萬人援救他。十二月，索虜軍隊到汝南，珍奇開門接納，淮西七縣百姓都一起奔向南方，劉順也離開索虜歸順朝廷。

南賊降者，太宗并送琰城下，令與城内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内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并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户，垣閎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吕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户，黄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户。送琰及僞節還京都。

南賊投降的人，太宗都送到殷琰城下，讓他們與城内交談，因此人心沮喪。殷琰將要投降，先送休祐家眷出城，然後開城門。當時殷琰有病，用木板抬着自己，與衆將帥反綁兩手請罪，劉勔都予以安撫寬恕，没有殺戮什麽人，從將帥以下，財物資産，都還給他們，没有絲毫損失。索虜騎兵援救殷琰，到了師水，得知城已陷落，就攻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不久又反叛，投奔常珍奇。因爲平定殷琰有功，劉懷珍封爲艾縣侯，食邑四百户，垣閎封爲樂鄉縣侯，孟次陽封爲攸縣子，王廣之封爲蒲圻縣子，陳顯達封爲彭澤縣子，吕安國封爲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户，黄回封爲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户。送殷琰及僞節回京城。

久之，爲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静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

過了許久，殷琰任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授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殷琰性情和雅素静，嗜好很少，熟知前朝舊事，侍奉兄長很恭敬，年輕時以名聲品行爲人稱道。在壽陽被攻擊

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内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并與之友善云。

圍困時，城内人心歸附他。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都與他友好。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啓方説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史臣曰：尋找忠臣一定要到孝子之家，這是依據同類找到的。過去啓方游説君上，行爲顯揚了他死去的雙親；鄧攸品行淳厚，愛心加在侄子身上，雖然天賦資質參差不齊，情理法紀難以劃一，可是等同厚薄，没有什麽偏向。蕭惠開事奉雙親的情意雖然篤厚，而與弟弟的不和尤爲明顯，同一個人的内心，對待父母與對待弟弟却大不一樣，人心比高山大川還要不平坦，在這裏有了驗證。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　薛索兒　傅靈越　張讜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强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

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汨擊反胡白龍子，滅之，由是爲僞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總統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會北地人蓋吴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衆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吴。安都料衆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匹，雜繒三百匹。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蓋吴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虜漸强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

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世代爲豪門大族，同姓有三千家。父親薛廣是大姓首領，高祖平定關、河地區，任命他爲上黨太守。

安都少年時以英勇聞名，身高七尺八寸，熟習射箭騎馬。索虜讓他幫助秦州刺史北賀汨進攻反叛的胡人白龍子，消滅了他們，因此任僞雍、秦二州都統，每州各有刺史，都統總管二州事務。元嘉二十一年，索虜君主拓跋燾進攻芮芮慘敗，安都與同族人薛永宗起義，永宗在汾曲扎營，安都偷襲奪取弘農。適逢北地人蓋吴起兵，於是聯合響應。拓跋燾親自率領軍隊進攻永宗，滅了他全族，進攻蓋吴。安都考慮寡不敵衆，率領壯士辛靈度等人，離開弘農回國。太祖召見他，他請求回到北方挑撥煽動河、陝人民，招聚州郡鄉里自募之兵。太祖答應，賜給他錦一百匹，雜繒三百匹。他又偷襲弘農，索虜已增派軍隊守衛弘農城，不能攻克，蓋吴又死，於是退回上洛。世祖出鎮襄陽時，委任安都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虜敵漸漸强盛，安都於是回到襄陽。堂叔薛沈也一道回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

二十七年，隨王劉誕任命安都爲建武將軍，跟隨柳元景開赴關、陝地區，率領步兵騎兵在前，所到之處戰無不勝，事在《元景傳》。軍隊回朝，劉誕任命安都爲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任始興王劉濬征北行參軍，任建武將軍。魯爽開赴虎牢，安都又隨元景北上，隨即占據關城，

北出，即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坂。會爽退，安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四月十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户。安都從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嘆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

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遥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紿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復追呼之："别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庭勛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

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冗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戍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及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梁嚴屯峴東，安

與魯爽約好一道渡過黄河攻占蒲坂。適逢魯爽退却，安都又率領部下跟隨元景退回。再次攻伐西陽五水蠻。世祖討伐劉劭叛逆，安都轉任參軍事，任寧朔將軍，兼領馬軍，與柳元景一道出發。四月十四日，到達朱雀航，橫持長矛怒睜雙眼，呵叱賊將皇甫安民等人説："賊子劉劭殺了君父，你們爲什麽要事奉他！"世祖登基，任命安都爲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領騎兵作先鋒，直入殿庭，逆賊尚有數百人，一下子逃跑。因有戰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户。當年安都跟隨柳元景出征關、陝，到達白口，夢見仰頭看天，正見到天門開啓，對手下人説："你們見到天門開否？"到此時嘆道："夢見天開，就是中興的徵兆吧。"

堂弟薛道生，也因軍功任大司馬參軍，犯了罪，被秣陵令庾淑之鞭打。安都大怒，就騎馬帶領數十人，命令手下人執長矛，要去殺淑之。走到朱雀航，遇到柳元景。元景遠遠問道："薛公到哪裏去？"安都策馬騰躍到元景車後説："小子庾淑之鞭打我堂弟，現在去殺了他。"元景擔心阻止不住他，就騙他説："小子不好，你去下手殺他，很好。"安都掉轉馬頭之後，元景又追着叫他："另外有事要與你談談。"讓安都下馬上車來。上車之後，元景就責備他説："你堂弟服飾言談，與門第低下地位卑微的人没有什麽不同，雖然是有名望的人，庾淑之又怎麽知道？況且犯了罪，按理應該加罰，你是朝廷功臣，應當遵紀守法，怎麽能放縱自己，動不動就要在京城殺人。這不僅僅是法律不容，皇上也没有理由來寬恕你。"於是用車載着他一起回來，安都纔不去了。同年，安都因爲嚴正剛直被免官。

孝建元年，又授爲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朝廷派安都與冗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領步兵騎兵占據歷陽。魯爽派部將鄭德玄戍守大峴，德玄派前鋒楊胡與輕裝軍隊奔向歷陽。安都派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迎擊，打敗來敵，殺了胡與和他的軍副。德玄又派他的司馬梁嚴駐扎大峴東面，安都幢主周文恭早晨前去偵察，乘

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内史。

四月，魯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爽尋以大衆阻大峴。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緒恇怯，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顔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

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吕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諶之及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其副建武將軍譚金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横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於艦中斬湛之首。轉太子左衛率。

大明元年，虜向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并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坦求

機偷襲，擒獲了他們。賊兵不敢前進。世祖命令安都留下三百人守歷陽，渡江回到採石，升任輔國將軍、竟陵内史。

四月，魯爽派弟弟魯瑜率領三千人前往小峴，魯爽隨即率大軍在大峴防守。朝廷又派安都步兵騎兵八千人渡長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人討伐魯爽。安都副將建武將軍譚金率領數十名騎兵挑戰，殺了魯爽的偏帥。幼緒怯懦，擅自率軍退却，安都又回到歷陽。臧質很久未到，世祖又派沈慶之渡江統率各路軍隊。魯爽軍隊缺少食物，退却，沈慶之派安都率領輕裝騎兵追擊，四月丙戌，在小峴追趕上魯爽，魯爽親自與親信的勇壯騎兵掩護撤退。譚金先逼近，不能殺入，安都看見魯爽，便策馬騰躍大聲呼叫，徑直上前刺殺魯爽，魯爽應手倒下，安都手下范雙斬下魯爽頭。魯爽幾代都是猛將，天性擅長戰陣，都説能抵擋萬人，安都單騎徑直衝入，斬了他回來，當時人都説關羽斬顔良，也超不過他。進爵爲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原有的共有一千户。

當時王玄謨在梁山抵禦南郡王劉義宣、臧質，安都又率領騎兵作爲增援兵力。叛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派部將吕興壽率領數十名騎兵襲擊，賊軍驚亂，被斬首和跳進水中而死的很多。義宣派部將劉諶之與臧質進攻玄謨，玄謨命令衆軍隊還擊，讓安都帶騎兵前往賊敵陣地右側。他的副將建武將軍譚金三次衝擊敵人陣地，乘着敵陣的間隙縱兵衝擊，諸將領連續跟進。這天早晨，叛賊騎兵從蕪湖出發，要來會戰，遠遠看到安都騎兵很多，藏在山中不敢前進。叛賊陣地東南面還堅固，安都横擊攻破，叛賊於是大敗。安都隊主劉元儒在船上斬了諶之的頭。安都轉調爲太子左衛率。

大明元年，虜敵奔向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兵作戰失敗。二月，朝廷派安都率領騎兵向北征討，派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奔赴彭城，都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制調度。皇上告誡他説："敵人如果追得上，就盡力消滅。如果估計已回去，可渡河顯示威力回來。"當時虜敵已回去，申坦請求調

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并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爲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

前廢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兖州諸軍事、前將軍、兖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晋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閤，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即位，以爲左將軍，直閤如故。安都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并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出，携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三軍，道固遣子景徽、傅靈越領衆，并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泰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琁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

回軍隊討伐任榛，被批准。安都將前往左城，左城離滑臺二百多里，安都鑒於離虜敵鎮守處很近，軍隊人數少不宜分開。到東坊城，遇上任榛三名騎兵，俘虜了一名，其餘兩名逃走。任榛得知後都逃跑了。當時天旱，水泉大多枯竭，人馬疲困，不能向遠處追擊，安都、法系都受處分罷官領職，申坦被拘囚在尚方。任榛大都在任城邊境，是好幾個世代叛逃者聚集的地方，處在棘榛深密處，難以用兵，所以能長久地保全，經常給百姓造成禍患。安都第二年恢復原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任太子左衛率十年，世祖在位的整個時代都没有遷調。

前廢帝即位，安都遷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京任使持節、督兖州諸軍事、前將軍、兖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劉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平將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接受任命，起兵支持晋安王劉子勛。起初，安都侄子索兒在前廢帝景和年間任前軍將軍，直閤，跟從前廢帝誅殺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即位，任命索兒爲左將軍，直閤如故。安都將作亂，派密使通知索兒，又派數百人到瓜步迎接。當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也與安都勾結。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都在宫中，安都密使催促他們趕快離去，二人都從宫中逃出，携帶安都諸子及家屬，席捲所有向北奔逃。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都一道反叛。文秀派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的軍隊，道固派兒子景徽、傅靈越率領軍隊，都響應安都。彌之等人往南到下邳，靈越從泰山前往彭城。當時濟陰太守申闡占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領靈越等人進攻申闡。安都派同夥裴祖隆守下邳城，彌之等人到下邳，改變主意歸順朝廷，於是進攻祖隆，僧琁不附同彌之，率領軍隊投奔安都。索兒聽説彌之有二心，放棄睢陵奔赴下邳，彌之等人未戰而潰散，都被索兒俘虜，被殺。

彌之等未戰潰散，并爲索兒所執，見殺。

時太宗以申令孫爲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形，既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説闡令降，闡既降，索兒執闡及令孫，并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黄文玉等諸軍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吕湛之擊之。索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既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裴季降。

當時太宗任命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代替安都。令孫進據淮陽，暗地裏有謀反企圖，派人告訴索兒説："想要投歸你，可是全家都在京城。你可以進軍攻擊我，如果戰敗被捉，家人可得免禍。"索兒就派靈越前往淮陽，令孫出城，作抵抗的姿態，隨即奔散，往北投靠索兒。索兒讓令孫勸説申闡投降，申闡投降之後，索兒捉住申闡和令孫，都殺了。索兒於是帶兵渡淮河，軍糧不足，掠奪百姓的糧食。太宗派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黄文玉等各路軍隊向北征討。同年五月，軍隊駐扎平原，索兒等率騎兵步兵五千，列陣抵抗，被打得大敗。索兒又掠奪百姓糧食，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領鎮北參軍趙曇之、吕湛之進攻索兒。索兒軍隊没有物資，靠在四野掠奪來供給，遭到進攻圍困，没有辦法自守，於是奔逃，齊王等又追擊，在葛家白鵠打敗索兒。索兒跑到樂平縣境，被申令孫的兒子孝叔殺死。安都的兒子道智、大將范雙逃到合肥，向南汝陰太守裴季投降。

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傅靈越奔逃，爲廣之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侄，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

當時武衛將軍王廣之率軍隊隸屬劉勔，在壽陽進攻殷琰，傅靈越逃跑，被廣之士兵活捉，他厲聲説："我是傅靈越。你們捉住叛賊爲什麽不立即殺死。"士兵把他送到劉勔處，劉勔親自慰勞，問他爲何叛逆，他回答説："普天下都起義，豈祇我一個。"劉勔又問道："天下叛逆的人，没有哪次作戰不被捉住，皇上都加以寬大處理，量才使用。你爲什麽不早些歸順朝廷，却在鄉野民間逃竄保全性命呢？"靈越回答説："薛公在淮北起兵，威震天下，但不能一心任用有勇有謀的人，却委托給子侄，造成失敗的原因，的確就在這裏。然而謀反之事從頭到尾，我都參與了，人生終歸一死，實在無臉求生。"劉勔贊許他的想法，把他送回京城。太宗想加以寬大，靈越言辭不變，始終不改，就殺了他。靈越是清河人。當

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

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焕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款，曰："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群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既已歸順，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即授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

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泄，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并爲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禄勛，祖隆寧朔將軍、兖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雍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冥虬，攻順陽，克之，略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并禽。

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團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末亦歸順，太宗以爲東徐州刺史，復爲虜所没。

時輔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支持安都，被圍攻很久，纔歸順朝廷。

子勛被平定，安都派别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焕等人奉啓書向太宗投誠，說："我本是邊遠地區的凡夫俗子，在朝廷苟且偷生，承蒙世祖孝武皇帝非常厚重的恩德，感恩戴德，欲效犬馬之勞。因此晉安王子勛剛剛起事，我就竭忠盡力遠去支持，并不指望榮華富貴，的確是爲了以死報恩。如今天命所歸，衆人迷途知返，都率領屬下，停止抵抗等待懲罰，我有抗拒之罪，衹等着處罰。"索兒死時，安都讓柳光世守衛下邳，到此時柳光世也率部下投降。太宗見天下已平定，要向淮河以北顯示威力，派張永、沈攸之率重兵迎接安都。安都認爲已經歸順，不應派重兵，害怕不能免罪，就派信使勾結索虜。三年正月，索虜派博陵公尉遲苟人、城陽公孔伯恭率領二萬騎兵援救安都。張永等人退却，安都打開城門接納虜敵，虜敵立即授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調回桑乾。五年，死在虜敵境內，時年六十歲。

起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暗中想要除掉安都，被殺。安都未去桑乾時，前軍將軍裴祖隆想謀殺苟人，帶領彭城歸順朝廷，事情泄露，被殺。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進攻索兒戰死，還有劉彌之、張靈慶都是戰敗被殺，這些人都受到太宗的哀憫，追贈蘭陵儼光禄勛，裴祖隆寧朔將軍、兖州刺史，孫耿之羽林監，劉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張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安都的兒子伯令、環龍逃亡到梁、雍二州之間。三年，伯令、環龍率領亡命之徒數千人襲擊廣平，捉住太守劉冥虬，攻克順陽，占有義成、扶風，置立地方長官。雍州刺史巴陵王劉休若派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打敗他們，活捉他倆。

在此之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衛團城，在彭城東北。他開始支持安都，後來也歸順朝廷，太宗任命他爲東徐州刺史，又被虜敵消滅。

沈文秀

沈文秀字仲遠，吴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南中郎行參軍。

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禕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爲建安王休仁安南録事參軍，射聲校尉。

景和元年，遷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内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説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果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既至，爲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

時晋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三軍赴朝廷。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强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

沈文秀字仲遠，吴興武康人，是司空沈慶之弟弟的兒子。父親沈劭之，是南中郎行參軍。

文秀起初任郡主簿，功曹史，慶之顯貴之後，文秀出任東海王劉禕撫軍行參軍，又改任義陽王劉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王劉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爲尋陽王鞭打死私奴而犯罪，罷免官職，加杖一百。不久恢復官職。前廢帝即位，任建安王劉休仁安南録事參軍，射聲校尉。

景和元年，遷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當時前廢帝狂妄悖亂大逆不道，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文秀將出京赴任，部屬駐扎白下，文秀勸説慶之道："皇上狂暴到如此地步，快要垮臺了，可是一家受其寵信任用，人們都認爲與之同心。況且這人性情無常，猜忌尤其嚴重，災禍就會來到，前景不可估計。現在憑藉我這些兵衆的力量，對付他易如反掌，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萬萬不可失去。"慶之不聽從。文秀不止一次地堅決請求，説話總是流着眼淚，慶之始終不接受。文秀走後，慶之果然被前廢帝殺害。慶之死後，前廢帝派直閤江方興率軍隊殺文秀，方興還未到，太宗已平定叛亂，急派人通知方興停止。方興到達之後，被文秀捉住，不久釋放，送回京城。

當時晋安王子勛占據尋陽反叛，朝廷軍隊出京征討，向文秀徵兵，文秀派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軍隊前往朝廷。當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支持子勛，派使者通報文秀，説四方都已舉兵，勸文秀支持叛逆，文秀隨即命令彌之等人響應安都。彌之等不久歸順朝廷，事在《薛安都傳》。彌之是青州豪門大族，族人很多，族人相互會合前往北海，據城以抗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都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密謀響應，被文

乘民據臨濟城，并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彦士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

秀殺死。文秀派軍主解彦士攻陷北海，乘民堂弟伯宗聚集鄉兵，又攻克北海，於是率軍奔赴青州州治東陽城。文秀截擊伯宗，伯宗戰敗受傷，弟弟天愛扶着他離開，伯宗説："大丈夫應當戰死沙場，以身殉國，怎能回去死在婦人手中呢。弟弟你快走，不要同歸於盡。"於是被殺死，朝廷追贈他龍驤將軍、長廣太守。

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暠、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暠等并進軍攻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八月，尋陽平定，太宗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隨僧暠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問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節，親爲戎首，一不加罪，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别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壟，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罪，即安本任。

太宗派青州刺史明僧暠、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討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暠等都進軍攻城，每次作戰總是被文秀打敗，打敗後又去攻城，像這樣有十幾次。泰始二年八月，尋陽平定，太宗派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各路義軍，跟隨僧暠戰敗被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皇上派文秀弟弟文炳送詔書給文秀説："皇帝問候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我去年撥亂反正，功在天下，對你一家，給予特别優待，你能活到今天，是靠誰的力量呢？爲什麼背叛朝廷辜負皇恩，支持叛逆。現在天下已經平定，四方太平統一，你却獨守窮城，事奉誰呢？况且你家屬都在京城，又有祖宗墳墓，料想你情非木石，或許還會顧念。所以派文炳詳盡地告訴你。凡是叛逆者以及主謀的，一概不治罪，文炳已説明了。你是什麼人，却能擁兵自保。你要立即率領部屬，一道到朝廷軍營，我將另外詔令有關官員，一概不予追究。如果不這樣做，國有國法，不僅要殺了你的弟弟和兒子，還要鏟平你的祖墳，既用以向齊國百姓謝罪，也用以撫慰將士。特有此詔令。"三年二月，文秀歸順請罪，隨即擔任原有官職。

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

在此之前，冀州刺史崔道固也據歷城支持叛逆，被當地人起義攻打，與文秀都派信使勾結索虜，索虜派將領慕輿白曜率大軍援救他們，文秀已接受朝廷命令歸順，於是乘虜敵不備，發兵偷襲，殺死殺傷很多。索虜就進軍圍城，文秀善於

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營寨，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諶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黄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户。虜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并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静爲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從海道救青州。文静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剋，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爲虜所陷，文静見殺。

安撫駕御下屬，將士都爲他盡力，每次與虜敵作戰，都打敗虜敵，偷襲營寨，也每每獲勝。太宗封文秀號輔國將軍。同年八月，索虜蜀郡公拔式等騎兵步兵數萬人進入西面外城，直至城下。文秀派輔國將軍垣諶打敗敵人。九月，又進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面外城。文秀派員外散騎侍郎黄彌之等人攔擊，殺死俘虜數千人。四年，皇上又封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户。索虜青州刺史王隆顯在安丘縣又被軍主高崇仁打敗，死亡數百人。索虜圍困青州爲時已久，太宗所派救兵都不敢前進，於是任命文秀弟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静爲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從海路援救青州。文静到達東萊的不其城，被虜敵阻截，不能前進，於是保城自守，又被虜敵圍攻，屢戰屢勝，太宗加文静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被虜敵攻陷，文静被殺。

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鬥，甲胄生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静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因執之，牽出聽事前，剥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爲設酒食，鎖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武，亦爲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

文秀被圍三年，外無援軍，士兵爲他效力，没有逃跑背叛的，日夜戰鬥，甲胄裏長出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終於被敵人攻下。攻下的這一天，文秀脱下戎衣，穿上寬大的官服静坐着，命令手下人拿來所持的節。虜敵進來後，兵刃一起對着他，問道："青州刺史沈文秀在哪裏？"文秀厲聲道："我就是。"於是捉住他，牽出大堂前，剥下衣服。當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士兵捆着赤裸的文秀到白曜面前，捉住他讓他下拜，文秀説："我們分别是兩國的大臣，没有下拜之禮。"白曜命令還給他衣服，爲他設置酒食，加上鎖鏈送到桑乾。其餘將士被亂兵所殺，死傷很多。太宗先前派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拔青州文武官員，也被虜敵殺害。文秀在桑乾共十九年，齊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歲。

崔道固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郡太

崔道固，清河人。世祖在位時，因有才幹被賞識，歷任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京任齊、北海二郡太守。百姓焦恭挖古

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鎧，道固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

墓，得到玉鎧，道固查到後，將玉鎧獻給朝廷，拘囚焦恭。入京任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

景和元年，出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還道固本號爲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軍主傅靈越率衆赴安都。既而爲土人起義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爲道固所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景和元年，出京任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守歷城。泰始二年，進封輔國將軍，又進封征虜將軍。當時徐州刺史薛安都支持叛逆，皇上隨即還道固本號，任徐州刺史代替薛安都。道固不接受任命，派兒子景微、軍主傅靈越率軍隊支持安都。不久被土人起義進攻，屢戰失敗，閉門自守。適逢天下平定，皇上派使者慰問，道固奉詔歸順。在此之前與沈文秀共同勾結索虜，索虜軍隊到來之後，堅守抗拒，於是被圍困。索虜軍隊每次進攻，都被道固打敗。三年，朝廷任命他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封平北將軍。同年，被索虜軍隊攻克，送到桑乾，死在索虜境内。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史臣曰：《春秋》記載列國大夫獲罪，都先交還他的封邑然後離去，衹有邾國、莒國三個臣子，記録爲叛徒，這是因爲邾、莒三臣鎮守的是邊防重地。安都起兵救援王朝的謀略，從道義上損害了邊防，以所守之地向索虜叛逃，罪過與三個叛徒相當。《詩經》說："是誰製造禍端，至今爲害?"恐怕就是說這一類的事吧。

宋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叔并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顗婚者，伯父洵即顗父，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坐，流涕起出。

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南中郎主簿。世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别與黄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并免官。二年，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兖州事。仍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百户，事在《顔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彖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爲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年，出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是太尉袁淑兄長之子。父親袁濯爲揚州秀才，早亡。祖母憐憫袁粲年幼喪父，爲他取名愍孫。伯父叔父俱爲當代顯貴，愍孫却飢寒不足。母親琅邪王氏，是太尉長史王誕的女兒，親自紡織，以供度日之需。愍孫年少好學，有俊才，有人想將女兒嫁與他的堂兄袁顗，伯父袁洵就是袁顗的父親，他說："袁顗不配，正好嫁給愍孫。"當時愍孫在座，聽到後，流下眼淚，站起來出去了。

早年以操守志向受到賞識。起初任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南中郎主簿。世祖討伐叛逆時，轉記室參軍。等到世祖即位，授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都在中興寺設八關齋，正午齋食結束，愍孫與黄門郎張淹另外又進食魚肉，尚書令何尚之一向守法嚴謹，暗中禀告世祖，世祖令御史中丞王謙之彈劾，愍孫、張淹都免去官職。二年，起用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京任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兖州事。仍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任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百户，事在《顔師伯傳》。三年，因接受山陰人丁彖文賄賂而舉薦他爲會稽郡孝廉而獲罪，被罷免官職。不久任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又回京任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將軍如故。同年，

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爲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宫，愍孫勸顔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凌之，因此發怒，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復爲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

皇太子舉行冠禮，皇上駕臨東宫設宴，愍孫向顔師伯勸酒，師伯不飲，愍孫於是凌辱他，師伯受到皇上寵信，皇上向來厭惡愍孫以門第卑微家境貧寒而欺凌人，因此事而發怒，貶他出京任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授御史中丞，不接受任命。復任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京任侍中，領驍騎將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

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并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

愍孫整潔端莊，有風範操守，把自己看得很重，曾經作《妙德先生傳》續嵇康《高士傳》來比擬自己，説：

有位妙德先生，是陳國人氏。此人情趣深遠冲淡，容貌清朗明秀，性情純孝，行爲和順，安於淡泊簡樸生活，有虞舜的遺風。先生自幼多病，生性疏放懶散，生平無所營求，然而九流百家的言説，雕龍談天的藝能，都能廣泛地識其大要，却不用以樹立名聲。

家境貧寒曾經出仕，這并非他的好尚，於是他混同自己的行迹，隱晦自己的思想，因此深交有時也不免誤解，而俗流就更不能識其真相了。住處席門經常關閉，三徑纔可通行，即使是揚子的恬静無爲，嚴叟的幽居匿迹，也超不過妙德先生。修道滿足心意，始終没有什麽可顯揚的。

他又曾對隨從説："從前有個國家，國中有眼泉水，稱作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顛狂，惟有國君挖井取水，獨得無恙。國人全部顛狂之後，反而認爲没有顛狂的國君是顛狂，於是聚集商議，一道捉拿國君，治療他的'狂病'，火薰艾灼針下藥加，没有一樣不用。國君不堪痛苦，於是到狂泉去舀水飲用，飲後便顛狂。君臣大小，都一樣顛狂，衆人這纔歡喜。如今我既然不顛狂，就難以獨立自主，近來也想試飲狂泉水。"

飲此水。”

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焉。

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户，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宫事，徙爲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爲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粲與褚淵、劉勔并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亢序愆度，留熏耀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困敝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毁甚，祖日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

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托，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

愍孫自幼仰慕荀粲的爲人，曾禀告世祖，請求改名爲粲，世祖不答應。到此時向太宗申請，於是改名爲粲，字景倩。

二年，遷領軍將軍，享受率衛士三十人進入都城六門的優遇。同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户，他堅决推辭不接受。三年，轉尚書僕射，不久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皇上在華林園茅堂講習《周易》，袁粲手執經書問難解惑。又知東宫事，徙爲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受任，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他因曾經選拔武衛將軍江柳任江州刺史，江柳有罪連坐而獲罪，被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袁粲與褚淵、劉勔一道接受遺詔，加賜佩班劍的武士二十人，賜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士五百人。後廢帝没有親自治理朝政，下詔書説："近來乾旱失常，酷暑烈日，有害秋收，正給民衆造成危害。我由於才德不足，未能弘揚爲政之道，以致囚犯尚且繁多，冤案仍然堆積，我終日勤勉謹慎，内心時常傷痛。尚書令可與僕射以下官員，審訊各樁案件，使冤案昭雪、困敝復蘇。此詔下達各州郡，各地都不得有所阻礙。"元徽元年，袁粲遭逢母憂，安葬完畢，攝理尚書令，加衛將軍，他不接受，皇上敦促催迫備至，宫中使者絡繹不絶，袁粲最終仍不接受。生性最孝，居喪期間過度悲哀瘦損，祭祖神的日子以及吉祥與災異時，皇上常常下詔，命袁粲衛兵謝絶來客。

二年，桂陽王休範作亂，袁粲讓人攙扶着進殿覲見，皇上詔令他增加衛兵隨從、府中設置僚屬。當時兵難危急，賊軍已到南掖門，衆將領意志頽喪，都不能振作起來。袁粲慷慨激昂地對衆將領説："賊寇已經逼近，可衆人情緒沮喪。我曾受先帝臨終托付，本當以死報答，今天要與褚護軍一道爲社稷而死!"於是命令下屬備馬，言辭表情悲壯。於是陳顯達等人感動奮發，出兵作戰，叛賊隨即被消滅。事變平定後，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官署爲府，他堅决不肯遷往。三年，徙尚書令，衛

府如故，并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决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决，或高咏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軍、開府如故，都堅决推辭，守喪完畢纔接受。加侍中，進爵爲侯，他又不接受。當時袁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宫值班供職，决斷處理各種事務，當時人們稱他們爲“四貴”。袁粲沉默寡言，不肯主持政事，主書每次前去請示，他有時高聲吟誦來對待，有時確定一個意見，則大家都不能改變。他的住宅平平常常，器物够用即可。愛好飲酒，善於作詩，在庭園中自斟自飲，以此自娱。住處背靠南郭，常常拄杖獨自游覽，一向很少交際，門前没有閑雜客人。等到接受先帝遺命當權時，四方人士都聚集門下，而他避人獨居，高枕而卧，一個都不接見，在談客文士中，他所接見的也不過一兩個。

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静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藴，太后兄子，素好武事，并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黄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并與粲合。

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當時齊王住在東府，所以派袁粲鎮守石頭。袁粲一向静默退讓，每有朝廷任命，多半不立即聽從，逼迫不得已，然後纔接受。這次皇上詔令他移駐石頭，却立即遵從了聖旨。有隨從門客能望氣測知吉凶，對袁粲説：“石頭氣很乖戾，去了一定有禍。”袁粲不回答。皇上又賜給油絡通幰車，享受率衛士五十人入殿的待遇。當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歸附，袁粲自以爲身受先帝遺命，不願事奉二姓，暗地裏另有圖謀。丹陽尹劉秉，是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藴，是太后哥哥的兒子，平常愛好武事，都擔心不能被齊王容納，都與袁粲交結。將帥黄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人，都與袁粲聯合。

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閤，黄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并赴石頭，本期夜發，其

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齊王親自拜訪袁粲，袁粲稱病不見。袁粲族人通直郎袁達認爲不應拒絶，袁粲説：“他如果以皇上年幼、時局艱難，與桂陽王反叛時的時局没有兩樣爲藉口，劫持我進入官署，那就没有理由拒絶。一旦如此，就再不能出來了。”當時齊王進駐朝堂，劉秉堂弟領軍將軍劉韞入門下省值班，伯興入閤值班，黄回諸將領都率軍前往新亭。袁粲謀劃約定日期假傳太后詔令，讓劉韞、伯興率領宿衛兵往朝堂攻打齊王，黄回率軍來接應。劉秉、候伯等人都奔赴石頭，原本約定夜晚舉事，這一天劉

日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嘆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静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静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静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静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并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其後并誅。秉事在《宗室傳》。

秉驚慌紛亂，不知所爲，下午三五點鐘後就整理行裝，天未黑便載着婦女，席捲所有物品前往袁粲處，因此事情泄露。在此之前，齊王派將領薛淵、蘇烈、王天生等人率軍隊戍守石頭，説是援助袁粲，實際上是防禦他。又令心腹王敬則入閤值班，與伯興共同統領禁兵。王蘊得知劉秉已經逃跑，嘆道："今年的事情壞了。"當時齊王讓王蘊招兵，已經招得數百人，王蘊於是狼狽地率部屬奔往石頭。本來約定開南門，當時已是黑夜，薛淵等人據門射擊他們，王蘊以爲袁粲已敗，隨即逃跑。齊王通知敬則，敬則率屬下逮捕王蘊殺了他，并且殺了伯興。齊王又派軍主戴僧静前往石頭援助薛淵，從倉門進去。當時王粲與劉秉等人排開士兵登上東門，僧静分兵進攻府西門，袁粲與劉秉要回府，下城之後，陳列火燭爲自己照明，僧静從暗處挺身迫近，袁粲之子袁最察覺有異，用身體護衛袁粲，僧静徑直向前砍殺，父子倆一起喪命，手下人各自分散。袁粲死時，五十八歲。任候伯等人當晚都乘輕舟，從新亭奔赴石頭，得知袁粲失敗，便疾速返回了。後來他們都被殺。劉秉事記載在《宗室傳》。

齊永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丘墳；晋亮兩王，榮覃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并與先朝同奬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録。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修，材官可爲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荆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

齊永明元年，皇上下詔説："以往曹魏憐憫袁紹，恩德施及墳墓；東晋體諒兩王，榮耀延至後裔。這大概是懷念舊情而流播仁愛之心，推究本心而萌生寬宥之意吧，是二代的弘義，前載的美談。袁粲、劉秉，都與先朝一道輔佐宋室，沈攸之在景和年間，尤有盡忠之心，雖然晚節不能善終，然而早先的忠誠值得肯定。歲月流逝已久，應當享受優遇。袁粲、劉秉前年改葬，墓地未加修繕，主管工匠土木的官署可操辦此事，大致符合周禮。攸之與他幾個兒子的喪柩在西面，可通知荆州按時致送，返歸舊墓，由所在地官府爲之營葬。"

史臣曰：闢運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文舉

史臣曰：開國創業，没有機謀權變就不能成事；世襲繼位，没有忠誠堅貞則不能守業。開國君主，千年祇逢一位；世襲君主，代代都不缺乏，□□需要機謀權變之用的時間很短，取用忠誠堅貞的道路很長。所以漢朝衰亡，孔文舉不向

不屈曹氏，魏鼎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爲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晋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曹氏屈服；魏國政權將要改變，夏侯氏義不稱臣。如果當時人人都能有這二位的志向，那麽漢魏兩代就不會滅亡了。袁粲清高尊貴，承擔輔佐幼君的重任，朝野聲望雖高，然而没有以大節稱許他。等到他赴危亡、定存滅，大概就是所謂義重於生吧。雖然不能通達天命，可是他立身行事有值得懷念的地方。過去王經在晋代受到表彰，袁粲等人在當今聖朝也得到改葬，盛代所爲相同，多麽好啊。

宋書卷九十

列傳第五十

明四王

邵陵殤王友　隨陽王翽　新興王嵩　始建王禧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躋、贊并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明帝有十二個兒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子晉熙王劉燮，與皇子法良同時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劉友。次子江夏王劉躋，與第四皇子同時生。徐良人生武陵王劉贊。杜修華生隨陽王劉翽。次子新興王劉嵩，與武陵王劉贊同時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劉禧。智井、燮、躋、贊都過繼給人。法良未封王，第四皇子没有名字，早早夭折。

邵陵殤王劉友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

邵陵殤王劉友字仲賢，是明帝第七子。

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爲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謀反被殺，皇室孤弱，劉友年方五歲，出京任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府州公文案卷及屬臣官吏不諱“有無”的“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爲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去世，無子，封國廢除。

隨陽王劉翽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

隨陽王劉翽字仲儀，是明帝第十子。

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户。昇明元年，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户。謀反，賜死。

元徽四年，年方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户。昇明元年，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任命，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赴任，進號前將軍。二年，因南陽僻遠，改封隨陽王，以原官職留在京城。齊受禪讓後，降格封爲舞陰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謀反，賜死。

新興王劉嵩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

新興王劉嵩字仲岳，是明帝第十一子。

元徽四年，年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户。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百户。謀反，賜死。

元徽四年，年方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户。齊受禪讓後，降格封爲定襄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謀反，賜死。

始建王劉禧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

始建王劉禧字仲安，是明帝第十二子。

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户。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食邑千五百户。謀反，賜死。

元徽四年，年方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户。齊受禪讓後，降格封爲荔浦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己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史臣曰：太宗以他人子爲嗣子，就像一株樹，枝葉不繁茂，怎能庇護它的根。順帝禪讓於齊，自處諸侯之列，這可以算是幸運了。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孝　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首，斯并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己，損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乘理暗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易經》上説："做人的準則，叫做'仁'和'義'。"仁義這一準則，符合忠君孝親的最根本的道理，實在是忠君孝親的依據，雖然仁義的思想是從人的心中産生的，仁義的情感也不是外界的觸發，但是人們應當有努力追求仁義的意願，這是先聖先哲的遺訓。至於風俗澆漓教化浮薄，違背禮法喪失道德，忠不能自樹於國，孝也不能無罪於家，一代的臣民，以權力和利益來相互援引，入仕全憑勢力招納，榮譽不靠德行樹立，既缺乏自然超脱的感受，又抛棄捨生取義的本分，歲月還未流逝，已經忘却了父母去世的哀痛，名節操守尚未改變，就突然成爲戰争的主謀，這些都是因爲規範訓誡的道理没有得到弘揚，選拔人才的途徑有很多缺陷。至於有些人情感發自天性，行爲成就於自己，他們不惜捐軀捨命，使人主得到濟助，雙親得到安樂。雖然自然符合仁義的準則，并不是出於勸勉和獎賞。可是主宰時世的人，也没有采取提倡或激勵的措施。以至於他們的事迹在民間隱淪，不爲人們所知曉，所以能見於圖象和書籍的人，一百個中也没有一個。現在搜集編纂這些被埋没的孝義事迹，衹是用來完備史書的缺漏罷了。

龔穎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并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

龔穎，遂寧縣人。少年時好學習，益州刺史毛璩徵用他爲勸學從事。毛璩被譙縱殺害，原有的將佐官吏都已逃亡，衹有龔穎號哭着去奔喪，按照禮節爲其出殯送葬。譙縱後來設宴延請龔穎，龔穎無法拒絶，衹得去赴宴。在宴樂奏起的

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迹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時候，龔穎流着眼淚站起身說：“我曾經是毛璩的屬吏，主人遇難却不能赴死，怎能忍心舉杯聽樂，置身於叛逆亂臣之中呢?”譙縱的大將譙道福把他拉出去就要處斬。譙道福的母親是龔穎的姑母，她赤着脚跑出來救他，纔免遭殺害。譙縱擅自稱王後，備禮徵聘龔穎，他又不去，於是譙縱就把龔穎捉來投入牢獄，以兵刃來威脅他，可是龔穎堅守氣節，始終沒有變更，一直到蜀地被平定，也不曾屈節投降。

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上表曰：

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概，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鄉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懷必聞，故率愚懃，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悚栗。

後來新刺史到任，就對他加以徵聘引用，歷任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上表朝廷，說：

我聽說：時世混亂黑暗時，堅貞的氣節就顯示出來；國家形勢危急時，獨立的操守就更爲彰明。前代元興時期，皇朝綱紀鬆弛紊亂，譙縱趁機犯上作亂，在巴、庸等地橫行肆虐，殺害前益州刺史毛璩，私自占據蜀地，涪、岷兩地的士族庶民，都懼怕被迫而接受職位。毛璩的部吏龔穎，獨能秉守自身堅貞清白，堅持志向而不屈不撓，殯送舊主，尊敬哀悼，禮節周到，保全節操達九年之久，始終不在僞朝出仕。譙縱雖然凶惡殘暴，但還尊重有節操重義氣的人，於是表揚徵召，又用武力威逼，龔穎奮發，忠誠之心，義正辭嚴，雖然身披枷鎖，身處險境而愈加信守氣節，兵刃架在頸脖上，見死也不改變態度。就好像戰國時王蠋直言反對燕軍，漢代的周苛痛斥楚王，他們較之龔穎，也沒有什麼超越。真正是當今的忠誠壯烈之傑，前代的堅貞剛强之士。但他的名字却未登入王府的册籍，爵位還衹與鄉曹次列，這由於他是地域偏遠的邊民，所作所爲衹在當地知道，令人嘆息。我承蒙寵幸，到遠地任職，志在當地碑碣所載，想到什麼仁人義士，必定呈報，所以一本愚誠，列舉所知。回想之下，恐有謬誤，更覺惶恐不安。

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龔穎竟得不到朝廷任命，終老在家。

劉瑜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

劉瑜，歷陽人。七歲時就死了父親，事奉母

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絶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親最爲孝順。五十二歲時，又死了母親，他三年不食鹽和乳酪，號哭之聲晝夜不絶，苦心勞力來料理母親殯葬之事。服孝期滿後在二十多年中，仍然是布衣蔬食，談起母親就流眼淚。常年居住在母親的墳墓旁邊，不曾離開過片刻。宋文帝元嘉初年去世。

賈恩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隣火所逼，恩及妻桓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桓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賈恩，會稽郡諸暨縣人。少年時就有志向和操守，爲鄉里所推重。元嘉三年，母親去世，他服喪期間格外守禮。母親還未出葬時，鄰居家發生火災，火勢燒到存放靈柩的地方，賈恩和他的妻子桓氏號哭着奔往救火，鄰近的人也趕來幫助，他母親的靈柩被保住了，可是賈恩和桓氏都被燒死了。有關部門上奏朝廷，把賈恩居住的村莊改名爲孝義里，免除賈家三代人的賦税。還追贈賈恩爲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　郭原平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産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咸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帢。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

郭世道，會稽郡永興縣人。他生下來便失去了母親，父親再娶後母，世道侍奉父親和後母，孝道完備淳厚。十四歲時他又死了父親，服喪格外守禮，幾乎承受不了喪父的悲哀。家境貧苦，没有産業，他出去幫工來贍養繼母。妻子生了一個男孩，夫妻倆共同商議："自己勞動所得，供養母親尚嫌不足，如果再加上養這個兒子，那麽花費就更大了。"於是含淚將孩子活埋了。繼母死後，他親自負土築成墳墓。親戚們共同湊些錢物幫他辦喪事，他稍微接受了一些，等到安葬完畢，又去幫工，加倍償還親戚們先前所贈的錢物。服喪期滿後，思慕父母的悲哀情狀，終身好像新喪一樣。他認爲對父母亡故的思念，應當無時不在心中，因此從來没有脱下過孝衣孝帽。他那仁厚的風範，在鄉里流傳，鄰村的大人和小孩，没有一個對他直呼其名。他曾經跟人家合夥到山陰買賣貨物，誤收了一千錢，當時没有覺察，分手以後纔省悟過來，於是請求同伴將此錢還給本主，同伴大笑不答，世道便將自己的錢充數送還錢主，錢主驚嘆他的品德和行爲，拿出一半酬謝他，他丢下錢回身便走。

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

元嘉四年，朝廷派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

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閭門，蠲其税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泰，又禀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虚，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虚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絶，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烝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絶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啖，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瑶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瑶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毁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

侍袁愉將他的淳厚德行上奏給朝廷，宋太祖深爲嘉許，詔令旌表，懸榜閭門，免除他的賦税和勞役，把他居住的村莊獨楓里改名爲孝行里。太守孟顗舉薦他爲孝廉，他不接受。

郭世道的兒子郭原平，字長泰，又禀承了父親的孝行，侍養父母必定依靠自己的力量。他會做木工，常靠給人做工供養雙親。生性謙虚，每次給人做工，衹取一般木匠的工錢。雇主招待他吃飯，原平自己認爲家中貧窮，父母不曾吃葷菜，自己衹吃咸菜下飯就算了。如果家裏有時没飯吃，他就整日空腹幹活，和家裏人一同挨餓。等到傍晚收工，得了工錢回家，在村裏買米，然後燒火做飯。父親得了重病整一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過了一冬一夏，連覺都没睡過一次。父親去世時，他號啕大哭，悲痛得暈了過去，好幾天纔蘇醒過來。他認爲養老送終是當兒子的應做的事情，無論情感還是禮法都應如此。因此，營建父親的墳墓，不想讓别人來辦。他本性雖然聰明靈巧，却不會造墓，於是訪求城裏以造墓爲業的人，幫助人家幹活，通過一段時間的勞動，對於修墓的活也就熟練了。又把自己作爲十個勞力出賣，取得身價來作爲修墓的各項費用。營葬中諸事處置，既節儉又合禮。他本來没有什麽學問，葬事的一切都照内心需要去辦，純任自然。葬事完畢，便到買主那裏幹活，從不偷懶。與其他奴僕分擔勞務時，往往重活留給自己，輕活讓給别人，主人不忍心使唤他，每每叫他回去。原平爲買主服役很勤快，從不間歇。餘下的勞力就去幫工來供養母親，有餘錢則積聚起來給自己贖身。他本性聰明靈巧，在學習築墓技術以後，尤其擅長這件事，每到好的年歲，請求他築墓的人擠滿了家門。原平前往築墓的人家，必定從窮人開始，既取最低的工錢，又延長時間給以幫助。父親的喪事辦完後，他自己造了兩間小屋，作爲祠堂。每到逢年過節祭祀祖宗的時候，好幾日哀痛地思念父親，不吃不喝。父喪除服後，不再吃魚肉。在母親面前，裝出有肉吃的樣子，而在自己的内室裏，却從未獨自嘗過，從此一直到老，三十多年都是如此。高陽的許瑶之

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家住永興，任建安郡丞，罷職回家，送給原平一斤絲棉，原平不肯接受，送來還去，前後反復數十次。許瑶之親自到他家，對他説："今年特别寒冷，建安出産的絲棉好，衹是將它送給您的母親罷了。"於是原平纔拜謝他收了下來。到母親去世的時候，他因悲傷而消瘦更超過父喪，僅能支持到不致喪命。母親墓前有數十畝農田，不屬原平所有，每到農忙月份，耕種的人常常赤膊幹活，原平不想讓别人輕慢母親的墳墓，就賣掉家産，以高價買下這些田。農忙的月份，他便衣着齊整，流着眼淚，親自去耕種。

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繞宅爲溝，以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笋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笋置籬外。鄰曲慚愧，無復取者。

每次去市場賣東西，别人問多少錢，他總是裁减成市價的一半，這樣時間長了，城裏的人都認識他，於是加還本價給他，彼此總要相讓，想使買者稍稍减價，價錢低廉然後纔收錢。他住的房屋下面潮濕，繞着宅基挖了水溝，用以疏通淤水。宅邊種了一些竹子，春季夜裏有人偷竹笋，原平偶爾起來撞見，偷笋的人奔逃掉進了水溝。原平認爲自己不能廣施善行，而使偷者摔跤，於是在種竹地方的水溝上搭一座小橋，使偷者行走方便，又采了竹笋放在籬笆外面。鄰居感到慚愧，再也没有人去他家偷笋了。

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粰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

宋太祖駕崩，原平號哭悲慟，每天衹吃一個麥餅，這樣接連過了五天。有人問他："誰不是皇上的臣民呢？你何苦單獨如此?"原平流淚答道："我家在先朝受到特别的恩遇，蒙受過褒獎贊揚的賞賜，不能報答先皇的恩情，自己心裏感到難過罷了。"

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减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己自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鬥者，爲吏所録，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

他又以種瓜爲業。宋世祖大明七年發生大旱災，他的運瓜水道不再能通船，縣令劉僧秀憐惜他貧窮年老，放其他溝渠的水給他。原平説："普天下大旱，百姓都很困難，怎麼能减少灌溉稻田的水，用來通行運瓜的船呢?"於是他步行改走他道去錢塘賣貨。每次行船來錢塘，看見旁人的船被堵在水壩下還没有牽過去，就迅速操槳過去幫助，自己的船自己牽引，不要旁人的幫助。若是自己的船已經通過了水壩，後面的人還没趕上來，常常停船等待，似這樣已成了習慣。他曾經在縣城南部的郭鳳埭幫助人拉船，遇到有

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

人打架，縣吏前來緝捕，打架的人紛紛逃散，惟有原平單獨留在那裏。縣吏把他抓起來送到縣裏，縣令是新到任的，不認識他，將對他施以嚴厲的懲罰，原平自己脱下衣服受刑，仗義不説一句話爲自己辯護。縣令左右大小官吏都跪下叩頭爲他求情，爾後纔得免罪釋放。過去他從來不拜謁官長，經歷此事後，開始修習民見官府的禮儀。

太守王僧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絶操，追風曠古，栖貞處約，華耇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愍君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耋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

太守王僧朗察舉他爲孝廉，他不就。太守蔡興宗來到該郡，對他爲人行事很重視，感到驚異，把自己的米饋贈原平和山陰縣朱百年的妻子，文書説："任滿十年的賞賜，寫在國家的文書中，救濟貧困的制度，見於朝廷頒發的詔令。更何況高柴貧窮年老，老萊子妻暮年處於艱難之際呢。永興縣郭原平世代禀守孝德，洞達所業，積儲靈福，仁心深厚，操行卓絶，可與古人相比，一生以貞樸自處，到老年更爲嚴正。山陰縣朱百年終身隱居，其妻孔氏孀居年老，貧寒度日，欽其風撫其事，令人滿懷嗟嘆。可用帳下米各贈百斛。"郭原平堅決地一再推讓，誓死不受。有人問他説："府君嘉獎你淳厚的德行，憐憫你年老貧窮，所以纔有贍養之贈，豈能苦苦推辭呢？"郭原平回答説："府君如果因我的孝義行爲而給以賞賜，則不止我一個人做得好，所以不能隨便承受這種賞賜；如果因我貧窮衰老而饋贈，而八九十歲的老人很多，家家都很貧困，并非衹是我一個罷了。"他始終不肯接受，朱百年的妻子也推辭不接受。

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敕用人，故二選并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

會稽郡很重視望計和望孝，凡名門望族出身的，地位不低於秘書郎和著作郎。宋太宗泰始七年，蔡興宗想舉薦山陰縣孔仲智的長子爲望計，原平的次子爲望孝。仲智是會稽地方的高門大族，原平是會稽一郡孝行高卓的人，蔡興宗舉薦這兩人，想使兩方面地位對等。恰逢宋太宗另有用人的詔令，所以這兩個人選都擱了下來。泰豫元年，蔡興宗被徵召回到京師，上表朝廷奏明原平突出的德行，認爲應當舉拔選用，以此勸勉風俗，并舉薦他爲太學博士。又碰上興宗死了，這事没有實現。第二年，即元徽元年，原平在家

色。三子一弟，并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裏去世。原平從小到大與人交往，從來没有頂撞的言辭，與他居住一起的人相處數十年，不曾見過他喜怒的臉色。他有三個兒子一個弟弟，都有家族的德行。長子伯林，被舉薦爲孝廉，次子靈馥，被聘爲儒林祭酒，都不應命。

嚴世期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産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并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并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二十餘年，死并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閭"，復其身徭役，蠲租税十年。

嚴世期，會稽郡山陰縣人。他愛好施捨，仰慕行善，出自天然的本性。同村有張邁等三個人，各人的妻子都生了一個兒子，當時正碰上荒年，擔心養不活，都打算把兒子丢棄不再撫養。世期得知此事，飛快地跑去拯救，分自己的衣食來救濟他們的困乏，這三個小孩都得以長大成人。同縣人俞陽的妻子莊氏九十歲，莊氏的女兒俞蘭七十歲，都又老又病，孤孤單單無依無靠，世期照顧她們衣食二十多年，死後又都予以殯葬。宗親嚴弘、同鄉潘伯等十五人，都在荒年中餓死了，尸骸暴露，無人收葬。世期買棺材予以殯葬，并且收養了他們的孩子。山陰縣令何曼之上表報告此事。元嘉四年，有關部門奏請給他家門上挂匾，稱爲："義行嚴氏之閭"，免掉他本人的徭役，免除租税十年。

吳逵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逵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絝，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磚，此誠無有懈倦。逵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施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吳逵，吳興郡烏程縣人。由於長年災荒饑饉，又加上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兄弟、嫂嫂以及堂房近親，死了的男男女女共有十三人。吳逵當時爲疾病所困，鄰居用蘆席將死者裹起來，埋在村子旁邊。不久吳逵病愈，親屬都死盡了，祇有吳逵夫婦幸免。他家窮得什麽都没有，寒冬臘月也没有棉被棉衣，白天給人幫工，夜裏伐木燒磚，他專心幹活，從未鬆懈倦怠。吳逵夜間行路遇到老虎，老虎就走到路邊讓開他。在一年的時間裏，他建成七座墳墓，埋葬了十三具棺材。鄰里贊賞他的志氣和義行，出葬的那一天，全都出來幫忙，這一送終之事，辦得既是節儉而又禮節周全。吳逵當時預先取用了鄰居幫工的工錢，葬事完畢，衆人都表示這錢算是施捨給他的，但吳逵一概不接受，全都以幫工一一償還。太守張崇之三次以禮徵召，太守王韶之提拔他補任功曹史，吳逵因爲家門寒微，堅决推辭不就職，後被

舉薦爲孝廉。

潘綜

潘綜，吴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并得免。

潘綜，吴興郡烏程縣人。孫恩作亂的時候，妖黨攻破村莊縣邑，潘綜和父親潘驃一起奔逃躲避賊衆。潘驃年老，行動遲緩，賊衆將要逼近，潘驃對潘綜説："我走不動了，你快跑可以逃脱，千萬不要一起死在這裏。"潘驃疲倦無力地坐在地上，潘綜迎上前去對賊衆叩頭説："父親年歲大了，求你們饒他一條命。"亂賊走到潘驃面前，他也哀求説："孩子年紀輕，本來自己能够逃脱，如今爲了老漢却不肯逃走。老漢不惜一死，求你們讓這孩子活下去。"賊徒於是拿刀砍潘驃，潘綜彎下腰抱着父親用自己的身體掩護，賊徒就砍潘綜的頭臉，共有四處創傷，潘綜當時就昏暈過去。有一個賊徒從旁邊走過來，對行凶的人説："你本想成就大事，這孩子冒死救父，怎麽可以殺呢？殺孝子是不吉利的。"那賊徒想了一會兒就停了手。父子倆都得以免遭殺害。

綜鄉人秘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揚，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吴逵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内淳，休聲外著，可并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迹。"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

潘綜的家鄉人秘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根據潘綜突出的操行，薦補爲左民令史，授遂昌縣長官，任滿回家。太守王韶之來到該郡，下文書説："過去朝廷法令規定，孝廉的選舉，一定要審查這個人，雖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方面很難齊全，文章詞采不很具備，衹要孝行道義超越世俗，以表現突出而聞名的人，就可以選拔，符合朝廷法令的精神。烏程潘綜持孝道而不懼身死，救父親度過危難。烏程吴逵道義孝行純潔崇高，營建親屬的墳墓排列成行。他們都是内具淳厚的德性，外著美好的聲名，可一并舉薦爲孝廉，并且上陳州府，叙述他們的事迹。"待到他們啓程的時候，王韶之設宴送行，并贈送一首四言詩。詩中説道：

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兹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皋。其一

東方有寶金，南方有喬木。寶金在層土崖石中閃爍光輝，喬木將枝幹聳入重霄。這方土地是多麽美啊！世世代代記載了俊傑英豪。如同那鶴在深林中展翅飛翔，它們的鳴聲上聞九皋。其一

唐后明揚，漢宗蒲輪。我皇降鑒，思樂懷人。群臣競薦，舊

唐代天子旌賢求士，漢朝皇帝更用蒲車相迎。我皇上降察四方，思念禮樂而懷念賢

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

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丸丸。其三

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其四

江革奉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勖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輝京華。其五

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六

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没，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

人。群臣競相舉薦，舊有的規章又有創新。我也舉薦何人？一人是孝，一人是仁。其二

當今仁義的人何在？一人姓吳，一人姓潘。潘綜心積純孝，事迹著於艱難。救父時視死如歸，美好的名聲有如芳蘭。吳逵踐行仁義，埋葬家人時力薄人單。他一意堅持到底，終於度過了歲月的嚴寒。就像那霜雪雖然厚重，而松柏挺直，不改其顔。其三

人們曾經説過，凡是善行都應受到表彰。二子乘舟，争相替死的好名聲歷時愈久，就更爲芳香。他們出類拔萃，高尚的品行如同朝陽。哪個説大道離人很遠，衹要弘揚它就閃閃發光。告訴爾等庶民士子，不要如此怠惰廢荒。其四

江革巨孝，奉親誠摯，慶祿是荷。姜詩躍鯉，獻給老母，漢朝贊嘆。你這兩位進京的人多多勉勵，敬重你的德美行嘉。使邊方小國的光輝，也能照耀京華。其五

我本衰朽愚腐，竊據高位而常悲失盜。既對禮樂没有作爲，又哪能顧得上聲教。順應那平和康寧，衹有美德是我所好。姑且寫下我的感想，送給這兩位大孝。其六

元嘉四年，有關部門奏請把潘綜所住的村莊改稱爲純孝里，免除三代人的賦税。

張進之，永嘉郡安固縣人，他的家族是本郡的大族。少年時就有志向操行，歷任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他家世代本來很富足，後來在荒年裏散發家財救濟鄉親，於是家境因此而貧困罄盡，但被救活的人很多。張進之曾任太守王味之的屬吏，王味之得罪將被拘捕，逃避到張進之家裏。張進之供養他很長時間，盡心盡力。因爲本村淺近，易於暴露，便轉移到池澤地帶，王味之不小心掉進水裏沉了下去，張進之就跳進水裏去救他，跟着一起沉没，但危急中幸而得免一死。當時到處都有搶劫掠奪，强盜每次進村搶劫，一到張進之門口，就相互約束，不得侵犯張家，他的信義感動人竟到了這種程度。元嘉初年，朝廷詔令當地官府免除他的徭役。

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并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孫恩作亂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殺害，妻子和兒子都一起死了。在兵荒馬亂、寇賊横行當口，没有人敢前往收殮尸骨。郡府小吏俞僉自己拿錢買棺材，收殮了司馬逸之一家六人，并且送回到都城，安葬完畢後纔回到鄉里。元嘉年間，老病而死。

王彭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并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并嗟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王彭，盱眙郡直瀆縣人。小時候就死了母親。元嘉初年，父親又死了。家中貧窮，力量薄弱，没法營辦喪事。兄弟兩個人，白天則給人幫傭，夜晚就號哭哀傷，鄉親們都同情他們，於是各家出動人夫幫助他家做墓磚。做磚必須用水，却碰上天旱，掘地挖井有數十丈深，可是不見出水。墓地離淮河有五里地，他們挑着擔子遠途汲水，人累得精疲力盡，而用水仍是接不上。王彭對天放聲哭訴，像這樣有好多天。有一天早晨大霧瀰漫，霧散以後，磚竈前面忽然冒出泉水，幫助他們的鄉親們都爲這一神異的事而嗟嘆，縣城遠近一帶的人得知，全都來觀看。葬事完畢後，泉水就自動枯竭了。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將這事如實表奏朝廷，將王彭居住的村子改名爲通靈里，免除三代的賦税。

蔣恭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晋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吴晞張爲侣。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録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并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户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蔑爾恭、

蔣恭，義興郡臨津縣人。元嘉年間，晋陵蔣崇平因搶劫而被逮捕，供説跟蔣恭的妻弟吴晞張是同夥。吴晞張先走了，不在家中，他那個村子遇上大水，妻子兒女五口人避水遷移，寄居在蔣恭家裏。當時官府抓不到吴晞張，就把蔣恭和他的兄長蔣協關進牢獄治罪。蔣恭和蔣協都曾款待收留過吴晞張的家屬，但不知道他搶劫犯罪的情况。蔣恭供稱晞張的妻子兒女是自己妻子的親戚，現在親戚犯罪，自己情願受罰，衹求放了兄長蔣協。蔣協則供稱自己是户主，根據制度規定，如果治罪，衹是治户主之罪罷了，請求釋放弟弟蔣恭。兄弟二人，争着請求治罪，郡縣不能判决，如實向上級報告。州裏審議這件事説："禮讓的人以道義爲先，自私的人以己利爲上，末世風俗浮薄，没有不自私的，就是受了聖人教化的人，有時尚且還做不到，更何况山村一個農

協，而能行之，兹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拘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爲劫，造釁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夫，没有通達道德的訓誡，却能够彼此互相萌發天倫之間的關懷，甘願承受難以測度的罪責，像這等兄弟情誼，確實難能可貴。這小小的蔣恭、蔣協竟能够如此行事，乃是往昔所稀有，太平盛世的美事。古代衛宣公兩個兒子相互争死，其義也無過於此。怎麽能够拘泥成法，以罪戮相加呢？况且吴晞張留下書信，行出遠地，在其他縣界行劫，是在外地爲非作歹，贓物又没有拿回家裏，所居村莊的村民或許不知底細，不應當治罪。”限令縣裏把他們釋放，仍舊回去當村民。於是任命蔣恭爲義成縣令，蔣協爲義招縣令。

徐耕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餒，采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饉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爲偏枯。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并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温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并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徐耕，晉陵郡延陵縣人。從令史而被任爲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發生了大旱災，民衆受到飢餓的威脅，徐耕到縣裏陳述災荒的嚴重情况，説：“今年大旱，田地没有收成。民衆飢餓，靠采摘揀拾活命。聖上哀憐關心，已經給予救濟。但是饑荒歷時已久，困苦危急的人很多，米穀價格一天天上漲，而且没有地方去購買。現在正將經歷春夏二季，來日方長，如果不稍稍給予救濟，民衆就再也不能活下去了。我不考慮自己平凡卑微，而敢擔憂身外之事，正如《詩經·鹿鳴》所説鹿有野草吃就呼唤同類一樣，想到民衆無食，怎能不使我内心痛苦？民衆如能買到一些米，就能維持一天的生活，我打算竭盡自己的儲糧，在道義上做到有飯大家吃。現在捐獻穀米一千斛，幫助官府賑濟放貸。這地方連年歉收，今年尤其厲害，而晉陵郡内乾枯特别嚴重。但晉陵雖然疲困，仍有富裕人家。依傍池岸的住户到處都是，他們的收成都有保證，在旱災中損失不大，而歷年儲積的稻穀，都達到萬斛之數。旱災所帶來的困敝，實際上是貧民受害，而温飽富裕的家庭，各自都有財物。我認爲這些人家都應該捐獻穀米，幫助官府，能够度過青黄不接的一段日子，對他們來説，損失很小，而救濟的作用却很大。現今我斗膽激勵自己，爲勸賑帶頭，希望這僅是如同爲大海掘一些水，爲高山揚一把土。”縣裏把他的義舉報告朝廷。當時輿論把他比作是漢武帝時貢獻一半家財支援邊疆的卜式。朝廷下

詔書予以表彰，并以縣令的官職作爲酬謝。

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恤。

大明八年，東部地區因爲乾旱發生饑荒，東海郡的嚴成、東莞郡的王道蓋各自獻出私穀五百斛資助官府救濟災民。

孫法宗

孫法宗，吴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并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内，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孫法宗，吴興郡人。父親遇上孫恩叛亂被殺害，尸體没有收葬，母親和兄長都餓死了。法宗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流浪，到十六歲纔回到家鄉。他獨身一人勤勞辛苦，霜下行草裹宿，營辦棺椁，修造墳墓，殯葬母親和兄長，節儉而有禮法。因爲不知父親在何處喪命，就在所居一帶地方尋找死人骨頭，刺出自己的血澆上去，檢驗它是否是父親的尸骨，像這樣有十多年，還是没有找到，他就一輩子身穿孝服，不娶妻室，對别人的饋贈一概不接受。宋世祖初年，揚州府徵聘他爲文學從事，他不去。

范叔孫

范叔孫，吴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并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没，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并殯葬，躬恤病者，并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

范叔孫，吴郡錢塘縣人。年輕時就仁慈寬厚，周濟窮苦人家，解救他人的急難。同村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得瘟疫死去，衹剩下范法先一人，病得又很重，家裹死人的尸體過了一個月還没有收埋。范叔孫爲法先父母兄弟全都備辦了棺材，親自將他們殯葬。又有同村施淵夫得了重病，父母死了没有殯葬，再有同村范苗父子都死了，同村危敬宗家裹六個人都得了重病，其中二人喪命，親戚鄉鄰都害怕傳染而遠離他們，没有人敢去營救看望他們。范叔孫爲他們一一殯葬，并且親自撫恤病人，使他們的生命都得到保全。鄉里的人敬重他的義行，没有人稱呼他的名字。宋世祖孝建初年，任命他爲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職。

義興吴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義興郡的吴國夫也有仗義疏財、禮讓他人的美德。有人偷他家的稻子，他就把那人帶回自己家中，爲他備辦酒飯，然後把米送給他。

卜天與

卜天與，吴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特爲餘杭令，祖依隨之。赤特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

卜天與，吴興郡餘杭縣人。父親名卜祖，有勇力才幹，徐赤特任餘杭縣令時，卜祖跟隨着他。徐赤特死後，宋高祖聽説他有才幹勇力，徵召他補任衛隊隊主。他跟從高祖出征打仗，封爲

令。

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顔。太祖以其舊將子，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閤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并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恤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誉禄。

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駡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賊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并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于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

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没。

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

卜天生

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坑。天生乃取

關中侯，歷任兩縣的縣令。

卜天與善於射箭，弓力比别人加倍，容貌莊重嚴肅，即使是在笑的時候，神情仍然不變。太祖因爲他是舊將的兒子，命他教皇子射箭。住了數年，以平民身份統領東掖防閤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援救懸瓠，劉興祖鎮守白石，他都率領部下隨從作戰，直至索虜敗退纔停止。後遷任輦後第一隊，撫慰體恤士兵，頗得衆人的擁護。二十九年，朝廷任命他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誉禄。

元凶劉劭帶兵進宫殺宋文帝，這一事變發生得很突然，舊將羅訓、徐罕都望風屈從，卜天與來不及披上鎧甲，一手提刀，一手握弓，大聲呼唤手下將士出來迎戰。徐罕説："殿下進宫來，你想幹什麽?"天與駡道："殿下常進宫，爲何衹是此時你纔説這種話。恐怕你也是亂賊。"他在東堂親手射亂賊劉劭，差點就射中了。叛黨攻擊他，他的手臂被砍斷，倒在地上，於是被殺害。他的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卜天與一同抵抗叛黨，都戰死了。宋世祖即位後，下詔書説："近來逆賊犯上作亂，叛變突然發生，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奔赴危難，挺身搏鬥，殺死凶黨，可是不久就被殺害。他的勇敢爲當時人之首，忠義與古代烈士相等。現在來追悼他，心中很是悲痛。應當加以甄叙追贈，用以表彰忠節。可以追贈爲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號壯侯。"皇帝親自到他的靈堂哭奠。張泓之等人分别追贈爲郡守，給卜天與家屬長期享受由國家供養的待遇。

卜天與的兒子卜伯宗，任殿中將軍。宋太宗泰始初年，統領儀仗旗隊在赭圻進攻南賊，戰死。

卜伯宗的弟弟卜伯興，官做到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一同謀反，受死刑。

卜天與的弟弟卜天生，年輕時當過隊將，有十人同夥。他家房屋後面有一個大坑，寬兩丈多，十個人一起跳越，别人都跳過去了，衹有卜

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類共跳，并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坑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并嘆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栅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嘆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邊城令宿僧護起義討斬之。

天生墜落坑中。卜天生就取實心的苦竹，削尖兩頭使其鋒利，縱横交錯地布滿坑内，再叫同夥們一起跳，他們都害怕掉入坑中不敢跳。卜天生説："我原先跳不過去，現在必定會墜入這一坑裏。大丈夫連這竹坑都跳不過去，還活着幹啥?"於是再跳，來回跳了十多次，從没有遲疑過一下，衆人都感嘆佩服。因爲他哥哥爲國殉難，所以受到宋世祖的關心，逐步升任西陽王劉子尚撫軍參軍，加封龍驤將軍。隸屬沈慶之進攻廣陵城，卜天生推車堵塞護城河，率領數百人領先攀登上西北角，直到城上。賊寇用重重栅欄隔斷他進攻的通道，他苦戰很長時間，不能攻克，於是返回。皇上下詔説："卜天生首次擔任軍中職務，剛到敵寇城壘，就能投車越過護城河，果敢地帶頭攻上城頭，這種驍勇威壯的氣勢，令人贊揚慨嘆不已。可以賞賜布帛千匹，用以勉勵衆將。"大明末年，任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年，卜天生與殷琰同謀叛逆，邊城縣令宿僧護起義兵討伐，把他斬首。

許昭先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侄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産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并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并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許昭先，義興郡人。叔父許肇之，因事獲罪，被囚禁在監獄裏，一連七年没有判决。子侄二十來人，數昭先家裏最貧寒，但他獨自專意料理上訴，没有一天在家裏度過。給肇之送牢飯，都是珍貴的食物。家産耗盡以後，就賣掉自家房宅用來充當費用。肇之的幾個兒子都感到疲倦而懈怠，衹有昭先没有懈怠休止，如此連續七年。尚書沈演之贊賞他的操行，肇之的案子也因此得以解除。昭先的舅舅夫妻二人都染瘟疫死亡，家中貧窮没有錢財用來出殯送葬，昭先賣掉衣物來營辦殯葬之事。舅舅的三個兒子都還年幼，昭先贍養照顧，使他們都得以成長。昭先的父母都年老有病，家裏没有供使唤的僮僕，他竭盡全力奉養父母，衹要父母想吃什麽甘美的食物，他便順從其意，必定辦到，鄉里、宗族的人都贊揚他的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下文書授予他征虜參軍的官職，昭先因爲父母年老不就職。本縣補授他爲主簿，昭先因爲叔父未曾做官，又堅决地推辭了。

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

元嘉初年，西陽董陽五代没有分家，受到鄉邑的稱美。

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會稽姚吟侍奉雙親極其孝順。孝建初年，揚州刺史徵聘他爲文學從事，他未就職。

余齊民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絶，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絶。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兹。"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余齊民，晉陵郡晉陵縣人。少年時就有孝行，任縣邑的書吏。父親名余殖，大明二年在家中病亡，家裏人曾把他父親生病的事情告訴他，送信的人還未到，齊民就對他人説："最近我肌肉疼痛，心頭煩燥，好像刀割鋸截似的，平日常常感到惶恐驚駭，這一定有怪異的事。"果然送信的人隨即到了，他便立即歸家，雖然有四百多里的路程，一天就趕到。到了家門口，纔知道父親已死，他號哭踴跳，一慟而絶，好久纔蘇醒過來。問他母親："父親臨終時有什麽遺言?"母親説："你父親臨終的時候，衹是遺憾没有見到你。"齊民説："見一面又有什麽困難?"於是在殯葬父親的地方號叫痛哭，片刻間就死去了。州郡把這件事報告朝廷，有關部門啓奏説："收聚賢者，表彰善人，歷代都没有兩樣，内心至誠，來自天性，古今豈有不同? 齊民純厚的性情出於本心，并不是外界事物引起的感觸，這種孝親的純情極爲專注，深摯的心意上通於天，因而在跪問父親的遺言時，悲痛過度而即刻身亡。雖然他的事迹與曾參、高柴不同，但誠心却與丘吾子、趙至相等。現在朝政聖明輝煌，改易華夏的面貌，實在是因爲以禮來使得風俗淳厚，以孝來作爲治道根本，所以吉祥靈瑞會來應驗，率先顯現出來。齊民超越鄉民，孝行貫穿一生。旌表他的閭里和墳墓，在崇尚孝道方面是得當的。"於是，將他居住的村莊改名爲孝義里，免除了賦税，賜給他母親稻穀一百斛。

孫棘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户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

孫棘，彭城郡彭城縣人。宋世祖大明五年，徵發十五歲男子當兵，孫棘的弟弟孫薩應當參軍出行，犯了過期不到的罪，按制度規定，犯罪的人應交付監獄。官府還没有來得及審理此案，孫棘先到郡裏請罪，説："我是一家之主，不忍心讓弟弟擔當全家的痛苦，請求拿我來代替孫薩治

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顔色甚悦，答云："得爾，旦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户，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甿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

罪。"孫薩又來陳説："治家不能有所興建，兄長是應當承擔罪責的。但狂妄無知而犯法的人，實際上是孫薩自身，理應依法受到殺戮。我兄弟兩人從小孤苦，孫薩三歲失去父親，一生所依靠的，祇在兄長，兄長雖然可以憐憫而救了我，但我又有什麽心思活在世上呢?"太守張岱懷疑他們不是出於誠心，將孫棘、孫薩各自關在一處，對孫棘説："你們的案情已經審問清楚，允許你們互相代替。"孫棘臉上露出喜悦的神色，答道："能得如此，明日弟弟就可免死了。"又對孫薩説了同樣的話，孫薩也高興地説："我本來情願去死，祇要使兄長免罪，孫薩又有什麽遺憾呢！"孫棘的妻子許氏又托人捎話囑咐孫棘："您頂門立户，怎麽能把罪責推給小弟呢? 何況您母親臨死以前，把小弟囑托給您，到現在還没有替他娶妻，使他没有成家生子，您已經有了兩個兒子，死了還有什麽遺憾的呢！"張岱依據事實報告皇上，宋世祖下詔書説："孫棘、孫薩雖是鄉里草民，但操行深宜嘉獎，特别饒恕他們的罪過。"州裏徵用他爲官，并且賞賜許氏二十匹絲帛。

徐元妻許氏

先是，新蔡徐元妻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絶，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

在此之前，新蔡人徐元的妻子許氏，二十一歲時死了丈夫，兒子徐甄年僅三歲。許氏的父親徐攬可憐她年輕，將她改嫁給同縣張買。許氏發誓不從，她父親强逼用車把她送到張買那裏，許氏上吊氣絶，家人急忙趕去搶救，很久纔蘇醒過來。張買知道不能改變許氏的志向，連夜把她送還許攬。許氏回到徐家，贍養徐元的父親徐季。元嘉年間，八十多歲時死去。

錢延慶

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吴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宋太宗泰始二年，長城人奚慶思殺害了同縣人錢仲期，錢仲期的兒子錢延慶正在都城服役，聽到父親死的消息，急忙騎馬趕回，在庚浦埭遇到了奚慶思，親手用刀殺了他，然後到烏程縣自首，請求坐牢治罪。吴興太守郗顒上表給朝廷，建議不加懲罰，得到了批准。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晋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

何子平，廬江郡灊縣人。曾祖父名何楷，晋朝任侍中之職。祖父名何友，任會稽王司馬道

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

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名何子先，任建安太守。

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

何子平家世世代代居住在會稽，少年時就有志向和品行，受到了鄉里的稱美。事奉母親最爲孝順。揚州府徵召他爲從事史。他在每月的俸祿中得到白米，就換買小米和麥子。有人問他說："你這樣做也省不了幾個錢，哪裹值得去麻煩呢？"子平說："老母住在江東，不能經常得到糙米，哪能忍心獨自吃這白米呢？"每當有人贈給他新鮮的菜肴，如果不能够寄回家，就不肯接受。

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覬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

他的生母本來是個側室，户口簿册上記載失實，還没有到讓兒子離職養親的年齡，而簿册上登記的年齡已經到了，他就辭官回家。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任州裹的别駕，對他說："您母親的年紀實際上没到八十，親戚朋友都知道。在州裹做官總算有點微簿的俸祿，我將啓禀刺史，把您留下來。"子平說："朝廷正要使人相信户口册籍，我母親册籍上登記的年齡已經到了，就應該回去侍候她，怎能允許以實際年齡未滿，隨隨便便地冒取名利呢？而且回家奉養的願望，本來就符合我的心意。"顧覬之又勸說他以母親年老的理由求爲縣官，子平說："實在没有盡到供養之責，怎能以養母爲藉口來求得俸祿呢？"顧覬之更加敬重他。他回家後，竭盡身力來供養母親。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己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吴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慚而退。母喪去官，哀毁逾禮，每至哭踊，頓絶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絶擗踊，不闋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凉，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與采伐茅竹，欲爲葺治，子平不

元嘉三十年，元凶劉劭殺父篡國，安東將軍隨王劉誕發兵入京討逆，任命他爲行參軍。子平認爲元凶倒行逆施，滅絶天理，普天下的臣民應共同奮起討伐，所以暫時擱下養親的事情，接受了行參軍的職務，叛亂平定後，自動解職。又被任命爲奉朝請，不就職。最後被任命爲吴郡海虞縣令，縣令的俸祿衹供養母親一人，而妻子兒女不能占用一分一毫。有人問他爲什麽這麽儉樸，子平說："做官求祿的目的本來就在於奉養母親，不在於爲了自己。"問的人聽後，慚愧地退下去了。母親死後，他就辭去官職，因悲哀而傷身，超過了禮法的規定，每到靈堂就痛哭跺脚，哭得昏死過去，然後蘇醒過來。那年正是大明末年，東部地區發生饑荒，接着又發生戰事，連續八年不能爲母親營辦葬事。何子平晝夜哭

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爲營冢椁。子平居喪毁甚，困瘠逾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暗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號，捶胸頓地，一會都不停，哭喊思慕的聲音，常常就像居喪期間一樣。冬天不穿棉絮衣，夏季避開清凉的地方，每日用幾合米煮粥充飢，不吃鹽菜。所居住的房屋破爛不堪，不能够擋雨遮陽。他兄長的兒子何伯與采茅伐竹，想爲他修繕一下，何子平不肯，說："我的母親還没有安葬，我不過是天地之間的一個罪人罷了，還能住什麼房屋呢！"蔡興宗任會稽太守時，對他的孝行大爲贊賞。泰始六年，替他母親建造了墳墓。何子平居喪期間傷心過度，困頓瘦瘠的時間太長，到了免除喪服的時候，衰弱得四肢好像不聽他使喚。他從小就拿操守和品行來勉勵鞭策自己的名節和行爲，即使是獨處一室，也好像接待貴賓一樣，畢恭畢敬。他對學問義理堅深通明，而以沉静處世，安於貧苦，保持善行，不求官位升遷。愛好隱退的人士因此而更加敬重他。順帝昇明元年逝世，時年六十歲。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史臣曰：漢代士人注重修治自身，所以忠君孝親形成風俗，以至凡是致身榮顯，都必須有忠孝之行。晉、宋以來，風俗衰敗，道義欠缺，約束自身、勤勉行止的事，在富貴人家就很淡薄了。像那些孝行樹立在家門，忠義記載於史册的人，大都出自山谷溝渠的普通人家，并非出自世族高門。拿這些人來宣言教化，難道不是卿大夫的耻辱嗎？

宋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兹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兖，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宇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爲斷，雖没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户之鄉，有市之邑，歌謡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兹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户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晋世諸帝，多處内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

宋高祖是平民出身，懂得民間生活的艱難，等到登上帝位作了主宰，很注意官吏的職責與治理，當時朝廷正忙於對外北伐，來不及治理内政。同時供應部隊的費用，每日消耗有千金之多，他想實施寬惠的政策，雖然還有不周到之處，但却能廢黜奢華，摒除物欲，用儉德來約束自身，身旁没有寵幸求謁的私情，後宫没有華美奢侈的裝飾，所以能堅持連年征戰，邦國境内没有騷擾。宋太祖自幼寬和仁愛，繼承宋室帝業。等到陝地發生禍亂，征伐西部六戎，遣派將領，動用軍隊，籌劃治理司州、兖州等地，所需的費用都由官府開支，勞役不攤在百姓身上。從此國家平安康泰，四境之内没有禍亂。在位三十年中，百姓休養生息，供輸朝廷之勞役，祇限於上交規定的賦税，早出晚歸，平安地自己過日子。地方官員的任職，以六年爲一個期限，雖然并非終身不加升遷，還比不上古代，但是百姓有固定的依靠，官吏不能得過且過。要説家家富庶，人人豐足，在這一方面雖然還很艱難，但輾轉溝渠飢餓而死的現象，在那時總算可以避免。國内凡上了百户的鄉村，有交易市場的城鎮，人們唱歌跳舞，到處成群結隊，這是宋代的極盛時期啊！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北方異族南侵，戰事大起，傾盡了官府的庫存資財，還有供應不過來的地方，於是加重徵收賦税，天下騷動不安。從這時到孝建年間，連年戰争不止，小小的江東地區，地方不過數千里，民户不足百萬，既有軍費的沉重負擔，再加上災荒頻至，宋代便由興盛走向衰

綈綉，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窗網户，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采其風迹粗著者，以爲《良吏篇》云。

落。晉代的諸位皇帝，多數住在内宫，朝廷宴會所到的地方，不過是東西二堂罷了。孝武末年，清暑宫正在興建，宋高祖登基，没有另建宫室，居住的地方稱爲西殿，未取美名，太祖因襲這些，也稱爲合殿。到宋世祖繼承大統，生活制度普遍奢侈，養的狗馬有吃不完的豆糧，屋室用錦綉裝飾，認爲以往宫殿規模過於鄙陋，更興建了正光、玉燭、紫極等幾座宫殿，雕梁畫棟，珠窗網户，賞賜寵愛的宫妃幸臣，不惜傾盡官府的庫藏，竭盡全國的財富仍供應不上他們的需求，勞盡民財也不能使他們稱心滿意。太宗登基，更加一意浮靡奢侈，從來没有體恤下民的恩德，以致不可收拾。任事的地方官員，每年頻繁地升遷變動，烟囱還没有燻黑，席位無時間坐熱，蒲邑、密邑的善政，還未找到整治的途徑。這難道是官吏德才趕不上古人，百姓比以前奸狡？全都是由於在上者擾亂一切，以致無法達到真正的治理。現在采集在吏治方面略有成績的人，作爲《良吏篇》。

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耆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

鎮之初爲琅邪王衛軍行參軍，出補剡、上虞令，并有能名。内史謝輶請爲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衛軍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録事參軍。時三吴飢荒，遣鎮之銜命賑恤，而會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弟五人，并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郡臨沂縣人，朝廷徵士王弘之的兄長。曾祖父王廙，東晉時做過驃騎將軍。祖父王耆之，任中書郎。父親王隨之，任上虞縣令。

王鎮之起初任琅邪王衛軍行參軍，出朝補授剡縣、上虞縣令，都有能幹的名聲。内史謝輶請朝廷任他爲山陰縣令，又有卓越的政績。遷任衛軍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封寧朔將軍。桓玄任晉宰時，用他爲大將軍録事參軍。當時三吴地帶鬧饑荒，派遣王鎮之奉命賑災撫恤，但是會稽郡内史王愉不執行桓玄的命令，王鎮之依據事實揭發彈劾。王愉的兒子王綏，是桓玄的外甥，當時尊貴有權，王鎮之受他排擠壓制，就以母親年老的理由請求補任安成太守。等到桓玄失敗，桓玄的部將苻宏在安成郡境興兵作亂，王鎮之抵抗作戰，整整一年，他的子弟五個人，作戰時都被殺害。後因母親去世、回家守喪而離職，因爲在任清正廉潔，難以維持妻子兒女生活，於是棄家把母親喪柩送回上虞祖墓。安葬完畢，爲兒子王標

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彦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既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晋穆帝何皇后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僚憚之。

之謀求到安復縣令，跟隨兒子而去。服孝期滿，任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進犯江陵時，加封王鎮之爲建威將軍，統領檀道濟、到彦之等部討伐徐道覆，他以自己没有擔任過將帥爲由，堅決推辭，没有得到允許。前軍作戰失利，降爲平民身份而留職，不久又恢復原官。以討伐徐道覆的功績，封爲華容縣五等男，召入爲廷尉。建晋穆帝何皇后陵墓時，領將作大臣。遷升御史中丞，秉正不阿，官員們都畏懼他。

出爲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吴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禄，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國府，以爲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脚患自陳，出爲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衛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時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隱逸傳》。

王鎮之被派出朝爲使持節，都督交州、廣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對人説："王鎮之年輕時就清廉有政績，必然會繼有吴隱之的美名。嶺南的弊病，没有他是不能除去的。"在任期間，不取俸禄，兩袖清風，不謀私利，在離職的時候，和剛到任時没有不同。高祖初建相國府，起用他任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政事，嚴厲而不酷虐。遷任宋臺祠部尚書。高祖登基時，王鎮之自己陳述有脚疾，出朝任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任宣訓衛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死於任上，時年六十六歲。弟弟王弘之，事迹在《隱逸傳》。

杜慧度　杜瑗

杜慧度，交阯朱𥺸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遯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遯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遯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胡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圍州城。時遯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連捷，故胡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

杜慧度，交阯郡朱𥺸縣人。原籍本屬京兆。曾祖父杜元，爲寧浦太守，於是移居交阯。父親杜瑗，字道言，官居州府任日南、九德、交阯太守。起先，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武威嚴，有權力，威震交阯地區，聽説刺史滕遯之要來，分别派遣兩個兒子截斷水陸要道，不讓他上任。杜瑗聚集兵衆，殺了李遜，交阯境内獲得了安寧。授龍驤將軍。滕遯之在交阯十多年，與林邑多次相互攻伐。滕遯之即將北還京都，林邑王范胡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於是包圍州城。這時滕遯之離去已經很遠，杜瑗與第三個兒子杜玄之盡力固守城池，多設權謀計策，數次交戰，大敗敵軍。追擊討伐到九真、日南，屢戰屢勝，所以范胡達逃回林邑。於是朝廷任杜瑗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高祖起義後，進號冠軍將軍。盧循占據廣州，派遣使者來修好，杜瑗將使者殺了。義

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

熙六年，杜瑗八十四歲逝世。追贈爲右將軍，原位官依舊。

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爲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遜子李弈、李脱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并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親屬録事參軍阮静、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脱等，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户。

杜慧度是杜瑗的第五個兒子。起初任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任九真太守。杜瑗逝世，州府的主管和輔佐官員認爲交阯與敵境相鄰，不宜曠廢職務，共同推舉杜慧度執掌州府事務，他推辭不去。義熙七年，授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任職詔書還未送到，就在這年春天，盧循攻占了合浦，直向交州進軍。杜慧度於是率領文武官員與軍隊六千人在石碕抵抗盧循，交戰時生擒盧循的長史孫建之。盧循雖然失敗，但還有餘黨三千多人，都習兵練武，熟習軍事。李遜的兒子李弈、李脱等人逃竄到石碕，盤踞并勾結黎族、仡佬族人，各自都有軍隊。盧循得知李弈等人與杜家有舊怨，派遣使者去招請他，李弈等人便引黎人率兵衆五六千人，聽從盧循的節制調遣。六月八日，盧循清晨出兵到南津，命令三軍攻進城纔能吃飯。杜慧度全數拿出杜氏宗族的私人財物，用來充當獎勵犒賞的費用。他的弟弟交阯太守杜慧期、九真太守章民共同督率水師步兵，杜慧度親自登上大型戰船指揮。當兩軍相遇時，他施放火箭和鷄尾火炬，步軍在兩岸夾射，盧循各船都燃燒起來，一下子就潰散了，盧循本人也中箭投水而死。杜慧度斬了盧循和他的父親盧嘏，并且斬殺了他的兩個兒子，他的親屬録事參軍阮静以及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脱等人，傳送首級到京都。朝廷封杜慧度爲龍編縣侯，食邑一千户。

高祖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

高祖登基，杜慧度進號爲輔國將軍。這一年，他率領文武官兵一萬人南下討伐林邑，被消滅的敵人超過半數，前後被搶掠的財物，都奪了回來。林邑乞求投降，送上牲畜、大象、金銀、木棉等，於是被釋放。他派遣長史江悠奉上奏表，向朝廷獻上戰利品。

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禄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

杜慧度穿布衣，吃素菜，生活節儉，簡單樸素，會彈琴，很喜愛老莊之學。禁止不合禮制的祭祀，修建學校，每當災荒年歲百姓飢餓，就用自己的俸禄來救濟。治理政事細緻周密，就好像管理家庭一樣，因此他恩威皆重，姦盜的事不

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左將軍。

再發生，甚至於城門在夜間不必關閉，路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逝世，時年五十歲，追贈爲左將軍。

杜弘文

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爲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爲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既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甚哀之。

朝廷任用杜慧度的長子員外散騎侍郎杜弘文爲振威將軍、刺史。起先，高祖北上征伐關、洛地區，杜慧度下文書召杜弘文爲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給三千名士兵，北上隸屬大軍。走到廣州，關、洛已經平定，於是返回。統府下文書命杜弘文暫代九真太守事。待到他繼任父職爲刺史時，也以寬厚仁和深得人心，襲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朝廷任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杜弘文應召入朝。正逢他得了重病，命人扶着他啓程。親戚故舊看到他病重，勸他上表朝廷，等病好了再去，杜弘文說："我家世代蒙受皇恩，執持符節已有三代，我常想投身朝廷，用以報答所受到的恩惠，又何况現今親身受到徵召，怎麽可以貪圖安逸閑適呢？如果我途中不幸，這是命中注定的。"杜弘文的母親已經年老，看到杜弘文帶病上路，不忍心分別，就陪着他一同動身。到了廣州，他就逝世了。臨死的時候，他派遣弟弟杜弘猷到京報到，朝廷得知，很是痛惜。

徐豁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晋太子左衛率。

徐豁，字萬同，東莞郡姑幕縣人，是中散大夫徐廣兄長的兒子。父徐邈，曾任晋太子左衛率。

豁晋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爲中外都督，豁議："致敬唯内外武官，太宰、司徒，并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玄敗，以爲秘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爲鎮南參軍，又祠部，永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爲徐羡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明理，爲一世所推。

晋安帝隆安末年，徐豁任太學博士。桓玄輔政時，任中外都督，徐豁建議説："致敬衹是對内外武官而言，太宰、司徒都不是軍中職務，那麽琅邪王不應當致敬。"桓玄不悦，唆使中丞罷免徐豁的官。桓玄失敗，朝廷任徐豁爲秘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的功曹，仍擔任鎮南參軍，又兼祠部，永世縣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年，爲徐羡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縣令。歷任二丞三邑，精明幹練，通曉法理，爲當世所推重。

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

元嘉初年，任始興太守。元嘉三年，朝廷派遣大使巡行各地，并讓郡縣官員各自陳述治政的得失，徐豁因此上表陳述了三件事，其一説：

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户内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遏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産子不養，户口歲減，實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户，鑿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絶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

“郡大田制度，武吏年滿十六，便要繳納税米六十斛，十五歲下至十三歲，都要繳納税米三十斛，一户内根據丁口的多少，全都要交税米。况且十三歲孩童，不能承受田間勞作，或有孤寡偏遠，不能相互照顧，到了該納税的年齡，便自己逃避隱藏起來，既然地方與蠻、俚接壤，逃跑更加容易。有的就截斷肢體，生兒不養，户口每年減少，其實都是這個原因所致。我認爲應當重新量定課税的限額，使他們得以生存和自立。現在如果減輕米税，雖有損失，但從長遠利益着想，理應獲益很大。”其二説：“郡裏統領的采銀民户有三百多户，他們鑿坑開采銀砂，每坑都有二三丈深，不僅勞役辛苦，而且不顧塌坑傷人，一年之中，常有被壓死的人。即使官府加緊徵收銀税，他們仍然拖欠違抗，年輕的跟着年老的，永遠脱離了農業生産，一千多人，都依靠其他方面來生活，哪裏衹是一個人不種田，便有另一人挨餓就算了的。所以年成一旦歉收，便導致很大的困苦。官府用米，與用銀一樣，我認爲應當按徵收銀税數額，改徵米税，事情就方便多了。”其三説：“徵收中宿縣俚民税銀，一男丁交納半兩。該縣并不産銀，加上俚民都是營巢而居，語言不通，不懂得如何進行貨物交易，常到市場買銀來交税，已經受到很大損失。同時在秤兩收受上，容易生出欺詐巧奪的事來，山裏俚民又愚昧怯懦，不能分辨而爲自己申訴，結果官府徵税雖然很輕，俚民都覺得交納得太重。現在如果聽從按丁口徵收税米，對公、私兩方面都有好處。”

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恤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賁，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

徐豁在郡任職，政績顯著。宋太祖稱贊他，下詔説：“始興太守徐豁，廉潔節儉，爲官恭敬守職，修政理事，恩澤很大。近年嶺南地帶荒年災害，始興郡尤其嚴重，徐豁拯救撫恤有方，濟助饑民，就是古代賢良的地方官，也難以超過他。應當受到嘉獎，用以表彰清廉的政績，可賞賜絹二百匹，穀千斛。”元嘉五年，授他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還未授，就逝世了，時年五十一歲。太祖又下詔説：“徐豁廉潔清正，恭謹勤懇，著稱於所在部門，因此擢升南方官職，用以施展他

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的才志。不幸去世，朕甚是哀悼。可賞賜錢十萬，布一百匹，用以辦理喪葬事宜。”

陸徽

陸徽字休猷，吴郡吴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太祖所善，遷司徒左西掾。

陸徽，字休猷，吴郡吴縣人。郡裏長官召他爲主簿，又爲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授尚書都官郎，出朝補建康縣令，清廉公平，不謀私利，受到太祖的贊賞，升遷司徒左西掾。

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爲士民所愛咏。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雪褒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别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禄，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争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污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祗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元嘉十四年，任始興太守。第二年，授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潔的名聲僅次於王鎮之，受到士人庶民的愛戴贊頌。他向朝廷上表薦舉士人説：“我聽説亂雪，保護樹葉，使堅貞的柯樹更加挺拔；尊風重流，纔能取得清澈的水源。儉樸揚美西京，清廉播德於帝。微臣見到廣州别駕從事史朱萬嗣，其人年紀五十三歲，字少豫，處事謙虚平易，秉操純正清廉，行爲稱頌於私人家庭，才能顯露於任官治政。他雖然不是出身世襲爵禄的人家，也没有入宦爲官的資歷，但他隨同朝廷命令來到南方，地位在僚佐之首，多次綜合州之綱紀，三番擔任府職，一再執掌藩鎮機要，屢屢受符爲太守。現年歲已到知命之年，對品德的要求更高，純净的胸懷與貪欲世風相抗争，晚年的情操與保持晚節的願望愈加强烈。歷次在富如金山、珠海的地區任職，但是家中没有金銀寶石的裝飾，室内没有美珠佩玉的珍玩。坦然守志，堅定不移，不求聞名顯達，其事迹足可以淘汰貪官，警示貪婪百姓。臣蒙朝廷錯愛任司牧之職，管轄遠地，雖然懷有小心擢拔人的願望，但是缺少識拔英才的能力，但我願意把自己的愚見陋識，盡情坦露，舉薦所瞭解的人。如能在禮部提名，讓他在朝表現出出色的業績，顯示出嶺南的清廉風尚，以使九州臣庶都有高潔的願望，榮耀於一臣，却能使萬民普受恩德。敢藉皇上的恩澤，像行雲播雨那樣廣施萬民，每每給外州之臣，遠地之民賜以榮耀。因此，我獻上這些胡言亂語，懇請聖上垂聽披覽。”

二十一年，徵以爲南平王鑠冠軍司馬、長沙内史，行湘州府事。母

元嘉二十一年，朝廷徵召陸徽爲南平王劉鑠的冠軍司馬、長沙内史，行湘州府事。因母亡

憂去職。張尋、趙廣爲亂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徽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隱恤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説，至今稱之。二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二。身亡之日，家無餘財，太祖甚痛惜之。詔曰："徽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己無倦。褒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

守喪去職。張尋、趙廣在益州作亂，兵寇災禍之後，政事荒廢，百姓騷動。元嘉二十三年，朝廷就追任陸徽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他撫恤有方，恩威兼著，兵寇盜賊平定止息，民間富實，蜀土安寧快樂，至今仍受稱道。元嘉二十九年逝世，時年六十二歲。逝世之時，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太祖很是痛心惋惜。下詔説："陸徽勉勵廉潔之志，歷任職務，恭謹勤懇，奉公竭盡忠誠，克己從無倦怠。還未受褒獎之榮，就不幸早死。言及念至，真是傷心遺憾。可追贈輔國將軍，原官不變。"賞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號簡子。

子叡，正員外郎。弟展，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從誅。

其子陸叡，任正員外郎。弟陸展，任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臧質兵敗，隨從他一起被誅殺。

阮長之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禄大夫。父普，驃騎諮議參軍。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郡尉氏縣人。祖父阮思曠，任金紫光禄大夫。父阮普，任驃騎諮議參軍。

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廬陵王義真車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史，東莞太守。入爲尚書殿中郎，出爲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入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諮議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内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九。

阮長之十五歲時就死了父親，他有孝性，哀傷得像個成年人。服孝期滿，仍然好多年不食葷腥。在家閑居，篤志好學，從未有過倦怠的樣子。起初爲諸府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因母親年老，請求補任襄垣縣令。督郵對他没有禮貌，他鞭打督郵，辭去職務。不久補授廬陵王劉義真車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史，東莞太守。召入任尚書殿中郎，出朝任武昌太守。當時王弘任江州刺史，兩人相互賞識敬重，王弘推薦他任車騎從事中郎。召入朝任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他因母親年老，堅决推辭在朝任職，補授彭城王劉義康平北諮議參軍。元嘉九年，遷任臨川内史，因爲南方地低潮濕，母親年老不能適應，就推辭不去。元嘉十一年，被任爲臨海太守。到郡後不久，母親就死了，安葬完畢，不勝憂傷，元嘉十四年逝世，時年五十九歲。

時郡縣田禄，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禄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禄皆入前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禄。長之去武

當時郡縣官員受取田禄，以芒種節氣爲界限，官員如在芒種以前離任的，那麽一年的俸禄都歸繼任的官員，如在芒種以後離任，則一年的俸禄都歸前任。從元嘉末年纔開始改變這個制

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别，得便緘録，後歸，悉以還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

度，按月份計算田禄。阮長之離開武昌郡時，繼任的官員還没有來到，他就在芒種的前一天解除印綬。啓程去京師任職時，親朋故舊中有的用器物贈别，收到後便把它登記封存，後來回到家鄉，將這些器物全部歸還送禮者。阮長之在中書省值宿，夜晚去鄰省辦公事，誤穿便鞋出門，他按舊例自行向門下省交認錯書，門下省認爲黑夜之中無人知道，因而不在此列，阮長之堅持送交，説："我一輩子即使在暗室也不做虧心事。"前後所任官職，都有政績，受到後來人的想念。南朝宋代人談到善於治政的人，都稱贊他。

子師門，原鄉令。

其子阮師門，任原鄉縣令。

江秉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晋太常。父纂，給事中。

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稚，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爲劉穆之丹陽前軍府參軍。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爲世子中軍參軍。宋受禪，隨例爲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即位，入爲尚書都官郎，出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爲治嚴察，京邑肅然。殷景仁爲領軍，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民户三萬，政事煩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修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禄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禄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時年六十。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郡考城縣人。祖父江逌，晋時任太常。父親江纂，任給事中。

江秉之年輕時父母雙亡，弟妹七人，都還幼小。他撫育弟妹，爲他們婚配嫁娶，竭盡了心力。起初任劉穆之丹陽前軍府參軍。高祖都督徐州時，轉任主簿，仍爲世子中軍參軍。宋受晋禪後，隨着舊例任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即位，召入任尚書都官郎，出任永世、烏程縣令，以治政清明在東部地區有了名聲。徵召爲建康縣令，治政嚴厲明察，京都上下都敬服他。殷景仁任領軍時，請他擔任司馬。又出任山陰縣令，該縣有三萬民户，政務繁雜紛擾，積壓了很多訴訟案件，衙門裏階前堂下常集有數百人。江秉之到任後以簡要駕御繁雜，經常得以平安無事。劉宋時衹有顧覬之也以精簡事務而著有政績，其他人雖然也做到政治清明，刑法修整，却不能精簡事務。因爲在縣治政有能力，升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至臨海任職，都以簡約受到稱美。自己所得的官俸，全部散發給親朋故舊，家中妻兒常常衣食不足。有人勸他經營一些田産，秉之面色嚴肅地説道："我是食朝廷俸禄的人家，怎麽可以與農民争奪錢財呢？"在郡裏做官時曾經做了一張放書的小几，待到離任時，留下來交給官庫。元嘉十七年逝世，時年六十歲。

子徽，尚書都官郎，吴令。元凶

其子江徽，爲尚書都官郎，吴縣縣令。元凶

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子謐，昇明末爲尚書吏部郎。

劉劭殺徐湛之，江徽被當作同黨一起被殺。另一個兒子江謐，昇明末年任尚書吏部郎。

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盗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咏在民。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匹，穀二百斛。

元嘉初年，太祖派遣大使巡行四方，兼任散騎常侍的孔默之、王歆之等人上奏説：“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廉勤政，公允平正，轄境内犯法作亂的事不再發生。彭城内史魏恭子，清廉忠恪，修勤謹慎，以公忘私，安守儉約，歷時很久而更加堅定。前宋縣縣令成浦，治理政事寬厚，在民間留下了對他的咏贊。前鮦陽縣縣令李熙國，治理政事有方，老百姓懷念他的德政。山桑縣縣令何道，年輕時就以清廉出名，到了老年更加奮勉。對這些人應當有所褒獎，用來勉勵後人。”於是進李元德號爲寧朔將軍，賜給魏恭子絹五十匹，穀五百斛，分别賜給成浦、李熙國、何道每人絹三百匹，穀二百斛。

王歆之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晋世，官至南蠻校尉。祖尋之，光禄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父王愆期，在晋代有名望，官做到南蠻校尉。祖父王尋之，任光禄大夫。父親王肇之，任豫章公相。

歆之被遇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禄大夫，卒官。

王歆之受到太祖的賞識，歷任顯官左民尚書，光禄大夫，在任上逝世。

申季歷

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兹五年，信惠并宣，威化兼著，外清奸暴，内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携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是顯，宜升階秩，以崇奬勸。”進號寧朔將軍。

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劉義欣上奏説：“臣所統領的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從在千里之外任職以來，到現在已有五年，他的誠信和德惠一并顯現，聲威和教化同時卓著。對外清除奸惡暴徒，對内和睦黎民百姓，勞役攤派和賦税徵收都公平允當，城鄉秩序安定，人人守法，同時安撫剛剛依附的人，招撫荒遠的人，轄境内外，都仰慕他的惠澤，感懷他的風化。朝廷應封賞給他爵位，而他也確能顯示出功績和才能，應當進升官階秩禄，用以表示奬勵勸勉。”申季歷進封爲寧朔將軍。

郭啓玄

其後晋壽太守郭啓玄亦有清節，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晋壽太守郭啓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

在其後的晋壽太守郭啓玄也有清廉節操，在任上逝世。元嘉二十八年，朝廷下詔書説：“已故綏遠將軍、晋壽太守郭啓玄奉命出使少數民族庭，執意不屈臣節。受任管轄白水，辛勤盡力而

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授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

不懈怠，公私財物，絲毫不受，布衣粗食，節儉修身，所以越級擢升他任官於顯耀大邦，用以表彰廉潔的政績。他矢志忠誠，堅守節操，自始至終没有更變，在他逝世的時候，妻子孩兒受凍挨餓，這種志向節操超出世俗，實在值得深深哀悼。可賞賜他家穀五百斛。”

陳珉　張祐

時有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并以吏才見知。僧祐事在《臧燾傳》。珉爲吴令，善發奸伏，境内以爲神明。祐祖父湛，晋孝武世，以才學爲中書侍郎，光禄勳。祐歷臨安、武康、錢塘令，并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爲首。

當時還有北地的傅僧祐、潁川的陳珉、高平的張祐，都因有處理政事的才能受到賞識。傅僧祐的事迹在《臧燾傳》中。陳珉任吴縣令，善於發奸擿伏，轄境之内都把他當作神明。張祐的祖父張湛，晋孝武帝時期以才學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光禄勳。張祐歷任臨安、武康、錢塘縣令，都有能幹的名聲，劉宋時代説到當地方長官的人，以他們三人居首位。

潘詞　潘亮

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清節。子亮爲昌慮令，亦著廉名，大明中，爲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

元嘉年間，高平太守潘詞，有清廉節操。潘詞的兒子潘亮任昌慮縣令，也有清廉名聲。大明年間，徐州刺史劉道隆上奏表稱頌他。

陸法真

世祖世，吴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録事參軍。泰山羊希與安北諮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録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太宗初，爲南海太守，卒官。

世祖時期，吴郡陸法真歷任官職清廉有節操，曾任劉季之安北録事參軍。泰山郡羊希寫信給安北諮議參軍孫詵説：“足下同事中好像有個叫陸録事的人，此人是東南名門，又是張玄的外孫，立身極爲清廉，一向有志向節操。雖年事已高，官位低微，而持守節操，從不懈怠，想將來與他朝夕相處，互申情意。”太宗初年，任南海太守，在任上逝世。

王悦

太宗世，琅邪王悦，亦莅官清正見知。悦字少明，晋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也。”遂不果。悦泰始中，爲黄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常。初，悦爲侍中，檢校御府、太

太宗時期，琅邪王悦居官任事，也以清廉正直受到賞識。王悦，字少明，是晋代右將軍王羲之的曾孫。父名王靖之，官做到司徒左長史。王靖之因劉穆之待他親厚，向劉穆之求任侍中職務，像這樣不止一次。劉穆之説：“你如果不求此職，時間久了自然會得到的。”於是没有能任侍中之職。王悦在泰始年間，任黄門郎，御史中丞。皇上因他清廉耿介，賞賜良田五頃。升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省竭盡他的心力。泰始五年，在任上逝世，追贈太常。起先，王悦任侍

官、太醫諸署，得奸巧甚多。及悦死，衆咸謂諸署咒詛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中，檢校御府、太官、太醫各官署，查出奸詐的事很多。待到王悦逝世，衆人都説是由於各署的人祝禱詛咒，皇上於是拘捕各署十多人，上了枷鎖，説是發配淮陰，暗中命令在渡過瓜步江時，把他們投入江心。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户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横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黄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治，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史臣曰：善政對於民衆，就好像良匠對於黄黏土，所用的功夫少，而製成的器物多。漢代户口殷實富盛，刑法政務簡易寬鬆，郡縣治理民政時，没有其他的干擾，以賞賜勸勉，以刑罰示威，政事大都由地方長官專斷，朝廷的詔書，很少到地方上來，因此龔汲和黄霸的教化，容易産生成效。到了後代，弄虚作假的事情頻繁發生，民户比往昔減少，政事却比前世增多，建立功績，垂示風範，都艱難百倍。如果用上古的教化，來治理當世的百姓，以現在的良吏，去撫育前代的風俗，那麽像子游在武城那樣以弦歌教民，很難談得上，但淮陽太守汲黯那樣清簡而治，或者可以嘉勉。如今人才能不見得比不上遠古，而是因爲風氣教化有淳厚與浮薄的不同，所以今不如古。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岩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睹。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遁世避世，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蓧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蓧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鷄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迹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説，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

《周易》説：“時世如果黑暗，賢人就會隱退。”又説：“隱居就没有憂慮。”又説：“不做卑屈的事。”又説：“隱居的人可獲吉祥。”《論語》裏説“創始的人有七個”，并冠以“逸民”的稱謂。又説：“子路遇到荷鋤的老人，孔子告訴他：這是一位隱士。”又説：“賢明的人避開惡地，其次避開惡言。”又説：“虞仲和夷逸這兩個人，避世隱居，不議論世事。”關於隱逸問題，諸説的品目互有出入，稱謂不完全相同，請讓我姑且闡述一下。所謂隱，意思是一個人的行迹不在外面顯露出來，他的思想不爲别人所瞭解。倘若人世在漫長的時間裏寂寞寥落，聖人没有出來治理天下，那麽真正的賢人就會自我韜晦，使自己混同於一般的人。他們這樣做的目的衹是爲了保全生命，遠避禍害，并不一定要身居土穴，家住山岩。他們雖然隱蔽行迹，趨吉避凶，接近至高無上的境界，可是他們這一切不會被世上任何人覺察發現。像這樣的人，怎麽肯像許由那樣故意在潁河邊上洗濯耳朵，以清白自居，顯示超脱世俗的志向呢？所謂逃避世俗的人，也就是賢人啊。其實不論到什麽地方，都在世俗之中，可是還有避世的説法，這就完全可以知道，避世的含義衹在於掩蓋内心的思想，而不在於隱藏外在的形迹。至於像“巢父”這個名字，就是被當時人所稱道的稱號，稱他爲“裘公”，就是由於有了可以被傳頌的事迹，這些人大概屬於像荷鋤的老人一類的隱士，而不是賢人一類的隱士。賢人隱居，深深符合自我韜晦的道理，荷鋤老人的隱

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爲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居，不過是行事和别人不同罷了。説到他們的表現，二者既不相同，考察他們的動機，也是有所區别的。如果自身與時運同時隱閉，那就没有什麽使人注意的情狀，而荷鋤老人却殺鷄做飯款待客人，顯示出比世人高尚的美德。因爲時運閉塞纔隱居，那就没有隱居的事迹，爲了行事與人不同的隱居這纔有隱士這個名目。隱藏形迹，所以稱做隱士；隱藏思想，所以稱做賢人。有人説：“這種隱士不同於那種隱士之處，已經聽到解説了，這種賢人和那種賢人之間，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麽不同?”回答説：“隱避形迹與隱晦思想之間，雖然隱士的名稱相同，而含義却不一樣。賢人與隱居的人相比較，前者行事能够接近聖人。這樣解釋，或許可以分辨清楚。至於像‘高尚’與‘作者’，‘三避”和‘幽人’，及‘逸民’‘隱居’這些名目，都是用來稱謂獨來獨往的人，雖然漢陰氏的事迹不再流傳，河上公的名聲也不再顯耀，但在當時他們無不爲了激勵貪婪的世俗，而有意自持與衆不同的姿態，這就好像肩扛日月，擂着發號施令的戰鼓去走向隱士的道路。”陳郡的袁淑搜集自古以來的没有名聲的高士，用來寫了一部《真隱傳》，按上述觀點去衡量，它與真正的隱士也就相去很遠了。當今世上必定有賢人，真正的隱士也是確實存在的。現在寫《隱逸篇》，就在書中虛設“賢隱”的位置。至於其他心地平淡而超越世俗的人，大概衹能稱爲“逸”，而不能稱爲“隱”了。

戴顒 戴勃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并隱遁有高名。

顒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毁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并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并受琴於父，父没，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并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携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縣人。父名戴逵，兄名戴勃，都隱居遁世而有盛名。

戴顒十六歲時，因父亡過於憂傷，險些喪命，所以長期體弱多病。他以父親爲榜樣，繼承學習父業，不入仕途。其父擅長琴技書法，戴顒都得到傳授，所有各種曲調，都能演奏。會稽郡剡縣有很多名山，因此他家世代居住剡地。戴顒和兄長戴勃，同在父親指導下學習琴技，父親死後，他們不忍心再彈奏父親所傳的樂曲，於是各自創作新曲。戴勃有五部，戴顒有十五部。戴顒後來又創作了一部長調，這些樂曲都在社會上流

“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

傳。中書令王綏曾經携帶賓客去拜訪他們，當時戴勃等人正在吃豆粥，王綏就説：“聽説你們很會彈琴，我想聽聽看。”戴勃等不理他，王綏懷恨而去。

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禄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消摇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吴將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

桐廬縣又有很多名山，兄弟倆又一同去游覽，於是留下來居住。戴勃患了疾病，醫藥費用不足，戴顒對戴勃説：“我跟隨兄長纔閑居不仕，并不是有心沉默無爲。如今兄長病重，没有錢可供醫療調治，我應當謀點俸禄來接濟生活。”於是出告時人，謀求任海虞縣令，事情即將辦成，戴勃却死了，於是就不去當縣令了。桐廬縣偏僻遥遠，不利於養病，戴顒就到吴縣居住。吴縣的士人共同爲他修建房舍，堆積山石，引導流水，種植林木，開闢溪澗，不久園林便繁盛茂密，好像自然生成一樣。戴顒於是在此闡明講述莊周思想的要領，寫作《消摇論》，注釋《禮記·中庸》篇。三吴的守將和郡内的官員名流邀請他同去野外河澤游玩，他能去則去，并不故作清高，輿論因此很稱贊他。

高祖命爲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并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太尉參軍戴顒、辟士韋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并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顒、太子舍人宗炳，并志托丘園，自求衡蓽，恬静之操，久而不渝。顒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宫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并不就。

高祖任命他爲太尉行參軍，琅邪王的司馬屬，都不就職。宋國剛建立，朝廷頒布命令説：“前太尉參軍戴顒、隱士韋玄，持秉節操，幽居隱遁，堅守志向，始終不渝，應當加以表彰引用，以弘揚隱退的高行。均可任命爲散騎侍郎，位在通直。”他没有應命。太祖元嘉二年，皇上下詔書説：“新任命的通直散騎侍郎戴顒、太子舍人宗炳，都志在隱居，不求仕進，恬静的節操，持久不變。可任命戴顒爲國子博士，宗炳爲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東宫建立，又被徵召爲太子中庶子。元嘉十五年，聘任爲散騎常侍，都不就職。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黄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并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

衡陽王義季鎮守京口，長史張邵與戴顒有姻親關係，接戴顒到黄鵠山居住。山的北面有竹林書舍，山林澗水景色優美，戴顒常在澗邊歇息游玩，義季經常隨他出游，他照舊穿着野居的粗服，不改變平時的態度。他給義季彈琴，都是創新的曲調。所創作的三首曲調《遊絃》、《廣陵》、《止息》等，都與世上流傳的不同。宋太祖常想召見他，曾經對黄門侍郎張敷説：“等我東巡的

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

時候，將到戴公的山上設宴。”因他愛好音樂，長期供應他正聲伎樂一部。戴顒合并《何嘗》、《白鵠》二聲，成爲一個曲調，號稱有清曠之美。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嘆服焉。

自從西漢起開始有佛像傳入，但形體製作不精，戴顒的父親戴逵特別擅長雕塑，戴顒也參預製作。宋太祖的長子在瓦官寺鑄造了一丈六尺高的銅像，鑄成後，佛像的臉形嫌瘦，鑄工不能修治，於是迎請戴顒去察看。戴顒看後說：“不是臉瘦，衹是肩臂過肥罷了。”銼修肩臂後，臉瘦的缺陷便立即消除了，衆人無不嘆服。

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嘆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戴顒於元嘉十八年去世，時年六十四歲。無子。待景陽山築成，戴顒已不在人世，皇上嘆息說：“恨不得能讓戴顒親眼看看。”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

宗炳字少文，南陽郡涅陽縣人。祖父名宗承，是宜都郡太守。父名宗繇之，任湘鄉縣令。母親師氏是同一郡的人，聰明善辯有學識，教授諸子讀書。

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荆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禄，乃悉不復受。

宗炳服喪非常遵守禮儀，被鄉里稱道。刺史殷仲堪、桓玄都聘他爲主簿，以秀才舉薦，不應命。高祖誅滅了劉毅，統領荆州，問原劉毅府中的諮議參軍申永：“現在該怎樣做纔好呢？”申永說：“消除舊怨，倍施恩惠，排列門第次序，選拔任用賢才，不過這樣罷了。”高祖采納了這個建議，任命宗炳爲主簿，可是他不應命。高祖問他原因，宗炳答道：“我栖息山丘，飲於谷澗，已經有三十多年了。”高祖對他的回答很是贊許。宗炳善於琴技書法，精於談論玄理，每次游歷山水，一去就留連忘返。征西長史王敬弘經常同他一起出游，每次都要游玩整整一天。他來到廬山，与佛僧慧遠一起考查尋求文章義理。他的兄長宗臧任南平太守，催逼他一同回去，他就在江陵三湖建造居宅，閑居無所事事。高祖徵召他爲太尉參軍，他不就職。他的兩個哥哥早死，遺孤甚多，因家庭貧窮，没有錢財贍養，於是稍微經營農田。高祖多次賜給食物，後來孩子們長大出仕，有了俸禄，他便不再接受高祖的饋贈。

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彦，而《兔罝》潛處，

高祖開府召用人才，下文書說：“我受皇上最高的恩寵，很想引進治國的賢才，可是正如

《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并植操幽栖，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并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宫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并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没，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荆州，親至炳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

《兔罝》、《考槃》所説，這些賢才隱居避世，而朝廷還没有徵聘。他們置身於山丘田園，確實更使我白白地等待。南陽的宗炳、雁門的周續之，都在隱居中表現出節操，幅巾粗衣而無憂無慮，可以下詔徵聘，以禮相待，委屈他們出仕。”於是兩人都被任命爲太尉掾，但又都不應命。宋朝接受禪讓後，徵召宗炳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年，又被徵召爲通直郎；太子東宫建立，被徵召爲太子中舍人，庶子，都不應命。妻子羅氏，同樣有高尚情操，與宗炳志趣相投。羅氏去世，宗炳悲哀過度，但不久停止哭泣，尋求死生的道理，悲傷之情頓時消釋。他對佛僧慧堅説：“論識死生的界限定分，是很不容易達到的，衹有多次反復體會教義，纔能排解内心的悲哀。”衡陽王義季當時在荆州，親自來到宗炳的住所，同他高興地宴飲，還任命他爲諮議參軍，他不出任。

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當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宗炳愛好山水，喜歡遠游。西游荆山、巫山，南登五岳的衡山，於是在衡山修建屋宇，想要實現古人尚平那樣的志向。後因有病回到江陵，慨嘆説：“我是衰老和疾病都碰上了，名山大川恐怕無法游覽遍了，衹有澄净心懷，觀察大道，躺下來神游了。”他把所有曾經游歷過的地方，都繪成圖畫挂在室内，對人説：“我撫琴奏曲，想讓衆山都有回響。”古代留有《金石弄》名曲，桓氏各家極爲珍藏，桓氏敗亡，這一名曲就斷絶了，惟有宗炳繼承下來。太祖派遣樂師楊觀到宗炳處去學習。

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娱。臨川王義慶辟爲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薦之，會病卒。

宗炳的表弟師覺授也有清高的操守，他用彈琴作書來自我娱樂。臨川王義慶任命他爲祭酒，主簿，都不就職。於是義慶上表向朝廷舉薦，就在這時師覺授死了。

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

元嘉二十年，宗炳去世，時年六十九歲。衡陽王義季給司徒江夏王義恭寫信説道：“宗居士染不治之症。他一生德行清高，行爲深可嘉許，我對他去世感到悲痛，難以制止。”

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説，正員郎。

宗炳的長子宗朔，任南譙王義宣的車騎參軍。次子宗綺，任江夏王義恭的司空主簿。三子宗昭，任郢州治中。四子宗説，任正員郎。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顔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絶，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郡廣武縣人。他的祖先渡過長江後，居住在豫章郡建昌縣。周續之八歲時死了母親，悲哀超過成年人，事奉兄長如同事奉父親。豫章太守范甯設立郡學，招集生徒，遠道來求學的人很多，續之這年十二歲，也來到范甯處從師學習。學數年，通曉《五經》和《緯》、《候》，在同學中名列首位，號稱“顔子”。不久閑居讀《老子》、《易經》，進入廬山事奉佛僧慧遠。當時有彭城劉遺民隱居廬山，陶淵明也不接受朝廷的聘任，三人被稱爲尋陽三隱。續之認爲自身無法拋棄，但可以拋棄其他一切拖累，於是終身不娶妻室，過着布衣粗食的清苦生活。

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并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

劉毅鎮守姑孰，任命續之爲撫軍參軍，聘爲太學博士，都不就職。江州刺史每次邀請招待他，續之并不以嚴峻節操爲高尚，也還同他來往。常常認爲嵇康的《高士傳》能够寫出出仕與隱居的不同和美好，於是爲它作注。高祖北伐，世子留守京都，把續之接來，在安樂寺設立學館，邀請他講授《周禮》，一個多月後又回到廬山。江州刺史劉柳向高祖推薦他，説：

> 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内，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潜感於穹谷矣。

> 我聽説擴大貿易、生輝市場，必定要有價值連城的寶物；輔佐帝王，崇尚本業，應當勞駕超乎世俗的高人。因此，往昔渭濱姜尚輔佐周室，聖王德化就廣泛施行；商山四皓扶助漢朝，帝王大業就昌明興盛。我認爲明公道德超越古人，承應天命時運，在内心深思中暢達游外之旨，在應付近事時體現高遠之致。雖然汾陽的推舉，因時事艱難而中止不行，可是這召用隱逸的美意，已使山中的隱士深深感動了。

> 竊見處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鈎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岩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内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

> 我私下見到雁門的隱士周續之，爲人品格清純樸素，思想學術精深入微，二十歲就立志隱遁，内心不藏俗務，衹要本性所愛好，榮華富貴和飢餓寒冷都不在乎，他所傾慕的事情，是在山岩河澤與彈琴讀書中寄托高遠的情懷。加上他仁義心懷内有所發，外有所見，在講授《周禮》、栽培學子中顯示

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熱愛真誠。如果將他提升到宰相府中任職，必定使政事和諧；如果任他爲清高的儒官，也會使王道遠揚。臧文仲的不明智，過失在於貶抑了賢人，而言偃能得到有用的人才，所以事業就取得成功。望您照察我赤誠之心，不要因人廢言。

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奥，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痹，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内史，未之郡，卒。

不久任命續之爲太尉掾，不就職。高祖北伐，回來後鎮守彭城，派遣使者迎聘他，禮敬賞賜甚是豐厚。每每稱贊他説："心地不偏倚，不鄙吝，是真正的高士呀！"旋即又回到南方。高祖登基，再次召見他，於是全家來到京城。皇上爲續之在城東郊外設立學館，招集生徒。皇上還親自臨幸學館，并且會見諸生，向續之請教如何理解《禮記》中"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句話的含義，續之的論辯分析精闢深奥，有完備淵博的稱譽。續之一向患有風濕症，不再能勝任講授，於是稱病告退，住往鍾山。景平元年去世，時年四十七歲。他精通《毛詩》六義和《禮論》、《公羊傳》，所寫的著作都在世上流傳。他没有兒子。兄長的兒子周景遠有續之的風範，太宗泰始年間，朝廷任命他爲晉安内史，還未到任，便已去世。

王弘之　王曇生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郡臨沂縣人，是宣訓衛尉王鎮之的弟弟。

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并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别，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荆州刺史桓偉請爲南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員外散騎常侍，并不就。家在會稽上

王弘之小時候孤苦貧窮，由外祖父徵士何准撫養。堂叔王獻之和太原王恭都很器重他。晉安帝隆安年間，任琅邪王中軍參軍，遷任司徒主簿。家境貧寒，但生性愛好山水，自請任烏程縣令，不久即因病回家。桓玄輔佐晉安帝，桓謙起用他爲衛軍參軍。當時琅邪郡殷仲文回轉姑孰，滿朝官員都去餞行，桓謙約王弘之一起去，王弘之答道："但凡去餞别送行，彼此必有情誼，下官與殷仲文風馬牛不相及，没有緣由跟着去送他。"桓謙認爲他説得對。他的母親隨同兄長王鎮之去安成郡，弘之便辭去官職，一同前往。荆州刺史桓偉向朝廷申請任他爲南蠻長史。義熙初年，何無忌又申請任他爲右軍司馬。高祖任命他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授員外散騎常侍，都不就

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鑒仄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并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即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暮年，今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采藥。

職。他的家在會稽郡上虞縣。堂兄王敬弘任吏部尚書，上奏朝廷説："皇上治國，聖德日新，下察卑微的寒人，表揚耿介的隱士，或默或語的人都仰慕王風，荒遠的地方也頓首傾服。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人王弘之，恬静淡泊，一心隱居。前衛將軍參軍武昌人郭希林，行爲淳樸純潔，繼承前人的美德。他們在聖朝擊壤而歌，頌美太平，却未曾受過朝廷嘉獎，應當加以旌揚聘用，使隱逸之士焕發光彩，用來彰明謙遜不競的美德，消除追逐名利的弊病。以臣愚見，王弘之當任太子庶子，郭希林當任著作郎。"於是徵召王弘之爲庶子，他不就職。太祖登基後，王敬弘任左僕射，又奏請朝廷説："王弘之高尚的品行很早就表現出來，清苦的節操在暮年更爲彰顯，如今國家内外安定，應當修治太平的教化，招聘隱居的人士，用以勉勵淡泊謙讓的美德。"元嘉四年，朝廷徵聘王弘之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職。敬弘曾經脱下貂裘送給他，他就穿上貂裘去采藥。

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築室。謝靈運、顔延之并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栖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逾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栖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虚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弘之愛好垂釣，上虞江有一個地方，名叫三石頭，他常常在此處垂釣。過路的人不認識他，有人問："漁夫釣得魚賣不賣？"弘之回答："我釣不到魚，釣到了也不賣。"太陽落山時他裝了魚進入上虞外城，經過親朋故舊的門口，分别放一兩條魚在門内後走開。始寧的沃川有山水美景，弘之又靠着山岩修建房舍。謝靈運、顔延之對他都很欽敬，謝靈運給廬陵王義真信中説："會稽境内既富於山水美景，因此江左隱居的名士大都在那裏居住。然而時當末世，人們追慕榮禄，真正能隱居的人不多，有的人因有才能而爲朝廷徵召，不能實現他們隱居的意願。至於像王弘之辭職歸耕，已超過三十年；孔淳之隱居山谷，從開始堅持到今天；阮萬齡辭官賦閑，繼承前人事業；浙河以外，隱居山澤的人，就是這幾位罷了。他們的德行既可遠比伏羲、唐堯時代，又能教育激勵貪婪競求的人。殿下愛好真樸，企慕古風，平常就像老百姓一樣。每每回思往昔的傳聞，虚想岩穴的生活，如果派遣一位使者，對他們有所慰問，那可真是千載的美談了。"

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托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過了四年王弘之去世，時年六十三歲。顏延之想爲他作悼辭，寫信給弘之的兒子王曇生説："你父親有超越世俗的節操，凡是有見識的人，對他都很欽慕向往，執筆能文的人，本應有所記述。何况我傾慕他的高風願附驥尾，私下把叙述他的德行作爲自己的事，衹恨我文筆笨拙，不足以表達他的美德。"悼辭竟未寫成。

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爲吴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王弘之的兒子曇生愛好文章義理，并以謙和見稱於時。歷任高位，任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年，爲吴興太守。太宗初年，到處發生叛亂，戰敗後逃奔會稽，歸降被赦，官止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禄大夫。父寧，黄門侍郎。

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爲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爲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

阮萬齡，陳留郡尉氏縣人。祖父名阮思曠，官拜左光禄大夫。父名阮寧，任黄門侍郎。

萬齡年輕時就有名氣，官職從通直散騎侍郎做到孟昶建威長史。當時袁豹、江夷相繼爲孟昶司馬，世人稱該府有三位素有聲望的人士。萬齡的家在會稽的剡縣，他頗有隱居的情懷。永初末年，從侍中離職東歸故里，朝廷徵他爲秘書監，加官給事中，但他不應命就職。不久朝廷任命他爲左民尚書，又出來任職，遷官太常，出任湘州刺史，在州裏没有政績。轉任東陽太守，又被免職。再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去世，時年七十二歲。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彦深，魯郡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

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并不就。

孔淳之，字彦深，魯郡魯縣人。祖父孔惔，任尚書祠部郎。父親孔粲，朝廷曾徵聘他爲秘書監，不就職。

孔淳之年少時就有高尚志向，愛好詩書典籍，受到太原王恭的稱贊。他住在會稽剡縣，生性愛好山水，每當出門游歷，必定要走遍幽深峻險的地方，有時一去十幾天，忘了回家。有一次游山時遇到佛僧法崇，因而留下來住在一起，一下子就住了三年。法崇感嘆説："我遥想世外的生活，已經有三十年了，現在竟和你在這裏一見如故，真叫人高興得忘了老之將至了。"直到淳之回家，也不告訴他姓名。朝廷任命孔淳之爲著作佐郎，太尉參軍，都不就職。

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蕪徑，唯床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

淳之服喪時極盡孝道，搭茅廬守在墓旁。服孝期滿，同隱士戴顒、王弘之和王敬弘等人一同爲世外之游。王敬弘將女兒嫁給淳之的兒子孔尚。會稽太守謝方明極力邀請他到郡城作客，他始終不肯去。他住的是茅草房，庭院雜草叢生，蓋住了路徑，衹是床上有幾卷書。元嘉初年，朝廷又徵聘他爲散騎侍郎，他就逃到上虞縣地界，家裏無人知道他的去處。淳之的弟弟孔默之任廣州刺史，他到都城與弟弟告别，司徒王弘便邀請淳之到冶城會晤，他當天就駕車東歸，不屑一顧。元嘉七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孔默之通曉儒學，注釋了《穀梁春秋》。

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孔默之的兒子孔熙先，事迹寫在《范曄傳》中。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縣人。父劉期公，任衡陽太守，兄劉盛公，立志高尚，不入仕途。

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

劉凝之傾慕老萊、嚴子陵的爲人，把家財推讓給弟弟和侄子，在野外建築屋舍，不是自己的勞動所得就不吃，州里的人很敬重他的德行。州三禮徵用他爲西曹主簿，舉薦爲秀才，他不就職。凝之的妻子是梁州刺史郭銓的女兒，陪嫁的資財豐盛，凝之全部散發給親屬。他的妻子也能不圖慕榮華富貴，與凝之共同安於儉樸艱苦的生活。夫妻倆同乘一輛粗笨的車子，到市場交易，所賺的錢除掉够自己用的以外，其餘都施捨他人。他被村裏人欺騙，一年中三次交納賦税，一求就給。有人曾錯認他的鞋子爲自己的，他却笑着説："這鞋子已經穿破了，我讓家裏人找雙新的給你吧。"這人後來在田間找到了失落的鞋子，把新鞋送還，而他却不肯收回。

元嘉初，徵爲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并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元嘉初年，朝廷徵聘他爲秘書郎，不就職。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守江陵，他們都派遣使者問候他，凝之覆信的末尾寫到"頓首"時，自稱爲"僕"，不遵守臣民的禮節，有人認爲這樣做不恰當。凝之説："從前老萊曾經向楚王自稱爲'僕'，嚴陵在光武帝面前也是行對等之禮，我没聽説過巢父、許由向堯、舜稱

‘臣’。”當時戴顒給衡陽王義季寫信也是自稱爲“僕”。

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荆州有一年鬧饑荒，義季擔憂凝之會餓死，贈給他十萬錢。劉凝之很高興，帶錢到市集門口，看到面有飢色的人，都分給他們，一下子就分光了。他生性愛好山水景色，有一天携同妻子泛舟江湖，在衡山南面隱居下來。他登上高嶺，斷絶交往，築小屋居住，采藥服食，妻子都依從他的意願。元嘉二十五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并不應徵辟。

龔祈字孟道，武陵郡漢壽縣人。堂祖父龔玄之，父親龔黎民，都不接受朝廷的徵召。

祈年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爲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荆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龔祈十四歲的時候，鄉里推舉他代表州去迎接西曹，他不去。謝晦管理該州時，任命他爲主簿；彭城王義康以秀才舉薦他，除爲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他都不就職。龔祈風度端莊，姿態文雅，容顔舉止都令人嘆賞。中書郎范述見了他感嘆説：“這是荆楚之地的仙人啊！”衡陽王義季在荆州任官時，由於龔祈和劉凝之、師覺授都不接受徵召，就下文聘用三人的兒子。龔祈又被聘任太子舍人，仍不出仕。他有時寫點詩，但詩中所言，不涉世事。元嘉十七年死去，時年四十二歲。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并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

翟法賜，尋陽郡柴桑縣人。曾祖父翟湯，翟湯的兒子翟莊，翟莊的兒子翟矯，都有高尚之風，不入仕途，逃避朝廷的徵用。翟矯生的兒子就是法賜。

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并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岩，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

法賜年輕時掌管家業，在廬山頂上修建屋舍。父母亡故後，就不再回家。他不食五穀，用獸皮和草做衣服。即使是鄉鄰和親戚，也没有誰能會見他。本州徵聘他爲主簿，舉薦爲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他都不應命。後來他家裏人到石屋去尋找，他就更向遠處遷徙，躲避朝廷徵聘，在深山中隱藏踪迹。尋陽太守鄧文子上表朝廷，説：“奉詔書徵召本郡郡民、新近任命的著作佐郎南陽人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之職。法賜在廬山隱居不出，至今已有四代，他栖身於深山之中，很少有人見到。如果用

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岩石之間，不知年月。

王法逼迫，用嚴刑管束，像打獵那樣尋遍深山老林，以求能够擒獲，就怕會造成他不幸身亡。這樣做反而有傷盛世的教化。”於是停止了追尋。後來不知道何年何月，法賜死在深山岩石之中。

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馬。

陶潛字淵明，有的人認爲他名淵明，字元亮，尋陽郡柴桑縣人。曾祖父陶侃，是東晋的大司馬。

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静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娱，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陶潛從小就志趣高尚，曾著有《五柳先生傳》一文，用來比擬自己。他説：

這位先生不知道是什麽地方的人，也不明白他的姓名字號。他的住宅旁邊有五棵柳樹，因此人們就稱他‘五柳先生’。先生的性格安閑静穆，寡言少語，不貪圖榮華利禄。喜歡讀書，也不求十分明白的解釋，每當有了領會的地方，便高興得忘記了食飲。生性好酒，怎奈家中貧窮，不能常有酒喝。親戚朋友知道他這樣，有時備了酒去邀請他，他到了便把酒喝個乾盡，定要喝醉纔罷休，可是醉了就退席，從來沒有留戀不捨的樣子。家裏四壁空空，擋不住寒風烈日，穿着打了補丁的粗布短衣，飯籃和水瓢經常空着，先生却處之泰然。常常寫些文章來自我娱樂，在這些文章中很能够表示自己的志向，這就是對於得意失意的事，從不放在心上，以超脱的態度來度過一生。

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録。

他的自我叙述就是這樣，當時人認爲它是陶潛爲人的真實記録。

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詞曰：

陶潛的父母年老，家境貧寒，被舉薦爲江州祭酒，但不願意忍受當小吏的勞苦，不久就自行辭官而歸。州裏又聘他爲主簿，没有應命。他親自耕作來維持生活，以致因勞累而得病。又任鎮軍將軍、建威參軍，對親友説：“我想姑且做個縣令，得點薪俸作爲隱居的費用，你們説行麽?”有關部門的專職官員得知陶潛的要求，任他爲彭澤縣令。他命令縣吏將縣府的公田全部種植用以釀酒的黏稻，而他妻子則堅决要求種植充糧的粘稻，於是讓二頃五十畝種黏稻，五十畝種粘稻。郡裏派遣督郵來到彭澤縣，縣吏稟明陶潛，應當

穿戴官服去參見，陶潛慨嘆地說："我不能爲了五斗米官俸去向鄉里小人彎腰行禮。"當天就交出官印，離職而去，還作了一篇《歸去來辭》，寫道：

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超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

回到家裏去吧，家中的田園快要荒蕪了，爲什麽還猶豫徘徊！既然是自己求仕，以致心爲形體所役使，爲什麽還要悵然若失，獨自傷悲呢？認識到過去的錯誤已然是不可挽救，但知道在未來還可以彌補追回。縱然迷了路，總算不曾走得太遠，已經覺察到今天棄官爲是，昨日求仕爲非。小船摇摇，輕快地向前蕩漾，微風飄飄，吹動我的衣裳。向行人探問前面的路程，衹恨晨光昏昧不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以盤桓。

隔了一會兒，終於望見了家門，我一邊歡欣一邊前奔。僮僕歡笑着趕來迎接，小兒子早在門前佇望久等。庭院的小路快長滿荒草，却喜青松、菊花依然保存。牽着孩子的手踱進内室，備好的酒已經斟滿酒杯。拿過酒壺酒盅，我自斟自飲，悠閑地看着庭樹，暢心開顔。斜倚南窗來寄托我曠放的情懷，深知狹窄簡陋的住室更易於得到平安。每天在園中散步，自成樂趣，家門常常緊閉，以擺脱世俗的喧囂。我拄着手杖隨處游樂歇息，時常抬頭遠眺，觀賞自然。雲本無心，從山岫間自然飄起，小鳥倦了，也自知向老巢飛還。夕陽把餘輝漸漸收斂，將要躲進山的那邊，我仍撫摸着孤傲的青松，流連忘返。

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絶游。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説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上春，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回到家裏去吧！讓我斷絶官場的一切交游。世俗既與我格格不入，還再作什麽追求？訪問親戚叙叙家常使我快樂，獨自一人彈琴讀書也可解悶消憂。農人告訴我春天已經來臨，將要去耕種西邊的田疇。有時我乘坐一輛篷車，有時我駕着一葉扁舟。既去探尋曲折幽深的澗水，也去越過高低不平的山丘。春天到來，樹木喜樂地茁壯成長，泉水潺潺地開始長流。我羨慕萬物適合時令，生機蓬勃，不禁感慨自己

的生命將到盡頭！

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放開些吧，我寄身天地之間還能有幾個春秋！爲什麽不任憑心意來决定去留，爲什麽還終日不定而有所追求？榮華富貴本來不是我的願望，仙山瓊閣不過是海市蜃樓。我衹盼着良辰佳節獨自游逛，或者把手杖插在一邊，到田地裏培土耕耘。我將登上東邊的高崗縱情呼嘯，面對着清澈的流水吟詩幾首。姑且隨順自然的變化，歸向生命終了，樂從天命的安排，還有什麽疑憂！

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賫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舆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義熙末年，朝廷徵召陶潛爲著作佐郎，未應命。江州刺史王弘想結識他，但找不着機會。陶潛曾去廬山，王弘命陶潛故友龐通之帶着酒食，在半路的栗里迎候他。陶潛有脚病，讓一個門生和兩個兒子抬轎子上山。來到栗里，他愉快地與龐通之一起飲酒。過了一會兒，王弘來參加，陶潛也不以爲忤。早先，顏延之擔任過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的時候，跟陶潛的交情很好。後來調任始安郡守，路過陶潛住處，日日去拜訪陶潛，每次去定要暢飲，喝得大醉。臨走時留下二萬錢給陶潛，而陶潛則將錢全部送存酒家，隨時沽酒。有一次九月九日重陽節，家中無酒，陶潛到屋邊菊花叢中悶坐許久，恰當此時，王弘送酒來了，他立即對菊暢飲，醉了纔回屋中。陶潛不懂音樂，却藏有一張不加裝飾的琴，没有琴弦。每次飲酒愜意，就撫弄這張琴寄托心意。拜訪他的人不論貴賤，有酒便設宴同飲。如果陶潛先醉，便對客人説："我醉了，想睡覺，你們可回去。"他就是這樣真實、直率。郡將來探望他，正碰上他釀酒成熟，衹見他取下包頭的葛巾來過濾酒糟，過濾完畢，又將葛巾包在頭上。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晋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

陶潛年輕時官微位卑，并不在乎官場去就的行迹。但自認爲曾祖父陶侃在晋朝曾爲宰輔，耻於再在後一朝代委屈自己，所以自從高祖王業日漸隆盛，就不再出仕。他所寫的文章，都注明寫作年月，義熙以前，則寫上東晋皇帝年號，自永初以來，就衹用甲子紀年。他曾經給兒子寫了一封信，用來表達自己的志向，并且教育兒子説：

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以家貧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罔罔。

天地賦予人類的性命，有開始就必有終結，自古以來的聖賢，誰也不能逃脱得了。子夏曾説："死生聽從命運，富貴由天安排。"子夏是孔子的學生，親身接受過先生的教誨，發表這種議論，豈不是説明貧窮和顯達都不可胡亂追求，長壽和夭折早就命中注定，永遠也不能作分外之想麽？現在我已年過五十了，生活一貫困苦，常因家裏貧窮，爲謀生計不得不東奔西走。我生性剛直，才能笨拙，與人情世故多有違背，我給自己打算，長此下去，勢必在世俗中遭到災禍，於是竭力逃避世俗，使得你們從小飽受飢寒。我常常有感於王孺仲賢妻的話，自己甘於過飢寒交迫的生活，又怎能爲兒子不成才而感到慚愧呢？她所説的就是我現在的情況了。衹恨没有求仲、羊仲那樣投合的鄰居，没有老萊子妻那樣同心的伴侶。懷着這般苦心，確實使我獨自感到悵惘。

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静，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我小時候喜歡讀書，偏愛悠閑安静，讀書有所心得，便高興得忘了吃飯。看見樹木枝葉茂密交相成蔭，聽見候鳥變换的鳴聲，高興得好像有喜事。我曾講過五六月間在北面窗下躺卧，遇有凉風陣陣拂過，自覺猶如遠古羲皇時代的人。當時我見識膚淺粗陋，光陰荏苒，年復一年，緬懷追尋往日的願望，又是多麽渺茫。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没齒。濟北氾稚春，晋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

自染疾以來，身體漸漸衰弱老化。雖然親朋故舊不嫌棄，常常拿些藥物來醫治，但自己恐怕壽命有限了。衹恨你等幼稚弱小，家中貧窮没有傭人，小小年紀挑水打柴，不知何時纔能擺脱，這一切牽挂在心，但像這樣又能説些什麽呢！你們弟兄雖然不是一母所生，但應當牢記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鮑叔和管仲一起做生意，分錢財時互不猜疑；歸生和伍舉老友相遇，鋪坐荆草，暢叙舊情。所以後來管仲能得鮑叔的幫助反敗爲勝，獲得成功；伍舉畏罪出逃，歸生助他還楚建功。他們不是親兄弟尚且如此，何况你們是同一父親的兒子呢！潁川的韓元長，是

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漢朝末年的名士，身居公卿要職，享年八十歲，但始終與兄弟們同居一處，直到終老。濟北的氾稚春，是晉代有高尚操行的人，他家七代没有分家，闔家没有人有怨恨的表現。《詩經》上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望你們要謹慎小心，我就再没有什麽可説的了。

又爲《命子詩》以貽之曰：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兹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默語，運固隆污。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風雲，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慚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虚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陶潛又作《命子詩》對兒子訓勉：

我們的祖先淵源古老啊，是從陶唐氏開始的。遠祖丹朱受到舜的禮遇，經歷了幾個世代，仍然保持着家族的光榮。御龍氏爲夏主效勞，豕韋氏輔佐商王。深謀肅穆的司徒陶叔，在周朝把我們的陶氏振興。戰亂紛紜的戰國時代，使周朝衰落下來。陶氏的賢人像鳳凰隱蔽在山林一樣，隱居山丘不入仕途。那時飛竄的虬龍擾亂烏雲，驚逃的鯨魚掀起急流。到漢代天下安定，愍侯陶舍受到高祖的眷顧。偉大的愍侯啊，幸逢盛世，追隨帝王建立功業。早年持劍出征，顯示出赫赫功勛。光榮地參加祭祀泰山、黄河，受封土地和人民。勤勉不倦的丞相陶青，確實繼承了他父親陶舍的功業。我們陶氏像滚滚長河源遠流長，像蔚蔚大樹枝繁葉茂。一代代子孫是那長河導引的衆水，是那大樹羅列的枝條。他們中有人出仕，有人隱居，因時世有時隆清，有時惡濁。到我們東晉時，長沙郡公陶侃建立了昭著的功業。英武的陶公啊，立功又立德。天子考慮我陶公任命他爲統帥征伐南國，功成後辭官歸隱，在寵幸面前没有迷惑。誰能説這種高尚的思想，在近世可以找到呢？我的祖父陶茂公爲人嚴肅正直，謹慎小心，始終如一。他的風格是朝廷内外官員的模範，他的恩惠使全郡百姓和悦。我那仁慈的父親恬淡無爲，雖曾投身過仕途，却静默處世而不喜不怒。衹嘆我自己無德無才，趕不上我的祖先。如今鬢髮已白，形單影隻。古人認爲衆多的不孝之罪，以没有後代最重。我確實挂念這件事，終於聽到你降生的哭聲。用占卜的方法，選擇了

一個吉日良辰，給你取了大名叫儼，取字號叫求思。希望你牢牢記住這個名字的含義，朝朝夕夕溫和恭敬。企盼你向古人孔伋學習，他的字就叫子思。痢痢頭夜裏生兒，趕快點燈照看，擔心他像自己一樣。所有的父親都是這樣心情，又何祇是我？既已看到兒子出生，總盼望他將來不錯。人家也都這麼説，這種感情實在不假。日子一天天過去，你也會漸漸離開無憂無慮的孩提時代。幸福不會憑空得到，災禍却是容易招來。願你日夜勤奮，能够成才。萬一你成不了才，也祇好算了。

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陶潛在元嘉四年去世，時年六十三歲。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餽遺，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時年五十。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郡涅陽縣人，是宗炳的堂弟。早年没有父母，事奉兄長恭敬謹慎，家庭貧窮却愛好讀書，雖然文章的義理不及宗炳，但是風格的純真、恬淡超過了他。本州徵聘他爲主簿，以秀才薦舉他，都不應命。凡公私饋贈之物，一件也不接受。高祖受禪登位，徵召他爲著作佐郎，但他不到任。元嘉初年，大使陸子真采風觀俗，三次拜訪彧之，每次他都稱病不出來會見。他告訴人們説："我是一個布衣草民，從小生長在鄉下，怎能有勞朝廷命官屈駕作客呢？"陸子真回朝，上表推薦他，朝廷徵聘他爲員外散騎侍郎，還是不就職。元嘉八年去世，時年五十歲。

沈道虔

沈道虔，吴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沈道虔，吴興郡武康縣人。少年時有仁愛的胸懷，喜歡讀《老子》、《易經》，住在武康縣北的石山下。孫恩叛亂後鬧饑荒，縣令庾肅之迎接他到縣南的廢頭里，爲他修建一棟小型住宅，面對溪澗，有山水景物可供玩賞。有時他仍回到石山住所，與兄長的幾個遺孤一同過苦日子，雖然貧困，但不改變節操。他曾跟着戴逵學習彈琴，王敬弘很敬重他。郡州府一共有十二次任命他爲官，都不就職。

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

有人偷他園子裏的菜，他回來撞見了，却自己躲藏起來，等到偷竊的人偷够了離開，他纔出

屋後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笋送與之，盗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内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争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争者愧恧，後每争，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既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太祖敕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

來。有人偷拔他屋後的竹笋，他派人制止説：“可惜這些笋想讓它長大成林，不過我有更好的相送。”於是派人買來大竹笋送給他，偷笋的人感到慚愧，不肯收，道虔就讓人放在他的門裏纔回去。道虔常常靠拾稻穗維持生活，一同拾穗的人爲争奪稻穗而吵鬧，道虔勸解不住，便把自己拾得的稻穗全部給他們，争穗的人十分慚愧，以後每次發生争吵，總是説：“不要讓居士知道。”寒冬臘月他没有夾衣，戴顒得知便把他接來，給他做衣服，并且送給他一萬錢。他回來後，便把身上的衣服和所得的錢，全部分給子侄中没有衣服穿的人。鄉里的青年人一個個來向他求學，道虔經常連飯都吃不上，没有力量從事教學。武康縣令孔欣之給以豐厚的資助，入學受業的人都能有所成就。太祖得知此事，派遣使者來問候他，賞賜三萬錢，二百斛米，他全用來給亡兄的子女嫁娶。朝廷徵聘他爲員外散騎侍郎，不就職。他家數代信奉佛教，把父祖的舊宅改建爲佛寺，每到四月八日，就請出父祖神像祭祀。請像的那一天，全家都悲戚哀痛。道虔年老時吃素，經常没有維持生活的錢，但他把彈琴讀書當作樂趣，孜孜不倦。太祖敕令郡縣官員隨時接濟他。元嘉二十六年去世，享年八十二歲。

子慧鋒，修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道虔的兒子沈慧鋒，繼承了父親的志業，朝廷徵用爲從事，都不應命。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軍參軍，并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并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

郭希林，武昌郡武昌縣人。曾祖父郭翻，在東晋時代其志高尚，不入仕途。希林年輕時掌管家業，朝廷徵召爲州主簿，秀才，衛軍參軍，都没有應命。元嘉初年，吏部尚書王敬弘薦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郭希林爲著作佐郎。後來又徵他爲員外散騎侍郎，他都不就職。元嘉十年去世，時年四十七歲。

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爲主簿，不就。

其子郭蒙，也隱居不仕。泰始年間，郢州刺史蔡興宗聘他爲主簿，他不就職。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郡南昌縣人。年輕時上廬山，侍奉佛教徒慧遠和尚。他勤奮好學，尤其精通《三禮》、《毛詩》，隱居不涉世事。本州

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并不就。與子侄書以言所守，曰：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栖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托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内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絶。

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逾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向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托，栖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聘他爲從事，朝廷徵召他爲員外散騎侍郎，都推辭不受。他寫信給兒子和侄兒，用來表達自己的志向。信中説：

人生的禍福得失，都由前定，定數之外，是不可以用智慧和力量强求的，衹是應當在自己的稟性之内，順其自然，不要輕率罷了。我自小爲疾病所困，專事調治休養，而且生性愛好嫻静，心志超然於事物之外，所以，在孩提時代就有了退隱的願望。一到二十歲，就信奉佛教上了廬山，拜慧遠和尚爲師。當時師友相互傳授學問，解釋經書而弘揚大道，我欽佩同輩，受到啓發誘導，於是澄静心情，驅除雜念，專心致志地鑽研典籍，激勵自己身體力行，夜以繼日。於是有欣賞山水的愛好，聚會叙談的歡樂，這一切確實能幫助我通達至理，陶冶性情，成就不斷行進的學業，快樂得忘記了憂愁，連時間的早晚都不知道了。自從學道隱居以來，已有二十餘載，宗師名匠已經去世，良朋好友又逐漸凋零，接着又遇到違背天理的叛亂，吃盡了苦頭，往昔立下的虔誠志願，一下子毁滅殆盡，心懶意散，情衰意損，因而與你們回到故里，耕作於田野，居住在山谷中，與人世交往久已斷絶。

日月不停地流逝，一下子又過了十年。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五十歲。就如夕陽快要降落於崦嵫山，未來還能有幾多年呢？真想效仿當年向子平游五岳的作爲，謝絶眼前家務瑣事的操勞。現在我年齡雖老，未到糊塗的地步，身體雖衰，也不是不能行動，還能激勵自己去實現願望，任憑心意去追求寄托，這就是致心於來生的接引，專意於晚年的保養，在良辰美景中優游歲月，在有限光陰裏享受餘樂。我内心所期望的，全在這裏了。你們各自長大成人，冠禮已行，婚娶已畢，我隱居惜時研修學問，還有什麽可憂慮的呢？衹希望保持自己的志向，用以保持善名而終罷了。從今以後，家事無論大小，一概不必告我。子平的話，可以作爲準則。

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并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篤尚希古，經行明修，自絶招命，守志隱約，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岩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栖窮藪，自賓聖朝，克己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

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元嘉十五年，朝廷徵召次宗到京都，在鷄籠山設立學館，聚集生徒教授，招有學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都以儒學之士總管監督諸生。當時國子學尚未建立，皇上很重視學術，令丹陽尹何尚之設立玄學館，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設立史學館，司徒參軍謝元設立文學館，一共四個學館，同時建立。皇上多次駕臨次宗的學館，資助非常豐厚。又任命次宗爲給事中，不應命。過了許久，他回到廬山，公卿以下的官員都爲他設宴餞行。元嘉二十五年，皇帝下詔説："前次新任命的給事中雷次宗，立志高遠，希慕往古，精通經書，涵養德行，自己辭絶封職，堅守隱居的志向，應當加以升遷，用以表彰隱逸，可以任爲散騎侍郎。"後來再次徵召他到京都，朝廷爲他在鍾山西岩下修築房舍，稱爲招隱館，讓他爲皇太子和諸王講解《喪服》經。次宗不進宫室正門，於是讓他從華林東門入延賢堂授業。元嘉二十五年，次宗在鍾山去世，時年六十三歲。宋太祖給江夏王義恭寫信告知次宗亡故，義恭復信説："雷次宗生病不能救治，實在令人悲痛，至爲悼念。他隱居深山，離群索居，自以賓客之禮侍奉聖朝，克己復禮，始終如一。我想皇上的恩德已經廣施於人，現在他也承蒙哀憫。"

次宗的兒子雷肅之，很能繼承他的學業，官做到豫章郡丞。

朱百年 姚吟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晋右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

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采箬爲業。每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搒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咏，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

朱百年，會稽郡山陰縣人。祖父朱愷之，東晋時期任右衛將軍。父朱濤，任揚州主簿。

朱百年從小就有高遠的情志，父母去世後守孝期滿，就帶着妻子孔氏住進會稽南山，以砍柴伐竹爲生。他經常把木柴竹子放在路口，總是被過路行人取走，第二天早上仍舊如此，人們覺得有些奇怪，時間一長，纔知道是朱隱士出售的東西，買的人能出多少錢，就留下多少錢，取走木柴竹子。有時遇上寒冷下雪的日子，木柴竹子賣不出去，生活過不下去，就自己撑船把妻子送回娘家，天晴後再接回來。有一次他到山陰給妻子買三五尺彩綢做衣服，由於喜歡喝酒，碰上醉酒就把彩綢丢失了。他相當善於談論玄理，經常寫

并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覬友善。覬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并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覬宿，衣悉夾布，飲酒醉眠，覬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覬亦爲之傷感。

些詩，往往有高妙精彩的詩句。郡府任命他爲功曹，州府徵用他爲從事，舉薦他爲秀才，都不肯應命。他隱藏行踪，避開世人，衹與同縣的孔覬交情很好。孔覬也很喜歡喝酒，兩人碰到一起就要喝個痛快，相對舉杯，盡情盡興。百年的家境一向清貧，他母親是冬天去世的，當時連入殮的絲綿衣服也没有，從此他不穿絲綿衣服。有一次天冷，他到孔覬家住宿，身上穿的都是布夾衣，酒醉後睡着了，孔覬給他蓋上被子，百年没有發覺。醒來後，把被子掀開不蓋，對孔覬説："絲被真是太熱了！"於是痛哭流涕，孔覬也爲他感到悲傷。

除太子舍人，不就。顔竣爲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爲文學從事，不起。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

朝廷任命他爲太子舍人，不就職。顔竣任東揚州刺史，發下文書送五百斛穀米給百年，他不接受。當時山陰縣還有個寒門士人姚吟，也有清高的志趣，爲士大夫所推重。義陽王劉昶到州，要徵聘他爲文學從事，他不願出仕。顔竣送姚吟二百斛穀，姚吟也推辭不受。

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孝建元年朱百年在山中去世，享年八十七歲。蔡興宗此時任會稽郡太守，送一百斛米給百年的妻子，百年妻派遣女僕到郡府堅決辭謝不受，當時的輿論贊美她，把她比作漢代梁鴻的妻子孟光。

王素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禄大夫。

王素字休業，琅邪郡臨沂縣人。高祖王翹之，擔任過晉光禄大夫。

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修完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薄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并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皋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并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爲倉曹屬，太宗

王素從小就有志向德行，家庭貧窮，母親年老。起先他任過廬陵國侍郎，因母親去世服喪而辭去職務。服喪期滿時，廬陵王劉紹任江州刺史，親朋故舊勸他再去廬陵王手下任職，王素不答理，於是隻身前往東陽，隱居不入仕途。他相當注意經營田園，所得足以維持生活。愛好文章義理，不以世俗之事牽累情懷。世祖登基，想搜尋引用隱退人士，下詔書説："救濟人世而成就天下之務，要注意到隱約、細微的事情，規範世俗而提倡謙讓的作風，一定要表彰清高的節操。我日夜都追求施行善政，想使浮薄的風气轉爲敦厚，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都清正廉潔，與世無争，身居田畝山澤而自我滿足，隱居的志向

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中舍人，并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况。七年，卒，時年五十四。

堅定不移。應當加以褒獎提拔，用以光耀難於仕進的人。兩人均可任命爲太子舍人。”大明年間，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徵聘屬官，徵用王素爲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王素爲太子中舍人，都不接受。王素既然數次都被朝廷徵聘，因而很有聲譽。山中有一種蚿蟲，鳴聲清亮，傳聲很遠，使人久聽不厭，但它的形態很難看，王素就寫了一篇《蚿賦》，用來比喻自己。泰始七年王素去世，時年五十四歲。

劉睦之　州韶　褚伯玉

時又有宋平劉睦之、汝南州韶、吴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黄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熟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瀑布山三十餘載，揚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當時還有宋平的劉睦之、汝南的州韶、吴郡的褚伯玉，也隱居不仕。劉睦之居住交州，朝廷授他爲武平太守，不應命。州韶字伯和，是黄門侍郎州文的孫子。他在湖熟的方山建築房舍，朝廷徵聘他爲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他不應命。褚伯玉住在剡縣的瀑布山，有三十多年，揚州府徵召他爲議曹從事，他不就職。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屬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特進顔延之見而知之。晋陵顧悦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自京口遷鎮江陵，要康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中，太祖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軍，蠲除租税。江夏王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爲從事、西曹，并不就。棄絶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困篤，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虚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閑日，輒卧論文義。世祖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恒貞，操勖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栖志希古，操不可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郡楊縣人。他家世代居住京口，後寄居在南平昌。從小好學用功，體貌健壯魁偉。下邳的趙繹以文章義理爲人稱譽，康之與他交情很好。特進顔延之一見他就很賞識。晋陵的顧悦之詰難王弼的《易經》釋義四十多條，康之爲王弼辯護，反駁顧悦之，他的論述更合乎情理。他又作《毛詩義》，對經籍中疑難費解的地方有很多論述解釋。他曾從佛僧支僧納學習算術，深通其妙。竟陵王義宣從京口轉鎮江陵，邀康之一同前往，他表示拒絶没有從命。元嘉年間，太祖聞康之有學問義理，任命他爲武昌國中軍將軍，免除他的租税。江夏王義恭、廣陵王劉誕到南徐州，徵用他爲從事、西曹，都不接受。他摒棄人事來往，堅守志向，隱居不出。康之的弟弟雙之是臧質的車騎參軍，與臧質同行，路經赭圻時得病死了，埋葬在河邊。康之這年春天得病，病得很重，稍微好了些，就扶靠着去把弟弟的棺柩遷回，因此得了虚癆症，卧床二十多年。一有空閑的時候，便躺着談論文章義理。世祖即位，派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子真返回宫廷，推薦康之“志業踐履恒正，操守持勉

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爲通直郎，又辭以疾。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仿佛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清堅，行爲爲鄰里信服，聲譽延及邦邑，立志仰慕古風，節操不可改變。對他應當加以徵聘，用以端正風化”。子真的建議没有受到朝廷重視。太宗泰始初年，與平原明僧紹一起被聘任爲通直郎，他又以疾病推辭。順帝昇明元年去世，時年六十三歲。

史臣曰：那些獨往獨來的人，都有孤傲的個性，不會違背自己的志願和思想去迎合世俗，藉助虚假的聲譽來求得仕途通達。倘若使他們遇到信任他們的君主，碰上時機到來的好運，又怎會放情江海之上，逍遥山林之中呢？他們隱居的原因，都是不得已纔這樣做的。况且岩壑閑静悠遠，水石清澈華美，即使在城墻高大、四面阻隔的都市裏，人們也没有不堆土造山，掘地開泉，創造與山林河澤相似的自然環境。由此可知，那山林上的青松，水邊的香桂，不衹是隱士們玩賞的對象，而那碧绿的山澗，清澈的潭水，倒成了仕宦者注目的所在。那麽辭官而去，這又有什麽難做到的呢！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説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兹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黄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并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凴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晋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絶，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

所謂君子小人，是對同類人物的通稱。遵循道義的就是君子，違背道義的就是小人。屠宰牲畜和釣魚是卑微的事，用兩板相夾築墻是低賤的職業，可是，屠釣的姜太公被舉用爲周朝的太師，板築的傅説當上了殷朝的丞相。這是不講究公侯的家世及列鼎而食的門資，而選用隱居未仕的人，衹要有才能就行。到了兩漢，這種用人的主張没有改變，胡廣字伯始，雖世代務農，但他位至公相；黄憲字叔度，是牛醫的兒子，但他名揚京城。再説因父兄的功績在朝廷做官的人，都有職業，雖然連續七世做侍中、中常侍，頭上插戴貂尾，在西漢受人推崇，但侍中親自承擔呈進奏章等事，又分管皇帝的衣服，東方朔做黄門侍郎，在殿下持戟侍衛。郡縣的屬官、胥吏，都出身於豪富之家，執戈在宫中值勤的衛士，都來自有權勢的家族，不像後代，分成兩條途徑。漢末政權喪失，天下大亂，魏武帝開始建立基業，軍中辦事匆促，暫且定立九品用人制度，大概以此品評人才的優劣，不是爲了論世族的高低。由此沿襲下來，就作爲既定的成法。從魏到晋，没有誰能改動，州裏的州都、郡裏的中正，雖説以才能衡量人，但全社會的人才，真正按才能高低而升降的却是很少。衹是憑藉由祖先家世門資而取得的特殊身份，相互凌駕，而都、正官都是些庸俗之士，考慮時勢所宜，評定名額的多少，隨事應付，這就是劉毅所説的“下品没有高貴的門第，上品没有低賤的家族”。隨着歲月的變遷，這種風氣日益篤盛，凡是衣冠士族，没有不是二

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内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凑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内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痏，構於筵笫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晋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品的，二品以下，就成了卑賤的庶人。周、漢的用人制度，讓有智慧的人役使愚笨的人，高低不齊，形成等級；魏、晋以來，以出身高貴的人役使出身低賤的人，士人與庶人的品類，有着非常明顯的區别。皇帝面南而坐，宫禁森嚴，在早晚侍奉的近臣中按規矩没有卿士在内，而宫中的事務則應當另有專人掌管。接着對近臣由親幸産生恩寵，由恩寵而鞏固了信任，於是皇帝没有威嚴可畏的容姿，衹有易於親近的臉色。孝建年間、泰始年間，皇帝的威權獨運，雖然設置百司之官，却不將權力交給他們。可是刑事政務糾纏複雜，個人自然很難全面知曉，衹得以親近的人爲耳目，靠他們辦事。賞罰的關鍵問題，就是國家的權力，由於皇帝詔令的宣布由親近的人掌握，於是形成了權力集於親幸，親幸與皇帝不相上下的局面。皇帝認爲他們身卑位薄，權勢不會很重。殊不知老鼠能憑藉土地廟而顯得高貴，狐狸能憑藉老虎而具有威風，在朝外没有迫脅皇帝的嫌疑，在宫内却有專權的實力。他們的權勢足以顛覆天下，可是有些皇帝對此却缺乏認識。皇帝身邊的人互相提携親朋，樹立黨羽，政事憑賄賂辦理，在筵席談笑之間，决定對人或用鈇鉞之刑，或賜高官厚禄。南方的金銀，北方的毛皮，都用船運輸；白色的絲絹，珍貴的琥珀，都加倍地送來。西漢的許家、史家，大概不值得一説，晋朝的王導、庾亮，未必能同他們相比。到了太宗晚年，思慮國家盛衰的大事，那些權幸之徒，害怕皇帝的宗族、外戚奪權，想使年幼的皇帝孤立，永遠竊取國家的權柄。他們捏造是非，製造禍端，皇帝的弟弟及各諸侯王，先後受到屠殺。百姓忘了宋王朝的恩德，雖然各有原因，但宋朝早就該亡國，實際上是由於這一點。唉！《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現在采用它們的名字，放在列傳中爲《恩倖篇》。

戴法興　巢尚之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并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境貧窮，父親名碩子，靠販賣紵麻爲生。法興兩個哥哥延壽、延興都修業立身，延壽擅長寫字，法興喜歡讀書。山陰有個叫陳載的人，家財富足，有錢三千萬，

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世祖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爲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上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并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内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并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吴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食邑各三百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

鄉里人都説："戴碩子三個兒子，抵得上陳載三千萬錢。"

法興少年時在山陰的街市上賣葛，後被官吏傳去署名作吏，入朝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在尚書中尋找聰明伶俐的令史，得到法興等五人，讓法興做記室令史。義康失敗後，法興依舊爲世祖征虜、撫軍記室掾。皇上爲江州刺史時，依舊補爲南中郎典籤。皇上在巴口樹立義旗，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都轉參軍督護。皇上登帝位，三人同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内務，在當時握有重權。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舍人，在東宫侍奉太子。大明二年，三位典籤都因爲南下參預密謀有功，封法興吴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蔡閑高昌縣男，食邑各三百户。蔡閑當時已死，追加爵位封地。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官職依舊保留。

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宫，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内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凑，門外成市，家産并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争買御物。六宫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

世祖親自過問朝政，不用大臣，但對心腹耳目，不能無所付托信任。法興很瞭解古今歷史，平時受到親信厚待，雖然去東宫侍奉太子，但皇上對他信任的心意仍然隆厚親密。魯郡巢尚之，是士人中的末流，元嘉年間，陪伴始興王劉濬讀書，也涉獵文史，受到世祖賞識。孝建初年，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是對官員的選、授、遷、轉以及誅罰、賞賜等重大處置，皇上都與法興、尚之共同商量考慮，宫廷内外的各種雜事，大多托付給明寶。皇上性格嚴厲暴躁，發怒之時，動不動就判罪殺人，尚之常常在事情發生時進行解釋，多數得到了保全赦免，殿省官員非常依賴他。而法興、明寶却大肆參預人事來往，大量接納贈送的財物，凡是他們向皇上推舉人做官，没有不批准的。天下人都聚集到他們這裏，門外成了鬧市，家産累積千金。明寶尤其驕横放縱，長子戴敬爲揚州從事，跟皇上争買御用的物品。六宫后妃曾經出行，戴敬穿着華美的服裝，騎馬跟在車子的左右，來往馳騁。皇上大怒，賜戴敬死罪，把明寶拘囚在尚方官署，不

久被赦罪釋放，還像當初一樣委托信任他。

世祖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任同總己，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内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决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顔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謡，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贋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宫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宫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顔、柳一體，吸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宫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録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没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

世祖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當時太宰江夏王義恭總領尚書事務，各種職事都應歸他自己掌管，但法興、尚之掌權的時間長，威望遍達朝廷内外，義恭平時就對他們畏懼服從，到這時更加害怕。廢帝没有親自管理朝政，凡有詔令施行作爲，都由法興一手操持，尚書中的事不論大小，法興一人獨斷，顔師伯、義恭徒有虚名而已。廢帝年紀漸漸大了，凶頑之志逐漸形成，打算自己有所作爲，法興常常加以禁止，常對廢帝説："皇上如此行事，想做當年被廢的營陽王那樣的人嗎?"廢帝心中逐漸感到不平。廢帝所喜愛的宦官華願兒很受寵幸，廢帝賜給他很多金銀玉帛，法興常常加以裁減，願兒非常怨恨。廢帝常派願兒出入街市，察聽民間歌謡，而街頭巷尾流傳這樣的話，説法興是真天子，皇帝是假天子。願兒因此勸告廢帝説："外面的人説宫中有兩個天子，皇上是一個，戴法興是一個。皇上在深宫中，與外面的人物不相接觸。法興與太宰、顔、柳結成一體，出入往來，門客常有數百人，朝廷内外的官員、百姓，没有不畏懼服從他的。法興是孝武帝的侍從之臣，又久在宫中，如今您把法興這個外人當作自家人看待，我非常擔心這座位不再爲皇上所有。"於是廢帝發怒，免除法興官職，遣送回到老家，接着又貶往邊遠的地方，不久又在家賜死，當時他五十二歲。法興臨死，封閉庫中所藏之物，要家人謹慎地保存好鑰匙。法興死後的第二天，又殺掉他的兩個兒子，攔截法興的棺材，放火焚燒，登記并没收所有的財物。法興能寫文章，多流行於世。

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勛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

法興死後，廢帝告誡巢尚之説："我繼承皇位，統治四方，對有功的舊臣推心置腹，遠近聞名。没想到戴法興依仗我對他的厚遇，背負君恩，獨自作威作福，冒犯法紀，貪污納賄，擅自發號施令，罪惡日益深重，以致得到這樣的結果。你等忠於職守，勤奮辦事，我都已知道，祇是街頭巷尾的話，衆説紛紜，褒貶不一，不僅人情感到驚異，也是違背了天象法度，從托付之意來説，這確實失去了我本來的期望。我現在親自

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

掌握朝政，留心各種事務，你等應竭誠盡力，符合我的期望。”尚之當時做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於是免去舍人之職，轉爲撫軍諮議參軍，太守職務依舊保留。

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吴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勤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

太宗泰始二年，下詔説：“已故越騎校尉吴昌縣開國男戴法興，從前跟隨孝武帝，忠誠勤懇地侍奉在左右，在入朝安定社稷的大事中，曾經參預對河山發誓。等到出侍皇太子，又盡心竭力，却被凶殘逆亂之人殺害，朕非常憐惜他。當恢復他被削去的官職，歸還他的封爵。”有關部門奏請以法興孫子靈珍承襲封爵。又下詔説：“法興小人，專權放肆，雖被暴君殺害，但從道義上講應由國家討伐，不應恢復貪婪之人的封爵，封爵當停止。”

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宫。晋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内，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户，固辭不受。轉黄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

太宗初年，又讓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依舊保留太守職位。未受任，改除前軍將軍，太守職位照舊，在東宫侍奉太子。晋安王子勛作亂被平息後，奉命領兵守護管轄區内，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户，堅決辭謝，不肯接受。轉黄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因病而死。

戴明寶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阼，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爲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户。太宗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爲前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晋陵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户。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爲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游擊、驍騎將軍，武陵内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歷任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時，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登位，權力任命都歸到法興手中，而明寶就不受看重了，衹以他爲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年，增加食邑一百户。太宗初年，天下反叛朝廷，軍務煩擾，因明寶是舊臣，多次治理軍事，又重新委任他，讓他當前軍將軍。事件平息後，遷宣威將軍，晋陵太守，提升爵位爲侯，增加食邑四百户。泰始三年，因參與掌管軍事時，接受了很多賄賂的財物而獲罪，削去了增封的官職爵位，拘囚在尚方，不久被寬釋。復爲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游擊、驍騎將軍，武陵内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因年老，拜太中大夫，病死。

董元嗣

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

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都做

明寶等俱爲世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弑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之誄焉。

過世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他奉命回到京城，正值元凶殺文帝而自立，劉劭派元嗣回南方，向世祖報告徐湛之等人謀反之事。世祖當時在巴口，元嗣詳述京城篡弑的情况。世祖派元嗣再往京城，向劉劭獻上奏表，接着，世祖舉兵起義。劉劭指責元嗣，元嗣回答説："開始沿江東下時，還没有反叛的圖謀。"劉劭不相信，備加拷打，不屈服，最後被打死。世祖事成之後，追贈元嗣員外散騎侍郎，吩咐文士蘇寶生爲他撰寫誄文。

奚顯度

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郯人也。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謡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旨殺焉。時人比之孫晧殺岑昬。

大明年間，又有奚顯度，南東海郯地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讓他主管勞工，但此人苛刻暴虐，蠻横無理，動不動就鞭打人，酷暑寒冬，也不讓人休息片刻，勞工不能忍受，有的自縊而死。服役的人聽説分給顯度管轄，就像走上刑場。當時建康縣拷問囚犯，有的用方形木材壓犯人的額頭及踝骨小腿，民間的歌謡説："寧願受建康壓額的刑罰，不能忍受奚度的毒打。"又互相開玩笑説："不要回頭看，回頭看就交給奚度。"他殘暴到了這樣的地步。前廢帝曾開玩笑説："顯度苛刻殘酷，被百姓痛恨，最近應當鏟除他。"左右人員於是唱了聲"諾"。當天宣布聖旨殺了他。當時人把這件事比作孫晧殺岑昬。

徐爰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爲爰。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本來名叫瑗，後來因與傅亮父親同名，改爲爰。

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高祖所知。少帝在東宫，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宫，遷員外散騎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

最初做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曾隨軍北征。辦事細密，深通事理，受到高祖賞識。少帝做太子時，他入東宫侍從左右。太祖初年，又受到親幸信任，歷經吏職，忠勤辛勞，於是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劉濬後軍行參軍。又在東宫侍奉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祖每當出兵打仗，他常常遥授用兵的計策。二十九年，再派王玄謨等北伐，給徐爰配備五百人，隨軍向碻磝進發，并領受聖旨，到時候向將士宣示。

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

世祖到了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往南逃

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詭劭追義恭，因得南走。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既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爲殿中郎，兼右丞。

孝建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群臣防禦之策，爰議曰：

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猖狂，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旍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遥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

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方鎮所資，實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爲

奔，徐爰當時在行軍的尾部，對劉劭撒謊，説去追趕義恭，因此得以往南逃走。這時世祖將登帝位，軍府十分倉猝，不懂得朝廷中的規章，而徐爰平時熟悉這種事。他一到，無人不高興，讓他兼太常丞，撰寫登基的禮節儀式。孝建初年，補尚書水部郎，轉爲殿中郎，兼右丞。

孝建三年，索虜侵犯邊境，皇帝下了詔書，問群臣防禦的對策，徐爰奏議説：

詔書説"敵人侵犯邊塞，水陸相隔，路途遼遠，孤城在危險緊急之中，又不可放棄"。臣認爲敵寇非常猖狂，爲害越來越大，擺開士兵等待，窺測可乘之機，如果不進行大規模討伐，最終不得安寧。但出兵千里之外，軍費開支本來就很大，而國家處於中興創業時期，没有積累足够的資財，所以軍隊徘徊不前，北方敵寇的氣焰尚待掃除。現在皇上洪福齊天，聲威遠震，那些蠢蠢欲動的殘餘醜類，害怕自己被討伐剪除，於是像蜂蠆一樣打算逞最後一擊，以此表明還有餘力。雖然不敢深入濟、沛地區，或許能竊據邊塞，作寇騷擾。而皇上親軍鞭長莫及，糧草也運送困難，如今前往救援，在形勢上恐怕難以趕得及。暫時應當命沿邊界的各戍守地點，訓練士兵，加固城防，所有各路督統將領，積聚糧食，種好屯田，估計他們的資財人力足可與敵人抗衡。而且，小鎮一旦告急，大督迅速往援，塢壁在中途阻截隔斷敵軍，州郡形成掎角之勢，如果敵軍自己送上門來，定叫他全軍覆没，匹馬不回。

詔書説"胡人騎兵動作迅速，劫掠無常，百姓出外耕田被俘虜，田野的糧食資助了敵寇。到了近年，邊軍没有糧食，江東乃根本之地，也不能把糧食全部調撥出去。應該采取什麽措施，方可救助"？臣認爲邊地方鎮所依靠的，實在應當一面種田，一面守邊，如果讓他們爲了堅壁清野，春天停止耕種，秋天没有收成，私家没有生業，公庫成爲空虛，以致從江東多次調撥糧草，這是不合適的。援救他們的辦法，祇在盡力防衛，

首尾。胡馬既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

敵寇來了一定要拒守作戰，敵寇退走就阻截追擊，據守險要的關隘，容易形成首尾呼應的形勢。胡兵既已撤退，那麼百姓豐收，倉庫充實，等到第三年，就可以長驅直入，擊敗敵人。

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

詔書說"賊兵入侵的方向，本來就沒有事先的計劃，而軍隊進犯，也沒有固定的地點。近年派兵守邊，倉庫很多空虛。如果事先調集人馬備戰，就要大量地消耗糧粟，不這樣的話，敵人突然殺來，倉猝間又無法應戰"。臣認爲進軍討伐敵寇，最需要資財人力，但以據守爲本，以應敵爲末，則不在於人多。現在敵寇沒有傾國出動，邊地諸城鎮形成脣齒相依的形勢，衹要養兵能得到勇士，用人能得到賢才，處理事情，謹慎小心，隨機應變，没有失誤，哪裏用得着白白地聚集衆多的士兵，來等待沒有發生的事呢?

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圖，奸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

詔書說"戎狄生性貪婪，惟利是圖。不挫折他們凶暴的圖謀，他們邪惡的野心就年年滋長"。臣認爲對敵寇不予還擊，就必然會遭到侵犯掠奪，一旦侵掠無休無止，那麼百姓就失去耕田種桑的時機，一旦農桑没有收成，那麼皇上的邊防就不能鞏固。鞏固邊防的方法，還擊敵寇是一大關鍵。

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遥輸，遠圖决無遂事，寢弊贊略，逆應有方"。臣以爲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蓬鳥逝矣。

詔書說"如果使邊疆連年受到驚擾，公家和私人都失去了本業，以致軍用資財因長途運輸而十分困難，要想最終安定邊境，是絶對辦不到的。防止弊病，應該提出參贊的謀略；抗擊敵人，應該有良好的方法"。臣認爲威鎮敵虜的方略，在於在邊塞多積糧粟。如果讓邊疆百姓失去本業，各個城鎮缺乏積蓄，不祇是無法作長遠的考慮，也不能制止敵虜的侵擾。如今應當派小戍地制止開始入侵的敵寇，大鎮奔赴妄想入境的强虜，敵虜一旦受到嚴重的打擊，便自然會像蓬草被風吹走，像鳥雀遠逝了。

尋即真，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

不久實授官職，遷升爲左丞。在這之前，元嘉年間，讓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年，

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曰：

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繼續撰寫成書。六年，又讓徐爰領著作郎，要他最後完成這部史書的編寫。徐爰在撰寫中雖然因襲前人之作，却專力寫成一部有獨到觀點的史書。向皇帝上表説：

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實唯雍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兹義，基帝創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晋以宣啓《陽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泰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烟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録，功偕著之後撰。

臣聽説虞代的歷史炳耀圖册，是以舜的光被四表的美德爲本源，夏朝的歷史昭明史册，是以禹隨山刊木的勤勞爲始先。成爲一位帝王雖説是自身的德性所致，但本來也有賴於進取順利，夏禹登基，其始出於堯命治水，虞舜稱帝的先兆是受任爲相。《詩·商頌·長發》所歌頌的是商代的始祖契，受上天之命創建周朝的實際上是西伯文王，這都是考察五行的變化規律、遠古的典章制度。下至兩漢，也按照同樣的義例修史，《漢書》記漢高祖帝業從沛縣豐邑舉義旗時開始，《後漢書》記光武帝光復漢業從昆邑之戰算起。《三國志》稱曹操爲魏武帝，表明黄初不是改朝换姓的根源，晋《陽秋》稱司馬懿爲晋宣帝，説明泰始衹是謀取天下的結局，這又是近代撰史的準則，遵循古人的典範。古代聖賢的訓誡雖年代久遠，近代的紀傳史書已有既定的準則，那就是善惡均秉筆直書，成敗都如實記載。但是，像王莽篡位，毁滅華夏，光武帝親自把他鏟除，但王莽的事迹并没有寫入《後漢書》開始的列傳。陳涉、劉玄、董卓、袁紹，先後如烟雲騰起，作亂一時，雖然不是被漢高祖、光武帝、魏武帝親手誅滅，却顯明地首先寫入三朝的史書。這難道不是因爲前代的事該寫入前代的史書，而與後代君主功勛有關的内容纔寫進後代的史書中嗎？

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剿定鯨鯢，天人伫屬。晋禄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紘宇，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逖聞，

臣認爲皇宋繼金行衰微的末世，處在國勢敗亡的時期，簇擁神光，有如靈鳳飛翔；秉承靈符，有如神龍騰舉。在殲滅了凶頑的巨奸以後，天意人心，都等待有所歸屬。晋朝的國運氣數已盡，上天降福給我大宋，就該當擁有天下，答謝神靈，恭順的態度比曹魏更加認真，謙讓的美德比亡晋更爲超越。

莫或斯等。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晋録。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

我大宋巍巍蕩蕩，光明顯赫，歷觀前朝，無與倫比。應該依照鳳鳥銜書的往例、登舟舉義的今事來改變年號，以義熙元年作爲王業的開始，而記述追隨效力之士，也以此年作爲確定功臣的斷限。至於僞朝的桓玄篡權，其事與新莽相同，雖然是被武帝剪除，自是在晋史中詳細記述。到了他干犯皇命法紀，在晋朝被殺戮，雖是晋恭帝禪讓之前的事，但都可寫入宋朝的史册。修史乃國家大典，應當體制宏大，纔能流傳千古，請在朝廷詳細討論，臣一定遵照執行。

於是内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於是朝廷内外廣泛討論，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贊同徐爰的建議，應該以義熙元年爲界。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認爲應把元興三年作爲開始。太學博士虞龢認爲應把開國作爲宋公元年。皇帝下詔書，説："項籍、劉玄，編録在兩漢史書中，前代的歷史已有成例。桓玄的傳應列在宋典中，其他都按徐爰所議去辦。"

七年，爰遷游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左丞，車駕還宫，罷。明年，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晋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

七年，徐爰遷游擊將軍。那一年，世祖到南方巡視，讓他暫時以本官代尚書左丞，車駕回到宫廷時，又取消了他所代理的職務。第二年，又兼左丞，兼著作郎的官職仍然保留。世祖崩，營建景寧陵，徐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徐爰喜歡逢迎諂媚，會侍奉人，能揣摩領會皇上没有説出口的心意。尚能涉獵史傳書籍，尤其熟悉朝廷中的各種禮儀。元嘉初年，他就入宫侍奉皇上，參預朝廷政事的討論，既擅長迎合皇上的意見，又能引經據典加以粉飾，所以得到了太祖的任用。大明年間，更委以重任，朝廷重大禮典的儀式，没有徐爰的意見就行不通。雖然當時還有見解出衆的人，但他們既不敢提出不同意見，而且即使説了也不被采納。世祖去世，皇室子弟因公除服後，晋安王子勛的侍讀博士向徐爰請示子勛是否可以讀書？徐爰回答説："既然守喪時可以讀喪禮，那麽讀其他的書又有什麽關係呢？"過了幾天，始安王子真的侍讀博士又問徐爰，徐爰却説："穿上哀悼兄弟的喪服，應當停止學業，三年守喪，怎能允許讀書？"他專横武斷，荒謬

無理之處，都是這樣。

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誅群公後，以爰爲黄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吴平縣子，食邑五百户。寵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太宗即位，例削封，以黄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并如故。

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的舊臣，很多因罪而被罷黜，祇有徐爰巧於奉迎，始終與皇上没有抵觸。前廢帝誅除許多大臣以後，以徐爰爲黄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郎職位仍舊保留。封吴平縣子，食邑五百户。恩寵待遇更加隆厚親密，群臣中没有第二個能與他相比的。皇帝每次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徐爰也在其中。太宗登基，照例削去封爵，以黄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第二年，除太中大夫，著作郎職位一并不變。

爰秉權日久，上昔在藩，素所不説。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曰：

徐爰掌權時間很長，明帝過去當藩王時，向來不喜歡他。到廢帝景和年間，不得不屈辱自己，卑辭約見徐爰，徐爰在禮節尊敬方面表現得很是簡率傲慢，因此更加怨恨他。泰始三年，明帝下詔書説：

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衒己，人倫所棄。太中大夫徐爰拔迹厮猥，推斥饕逢，遂官參時望，門伍豪族，遷位轉榮，莫非超荷。而諂側輕險，與性自俱，利口讒妄，自少及長，奉公在事，厘豪蔑聞，初無愧滿，常有窺進。先朝嘗以芻輩之中，粗有學解，故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宫。太初僞立，盡心佞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治政苛縱，興造乖法，損德害民，皆由此豎。景和悖險，深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算設數，取合人主，鮁嶇奸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含德厚，識鑒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

侍奉君主而没有禮節，這是禮教所不允許的；訕謗皇上而誇耀自己，這是人倫所擯棄的。太中大夫徐爰出身低微，善於鑽營，於是官職參預時望，門第列入豪族，他所升遷的官職，没有不超過他實際的德才。而他奉承獻媚，輕佻險惡，天生本性就是如此；口舌鋒利，讒諂妄説，從小到大没有兩樣。奉公辦事，絲毫也不過問，從來就没有感到慚愧，感到滿足，常常自我炫耀，以求進升。前朝曾經認爲他在草野之人中，粗略地有點學識，所以漸漸得到進用，出入皇帝和太子兩宫。太初僞朝建立時，徐爰竭盡心力，阿諛侍奉。後來義軍聲威已震，纔逃奔到南方。到了孝武帝登位時，祇是極盡諂媚阿諛，以迎合承接聖上旨意，專横武斷，任性妄爲，以致使治理政事則苛刻放縱，違背法制，損害道德，坑害民衆，都是由這小子一手造成的。對景和年間的暴君虐政，他竭力支持協助，祇顧自己苟且偷生，不顧節操大義。千方百計地迎合君主，對君主險惡奸詐的願望都一概順從。所以連續侍奉七朝皇帝，頭髮斑白，却能保全自己的富貴。他自認爲有深厚的道德修養，有洞察機先的明

識，以致在迷途上越走越遠，從不知反省而有所悔悟。

朕撥亂反正，勛濟天下，靈祇助順，群逆必夷，况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内挾異心，著於形迹，陽愚杜口，罔所陳聞，惰事緩文，庶申詭略。當今朝列賢彦，國無佞邪，而秉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饕過。不謂潛怨斥外，進兢不已，勤言托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爲，皆資傍説，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静，安衆以惠，戎略是務，政網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但朽悴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

朕治平亂世，回復正道，有救助天下之功，神靈佑助正義之舉，那一群叛逆定將夷平，何况徐爰深受皇恩豢養，却從來不曾輸誠效力。於是他内心挾有不臣之意，就在行爲上顯露出來，裝傻賣呆，閉口不言，從來不曾有什麽陳述奏聞，辦事故意懶散拖延，一心想施展危害朝廷的狡計。當今朝廷擁有賢才，國家没有奸邪，而徐爰却居心不正，多次禍害時政。在他自請退休的時候，賜給他回家養老的職位，禮節榮耀，待遇尊崇，這難道不是已經太過分了嗎？可是想不到他居然暗地裏還怨恨朝廷將他擯斥在外，仍不停地活動，盼望升官晋爵，多次在言談中表現這一願望，碰上時機就發作出來。這種小人的心情，儘管朕早就知道，但還期望他能自我改正，不忍心依法懲處。於是他憑藉朕仁慈寬厚，認爲一定會永遠容忍寬免他。昨日藉宴席飲酒之機，肆意譏笑詆毁，説詔令所爲都是依賴别人的建議，又説宰輔大臣没有决斷的能力，朝廷要職没有得力的人才。依仗他年紀老又是舊臣，驕慢乖張，簡直太過分了。近來邊塞的禍難還没有平息，要以恩惠安撫百姓，以全力從事戰争，因此政紀從寬從簡，所以能讓這小子乘寬簡之機，自我放縱。像這種人應該丢給豺狼，以使王政清明，衹是他年老將死，不值得依法懲處，當破例原宥他的罪過，把他貶遷到交州。

爰既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耆必加貸。徐爰前後釁迹，理無可申，廢棄海堧，實允國憲。但蚤蒙朕識，曲矜愚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内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值刺史張牧病卒，土人李長仁爲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者。長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仍除

徐爰走後，又下詔書説："在減緩罪刑的八條規定中，親近的舊臣是其中的一條；在可抵消的五種刑罰中，年老的人一定要加以寬免。徐爰前後的罪行，從道理上講是無可申辯的，把他廢棄到海邊，按國法是允當的。衹是他早先得到過朕的賞識，又曲意憐憫他老朽糊塗，既然已經得到寬免，考慮讓他領受特殊的恩惠。可破例除廣州統内郡。"有關部門奏請徐爰爲宋隆太守。任命的詔書下達後，徐爰已到交州，正碰上刺史張牧病卒，當地人李長仁作亂，把從北方來交州寄

南康郡丞。太宗崩，還京都，以爰爲南濟陰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二。

居的人全部殺死，没有一個幸免的。長仁一向聽説過徐爰的名聲，而徐爰又用智謀計策欺騙他，所以没有遭到禍患。過了很久，長仁讓他回去，仍除南康郡丞。太宗去世，徐爰回到京城，命徐爰爲南濟陰太守，又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二歲。

阮佃夫　孟次陽　朱幼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爲臺小史。太宗初出閤，選爲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内監。永光中，太宗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内，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説。先是帝立皇后，普暫徹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亦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報佃夫。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元嘉年間，出身爲臺小史。太宗初次離開朝廷到自己的封地做藩王時，選爲主衣。世祖把他召回身邊，補内監。永光年間，太宗又向廢帝請求，讓他做世子的老師，很受信任和厚待。景和末年，太宗被拘禁在宫殿内，住在秘書省，被廢帝猜疑，大禍將臨，惶恐不安，不知所措。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廢帝身邊的琅邪淳于文祖策劃一起廢舊主，立新帝。當時直閤將軍柳光世與廢帝左右大臣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也有密謀，但不知奉誰爲帝。登之與太宗早有交情，方盛等人就派登之聯結佃夫，佃夫大爲欣悦。在這之前，廢帝立皇后，暫時把諸王的宦官全部撤除，以供自己使唤，太宗身邊的錢藍生也在其中。事過之後，没有讓他回去。太宗便秘密地派藍生去監視廢帝，藍生擔心事情泄露，不想親自離開宫殿，廢帝有所行動，就告訴淳于文祖，令文祖密告佃夫。

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并侍側，太宗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吴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産之，産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并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内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閤將軍宗越等其夕并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整即受命。姜産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

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傍晚，廢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一起在旁侍奉，太宗還在秘書省，不被召見，更加憂慮害怕。佃夫把這件事告訴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訴主衣吴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産之，産之又告訴他所帶領的細鎧將臨淮王敬則，朱幼又告訴中書舍人戴明寶，都表示響應。戴明寶、朱幼想在天剛亮時行動，佃夫等人勸他們在敲響更鼓之後動手。朱幼預先控制宫内宫外，派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其時廢帝想往南方巡視，他的心腹直閤將軍宗越等當晚都奉命出宫準備行裝，衹有隊主樊僧整守衛華林閤。僧整是柳光世同鄉，光世約他參加起事，他就接受了太宗的命令。姜産之又約副隊長陽平聶慶以及所帶領的壯士會稽富靈符、吴郡俞道龍、

富靈符、吴郡俞道龍、丹陽宋逵之、陽平田嗣，并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

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并從，帝素不説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産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户。姜産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食邑八百户。王道隆吴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食邑各五百户。李道兒新淦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食邑各四百户。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户。

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所領南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宫。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户，并前千户。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泰始初，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户。歷右軍、驃

丹陽宋逵之、陽平田嗣，一起到聶慶的官署聚會。佃夫擔心人少，力量不够，想再招集一些人，壽寂之説："謀劃涉及面太廣，可能會泄露機密，用不着太多的人。"

當時巫覡説："後堂有鬼。"當晚，廢帝在竹林堂前，與巫共同射鬼。建安王休仁等人與山陰公主一起跟隨在後。廢帝平時不喜歡寂之，一見寂之就發怒。寂之已經與佃夫合謀，又擔心大禍臨頭，就拔刀帶頭闖進去，姜産之緊跟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續跟上。休仁聽到脚步聲很急促，對休祐説："事情已經發作了。"兩人一起奔向景陽山。廢帝見寂之來了，拉弓射他，没有射中，就轉身逃跑，寂之追上去把廢帝殺死。事情平定後，向警衛宣布詔令説："湘東王受太后的命令，鏟除狂暴的君主。現在已經平定。"太宗登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爲應城縣侯，食邑一千户。姜産之封爲汝南縣侯，佃夫封爲建城縣侯，食邑各八百户。王道隆封爲吴平縣侯，淳于文祖封爲陽城縣侯，食邑各五百户。李道兒封爲新淦縣侯，繆方盛封爲劉陽縣侯，周登之封爲曲陵縣侯，食邑各四百户。富靈符爲惠懷縣子，聶慶爲建陽縣子，田嗣爲將樂縣子，王敬則爲重安縣子，俞道龍爲茶陵縣子，宋逵之爲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户。

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過淮河做盗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謀反，佃夫與諸軍討伐他們，擊敗索兒，使天祚投降。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領部下往南協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在東宫服侍太子。泰始四年，由於擊敗薛索兒有功，增封二百户，與以前八百户加在一起共一千户。以原有的官職兼任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參與兩宫的警衛之事。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泰始初年，任山陽王休祐手下的驃騎參軍。薛安都的兒子薛道標進攻合肥，次陽擊敗了道標，憑戰功封爲攸縣子，食邑三百户。歷任右軍、驃騎參軍，泰始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兗州

騎參軍，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兖州刺史，戍淮陰，立北兖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

刺史，戍守淮陰，建立北兖州，是從這時開始的。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死。

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并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絶當時，金玉錦綉之飾，宫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内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并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晋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吴興沈勃、吴郡張澹數人而已。

在當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一起執掌大權，僅次於皇帝。巢尚之、戴明寶在大明年間的權勢也不能與他們相比。有一年的正月初一剛好碰上日月相會，尚書奏請皇上改變元旦慶會的時間，佃夫却説："元旦皇帝朝見群臣，這是國家隆重的典禮，爲什麽不把日月相會的日子改動一下呢?"他不研習古事竟到了這種地步。他大肆貪財納賄，凡是辦事，不給他重賂就辦不成。有人送給他二百匹絹，他嫌少，不寫回信。他的住宅園林，諸王的府第都比不上。家中妓女幾十個，相貌才藝都是當時最出色的，金玉錦綉一類的裝飾，比皇宫裏還多。他每做一件衣服，製造一個器物，京城中的人都仿效他的式樣。在住宅内開一條溝渠，往東延伸十多里，塘岸整齊清潔，輕舟蕩漾，女樂彈唱。中書舍人劉休曾去拜訪他，正好佃夫外出，在半路遇見，邀劉休同他回府，剛坐下來，就命僕人安排酒菜，一時間都準備好了。凡是要經過幾道火候的菜，都是剛剛煮熟，像這樣的菜肴共有幾十種。佃夫曾經準備好幾十個人的菜肴，隨時接待來客，所以倉猝間就可備辦。辦其他事情也都與此相似，即使是晋代的王愷、石崇，也不能超過他。泰始初年，建立軍功既是很多，因此封賞没有次序，佃夫的僕從下屬，都得到了按尋常次序不能得到的職位，趕車的當上了虎賁中郎，養馬的成了員外郎。朝廷中正直之士從上到下，無不自發地聯合起來，在佃夫面前表現出傲岸不屈的意態，拜倒在他門下的，祇有吴興沈勃、吴郡張澹幾個人罷了。

泰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黄門侍郎，領右衛將軍，太守如

泰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軍，不久加淮陵太守。太宗去世，後廢帝登位，佃夫權力更大，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其他職位一概不變。他想提拔張澹做武陵郡守，自衛將軍袁粲以下許多人都不贊同，而佃夫稱奉詔令行事，袁粲等不敢違抗。元徽三年，遷黄門侍郎，領右衛將軍，太守的職位照樣保留。第二年，改領驍騎將軍。同年，遷使

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其年，還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内任。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户。

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還掌管宫内的事務。由於平定建平王景素有功，增加食邑五百户。

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宫，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内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唤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禄外部，賜死。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

當時廢帝肆意妄行，喜歡出外游玩，剛出宫時，還能做到整齊旌旗，隊仗接引，一會兒便抛開隊伍，獨自騎馬帶領幾個人，或者跑到郊野，或者鑽進鬧市，宫廷内外没有誰不擔心害怕。佃夫秘密地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共同謀劃廢除廢帝，扶立安成王。元徽五年春天，廢帝打算到江乘射雉鷄。廢帝每次往北出行，常常讓儀仗隊留在樂遊苑前，離儀仗隊而去。佃夫想假稱太后的命令唤儀仗隊回去，關閉城門，安排人守住石頭、東府，派人抓住并廢除廢帝，他自己做揚州刺史輔佐新的朝政。佃夫與朱幼等人已經謀劃停當，恰巧廢帝又不去江乘，所以他的廢立之謀就落空了。于天寶就把佃夫等人的陰謀上告廢帝，廢帝即刻下令把佃夫、朱幼、申伯宗抓到光禄寺外部，處以死刑。對佃夫、朱幼定罪，衹限於他們自身，不牽連其他的人。佃夫死時五十一歲。

幼，泰始初爲外監，配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户。

朱幼，泰始初年爲外監，協助張永等人的軍隊征討，有參辦軍務的能力，於是官職升到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户。

于天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封爵，乃封爲鄂縣子，食邑二百户。發佃夫之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于天寶，他的先祖是胡人，參與在竹林堂殺前廢帝有功。元徽年間，自己陳述功勞，請求追加封地爵位，於是封爲鄂縣子，食邑二百户。揭發佃夫的陰謀有功，任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任山陽太守。齊王認爲他反覆無常，處以死刑。

壽寂之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户。爲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

壽寂之，泰始初年，因軍功增加食邑二百户。爲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不久加封寧朔將軍、南泰山太守。大量接納財物賄賂，求請拜謁他的人很多，如有一事不順從他，就咬牙切齒，破口大駡，常説："衹要大權在手，任何事

鞭尉吏，斫邏將。七年，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叛，乃殺之。

不怕辦不到。”鞭打手下的官吏，砍殺巡邏的將領。泰始七年，被有關部門上奏，貶送越州，行到豫章，圖謀逃跑叛變，於是殺了他。

姜産之

姜産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户。爲晋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姜産之，泰始初年，因軍功增加食邑二百户。爲晋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泰始三年北伐，與敵作戰，兵敗被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職位照舊。

李道兒

李道兒，臨淮人。本爲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太宗即位，稍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四年，病卒。

李道兒，臨淮人。本來做湘東王的老師，逐漸升爲湘東國學官令。太宗登位，進升爲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泰始四年，病死。

王道隆

王道隆，吴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吴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

王道隆，吴興烏程人。其兄道迄，涉獵學問，擅長書法，容貌又美，吴興太守王韶之對人説：“有王道迄這樣的好子弟，就不會感到有什麼缺陷。”始興王劉濬讓他做世子的老師。由於字寫得好，補中書令史。

道隆亦知書，爲主書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内監。及即位，爲南臺侍御史，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以破晋陵功，增邑百户，并前六百户。五年，出侍東宫，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爲太宗所委，過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毁傷人，執權既久，家産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

道隆也懂書法，爲主書書吏，逐漸升爲主書。世祖派他傳達詔令，錯傳了詔令之意，於是把他趕出宫去，不讓他再進宫門。太宗鎮守彭城，讓他補典籤，充任内監。到太宗登位，任南臺侍御史，逐漸升爲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由於破晋陵有功，增加食邑一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六百户。泰始五年，離開宫廷去侍奉太子，又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登位，由太子翊軍校尉遷爲右軍將軍，太守、兼舍人職位依舊不變。道隆受太宗重用，超過佃夫，但他爲人温和謹慎，明哲保身，不肆意毁傷他人，掌權時間既然很長，家産也就豐厚起來，論豪華雖然不如佃夫，論整潔却超過了他。

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内，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航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勔於石頭，勔至，命

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突然攻到新亭，佃夫留守宫殿内，道隆則帶領羽林精兵奔向朱雀門。這時賊兵已到城南的朱雀航，道隆迅速召鎮軍將軍劉勔到石頭，劉勔一到，命令打開朱雀

開航，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航自弱邪。"勔不敢復言。催勔進戰，勔度航便敗，賊乘勝徑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踴不肯前，遂爲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受禪，國除。

航，道隆憤怒地說："賊兵來了衹應當快速反擊，怎麽能打開朱雀航自己表現出怯弱呢?"劉勔不敢再説什麽。道隆催促劉勔進攻奮戰，劉勔剛渡朱雀航時就敗亡了。賊兵乘勝直入，道隆丢下衆人跑向城門，所騎的馬連受驚恐，不肯前進，於是給賊兵趕上，被殺死。事件平息後，皇帝親臨哭吊，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他的兒子法貞繼承父職。齊朝建立，取消了國朝所給的封號。

楊運長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爲皇子，出運長爲射師。性謹慤，爲太宗所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與佃夫、道隆、李道兒等并執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宫。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户。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舍人如故。

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晋縣男，食邑四百户。順帝即位，出運長爲寧朔將軍、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起初做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除了他吏籍之名。運長平時擅長射箭，太宗當初做皇子時，推他爲射師。他性格謹慎樸實，受到太宗的信任。到了太宗登位，更受寵幸，待遇更優厚，與佃夫、道隆、李道兒等同掌重權要職，逐漸提升爲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入東宫侍奉太子。後廢帝登位，運長與佃夫都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由於平息桂陽王休範有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户。元徽三年，從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舍人職位依舊不變。

運長爲人質樸，清正廉明，不修建私人的庭院住宅，不接受别人贈送的財物，但平庸淺陋，無知無識，衹與出身寒門的潘智、徐文盛交情深厚，所作所爲，都一定要同這兩個人商量。文盛爲奉朝請，參預平息桂陽王休範的叛亂，封爲廣晋縣男，食邑四百户。順帝登位，派出運長爲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不久離開郡守回家。沈攸之謀反，運長有叛變的意圖，齊王派驃騎司馬崔文仲率軍討伐，殺了他。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疏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疏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宗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牀第，豈可得

史臣曰：竭盡忠誠，保持臣節，這是仕宦者的本心；依據臣子的德才，適當任用，這是賢明君主的盛事。所謂舊臣并不是本來就舊，是因爲有了新臣纔有舊臣；所謂近也不是一開始就親近，衹是因爲有了疏遠的，纔有親近的。但是，外臣任職有所阻隔，會使君臣的感情疏遠，雖情况不同而後果一致；權力歸到親近者的手中，雖朝代不同却有共同的規律。雖然漢高祖爲政清簡

哉。

平易，但他沛縣豐邑的同鄉，大都身居顯位；儘管光武帝謹慎仁厚，但他南陽白水的同鄉最先富貴起來。何況世祖拘泥於淺陋的親信，太宗受他所寵愛的人的約束，要想在床席之間保持頭腦清醒，而不致紛亂昏惑，怎麼可能呢！

宋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索　虜

索虜

索頭虜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索頭虜姓托跋氏，索頭虜的祖先是漢將李陵的後人。李陵投降匈奴，他的後人繁衍成數百上千個支族，各族自立名號，索頭就是其中的一支。

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㐌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㐌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㐌有救騰之功，舊勛宜録，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爲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内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鞬勇壯，衆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鞬死，子開字涉珪代立。

晉代初年，索頭這一族數萬家構成的部落居住在雲中。晉惠帝末年，并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在晉陽被匈奴圍困，索頭單于猗㐌派出軍隊援助司馬騰。晉懷帝永嘉三年，猗㐌之弟猗盧率領部落從雲中遷入雁門，向并州刺史劉琨索求樓煩等五縣，劉琨不能控制他們，而且想倚靠猗盧的幫助，他於是上書説："猗盧之兄猗㐌援救司馬騰有功，雖是以前的功勞，但也應當記載表彰，請求把樓煩等五縣的百姓遷往新興，把五縣讓給猗盧部落居住。"劉琨又上表奏請封猗盧爲代郡公。晉愍帝初年，又晉升猗盧爲代王，增贈常山郡爲其封地。以後猗盧國中發生大的動亂，猗盧死，他的兒子年紀幼小，部落因此分裂離散。猗盧之孫什翼鞬勇猛剛强，部落人衆就又都歸附他。什翼鞬稱爲上洛公，他北邊據有沙漠，南邊占據陰山，人衆有數十萬。以後什翼鞬被苻堅打敗，苻堅把什翼鞬抓住帶回長安，後來又准許他北歸回到自己部落。什翼鞬死，他的兒子托跋開字涉珪代立爲王。

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剋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元

這以前，鮮卑慕容垂在中山僭稱爲帝，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慕容垂死，托跋開率領十萬騎兵圍攻中山。第二年四月，托跋開攻克中山，他於是占據中原稱王，自稱國號爲魏，年號

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椁，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末，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嗣代立，謚開道武皇帝。

稱爲天賜。天賜元年，魏以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爲都城，設立學官，設置尚書曹。托跋開很有學問，通曉天文。他們的習俗在四月祭天，六月末托跋開就率領大批人馬到陰山，稱這種行動爲"却霜"。陰山距平城六百里，山勢綿延，樹木豐茂，山中的霜雪未曾融化，他們舉行"却霜"的儀式，大概是想用暖氣驅走寒氣。人死之後就暗中掩埋，不建墳墓，不標出地點，到舉行送葬儀式的時候，都是擺出空的棺柩，建立形式上的墳墓，把死者生前使用的車馬器物全都焚燒用以陪送死者。托跋開生性暴虐，嗜好殺人，百姓不能忍受他的殘暴。以前，曾經有個神巫告誡托跋開，說他將會遇上慘禍，祇有誅殺清河殺死萬民，纔可以逃脱禍害。托跋開於是誅滅清河郡，而且常常親手殺人，想要讓殺死的人數湊滿一萬。有時他乘坐小輦，常常親手執劍劈刺推挽輦車之人的頭，一人被刺死，就由另一人替代，每次出行，被殺死的就有數十人。托跋開夜晚常常改變睡覺的地方，没有人能知道他確實的住處，祇有他寵愛的妃妾萬人知道。萬人與托跋開之子清河王私通，他們擔心私通之事被發覺，於是想殺死托跋開。清河王令萬人做内應，乘托跋開夜晚一人獨處時，殺死了他。托跋開臨死時說："關於清河、萬人的話，指的就是你們啊。"這一年，是晉安帝義熙五年。托跋開次子齊王托跋嗣字木末，他抓住清河王，對着清河王大聲痛哭，說："人生最尊重的是父親，你爲什麼要反叛自己的父親。"於是逼着清河王自殺。托跋嗣代立爲帝，追謚托跋開爲道武皇帝。

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嗣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爲高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歲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報使，反命已至河，未濟，嗣聞高祖崩問，追執範等，絶和親。太祖即位，方遣範等歸。

義熙十三年，高祖西進討伐長安，托跋嗣已經娶姚興之女，於是他派十萬騎兵結集河北援救姚興，被高祖打得大敗，事情記載在朱超石等人的傳中。托跋嗣於是派遣使者求和，從此他和晉每年往來。高祖派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作回聘使者，使命完成，回朝覆命已經到達黄河，但還未渡黄河，托跋嗣聽到高祖駕崩的消息，就派人追趕抓回沈範等人，斷絶與宋的友好往來。太祖即位，他纔送沈範等人回朝。

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衆至方

永初三年十月，托跋嗣親自率軍到方城，派

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吴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諮、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千拒之。軍次卷縣土樓，虜徙營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日往脅城。德祖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并以水軍相繼發，咸受翟廣節度。

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吴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率領步兵騎兵二萬餘人，在滑臺西南東燕縣境内的石濟南渡，而輜重物資、家眷老弱人員都跟隨自己在後行進。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派使者馳馬飛報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毛德祖自己防守虎牢，派司馬翟廣率領參軍龐諮、上黨太守劉談之等人率領步兵騎兵三千人抗拒托跋嗣的軍隊。翟廣率領軍隊駐扎在卷縣土樓，索虜把軍營遷移到滑臺城東二里處，製造攻城器具，天天去攻城，製造恐慌。毛德祖因爲滑臺戍守軍人少，於是命翟廣在軍中招募勇士，派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這些勇士去幫助王景度守滑臺。劉芳之帶領八十餘人，衝破索虜軍的封鎖進入滑臺城。毛德祖又派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帶領五百人，建武將軍竇霸率領二百五十人，都隨同水軍相繼出發，一齊接受翟廣的調度指揮。

初，亡命司馬楚之等常藏竄陳留郡界，虜既南渡，馳相要結，驅扇疆埸，大爲民患。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率五百人據邵陵，將軍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防之。楚之於白馬縣襲憐，爲憐所破。會臺送軍資至，憐往迎之，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以告虜，虜將滑稽領千乘襲倉垣，兵吏悉逾城散走。陳留太守嚴悛爲虜所獲，虜即用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

以前，因犯罪逃亡的司馬楚之等人常常隱藏在陳留郡境内，索虜軍南渡之後，就派人去邀集勾結司馬楚之等人，司馬楚之等人在邊境上製造動亂，給百姓帶來很大的禍害。毛德祖派長社令王法政率領五百人據守邵陵，將軍劉憐率領二百名騎兵到雍丘，防範司馬楚之等人。司馬楚之在白馬縣襲擊劉憐，被劉憐打敗。適逢朝廷派人送軍用物資來，劉憐去迎接送軍用物資的人，而酸棗百姓王玉知道劉憐南行，於是派人騎馬飛報索虜，索虜將領滑稽率領千輛兵車進襲倉垣，守衛倉垣的兵士官吏都出城四散逃跑。陳留太守嚴悛被索虜軍抓獲，索虜就任用王玉爲陳留太守，配給他兵士守衛倉垣。

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竇應明擊虜輜重於石濟，破之，殺賊五百餘人，斬其戍主□連内頭、張索兒等。應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已没，遂進屯尹卯，竇霸馳就翟廣。虜既剋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敵，引退，轉鬥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

十一月，索虜軍全力攻打滑臺城，城墻東北部崩塌，王景度出城逃跑，王景度手下司馬陽瓚堅守不退，他率領的士兵潰逃，但他保持氣節不肯投降，於是被索虜殺害。竇應明在石濟進襲索虜存放輜重的地方，打敗守軍，殺死五百餘人，斬殺了索虜戍主□連内頭、張索兒等人。竇應明從石濟趕赴滑臺，聽説滑臺城已被攻陷，於是進駐尹卯，竇霸也急忙率領軍隊依附翟廣。索虜軍攻克滑臺之後，就集中兵力進攻翟廣等人，翟廣

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力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

兵力無法抵禦敵人，於是率軍撤退，一邊戰鬥一邊行進，經過兩天一夜，纔行進了十餘里。索虜的步兵又源源不斷地趕來，翟廣等人矢盡力竭，被索虜軍打得大敗，翟廣、竇霸、劉談之等人都各自單身逃回。

虜乘勝遂至虎牢，德祖出步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虜別遣黑矟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河陰令竇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瑜四百人據監倉，鞏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下，隨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立守防，修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宰等水步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次湖陸。黑矟公遣長史將千人逼竇晃、楊毅，晃等逆擊，禽之，生獲二百人。其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襲晃等，黑矟渡與并力，四面攻壘，晃等力少衆散，晃、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鵝青二軍七千人南渡，於碻磝東下，至泗瀆口，去尹卯百許里。兗州刺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泰山諸郡并失守。

索虜軍於是乘勝前進直到虎牢，毛德祖率領步兵騎兵出城想要進擊索虜軍，索虜退兵駐扎在土樓，又退回滑臺。居住在虎牢之外的長安、魏昌、藍田三縣的百姓，毛德祖命他們都入城居住。索虜另外派遣黑矟公率領三千人到河陽，想要南渡攻取金墉。毛德祖派振威將軍、河陰令竇晃率領五百人戍守小壘，緱氏令王瑜率領四百人據守監倉，鞏令琛率領五百人堅守小平，參軍督護張季率領五百人駐守牛蘭，又派將領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起來共有二百名騎兵，順着黄河巡行，根據軍情隨時趕赴各處接應。十二月，索虜在洛川小壘設置守軍，毛德祖派翟廣率軍飛速前往進擊，索虜從洛川小壘退走。翟廣在那兒加固防守工事，修整城堡，然後又退回虎牢。豫州刺史劉粹派治中高道瑾率領步兵騎兵五百人據守項，又派司馬徐瓊率軍接續，朝廷派遣將領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宰等人率領各路人馬從水陸兩路緊跟高、徐之後相繼挺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駐扎在湖陸。黑矟公派手下長史率領一千士兵進逼竇晃、楊毅，竇晃等人派兵迎擊，擒獲了黑矟公長史，活捉了二百人。以後鄭兵將軍率領五千騎兵突然襲擊竇晃等人，黑矟公又率軍渡河與鄭兵將軍合力進擊，他們從四面進擊小壘，竇晃等人兵力少，士卒潰散，竇晃、楊毅都身受重傷。索虜將領安平公鵝青各率一支軍隊一共七千人南渡，從碻磝東下，直到泗瀆口，距尹卯百里左右。兗州刺史徐琰丢下軍隊棄城逃跑，於是泰山各郡都相繼失守。

鄭兵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侯普幾萬五千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皋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營。鎮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車騎將軍廬陵王

鄭兵將軍與公孫表以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侯普幾率領一萬五千騎兵，又直趨虎牢，在城東南五里處扎下營寨，并分派步兵騎兵從成皋出發直向虎牢外城西門進攻，毛德祖率軍迎擊，殺死殺傷一百餘名敵兵，索虜退回營寨固守。鎮北將軍檀道濟率領水軍北進救援虎牢守

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壘守將竇晃拒戰，陷没，河南太守王涓之棄金墉出奔。

軍，車騎將軍廬陵王劉義真派龍驤將軍沈叔狸率領三千人到豫州刺史劉粹那兒，衡量情況趕赴救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將軍率領部分軍隊直指洛陽，進攻小壘。小壘守將竇晃雖奮力抵禦抗擊，小壘還是被攻占，河南太守王涓之丟棄金墉城出逃。

自虜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率大衆至鄴。鄭兵既剋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内穴地，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基率二百人爲前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爲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

自從索虜分兵進攻洛陽之後，毛德祖每次作戰都能擊敗索虜。托跋嗣親自率領大軍到達鄴。鄭兵將軍攻克金墉以後，也率軍回到虎牢。毛德祖在城内挖地洞，直挖到七丈深，然後在地下開挖兩條地道，直通城外，地道又分成六條，直通到索虜軍營後方。毛德祖又招募敢死勇士四百名，參軍范道基率領二百人作前鋒，參軍郭王符、劉規等率領二百人爲後援，從地道直到索虜軍的包圍圈外，從索虜軍的後面發起突然襲擊，索虜軍的陣勢被擾亂，范、郭、劉等人殺死數百名索虜軍，焚燒他們用以攻城的器具。索虜軍雖然散亂退走，但不久之後他們又聚集軍隊再度合圍。

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菑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聞虜將至，斂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内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人情駭懼。竺夔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披退。間二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騎常來逼城。夔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岸設伏。虜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岸伏發，虜騎四

索虜又派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菑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等率軍東進進擊青州，他們進攻的城邑，守城官吏士兵都逃跑。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鎮守東陽城，聽到索虜軍將要來到的消息，聚集軍隊固守東陽。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領二府郡文武官員逃到竺夔那兒。竺夔與將士們盟誓，決心死守東陽，城外居民不肯入城居住的，竺夔就命他們遷到山間險要之處，把種植的莊稼燒毁，使索虜軍到而找不到糧食補給。索虜軍隊向青州進擊的時候，先後渡過黄河的一共有六萬騎兵。三月，三萬騎兵在前面追擊進逼東陽。東陽城内文武人員共有一千五百人，而且一半是羌蠻等外地流入的移民面對那麽强大的敵人，人心驚慌害怕。竺夔派遣司馬車宗率領五百人在夜晚出城襲擊索虜軍，索虜軍潰敗而退却。隔了兩天，索虜步兵騎兵全都到達東陽，他們從四面圍住東陽城，營陣綿延十餘里，到傍晚他們又退回安水扎營，營寨距東陽城二十里。他們在那裏大規模製造攻城器具，每天

迸，殺傷數十人，梟阿伏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

分派步兵騎兵來進攻東陽。竺夔命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元龍等率領一百人，夜晚埋伏在楊水口兩岸。索虜將領阿伏斤第二天早晨率領三百人渡楊水，楊水兩岸埋伏的士兵突然發動進攻，索虜騎兵四散逃跑，竺、賈等人殺傷數十人，砍下索虜將領阿伏斤的首級。索虜又挺進到楊水之南扎營，營寨在城西北距城四里的地方。

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鄭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車騎參軍王玄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德俱散敗。虜即用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領騎五百，并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時李元德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并許之。

托跋嗣從鄴派兵增援虎牢，增加圍攻的力量，加緊進攻，鄭兵將軍率領步兵騎兵三千人，從虎牢出發到許昌進攻潁川太守李元德，車騎參軍王玄謨率領一千人幫助李元德守城。王玄謨和李元德都戰敗潰逃。索虜當即任用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率領騎兵五百人，又徵發丁壯百姓守城。毛德祖出兵進擊公孫表，雙方大戰，從早上一直延續到傍晚，殺死敵兵數百人。恰逢鄭兵將軍率軍從許昌返回虎牢，於是圍攻毛德祖，毛德祖大敗，損失一千餘名士兵，又退回城固守。托跋嗣又從鄴派出一萬餘人從白沙口渡過黄河，在濮陽城南的寒泉建築營壘。當時朝廷認爲，“項城離索虜不遠，依靠少數軍隊不能支撑拒守，應當命劉粹把高道瑾召回壽陽。假如沈叔狸已經挺進，也應當把他召回來”。劉粹認爲索虜正在進攻虎牢，没有再向南進軍，假如立即收軍捨棄項城，那麽淮西各郡，就都失去了憑依。沈叔狸已經進駐肥口，又不宜立即退兵。當時李元德率領潰敗的二百名士兵到達項城，劉粹就命他幫助高道瑾戍守項城，請求朝廷寬宥李元德戰敗逃跑的罪責，朝廷議決，同意了劉粹的意見。

檀道濟至彭城，以青、司二州并急，而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竺夔遣人出城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夔遣參軍閻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墻射虜，虜騎數百馳來圍墻，墻内納射，固墻死戰。虜下馬步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填外塹，引高樓四所，蝦蟆車二十乘，置長圍内。夔先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裹塹，内去城二

檀道濟到達彭城，因爲青州、司州兩處同時告急，而他率領的軍卒不多，不能分軍赴援，又因爲青州路程較近，竺夔兵力弱，於是決定先救援青州。竺夔派人出城在東西南三面挖掘塹溝，索虜想在城北三百餘步處鑿開長圍，竺夔派參軍閻茂等人率領五十名善於射箭的士兵，憑依圍墻向索虜軍放箭，索虜幾百名騎兵騎馬衝向圍墻，在墻内藏身的射手，固守圍墻拼死奮戰。索虜騎兵下馬徒步前進，雙方短兵相接，城墻上弓弩手又一同放箭，進攻的索虜士兵纔潰敗逃跑。索虜於是填塞守軍挖掘的最外面的一道塹溝，拉來四

文作子塹，遣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虜攻具。時回風轉爛，火不得燃，虜兵矢横下，士卒多傷，斂衆還入。虜填三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蟆車所不及。虜以橦攻城，夔募人力，於城上係大磨石堆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絚張骨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圍，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毁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

輛高高的樓車，二十輛攻城用的蝦蟆車，放在長圍内。竺夔預先在城北開挖了三條地道，直通外面那道塹溝，又挖掘第二道塹溝，稱爲裹塹，在距離城墻二丈遠的地方又挖掘一道塹溝，稱爲子塹。竺夔派三百餘人從地道中出去，想燒毁索虜攻城的器具。當時旋風吹滅剛點燃的火，點火没有成功，索虜兵士箭如雨下，從地道中出去的士卒多數受傷，於是他們收集殘部撤退回城。索虜把三面的塹溝全都填平，衹剩下子塹，蝦蟆車够不着。索虜又用轒車攻城，竺夔招募役夫，在城墻上捆繫堆放大磨石，又在子塹中，用粗大的麻繩鋪成網狀，當進攻的轒車接近城墻的時候，讓藏在地道中的人合力拉動麻繩，使轒車摧折。索虜又在城南挖掘長圍，攻城越來越頻繁。竺夔穩重謹慎，垣苗有膽略有才幹，所以他們能堅守很長時間。但東陽被圍攻的日子很長，城墻逐漸崩塌，戰士死傷很多，剩下的人也困乏疲憊，隨時都有被攻破的危險。檀道濟、王仲德日夜兼程，趕赴救援。

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庾龍奔迸，將宋晃追躡，斬龍首。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虜悦勃大肥率三千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任城、金鄉、亢父等五縣，殺略二千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兖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懼虜至，移郭外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

劉粹派李元德去襲擊許昌，庾龍逃跑，李元德手下將領宋晃跟踪追擊，殺死了庾龍并斬下了他的首級。李元德就此留下來安撫百姓，并且收繳租糧。索虜悦勃大肥率領三千餘名騎兵，攻破高平郡所屬的高平、方與、任城、金鄉、亢父等五縣，殺戮擄掠二千餘家百姓，把男子全都殺死，擄掠婦女兒童驅趕回國。兖州刺史鄭順之戍守湖陸，不敢領軍出戰。冠軍將軍申宣戍守彭城，距高平二百餘里，他害怕索虜軍攻過來，於是把居住在城外的百姓，以及原來設置在城外的營房官署，全都遷入小城。

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鄭兵攻虎牢，填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

托跋嗣又派并州刺史伊樓拔幫助鄭兵將軍攻打虎牢，填塞了城外的兩道塹溝，毛德祖根據情况采用各種策略抵禦，殺傷了很多敵人，而自己的將士也逐漸傷亡。

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毁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其城。夔以固守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食邑四百户。夔字祖季，東

四月壬申日，索虜聽説檀道濟率軍將要趕到青州，於是焚燒器械，放棄進攻青州的打算而逃走。竺夔上書説，東陽城城墻因爲被圍而損壞坍塌，不能再固守，應當把青州郡城遷往長廣的不其城。竺夔因爲固守東陽有功，晋升爲前將軍，

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禄大夫。

封爲建陵縣男，食邑四百户。竺夔字祖季，東莞人。後來官職升至金紫光禄大夫。

嗣率大衆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洛陽，留三千人益鄭兵。停洛數日，渡河北歸。虜安平公等諸軍從青州退還，徑趨滑臺，檀道濟、王仲德步軍乏糧，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虜已遠，還就道濟，共裝治水軍。虜安平公諸軍就滑臺，西就鄭兵，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撞外城，德祖於内更築三重，仍舊爲四，賊撞三城已毁，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太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説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誅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并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叔狸屯高橋。

托跋嗣率領大軍到達虎牢，過了三天，他親自督促進攻虎牢，没有攻下，於是他回師向洛陽進發，留下三千人補充鄭兵將軍的兵力。托跋嗣在洛陽停留了幾天，就北渡黄河回國了。索虜安平公等各路人馬從青州退回，一直趕往滑臺，檀道濟、王仲德等人率領的步兵缺少糧草，所以没有追上逃跑的索虜軍。檀道濟在泰山分派王仲德向尹卯進軍，檀道濟率軍停留在湖陸。王仲德還未到達尹卯，聽説索虜軍已經逃遠，於是率軍回到檀道濟那兒，兩人一同整飭裝備水軍。索虜安平公各路人馬到滑臺，又向西靠攏鄭兵將軍，和鄭兵將軍一起進攻虎牢。虎牢被圍攻二百天，没有一天不和敵人作戰，毛德祖手下精鋭部隊幾乎死傷殆盡，但索虜增加兵力，人數日日增多。索虜進攻時撞毁了外城，毛德祖在外城之内又另外築造三道城墻，和舊有的内城城墻加在一起共有四道城墻，攻城的敵軍已經撞毁三道城墻，毛德祖祇是固守最後一道城墻，他們白天黑夜抵禦敵人，將士們眼中都長出瘡癧，大半人戰死。毛德祖一向廣施恩德，深得人心，即使在這樣困難的處境之中，他手下的將士也都没有叛離之心。毛德祖以前在北方的時候，和索虜將領公孫表有交情。公孫表很有謀略，毛德祖很擔心畏懼他，於是毛德祖就有意地和公孫表書信往來，又暗中派人游説鄭兵將軍，説公孫表與毛德祖合謀反叛。毛德祖每次給公孫表寫回信，往往故意塗改多處文字。公孫表把信給鄭兵將軍看，鄭兵將軍看到塗改的文字，更加懷疑公孫表，就把事情告訴托跋嗣，托跋嗣於是誅殺公孫表。索虜軍隊勢力强大，檀道濟等各路援救的人馬都不敢前進，劉粹據守項城，沈叔狸駐扎在高橋。

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飢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剋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内者，皆見

二十一日，索虜軍挖掘地道暗中放走城内的井水，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没有辦法防範。到這個月二十三日，城内守軍人馬乾渴困乏、飢餓，又發生疾疫，身體都十分乾燥，受傷的人都不再會流血。索虜軍就加緊進攻，於是就攻陷了虎牢。毛德祖以及翟廣、竇霸，在城内的衆將領

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節，勒衆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强寇，孤城獨守，將涉期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没，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托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略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耻。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准繩，豈宜尸禄，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不許。

以及郡守，都被抓獲囚禁，衹有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率領二百人突圍逃回南方。城將要被攻陷的時候，將士想要護送毛德祖出逃，毛德祖説："我和這座城共存亡，按道義决不會讓城亡而我獨存。"托跋嗣看重他堅守孤城的氣節，於是命令手下將士一定要活捉毛德祖，所以毛德祖没被殺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上表説："去年逆虜肆意横行，侵凌河南，司州刺史毛德祖竭盡忠心，全力抵禦强大的敵人，獨守孤城，將到一年，援救的軍隊行程遲緩，致使全城淪陷，皇上爲此悼傷，遠遠近近的人都爲此嗟嘆哀痛。皇帝陛下正爲先帝守喪，把朝政交給臣下，我們謀慮不遠，見識不明，皇帝托付的事情没有辦好，於是使爲國進獻忠心的臣子，懷抱忠貞，遭受傾覆之禍，將士被殺被辱，皇上的雄圖大略遭受挫折，這既破壞了先帝的法規，又給國家帶來了耻辱。按朝廷法典來核查，我們不能推托罪責。即使有司采用曲筆，没有用法紀來懲治我們，但我們哪應該尸位素餐，白白享受朝廷俸禄，糊糊塗塗地安享皇帝特别的恩寵？因此請求免官革職，以伸張國法。"皇上不准許。

德祖，滎陽陽武人也。晉末自鄉里南歸。初爲冠軍參軍、輔國將軍，道規爲荆州，德祖爲之將佐。復爲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以爲王鎮惡龍驤司馬，加建武將軍。爲鎮惡前鋒，斬賊寧朔將軍趙玄石於栢谷，破弘農太守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帥姚難於涇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强。鎮惡剋立大功，蓋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爲龍驤將軍、扶風太守，仍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佛佛虜爲寇，復以德祖爲王鎮惡征虜司馬，尋復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參軍、南安太守，將軍如故。復徙馮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河東平陽二郡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并州刺史劉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

毛德祖，滎陽陽武人。他在晉代末年從家鄉南來歸附。他最初任冠軍參軍、輔國將軍，劉道規任荆州刺史，毛德祖擔任他手下的將領。毛德祖又任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命毛德祖爲王鎮惡龍驤司馬，加建武將軍。毛德祖擔任王鎮惡的前鋒，他在栢谷斬殺賊寧朔將軍趙玄石，在梨城打敗弘農太守尹雅，又在涇水打敗賊大帥姚難，斬殺姚難手下鎮北將軍姚强。王鎮惡能在北伐時立下大功，實在是依靠毛德祖的力量。長安平定之後，高祖命毛德祖爲龍驤將軍、扶風太守，接着遷任秦州刺史，將軍之號不變。當時佛佛虜進犯邊境，高祖又命毛德祖任王鎮惡征虜司馬，不久又任桂陽公劉義真安西參軍、南安太守，將軍之號不變。後來又遷任馮翊太守。高祖東行返回京城，命毛德祖爲督司州之河東、平陽二郡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替并州刺史劉遵考戍守蒲坂。長安失守之後，毛德祖聚集部

部曲還彭城，除世子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踐阼，進號冠軍。論前後功，封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户。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嘉六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弟子熙祚第二息詡之紹德祖封。

屬回到彭城，高祖任命他爲世子中兵參軍，將軍之號不變。毛德祖又被任命爲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之號不變，又加京兆太守。高祖登上帝位，毛德祖晋升爲冠軍將軍。評定前後的功勞，毛德祖被封爲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户。毛德祖又被任命爲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之號不變。太祖元嘉六年，毛德祖死在索虜國中，死時六十五歲。世祖大明元年，朝廷命毛德祖弟弟之子毛熙祚的第二個兒子毛詡之繼承毛德祖的封爵。

虜既剋虎牢，留兵居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并存恤遺孤，以慰存亡。"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顔延之爲誄焉。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琰、東郡太守王景度并坐失守，鉗髡居作，琰五歲，景度四歲。

索虜攻下虎牢之後，留下兵馬據守虎牢，其餘兵馬全部北撤回國。少帝下詔説："已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在滑臺被圍攻的時候，激勵忠心，堅守城池，爲保持節操願捨棄性命，遇上危難也不屈不撓，他和古代忠貞節烈之士相比，也毫不遜色。應當追贈陽瓚爲給事中，并且慰問撫恤他的遺孤，以安慰死去的人，撫慰活着的人。"尚書令傅亮進言，陽瓚家在彭城，應當就在上交朝廷的物品中撥出一百匹絹、三百斛粟賜給陽瓚家。文士顔延之爲陽瓚撰寫誄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琰、東郡太守王景度都因爲防地失守而有罪，被處以鉗髡之刑并罰作苦役，徐琰服苦役五年，王景度服苦役四年。

時宣威將軍、潁川太守李元德戍許昌，仍除滎陽太守、督二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遣軍并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土人劉遠爲滎陽太守。李元德欲出戰，兵仗少，至夜，悉排女墻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陽，太守王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害二千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略婦女一萬二千口。劉粹遣將姚聳夫率軍助守項城，又遣司馬徐瓊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毁壞鍾城，以立疆界而還。

當時宣威將軍、潁川太守李元德戍守許昌，接着他被任命爲滎陽太守、督二郡軍事。那年十一月，索虜派遣軍隊并招集亡命之徒，進逼許昌城，命當地人劉遠爲滎陽太守。李元德想要出城與索虜軍作戰，但兵士少，武器又不够，到夜晚，他手下的兵士都推倒女墻潰散逃跑了，李元德又逃回項城。索虜又圍攻汝陽，太守王公度率領十餘名騎兵突圍逃往項城。索虜又攻破邵陵縣，殘害二千餘家百姓，把男丁全都殺死，擄掠一萬二千名婦女，把她們驅趕回本國。劉粹派遣將領姚聳夫率軍前去幫助防守項城，又派司馬徐瓊率領五百人作姚聳夫的後續部隊。索虜挖掉許昌的城墻，又毁壞鍾城的城墻，在那裏豎立邊界的標志就撤軍回國了。

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貍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宫内，生燾。燾年十五六，不爲嗣所知，遇之如僕隸。嗣初立慕容氏女爲后，又娶姚興女，并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鬥，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胄。元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于安定，封昌爲公，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後剋長安，燾又自攻不剋，乃分軍戍大城而還。燾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單馬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剋之，定西走，爲吐谷渾慕璝所禽。

托跋嗣死，謚爲明元皇帝，他的兒子托跋燾字佛貍代立爲帝。托跋燾之母杜氏，冀州人，入托跋嗣後宫之後生下托跋燾。托跋燾到十五六歲時，托跋嗣還不瞭解他，對待他像對待奴僕。托跋嗣最初立慕容氏之女爲皇后，後來又娶姚興之女，這兩人都没生兒子，所以托跋燾能够被扶立爲帝。托跋燾健壯有力，作戰勇敢，殘忍暴虐，喜歡殺人，夷族之國、宋國都畏懼他。在與敵人作戰、攻打城池的時候，托跋燾都親自穿上盔甲，參與作戰。元嘉五年，托跋燾派大將吐伐斤西進攻打長安，在安定活捉赫連昌。托跋燾封赫連昌爲公，把妹妹嫁給赫連昌。赫連昌之弟赫連定在隴上，吐伐斤率領三萬騎兵乘勝前去討伐赫連定，赫連定在隴山彈箏谷設下伏兵，打敗了吐伐斤的軍隊，斬殺了吐伐斤，把他手下的士兵全都活埋。赫連定率軍東行，回到自己原來的領地。後來他攻克長安，托跋燾又親自進攻長安，没有攻下，於是就分出一部分軍隊戍守大城，自己率軍返回本國。托跋燾經常讓赫連昌在自己左右陪侍，常常和赫連昌一起單身騎馬追逐獵物，深入山谷。赫連昌一向以勇武出名，衆將領都認爲不能親近赫連昌，托跋燾説："天命歸屬於我，我還害怕什麽?"對待赫連昌仍像以前那樣親近。托跋燾再次進攻長安，攻克了長安，赫連定向西逃跑，被吐谷渾慕璝擒獲。

赫連氏有名衛臣者，種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餘户。朔方以西，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堅悉以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内，其後漸强盛。衛臣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算，遠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興覆軍喪衆，前後非一，關中爲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佛震懾不敢動。高祖東還，即入寇北地。安西將軍義真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諸將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號

赫連氏有個名叫赫連衛臣的人，他的部落居住在朔方邊塞之外，部落中共有一千餘户。朔方以西，西邊直到上郡，由東到西一千餘里的範圍，是漢代遷徙有罪之人居住的地方，這裏土地肥沃。苻堅爲帝之時，赫連衛臣入塞借田耕種，每年春天來，秋天離開。苻堅的雲中護軍賈雍搶掠赫連衛臣部落種田的人，擒獲人去充作奴隸，搶走馬牛羊，苻堅把捉走的人、搶走的東西全都歸還赫連衛臣，赫連衛臣感謝苻堅的恩德，於是就向苻堅稱臣，率領整個部落入塞居住，以後他的部落漸漸强大興盛。赫連衛臣死，他的兒子赫連佛佛驍勇而且有謀略，遠近各族人都歸附他。姚興與他相對抗，前後不衹一次作戰失敗、軍隊受損，關中也常常遭到他的殘害。高祖進入長

年曰真興元年。京兆人韋玄隱居養志，有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又并不就。佛佛召爲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興及劉公相徵召，并不起，我有命即至，當以我殊類，不可理其故耶。"殺之。元嘉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爲燾所兼。燾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并遣朝貢。

安，赫連佛佛被高祖的威名震懾，不敢輕舉妄動。高祖東歸之後，赫連佛佛就侵入北地。安西將軍劉義真回歸京城的時候，赫連佛佛派自己的兒子赫連昌在青泥打敗劉義真，俘獲了衆多將帥，於是赫連佛佛據有關中，自稱爲帝，把年號定爲真興元年。京兆人韋玄隱居涵養心志，他有很高的名聲，姚興以禮徵召他，他不肯出山，高祖徵召他任相國掾、宋臺通直郎，他又都不肯應召。赫連佛佛召他任太子庶子，韋玄應召上任。赫連佛佛十分惱怒，説："姚興以及劉公徵召他，他都不肯出山，我一有命令他就立即來，恐怕是認爲我是異族，不能理解他隱居的志向吧！"於是把韋玄殺了。元嘉二年，赫連佛佛死，赫連昌立爲帝，到這時候被托跋燾兼并。托跋燾西邊平定隴右，東邊滅掉黃龍，海東各國，都派遣使者朝覲納貢。

太祖踐阼，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故，湮没非所，遺黎荼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疆場。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掎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内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命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

太祖登上帝位，就有志於收復北方邊境的失地。元嘉七年三月，太祖下詔説："中原出現許多動亂，致使河南淪陷在外族手中，遺民遭受荼炭之苦，對此我十分關懷，深表同情。現在百姓安樂，五穀豐登，四方平安無事，應當趁這時機經營收復河南之事，以鞏固邊疆。可挑選五萬戰士，配屬右將軍到彦之，命他統領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率領水軍進入黃河地區，驍騎將軍段宏率領八千精鋭騎兵，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率領一萬精兵，和段宏互相呼應，成掎角之勢，後將軍長沙王劉義欣可暫任假節，率領現有三萬人馬，監征討諸軍事。立即加速準備齊全，本月之内各軍要全部出發。"太祖又先派殿中將軍田奇帶着詔命去告諭托跋燾："河南本是我宋國的土地，中途被你們侵占，現在我們要收復原來的境土，不涉及河北土地。"托跋燾十分惱怒，對田奇説："我還剛剛出生，就聽説河南是我們家的土地，你們怎麼能得到河南？你們一定要進軍的話，現在暫且算是我們收回防守的軍隊避開你們，等到冬天，天氣變冷，黃河封凍，我們自然會再來奪回這地方。"

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群帥，告司、兖二州曰：

後將軍長沙王劉義欣出京坐鎮彭城，統領各路兵馬主帥，他下令告諭司、兖二州之人説：

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疆理土地，恢廣經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逾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

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内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焕哉惟文，太和烟煴，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兖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

聖皇踐阼，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涌。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于後，勤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猵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

莫府忝任，稟承廟算，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吴、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鋭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吊民伐罪，積後己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况乎遵養耆昧，綏復境土而已哉。

以仁德治理天下的王者用兵，要以德義相輔而行，不衹是鞏固邊疆，開拓疆土，還要庇護蒼生，保衛黎民。因此冒着嚴寒，踐霜蹈雪，經歷各種艱難險阻，要匡正國家，安定百姓，使天下清平安定。

從前我高祖武皇帝，承膺上天之命，前來治理華夏，在内掃平篡權叛逆，在外平息寇虜動亂，他威名盛傳，如風雷震響，威名直傳到雲、朔和塞外的龍堆，上衝雲霄，震動大地，有撼動山岳、震蕩大海的威勢。於是華夏清静太平，歌頌皇上的人從四方聚集，帝王的典則，焕發出文采，太平的氣氛在四方洋溢，皇上的恩澤廣爲流布。當今皇上中年守喪，把朝政交給大臣，狡黠的寇虜乘着我們的禍患，竟然侵侮我們國家。於是使司州、兖州忠誠的百姓，又一次陷入異族的奴役，周、鄭的後代子孫，再一次沐浴不到聖王的教化。

聖皇登上帝位，繼承先帝盛德，他明智聰睿，安撫遠方之人，興隆中興之業，遠方的夷狄之人，都仰慕聖皇的德義，像雲騰波涌，争先恐後臣服朝覲。聖皇將要施行德政，履行信義，用藝文學業教化百姓，光大先王的基業，作爲後世的典範，勸施德政使三方融洽，仁愛和順使北狄歡悦。養魚的人要除去食魚的猵獺，養禽的人一定要除去食禽的豺狼，所以有志之士要精研自己的謀略，勇猛之人要磨礪自己的節操，嘉謀感動上天，英氣直衝九霄。

我忝任統率諸軍之職，稟承執行皇上的謀劃，剪爪齋戒，表明心迹，誓不顧念自己的性命，調動吴、楚的精兵，總領八州的勇士，紅旗映紅天空，白甲閃光奪日，似猛虎挺進中原，似蛟龍騰躍河南。這像是行雲布雨，滿足百姓在大旱祈望降雨之情；率領大軍，撫慰百姓，討伐罪人，不再考慮個人的得失。我們軍隊順應民心進軍討伐，什麽地方不能攻克？何况我們順應時勢積蓄力量，進攻昏惑的敵人，衹是收復安定境域而已

啊！

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群竪飆扇，襄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構難西虜，結怨黄龍，控弦熠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羇旅，披榛委誠，施綾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强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决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竄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

以前淮、泗剛剛收復，奸狡之徒就四處躲藏；王師進入關中，大批匪徒就被迅速削除；襄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戰，横尸蔽野，你們的軍隊已經像肢體被支解，像羽翼被摧折。再加上你們和西方鄰國争執交戰，和黄龍國結下仇怨，作戰的士兵被消滅，首尾受到威脅而害怕，如同蜂蟻聚集，衹能苟延殘喘，哪能再有力量渡過長河，和我們堂堂大國威武雄壯的戰士相對抗啊！順應天命貴在從速，歸順仁德不應遲延，對先行歸附的人要給予賞賜表彰，對遲遲不肯臣服的人要加以兵威。因此，秦、趙那些寄居之人，不畏路途艱難前來獻納忠心，他們被授予州郡的官爵，享受朝廷的俸禄。慕容超、姚泓，憑藉自己的力量製造禍亂，想主宰一方，最終都死在刀斧之下。這都是從前已經知道的事實，也是即將在眼前出現的應驗。聖明的皇上闡發他的仁愛之心，以仁德體恤兩州的士人百姓，假如有人能够審時度勢，翻然悔悟，改惡從善，率領自己的部下，投靠歸附我們的軍隊，那我將會上奏朝廷，量才録用。如果執迷不悟，不肯改悔，逃跑躲藏在巢穴之中，在我們合圍之後，攻城大軍從四面攻擊，那時候即使想要用簞食壺漿迎接大軍，用筐篚盛物納貢朝廷，難道還能做得到嗎？希望你們仔細考慮，分清利害，三思而行。

彦之進軍，虜悉斂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尹冲爲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河，彦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城并爲虜所没，尹冲及司馬滎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冲字子順，天水冀人也。先爲姚興吏部郎，與興子廣平公弼結黨，欲傾興太子泓，泓立，冲與弟弘俱逃叛南歸。至

到彦之率軍前進，索虜把河南戍守的士兵全都集中退到河北。太祖命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尹冲任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守虎牢。十一月，索虜大軍南渡黄河，到彦之戰敗退兵，洛陽、滑臺、虎牢等城都被索虜攻陷，尹冲和司馬滎陽太守崔模堅守節操不肯投降，從城墻上跳下護城河而死。尹冲字子順，天水冀縣人。原先在姚興手下任吏部郎。他和姚興之子廣平公姚弼結爲一黨，想要推倒姚興太子姚泓，姚泓繼位之後，尹冲和弟弟尹弘一起叛逃歸附宋。到這

是追贈前將軍。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尹冲誠節志概，繼踪古烈，以爲傷惋，不能已已。"

時候，朝廷追贈尹冲爲前將軍。太祖給江夏王劉義恭的信中說："尹冲忠心耿耿，他的節操和氣概，繼承了古代的英烈，我爲他的死而傷心哀痛，無法平息。"

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没，乃作詩曰：

逆虜亂疆埸，邊將嬰寇仇。堅城效貞節，攻戰無暫休。覆瀋不可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焉見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强仇。去病辭高館，卒獲舒國憂。戎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劍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凌扶摇，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靈，帷幄騁良籌。華裔混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

皇上因爲滑臺攻守歷時很久，最終被攻陷，於是寫了一首詩說：

逆虜侵擾邊境，圍攻邊城，邊城守將上下一心，敵愾同仇。守將固守城池，志向堅貞，爲國效忠，作戰不休。傾倒的瀋水不能收拾，射出的箭難以回收。於是軍隊受損，人馬零落，有人還被幽囚。志節高邁的郡守，爲國捐軀，仿效前修。忠臣的氣節在年暮更能體現，枝葉不畏風霜也表現在深秋。楚莊王甩袖而起，最終面對强敵，爲臣子報仇。霍去病拒絶接受高大的館舍，最終爲國家排難解憂。戰事還没有平定，怎能解除百姓的憂愁。我手按寶劍，心情激蕩，志衝九天，與雲同浮。希望能領軍出征，勢同旋風，掃蕩中州。將士顯示威靈，謀士在帷幄運籌。率土之臣全都歸服王道，華夏的子孫統一九州。我心情惆悵，惟恐時光流逝，遠望北方，涕淚交流。

其後燾又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違之。十七年，燾號太平真君元年。十九年，虜鎮東將軍武昌王直勤庫莫提移書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州曰：

以後托跋燾又派遣使者和宋友好往來，并且請求締結婚姻關係，太祖每次都依順他。元嘉十七年，托跋燾改年號爲太平真君元年。元嘉十九年，索虜鎮東將軍武昌王直勤庫莫提向益、梁二州送交移文，指責他們攻打仇池，侵占魏的屬國，又另外送移文到徐州說：

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并立。夏、殷以前，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略，遠定三秦，西及葱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

我們大魏興盛，仁德和日月二儀相媲美，和天地并立。夏、殷以前，業績就很卓著，周、秦以來，功業更是顯赫卓越，聲名流傳，使我們祖先光耀輝映萬代。到爲我們開創基業的烈祖，再次憑他的聖明治理天下，承受天命登上帝位，掃平燕、趙。我們聖明的皇上繼承先帝開創的王業，運用發揮他神武的謀略，平定遠方的三秦，向西直達葱嶺，向東平定遼碣，僻遠的海邊之國也都臣服歸附，北到鍾山，萬國都來交納貢品。我們威名四播，料想你們朝野人士，也都聽

綿綿連連，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庭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庭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既即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庭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疆埸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闕下。聖朝憮然，顧謂群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爲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報復。

到我們的威名，瞭解我們的德政。以前劉聰、石勒、苻堅、姚興，相繼占據三郡；琅邪王司馬睿，固守揚、越，連綿不絕，經歷了很多年代。司馬氏的氣數已盡，天命改歸劉氏，劉氏繼承帝位建立宋之後，承繼晉的政策，和我們互通使者，聘問往來。所以我們朝廷解散軍隊，停止了進軍東南的謀劃，這是爲了不想違背先帝建立的信義。但是你們君臣包藏禍心，屢屢進犯我們邊境。在庚午那一年，你們暗中勾結赫連氏，侵犯我們牢、洛地區，結果是導致你們軍隊戰敗，全軍被俘。但我們朝廷講究仁義，寬宏大度，不去追究別人的錯誤，不深究別人的過失，和你們進行和談，依然保持了友好關係。以前南秦王楊玄通達瞭解天命，在我朝的教化還未播及那裏的時候，就已經穿過赫連氏的領地，遠來歸附，向我們獻納誠心。楊玄去世之後，楊玄之弟楊難當忠於我朝的操守更加堅定，上表請求接納他的女兒，和皇上聯姻，根據土地的情况交納貢品，和國內各郡一樣，漢南白雉，成爲我們俎豆中的祭品，朝廷贊賞他的這種誠心，授予他自主征伐的職權。想不到你們朝廷計較邊境上小小的糾紛，不預先通報交涉，暗中調動軍隊，侵吞滅亡我們的屬國。楊難當率領他的妻子兒女，以及和他志向相同的部下，來到我們闕塞之前報告戰敗的消息。聖明的皇上感到驚愕，他對群臣説："他們違反信義，背棄和約，與攻打牢、洛的事情合起來已有三次，一次就已經太過分了，難道還能二次三次背信棄義嗎？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分別命令我們這些作將帥的臣下，幫助楊難當報仇復國。

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户。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

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愛弼，率領南秦王楊難當從祁山向南進軍，直衝建安，命南秦王自己派出使者，招集舊部。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外散騎

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浴河引出斜谷，厄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叕，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内亦千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荊梁南雍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荊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勤它大翰爲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雍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天助直趣濟南。十道并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强楚，以致一匡，况大魏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

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

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浴河率軍出斜谷，扼守白馬險阻之地。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從駱谷進發，横渡漢水。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叕，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内亦千從子午進發，東進襲擊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荊梁南雍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進直趨荊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勤它大翰率軍作後續部隊。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楚之率軍南進直趨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雍率軍東進直趨廣陵，向南進軍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司馬元顯子司馬天助率軍直趨濟南。十路人馬齊頭并進，五千座營寨緊緊相連，步兵騎兵一百萬，威武雄壯，聲勢浩大。用這樣的軍隊攻城，什麼樣的城防不會被攻破？用這樣的軍隊進擊敵人，什麼樣的守軍不會被打垮？在邵陵，在踐土，小小的齊國、晉國，尚且能够戰勝强大的楚國，輔佐周王，使天下統一號令，更何况我們大魏擁有在沙漠中能英勇作戰的神勇騎兵，兼有咸、夏的精鋭士卒！

假若我們大軍降臨，就將要使南海之水

泛，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深谷積爲丘陵，晋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敧嶇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爲此舉動。既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别愛後自馳檄相譬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距我義言，很愎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齊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報告。

向北流，江湖之水向南溢，高山要變成沼澤，深谷要變成山陵，晋國的遺民，都會從四方雲集，攻伐仇池的軍士，都會在山谷中困頓難行，遭受傾覆的命運，怎麽能保住自己？你們正是常言所説的爲了恣意發泄眼前的忿怒，以招致失敗而遭受喪失軍卒的重大損失。從前信陵君援救處於險境的無處栖息的鳥，義士因此而歸附他，所以我們朝廷想要援救像楊難當這樣向我們獻納忠心的人，纔采取這樣的行動。但不久我們又想到珍惜以前我們的友好關係，因此還在反復考慮，因爲使百姓多受傷害，是仁義之人不願幹的事情。我們曾經派人飛送書信，開導你們。假如你們領兵返回，交還南秦王的國土，那麽我們各路人馬一同撤軍，彼此間和睦友好關係仍保持不變。假如你們拒絶我們的正義言辭，堅持以前的錯誤做法，就會招致喪師辱國的後果，將會後悔莫及。希望把我們上面所寫的上奏朝廷，我等着你們的回覆。

徐州答移曰：

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晋爵號，修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知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内難，侵我司、兖，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略，三帥涉河，秋豪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實爲蠆尾，而

徐州用移文回覆説：

知道楊難當投奔你們，報告戰敗的消息，你們把他比作無處栖息的鳥，因此想調動軍隊援救他。救助有危難的人，這是治國的人應有的態度。即使這樣，你們送來的移文，也是非常錯誤的。爲什麽呢？從楊氏先輩開始，就接受晋封賜的爵號，擔任官職，守衛邊境，楊氏的領地是我們西部的屬地。但十年之中，楊氏兩次發動叛亂，僞稱年號爲建義，這種猖獗狂妄的舉動，是爲臣不忠的表現，自然應當加以討伐誅滅。又知道楊難當向你們稱臣，這是他畏首畏尾，想要同時臣屬兩國以保全自己。楊難當如果真是你們的臣下，誠心事奉魏國，那你們和我們和睦友好，又怎麽能聽任臣下肆意妄爲、不遵法紀呢？以前景平末年的時候，我們國力一度衰微，你們乘着我們國内有禍亂，侵占我們司州、兖州的土地，因此元嘉七年我們調派軍隊，目的在於整頓邊境，三位主帥率軍渡過黄河，秋毫無犯，衹是因爲尊重我們的

擁其逋逃，開其疆場。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托，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黄龍國主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晋十世，事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

誓言，不違背彼此間的盟約罷了。你們乘着我軍没有防備，接二連三地襲擊，俘虜我們的士兵，殺戮我們邊境的百姓。這是你們有兩次理虧，而我們兩次都是理直氣壯。司馬楚之、司馬文思是逃亡藏匿的罪犯，魯軌、刁雍是居心險毒的蛇蝎之輩，你們却聚集這些亡命之徒，爲自己開拓疆域。司馬元顯没有兒子，從哪裏冒出個司馬天助？像這樣僞稱假冒，哪裏值得一提。你們在來信中又指責我們派出軍隊攻打楊氏，没有事前通知你們，這也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黄龍國主接受我們朝廷的曆法，是我們的臣屬，且渠茂虔父子已經誠心歸服我們，你們都攻破他們的國家，俘獲他們的臣民，難道事前告訴了我們？何況仇池事奉晋已有十代，事奉宋也有三代，朝廷因爲仇池有罪而征伐，和你們有什麽關係？

僕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詣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

我聽説師出無名軍隊就會喪失戰鬥力，奸邪出現禍亂就會乘機横行，説話要和實情相符，不在於誇大其辭，言過其實。你們的移文本應送往梁州、益州，却誤送到我們州府，朝廷就在不遠，希望你們不要再誇誇其談。

二十年，燾以國授其太子，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逆，掃清不順，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禄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啓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

元嘉二十年，托跋燾把國政授給太子，他向臣下下書説："我繼承祖宗一代一代傳下來的盛德，想要光大祖宗宏偉的基業，讓它流傳萬代興隆昌盛。自從我治理天下，平定暴亂，鏟除叛逆，清除那些不肯歸順的人，武功已經取得顯赫的成果，但文治教化還没有顯露成果，這還不是達到太平盛世的治國方法。現在國境之内太平安定，百姓富足安泰，軍隊國家都改變了面貌，應當在這時候制定各項制度，成爲後世萬代的準則。陰陽會循環往復，四季會按時序互相替代，把國政交給太子，任用賢人作輔佐，上下一心，互相保護，這是使疲勞的臣下得到休息，讓他們地位鞏固不衰，讓他們享受福禄的方法，是古今不變的典則。我手下的衆多功臣，辛勤勞苦，曠日持久，現在都應當退休回家，享受爵位的尊榮，安神養性，頤養天年，不拘何時都可來朝

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敕施行。"於是王公以下上書太子皆稱臣，首尾與表同，唯用白紙爲異。是歲，燾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

見，在我面前宴饗歡敘，衹要談談治國之道、呈獻謀略而已，不要再擔任躬親勞苦、事務繁重的實職。我將命皇太子繼承我處理國家大事，總領百官，另外再舉拔賢良的人才擔當各種職務，都要從有見識、有能力的年輕人當中選拔，要廣開選才之路，根據人的才能授職，有能力的提拔，無才的棄黜。以前孔子說：'年輕人是值得敬畏的，怎麽能斷定他將來趕不上現在的人呢？'主管這事的人要明確制定條文制度，公布施行。"於是王公以下的人向太子上書都自稱爲臣，上書的開頭以及結尾的格式和上表的格式相同，衹是使用白紙，和上表不一樣。這一年，托跋燾攻打芮芮虜，大敗而歸，死的人占十分之六七。但托跋燾不准許死難者家屬舉行哀悼儀式，違犯規定的人就受到誅戮。

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游獵具區。兗州答移曰：

夫皇極肇建，實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冲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圮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栖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吊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祗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澨，秋豪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算，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兖。

元嘉二十三年，索虜安南平南府又送移文到兗州，指責宋國在南方僑置州，不依本地地名命名，而多濫用北方州郡名稱，又提出想去具區游獵。兗州用移文回答說：

皇位始建，是承應神明的符運；百姓初生，是稟受天地的真氣。治理天下的功業，在上古就已經顯揚；講求仁義的治國之道，是從華夏興起。從前有晋一代，統一天下，邊遠地區紛紛接受教化，遠方的戎狄也都來歸附。永嘉年間，朝廷失去了駕御天下的能力，朝廷的法紀毁壞崩潰，石勒、慕容皝、苻堅、姚興等人交替乘機占據本不屬於自己的土地，有的栖息在趙、魏，有的聚集在邠、岐。正逢天命歸於我皇宋，宋從晋氏接受了帝位，宋國北到河、濟，西到咸、汧，安撫百姓，討伐罪人，恩澤流布五方都會。那時候魏國崇敬有德之人，爲自己造成禍害而後悔，想要同我們和睦友好，互通使臣，以祈求上天的庇護，這就是你們送來移文所説的"畫定境域，雙方心意早已確定"。不久之後，不恒守信義，乘着我國出現憂患的時候，侵占牢、洛，直到清濟。前些年我們進入黄河流域，想要安定治理我們原有的境土，因此軍隊駐扎在黄河南岸，對你們秋毫

無犯。因爲軍隊没有很好地遵奉皇上定下的謀略，保有成功，因此在回師之後，司州、兖州又重新丢失。

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襁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己，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

你們送來的移文説我們“設置州郡不依本地地名命名，并且招集亡命之徒”。古代有分封土地的制度，却没有分配百姓的規定，君王德行美善，四方百姓就會拖兒帶女前來投奔。以前周朝正處在興隆昌盛的時候，靈臺剛剛建造，就有八十萬家百姓前來歸附。你們不去想怎樣弘揚好的政令，却惟恐百姓離棄背叛自己，一味地肆意欺壓百姓，連老弱之人也不放過。仔細看看古代的歷史，廣泛聽聽大家的議論，從來没有人窮凶極惡却能久處君王之位，殘忍寡恩却能使百姓歸附。假如一定要依據本地地名設立州郡，那麽你們設立徐州、揚州，又哪裏占有徐州、揚州這兩處土地？

往年貴主獻書云：“强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兹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蜫育鷇，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候蒐算，義非所吝。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前幾年你們君主來信説：“强者爲雄。”這話就是依仗武力，丢棄仁德，倒行逆施，有了這樣的觀點，國家怎麽能振興？又提出想要“到具區去游獵，觀看宋國的教化”。現在我們治道和洽，遠方之人一定要來朝覲，那麽開設館舍修飾客邸，招待來賓，自有有司操辦。明年元旦，是上天、百姓同慶的節日，皇上鑾駕巡行四方，要東巡到達稽嶺。假如想要得到皇上的恩寵，可以乘這時候趕到稽嶺，歸附仁德越早越好，不要延誤時日。送來的移文中又説：“由於馳騁射獵多年，野外已經没有飛禽走獸可供狩獵。”我們國家實行仁政，解開羅網，放走眼前的禽獸，哀憐昆蟲，養育幼鳥，因此衆多的澤藪當中，禽獸多而肥碩，你們派虞候來搜求獵物，按道理我們决不會吝嗇。三代之時，四方諸侯覲見天子，禮儀雖然缺而不記，但是呼韓邪單于入漢朝見，那禮儀却有詳細記載。饗宴饋贈你們，一定會比漢代豐厚。

先是，虜中謡言：“滅虜者吴也。”燾甚惡之。二十三年，北地瀘水人蓋吴，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

以前，索虜國中曾經流傳謡言説：“滅索虜的人是吴。”托跋燾很討厭這種流言。元嘉二十三年，北地瀘水人蓋吴，當時二十九歲，他在

舉兵反虜，諸戎夷普并響應，有衆十餘萬。燾聞吴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吴上表歸順，曰：

杏城天台起兵反對索虜，戎夷各族都起來響應他，他很快便聚集了十餘萬軍隊。托跋燾聽説蓋吴反叛，因爲蓋吴之名正與謠言中的“吴”相應，於是就更加憎惡，多次派遣軍隊去進擊蓋吴，但每次都被打敗。蓋吴向太祖上表表示歸順。表文説：

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豹狼縱毒，蒼元蹈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士響同，威聲既張，士卒效勇，師不崇朝，群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群願，焉能若斯者哉。

自從帝室南遷，災禍就纏繞着神州的土地，二京失去統御，虎豹豺狼横行肆虐，百姓遭受被狂犬嚙咬的痛苦，故都陷入了遭受艱難困苦的哀痛。我是一個地位鄙陋的庸人，抓住機會舉起義旗，乘着上天要使寇虜滅亡的大好時機，依靠二州百姓都想奮發的激憤之情，所以在天台組織義軍，勢力一直擴展到咸、雍，振臂號召，四方響應，聲威四布，士卒英勇奮戰，隊伍組織時間很短，就使那批奸惡狡詐之徒萬分震驚，心膽俱裂。我們在函關殄滅了索虜的爪牙，在秦土掃蕩了索虜的軍隊。如果不是上靠宋國的威靈，下靠大家願望一致、齊心協力，怎麽能有這樣的戰績呢?

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陽二孽，世連土宇，擁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軍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等部曲數千，擬擊僞鎮，闔境顒顒，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陜，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謹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

以前曾經圍攻平城的餘孽，現在又和大壇交戰，他們從東西這兩個方向，貪婪地企圖南侵，我們軍隊尚未相連，長安力量孤弱，形勢危急，河、洛也守不住。盤踞平陽的兩個妖孽，世代疆土相連，他們統率自己的部落，擁有五萬軍隊，他們東進駐守潼關，扼守要塞。我派遣我私下授任的安西將軍常山白廣平在高平練兵，向汧、隴進軍。北漠護軍率領戰車和騎兵，手持戈矛并肩前進。胡蘭洛生等人率領部下數千人，準備進擊敵軍重鎮。全境的人都在翹首盼望，希望沐浴皇上的恩澤。希望陛下能够派出一支軍隊，北進到河、陜，賜給我官職，同時供給我軍器，使我進可以壓伏凶殘的寇虜，傾覆他們的巢穴，退可以顯揚國家的聲名兵威，鎮守保衛原來的京城。使京城能聽到皇上鑾駕的鳴鸞之聲，遭受禍亂的百姓能蒙受被皇上拯救出苦難的恩德。我恭敬地派遣使者趙綰飛送表章獻納我的赤誠之心。

燾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吴又上表曰：

臣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群凶丘列於天邑，飛鴞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内發，愍及戎荒，翦僞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爲豺狼之墟，鄴、洛爲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嘆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

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尸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

太祖詔曰：“北地蓋吴，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效忠款，志梟逆虜，以立勛績。宜加爵號，褒獎乃誠，可以爲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

托跋燾派遣軍隊進攻蓋吴，但屢屢戰敗，於是他就親自率領大軍進攻蓋吴。蓋吴又向太祖上表說：

我聽說，天無貳日，國無貳主。以前京城失去控制，九州分崩離析，一群凶暴之徒在帝王之都耀武揚威，像鴟鴞那樣窮凶極惡，在四海之内爲所欲爲。先皇深懷仁慈哀憫之心，仁德施及邊遠的百姓，在長安剪除了僭稱爲帝的羌賊，把百姓從遭受塗炭之苦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先皇教化施及的地方，百姓纔解脱痛苦，過上安寧的生活。上天還没有忘記降下災難，禍亂又接二連三地出現，匈奴强横跋扈，侵占淩虐中原，使長安成爲豺狼横行的天地，鄴、洛成爲毒蜂長蛇聚集的場所，他們荼毒生靈，虐害百姓，衹要是會説話的士人，没有誰不對這種罪行哀嘆悲憤。大家翹首東望，希望朝廷來拯救，這就如同乾旱的幼苗期待天降雨露，嬰兒盼望母親來臨。

我仰承皇恩，適逢天時，憑藉道義，討伐暴徒，我剛組織義軍，四方之人就立即同我聯合一心，五州結成同盟，互相訂立盟約。憑藉皇上的威靈，義士從千里之外雲集，我們希望清除禍亂，等待朝廷的軍隊。我們義軍所至，敵人莫不土崩瓦解。索虜的君主二月四日傾巢而出，和我對壘，短兵相接，没有一天不交鋒，我們消滅了超過半數的索虜賊軍，賊軍的尸首遮蔽了原野。我希望朝廷專門派遣一支軍隊，前來援救我們。假如皇上天威能够顯示威靈，就足以使奸詐的索虜潰敗逃亡，遭受淪陷之苦的百姓，都會蒙受皇上的再造之恩。

太祖下詔說：“北地蓋吴，在秦川聚集義軍，華戎各族人士紛紛響應，前來歸附，他們爲伸張正義，奮勇作戰，頻頻告捷。他們又多次派遣使者送呈表章，從遠方獻納忠心，表達殲滅索虜逆賊、建立功勛的忠心。應當給他封贈爵號，褒贊鼓勵他的忠誠之心，應當授任他爲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

郡公。命雍、梁兩州派軍駐在邊界上，以便援救蓋吴。”

燾攻吴大小數十戰，不能剋。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吴，使隨宜假授。屠各反叛，吴自攻之，爲流失所中，死。吴弟吾生率餘衆入木面山，皆尋破散。

托跋燾進攻蓋吴，經過大大小小數十場戰鬥都不能取勝。太祖派遣使者把雍、秦二州所屬各郡郡守的官印以及金印紫綬以下將領的官印一共一百二十一枚送到蓋吴那兒，命他根據需要隨時可以臨時委任。屠各反叛，蓋吴親自去進攻屠各，被流箭射中而死。蓋吴之弟蓋吾生率領剩餘的義軍進入木面山，不久他們就被打敗而潰散了。

其年，太原民顔白鹿私行入荒，爲虜所録。相州刺史欲殺之，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燾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書與驥，使司徒祭酒王琦賫書隨白鹿南歸。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驥遣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歡、中兵參軍吉淵馳往赴援。虜破略太原，得四千餘口，牛六千餘頭。尋又寇兖、青、冀三州，遂及清東，殺略甚衆。

那年，太原百姓顔白鹿私下進入索虜地界，被索虜抓獲。相州刺史想要殺掉顔白鹿，顔白鹿就假稱是青州刺史杜驥派自己來歸順。相州刺史把顔白鹿送到桑乾，托跋燾聽到這事，高興地説：“杜家是我母親的娘家。”於是他就命司徒崔浩寫信給杜驥，派司徒祭酒王琦帶着書信隨同顔白鹿一起南歸。派自己的堂弟高梁王率領大軍去迎接杜驥。高梁王進入太原郡境内之後，在歷城進攻冀州刺史申恬，被申恬打敗。杜驥派寧朔府司馬夏侯祖歡、中兵參軍吉淵趕去援助申恬。索虜攻占太原，俘獲四千餘人，搶到六千餘頭牛。不久，索虜又進犯兖、青、冀三州，直到清東，殺死掠走很多百姓。

太祖思弘經略，詔群臣曰：

太祖想要弘大經營治理國家的業績，下詔給群臣説：

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游玄玩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慚德。而區宇未一，師饉代有，永言斯瘼，彌干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游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群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韵。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

我從小閲讀書籍，很喜歡文辭，在文章辭采中游觀欣賞，不願意放下書卷。自從我登上帝位，被世事纏繞，内心兼顧家國之事，祇是每天早起晚睡，日夜操勞，却總擔心德行有虧而深感慚愧。如今天下没有統一，戰爭災荒年年發生，常爲這種疾苦而感嘆，就更加擾亂我的思緒。再加上疲勞日增，疾病也漸漸增多，情趣隨着時間流逝而消失，寫文章精巧的構思，也因爲各種繁雜事務而中止。殘忍酷虐的索虜像游魂一樣殘害百姓，百姓遭受塗炭之苦，我常常顧念北方的百姓，時刻没有忘記拯救他們。我想彙集大家的謀略，掃滅那些亡命之徒和逆賊索虜，感慨頓生，於是寫成了一首短詩。你們

季父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雲陰，但見胡風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己。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難久俟。駘馴安局步，騏驥志千里。梁傅畜義心，伊相抱深耻。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

體恤國家，感情深厚，也將會深深瞭解我這種情懷。詩說：

季咸能預知禍福，辛有能辨識玄機的起始。命運崇替并非没有徵兆，國家興衰也由各種原因引起。中原淪陷，倏忽間百年已飛逝。看不到南風吹拂北方的土地，衹見到胡人肆意横行，不可一世。否極必定泰來，動亂發展到極點一定會出現大治。正想去清除那殘餘的凶氣，更何況索虜還來侵犯我邊鄙。我眷念同情北方的百姓，仁愛之心常常從内心萌起。誓將一展宏圖，統一天下，實現書同文、車同軌。時機怎樣纔會再次降臨？我要儘快使黄河變清，國家得到治理。駑馬駕車安於慢步行走，騏驥良馬却是志在千里。梁傅曾久蓄仁義之心，伊相也曾懷羞抱耻。我賞識之人將在何處尋找？恐怕全都寄托於你們幾位臣子。不要讓我們堂堂大國在索虜面前失去身份，像以前齊、晉之臣在鄒、魯士人面前自覺愧耻。

時疆埸之民，多相侵盗。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

僕以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鷹揚萬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邊民擾動，互有反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菟逃竄，南入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財，大爲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往不絶，情僞繁興。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奸宄之人，數得侵盗之利，雖加重法，不可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擾疆埸。譬猶蚤虱疥癬，雖爲

當時邊境上的百姓，常常互相侵犯。元嘉二十五年，索虜寧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送移文給宋豫州刺史説：

我没有德和才，但蒙受朝廷的恩寵，擔任邊州的長官，治理百姓，播揚朝廷的教化，武勇的威名傳揚萬里。我雖然盡心竭力完成任命，但還是没有能使朝廷的教化廣布，没有能使民情上達朝廷。最近以來，邊境的百姓擾動不安，兩國之間都互有叛逃之人，這不足以造成危害，他們衹是自取滅亡而已。那些逃脱的反叛餘黨，像雉兔似地四處逃竄，他們南逃進入宋國境界，聚集反叛之人，頻頻進犯我們邊界，殺害良民，搶奪財産，給百姓帶來極大的禍害。我們的邊界，和你們邊界相接，邊界兩邊的百姓，炊烟相連，來往不絶，因此各種弊端頻頻出現。所以南方的奸徒向北叛逃，北方的奸徒向南叛逃，按這種情况推測，隨着日月推移就會日益嚴重。那些奸詐作惡之徒，屢次得到搶掠財物的甜頭，即使用嚴刑重法來懲

小疴，令人終歲不安。

治，也不能禁絶。我常常命令守衛邊境的官員，清查這些奸詐作惡之徒的來源，找出他們的巢穴，但是你們國家的地方官員，却放縱他們，不加禁止，因此致使他們勢力蔓延，常常進犯擾亂邊界。這就如同人身上的蚤虱、疥癬，雖然衹是小小的毛病，却令人整年不得安穩。

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封疆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鷄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

現在你們國家和我們通使往來，南北友好相處，衹有邊境的百姓，控制不嚴。從古以來，各國邊境都各有境界，各自禁止自己的百姓越過國界，更不會互相侵犯，像這樣就能够長久保持安定，流傳到千秋萬代。所以我上表朝廷，要朝廷頒布公文，曉諭百姓，從今以後，魏、宋二國邊境，應當不准人們通過。如果不是負有使命的外交使臣，不准許南來北往。邊境百姓，雖然炊烟相連，鷄犬之聲相聞，但百姓直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不是很好嗎。假如又能做到這裏逃亡過去的人由你們送回來，你們逃亡過來的人由我們送回去，那就更是我們國家期望和你們這仁義之邦所共同完成的事。

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答移曰：

知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絶奸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并行之，雖豐辭盈觀，即事違實，興嫌長亂，實彼之由，反以爲言，將違躬厚之義。

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用移文回覆説：

知道因爲邊境百姓擾動不安，出現很多叛逆之人，你想要杜絶奸詐作惡的行爲，爲兩國邊境百姓平息禍患；又想要互相送回從對方逃亡來的人，禁絶這些人越過邊境。你移文中告訴我的是很好的消息，實在是符合我的心意。但是從我們兩國和好以來，你們常常抛棄誓言，屢屢違背信義，舉兵侵犯，又隨意背棄盟約，肆意侵犯搶掠，哪裏衹是暗中虐害我們皇上的百姓，竟然還加害我們朝廷派出的使臣。不久前我們誅討蠻夷，事情本來衹在我們疆域之内，但有的賊寇像狐鼠似地逃竄，往北逃入你們境内，而你們隨即收容包庇，像老朋友似的對待他們，資助他們糧草和武器，縱容他們作强盗賊寇。前幾年你們又擅自派軍進攻我們，禍害甚至波及兒童和老人，完全不顧睦鄰友好的盟約，

不考慮疆域的界限。送來的移文中談及的種種不義舉動，全都是你們幹出來的，即使想用華美的文辭，説出許多違背事實的話，但是製造兩國的分裂和仇恨，助長禍亂的根由，實在是你們，反而用這個罪名來指責我們，這實在違背了爲人厚道誠實的道理。

疆埸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户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亡命奔越，侵盗彼民，期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閫外，思闡皇猷，每申敕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

邊境百姓的糾葛，由來已久，況且我們素有約定，這事本來不放在心上。假如你們的本意是想要消滅奸徒，止住禍亂，而且這種心意堅定不移，持久不變，那就應當先加固邊防的守衛，遣返那些逃進你們境内的亡命之徒，狂奔的馬，疾飛的箭，不隨便進入我們的國境，那麽邊城之中，是一片太平，大門也可不用關閉。我們國家王法嚴明，哪會單方面辜負你們的約定？假如有人犯罪逃過國境，侵害搶掠你們百姓，這本來就應當用刑法處置，不用費心遠遠送到我們這裏。我自從擔任京城外的地方長官，總想着弘揚皇上的謀略，常常一再告誡郡守和縣令，一定要講求信義，崇尚禮讓。以前誠心未能表達，常有愧怍之心，現在重新作出明確的約束，和你們的誠心相符。

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燾欲爲邊寇，聲云獵於梁川。太祖慮其侵犯淮、泗，乃敕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户歸壽陽。"諸戍偵候不明，虜奄來入境，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琨，綏遠將軍、汝陽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并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内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鑠時鎮壽陽，遣右軍行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燾盡鋭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内更築捍城，立栅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燾唯恐壽

元嘉二十七年，托跋燾親自率領步兵騎兵共十萬人進犯汝南。起初，托跋燾想進犯邊境，聲言説是要到梁川打獵。太祖擔心他們侵犯淮、泗，於是向邊境戍所下令説："小股敵寇來進犯，就堅守戍所抵禦他們；敵寇大軍來到，就連同百姓一起遷往壽陽。"各戍所没有把敵情偵察清楚，索虜突然侵入邊境，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琨，綏遠將軍、汝陽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等人都棄城逃跑。索虜搶劫掠奪淮西六郡，殺死很多人。索虜又圍攻懸瓠城，城内戰士不滿一千人。這之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離開郡城，南平王劉鑠當時鎮守壽陽，於是就派右軍行參軍陳憲攝理郡中事務。陳憲憑藉城墻固守，托跋燾派出全部精鋭士卒進攻陳憲，陳憲親自登上城墻督戰。索虜建起樓車高踞城墻之上，飛箭密集如雨，索虜又用衝車攻破南邊城墻，陳憲又在城墻内另築一道捍城，建立栅欄替代被衝毁的

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

燾遣從弟永昌王庫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略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吴香鑪乘驛敕世祖，遣千騎，賫三日糧襲之。世祖發百里内馬，得千五百匹。衆議舉别駕劉延孫爲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問司馬王玄謨、長史張暢，暢等并贊成之。乃分爲五軍，以泰之爲元帥，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國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副殿中將軍程天祚督戰。至譙城，更簡閲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内有數區氈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内諸大主帥，悉殺之。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虜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内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别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擊泰之。泰之軍未食，旦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垣謙之先退，因是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溵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争渡，泰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爲虜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爲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號爲鎮軍將軍，玄謨、延孫免官，暢免所領沛郡，謙之伏誅，定、幼文付尚方。

城墻。索虜攻城，和守軍肉搏，死的人很多，陳憲手下將士也死傷過半。托跋燾惟恐壽陽派出救兵，不顧忌彭城方向。

托跋燾派自己的堂弟永昌王庫仁真率領步兵騎兵一萬餘人，帶着從淮西六郡搶掠來的人口，北歸屯守汝陽。當時世祖鎮守彭城，太祖派隊主吴香鑪乘坐驛馬帶自己的命令給世祖，命令世祖派一千騎兵、帶着三天的糧食去進襲汝陽。世祖徵發一百里内的馬匹，得到一千五百匹馬。衆將商議推舉别駕劉延孫爲元帥，劉延孫拒絶，不肯前往，并推舉參軍劉泰之代替自己任元帥。世祖徵詢司馬王玄謨、長史張暢，張暢等人都贊成這個意見。世祖於是派出軍隊，分成五軍，命劉泰之爲元帥，劉泰之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國左常侍杜幼文等五人，各率一軍。垣謙之率領劉泰之軍副殿中將軍程天祚督戰。到達譙城之後，他們又再次挑選人馬，選出一千一百名精鋭騎兵，直向汝陽前進。索虜没想到奇兵從北邊來，當時大營扎在汝陽城北，離城三里左右。劉泰之等人到達，索虜完全没有察覺，劉泰之率領人馬直衝入大營發起突然襲擊，殺死三千餘名敵人，燒毁索虜軍的輜重。索虜大營内有數座氈屋，氈屋中又有帷帳，各種用具兵器都非常精美，食具都是金銀製成，帷帳内住的是索虜軍各路人馬的主帥，劉泰之等人把他們全都殺了。那些被擄掠的人口全都得以向東逃跑，一邊跑一邊大聲呼叫説："官軍痛下毒手殺索虜。"索虜軍一下子潰散逃跑，劉泰之等人乘勢追趕，但因爲已經行走了一整天，人馬都已疲倦，因此準備退回汝南。汝陽城内駐有一幢索虜軍，騎兵步兵大約五百人，他們登城瞭望，知道劉泰之等人没有後續部隊，又正好有另外一名將領鉅鹿公餘嵩率軍從虎牢到達汝陽，於是兩軍乘機出戰進擊劉泰之。劉泰之全軍來不及吃飯，早晨作戰已很疲勞，營陣來不及安排建立就受到突然襲擊，垣謙之率軍先退，於是全軍驚慌潰亂，紛紛丢棄武器逃跑，逃跑時迷失道路逃向溵水，溵水水深岸陡，人馬全都跳進水中争着渡河，劉泰之一個人

不肯離開，他說：“軍隊潰敗成這樣，我還有什麼面目再回去?”於是下馬坐在地上，被索虜軍殺害。臧肇之在水中溺死，程天祚被索虜俘獲，垣謙之、尹定、杜幼文以及逃回的將士共有九百餘人，帶回的馬有四百匹。世祖因此從安北將軍被降爲鎮軍將軍，王玄謨、劉延孫被免去官職，張暢被免去兼任的沛郡太守之職，垣謙之因罪被殺，尹定、杜幼文被交給尚方關押。

燾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軍，大懼，謂其衆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即燒攻具，欲走。會泰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劉康祖救懸瓠，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之，斬任城。燾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禦，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又以布萬匹委憲分賜汝南城内文武吏民戰守勤勞者。

托跋燾最初聽說汝陽戰敗，又聽到傳言說彭城有軍隊作後繼，於是十分害怕，對他手下的將士說：“我們衹聽說他們從淮南派出軍隊，現在竟然又派出一支奇兵。今年我們將落入别人的圈套中。”他命令燒毁攻城的器械，想要逃跑。適逢汝陽接着送來了劉泰之被殺死的消息，托跋燾於是停留在壽陽。太祖派劉康祖援救懸瓠，托跋燾也派任城公迎戰劉康祖，劉康祖與任城公交戰，打敗了任城公的軍隊，斬殺了任城公。托跋燾進攻懸瓠城，圍攻四十二天都没有攻克，戰死的人很多，任城公又被殺死，劉康祖的援軍又漸漸逼近，於是托跋燾就把罪過推諉給手下大將，殺戮了很多將領，然後日夜兼程逃跑。太祖贊賞陳憲固守懸瓠城的功績，下詔說：“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心竭力守衛懸瓠，保住了城池，挫敗了敵寇，表現了忠誠和勇敢，應當把他擢拔到顯要的職位，可以提拔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祖又拿一萬匹布交給陳憲，要他分賜給那些汝南城内守城作戰有功的文武官員以及百姓。

燾雖不剋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燾所輕侮。與太祖書曰：

托跋燾雖然没有攻下懸瓠城，但是擄掠了很多百姓，搶奪了許多財物，南方朝廷軍隊與索虜軍作戰，屢屢不能取勝，因此被托跋燾輕慢欺侮。托跋燾寫信給太祖說：

> 彼前使間諜，誘略奸人，竊聞朱脩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衛拔，非其身，各

> 前不久你們派遣間諜，誘騙收容奸詐之徒，又聽說朱脩之、申謨，近來又聽說胡崇之，這些敗軍之將，國家本有一定的刑法處置他們，但你們竟然讓他們全都擔任州郡長官之職，讓他們乘着我們不防備的機會進攻，來自我安慰，自我褒美。抓住我方普鍾蔡這不值一提的豎子，對我們有什麼損害，

便鎖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

對你們又有什麽益處？這和把我們全國百姓抓去，用豐厚的物品養起來有什麽兩樣？擒獲我們的小將衛拔，仇恨他，於是就鎖住他的腰，驅使他作苦役用以侮辱他。看看這些行爲，就足以知道你們的主要旨趣，從兩國分疆治理兩相抗衡以來，你們這樣做已非一朝一夕了。

頃關中蓋吴反逆，扇動隴右氐、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誸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户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真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

前不久關中蓋吴反叛，并且煽動隴右氐、羌也參與反叛，你們又派人到蓋吴那兒誘騙他、鼓勵他，向男子贈送弓矢武器，向婦女贈送環釧首飾，這幫人正想要欺詐誑騙，獲取財利，哪會隔着這麽遠順從你們呢？按照大丈夫爲人處世的準則辦事，你們爲什麽不自己來攻取這片土地，却衹是用財利欺騙引誘我們邊境百姓，徵集投靠你們的人，歸附的人每人免除七年的賦税勞役，這是獎賞奸詐之人。我現在來到汝南這地方，得到的百姓，和你們前前後後得到的我們的百姓，誰多誰少？你們現在假若想要保全國家，保住劉氏的宗廟有人祭祀，你們就應當劃出江北的土地交給我們，而你們掌管南方，這樣的話我們就留下江南讓你們居住。不然，你們可要好好下令給方鎮長官、刺史、守宰，恭恭敬敬地準備好帷帳、用具、飲食物品，明年秋天我們將要去攻取揚州，大軍一到，决不姑息。前些日子我們去索取珍珠璫，你們全都不肯給，現在我們砍下的髑髏，能够抵得上多少珠璫啊。

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

以前你們北和芮芮結盟，西和赫連、蒙遜、吐谷渾連結，東和馮弘、高麗聯合。這幾個國家，都被我滅亡。由此看來，你們怎能單獨存留？芮芮吴提已經死了，他的兒子菟害真繼承他又幹壞事，在今年二月又死去。我現在北征，先消滅有力量進攻我們的賊寇。你們假如不聽從我們的命令，明年秋天將要再去攻取你們。因爲你們無力進攻我們，所以不先去進攻你們。各方平定之後，不再會放過你們。

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爲

我大軍到達之日，你們采取什麽策略？

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痴，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啖盡，彼軍復欲食啖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吴人正有斫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彼募人以來，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

是挖塹築城固守，還是修築垣墻作屏障？你們那地方，衹要下起小雨，水就會積聚，你們能從水中放箭射我們。我公開表明要去攻取揚州，不像你們暗中派兵進行偷襲。你們派來的偵探間諜，我們已經擒獲，現在釋放他們回去，我們的情況那些人都已親眼看見，你們好好向他們問問詳細情況。你們先前派裴方明攻取仇池，攻下之後，又嫉恨他的英勇善戰，妒嫉他的功勞，不能容他。有這樣的臣子，還把他殺掉，你們怎麽能和我們相對抗呢？你們不是我們的敵手。你們常常希望和我們交戰一場，我們也不痴呆，又不會像苻堅那樣上當中圈套。什麽時候和你們交戰，白天就派騎兵包圍進攻，夜晚就到距你們百里之外去宿營，你們百姓順從，投降我們，就把他們驅趕回我國，不肯順從的就把他們全殺掉。周圍附近有糧食，我們全部吃光，你們軍隊到來還想吃什麽呢，這樣能挺得過十天嗎？你們那些吴人衹有偷襲營寨的本領，我們也瞭解這情況，距離你們百里安營住宿，雖然你們軍隊每隔三里就派兵巡邏，巡邏兵士首尾相連，你們要招募勇士夜晚襲擊我們營寨，他們前進纔走五十里，就要到天亮，這些招募來的人人頭怎能不送到我們手中？你們認爲我們攻城的時候，將會挖掘壕溝圍攻，又想乘機出城襲擊我們營寨，我們也不會逼近城池圍攻你們，衹是築堤引水，用水灌城以便攻取。你們揚州城南門北門兩邊都有江水，這水正好引來灌城，自然能够隨順人意。

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

知道你把你父親在世時的舊臣，都已殺盡，那些大臣如果還活着，年紀雖老，但還能出謀劃策，現在已經殺光，這豈不是天助我嗎？攻取你們也不須我們大動刀兵，這裏有能够念咒語的婆羅門，自會役使鬼神把你們綁縛送來。

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

這以後托跋燾又要求友好往來，互通使臣，他聽説太祖有北伐的意向，於是又寫信給太祖説："我們兩國彼此和好，邊境居民互相交往，

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争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户，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

爲時已經很久，而你們不知滿足，把我們邊境百姓誘騙到你們國家，若有願去的人，免除他們七年的賦税和勞役。去年春天我南巡，順便看望那些被誘騙的百姓，當即把他們送回我國。自開天闢地以來，争天下的，不衹是我們兩人而已。現在聽説你要親自來我國，假如能到中山以及桑乾川，你都可隨順你的心意行動，來我不迎接，去我也不歡送。假如在你那國土住厭了，你可來平城居住，我去揚州居住，而且可以交换土地。土人稱交换爲“博”你年已五十，又未曾出過遠門，雖然勉强盡力來我國，但是如同三歲嬰兒，又哪裏瞭解我們鮮卑人常年騎在馬背上的生活？再没有别的東西可以送給你，現在送去十二匹獵白鹿馬以及氈、藥等物品。你來我國如果馬匹行走不力，就可以乘用我送去的馬。來我國的路程很遠，有人水土不服，可以服藥治療。”

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

這一年，朝廷派軍大舉向北進討，太祖下詔説：

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芮芮此春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太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芮間使適至，所説并符，遠輸誠款，誓爲犄角。遐邇注情，既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楫流通，經略之會，實在兹日。

近來索虜雖然遭到挫敗，但他們的虎狼之心并没有改變，他們進一步欺壓遭受淪陷的百姓，又暗中計劃再來侵犯施行暴虐。近來接連收到河朔、秦、雍漢人和戎夷送來的表文奏疏，他們向朝廷訴説自己的困頓疾苦，企望朝廷拯救他們，他們已經暗中聯合，等待朝廷的軍隊攻到，他們就會群起呼應。他們又陳説，今年春天索虜來搶掠進犯我們的時候，芮芮乘機突然襲擊索虜的巢窟，索虜的部落、畜養的牲畜，損失大半。芮芮和索虜兩相對抗，到現在仇怨還没有消解。索虜内部又互相猜疑，親族之間互相殘殺，國家的基礎毁壞，根基受到了動摇。芮芮的秘密使者也正好來到，他們所説的和表文奏疏所説的全都相符，他們從遠方向我們獻納誠心，發誓和我們互爲犄角，夾擊索虜。遠遠近近的人都向我傾訴真誠，我們當然應當趕去幫助他們，而且現在雨水充足，船隻航行暢通，經營治理北部邊境的最好時機，就在這時候。

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

可派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領太子步兵校

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胥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爲之統帥。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并驅。太子左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宫禁兵，統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徑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南平王鑠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司徒、録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崇，風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方，爲衆軍節度。别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道争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連旗深入，震蕩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荆、雍之勁，攬群師之鋭，宜由武關，棱威震滲。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

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人，統領一萬人馬，乘船作爲全軍的前驅，進入黄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的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胥城侯蕭斌作統帥，向三齊進軍。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劉駿，總領四州人馬，水陸并進。太子左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統率東宫禁衛軍，率領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等人，統領步兵騎兵十萬人，直逼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南平王劉鑠率領荆、河的全部軍隊，齊頭并進。東西兩路同時進軍，應當有人統一指揮，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司徒、録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劉義恭德高望重，他的風采、他的謀略遠近皆知，他應當率領三府文武官員，并配備禁衛軍中精鋭士卒，出京駐扎在徐方，擔任調度各路人馬之職。别府司空府命所督各鎮，分别派出精鋭士卒，分頭進軍。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率領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并肩挺進，横掃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率領龍驤將軍杜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憑藉荆、雍的勇士，統領各路人馬的精鋭士卒，應當由武關進攻，顯示神威，殄滅賊寇。指揮之事，全交給司空劉義宣酌情決定。

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

這一年大規模徵集軍隊，王公、妃嬪、公主以及朝廷官員、州郡長官，都各自獻出金銀帛絹

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兖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并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等物，資助國家用度，甚至富裕人家、普通百姓也都捐獻，也有人捐獻價值數十萬錢的私人財產。又因爲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等議定，在南兖州按五丁抽三徵發壯丁，假若父親、祖父、伯父、叔父、兄弟有在州中出仕，擔任從事之職，或是在北徐、兖二州出仕，擔任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的各級佐吏，就不在徵發之列，其餘的人全部徵發短期出征。符令到達之後十天内整裝出發，沿江五郡的壯丁在廣陵會集，沿淮三郡的壯丁在盱眙會集。又在全國招募弓弩手，不問出身如何，假如有騎馬或步行作戰的技藝、有力氣的勇士應召，都給予豐厚的賞賜。有關部門又上奏章，因爲軍隊用度不充足，奏請向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的百姓借貸，家財滿五十萬錢的百姓，錢財滿二十萬的僧尼，都借用四分之一，錢財超過以上數目的也按四分之一借用，戰事平息之後就歸還借用的錢。

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馬步□餘人向碻磝，取泗瀆口。虜碻磝戍主、濟州刺史王買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麁細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内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

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領騎兵步兵□餘人向碻磝方向進軍，攻取泗瀆口。索虜碻磝戍主、濟州刺史王買德守城抵抗，申元吉打敗王買德，王買德棄城逃跑。申元吉擒獲一百四十名奴婢，獲取二百餘匹馬，二百匹驢騾，牛羊各一千餘頭，七百領氈，三百五十乘麁細車，四十二處地倉，五十餘萬斛粟，又加上城中居民私人儲存的二十萬斛粟，索虜三百頃田中種植的五穀，三萬斤鐵，九千餘件大小鐵器，獲取的其他器具、武器、雜物數量也和這些東西的數量相當。

玄謨攻滑臺不剋，燾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燾從弟永昌王庫仁真發關西兵趨汝、潁，從弟高梁王阿斗埿自青州道，燾自碻磝，并南出。諸鎮悉斂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宣威將軍、魯陽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没。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

王玄謨進攻滑臺，没有攻克，托跋燾親自率領大軍渡過黄河，王玄謨戰敗逃跑。托跋燾堂弟永昌王庫仁真徵調關西的軍卒直趨汝、潁，堂弟高梁王阿斗埿從青州進兵，托跋燾親自從碻磝出發，三路人馬一同向南進攻。宋各城鎮都把百姓聚集在城中，守城自保。那年十一月，索虜大軍到達鄒山，鄒山戍主、宣威將軍、魯陽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戰敗而死。托跋燾登上鄒山，見到秦始皇登鄒山時留下的刻石，就命人把刻石推倒。托跋燾派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儁向清西進軍，直到蕭城，步尼公向清東進軍，直到留

義恭遣軍主嵇玄敬至留城，并爲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捨汴趣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玄敬後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

城。世祖派參軍馬文恭到蕭城，江夏王劉義恭派軍主嵇玄敬到留城，都派出人員偵察情況。到達蕭城的索虜軍偃旗息鼓，馬文恭派出的斥候沒有探明情況，致使突然遭遇索虜軍，馬文恭於是離開汴直趨南山，他由東面上山而索虜軍已把山包圍，馬文恭戰敗，祇是隻身一人逃回。嵇玄敬也和到達留城的索虜軍相遇，幢主華欽率軍在嵇玄敬之後作後援。索虜軍遠遠看見嵇玄敬後面有援軍，於是退走，直奔苞橋。到達苞橋，索虜想渡過清向西退，沛縣百姓燒毀苞橋，夜晚又在樹林中擊鼓。索虜認爲宋國大軍趕到，於是爭着搶渡苞水，水很深，索虜軍大概有接近一半人被淹死。

先是，燾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黄甘，太祖餉甘十簿、甘蔗千挺。并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吴、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老壽反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録還。

這以前，托跋燾派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車到宋向太祖求要黄柑，太祖送給托跋燾十簿黄柑，一千挺甘蔗。同時也向托跋燾要馬，太祖寫信說：“近來幾年，收成很好，百姓富足，全國上下沒有值得擔憂的事情，春末我將向東巡狩吴、會，以盡到帝王出巡的職責。我要駕臨滄海，訪求禹穴，登上姑蘇臺，觀看長洲苑，我們舟船大而多，祇是缺少良馬，希望你能惠贈良馬，使這些馬匹能趕上這次東巡。”王老壽回索虜復命，還未出國境，索虜入侵，於是太祖又命人把王老壽抓回來。

虜又破尉武戍，執戍主左軍長兼行參軍王羅漢。先是，南平王鑠以三百人配羅漢出戍，而尉武東北有小壘，因據之。或曰：“賊盛不足自固，南依卑林，寇至易以免。”羅漢以受命來此，不可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没。虜法，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抱鎖亡走，得入盱眙城。

索虜又攻破尉武戍，抓獲戍主左軍長兼行參軍王羅漢。這以前，南平王劉鑠把三百名士卒配屬王羅漢去戍守尉武，尉武東北有座小的營壘，王羅漢就據守這座小營壘。有人說：“賊軍勢盛，小營壘不能固守，往南去依附一座樹林，賊軍來的時候就容易逃脫。”王羅漢認爲自己是奉命來此戍守，不能擅自離去。當天索虜軍向王羅漢進攻，王羅漢箭矢用盡，力量不足，於是戰敗被俘。索虜規定，活捉敵方將領，就交付三郎大帥，三郎就用鏈條把俘獲的將領鎖在頸後。王羅漢夜晚砍下三郎的頭，抱着鎖鏈逃跑，纔得以到達盱眙城。

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武，引衆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脅壽陽城，又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

索虜永昌王在尉武打敗劉康祖，於是率軍直趨壽陽，在青岡駐扎在孫叔敖冢，威脅壽陽城，他又在馬頭、鍾離放火搶掠。南平王劉鑠依城

保城固守。

燾自彭城南出，十二月，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留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埿出山陽，永昌王於壽陽出横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燾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簞筏，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初，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向彭城，至小澗，虜已斷道，召還，與左軍將軍尹弘守横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黄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尋遷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游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淵之并以裝治失旨，付建康。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户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僞相、大軍主，封四百户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匹；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賫冶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

固守。

托跋燾從彭城向南進軍，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他在盱眙渡過淮水，打敗胡崇之等人率領的軍隊。他留下尚書韓元興率領數千人駐守盱眙，自己率領大軍向南進攻，命中書郎魯秀到廣陵，高梁王阿斗埿到山陽，永昌王從壽陽進軍到横江。索虜軍經過的地方，没有一處不遭到慘烈的禍害。托跋燾到達瓜步，拆毁百姓的房屋，同時砍伐蒹葦，在滁口建造大筏，聲言將要渡江。太祖布置了很多水軍，防備索虜渡江。起初，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向彭城進發，到小澗，索虜已經截斷道路，太祖把劉遵考召回，命他與左軍將軍尹弘守横江，命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黄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向京陵進發，接着命他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不久，劉伯龍遷升爲建武將軍、淮南太守，繼續總管守衛之事。又派流動巡邏兵馬，在上到于湖、下到蔡洲之間巡邏，船艦營寨，綿延曲折在江畔排列，從採石到暨陽，六七百里江面上，船艦相連，旌旗蔽天，金甲映日。皇太子出宫戍守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淵之都因爲備辦軍器不符皇上旨意，被交付建康獄。皇上多次親自駕臨石頭及莫府山，觀看戰守形勢。太祖又用重金懸賞，有人能砍下托跋燾首級，就封他爲八千户開國縣公，賞賜布絹各一萬匹，金銀各一百斤；有人能殺死托跋燾的兒子以及他的弟弟、托跋燾手下的僞宰相、大軍主，就封他爲四百户開國縣侯，賞賜布絹各五千匹；往下都各有不同的賞額和封賜。太祖又招募人帶着有毒的冶葛酒置放在空無一人的村落中，想要藉此毒死索虜軍人，最終没有能够對索虜軍造成傷害。

燾鑿瓜步山爲盤道，於其頂設氈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

托跋燾在瓜步山上開鑿盤山道路，在山頂上搭好氈屋。托跋燾不飲用河南的水，而用駱駝背着河北的水隨着自己行動，每隻駱駝背三十斗

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黄甘，即啖之，并大進酃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燾會於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户，燒邑屋而去。虜初緣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

水。托跋燾又派遣使者向太祖贈送駱駝和名馬，請求和好并締結婚姻關係。太祖派奉朝請田奇向托跋燾贈送各種美味佳肴以及北方不出産的東西。托跋燾得到黄柑，即刻就吃，并且喝了很多酃酒，他的左右隨從對他耳語，懷疑食物中有毒，托跋燾不回答，抱起孫兒給田奇看，用手指着天説："我率領大軍到這裏，并不祇是爲了圖取功名，實在是貪求和你們締結婚姻關係，取得姻親强有力的支援，假若你們能回報，從今以後我們將對你們秋毫無犯。"托跋燾又請求把女兒嫁給世祖。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托跋燾在瓜步山上舉行元旦朝會，并且請來了當地人士。朝會結束，索虜軍立即搶掠百姓，燒毁房屋，然後就撤走了。索虜起初沿江點起烽火，尹弘説："夷族這樣做，就一定會逃跑。"到正月二日，索虜果然退兵。

初，太祖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仗給盱眙，賊逼，分留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城内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决以灌之。虜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盡鋭攻城，三十日不能剋，乃燒攻具退走。燾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略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并尤之。

起初，太祖聽説索虜進犯擄掠，就把廣陵城中船隻車輛全都焚毁，命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領百姓立即渡江。索虜因爲海陵有很多湖泊沼澤，所以不敢去。山陽太守蕭僧珍也把城外居民以及逃奔流亡而來的百姓，全都收聚入城。朝廷送糧食和軍器供給盱眙，因爲賊軍逼進，也被迫分留在山陽。朝廷又運出數萬人使用的進攻武器，將要送往滑臺，這時候也留下來交給山陽。山陽城内居民接近一萬家，戰士有五千餘人。離山陽郡城數里遠的地方有個白米陂，蕭僧珍把各處水流都引到白米陂，把白米陂灌滿，想等到索虜賊軍來時，就挖决陂堤冲淹賊軍。索虜軍到之後，不敢停留，退兵離開，從廣陵返回。索虜因而進攻盱眙，調集全部精鋭士卒攻城，三十天也没把城攻下，於是他們燒毁攻城器械退走了。托跋燾一共攻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死的百姓、搶奪的財産都無法計算，但他帶來的士兵、馬匹也都死傷過半，國中人都怨恨他。

是歲，燾病死，謚爲太武皇帝。初，燾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爲太子。次曰晉王。燾所住屠蘇爲疾雷擊，屠蘇倒，見壓殆死，左右皆號

這一年，托跋燾病死，被追謚爲太武皇帝。起初，托跋燾共有六個兒子，長子托跋晃字天真，被立爲太子。二子是晉王。托跋燾居住的房屋遭受疾雷轟擊而倒塌，托跋燾被壓，幾乎死

泣，晋王不悲，燾怒賜死。次曰秦王烏弈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訴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次曰燕王。次曰吴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樹洛真。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以烏弈肝有武用，以爲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博真爲後，宗愛、博真恐爲弈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勤，素爲燾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爲主，號年爲正平。

去，他的左右隨從都大聲痛哭，晋王却没有悲痛之情，托跋燾十分生氣，賜令晋王自殺。三子是秦王烏弈肝，他和托跋晃共同掌管國家大事，托跋晃嫉恨他，向托跋燾進讒言，説他貪婪殘暴，托跋燾把他鞭打二百下，然後派他去鎮守枹罕。四子是燕王。五子是吴王，名叫可博真。六子是楚王，名叫樹洛真。托跋燾到汝南瓜步山，托跋晃私自派人到各軍營求取財物，各軍營把很多擄掠來的財物都交給托跋晃。托跋燾回來後知道這情況，就大規模進行搜查。托跋晃害怕了，於是暗中謀劃殺害托跋燾。托跋燾假裝死去，派自己親信去召托跋晃迎取喪柩，在半途中就把托跋晃抓了起來，回到國都，用鐵籠關押他，不久後又把他殺了。因爲烏弈肝有用兵的才能，於是托跋燾就命烏弈肝爲太子。托跋燾死，嬖人宗愛扶立可博真繼位，宗愛、可博真又擔心受到烏弈肝的危害，於是假藉托跋燾之命殺死烏弈肝，可博真自立爲王，年號定爲承平。可博真懦弱無能，國中人都不願歸附他，托跋晃之子托跋濬字烏雷直勤，一向受到托跋燾寵愛，燕王對國中人説："可博真不是嫡子，不應當立爲王，烏雷直勤是皇上的嫡孫，應當繼位爲君主。"於是他殺死可博真和宗愛，立托跋濬爲君，年號定爲正平。

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吊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内猜擾，不暇遠赴，關内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黄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别駕崔勳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

這以前，索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軍歸順。元嘉二十九年，太祖又另派張永、王玄謨以及魯爽等人進行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建議攻伐河北，他説："河南遭受饑荒，野外没有可供取用的食糧，假如他們在我們意料之外固守城池，那就十天半月也不能攻克，大軍在那兒稽留，糧食運輸就非常辛苦。討伐罪人，安定百姓，事情應當迅速完成，現在敵方的主帥剛剛死去，又加上暑熱季節臨近，敵人國内互相猜疑，動蕩不安，没有餘力派兵遠征，他們關内的士兵，也衹有守衛的力量。我認爲應當派兵長驅直入中山，占據關卡要塞。冀州以北，百姓較爲富足，加上麥子已經接近成熟，依靠當地糧食補給很方便。當地那些仰慕正義，向往朝廷的人，一定會舉兵響應。假如中州因爲朝廷軍隊到達而震驚，那麽

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并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勳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并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碻磝，不克退還。

黄河以南的敵軍，自然會潰敗逃散。我除守城之外，大約還有二千士兵，如果另外再調發三千士兵，臨時任命别駕崔勳之爲振威將軍，命他率領調發的士兵，再加上二州大族家的人馬，從蓋柳津直向中山進擊。申坦率領歷城的士卒，大約有二千人，和崔勳之互相呼應，一同進軍。兩路軍隊大概估算，大約有七千人左右，進入敵方腹地之後，可以調集田租，徵發車輛，充作軍用。假如前鋒能够乘勝前進，那張永以及河南的各路人馬，就應當立即渡過黄河，這樣就能壯大軍威，又同時取得戰勝敵人的實效。我的計劃如果得到准許，就應當同時設置州郡長官，撫慰安定剛剛歸附的百姓。定州刺史攻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進軍，并州刺史駐守雁門，幽州刺史扼守軍都，相州刺史守衛大行，根據形勢，指揮調動。有人畏服皇上的神威，有人爲得到恩寵而歡欣，各人有自己的想法，渡過黄河之後，請求皇上允許各軍根據功勞臨時授予官職。我常常對將帥爲率軍深入敵軍而忌憚畏懼感到忿怒，現在崔勳之等人有慷慨昂揚的鬥志，忠心耿耿的赤誠，一定會拼死爲國效力。假如能够成功，那天下統一的局面就指日可待；假如不能取勝，對國家也没有大的妨礙。我們同時正在加緊準備，恭敬等待皇上的旨意。”太祖當時心意衹在河南，因此没有采納劉興祖的建議。王玄謨進攻碻磝，没有攻下而退兵。

世祖即位，索虜求互市，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爲宜許；柳元景、王玄謨、顔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以爲不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爲刺史顔師伯所破，退走。

世祖登上帝位，索虜請求互市，江夏王劉義恭、竟陵王劉誕、建平王劉宏、何尚之、何偃認爲應當准許；柳元景、王玄謨、顔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認爲不應當准許。當時還是開放了互市。大明二年，索虜進犯青州，被青州刺史顔師伯打敗而退走了。

前廢帝永光元年，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之字第豆胤代立。

前廢帝永光元年，托跋濬死，謚號文成皇帝。他的兒子托跋弘字第豆胤繼位。

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爲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亦各舉

景和年間，朝廷派軍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劉昶單人獨騎逃奔到索虜。太宗泰始初年，江州刺史晋安王劉子勛發動叛亂，四方也隨着他叛亂，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人，也各自起兵

兵。虜謀欲納昶，下書曰：

《易》稱“利用行師”，《書》云“龔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吴會，萬方以壹。今宋室衰微，凶難洊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墻，釁流合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兖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踵微子之踪，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既無闔閭静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既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祇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燮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

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播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之機，遘時來之遇，而不討其仇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勤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勤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

反叛。索虜想要把劉昶送回宋作君主，他們送來書信説：

《易》説“利用有利時機派出軍隊”，《書》説“恭敬地奉行天命懲罰罪人”，這是説一定要觀察時勢然後纔采取措施，抓住時機然後纔實施行動。所以夏討伐有扈，使四海清平，晉平定吴會，使天下統一。現在宋國衰微，禍亂災難接二連三地出現，京城内有殺害君王的叛逆，國家陷入了分崩離析的禍難，禍亂從王室内部發生，它引起的災害却延及全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兖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循着微子的足迹，沿着項伯的道路，能識辨徵兆，順應天命，歸順我朝，獻納忠心，我賜給他榮顯的封爵，對待他如同對待故舊老臣。劉昶之弟湘東王，進不能挽救危局安定局面，退不能自貶官爵辭官退隱，而擁兵自重，殘忍無情，篡奪大權自立爲帝，他既没有闔閭平定禍亂的業績，却像公孫無知那樣違禮作亂，抛棄前朝的典章，藐視輕忽天道，他失敗的徵兆已經顯示，傾覆滅亡的應驗即將顯現。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又自稱爲帝，占據一方發號施令，荆郢二州刺史安陸王劉子綏、臨海王劉子頊也擅自發號施令，不肯俯首稱臣。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人，都是你們的重要藩臣，他們害怕遭受禍難，就擁兵割據，不肯向任何一方稱臣。我仰觀天象，向人詢問謀略，我們大軍同心協力征討之日，就是天下統一之時。

我繼承祖宗的大業，正逢國家昌盛的天運，想要使國家威名四播，平定天下。我登上帝位，又適逢難得的機遇，哪能不去討伐仇敵叛賊、救助處在艱難困苦中的百姓呢？現在應當分别向各路人馬下令，進行正義的討伐。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勤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勤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山陽公

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勤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勤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勤蓋户千，領幽、冀之衆七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勤子推、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勤新成、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勤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兖，直造彭城。與諸軍剋期同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荆、揚沾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將吏，不得因宋衰亂，有所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知，稱朕意焉。

呂羅漢，率領隴右五萬人馬，沿着漢水東進，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勤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勤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勤蓋户千，率領幽州、冀州七萬人馬，從海邊南進，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勤子推、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率領江州、雍州八萬人馬，從洛陽進軍，直逼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勤新成、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勤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以及義陽王劉昶，率領定州、相州十萬人馬，從濟州、兖州出發，直逼彭城。和各路人馬約定日期，同時在秣陵相會，把劉昶送回自己的國家，讓他去安定社稷，使荆、揚百姓沐浴我們仁德的恩惠，使江、漢百姓脱離困境得到蘇息。邊境的將吏，不能乘着宋國衰敗動亂的機會，侵犯損害宋國的利益，損傷我國保護弱國救助百姓的道義。各地主管官員要向部下明白宣布，讓大家都知道我的旨意，以便行動符合我的心意。

既而晋安王子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并剋，執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

不久，晋安王劉子勛的叛亂平定，太宗派張永、沈攸之向北進討，薛安都十分害怕，於是派使者和索虜勾結。索虜派一萬騎兵援救薛安都，張永、沈攸之戰敗退走。索虜軍又進攻青、冀二州，州城都被攻克，抓獲沈文秀、崔道固。索虜又下書説：

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吴僭傲，跨峙一方，天降其殃，以罰有罪，篡戮發於蕭墻，毒害嬰於群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順，歸誠獻款。遭難已久，飢饉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竊盗，或不識王命，藏竄山藪，或爲囚徒，先被

我繼承帝位，治理天下，我想要弘揚聖皇的教化，使治道興隆。但是荆、吴驕横傲慢，盤據一方，上天降給他們災禍，懲罰那些有罪的人，讓他們宫廷之内萌發殺戮篡逆的禍亂，在皇子之間出現互相殘殺的災難。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深懂得反對叛逆歸順正道的道理，他們歸順我們，獻納誠心。百姓遭受禍難已連續很久，饑荒接連發生，有的人因爲糊口的緣故，暗

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

中進行盜竊，有的人因爲不懂得法紀，逃藏到山澤之中，有的人已經先被收捕，成爲囚徒，百姓的命運，實在值得同情。我將對淮北三州百姓實行普遍大赦，在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黎明以前，凡是犯有死罪以下各種罪行的人，以及現在被關押的犯人，全都赦免釋放。衹有兒子殺害父母、孫子殺害祖父母、弟弟殺死兄長、妻子殺害丈夫、奴僕殺死主人等罪行，不在赦免之列。假如逃亡到山澤之中，一百天之内不肯出來自首，就恢復原有的罪罰。

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饑窮不自存，通其市糴之路，鎮統之主，勤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莅新化。若綏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聞知朕意焉。

現在正是初春季節，春耕正剛剛開始，三州的百姓，各自安居樂業，勉力務農種桑養蠶。假如有人因爲饑荒而窘困，没法活下去，就應當爲他們提供買賣糧食的方便，各地主管官吏，應當對百姓進行安撫，接納逃亡的人，減輕刑罰，施行新的教化。假如安撫教導百姓不恰當，致使百姓逃亡，我一定重加治罪，决不寬容。這要廣泛向百姓宣布，使百姓都知道我的旨意。

此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朝庭亦厚相報答。泰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貞陽鎮主鵝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史王贍遣從弟司空行參軍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

這以後，索虜又要求友好往來，他們的使者每年都帶着禮品來，朝廷也用厚意回報他們。泰豫元年，索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貞陽鎮主鵝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人，率領山蠻騎兵步兵二萬餘人，圍攻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史王贍派自己的堂弟司空行參軍王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進擊索虜軍，把他們打得大敗，索虜軍退走了。

芮芮

自索虜破慕容，據有中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部衆殷强，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焉耆、鄯善、龜茲、姑墨東道諸國，并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氈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

自從索虜打敗慕容氏，占據中原，而芮芮虜就占據了索虜原有的土地，這塊土地正是漢代時匈奴的北庭。芮芮又稱爲大檀，又稱爲檀檀，也是匈奴的一個分支。從西邊道路到京城，路程有三萬餘里。芮芮僭稱帝號，部落殷富强盛，每年他們都派遣使者到京城，與中原采用同等的禮節，西域各國焉耆、鄯善、龜兹、姑墨東邊各國，都隸屬於芮芮并受芮芮役使。芮芮没有城郭，他們追尋水草放牧牲畜，居住在氈帳中，氈帳可以隨着居住地點改變而遷移。芮芮地域深山

地氣寒凉，馬牛齕枯啖雪，自然肥健。國政疏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讎，故朝庭每羈縻之。

在夏天還有積雪，平地則極目遠望可達數千里，野外没有青草。芮芮地氣寒冷，牛馬齕嚙枯草，嚙食積雪，但都長得肥碩健壯。芮芮國政疏略簡單，他們不認識文字，刻木記事，以後纔漸漸懂得文字，現在有些學者。在距離北海千餘里的地方，芮芮和丁零接壤。芮芮常常向南進擊索虜，和索虜世世代代都是仇敵，所以朝廷常常籠絡他們。

槃槃　趙昌　粟特

其東有槃槃國、趙昌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并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師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芮芮東邊有槃槃國、趙昌國，穿過萬里沙漠，又有粟特國，太祖在位的時候，粟特國向朝廷呈奉表章獻納貢品。大明年間，粟特國派遣使者獻納活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途中遇上强盜，禮品都丢失了。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并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宇。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晋始，奸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疆埸，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雕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争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衄鋭挫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輅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宫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兖，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横原，捐州亘水，荆、吴鋭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虜，遂蹙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

史臣曰：匈奴和中原抗衡，由來已久。在漢代以前，綿延許多年代，他們都在邊境製造糾紛禍亂，震驚中原。周代没有對付他們的良好計策，漢代也衹是采取下策。到了魏代，匈奴分裂，各部落支族四處離散，幾十年間，邊郡没有戰事的警報，邊城城門早開晚閉，胡人的兵馬不敢南進。到了晋代初年，他們的奸詐狡黠漸漸顯露，他們逼近京畿，窺伺邊境，俘獲百姓、搶掠牲畜的事情，每年每月都會發生。元康以後，中原的文章教化漸漸衰微，五胡輪流侵襲，顛覆了中原之國。到托跋涉珪時，他率領雄師勁旅，長驅直入，席捲趙、魏，憑藉他的武力，竟然想與我們朝廷一争高下。高祖有宏圖遠略，想要囊括四海，統一天下，戰旗在洛水飄揚，戰馬在涇水飲水，這時候，北狄的鋭氣全被挫敗，他們衹能憑險固守，衹求自保。這時候，戰車在原野驅馳，皇上命令一道接一道頒布，使臣接二連三，使臣的車馬源源不斷，看到這種情景，老人不禁想起古代盛世，行人也被這種盛況感動而流淚，從這以後，關、河受到震動，内地邊境都十分安寧。高祖剛剛去世，戎狄之心竟又騷動，他們攻陷我們虎牢、滑臺，侵吞我們伊、瀍之地，因此太祖十分忿怒，於是出兵要平定司州、兖州，但是軍隊缺少取勝的謀略，導致損兵折將，戰場上

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兗、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末以來，并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群虜。至於狸伐篡僞，彌煽凶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鎮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局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强者爲轉尸，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户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燕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吴宫，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寇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旍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鬥，江湖固舟楫之鄉，代

丟盔棄甲，河流中損失戰船，荆、吴的精鋭士卒，豪邁的氣概未能顯現，固守邊城的孤軍將士，銜冤被俘，於是朝廷就衹好損失國土讓賊寇進來，衹是守住清東。從此朝廷軍隊受損，兵力減弱，邊境的禍亂漸漸增多，賊寇强大的騎兵常常突襲邊關，戰事天天發生，牲畜年年受損失，莊稼年年被搶掠。賊寇入侵，小則俘獲官吏百姓，大則俘獲州郡長官，告急文書頻頻不斷，應急救援的軍隊往來不絶，青、徐、兗、冀之間再也得不到安寧了。自從托跋嗣繼位以來，都有賢才爲他作狡詐的謀劃，這些人非常熟悉用兵的權變，十分精通作戰的韜略，弓箭凌厲，勇氣過人，所以能憑武力使中原畏服，在戎狄之中稱雄。到托跋佛狸篡位，僭稱爲帝，他的凶威更加熾盛，他的雄圖武略，更在前人之上，即使是冒頓那樣凶猛英勇，檀石槐那樣驍勇凶悍，也都比不上他。於是他西進吞并河右，東進攻克黄龍、遼碣，總括西部邊遠地區，占有了萬里土地。雖然他割據的土地，趕不上曹魏和晉，但他兼有華夏百姓和戎人的部落，兵力却超過曹魏、晉的幾倍。至於他率領百萬騎兵，向南進攻中華，胡人的旌旗映照江水，穹帳沿江排列，京城中上下驚慌動蕩，有人準備荷擔逃亡。天子在内鎮定人心，對外抵禦賊寇的大軍，竭盡全力驅使百姓服役，用盡府庫中的錢財，調動全國的力量抵抗賊寇，但力量還是不足。不久，索虜軍退走，他們放縱士卒肆行搶掠，搗毁我一座座城邑，侵占我淮北州郡，侵吞我沿江各縣，衆多的平民百姓，困頓窘迫，惶懼不安，却無處控訴呼告。堅定不屈的人全被殺死，棄尸溝壑，懦弱無力的人全被俘獲，驅趕囚繫，從江、淮到清、濟，本有數十萬人口，躲進湖泊沼澤之中而幸免於難的，還不到百分之一。村落空空，土地荒蕪，再也聽不到鷄鳴犬吠。當時正是暮春時節，桑麥生長茂盛，那些逃亡生還的百姓，回來後在破敗的村落中號哭，即使是桓山生離死别的痛哭，也比不上這哭聲的哀痛。六州被洗劫一空，連殘破的房屋都蕩然無存，甚至於在春燕南歸之時，銜泥築巢，却無處依托，以致在一枝之上，連築十餘個燕巢，

馬胡駒，出自冀北，楩楠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氈裘之民，可以决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争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翊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春雨剛剛來臨，這層層叠叠的燕巢就都傾覆。雖然事情和以前吴宫被毁不完全一樣，但是失敗的慘痛却没有區别，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啊，國家竟然慘敗到了這種程度！太祖没有從這場禍亂中很好地接受懲戒，却又一次出動軍隊去争奪土地，軍隊在敵人堅固的城防面前受挫，士卒在河上丢盔棄甲，這樣一來，我們有兩次戰敗，敵人有三次取勝。從此之後，雖然建立互市，締結友好關係，但是侵占我們邊境土地，攻占我們邊防城戍的事連年發生。到泰始年間發生禍亂，邊城守將叛逃，招引寇虜入侵，侵占我們四州。高祖日夜辛勞，想要一統天下，經歷多次戰事，算是勉强成功。繼位的君主衹是遵循先代的法度，刑罰未立，教化未遍，第一次出兵丢失了司州、兗州，第二次出兵就丢失了徐方，漢人居住的郡城蕭條衰敗，處處長滿了野草，這哪裏衹是因爲天時不利，恐怕是由於治國不善而人爲造成的。對各種地勢有不同的熟悉程度，使用兵器長短有不同的效用，胡人以駿馬爲倚仗，而平原地區是利於乘車騎馬作戰的場所；南方人習慣水上作戰，而江湖水澤本來就是發揮舟船特長的天地。代馬胡駒等良馬，出産在冀北，. 楩楠豫章等良材，生長在中原，這本來就是天地自然劃分的區域。假如説習慣於游牧生活的北方戎狄之民，必定能够在荆、越取勝，那當然是不行的；而要説習慣乘坐樓船作戰的士卒，可以在燕、冀和敵人一争高下，那怎麽可以呢？虞翊説的“奔跑的追不上飛馳的”，指的就是我們徒步作戰而對方却騎馬作戰。憑藉這點來推斷勝負，恐怕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了。

宋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鮮卑吐谷渾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弈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别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户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鬥相傷，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鬥争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鬥。鬥在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廆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胙并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并大，今以馬致别，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并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孫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遭晋亂，遂得上隴。後廆追思渾，作《阿干之歌》。

阿柴虜吐谷渾，本是遼東鮮卑族。父名弈洛韓，有兩個兒子，長子吐谷渾，小兒子若洛廆。若洛廆另稱爲慕容氏。吐谷渾是庶妻所生但年長，若洛廆是正妻所生爲嫡子。父親在世時，分七百户給吐谷渾。吐谷渾和若洛廆兩個部落在一起放牧馬群，雙方的馬相互争鬥彼此都受了傷，若洛廆發怒，派人對吐谷渾説："遵照先公安排，同兄長分爲兩個部落，放牧馬群爲什麽不能距離遠一點，而造成馬匹争鬥相互受傷？"吐谷渾説："馬是畜牲，吃的是草，喝的是水，春天馬情躁動，因此造成争鬥。争鬥的是馬，爲什麽對人怒氣衝衝呢？要分手很容易，現在應該離開你到萬里以外去。"於是，吐谷渾驅趕馬群向西走去，每天移動一個屯駐地點，每個地點相距八十里。途經幾個屯駐地點後，若洛廆開始悔悟，深深地引咎自責，派遣原先的父老和長史乙那樓去追趕吐谷渾，叫他回來。吐谷渾説："從我們先祖到現在，已在遼西地區樹立了恩德，又有占卜的話，説是先公有兩個兒子，福祐將同時傳布這兩家子孫。我是地位低下的庶子，按理是不能和若洛廆并立爲首領的。現在因馬鬥而分手，大概是老天爺的安排吧。諸位可以試一下，驅趕馬群叫它向東走，如果馬群返回東方，我將隨同回去。"乙那樓高興得拜伏在地，説："處可寒。"鮮卑族説"處可寒"，有如南朝宋人説"你官家"。他立即命令隨同來的兩千騎兵一齊攔住馬群，要它們回頭向東，還没有走到三百步，馬群忽然悲鳴長嘶，衝撞奔跑，有如高山倒塌之聲。像這樣的情

鮮卑呼兄爲“阿干”。廆子孫竊號，以此歌爲輦後大曲。

形出現十多次，越是向東驅趕，馬群越是向西跑得更遠。乙那樓弄得精疲力盡，又跪下來說：“可寒，這不再是人力所能辦到的事。”吐谷渾對他的部落說：“我們兄弟的子孫，應該同樣昌盛。若洛廆將傳位給兒子以及曾孫、玄孫，這段時間大約一百多年；我這一族衹是傳到玄孫這一代纔能顯名於世罷了。”於是就西行到陰山下游牧。正遇到西晉永嘉之亂，就乘機占領上隴地區。後來若洛廆追念吐谷渾，作了《阿干之歌》。鮮卑族稱兄長爲“阿干”。若洛廆的子孫盜用了皇帝名號，用這首歌作爲跟隨帝王輦車演奏的大曲歌辭。

渾既上隴，出罕幵、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幵，今枹罕縣。自枹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龍涸。自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居，以肉酪爲糧。西北諸雜種謂之爲阿柴虜。

吐谷渾占領上隴以後，進軍罕幵，西零。西零，即現在的西平郡；罕幵，即現在的枹罕縣。從枹罕縣向東一千餘里，直到甘松；西達黄河以南；南部以昴城、龍涸城爲界。從洮水西南，到白蘭山邊境，數千里中間，尋覓水草放牧，搭起氈帳作居室，以肉類、乳酪爲糧食。西北地區雜居的各民族稱他們爲阿柴虜。

渾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長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昴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絶拔渥曰：“吾氣絶，棺斂訖，便遠去保白蘭。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爲控御。葉延小，意乃欲授與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劍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

吐谷渾七十二歲去世，有六十個兒子，由長子吐延繼承王位。吐延身高七尺八寸，勇力超過一般人，性情苛刻暴虐，被昴城羌族首領姜聰刺了一劍，劍還插在身上，他就喚來兒子葉延，對大將絶拔渥說：“我斷了氣，裝殮入棺完畢，你們就遠離這裏去保住白蘭山地區。白蘭山地勢既險峻又遥遠，而且當地民俗怯懦軟弱，容易控制駕御。葉延年幼，我本打算把首領之位交給別的人，衹是擔心發生突然事變最後無法加以控制。如今把葉延托付給你，你要竭盡梁柱大臣的作用全力來輔佐他，衹要這孩子能繼承王位，我就没有遺恨了。”說罷拔出身上的劍就氣絶身亡了。他在位十三年，終年三十五歲。有兒子十二人。

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仇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

葉延小時就勇猛果敢，十歲時用草扎了一個草人，稱爲姜聰，每天清晨總要用箭射它，射中就高興，射不中就放聲大哭。他母親說：“將領們早已把仇敵碎尸萬段，你年齡小，爲什麼天天愁悶地自我憂苦。”葉延嗚咽悲泣，難以克制自己，回答母親說：“我的確知道於事無補，不過葉延對父親思念不盡的這顆心，無法克制痛苦罷

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但，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爲吐谷渾氏。嗣立二十三年，年三十三。有子四人。

了。"他生性非常孝順，母親生病，一連三天不能進食，葉延也不進食。他很注意效法經書、經傳上記載的，自認爲曾祖弈洛韓最初封爲昌黎公，就說："我是公孫的後代，按照禮制規定，公孫的兒子，可以用祖父的表字作爲姓氏，於是將自己家族的姓氏稱爲吐谷渾氏。他繼承王位二十三年，終年三十三歲。有四個兒子。

長子碎奚立。碎奚性純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六人。子視連以父憂卒，不游娛，不酣宴。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二人，長曰視羆，次烏紇提。視羆嗣立十一年，年四十二。子樹洛干等并小，弟烏紇提立。紇提立八年，年三十五。視羆子樹洛干立，自稱車騎將軍，義熙初也。

長子碎奚繼承王位。碎奚秉性純厚謹慎，他的三弟專權，碎奚不能控制，諸大將共同把他三弟誅殺。碎奚爲此憂愁哀傷，不再管理政事，就立兒子視連爲世子，把政事交給他處理，稱爲"莫賀郎"。"莫賀"，就是南朝宋人所說的父親。碎奚終於因憂傷過度而死，在位二十五年，終年四十二歲。有六個兒子。他的兒子視連因父親死於憂傷，就不去游玩娛樂，不參加縱情的酒宴。在位十五年，終年四十二歲。視連有兩個兒子，長子名視羆，次子名烏紇提。視羆繼位十一年，終年四十二歲。他的兒子樹洛干等都還幼小，就由他弟弟烏紇提繼位。烏紇提在位八年，終年三十五歲。視羆的兒子樹洛干就繼位，自稱車騎將軍，這是東晉安帝義熙初年的事。

樹洛干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亂蜀，阿豺遣其從子西彊公吐谷渾敕來泥拓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平中，阿豺遣使上表獻方物。詔曰："吐谷渾阿豺介在遐表，慕義可嘉，宜有寵任。今酬其來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未及拜受，太祖元嘉三年，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璝立。六年，表曰："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義天朝，款情素著。去年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而臣私門不幸，亡兄見背。臣以懦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臣門，若更反覆，懼停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旨，伏願詳處，更授章策。"七年，詔曰："吐谷渾慕璝兄弟慕義，至誠可嘉，

樹洛干去世，他的弟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這時，譙縱在蜀郡起兵作亂，阿豺派他侄兒西彊公吐谷渾敕來泥乘機開拓疆土，一直到龍涸城、平康縣。宋少帝景平年間，阿豺派遣使者向宋帝奉上奏表，敬獻土産。少帝下詔說："吐谷渾阿豺遠隔在邊外地區，仰慕大義，值得嘉勉，應給以榮寵任用。如今爲酬答他前來歸順，可任命爲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還没等到授官，宋太祖元嘉三年，又下詔再加任命。詔書未到，阿豺已去世，由他弟弟慕璝繼位。元嘉六年，上奏表說："大宋承應天運，四海歸心擁戴，我的亡兄阿豺仰慕天朝大義，誠懇的心意一向明白表露。去年七月五日，謁者董湛到來，宣布傳達英明的詔書，公開授予榮耀的官爵。可是我家門不幸，亡兄已不在人世。我以怯懦軟弱之身，承擔後繼重任，但天朝恩德酬報的人本來是在我家，如果有所更改，衹怕使者滯留難以完成使命。我就此拜受榮寵的官職，遵奉皇

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上旨意，恭敬地希望周詳處理，更换授予官爵的章策，重新任命。”元嘉七年，詔書説：“吐谷渾慕璝兄弟仰慕大義，真誠的心意值得嘉勉。應授予詔書所定爵位，用以表彰忠誠之士。可任爲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先是晋末，金城東允街縣胡人乞伏乾歸擁部衆據洮河、罕开，自號隴西公。乾歸死，子熾磐立，遣使詣晋朝歸順，以爲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平西將軍，公如故。高祖即位，進號安西大將軍。熾磐死，子茂蔓立。慕璝前後屢遣軍擊，茂蔓率部落東奔隴右，慕璝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於長安爲索虜拓跋燾所攻，擁秦户口十餘萬西次罕开，欲向凉州，慕璝距擊，大破之，生擒定。燾遣使求，慕璝以定與之。九年，慕璝遣司馬趙叙奉貢獻，并言二萬人捷。太祖加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進爵隴西王。弟慕延爲平東將軍，慕璝兄樹洛干子拾寅爲平北將軍，阿犲子煒代鎮軍將軍。詔慕璝南國將士，昔没在佛佛者，并悉致。慕璝遣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户，一百五十四人。

早在西晋末年，金城縣以東允街縣胡人乞伏乾歸聚集部衆，占據洮河、罕开縣，自立封號隴西公。乞伏乾歸死後，他的兒子熾磐繼位，派遣使者到晋朝歸順，晋朝任命他爲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平西將軍，爵位仍是原先的隴西公。南朝宋高祖即位，進封熾磐爲安西大將軍。熾磐去世，他的兒子茂蔓繼位。吐谷渾慕璝先後多次派軍隊襲擊，茂蔓率領所部向東逃到隴西，慕璝就占據了茂蔓的地區。這一年，赫連定在長安被索虜拓跋燾攻打，他衹好驅趕秦地户口十餘萬向西到罕开駐扎，打算再到凉州，慕璝中途攔截發動進攻，大敗赫連定，將他活捉。拓跋燾派使者去要人，慕璝就把赫連定交給他。元嘉九年，慕璝派遣司馬趙叙向宋帝朝貢，并聲稱取得殲敵兩萬人的勝利。太祖加封慕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領護羌校尉官職，進封爵位隴西王。他的弟弟慕延爲平東將軍，慕璝兄長樹洛干的兒子拾寅爲平北將軍，阿犲的兒子煒代爲鎮軍將軍。詔命慕璝以前流落在佛佛地區的南方將士，把他們全部送回來。慕璝遣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户，一百五十四人。

慕璝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十五年，除慕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其年，以拾虔弟拾寅爲平西將軍，慕延庶長子繁暱爲撫軍將軍，慕延嫡子瑍爲左將軍、河南王世子。十九年，追贈阿犲本號安西、秦沙三州諸軍事、沙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隴西王。索虜拓跋燾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慮虜

慕璝去世，他的弟弟慕延繼位，派遣使者奉送奏表。元嘉十五年，任命慕延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封爲隴西王。十六年，又改封河南王。這一年，任命拾虔的弟弟拾寅爲平西將軍，慕延庶出長子繁暱爲撫軍將軍，慕延嫡子慕瑍爲左將軍、河南王世子。元嘉十九年，追封阿犲原有官號爲安西、秦沙三州諸軍事、沙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隴西王。索虜拓跋燾派軍隊攻打慕延，把他打得大敗，慕延率部落向西逃奔到白蘭山，攻破于闐國。由於擔心索虜再打過來，元嘉二十七年，他派遣使者上奏

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嶲門。”并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嶲。虜竟不至也。

表説：“如果自己不能固守，打算率領部曲進入龍涸城越嶲縣境内。”并請求賜予南方車水用的牽車，他則獻上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品。宋太祖將牽車送給他，同意他的請求，如果索虜軍隊到來不能自保，可以聽憑進入越嶲縣境。索虜最終没有到來。

慕延死，拾寅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加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獻善舞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馬歌》者二十七首。太宗泰始三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五年，拾寅奉表獻方物，以弟拾皮爲平西將軍、金城公。前廢帝又進號車騎大將軍。

慕延去世，拾寅自立爲吐谷渾王。元嘉二十九年，宋帝任命拾寅爲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向東打敗索虜，宋帝加封他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派使者獻上善於舞蹈的馬，四隻角的羊。宋朝的皇太子、王公以下大臣，獻上《舞馬歌》二十七首。太宗泰始三年，晉升拾寅官號征西大將軍。泰始五年，拾寅奉上奏表，呈獻土産，任命他弟弟拾皮爲平西將軍、金城公。前廢帝又晉升他官號爲車騎大將軍。

其國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爲號。屈真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黄，地生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蘭土出黄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大抵治慕賀川。

吐谷渾國西部有黄沙，南北有一百二十里，東西有七十里，草木不能生長，沙州由於這個原因得名。屈真川有鹽池，甘谷嶺以北有雀鼠同居一個穴洞的現象，有的在山嶺，有的在平地，雀毛白色，鼠毛黄色，凡是地面上生長黄紫色花草的，就有雀鼠同居的洞穴。白蘭山地區出産黄金、銅、鐵。這個國家雖然尋覓水草游牧，但也有治所，大都設在慕賀川。

史臣曰：吐谷渾逐草依泉，擅强塞表，毛衣肉食，取資佃畜，而錦組繒紈，見珍殊俗，徒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面。自昔哲王，雖存柔遠，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過子，義著《春秋》。晉、宋垂典，不修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辮髮稱賀，非尚簪冕，言語不通，寧敷衮職。雖復苞篚歲臻，事惟賈道，金罽氈毦，非用斯急，送迓煩擾，獲不如亡。若令肅慎年朝，越裳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前策。聖人謂之荒服，此言蓋有以也。

史臣曰：吐谷渾尋覓草地、泉水游牧，在塞外稱雄，用獸毛做衣服，肉類當糧食，從打獵、放牧中獲取財源；各種華麗的絲織品，在那個習俗不同之地也就成爲珍奇之物。衹是因爲有商旅和通譯往來，纔以藩國的禮儀接待他們。自從古代聖明帝王開始，雖然采用懷柔政策使遠方民族歸附，但屬於“九服”最邊遠的要服荒服地區，路途迂迴阻隔，中原的禮節儀式不能普及，所以最大的封爵没有超過子爵，這個道理記載在《春秋》之内。上述典章傳到晉、宋兩朝，就不遵循古代制度，於是把邊遠地區民族排列在上等的爵位等級，官秩比擬三公的榮耀。他們結着辮髮來稱賀，不穿戴中原王朝的官簪和冕服，語言不

通，豈能授以三公這樣顯要的職位？雖然他們年復一年地裝滿薄包、竹筐前來朝貢，這種事衹不過是商品貿易的性質，他們的金屬、毛氈、羽毛裝飾品，都不是急需之物，而且迎來送往，禮節繁瑣擾人，可以說是得不償失。至於説肅慎族年年朝貢，越裳氏歲歲饗宴，本來就不應當因其奇特而加以記載，好像比前代史册還要高明一些。古代聖人稱那些地區爲荒服，這一説法大概是有原因的。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夷蠻

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夷雖言里數，非定實也。

南夷、西南夷，大都散居在交州的南部和西南部，有的居住在大海中的島嶼上，距離中原有的爲三五千里，最遠的有二三萬里，乘船揚帆航行，它的里程不能準確計算。外國各民族雖然講了里程數字，不是確定的實數。

南夷

林邑國

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陽邁遣使貢獻，即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聚衆欲討之，聞有代，乃止。七年，陽邁遣使自陳與交州不睦，求蒙恕宥。八年，又遣樓船百餘寇九德，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剋，引還。林邑欲伐交州，借兵於扶南王，扶南不從。十年，陽邁遣使上表獻方物，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頻遣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亦陋薄。

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陽邁派遣使臣進貢，當即授任官職。太祖元嘉初年，林邑國凶暴侵犯日南、九德等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立牙門軍旗聚集部衆打算討伐他們，聽説政權更迭，就停止發兵。七年，范陽邁派遣使臣陳説與交州不和睦，請求得到寬恕原諒。八年，他又派遣樓船一百餘艘進犯九德郡，侵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派遣隊長相道生率領三千人前往討伐，進攻區粟城没有成功，就率軍返回。林邑國打算攻打交州，向扶南國王借兵，扶南國没有答應。十年，范陽邁派遣使臣向朝廷奉上奏表呈獻土産，請求兼管交州，詔書批覆認爲路途遥遠，没有同意。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林邑國多次派遣使臣進貢，但同時又在邊境侵擾劫掠，所進貢的物品也簡陋而稀少。

太祖忿其違慠，二十三年，使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和之遣府司馬蕭景憲爲前鋒，慤仍領景憲軍副。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

太祖對林邑國倨傲抗命感到氣憤，二十三年，派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伐他們，又派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慤接受檀和之指揮。檀和之派本府司馬蕭景憲爲前鋒，宗慤仍兼任蕭景憲部隊的副指揮。范陽邁聽到將遭討伐，就派使臣奉

還所略日南民户，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陽邁果有款誠，許其歸順。"其年二月，軍至朱梧戍，遣府户曹參軍日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賊曹參軍蟜弘民隨傳詔畢願、高精奴等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精奴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憲等乃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鋭攻城，五月，剋之，斬扶龍大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追討，即剋林邑，陽邁父子并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詔曰："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致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己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勛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總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交州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真太守傅蔚祖戰死，并贈給事中。

上奏表，請求交還所擄掠的日南郡民户，呈獻本國珍寶。太祖向檀和之下了詔書："范陽邁果真有真誠心意，同意他歸順。"那年二月，軍隊到達朱梧戍，派遣本府户曹參軍日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賊曹參軍蟜弘民隨同傳達詔書的畢願、高精奴等人到林邑國宣讀朝廷恩旨，范陽邁逮捕姜仲基、高精奴等二十八人，衹讓蟜弘民回去覆命，表面上説有歸順的誠意，實際上猜疑防備更加嚴密。蕭景憲等於是向區粟城進軍，范陽邁派大帥范扶龍大在區粟城防守，又派水軍、步兵直接前往增援。蕭景憲打敗他們的援軍，組織全部精鋭部隊攻城，五月，攻克區粟城，將范扶龍大斬首，繳獲的金銀雜物無法計算。於是乘勝追擊討伐，很快攻克林邑城，范陽邁父子二人慌忙隻身逃走，所繳獲的珍奇異物，都是不知其名的寶物。皇上嘉獎將帥的功績，詔書説："林邑國倚恃路遠地險，長期延遲王師的懲罰。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直果敢衆所周知，胸存經國濟民的韜略，奉命進攻討伐，萬里之外行軍布陣，法紀軍令嚴肅整齊，文武官員同心協力，做到克己奉公，以身作則，所以能够在海外建立功勛，使遠方異邦震驚歸服。應當加以褒獎，參與掌管親近侍奉，可以任命爲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憲協同幫助統率，勤勞敏捷人人盡知，總領前鋒部隊，在限定期間殲滅敵巢，定能威服邊遠蠻夷地區，安撫當地百姓。可以任命爲持節、督交州廣州的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交州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真太守傅蔚祖戰死，都追贈給事中官職。

世祖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及香布諸物。太宗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

世祖孝建二年，林邑國又派長史范龍跋奉命出使進貢，封范龍跋爲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國王范神成又派長史范流奉上奏表獻上金銀器皿以及香布等物。太宗泰豫元年，又派遣使臣進獻土産。

初，檀和之被徵至豫章，值豫章民胡誕世等反，因討平之，并論林邑功，封雲杜縣子，食邑四百户。和之，高平金鄉人，檀憑子也。太祖

起初，檀和之被徵召到豫章郡，正遇上豫章郡平民胡誕世等反叛，乘勢加以討伐平定。與討伐林邑國的功績，一起行賜就封他爲雲杜縣子，食邑四百户。檀和之，高平郡金鄉縣人，是檀

元嘉二十七年，自太子左衛率爲世祖鎮軍司馬、輔國將軍、彭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西中郎將、雍州刺史。世祖入討，加輔國將軍，統豫州戍事，因出南奔。世祖即位，以爲右衛將軍。孝建二年，除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不行，復爲右衛，加散騎常侍。三年，出爲南兖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中女子入内，免官禁錮。其年卒，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子。

廣州諸山并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四年，檀表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將軍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率衆南伐，并通朱崖道，并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憑的兒子。太祖元嘉二十七年，由太子左衛率擔任世祖的鎮軍司馬、輔國將軍、彭城太守。太子元凶劉劭弒父篡立，任命他爲西中郎將、雍州刺史。世祖入京討伐，加封他爲輔國將軍，統豫州戍事，他就乘機出京南去。世祖即位，任命他爲右衛將軍。孝建二年，授予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他不就職；重新命爲右衛將軍，加官散騎常侍。三年，出京任南兖州刺史，因酗酒和貪贓，將獄中女子接入内室而獲罪，免除官職永不任用。這一年去世，追贈左將軍，謚號爲襄子。

廣州郡一些山地靠近俚族、僚族地區，部落宗族繁多，多年來屢次前來侵擾擄掠，歷代王朝都感到這是苦於無法應付的禍患。世祖大明年間，合浦郡大帥陳檀歸順朝廷，命爲龍驤將軍。四年，陳檀上奏表請求官軍征討没有歸附的地區，於是任命陳檀爲高興郡太守，將軍封號同前。派遣前朱提郡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率領部衆向南討伐，并開通去朱崖郡的道路，全都勞而無功，就殺死陳檀而返回，費沈下獄死去。

扶南國

扶南國，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國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獻。

扶南國，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國王持黎跋摩派遣使者進貢。

西南夷

訶羅陁國

西南夷訶羅陁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

> 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净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宫。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游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净深廣，有生咸資，莫能銷穢，陰陽調

西南夷訶羅陁國，元嘉七年，派遣使者奉上奏表説：

> 承受聖主基業，信從佛門三寶，興建寺廟佛塔，布滿全國疆界。内城外城莊重嚴肅，清潔寧静毫無污穢，通衢要道四通八達，道路平坦又寬又長。樓臺殿閣分布排列，此起彼伏有如群山，莊重肅穆深奥玄妙，好像天上宫闕。聖王出巡之時，四種兵器完備，前呼後擁人員無數，作爲守衛之人。都市士人淑女，服飾光澤華麗，街市店鋪貨物豐富，珍寶財物無法計數，治國之道清平嚴整，相互不會侵占掠奪。求學生徒往來會集，三乘佛法争辯促進，鋪陳論説釋氏佛法，雲祥雨潤。四海船舶暢通，萬國相

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净月。宰輔賢良，群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

會，浩淼長江白浪滔滔，江水清净深沉寬廣，萬物生靈賴以生長，污穢骯髒不能損傷，陰陽調和，災害禍患不再流行。何處這樣美好？大宋揚州都城。聖王無與倫比，治道庇護貴國。存有大慈大悲之心，慈育萬物，平等待人忍辱負重，恩怨親疏一視同仁，周濟困乏救助貧窮，收藏積儲不加保留。光照無處不達，有如太陽之明；安樂無人不享，好像寧净明月。宰相賢明良善，臣僚忠貞廉潔，盡忠侍奉君主，内心毫無異念。

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陁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今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今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啓，誠實可信。願敕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天朝皇帝，是我們真主。我是訶羅陁國王名叫堅鎧，如今恭敬地向聖王稽首，衹希望大王瞭解我有這種心意已經很久了，并非迎合當今形勢。高山大海遠路相阻，没有機會親自到達，現在特意派遣使者，以表達這種赤誠心意。所派兩個人，一個名毗紉，一個名婆田，命令他們到天子跟前。堅鎧國小身微，誰能知我處境，因此派遣兩人前來，表達區區之心，此心若有結果，算得上雖死猶生。衷心仰望大國，曠遠地區若要藩屏守衛，我就是邊地守衛藩屏之一。貴國的臣民，普遍蒙受慈愛恩澤，希望這種恩澤流傳到遠方，使那兒的臣民能等同享受。我國以前人口衆多殷實興盛，没有被周邊各國壓迫欺凌，如今轉爲衰弱，鄰國争相入侵。希望聖王，庇護邊陲小國，并開展貿易往來，不被别國禁運封閉。若得到憐憫同情，希望及時派遣使者回訪，使此地各個國家，不致受到輕視欺侮，也使大王名聲到處傳聞，扶持危難救援弱小，正在今日。現在所派兩個人，都和我心意相同，所有陳述之事，誠實可信。希望在廣州受到慰勉時派船返回，不使他們在當地遭到欺凌豪奪。希望從今以後，批准我國年年奉派使臣。現奉上微薄貢物，希望受到憐憫而收下。

呵羅單國

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

呵羅單國統治闍婆洲。元嘉七年，派遣使臣獻上金剛指環、紅色鸚鵡鳥、天竺國的白疊古

白叠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宫，宫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净，周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蔭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

其後爲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痴，哀愍群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出，眉間白豪，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净如華，顔色照曜，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

貝、葉波國的古貝等貢品。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上奏表説：

常勝天子陛下：佛教的世尊心境常樂安然隱居，通達三寶具備六種神通，替世俗世界布道，這個名字叫如來。應當供奉爲洞明真諦的正覺，遺留形骸成爲舍利，製作成佛塔佛像，使國土莊重嚴肅，像須彌山那樣。鄉邑村落，依次像網那樣環繞，城郭館舍，如同忉利天宫，宫殿高聳廣大，樓閣莊重嚴肅，各種兵器完備充足，能够制服積怨宿敵，國内富庶安樂，没有禍患災難。遵奉先王遺命，用釋迦牟尼佛法治理國家教化百姓，使人民良善，吉祥如意。地處雪山之北，雪水順流而下，各條河道水量充沛，清净甜美。河水環繞盤曲，順勢流入大海，芸芸衆生，都受它的哺育。在各國疆土中，勝境特出堪稱第一的，這個名字叫震旦，大宋揚州都城，繼承常勝天王業績，德行符合上天旨意，仁義庇蔭四海，聖明智慧周詳完備，教化没有不順，雖在人間也是天堂。守護世界之神四天王降世，善行功德如同寶藏之庫，解脱衆生大悲之心救助人世，就是我們尊敬的君主常勝天子。因此出於至誠之心，五體投地致以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候。

從那以後王位被他的兒子篡奪。十三年，又上奏表説：

大吉天子足下：遠離淫亂譴責無知，哀憐芸芸衆生，美好願望全能滿足，天龍八部諸神等，恭敬供奉，佛祖世尊的威嚴德行，遍身閃光明亮可照，有如水中之月，好像朝日東升，眉間白色毫毛，普照十方，它潔白如雪，又似月光，清净像花朵，顔色閃光耀，儀容威嚴格外佳妙，天龍八部諸神恭敬供奉，以此純正佛法，使衆僧行爲清净，國土莊重嚴肅，人民繁榮昌盛，生活安定快樂。城閣又高又陡，好像是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這座城市，樓閣莊重嚴肅，街巷平坦整齊，穿着各種衣衫，猶如天上服飾，對

切國，爲最殊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群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浄，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并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

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争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紉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照所有國家，屬於最爲佳妙吉祥之地。揚州城的無憂天主，哀憐芸芸衆生，爲使百姓安樂，戒律禮儀清浄無爲，慈祥心意深厚廣遠，依靠正法治理教化，供養佛門三寶，名聲遠揚，到處都能聽到。百姓喜聞樂見，如同明月初升，譬如梵王，世界主宰，不論天上人間，都要頂禮膜拜。呵羅單跋摩跪地用頭叩拜尊者之脚，好像就在眼前；用身體匍匐在地，如同宫殿臺階通道，虔誠供奉，好像侍奉世尊，叩首至地，鞠躬問候。

慚愧地繼承先王基業，喜慶吉祥無法估量，突然被逆子争奪王位，於是失去本國社稷。如今一心歸順天子，藉此保存自己生命。現在派遣毗紉向大國問候，本想親自前往，傾訴歸誠之心，又擔心大海浩淼，風浪波濤使我無法到達。如今生命得以保存，也因爲毗紉這個人志存忠義，他的恩情難以報答。這是有世族封地的富豪國家，如今被品德惡劣的逆子篡奪，我反而被驅逐排斥，内心非常忿恨嘆惜，準備洗雪耻辱光復國家，真誠希望大國能聽憑毗紉購買各種鎧甲兵器軍裝及馬匹，希望安排毗紉出使得以及時回國。先前派遣闍邪仙婆羅訶，承蒙大國豐厚賞賜，全部被逆子奪去，啓禀大國知悉。如今奉上微薄貢品，承望垂恩收納。

此後又遣使。二十六年，太祖詔曰：“訶羅單、槃皇、槃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曰：“惟爾慕義款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遠必甄，用敷典章，顯兹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可不慎歟。”二十九年，又遣長史槃和沙彌獻方物。

從這以後又派遣使臣。二十六年，太祖下詔書説：“訶羅單、槃皇、槃達三國，多次越過遥遠大海，真誠歸化獻上貢品，遠方的誠意應當選取，可以一并加封官爵。”於是派遣使者下達策封命令説：“由於你們仰慕大義真誠歸化，在遥遠地區報效忠誠，恩德普及的地方，即使路途遥遠也一定要選取，由此推行典章制度，應當顯赫地策命授爵。你們可要遵奉莊重的策命，永遠堅守自己的職責，豈能不慎重啊。”二十九年，又派遣長史槃和沙彌獻上地方土産。

槃皇國

槃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槃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太祖策命之爲槃皇國王曰：“惟爾仰政

槃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槃羅跋摩派遣使臣獻上地方土産四十一種，太祖策封他爲槃皇國王，説：“鑒於你等在邊遠城市仰慕王政，

邊城，率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不洽。宜班典策，授兹嘉命。爾其祗順禮度，式保厥終，可不慎歟。”二十八年，復貢獻。世祖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槃智奉表獻方物。以竺那槃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太宗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槃智并爲龍驤將軍。

帶着貢物來到朝廷，皇帝恩澤似和風披身，幽深之處無不普照。應當頒行典章制度，授予這種嘉美策命。你等可要恭敬遵從禮儀法度，始終保證執行，豈能不慎重啊。”二十八年，再次獻上貢品。世祖孝建三年，又派遣長史竺那槃智奉上奏表獻上土産。封竺那槃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上紅色、白色鸚鵡。大明八年、太宗泰始二年，又派遣使臣獻上貢品。太宗封他的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槃智均爲龍驤將軍。

槃達國

槃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太祖策命之爲婆達國王曰：“惟爾仰化懷誠，馳慕聲教，皇風遐暨，荒服來款，是用加兹顯策，式甄義順。爾其祗順憲典，永終休福，可不慎歟。”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槃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派遣使者獻上地方土産。太祖策封他爲婆達國王，説：“鑒於你等仰望歸化心懷誠意，向往名聲仰慕教化，使皇帝教化到達遠方，邊遠地區來效忠誠，因此授予顯赫的策封，以表明大義歸順。你等可要恭敬遵奉憲章制度，永享福禄，豈能不慎重啊。”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再次派遣使者獻上土産。

闍婆婆達國

闍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

>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脱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净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宫殿城郭，如忉利天宫。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内，莫不來服。悉以兹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沾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遥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

闍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派遣使者奉上奏表説：

>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尊敬并以禮相待各種有智慧的人，使他們安定，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爲洞明真諦達到大徹大悟境界的正覺，轉而尊奉佛門，超度衆生，教化已經周全，進入涅槃境界，舍利佛骨流布，建起無量塔，衆多寶相莊重嚴肅，如同須彌山，佛經佛法流傳人間，好像太陽帶來光明，被無量壽佛接引到西方净土的僧人，猶如排列的星宿。國界廣大，百姓衆多，宫殿城郭規模，如同忉利天宫。名叫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居在它的中間，繼承光聖大業，四海稱王，閻浮提之内，没有不來臣服的。全部用這種甘露，普飲衆生，我即使在邊遠地區，也受到靈水滋潤，這是因爲即使遠隔遼闊大海，常年爲遥領臣屬之邦，甘願以至誠之心相照，希望憐憫納受。若是承蒙許諾，當年派遣信使，如有需要之物，一定遵

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命呈獻，甘願承受，不生異想。現在派遣主使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召前來表達微薄誠意，向大吉天子足下稽首敬禮，陁婆所稟之言，希望被接受，凡有請求之事，希望垂聽。現奉上微薄禮物，以表寸心。

師子國

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刹利摩訶南奉表曰：

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告。

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刹利摩訶南奉上奏表說：

謹向大宋明主稟告，雖然高山大海相隔，可是音信時有所通。承受皇帝崇高遠大的道德，庇養包容如同天地，明光普照與日月相齊，四海之外，威望所及無不懾服，各國君王，沒有不派遣使臣奉上貢物，以表達歸附大德的誠意，有的海上航行三年，陸地行走千日，畏懼威勢懷念德政，路途再遠沒有不到的。我國自先王以來祇以遵循道德爲宗旨，不用嚴刑峻法就能修明政治，遵奉佛門三寶，大道遍行天下，欣幸別人善舉，慶賀如同己身，希望同天子共同弘揚釋迦牟尼佛法，以超度難以度化之人。所以托四道人派二白衣送上牙臺像作爲信誓之物，信使返回，希望帶回音訊。

至十二年，又復遣使奉獻。

到元嘉十二年，又派使者來奉表進貢。

天竺迦毗黎國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宫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娱安樂。聖王出游，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群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群僚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端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派遣使臣奉上奏表說：

聽說彼岸大國，内依大江，外傍大海，周邊有高山大川作爲固守，各種美好全部具備，莊嚴清淨，有如幻化的城郭，宫殿莊重嚴肅，大街小巷平坦，人民富足豐裕，處處歡娱安樂。聖王外出巡游，四海臣民隨從，英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附仰望，國家富庶如海。國内芸芸衆生，信奉釋氏佛法，大王仁慈聰慧，用佛道教化百姓，慈愛普施衆生，從不遺漏吝惜。皇帝修行清淨戒法，難以企及，佛法如船，普渡衆生，救助衆多沉溺之人，百官群僚，享受安樂沒有愁怨，上天保祐，萬神護衛，降伏天魔，沒有不歸

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爲殊勝。

順服從。大王體態端正嚴肅，如同旭日東升，仁慈雨露遍地滋潤，好像滿天祥雲，聖賢繼承大業，猶如日月在天，對於彼岸真丹，最爲特異佳妙。

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絶，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子，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

我居住的地方，名叫迦毗河，東臨大海，城市四邊，都是紫紺石，首羅天庇護，使全國安定。國王世代繼承，從未中斷，國内人民，都修善行，各國前來會集，共同遵奉佛法，衆寺舍利佛骨，都是七寶形像，衆多精妙供具，一如先王之法。我自行修身檢束，不犯佛門禁忌，我名叫月愛，棄世王的後代。

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陁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絶，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

祇望大王聖體平和安康，百官群臣，自身全部平安。現在將我國群臣和官吏百姓，山河珍寶，全部歸屬，五體投地至誠歸附大王足下。高山大海遠途阻隔，無法前來朝覲，仰望之至，派遣使者前來禀承。主使的父親名叫天魔悉達，主使名叫尼陁達，這個人從來良善忠信，由於這樣現在派他奉使前來表達忠誠。大王若有需要之物，珍奇異物，當全部奉獻呈送。這裏的疆土，就是大王之國，大王的法令，治國的良策，當全部禀承采用。希望兩國信使經常往來不要中斷，這次使者回國時，希望貴國派遣一位使者，前來我國宣達聖命，勸勉慰勞各樣事宜。忠誠懇切之至，希望使者不要空手而歸，禀告如上，希望加以憐憫。

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并爲建威將軍。

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等各種寶物、紅色白色鸚鵡各一隻。太宗泰始二年，又派遣使臣納貢，任命其主使竺扶大、竺阿彌一齊爲建威將軍。

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鄰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

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鄰那羅跋摩派遣使臣呈獻土産。世祖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派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上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派遣使臣納貢。所有這些國家，都信奉佛教。

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于民

佛教從東漢明帝起，佛法開始東傳，從那時以來，教義流傳稍廣，從帝王一直到普通百

庶，莫不歸心，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學焉。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形象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姱尚。甲第顯宅，於兹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没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

姓，没有不誠心皈依，經卷和告誡之文比比皆是，訓導文義精深源長，是與中原本土不同的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縣尹蕭摹之上奏表説："佛教流傳到中原，已歷時四代，塔寺佛像，數以千計，進可以使人心有所寄托，退可以招引勸説百姓。可是近年以來，崇尚工商浮末之業，不是以精誠爲至善，而以競相奢侈來受到尊重。舊的寺院破落毁壞，竟不對它進行整修，反而各自盡力建造新寺院，來相互誇耀美奢。貴顯的宅第，從此幾乎看不到，木竹銅和彩色絲綢，浪費損壞無窮無盡，這和天神地祇毫無關聯，是被人世瑣事牽累所致。建築規格超越制度規定，應當加以控制裁減，對此不加防範，隨俗逐流耽樂放恣的現象不會停止。謹請從今以後，凡有希望鑄造銅像的，全部到臺省官署親自禀報讓官員知道；興造佛塔佛寺和僧人講經的精舍，都要事先向所在地區郡長官呈遞書面報告，郡長官按照具體事項向本州請示，必須經過批准，然後方能施工。其中有擅自建造寺院精舍者，都要按不遵守詔令法律論處，銅像宅院林園，全部由官府没收。"詔令批准這個奏章。又對出家的僧人進行清理整頓，有數百人被勒令還俗。

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宫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世祖大明二年，有個曇標道人與羌族人高闍謀反，皇上因此下詔書説："佛法被妖言替代，僧侣中魚龍混雜，不可能扶助佛教，反而變成逃亡者的聚集之所。加上邪惡之心頻繁發生，凶暴行爲屢次傳聞，敗壞風尚習俗，天神民人交相怨怒。可以交付所在地區主管官吏，精細地清理淘汰，今後再有違犯，嚴懲不貸。"於是設各種條款禁令，凡不是專心一致刻苦修行的僧侣，全部令其還俗。但是不少寺院尼姑出入内宫，串通皇后妃嬪，這項制度竟不能實行。

先是晋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并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聞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宇。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谿靡爽。唯浮圖爲

先前晋朝庾冰曾提出創議，希望使佛門僧侣尊奉王室；以後又有桓玄再次闡述這個建議，全部没有實行。大明六年，世祖讓主管官員上奏表説："我聽説建築高大深邃的住房，不祇是要求宏偉高峻；蜷曲身體俯首跪拜，不僅僅爲了表示恭敬，而是用來推行禮義廉耻四維作爲推行政令的準則，藉此來經營謀劃八方之事。所以儒、

教，遐自龍堆，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斯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遥洗，群流仰鏡，九仙贐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内，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間，廷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詔可。前廢帝初，復舊。

法、名、墨雖然分成不同學派，闡述不同主張，但是對於尊敬父母、崇敬皇上，他們的學説并無差别。祇有佛門作爲宗教，遠自龍堆發源，他們一反常規，抛棄經傳，講解久遠的事情，熔煉出使人眩惑的見解，常人難以理解，這些教義距離我們太遠，精深微妙的言辭隱没淪亡已不能看到，僧侣拘限形式外表不明道義的風氣，近年來更加熾盛。於是竟發展到違犯經典規定的制度，對待尊長親戚輕忽倨傲，丢失了應變的精妙道理，迷失創制教義的深刻含意。佛法要用謙讓節儉約束自己，以忠誠虔敬爲原則，不輕視乞食爲生的出家人，見到人一定施禮下拜，像目連那樣的佛門高僧，遇到長者同樣恭敬施禮。難道竟會有能向四方之人屈膝下拜，而對父母雙親都簡慢無禮；對僧侣中的長者可以叩首下拜，而對萬乘之君却挺直身體相見的事嗎？所以咸康年間首先提出佛門弟子晋見君王要行禮的創議，元興年間又一再重申，但是此事受到一些有偏見的人反對，他們的徒衆使正道受到挫折。現在祖宗基業穩定，友鄰各國都敬仰我們，衆多仙人進獻寶物，百神勉力供職，可是在京城之内，却設館招待不向皇上稱臣的流民；筵席之間，却要延請那些與皇上分庭抗禮的僧人。我們擔心這不是用來統一風範、向天下昭示朝廷典章應有的禮儀。我們反復比較議論，認爲佛門僧人被皇上召見，也同樣應當向皇上表示虔誠恭敬的態度，依照他們原有的習俗行禮，那麽朝廷美好的典章能井然有序地執行，佛門教義也能有所兼顧了。”皇上下詔認爲可以。前廢帝初年，又恢復以前的禮儀。

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毁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毁中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毁，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并使材官，隨宜修復。”

世祖的寵姬殷貴妃去世，替她建立寺院，因殷貴妃之子子鸞封爲新安王，所以用新安作爲這所寺院的名號。前廢帝殺死子鸞，竟然拆毁并廢棄新安寺，將寺院内的僧人全部趕走。不久又拆毁中興、天寶等寺院。太宗平定禍亂，下詔令説：“先帝建造中興及新安等寺院，是用它們作爲留傳後世的榜樣，弘揚盛世的教化。近來遇到昏虐暴君，摧毁寺院佛像，僧侣徒衆四散奔逃，對此我非常憐憫關懷。佛門精妙教義和深遠謀略，有助於匡扶正名定分的禮教，可以招集原有

的僧侶徒衆，讓他們各自回到先前的寺院，并派遣各地的材官，隨時修復寺院。”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戚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

宋國有位著名高僧叫道生。道生是彭城人，他的父親做過廣戚縣縣令。道生出家成爲佛門法大的弟子。他從小就聰明穎悟，十五歲便能講經。成年後遇到經典有不同的解釋，他能很快悟出其真諦所在，當時人們對他極爲推崇佩服。元嘉十一年，在廬山逝世。和尚慧琳替他寫了悼文。

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

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睿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

慧琳是秦郡秦縣人，姓劉。少年出家爲僧，住在冶城寺，有才學文采，兼通外學内學，被廬陵王劉義真所賞識。曾經著有《均善論》，書中文詞説：

有位白學先生，認爲中原的聖人，治國安邦的經綸流傳百代，他們的德行稱得上宏偉光大了；智謀周全能應付萬變，天人之間的道理通達窮盡了。大道不曾隱沒要旨，教化沒有遺漏之處，聰明智慧無所不通，不會比異域來的佛經遜色。有位黑學道士感到這種説法淺陋而不合情理，説是不照亮陰曹地府的道路，不觸及輪回轉世的來生，即使尚能虛心探討，但不可能查實這些虛事，比不上西域佛經的深奥啊。由於這樣，白學先生訪問黑學先生詢問比不上的原因。

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群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豪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泰山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

白學先生説：“釋迦牟尼所議論的空，與老子所講的空，有沒有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黑學先生説：“完全不同。釋迦牟尼把虛幻不實的事物稱爲空，所以空和物可以合二爲一。老子將有無作爲兩方，空和有是不一樣的。兩家的見解怎麽能相同呢?”白學先生説：“釋迦牟尼認爲物即是空。事物當真是空的嗎?”黑學先生説：“是的。空而又空，就同空沒有兩樣。”白學先生説：“天地人三儀在宇宙中廣遠綿長，萬物在天地之間充滿生機，哪一個是空的呢?”黑學先生説：“空乃是它自身本性的有，不妨害因緣、假有的本體。現在用各種木材架屋，説不清用於内堂卧室是

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爲誤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 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僞，愛欲之感，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口乘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愒蔭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絶於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咏，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奥，故不舉以爲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爲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於榮禄，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關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群生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

哪些木材，一根小苗積久而成爲合抱的大樹，不可能變成檀木的本體；有生命東西的變化不會有片刻停留，泰山瞧不起處於驚恐狀態下的穩定；興亡盛衰并無常軌，塵世因緣没有主宰，把空之所在説成性和理，將事和用作爲詰難的依據，我認爲錯了。”白學先生説：“所説的是擺脱世俗認識的實相。空，難道就像這樣嗎?”黑學先生説：“不錯。”白學先生説：“虛浮變化的道理，交替出現在眼前；目睹耳聞的都是相同的嗎? 理解它的可以登上佛祖成道的場所，器重它的藉此輕視其他學説，實在看不出有什麽深奥。”黑學先生説：“這種道理好像很淺近，研究起來其實很深遠。情感所看重的是虛，事實所着眼的是實。如今虛空那些本身實在的東西，分開那些表面虛假的現象，愛戀欲念的煩惱，不得不去除。愛戀欲念去除仍不能登上佛祖成道的場所，我不清楚相互印證的原因是什麽。”白學先生説：“如果劈開一株小小的空心樹，它没有緑傘垂蔭的茂密枝葉，但附離别的木材裝飾空屋，并不損害高大華美的風采。明瞭歲月無常都處在生滅成壞之中，可以增强其暮年的情感，陳説似乎失之偏頗的遭遇，能滋長其專心争逐時日的思慮。貝錦以它多姿多態的貝形花紋熠熠生輝，用不同調味品配製的羹湯因加入鹽和酸梅而味美。齊侯追求上古時爽鳩氏的音樂，燕王缺少益壽延年的方法，恐怕陰陽和合的争辯，脆弱不堪的教義，正足以迷戀他們嗜好的欲望，無法傾注他們偏愛追逐的煩惱。”黑學先生説：“這對中原地區來説本來就没有這種理論，《三墳》《五典》這些古書是比不上的。”白學先生説：“山很高峻，可是用低卑的文辭描述；水邊大樹僅有短小的歌詞咏唱，舟行深溝之中火種流傳可以前後相繼，‘堅白同異’這種高深命題能在市肆中談論，中原大地學派林立充滿生機，没有深奥周密的理論，

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罔纖介之異，勤誠者不睹善救之貌，篤學者弗剋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咨嗟金剛之固，安覿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説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敕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吝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粗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糜費之道，單

故而不能推舉作爲教義的根基罷了。你本來是摒棄情欲和憂患，虚心研究道學，根據事實進行分析，更好像是易如反掌吧。”黑學先生説：“周公、孔子創導的教義，衹能涉及人的今生今世，看不到來世無窮無盡的因緣，積累善行不過使其子孫得到福祐，聚積罪惡不過是受到牽連的懲罰，得到的報答僅限於榮華富貴，受到的懲罰最多衹是貧困潦倒，耳聞目睹之外，暗昧而一無所知，實在是可悲啊。釋迦牟尼的教義則涉及没有窮盡的事業，克服重重關隘的險阻，陶冶内心的思慮，使宇宙之大也不足以充滿他的光輝，安排慈愛的救助，芸芸衆生受不盡他的感化，叙述地獄的恐怖，使百姓害怕犯那些罪行，描繪天堂的美景，使萬物歡慶那裏的幸福，指出涅槃的境界可作爲永久的歸宿，憑藉身具一切佛法可以游覽遠方，神通變化并無不周全的地方，神靈雨露没有不深入到各處，先知先覺者盤旋飛翔於上古時代，後知後覺者即使騰空飛舉也無法傳於後世；局限於廢井之内，怎能識别學識淵博之人呢？”白學先生説：“真的能誇大其辭啊。如今驗證神靈光輝却找不到一寸光亮，檢驗神靈變化并没有絲毫不同，勤儉忠誠的人看不見善於助人的容儀，虔心修行的人得不到限期凌空飛升的實惠，徒稱無量之壽，誰見過多少百歲以上的老人？衹能嘆惜金剛石的堅硬，何時能見到永不腐朽的本體。如果於事實不符，應當探求他們創立教義的主旨，留下他們所傳遞的學説。再説依靠天堂來勸人從善，比不上信服大義來履行大道；依靠怕入地獄來整飭自己言行，這同順從理性來端正思想比一比哪個更好。通過求神拜佛的宗教儀式來尋求免罪，不是出於恭順敬肅的心意，做一件善事却要求得到百倍的報償，并没有戰勝貪鄙之心。贊美涅槃的極樂世界，就會産生沉溺安逸的憂慮，贊揚身具一切佛法的妙相尊嚴，

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游本於仁義，盗跖資於五善，聖迹之敝，豈有内外。且黄、老之家，符章之僞，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迹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爲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爲其然。爲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説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暗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兑。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

啓發好奇的心情，眼前的欲念尚未消失，遠處的利欲又不斷興起，雖然説菩薩没有欲念，可是芸芸衆生本來是有各種欲望的啊。正當救助窮困破敗交加的百姓，長期放開利益競争風氣之際，要澄清傳説中諸神返回佛法正道，難道可以辦得到嗎?”黑學先生説：“不是這樣的。如果不指明來世美好的欲望，憑什麽來比較他們當世的困惑失落。物質情欲不可能立刻滿足，所以用日積月累的願望加以誘導。去除這種眼前頃刻之利，招致那些未來無窮之福，如果春天不去勤奮耕作，秋天豐收何時可待。坐井觀天，而想平息各種各樣思慮意願的，衹能長久沉淪在九泉之下了。”白學先生説：“奇談怪論啊！爲什麽專心致志的東西這麽背離常軌。道在於無欲無求，而帶着欲望去求道，就好比走向遥遠的北方而希望到達漢水之濱的郢都，向西征討希望占領嶺南的越郡，正像長久迷戀在陰暗的地下都市，永遠錯誤地滯留在愚昧的深谷。路遠迢迢的閩、楚地方，難道可以看得到嗎? 所謂日積月累，講的是欲念每天有所減少。應當先抛棄那些輕的，然後忘却那些重的，使名利欲念每天去除，敦厚純正的思想自然會産生罷了。難道能够以少求多，用粗俗换取精妙，瞬息之間，没有利不爲所動，利欲激蕩之處，難道還有極限嗎。於是丹砂和青雘調色炫耀嫵媚多彩的眼睛，大興土木誇耀喜愛壯觀的心情，興起奢靡揮霍的風氣，耗盡九服之内的財富，建樹毫無實用的事業，捨棄廣大百姓的迫切願望，導致各項建設計劃，成爲培植私利的權謀，勉力從事教化的事業，結成朋黨的勢力，守志不渝用來求取勵精圖治的名聲，護持佛法用作顯示誠惶誠恐的心情，可悲啊。大道可要寄托在何處呢? 由此可見周公、孔子注重敦化風俗，不涉及耳聞目睹之外，老子、莊周培育風氣，嚴謹守護天性罷了。”黑學先生説：“游俠、游説、

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教并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

游行三游的根基出於仁義，盗跖的禀賦在於五種善行，聖人業績的破敗，難道有内外之分。况且黄帝、老子學派，符命讖緯的虚假，祭水巫師的誑語，多得無法計算。你對那些現象安然不覺，對這些却又驚駭萬分，可入濁水嬉玩，遇到清水池就避開罷了。”白學先生説：“有業績不能避免破敗，有巫術不能没有虚假，這就是聖人受到束縛的原因。如今惋惜的是制定法令的出於貪心，於是成爲風氣，不去糾正它的弊端，反而自以爲高明罷了。至於邪惡不正的人，世代本是淺近之輩，源流一向被人輕視，本來不值得一談。”黑學先生説：“釋迦牟尼的教義，專門糾正邊境地區民族的風氣，對華夏地區就一無所取嗎?”白學先生説：“爲什麽是那樣。這樣做是開始，應當心懷延續的事業，愛惜物類去除殺戒，還要實施周濟衆人，排除雜念抛棄榮華富貴的心願，菩薩布施廣爲救濟的想法，仁義是道的本源，用什麽超過它。可惜的是幽深的旨意不能明亮，深受不良風氣的拖累罷了。”黑學先生説：“你對善的論説恐怕是相同的了，熟悉的事情在一生中能做完嗎?”白學先生説：“陰曹地府的這些道理，本來不能作爲人世各種事情的準則了。周公、孔子對此懷疑但不加辯説，釋迦牟尼進行辯説可是没有事實證明，應當廢棄那些明顯晦澀的痕迹，保存那些需要的主旨。請讓我説明一下。用仁義來引導衆生的原因，是信服道理使之順從教化，用勸勉告誡來帶領他們的原因，是遵循利益使之去惡向善。所以甜美的辭藻對有欲念的人能興致勃勃，但對領悟道理的人就會無動於衷；平實的説理對天資穎悟善於理解的人就能奉行，對貪婪虚僞的人就會味同嚼蠟。所以指出來生來世的原因，爲了遮掩理曲情虚，道、佛兩家不得已而爲之；閉口不提陰暗地府的原因，是周公、孔子要停止鬼神符命的説教。從這方面來論説，

講解這些教義的不一定看得很遠，懂得這些教義的不一定有所收益，不懂得這些教義的不一定有什麽損失，衹要懂得六種從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的途徑，是同佛教華嚴宗五個流派并行，信服順從與慈悲爲懷一同建立罷了。道路不同但目標一致，是不能墨守那種車輪剛啓動時的軌迹。"

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凑，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遥篇》、文論，傳於世。

這篇論文在世上流傳。思想陳腐的僧人説他是貶低釋迦牟尼，打算加以排斥。太祖看到論文很是贊賞，元嘉年間，就請他參與機要，朝廷大事，都請他參加議論。賓客像車輻集中於軸心那樣聚集到他家，門前經常有幾十輛車停留，四方贈送的財物接連不絶，權勢傾倒一時。曾經注釋《孝經》和《莊子·逍遥篇》、文論，流傳在世上。

又有慧嚴、慧議道人，并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鬬場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鬬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又有慧嚴、慧議道人，同時住在東安寺，學識品行精湛嚴整，被道家俗家一致推崇。當時鬬場寺裏多半是禪僧，京師的人對此有這樣的説法："鬬場寺爲禪僧窟，東安道人談義林。"

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多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內學。

世祖大明四年，在中興寺設置齋飯。有一位怪異的僧人，大家都不認識，問他名字，回答説叫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又不見其人。天下没有這所寺院名稱，於是改中興寺名爲天安寺。大明年間，外國沙門僧摩訶衍堅苦卓絶守志不渝，精通教義，在京城出了多部新經，其中《勝鬘經》尤其注重内學。

東夷

高句驪國

東夷高句驪國，今治漢之遼東郡。高句驪王高璉，晋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踐阼，詔曰："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映，并執義海外，遠修貢職。惟新告始，宜荷國休，璉可征東大將軍，映可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

東夷高句驪國，現在統轄漢代遼東郡的地區。高句驪王高璉，在晋安帝義熙九年，派遣長史高翼奉上奏表并獻上赭白兩色馬。封高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登基，下詔書説："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璉，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餘映，一同在海外主持正義，路途遥遠能遵守向朝廷進貢的職責。正當我登基改正朔之際，理應同享喜慶。高璉可以封征東大將軍，餘映可以封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王、公的封號同

王、公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曰：“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既彰，款誠亦著，逾遼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踪，思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稱朕意焉。”

以前一樣。”三年，加封高璉爲散騎常侍，加封都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高璉派遣長史馬婁等人進宮呈獻土産物品，派遣使者慰勞他們，說：“皇帝問候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繼承軍職東面臣服，遵守法度常有勞績，仁惠既已彰明，忠誠也很顯著，跨遼河越大海，向本朝納表進貢。永遠懷念祖先的業迹，考慮將遺留的恩澤遍及各地。現在派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人，傳布宣意并加慰勞。定要使政事安康賢明，永遠使功業興盛，顯揚以往的任命，符合我的意願啊。”

先是，鮮卑慕容寶治中山，爲索虜所破，東走黄龍。義熙初，寶弟熙爲其下馮跋所殺，跋自立爲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黄龍城，故謂之黄龍國。跋死，子弘立，屢爲索虜所攻，不能下。太祖世，每歲遣使獻方物。元嘉十二年，賜加除授。十五年，復爲索虜所攻，弘敗走，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驪料理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等，生禽漱，殺高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

先前，鮮卑人慕容寶統治中山，被北方敵人攻破，向東逃到黄龍城。義熙初年，慕容寶的弟弟慕容熙被他的部屬馮跋殺害，馮跋自立爲首領，自稱燕王，因爲他的治所在黄龍城，所以叫做黄龍國。馮跋去世，兒子馮弘繼位，多次遭到北方敵人攻打，没有被攻破。太祖在世時，每年派遣使臣呈獻土産。元嘉十二年，封賜他官職。十五年，再次遭到北方敵人攻打，馮弘敗逃，逃到高句驪國北豐城，上奏表請求迎接他。太祖派遣使者王白駒、趙次興迎接他進城，并命令高句驪國安排食宿和出資遣送，高璉不希望讓馮弘南下，就派將領孫漱、高仇等人襲擊并把他們殺害。王白駒等人就率領所部七千餘人突然討伐孫漱等人，活捉孫漱，殺死高仇等二人。高璉因爲王白駒等擅自殺人，把他們拘禁并派使臣遣送到本朝，皇上鑒於高句驪是邊遠國家，不打算違背他們的意願，就把王白駒等人關進監獄，不久被赦免。

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八百匹。世祖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三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作藩海外，誠係本朝，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猷。宜加

高璉每年都派遣使者前來。十六年，太祖打算北伐，詔令高璉送來馬匹，高璉就獻上八百匹馬。世祖孝建二年，高璉派遣長史董騰奉上奏表慰問國哀禮節周全，并呈獻土産。大明三年，又呈獻肅慎氏用楛木做的箭杆和石製箭鏃。七年，詔書說：“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璉，世代忠義，在海外作爲藩國，忠誠於本朝，立志剪除殘存的險惡，通譯邊遠地區的各種語言，完

褒進，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

成傳布本朝的政策。應當加以褒獎晋封，以表彰完美的節操。可以封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爵位同以前一樣。”太宗泰始、後廢帝元徽年間，進貢没有停止。

百濟國

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晋平郡晋平縣。

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高祖踐阼，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太祖詔之曰：“皇帝問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累葉忠順，越海效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既彰，厥懷赤款，浮桴驪水，獻賝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東服，勉勖所莅，無墜前踪。今遣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稱朕意。”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與之。毗死，子慶代立。世祖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二年，慶遣使上表曰：“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并聽賜除。”仍以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爲冠軍將軍。以行征虜將軍左賢王餘昆、行征虜將軍餘暈并爲征虜將軍。以行輔國將軍餘都、餘乂并爲輔國將軍。以行龍驤將軍沐衿、餘爵并爲龍驤將軍。以行寧朔將軍餘流、麋貴并爲寧朔將

百濟國，本來同高句驪國都在遼東郡以東一千餘里，以後高句驪國侵奪占有遼東郡，百濟國侵奪占有遼西郡。百濟國的治所，叫做晋平郡晋平縣。

義熙十二年，封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高祖登基，進封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餘映派遣長史張威到宫廷進貢呈獻物品。元嘉二年，太祖下詔書説：“皇帝問候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世代忠信順服，跨越大海忠誠朝廷，在邊遠地區繼承軍職，昌明祖先基業，仰慕大義已經彰明，胸懷赤誠之心，乘坐小筏渡過驪水，呈獻珍寶送上禮物，繼位承擔一方重任，作爲藩屏安定東部邊境，嘉勉你繼位視事，不要失去先輩的業績。現在派遣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人傳達旨意進行慰勞，以符合我的心意。”從此以後每年都派遣使臣奉上奏表，呈獻土産。七年，百濟王餘毗又遵循進貢職責，就將餘映的爵位封號授予他。二十七年，餘毗上書并呈獻土産，私下暫署臺使馮野夫爲西河太守，上奏表要求給他《易林》、《式占》和腰弩，太祖一起送給他。餘毗去世，兒子餘慶取代。世祖大明元年，派遣使臣請求授予封號官爵，下詔書答應。二年，餘慶派遣使臣上奏表説：“我的國家世世代代，出乎意料地受到特殊的恩寵，文臣武將各級輔臣，世代得到朝廷爵位。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誠勤勞應當加以顯貴的進封，希望哀憐垂聽，并能聽取下情賜予官職。”依照他的奏請封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爲冠軍將軍；行征虜將軍左賢王餘昆、行征虜將軍餘暈同爲征虜將軍；行輔國將軍餘都、餘乂同爲輔國將軍；行龍驤將軍沐衿、餘爵同爲龍驤將軍；行寧朔將軍餘流、麋貴同爲寧朔

軍。以行建武將軍于西、餘婁并爲建武將軍。太宗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

將軍；行建武將軍于西、餘婁同爲建武將軍。太宗泰始七年，又派遣使臣進貢獻物。

倭國

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并聽。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倭國在高句驪國東南方向的大海中，世代遵循進貢職守。高祖永初二年，詔書說："倭讚萬里之外遵循進貢職守，遠方藩國效誠應加彰明，可以賜予官爵。"太祖元嘉二年，倭讚又派遣司馬曹達奉上奏表呈獻土産。倭讚去世，弟倭珍繼位，派遣使臣進貢。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上奏表請求正式封號，詔令授予安東將軍、倭國王。倭珍又請求正式授予倭隋等十三人爲平西將軍、征虜將軍、冠軍將軍、輔國將軍的封號，下詔令一概聽從。二十年，倭國王倭濟派遣使臣奉上奏表貢物，再次封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封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封號同以前一樣。同時封奏表所列二十三人的軍、郡官。倭濟去世，世子倭興派遣使臣進貢。世祖大明六年，下詔書說："倭王世子倭興，一代接一代滿懷忠誠，在海外作爲藩屏，領受教化安寧國境，恭敬地遵循進貢職守。新近嗣繼邊區基業，應當授予官爵封號。可封安東將軍、倭國王。"倭興去世，弟倭武登位，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

順帝昇明二年，派遣使臣上奏表說："封國偏僻遥遠，在海外作爲藩屏，自昔日祖先，身穿甲冑，跋山涉水，没有片刻空閑和安寧。向東征討毛人等五十五國，向西臣服衆夷六十六國，渡海平定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和安泰，疆土擴充遠處方圓千里，世代朝覲皇帝，一年都没有失誤。我雖然是下愚之人，慚愧地繼承先人世業，驅使統率的部衆，讓天涯海角都能歸化崇敬朝廷，曾路經百濟國，整治船舶，可是高句驪國暴虐無道，妄圖吞并，掠取搶劫邊境之人爲奴隸，殺人搶劫不停，因而往往導致我部隊停滯不前，失去極好的聲勢。雖然説是開路，有時暢通有時

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强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停止。我的先父倭濟對仇敵確實忿恨，堵塞它通向四周的道路，統領百萬大軍，義正嚴辭人人激動，正打算大舉進攻，忽然喪失父兄，使即將完成的功業，不能獲得絲毫收獲。身處居喪期間，不能妄動兵甲，所以偃旗息鼓没有取勝。到現在打算整頓軍備訓練士兵，重申父兄的遺願，義俠之人勇猛之士，文臣武將效力建功，即使白刃在眼前，也是毫不顧及。如果得到皇帝恩德庇護，挫敗這一强勁敵人，平定一方災難，不能放棄前人的功業。我自代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官員都以代理職務任命，以勉勵他們的忠誠節操。”下詔書封倭武爲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蠻

荆雍州蠻

荆、雍州蠻，槃瓠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世祖初，罷南蠻并大府，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户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結黨連群，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盗賊，種類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謂之五谿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民患。

荆州、雍州蠻，是槃瓠的後代。分别建立部落，分布在各個郡縣。荆州設置南蠻校尉、雍州設置寧蠻校尉來統領他們。世祖初年，撤銷南蠻校尉并入大府，但寧蠻校尉同以前一樣。凡是歸順的蠻民，每一户繳納幾斛糧食，没有其他的雜税，可是受宋朝官府管轄的百姓賦税徭役太多，貧困的百姓無法負擔，大都逃亡到蠻民居住地區。蠻族區没有徭役負擔，强宗大族連官府税收也不繳，成群結黨，動不動就聚集幾百幾千人，州郡地方官勢單力弱，蠻民就起事成爲盗賊，各種名稱很多，户口人數無法知道。蠻民居住的地方多半在深谷險嶺，居住在武陵郡的有雄谿蠻、樠谿蠻、辰谿蠻、酉谿蠻、舞谿蠻，號稱爲五谿蠻。而居住在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這些郡的蠻民，居住的地方都在深山，險阻重重，很少有人前往。自前朝以來，常常成爲當地百姓的禍害。

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太祖元嘉六年，建平蠻張雍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絶。天門漊中令宗矯之徭賦過重，

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首領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到朝廷呈獻貢品。太祖元嘉六年，建平蠻張雍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一同到朝廷呈獻貢品和覲見。從那以後沔中蠻大規模變亂，商旅行人幾乎斷絶。天門郡漊中縣縣令宗矯之所徵賦税徭役太重，蠻民無法

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漊中，虜略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獲生口五百餘人，免矯之官。二十四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

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及世祖出爲雍州，群蠻斷道，擊大破之。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殄，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抄涅陽縣，南陽太守朱曇韶遣軍討之，失利，殺傷三百餘人，曇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湼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説之曰："頃威懷所被，覃自遐遠，順化者寵禄，逆命者無遺，此亦爾所知也。聖朝今普天肆眚，許以自新，便宜各還舊居，安堵復業，改過革心，於是乎始。"先是，蠻帥魯奴子擄龍山，屢爲邊患。魯軌在長社，奴子歸之，軌言於虜主，以爲四山王。軌子爽歸國，奴子亦求内附，隨王誕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剋之，又圍升錢、柏義諸柴，蠻悉力距戰。軍以具裝馬夾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獲生蠻千口，牛馬八十頭。

世祖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荆州刺史朱脩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荆州爲之虚敝。

生存。十八年，蠻民田向求等人做了盜寇，攻破漊中縣，搶奪百姓財物。荆州刺史衡陽王劉義季派遣行參軍曹孫念率兵討伐并打敗他們，活捉五百餘人，免去宗矯之官。二十四年，南郡臨沮縣當陽蠻反叛，捆縛臨沮縣縣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派遣中兵參軍王諶討伐并打敗他們。

先前，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於安撫蠻族各部落，過去没有歸附官府的，没有不歸順服從的，都引導他們出山定居平原，大多數沿着沔水居住。等到劉道產亡故，蠻民又反叛。到世祖出任雍州刺史，蠻族各部落截斷道路，官軍迎擊并大敗他們。州長官派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伐蠻族，所到之處叛亂全部平定，事情記載在《沈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進犯擄掠涅陽縣，南陽太守朱曇韶派軍隊討伐，戰事失利，被殺傷三百餘人，朱曇韶又派二千人增援，蠻民纔四散奔逃。這一年，湼水地區蠻族各部落憑藉地勢險要成爲寇盜，雍州刺史隨王劉誕派使者對他們游説："近日剿撫并舉恩威兼施，遍及邊遠地區，順從王化的得到恩寵爵禄，違抗天命者將會鷄犬不留，這也是你們知道的。聖朝如今寬赦有罪的人，允許自新，理應見機行事各自回鄉居住，安居樂業，洗心革面，就從現在開始。"先前，蠻族統帥魯奴子擄掠龍山，常成爲邊患。魯軌住在長社，魯奴子向他歸順。魯軌就向首領進言，魯奴子被封爲四山王。魯軌之子魯爽歸順朝廷，魯奴子也請求歸附。隨王劉誕又派兵討伐沔北蠻族各部落，攻打濁山、如口、蜀松三寨，攻占該地，又包圍升錢、柏義等寨，蠻民奮力抗擊，官兵戰馬披上馬甲左右射箭，大破蠻兵，斬首二百級，活捉生蠻民一千人，牛馬八十頭。

世祖大明年間，建平蠻向光侯凶暴搶掠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荆州刺史朱脩之派軍隊討伐，向光侯逃到清江郡。清江郡距離巴東郡一千餘里。當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民進行搶掠，各郡百姓流亡逃散，百人留不下一人，在太宗、順帝在位時尤爲嚴重，雖然派兵討伐，始終不能禁絶，荆州地區因此空虚荒蕪。

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荔令晏珍之；臨賀蠻反，殺開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冲之討之，獲少費多，抵罪。

大明年間，桂陽蠻反叛，殺死荔縣縣令晏珍之；臨賀蠻反叛，殺死開建縣縣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冲之討伐他們，但收效少而耗費多，受到應有的處罰。

豫州蠻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并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并深岨，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

豫州蠻，是廩君的後代。盤瓠和廩君的事迹，一同在前史中記載。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就稱爲五水蠻，居住之處都是有大石的深山，部落强悍勢盛，歷代都成爲盜賊。北面連接淮河、汝河，向南到達長江、漢水，方圓有數千里。

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并其家口。二十九年，新蔡蠻二千餘人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爲寇盜。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荆、雍、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人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小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黑石、安陽二人送詣玄謨，世祖使於壽陽斬之。

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害南川縣縣令劉臺和他全家老小。二十九年，新蔡蠻二千餘人攻破大雷戍，搶走公私船舶，全部駛入湖中。有個逃亡在外改名换姓叫司馬黑石的住在蠻族中，同他們一起做盜賊。太祖派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統率江州、荆州、雍州、豫州的軍隊進行討伐。世祖大明四年，又派遣沈慶之討伐西陽蠻，大獲全勝而返。司馬黑石有三個同黨，其中一人名智，黑石號稱“太公”，是出謀劃策的人；一人名安陽，號稱譙王；一人名續之，號稱梁王。蠻民文小羅等討伐并活捉續之，被蠻民世財奪走，文小羅等人率部衆斬殺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派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蠻族各部落，派他們把逃亡在外的人縛送官府，蠻民就抓到智黑石、安陽二人送給王玄謨，世祖命令在壽陽斬殺。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龍驤將軍、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財陽城縣王，食邑三千户，益之徵爲虎賁中郎將，將軍如故。順帝昇明初，又轉射聲校尉、冠軍將軍。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爲輔國將軍、武騎常侍。晋熙

太守即位之初，四方反叛，等到南賊在鵲尾渚失敗，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人起義攻打郢州，攻克該地。授田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在蠻民地區建立宋安、光城二郡，任命田義之爲宋安太守，田光興爲龍驤將軍、光城太守。封田益之爲邊城縣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財爲陽城縣王，食邑三千户，田益之徵召爲虎賁中郎將，將軍封號同以前一樣。順帝昇明初年，又轉爲射聲校尉、冠軍將軍。成邪財去世，子成婆思世襲爵位，任命爲輔國將軍、武騎常侍。晋熙蠻梅式生也起義，斬殺晋熙太守閻湛之、晋安王劉子勛的典籤沈

蠻梅式生亦起義，斬晋熙太守閻湛之、晋安王子勛典籤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統牛崗、下柴二村三十户。

光祖，就封梅式生爲高山侯，食邑是所管轄的牛崗、下柴兩村共三十户。

史臣曰：漢世西譯遐通，兼途累萬，跨頭痛之山，越繩度之險，生行死徑，身往魂歸。晋氏南移，河、隴夐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斷。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别類殊，山琛水寶，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未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棘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岨，充積畿甸，咫尺華氓，易興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摇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蕩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耋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奂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史臣曰：漢代能翻譯西域語言而通向遠方，路程以萬里計數，跨過頭痛山，用繩索牽引攀越險要，常常活着出發死於途中，身體前往魂魄歸來。晋代政權移到南方，河西走廊、隴山以西地區隔在遠方，戎夷民族阻塞道路，中斷通向疆域以外的聯係。像那些大秦國、天竺國，遠在西海之外，兩漢驅使到邊境服役的人，對這條路感到特别艱險，故而商人販運貨物，有時從交州出發，泛舟大海越過波濤，憑藉風力到達遠方。加上高山深溝重叠交錯，土著百姓并不相同，各種名號怪異特殊，種族部落千差萬别，山中珍奇水中寶貝，都從這裏出産，如通天犀角、翠色鳥羽的珍奇，靈蛇珠、火浣布的怪異，千種名目萬種品類，普天之下的國君都存在不滿足的心意，所以舟船絡繹不絶，商人使者連接於路。太祖因爲南方寶物不來，就命令軍隊遠征，泉浦一戰大捷，威震海外，講不出名稱的各種寶物，充入宫廷和官府之内。由於四夷勢力很盛，自古以來成爲深重災禍，蠻族、棘人更是紛繁，種族衆多尤爲繁雜，依據深溝傍靠石山，方圓千里之内積儲糧食，與華夏百姓近在咫尺，容易興兵作亂而且狡詐狠毒，搶掠財物占據土地，隨着歲月流逝騷擾滋事越來越嚴重。自元嘉中期，攻擊掠奪作惡更加猖狂，於是盤踞幾個州，擾亂地方動摇國本。由於這樣朝廷命令將領出兵，放手進行征討殺伐，從長江、漢水以北，廬江以南，搜索山嶺掃蕩深谷，窮兵黷武，用繩索捆住脖頸囚禁的俘虜，可以用數百萬計算。從年幼孩童到脱盡牙齒的老人，逮捕審訊没有遺漏，將帥士兵發泄好殺的憤恨，兵器極盡製造人間酸痛悲慘的作用，雖然説是積怨太深，作爲報復也太過分了。張奂説過這樣的話："流血於野外，傷了平和之心必然導致災禍。"這確實是仁人的忠言啊。

宋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氐　胡

略陽清水氐楊氏

略陽清水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絶，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强盛，晋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令狐氏子爲子，名戊搜。晋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納撫接，欲去者則衛護資遣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時南陽王保在上邽，又以戊搜子難敵爲征南將軍。建興五年，戊搜卒，難敵襲位。與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難敵，與堅頭俱奔晋壽，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

略陽郡清水縣氐族楊氏，從秦、漢以來，世代居住在隴右，是當地豪族。漢獻帝建安年間，有叫楊騰的人，成爲部落大帥。楊騰的兒子楊駒，勇猛剛健，足智多謀，開始遷徙到仇池山。仇池山地區方圓百頃，因此用百頃爲地名，四面地勢險峭，高處平地方圓二十餘里，羊腸小道盤曲迂迴，旋轉之處有三十六個。山上有豐富的泉水，泥土可以煮熬成鹽。楊駒的後代有個名叫楊千萬的，三國魏授予他百頃氐王。楊千萬的後代名叫楊飛龍，勢力逐漸强盛，晋武帝暫署爲征西將軍，他回到略陽居住。没有兒子，收養外甥令狐氏的兒子爲養子，名叫戊搜。晋惠帝元康六年，爲躲避齊萬年作亂，他率領部落四千餘家，返回仇池山保衛百頃，自立封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地區人士逃亡流離的多半依附他，戊搜接納撫慰，想離開的就派人護衛并出資遣送他們。愍帝任命他爲驃騎將軍、左賢王。這時，南陽王司馬保在上邽縣，又任命楊戊搜之子楊難敵爲征南將軍。建興五年，楊戊搜死，楊難敵繼承父職，與楊堅頭分别掌管部曲，楊難敵號稱左賢王，屯駐下辯縣，楊堅頭號稱右賢王，屯駐河池縣。元帝太興四年，劉曜攻打楊難敵，楊難敵與楊堅頭一起奔逃到晋壽縣，向李雄臣服，劉曜退兵，他們重新回到仇池山。

成帝咸和九年，難敵卒，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辯公。以堅頭子槃爲使持節、

成帝咸和九年，楊難敵死，他的兒子楊毅繼位，自稱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辯公。楊堅頭的兒子楊槃稱作使持節、冠軍將軍、

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咸康元年，遣使稱蕃於晉，以毅爲征南，槃征東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虎。後遣使稱蕃於穆帝。永和三年，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初子國爲鎮東將軍、武都太守。十年，改封初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式王及宋奴，復自立。征西將軍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國子安爲振威將軍、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父楊俊復殺國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歸順。升平三年，以俊爲平西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俊卒，子世立，復以爲冠軍將軍、平羌校尉、武都太守、仇池公。海西公太和三年，遷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以世弟統爲寧東將軍、武都太守。五年，世卒，統廢世子纂自立。纂一名德，聚黨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陳，復以纂爲平羌校尉、秦州刺史、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纂後爲楊安所殺。

右賢王、河池公。咸康元年，派遣使臣向東晋稱爲藩臣，東晋任命楊毅爲征南將軍，楊槃爲征東將軍。三年，楊毅同族兄長楊初襲擊楊毅并將他殺死，兼并他的部衆，自立爲仇池公，向石虎臣服。後來又派遣使臣向穆帝稱藩。永和三年，東晋任命楊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楊初的兒子楊國爲鎮東將軍、武都太守。十年，又改封楊初爲天水公。十一年，楊毅最小的弟弟宋奴指使姑母的兒子梁式王，趁值班侍衛的機會，手持兵刃殺死楊初，楊初的兒子楊國率領左右侍衛誅殺梁式王和宋奴，重新自立爲首領。征西將軍桓溫上奏表任命楊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楊國的兒子楊安爲振威將軍、武都太守。十二年，楊國的叔父楊俊又殺死楊國自立爲首領，楊安投奔苻生，楊俊派遣使臣歸順。升平三年，東晋任命楊俊爲平西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楊俊死，他的兒子楊世繼位，又任命他爲冠軍將軍、平羌校尉、武都太守、仇池公。海西公太和三年，升任爲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任命楊世的弟弟楊統爲寧東將軍、武都太守。五年，楊世死，楊統廢黜楊世的兒子楊纂自立爲首領。楊纂又名楊德，聚集同黨殺死楊統，派遣使者到簡文帝處陳説經過，東晋再次任命楊纂爲平羌校尉、秦州刺史、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堅派楊安、苻雅等征討楊纂并攻占他的地區，遷徙那裏的百姓到關中，使百頃地區空無人烟。楊纂後來被楊安殺害。

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奔逃關中，苻堅以佛奴爲右將軍，佛狗爲撫夷護軍。後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爲尚書、領軍將軍。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乃將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晋，得千餘家，自號龍驤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稱蕃於晋孝武帝，孝武帝即以其自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

楊宋奴死後，兩個兒子佛奴、佛狗逃亡到關中，苻堅任命楊佛奴爲右將軍，楊佛狗爲撫夷護軍。後來又將女兒嫁給楊佛奴的兒子楊定，任命楊定爲尚書、領軍將軍。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堅在淮南兵敗，關中地區發生動亂，楊定竭盡全力侍奉苻堅。苻堅死，楊定就帶領全家逃奔隴右，遷徙治所到歷城，歷城在西縣境内，距離仇池山一百二十里。在百頃築倉儲糧。他招撫會集邊境各民族和晋朝的流民，得到一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向東晋孝武帝稱藩臣，孝武帝當即用他自立的封號暫署官職。楊

都之上禄爲仇池郡，見許。十五年，又以定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定已自署征西將軍。又進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校尉、刺史如故。其年，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號隴西王。至十九年，攻隴西虜乞佛乾歸，定軍敗見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爲監國，守仇池，襲位，自號使持節、征西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謚定爲武王。分諸四山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安帝隆安三年，遣使稱蕃，奉獻方物。安帝以盛爲輔國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元興三年，桓玄輔晋，進盛平北將軍、凉州刺史、西戎校尉。義熙元年，姚興伐盛，盛懼，遣子難當爲質。興遣將王敏攻城，因梁州别駕吕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瀘口，敏退。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益州刺史毛璩討桓玄所置梁州刺史桓希，敗走，漢中空虚，盛遣兄子平南將軍撫守漢中。三年，又假盛使持節、北秦州刺史。盛又遣將苻宣行梁州刺史代撫。九年，梁州刺史索邈鎮南城，宣乃還。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爲武都王世子，加號前將軍，難當爲冠軍將軍，撫爲安南將軍。盛嗣位三十年，太祖元嘉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二，私謚曰惠文王。

定請求分割天水郡的西縣、武都郡的上禄縣建立仇池郡，被批准。十五年，東晋又任命楊定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楊定已署封自己爲征西將軍。東晋又進封他爲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校尉、刺史的官職同前。那一年，楊定出兵平定天水、略陽郡，於是占有秦州地區，自稱隴西王。到十九年，攻打隴西虜乞佛乾歸，楊定兵敗被殺。他没有兒子，由楊佛狗的兒子楊盛先擔任監國，守衛仇池山，後來就繼位，自稱使持節、征西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上楊定的謚號爲武王。將四山的氐族、羌族各個部落劃分爲二十部護軍，各自擔任鎮戍職責，不再設置郡縣。安帝隆安三年，派遣使臣向東晋稱藩臣，獻上當地土産。安帝任命楊盛爲輔國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元興三年，桓玄匡輔東晋，進封楊盛爲平北將軍、凉州刺史、西戎校尉。義熙元年，姚興討伐楊盛，楊盛懼怕，遣送兒子楊難當去做人質。姚興派遣將領王敏攻城，於是梁州别駕吕瑩向楊盛求救，楊盛派兵進駐瀘口，王敏退兵。東晋任命楊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這時，益州刺史毛璩討伐桓玄任命的梁州刺史桓希，桓希敗退，漢中地區空虚，楊盛派遣兄長之子平南將軍楊撫駐守漢中。三年，東晋又暫署楊盛使持節、北秦州刺史。楊盛又派遣將領苻宣爲行梁州刺史，替代楊撫。九年，梁州刺史索邈鎮守南城，苻宣就返回。宋高祖即位，進封楊盛爲車騎大將軍，加侍中銜。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任命楊盛長子楊玄爲武都王世子，加封號前將軍，楊難當爲冠軍將軍，楊撫爲安南將軍。楊盛繼位共三十年，太祖元嘉二年六月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親屬私自定謚號叫惠文王。

玄字黄眉，自號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善待士，爲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智略，玄不能容，三年，因其子殺人，

楊玄字黄眉，自立封號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然是宋朝藩臣，還是尊奉東晋義熙年號。他善於接待士人，被流落到當地的人、舊部所懷念。安南將軍楊撫有文才武略，楊玄不能容納，三年，藉口楊撫的兒子殺

并誅之。太祖即以玄爲使持節、征西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爲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追贈盛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六年六月，玄卒，私謚曰孝昭王。

人，將他一齊誅殺。太祖當即任命楊玄爲使持節、征西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於是楊玄就改掉東晋義熙的年號，尊奉元嘉作爲正朔。先前，楊盛曾對楊玄説："我已經年老，應當作爲晋朝的臣子，你應當很好侍奉宋朝皇帝。"所以楊玄尊奉宋朝。追贈楊盛爲驃騎大將軍，其餘官職同前。六年六月，楊玄去世，親屬私自給謚號叫孝昭王。

弟難當廢玄子保宗一名羌奴而自立，號使持節、都督雍凉諸軍事、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太祖以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九年，進號征西將軍，加持節、都督、校尉之號。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收繫之。先是，四方流民有許穆之、郝恢之二人投難當，并改姓爲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尋爲人所殺。十年，難當以益州刺史劉道濟失蜀土人情，以兵力資飛龍，使入蜀爲寇，道濟擊斬之。時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法不理，太祖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晋昌太守張範。法護遣參軍魯安期、沈法慧等拒之，并各奔退。難當又遣建忠將軍趙進攻葭萌，獲晋壽太守范延朗。其年十一月，法護委鎮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氐苻粟持爲梁州刺史，又以其凶悍殺之，以司馬趙温代爲梁州。十年正月，思話使司馬蕭承之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事在《思話傳》。四月，難當遣使奉表謝罪，曰：

臣聞生成之德，含氣同係，而榮悴殊塗，遭遇異兆，至於恩降自然，誠無答謝。夫以狂

他的弟弟楊難當廢黜楊玄的兒子楊保宗又名羌奴，自立爲首領，自立封號使持節、都督雍凉諸軍事、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太祖任命他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九年，進封爲征西將軍，加持節、都督、校尉的封號。楊難當任命楊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守宕昌城，任命次子楊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駐守上邽縣。楊保宗密謀襲擊楊難當，事情敗露，楊難當將他拘捕關押。先前，各地流民中有許穆之、郝恢之兩人投奔楊難當，而且都改姓爲司馬。許穆之自稱名叫飛龍，郝恢之自稱名叫康之，都説是晋朝宗室近親。司馬康之不久被人殺死。十年，楊難當認爲益州刺史劉道濟失去蜀地人心，用兵力資助司馬飛龍，指使他率兵入蜀騷擾侵犯，劉道濟前往迎擊并斬殺他。這時梁州刺史甄法護不能按刑法治理地方，太祖派刺史蕭思話去替代他的職務。楊難當趁蕭思話尚未到任，甄法護將要卸職的機會，率兵襲擊梁州，攻破白馬城，俘獲晋昌太守張範。甄法護派遣參軍魯安期、沈法慧等抵禦，全部敗退奔逃。楊難當又派建忠將軍趙進攻打葭萌縣，俘獲晋壽太守范延朗。那年十一月，甄法護丢棄鎮守之地逃奔洋川，楊難當於是占有漢中地區。他任命氐族苻粟持爲梁州刺史，又因爲這個人凶悍而殺掉他，任命司馬趙温在梁州代行職務。十年正月，蕭思話派司馬蕭承之率先遣部隊進軍征討，所向披靡，連連奏捷，於是平定梁州，此事記在《蕭思話傳》。四月，楊難當派遣使臣奉上奏表請罪，説：

我聽説生養撫育的恩德，是將有生命之物連結在一起，可是茂盛和憔悴的途徑不同，如遭遇怪異徵兆，恩德下降完全出乎自

聖道隔，猶存克念之誠，況君親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光訓，丹誠未諒，大謗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誣臣遣司馬飛龍擾亂西蜀，諸所譖引，言非一事，長塗萬里，無路自明，風塵之聲，日有滋甚。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同憤，制不自由。遣參軍姚道賢齎書詣梁州刺史蕭思話，尋續又遣詣臺歸罪。道賢至西城，爲守兵所殺，行李蔽擁，日月莫照。法護恇擾，望風奔逃，臣即回軍，秋毫無犯，權留少守，以俟會通。其後數旬，官軍尋至，守兵單弱，懼不自免，續遣輕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既旋，不容禁制，由臣約防無素，以致斯闕。

然而非人力，實在無法答謝。由於狂妄和聖智的道路相隔，不過還存在克制私念的誠意，況且君王和雙親没有兩樣，不期望有自我感慨的啊。每當想到自己竭盡全力，遵奉訓誡，赤誠之心没有得到諒解，而重大的誹謗已經到了。梁州刺史甄法護誣陷我派遣司馬飛龍騷擾西蜀，各種讒言引證的、講的都不是一回事，長途萬里，没有門路表明自己心迹，流言蜚語的聲音，日益增多。與其逆境貪生，寧可清白就戮，文武官員同聲憤慨，控制他們已不由自己。派遣參軍姚道賢送書信給梁州刺史蕭思話，接着又打算派他到臺省認罪。姚道賢到西城，被守兵殺害，往來使節被遮斷阻塞，日月光輝不能照射。甄法護恐懼慌張，聽到風聲就奔逃，我當即回軍，秋毫無犯，暫時留下一點軍隊稍事守衛，以等待會合變通。之後數旬，官軍連續不斷而來，我們守兵勢單力弱，擔心不能保全自身，就陸續增派裝備輕便部隊，共同前來迎接。值秦州地區流民，眷念故土和農業季節，將要大批回鄉之時，不容許任何人制止。由於我約束防衛缺少素養，因而造成發生這樣衝突的過錯。

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王化始基，順天委命，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托妖妄，毀敗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明，必垂鑒察。但臣微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聲聞朝庭，勞煩師旅，負辱之深，罪當誅責。遠隔遐荒，告謝無地，謹遣兼長史齊亮聽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

我本是歷代防守邊境的藩臣，世代蒙受特殊的恩寵，天朝君王的德化開始奠定基礎，遵循天道，屈從命運，求取名聲，期望大義，不在今日，難道可以假妖言妄語，毀敗已經成就的事業？像這樣的形勢，明顯易見，仰首依靠聖上英明，定能鑒别明察。衹是我隱藏的心意無法表達，行迹又違背忠順，竟至於音訊傳到朝廷，煩勞軍旅前來，我忍辱負重之深，罪不容誅。遠隔在邊遠荒僻地區，找不到地方認錯謝罪，謹派遣兼長史齊亮前來聽從主管官員發落，并奉上朝廷所賜第十一符策，等待天朝旨意。

太祖以其邊裔，下詔曰："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還章節。"

太祖因爲他在邊遠地方，下詔説："楊難當的奏表已這樣寫，悔恨以前的過錯，可以特别加以寬宥，并特意交還送來的符策。"

十二年，難當釋保宗，遣鎮童

十二年，楊難當釋放楊保宗，派他鎮守童

亭，保宗奔，索虜主拓跋燾以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南秦王，遣襲上邽，難當子順失守退，以爲雍州刺史，守下辯。十三年三月，難當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奉朝庭，貢獻不絶。十七年，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

十八年十月，傾國南寇，規有蜀土，慮漢中軍出，遣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防之。梁州刺史劉真道擊斬冲。十一月，難當剋葭萌，獲晋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剋，乃還。十九年正月，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太子左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討難當，受劉真道節度。五月，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真道到武興，攻僞建忠將軍苻隆，剋之。安西參軍韋俊、建武將軍姜道盛别向下辯，真道又遣司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難當子雍州刺史順、建忠將軍楊亮拒之，并望風奔走。閏月，方明至蘭皋，難當鎮北將軍苻義德、建節將軍苻弘祖萬餘人列陣拒戰，方明擊破之，斬弘祖，殺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部曲歸順。難當世子撫軍大將軍和據修城，方明又遣軍率愈之攻和，大破之。於是難當將妻子奔索虜，死于虜中。安西參軍魯尚期追難當出寒峽，生禽建節將軍楊保熾、安昌侯楊虎頭。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爲鎮南將軍、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還，至下辯。方明使子肅之要之，生禽虎，傳送京師，斬于建康市。仇池平。

亭，楊保宗逃跑，索虜君主拓跋燾任命他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南秦王，派遣他襲擊上邽縣，楊難當的兒子楊順失守敗退，就任命楊順爲雍州刺史，駐守下辯縣。十三年三月，楊難當自立爲大秦王，年號爲建義，立妻子爲王后，世子稱太子，設置百官，都仿照天朝的制度，但仍然遵奉朝廷，進貢没有停止。十七年，他的國内大旱，出現很多災異，就降低大秦王稱謂，重新稱作武都王。

十八年十月，楊難當出動全國兵力南侵，打算占有西蜀地區，顧慮漢中地區會出兵，就派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城來防守。梁州刺史劉真道襲擊并斬殺苻冲。十一月，楊難當攻克葭萌縣，俘獲晋壽太守申坦，就包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錫據城固守，楊難當攻打十餘天，不能攻克，就撤兵。十九年正月，太祖派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太子左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率甲士三千人，又徵發荆、雍兩州的軍隊討伐楊難當，都受劉真道指揮。五月，裴方明等抵達漢中地區，就長驅而進。劉真道到武興城，攻打僞建忠將軍苻隆，攻克其地。安西參軍韋俊、建武將軍姜道盛分兵向下辯縣進發，劉真道又派司馬夏侯穆季向西攻取白水縣，楊難當之子雍州刺史楊順、建忠將軍楊亮率兵抵禦，很快望風而逃。閏月，裴方明到蘭皋，楊難當的鎮北將軍苻義德、建節將軍苻弘祖率一萬餘人列陣抵抗，裴方明進攻破陣，斬殺苻弘祖，殺死二千餘人，苻義德敗逃而去。天水縣任愈之率領部曲歸順。楊難當世子撫軍大將軍楊和據守修城，裴方明又派兵率同任愈之所部攻打楊和，把他打得大敗。於是楊難當帶着妻兒投奔索虜，最後死在索虜之中。安西參軍魯尚期追擊楊難當出了寒峽，生擒建節將軍楊保熾、安昌侯楊虎頭。起初，楊難當派遣次子楊虎爲鎮南將軍、益州刺史，駐守陰平縣。聽説父親敗走，就逃回，到了下辯縣。裴方明派兒子裴肅之去攔截他，生擒楊虎，押送到京師，在建康城内集市斬首。仇池地區就平定了。

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索虜拓跋燾遣安西大將軍吐奚弼、平北將軍拓跋齊等二萬人邀崇之。二十年二月，崇之至濁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等，戰敗没，餘衆奔還漢中。

任命輔國司馬胡崇之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衛仇池山地區。索虜拓跋燾派遣安西大將軍吐奚弼、平北將軍拓跋齊等率部二萬人向胡崇之邀戰。二十年二月，胡崇之到濁水，離仇池山八十里處，遭遇拓跋齊等率領的部隊，全軍覆没，殘部逃回漢中地區。

三月，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爲主。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使持節、都督秦河凉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秦河凉三州牧、平羌校尉、仇池公，遣露板馳告朝廷。太祖詔曰："近者校尉仇池公表虜縱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萌塗炭，眷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篤忠順，誠感家國，糾率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氛祲澄清，蕃境寧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并敕梁州刺史申坦隨宜應援。"又詔曰："顯録勛效，蓋惟國典，施賞務速，無或逾時。楊文德志氣果到，文武兼全，乘機潛奮，殊功仍集，告捷歸誠，獻俘萬里，朝無暫土，樹難自肅，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楊氏世祖西勞，方忠累葉，宜紹先緒，膺受寵榮。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任朏祖父岐，伯父祚，父綜，并仕楊氏，爲諮議從事中郎。朏有志幹，文德以爲左司馬。

三月，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起義，擁立楊保宗之弟楊文德爲首領。拓跋齊聽到義兵起事就逃走，苻達追擊并斬殺拓跋齊，趁機占據白崖，分兵平定各戍。楊文德自立封號使持節、都督秦河凉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秦河凉三州牧、平羌校尉、仇池公，派遣使者用快馬送露板禀告朝廷。太祖下詔書説："近來校尉仇池公上表禀告索虜恣縱放蕩，侵據仇池山，當地將士受到挫敗傷亡，生靈塗炭，顧望西陲，憐憫在胸。楊文德世代誠篤忠順，真實心意感動家族國人，集結義兵率先起事，迅疾消滅凶頑醜惡之人，前鋒義旗所指，敵軍或殲或潰没有遺漏，災禍的凶氣得到澄清，西蕃邊境安定統一，追念功德和事業，確實欣慰嘉許。可以立即派使者前往慰勞，宣讀朝廷旨意，并敕令梁州刺史申坦可按軍情需要采取措施，相機支援。"又下詔説："卓著的功勛應記載在顯要的地方，衹因爲國家有典章制度；給予賞賜務求迅速，不能逾越時日。楊文德志氣果敢周到，文武雙全，抓住時機暗中奮起，屢立殊功有所成就，奏告捷報誠心歸附，萬里迢迢獻送戰俘，邊境郡治决無短暫疆土，樹木更難自行萎縮，盛美的事業彰明天地，我對此十分嘉許。楊氏祖先勤勞西陲，累世正直忠良，應當繼承祖先事業，接受光寵榮耀。可以任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爲武都王。"任朏的祖父任岐、伯父任祚、父親任綜，全都在楊氏爲官，擔任諮議從事中郎。任朏有志氣和才幹，楊文德任命爲左司馬。

文德既受朝命，進戍茄蘆城。二十五年，爲索虜所攻，奔于漢中。時世祖鎮襄陽，執文德歸之于京師，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王

楊文德接受朝廷任命以後，進駐茄蘆城戍守。二十五年，受到索虜進攻，逃奔到漢中。這時世祖鎮守襄陽，逮捕楊文德押送到京師，按失守的罪名，免除官職，削去爵位和封土。二十七

師北討，起文德爲輔國將軍，率軍自漢中西入，摇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武群氐，據唐魯橋以距文德，文德水陸俱攻，大破之，衆并奔散。高遁走奔羌，文德追之至黎卬嶺，高單身投羌仇阿弱家，追斬之，陰平、平武悉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剋，梁州刺史劉秀之執送荆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茄蘆。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

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以頭爲輔國將軍。元和既楊氏正統，群氐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并爲索虜所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朝廷既不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表曰："被敕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并致信餉。即遣中軍行參軍吕智宗齎書并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爲國，母妻子弟并墜没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爲朝廷所識。若以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别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氐、羌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户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爲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走奔索虜。

年，王師向北討伐，起用楊文德爲輔國將軍，率領軍隊從漢中向西進軍，震動汧縣、隴縣。楊文德族人楊高率領陰平縣、平武縣氐族各部落，據守唐魯橋來抵禦楊文德，楊文德水陸兩路進攻，大敗楊高，部衆全都逃散。楊高潛逃投奔羌族，楊文德追趕到黎卬嶺，楊高隻身投靠羌族仇阿弱家，被楊文德追捕斬殺，陰平、平武兩縣全部平定。朝廷又派遣楊文德攻伐啖提氐，没能攻克，梁州刺史劉秀之將他逮捕押送到荆州，另派楊文德同曾祖的堂兄楊頭戍守茄蘆城。荆州刺史南郡王劉義宣反叛，楊文德不贊同反叛而被殺，世祖追贈他征虜將軍、秦州刺史。

孝建二年，任命楊保宗之子楊元和爲征虜將軍，任命楊頭爲輔國將軍。楊元和既然是楊氏嫡傳正統，氐族各部落想要按宗法推舉他，但因年幼才弱，不能安撫統率各部落。楊頭的母親、妻子、兒子、兄弟全被索虜抓去，他一片誠心遵奉和歸順朝廷，没有别的顧慮。朝廷既没有正式賜予楊元和封號官職，部落就没有確定的首領。雍州刺史王玄謨上奏表説："受到敕令要我派遣使者同楊元和、楊頭互通音訊，并送去信件和糧餉。就立即派遣中軍行參軍吕智宗帶着文書和信件等前往，同時自己還另派使者跟隨吕智宗。楊頭對吕智宗説，不久以前我被毁家庭，一心爲國，母親、妻子、兒子、兄弟一齊失落在索虜之中，不顧孝道，貢獻才力捍衛邊境，竭盡忠誠，没有被朝廷所賞識。如果按宗法系統是由楊元和繼承，應當授予他王爵；如果因爲他年幼不能勝任重大任務，那就應當另有委派。近來公私事務混雜，華、戎兩族相互構陷，其原因皆出於此。我考慮到楊頭自元嘉以來，確實是對國家忠誠，捨棄慈親，失散愛妻愛子，確實應當嘉勉。氐、羌兩族自恃遠在邊陲，又與索虜近在咫尺，操之過急容易起反叛之意，過於遲緩又會有怨恨之心。我分析楊頭對使者所説的話，不敢立即指望仇池公的封號，所希望的官職不過在西秦州當政兼有假節罷了。按照我的愚見，西藩捍衛漢川，致使當地没有索虜的禍害，楊頭確實有實力。四千户的荒州，大概不值得吝嗇。楊元和年幼力

弱，如果不能單獨委任，那就再等數年之後，他一定能繼承祖業，再任用他不會困難。如果才智與能力不能相稱，那麽爵位官職應當歸楊頭。若是茄蘆城不能據守，漢川也就無法即刻治理。”皇上不同意。在那以後封立楊元和爲武都王，治所在白水縣，因爲不能憑自己的能力控制局勢，祇好再次出走，投奔索虜。

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還戍茄蘆，以爲寧朔將軍、仇池太守。太宗泰始二年，詔曰：“僧嗣遠守西疆，世篤忠款，宜加旌顯，以甄義概。可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如故。”三年，加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將軍、校尉，刺史如故。僧嗣卒，從弟文度復自立。泰豫元年，以爲龍驤將軍、略陽太守，封武都王，又改龍驤爲寧朔將軍。後廢帝元徽四年，加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文度遣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戍兵於蘭皋。順帝昇明元年，詔曰：“茂賞有章，實昭國度，疇庸斯炳，載宣史册。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乘輝寵，世榮邊邑，忠果既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文弘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申棱百頃，席卷蘭皋，功烈之美，并足嘉嘆，宜膺爵授，以酬勋緒。文度可使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輔國將軍、略陽太守。”其年，虜破茄蘆，文度見殺，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以文弘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襲封武都王，將軍如故。退治武興。

楊元和的堂弟楊僧嗣，再次自立爲首領，回到茄蘆城戍守，任命他爲寧朔將軍、仇池太守。太宗泰始二年，下詔説：“楊僧嗣遠守西部邊疆，世代忠誠，應予表彰顯揚，以彰明正義氣概。可以任命爲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職務同前。”三年，加封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進封號征西將軍、校尉，刺史官職同前。楊僧嗣死，堂弟楊文度再次自立爲首領。泰豫元年，任命爲龍驤將軍、略陽太守，封爲武都王，後又改龍驤將軍爲寧朔將軍。後廢帝元徽四年，加封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將軍封號同前。楊文度派遣弟弟龍驤將軍楊文弘攻打仇池山，在蘭皋打敗戍守軍隊。順帝昇明元年，詔書説：“嘉勉賞賜應當彰明，其實是爲了顯揚國家法度；酬答卓著功勛，必須載入史册傳於後世。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門第光輝尊崇，在邊邑世代昌盛；忠貞果敢日月可照，文才勇勁相得益彰。龍驤將軍楊文弘恭敬遵奉前人規章制度，親自擂戰鼓，在百頃申張威勢，率軍席捲蘭皋，功勛卓著，值得嘉勉，應授予爵位，以酬答功勛勞績。楊文度可以任使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的官職同前；楊文弘任輔國將軍、略陽太守。”這一年，索虜攻破茄蘆城，楊文度被殺死，按他的本官職務追贈，并加封散騎常侍。任命楊文弘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世襲封爵爲武都王，將軍封號同前。他退到武興縣并以此爲治所。

胡大且渠蒙遜

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

大且渠蒙遜，是張掖郡臨松縣盧水胡人。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的官職，蒙遜的祖先擔任

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爲氏，而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爲酋豪。蒙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復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爲中田護軍。

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爲諸胡所推服。吕光自王於凉州，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安帝隆安三年春，吕光遣子鎮東將軍纂率羅仇伐枹罕虜乞佛乾歸，爲乾歸所敗，光委罪羅仇，殺之。四月，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萬餘人叛光，殺臨松護軍，屯金山。五月，光揮纂擊破蒙遜，蒙遜將六七人，逃山中，家户悉亡散。時蒙遜兄男成將兵西守晋昌，聞蒙遜反，引軍還，殺酒泉太守疊滕，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業自號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爲輔國將軍。男成及晋昌太守王德圍張掖，剋之，業因據張掖。蒙遜率部曲投業，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臨池太守，王德爲酒泉太守。尋又以蒙遜領張掖太守。三年四月，業使蒙遜將萬人攻光弟子純於西郡，經旬不剋，乃引水灌城，窘急乞降，執之以歸。時王德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西討，德焚城，將部曲走投晋昌太守唐瑶，蒙遜追德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轉西安太守，將軍如故。四年五月，蒙遜與男成謀殺業，男成不許，蒙遜反譖男成於業，業殺男成。蒙遜乃謂其部曲曰："段公無道，枉殺輔國。吾爲輔國報仇。"遂舉兵攻張掖，殺段業，自稱車騎大將軍，建號永安元年。

過這個職務，羌族的豪强首領稱大，所以用且渠這一官位作爲姓氏，并用"大"加在前面。世代居住在盧水爲豪强首領。蒙遜的高祖暉仲歸，曾祖大且渠遮，都是雄武剛健，有勇敢名聲。祖父祁復延，封爲狄地王。父親法弘世襲封爵，前秦苻氏任命爲中田護軍。

蒙遜代替父親率領部曲，有勇氣才略，足智多謀，受到各胡族部落的推舉和信服。吕光在凉州自立爲王，派蒙遜率領自己的部落居民，配置城厢親軍，又任命蒙遜的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安帝隆安三年春天，吕光派遣兒子鎮東將軍吕纂率領羅仇攻打枹罕虜乞佛乾歸，被乞佛乾歸打得大敗。吕光把罪名加在羅仇身上，殺死他。四月，蒙遜請求將羅仇遺體送回家鄉安葬，乘機聚集一萬餘人背叛吕光，殺死臨松縣的守護軍士，駐扎在金山郡。五月，吕光指揮吕纂擊敗蒙遜，蒙遜帶了六七個人，逃進山中，家族人户全部逃亡離散。這時，蒙遜的哥哥男成率軍守衛西邊的晋昌郡，聽到蒙遜反叛，就率軍回來，殺死酒泉太守疊滕，推舉建康太守段業爲首領。段業自稱龍驤大將軍、凉州牧、建康公，任命男成爲輔國將軍。男成和晋昌太守王德包圍張掖郡治，攻克該城，段業乘機據守張掖。蒙遜率領部曲投奔段業，段業任命蒙遜爲鎮西將軍、臨池太守，王德爲酒泉太守。不久又任命蒙遜領張掖太守。三年四月，段業派蒙遜率領一萬兵士攻打駐守西郡的吕光侄子吕純，經過十天鏖戰仍未攻下，竟引水灌城。吕純窘迫無奈乞求歸降，蒙遜將他逮捕後回軍。這時王德反叛段業，自稱河州刺史。段業派蒙遜西行討伐，王德放火燒城，率領部曲出逃，投奔晋昌太守唐瑶。蒙遜追擊王德到沙頭，把王德打得大敗，俘獲他的妻子、兒女和部落纔收兵。轉任西安太守，將軍職銜同前。四年五月，蒙遜與男成密謀殺害段業，男成不答應，蒙遜反而向段業進讒言誣陷男成，段業就殺死男成。蒙遜於是對他的部曲說："段公無道，冤屈殺死輔國將軍。我要替輔國將軍報仇。"於是統率部隊攻打張掖，殺死段業，自稱車騎大將軍，建立年號爲永安元年。

是月，敦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庚子元年。與蒙遜相抗。其冬，暠遣唐瑶及鷹揚將軍宋繇攻酒泉，獲太守大且渠益生，蒙遜從叔也。

這個月，敦煌太守李暠也起兵，自稱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官職同前。立年號爲庚子元年。同蒙遜相互抗衡。這年冬天，李暠派唐瑶和鷹揚將軍宋繇攻打酒泉郡治，俘獲太守大且渠益生，他是蒙遜的堂叔。

吕光死，子纂立，元年，爲從弟隆所篡。姚興攻凉州，隆稱臣請降，蒙遜亦遣使詣興，興以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二年二月，蒙遜與西平虜禿髮傉檀共攻凉州，爲隆所破。十月，傉檀復攻隆，三年三月，隆以蒙遜、傉檀交逼，遣弟超詣姚興求迎。七月，興遣將齊難迎隆，隆説難伐蒙遜，蒙遜懼，遣弟爲質，獻寶貨於難，乃止，以武衛將軍王尚行凉州刺史而還。

吕光去世，他的兒子吕纂繼位，元年，被堂弟吕隆篡奪。姚興攻打凉州，吕隆就稱臣請求歸降。蒙遜也派遣使臣到姚興那裏，姚興任命他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二年二月，蒙遜與西平虜禿髮傉檀共同攻打凉州，被吕隆擊敗。十月，禿髮傉檀再次攻打吕隆，三年三月，吕隆由於蒙遜、禿髮傉檀交相逼迫，就派弟弟吕超到姚興那裏請求接應。七月，姚興派將領齊難接應吕隆，吕隆就游説齊難去討伐蒙遜，蒙遜害怕，就派遣弟弟作爲人質，呈獻珍貴財物給齊難，纔停止發兵，任命武衛將軍王尚爲行凉州刺史以後就回軍。

義熙元年正月，李暠改稱大將軍、大都督、凉州牧、護羌校尉、凉公；五月，移據酒泉。姚興假傉檀凉州刺史，代王尚屯姑臧。二年九月，蒙遜襲李暠，至安彌，去城六十里，暠乃覺。引軍出戰，大敗，退還，閉城自守，蒙遜亦歸。六年，蒙遜攻破傉檀，傉檀走屯樂都。武威人焦朗入姑臧，自號驃騎大將軍，臣于李暠。八年，蒙遜攻焦朗，殺之。據姑臧，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河西王，改稱玄始元年，立子正德爲世子。

義熙元年正月，李暠改稱大將軍、大都督、凉州牧、護羌校尉、凉公；五月，遷徙到酒泉據守。姚興暫署禿髮傉檀爲凉州刺史，代替王尚屯駐姑臧縣。二年九月，蒙遜襲擊李暠，到安彌縣，離城六十里，李暠纔發覺。率軍出戰，被打得大敗，祇好退兵，閉城固守，蒙遜也領軍回師。六年，蒙遜進攻并打敗禿髮傉檀，禿髮傉檀逃到樂都城駐守。武威人焦朗進入姑臧縣，自稱驃騎大將軍，向李暠臣服。八年，蒙遜攻打焦朗，殺死了他，占據姑臧縣，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河西王，改稱玄始元年，立兒子正德爲世子。

十三年五月，李暠死，子歆立。六月，歆伐蒙遜，至建康，蒙遜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澗，蒙遜大敗，死者四千餘人，乃收餘衆，增築建康城，置兵戍而還。

十三年五月，李暠去世，他的兒子李歆繼位。六月，李歆攻打蒙遜，到建康城，蒙遜率軍抵禦，李歆退走，蒙遜追到西支澗，被打得大敗，死四千餘人。蒙遜於是收集殘部，增築建康城，部署戍守部隊，而後回軍。

十四年，蒙遜遣使詣晋，奉表稱蕃，以蒙遜爲凉州刺史。高祖踐阼，以歆爲使持節、都督高昌敦煌晋昌

十四年，蒙遜派遣使臣到晋朝，奉上奏表自稱藩臣，晋朝任命蒙遜爲凉州刺史。宋高祖登基，任命李歆爲使持節、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

酒泉西海玉門堪泉七郡諸軍事、護羌校尉、征西大將軍、酒泉公。

永初元年七月，蒙遜東略浩亹，李歆乘虛攻張掖，蒙遜回軍西歸，歆退走，追至臨澤，斬歆兄弟三人，進攻酒泉，剋之。歆弟敦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大將軍。十月，蒙遜遣世子正德攻恂，不下。三年正月，蒙遜自往築長堤引水灌城，數十日，又不下。三月，恂武衛將軍宋承、廣武將軍張弘舉城降，恂自殺，李氏由是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稱臣貢獻。

高祖以蒙遜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州諸軍事、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刺史、張掖公。

十二月，晋昌太守唐契反，復遣正德攻契。景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

八月，芮芮來抄，蒙遜遣正德距之，正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爲世子。

是歲，進蒙遜侍中、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開府、持節如故。

太祖元嘉元年，枹罕虜乞佛熾槃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没，執蒙遜從弟成都、從子日蹄、頗羅等而去。

三年，改驃騎爲車騎。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太祖并賜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遜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

六年，蒙遜征枹罕，時乞佛熾槃死矣，子茂蔓大破蒙遜，生禽興國，殺三千餘人。蒙遜贖興國，送穀三十萬斛，竟不遣。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

泉西海玉門堪泉七郡諸軍事、護羌校尉、征西大將軍、酒泉公。

永初元年七月，蒙遜向東攻略浩亹縣，李歆乘虛攻打張掖郡，蒙遜聞訊回軍西歸，李歆就退走，蒙遜追到臨澤縣，斬殺李歆兄弟三人，進攻酒泉郡，占領該地。李歆弟弟敦煌太守李恂據守該郡，自稱大將軍。十月，蒙遜派世子正德攻打李恂，没能攻下。三年正月，蒙遜親臨前綫，築長堤引水灌城，經過數十天，城仍未攻下。三月，李恂屬下武衛將軍宋承、廣武將軍張弘率領全城投降，李恂自殺，從此李氏就没有後人了。由於這樣，鄯善王比龍就入朝，西域三十六國都稱臣納貢。

高祖任命蒙遜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州諸軍事、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刺史、張掖公。

十二月，晋昌太守唐契反叛，蒙遜又派遣正德率軍攻打唐契。景平元年三月，占領該地，唐契逃奔伊吾縣。

八月，芮芮族前來騷擾擄掠，蒙遜派遣正德去抵禦，正德率輕騎迎戰，兵敗被殺。蒙遜就任命次子興國爲世子。

這一年，進封蒙遜爲侍中、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開府儀同三司和持節的職銜同前。

太祖元嘉元年，枹罕虜乞佛熾槃出貂渠谷攻打河西白草嶺，臨松郡都没入枹罕虜之手，俘獲蒙遜堂弟成都、侄子日蹄、頗羅等人就離去。

三年，改封蒙遜驃騎大將軍爲車騎大將軍。世子興國派遣使臣奉上奏表，請求得到《周易》和子、集等各種書籍，太祖一齊賜給他們，合計四百七十五卷。蒙遜又向司徒王弘請求得到《搜神記》，王弘抄寫了一部給他。

六年，蒙遜征伐枹罕虜，當時乞佛熾槃已經死了，他的兒子茂蔓大敗蒙遜，活捉興國，殺死三千餘人。蒙遜請求贖回興國，送去穀物三十萬斛，茂蔓竟不送回。蒙遜於是立興國同母弟菩提

提爲世子，朝廷未知也。七年，以興國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其年夏四月，西虜赫連定爲索虜拓跋燾所破，奔上邽。十一月，茂蔓聞定敗，將家户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衆禦茂蔓，大破之，殺茂蔓，執興國而還。四月，定避拓跋燾，欲渡河西擊蒙遜。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峽口，渡河，濟未半，爲吐谷渾慕璝所邀，見獲，興國被創數日死。

九年，以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十年四月，蒙遜卒，時年六十六。私謚曰武宣王。菩提年幼，蒙遜第三子茂虔時爲酒泉太守，衆議推茂虔爲主，襲蒙遜位號。十一年，茂虔上表曰："臣聞功以濟物爲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凉城，澤憺崐裔，芟夷群暴，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服，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迹雖弘，而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勛光天府，標榜稱迹，實兼斯義。輒上謚爲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詔曰："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凉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勛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隕，凄悼于懷。便遣使吊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兹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諸軍

爲世子，這是朝廷不知道的。七年，朝廷任命興國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這年夏天四月，西虜赫連定被索虜拓跋燾打敗，逃到上邽縣。十一月，茂蔓聽到赫連定兵敗，就帶着家族人户以及興國東征，希望移居上邽縣。八年正月到達南安郡，赫連定率部抵禦茂蔓，將他們打得大敗，殺死茂蔓，抓住興國而回師。四月，赫連定爲避開拓跋燾，打算渡河向西攻擊蒙遜。五月，率領部曲到治城峽口，渡黄河時，人馬還未渡過一半，被吐谷渾慕璝攔截，赫連定被抓獲，興國受傷，幾天後死去。

九年，任命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十年四月，蒙遜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親屬私自定謚號爲武宣王。菩提年幼，蒙遜第三個兒子茂虔當時任酒泉太守，衆人推舉茂虔爲首領，繼承蒙遜的官職和封號。十一年，茂虔上奏表説："我聽説功勞應當以幫助人爲最高，没有用竹簡、帛絹做的書册加以記載就無法表述他的德行；名聲應該與實際相符爲最美，没有謚號就無法蔭庇人的終年。先臣蒙遜在西陲光復凉城，德澤使崐崙的邊遠地區都能得到安寧；削除衆多的暴虐之徒，純正的名聲傳遍中原地區。時運得到有道明君的鍾愛，充當大宋衆所崇仰的名臣，爵位排列已達九服等級，享有世代相繼的福禄，功名顯著，銘記堅守忠貞和節操。先臣天年壽終，可是請求名號的道路却没有階梯；美善的業迹即使宏大，可是記述叙説仍有美中不足。作爲臣僚和兒子痛心感慨，總是因此不安。謹請按照謚法，平定禍亂稱作武，善於博采衆議稱作宣。先臣肅清黄河以外廣大地區，功勛光照天府，對他的業迹品評頌揚，確實兼顧君臣大義。就此奉上武宣王謚號。若能蒙天子垂聽允諾，名垂青史，那就能使幽隱者得到顯揚并承受榮寵，終生没有遺恨。"詔書説："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凉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蒙遜，才智兼備文武，功勛成就在西陲，身居萬里之外，表達忠誠之心爲世所著稱，正依靠他的忠貞勇敢，輔佐朝廷宣揚邊遠地區的謀略，突然傳來逝世的

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消息，心中滿懷悲痛之情。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吊祭，并加上顯要的謚號。嗣子茂虔，繼承前人大業，忠心更加昭著，應當受到榮寵的封授，以繼承昌盛的祖業。可以授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河西人趙䮶善歷算。十四年，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録》十卷，《凉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駮》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䮶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太祖賜之。

河西人趙䮶善於推算朝代更替的次序。十四年，茂虔奉上奏表呈獻地方土産，并獻上《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録》十卷，《凉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駮》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䮶傳》并《甲寅元曆》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請求得到晋、趙《起居注》等各種雜書數十件，太祖送給了他。

十六年閏八月，拓跋燾攻凉州，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内應，茂虔見執。茂虔弟安彌縣侯無諱先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酒泉太守，第六弟武興縣侯儀德爲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張掖太守。燾既獲茂虔，遣軍擊儀德，棄城奔無諱。於是無諱、儀德擁家户西就從弟敦煌太守唐兒。燾使將守武威、酒泉、張掖而還。十七年正月，無諱使唐兒守敦煌，自與儀德伐酒泉，三月，剋之。攻張掖、臨松，得四萬餘户，還據酒泉。十八年五月，唐兒反，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儀德討唐兒。唐兒將萬餘人出戰，大敗，執唐兒殺之，復據敦煌。七月，拓跋燾遣軍圍酒泉。十月，城中饑，萬餘口皆餓死，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乃陷，執天周

十六年閏八月，拓跋燾攻打凉州，茂虔哥哥的兒子萬年做了索虜内應，茂虔被捕。茂虔的弟弟安彌縣侯無諱先前任命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酒泉太守，第六個弟弟武興縣侯儀德爲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張掖太守。拓跋燾俘獲茂虔以後，就派兵襲擊儀德，儀德棄城投奔無諱。由於這樣，無諱、儀德聚集家族人户向西投靠堂弟敦煌太守唐兒。拓跋燾派將領駐守武威、酒泉、張掖等城就退兵。十七年正月，無諱派唐兒駐守敦煌，自己與儀德攻打酒泉，三月，攻克該城。又攻打張掖、臨松二縣，得到四萬餘户，就退守酒泉縣。十八年五月，唐兒反叛，無諱留下堂弟天周防守酒泉，再次同儀德討伐唐兒。唐兒率領一萬餘人出城迎戰，大敗，無諱捉住唐兒并把他處死，重新占據敦煌。七月，拓跋燾派兵圍困酒泉城。十月，城内發生饑荒，一萬多人餓死，天周殺死妻子將她的肉分給戰士充飢，等到食物斷絶，這座城纔陷落，拓跋燾捉住天周押送到平

至平城，殺之。于時虜兵甚盛，無諱衆饑，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堅守不下。十九年四月，無諱自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未至而鄯善王比龍將四千餘家走，因據鄯善。初，唐契自晋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闞爽告急。八月，無諱留從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户赴之。未至，而芮芮遣軍救高昌，殺唐契，部曲奔無諱。九月，無諱遣將衛𥥆夜襲高昌，爽奔芮芮，無諱復據高昌。

城，將他殺死。當時，索虜兵勢很盛，無諱部衆發生饑荒，懼怕不能保全自己，想率領部衆向西走。十一月，派弟弟安周率五千人攻打鄯善國，鄯善堅守城池久攻不下。十九年四月，無諱親自率領一萬餘部衆放棄敦煌，向西靠近安周的部隊。還没有到達，鄯善王比龍率領四千餘家出逃，無諱乘機占據鄯善國。先前，唐契從晋昌郡逃奔伊吾城，這一年攻打高昌國高昌城，高昌城主闞爽向四周鄰國告急。八月，無諱留下侄子豐周駐守鄯善城，親自率領家族部落前往救援。還没有到達，芮芮國已派軍隊救援高昌國，殺死唐契，唐契的部曲投奔無諱。九月，無諱派將領衛𥥆夜晚襲擊高昌國，闞爽逃奔芮芮，無諱再次占據高昌城。

遣常侍氾儁奉表使京師，獻方物。太祖詔曰："往年狡虜縱逸，侵害凉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内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勛。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無諱派遣常侍氾儁奉上奏表出使京師，獻上土産。太祖詔書説："往年狡詐的索虜恣縱放蕩，侵害西凉土地，西河王茂虔竟至於無法守衛，淪陷在寇逆之手。茂虔世代忠誠，深爲憐憫悼念。次弟無諱繼承遺留的基業，保衛邊境疆土，對外結好鄰國，對内使百姓和睦相處，衆心相連效忠朝廷，奉行貢納的職責，應當加以朝廷任命，用來褒奬篤厚的功勛。可以任命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無諱卒，弟安周立。二十一年，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款，統承遺業，民衆歸懷。雖亡士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今，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

無諱去世，他的弟弟安周繼位。二十一年，詔書説："已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的弟弟安周，才幹謀略深沉而周密，世代忠誠專心致志，繼承祖先大業，百姓歸順。雖然曾屢遭挫折而損兵折將，在異域他鄉孤立無援，但能招募并統率人數不多的殘部，斥退外敵侵犯直到今日，應當加封榮耀的官職，使祖先的功業世代流傳。可以任命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獻地方土産。

史臣曰：氐藉世業之資，胡因倔起之衆，結根百頃，跨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

史臣曰：氐族依靠世代相傳的事業，胡族憑藉突然興起的部衆，以百頃作爲根據地，占據河西地區，即使戎夷民族擾亂中原華夏地區，仍獨

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埸，遂西入白馬，東出黄金，乘晉壽之捷，構圍涪之釁，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逾風電，雲徹席卷，致届南城，逐北追奔，全勝萬里，敵人皆裹骨輿尸，越至險而自竄，其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既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皋失嶮，氐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若綖，梁土獲乂，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謂盛矣。

自占有邊境，并且財力富足，軍力强盛，很崇尚禮節儀式。楊氏武器精良，地勢險要，邊境連接漢族中原地區，窺測邊關可乘之機，在國界出没無常，於是西部進入白馬城，東面出兵黄金戍，憑藉晉壽郡的大捷，造成包圍涪城的事端，打算吞并黑水城，有意染指井研縣，紀州、郢州的局勢正告危急，樊城、鄧州的人心屢次驚駭。天子臨朝聽政心情不悦，懷念西漢時守邊禦寇的辛慶忌、李廣那樣的將領。而齊國的宣皇，率領偏旅數百人，按規定的命令作爲前部，旌旗直指敵陣，氣勢超過疾風閃電，像雲那樣深透，如捲席那樣掃蕩敵軍，一直到南城，追擊敗逃的敵人，進軍萬里大獲全勝，敵人衹能用車輿載運尸體，用布包裹骨骼，攀越最險要的地形各自逃竄，其餘的都把身軀來肥沃山野的土壤，把骨骸抛棄在江河池澤之中。其後又有裴方明、劉真道兩位將軍，憑藉他們的軍威聲勢，所以能使濁水城軍旗倒下，蘭皋艱險崎嶇的地形失去優勢，氐族從此輾轉遷徙奔走流亡，遺留火種没有熄滅如同長綫，梁州地區獲得安定，一直到現在。以這點來説，功績也可以説是很盛大了。

宋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二 凶

元凶劉劭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體元居正，上甚喜說。

元凶劉劭字休遠，是文帝的長子。文帝即位後生劉劭，當時文帝還在居喪期間，所以保守秘密。三年閏正月，方纔公開宣布劉劭出生。自前代以來，没有帝王即位以後皇后生太子的，衹有殷朝帝乙登基以後，正妃生紂，到現在又有劉劭。他出生時正好是文帝登上皇帝寶座，所以特别喜愛。

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更築宫，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宫，納黄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宫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宫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尚書桂陽侯義融并從，司空江夏王義恭自江都來會京口。

六歲時，封爲皇太子，中庶子和二名東宫屬官都到永福省辦公。專門建築宫殿，規模莊嚴華麗。十二歲，到東宫居住，娶黄門侍郎殷淳的女兒爲妃。十三歲，加上冠冕。喜歡讀歷史傳記，尤其喜歡騎馬射箭，等到成年，長得眉清鬚美，大眼方口，身高七尺四寸。親自處理東宫事務，接待賓客，凡是希望做的事，皇上一定言聽計從。東宫設置軍隊，以及羽林禁兵等。十七年，劉劭拜祭京陵，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竟陵王劉誕、尚書桂陽侯劉義融隨同前往，司空江夏王劉義恭從江都到京口來迎接。

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索虜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

二十七年，皇上打算北伐，劉劭與蕭思話堅決勸阻，没有聽從。北方敵虜大軍到達瓜步洲，京城震動驚駭，劉劭離京師鎮守石頭城，統率全部水軍，善於安撫駕馭。皇上登上石頭城，面帶憂色，劉劭説："不殺江湛、徐湛之，無法向全國交待。"皇上説："北伐出自我的意願，不關他們兩個人的事。"

上時務在本業，勸課耕桑，使宫内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

皇上經常致力於發展農業，勉勵農耕和蠶桑，讓宫廷内人人養蠶，打算以此來勸説勉勵全

育，本吴興人，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夫爲劫，坐没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白上，托云善蠶，求召入，見許。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劭并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與劭并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

國。有個女巫名叫嚴道育，本是吴興縣人，自稱同神靈相通，能驅使鬼神怪物。丈夫犯搶劫罪，她受到牽連到奚官署爲宫中服役。劉劭的姐姐東陽公主内室使唤婢女王鸚鵡對公主説："嚴道育同神靈相通，懂得法術。"公主就向皇上禀告，假托説她善於養蠶，請求召入宫内，被准許。嚴道育進宫以後，自稱懂得道家服食丹藥養生之法，公主和劉劭全都深信不疑。始興王劉濬一向對劉劭阿諛奉承，同劉劭一起犯了很多過失，擔心皇上知道，就請嚴道育禱告祝願神靈保祐，希望這些過失不使皇上聽到。嚴道育常常説："衹要向上天陳説請求，一定不會泄露。"劉劭等人對她恭敬侍奉，號稱天師。後來逐漸演變成巫蠱，用一個玉人製成皇上形像，埋在含章殿前面。

初，東陽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黄門慶國并預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吴興沈懷遠爲濬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爲妾，不以啓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詰讓劭曰："臨賀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爲兒，而汝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汝間用主、副，并是奴邪？欲嫁置何處？"劭答曰："南第昔屬天興，求將驅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乞位，追存往爲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充驅使，脱爾使監禮兼隊副。比用人雖取劳舊，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濬答書曰："奉令，伏深惶

當初，東陽公主有個家奴叫陳天興，王鸚鵡把他作爲養子，而後就與他通奸。王鸚鵡、陳天興以及寧州所推薦的黄門慶國一同參預巫蠱事件。劉劭將陳天興補了個隊主職務。東陽公主去世，按制度規定王鸚鵡應該出嫁，劉劭擔心她言語有失難以保密，就同劉濬商量。這時吴興縣人沈懷遠在劉濬府中當佐吏，關係異常親密，就將王鸚鵡嫁給沈懷遠爲妾，没有將此事向皇上禀告，擔心以後泄漏消息，就請臨賀公主在適當機會側面禀告。皇上後來知道陳天興當了隊主，派遣閹人奚承祖責備劉劭説："臨賀公主南府先前有個下人打算出嫁，又聽説這個下人收養别人的家奴做兒子，而你又讓他擔任隊主，提拔爲什麽這樣快。你更换所用的隊主、隊副，全都是家奴嗎？那個下人打算嫁到什麽地方去？"劉劭回答説："陳天興以前隸屬南府，請求服役效力，我回答説：'當個伍長那是可以的，如果能攻擊賊兵，可以當個隊主。'當時是説着玩玩罷了，都想不起來了。後來陳天興在路上向我講起這件事乞求給這個職位，想起過去的言行，我不忍自食其言，呼唤來看他體形粗壯，到軍隊中服役可以勝任，就輕率地派他做了監禮兼隊副。近來用人雖然選用一些服役的舊人，也是參照用那些有才幹的人。將分條書面呈上人名。下人打算出嫁

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犍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人”，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

的，還没有確定去處。”當時王鸚鵡已經嫁給沈懷遠了。劉劭害怕，飛快地寫信告訴劉濬，同時派人報告臨賀公主説：“皇上如果問起下人嫁到什麽地方，你應當説還没有確定地方。”劉濬回信説：“敬受命令，深感惶恐慌亂，這件事暴露已有多日，如今纔來詢問，應當屬於有感而發的，難以預料原因何在罷了。估計臨賀公主方面本不應該説話反覆無常，自找麻煩吧。這位老太太從來脚踏兩隻船，難道能單獨保全，正是這樣我就想詢問臨賀公主，希望能明悉實情。假如被問及此事，應當依從回答清楚。陳天興早先在佞人府任職，未經審察監督，皇上本當没有這種登記的文簿吧。應當儘快把他閹割掉。殿下已經見過姓王的没有？應依照這種安排叫姓嚴的親自上天禀告。那個人若是不停地追查下去，正可以催促他殘餘的生命，或者加快實現慶祝的大事。”凡是劉劭、劉濬相互寫的書信之類都像這樣，所説的都是代號名稱，講皇上爲“那個人”，或者寫成“其人”；將太尉江夏王劉義恭寫成“佞人”；東陽公主府第在西掖門外，所以叫“南第”，姓王的即是王鸚鵡的姓；親自上天禀告，是指派嚴道育親自上天去向天神禀告。

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宫内。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詰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宫，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旿家。

王鸚鵡嫁給沈懷遠以後，擔心與陳天興私通的事暴露，就請劉劭殺死他。劉劭秘密派人殺害了陳天興。慶國説互相傳消息，往來聯係，衹有兩個人，陳天興死了以後，擔心將會被牽連，於是把那件事全部向皇上禀報。皇上大吃一驚又萬分嘆惜，立即派人逮捕王鸚鵡，查封她家，搜查到劉劭、劉濬寫的數百張紙，都是詛咒巫蠱的話，在宫内搜查到他們所埋的皇上偶像。嚴道育背叛逃亡，搜捕没有抓到。皇上大怒，徹底追查這件事，分别派遣宫中官員進入東部各郡搜捕，都没有抓到。皇上責問劉劭、劉濬，劉劭、劉濬惶恐萬分無話可説，衹是一個勁兒認罪罷了。嚴道育改變服飾成爲尼姑，逃到東宫藏匿，劉濬到京口去，又將她裝在車子内跟隨自己外出，有時在民人張旿家進進出出和休息。

江夏王義恭自盱眙還朝，上以巫蠱告之，曰：“常見典籍有此，謂

江夏王劉義恭從盱眙郡回朝，皇上將巫蠱案件告訴他，説：“曾經從典籍中看到過這種事，

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睹。劭雖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爾。"

還説過這是史書傳記的空話，没想到就會親眼目睹這種事。劉劭雖然所作所爲有悖常理，但不一定馬上使國家滅亡，等到他南面稱君的時候，那就不關我和你的事了。你的兒子多，將來也會遇到這樣的事啊。"

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宫實甲萬人。車駕出行，劭入守，使將白直隊自隨。

先前在二十八年時，彗星從畢宿、昴宿方向出發，進入太微垣，横掃屬於帝王星座的端門，滅掉翼宿、軫宿各星光亮。二十九年，火星朝着相反方向運行守住氐宿，從十一月開始連綿大雨夾雜下雪，太陽出現罕見的光耀。三十年正月，颳起大風、白霰飛舞而且雷聲隆隆。皇上擔憂有人暗中發難，於是增加劉劭統領軍隊人數，東宫實有甲士一萬人。皇上車駕出行，劉劭就進宫守護，派他統領的充當侍衛的白直隊跟隨自己。

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宫，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録，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核，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是異謀，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

那一年二月，劉濬從京口入朝，派他到江陵鎮守，就將嚴道育用車送還東宫，自己準備西上到任。有人向皇上禀報説："京口民間張旿家裏有個尼姑，服食丹藥，進出征北將軍府，好像是嚴道育。"皇上起先不相信，試一下派人突擊搜捕，抓到她兩個婢女，招供説："嚴道育隨同征北將軍回京師了。"皇上以前認爲劉劭、劉濬已經斥退遣送嚴道育，可是現在還是同她往來，不由得驚駭嘆息。就命令京口官員用船運送嚴道育兩個婢女，到京師考查核實，廢掉當太子的劉劭，賜劉濬死，皇上將這些決定告訴劉濬的母親潘淑妃，潘淑妃就全部告訴劉濬。劉濬飛快地報告劉劭，劉劭由於這事就心存異心，每天夜間總是設宴犒賞將士，有時親自給他們斟酒，秘密地同心腹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暗中策劃。

道育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使被甲，召内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呼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并入宫，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衆并驚愕，語

嚴道育兩個婢女即將抵京師，那個月二十一日夜晚，劉劭假傳皇上詔書説："魯秀謀反，你可以在天明時守衛宫殿，率領部隊進宫。"乘機派張超之等人集合平素蓄養兵士二千餘人，都讓他們身披甲胄，召集内外儀仗旗幟部隊的隊主、隊副，預先進行部署約束，説是有討伐行動。劉劭在住所召見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晚叫蕭斌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一齊進宫，告訴他們將發動政變，自己

在《淑傳》。明旦未開鼓，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與門衛云："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直衛兵尚寢。超之手行弒逆，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蚤啓。"未及答，即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太祖左細杖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又殺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

起身跪拜蕭斌等人，涕淚滿面，衆人全都驚駭愕然，這些事記載在《袁淑傳》。第二天清晨没等到敲鼓，劉劭將紅衣服加在軍裝之上，乘坐畫輪車，蕭斌與他同坐一輛車，衛隊隨從像平時入朝的儀式，宫門打開，他們從萬春門進宫。按以往制度，東宫軍隊不能進入宫城，劉劭對守門衛士説："接到聖旨，有軍事行動。"命令後面部隊迅速趕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騎馬進入雲龍門、東中華門和齋閤，拔出兵刃直接衝上合殿。皇上那天夜間同尚書僕射徐湛之屏退衆人商談，到天明蠟燭尚未熄滅，值班衛兵尚在睡覺。張超之手起刀落弒殺皇上，并殺死徐湛之。劉劭走進合殿中閤時，太祖已經去世，就出來坐在東堂，蕭斌拿着刀一旁侍衛值班。叫中書舍人顧嘏，顧嘏震驚恐懼没有準時出來，到了以後，就問道："打算廢掉皇上，爲什麼不早一點説。"還没有等到回答，立即上前把他斬殺。派人到崇禮闥殺死吏部尚書江湛。太祖的左細杖主卜天與在東堂攻打劉劭，被殺死。又派人從東閤進去殺死潘淑妃，接着又殺死太祖左右親信數十人。急忙召見始興王劉濬，率領衆人聚集在中堂。又召見太尉江夏王劉義恭、尚書令何尚之。

劭即僞位，爲書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文武并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使改元爲太初，劭素與道育所定。斌曰："舊逾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晋惠帝即位，便改號。"劭喜而從之。百僚至者裁數十人，劭便遽即位。即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爲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侍中營道侯義綦爲征虜將軍、晋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

劉劭登上僞皇帝寶座，下書説："徐湛之、江湛弒君大逆不道罪不可言，我率兵入殿，已經來不及，號哭痛惜先帝駕崩，肝心破裂。現在罪魁已經捕獲，禍首全部消滅，可以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文武官員一齊賞賜爵位二等，各個部門一概依照認真辦理。"起先讓蕭斌寫詔書，蕭斌以文詞不好推辭，就派侍中王僧綽寫詔書。將年號改爲太初，這是劉劭往常同嚴道育共同商定的。蕭斌説："過去的制度是過了一年纔改元。"劉劭將此事詢問王僧綽，王僧綽説："晋惠帝即位，立即改年號。"劉劭高興地聽從。文武百官到場的纔數十人，劉劭就倉促即位。即位儀式完畢，劉劭推説有病立即回到永福省，然後將大行皇帝遺體搬到太極前殿。這一天，任命蕭斌爲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守石頭城，侍中營道侯劉義綦爲征虜將軍、晋陵南下

尚書殷冲爲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王及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親黨新除始興内史荀赤松、新除尚書左丞臧凝之、山陰令傅僧祐、吴令江徽、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右衛司馬江文綱。以殷仲素爲黄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及諸同逆聞人文子、徐興祖、詹叔兒、陳叔兒、任建之等，并將校以下龍驤將軍帶郡，各賜錢二十萬。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薄賦輕繇，損諸游費。田苑山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

邳二郡太守，鎮守京城，尚書殷冲爲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舉行大殮，劉劭用生病推托不敢外出。先前發給衆親王以及各部門的兵器裝備，全部收回交到武庫。殺死徐湛之、江湛的親信朋黨計有新任命始興内史荀赤松、新任命尚書左丞臧凝之、山陰縣縣令傅僧祐、吴縣縣令江徽、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右衛司馬江文綱。任命殷仲素爲黄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及一同弑君叛逆的人聞人文子、徐興祖、詹叔兒、陳叔兒、任建之等，連同將校以下龍驤將軍兼領郡長官的，各賞賜二十萬錢。派人對魯秀説："徐湛之經常打算坑害你，我已經替你除掉他了。"派魯秀和屯騎校尉龐秀之雙雙掌管軍隊。任命侍中王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舉行成服喪禮的日子，劉劭走進大殿面對靈堂，號啕大哭不能控制自己。廣泛地登門訪問公卿大臣，詢問采納治國大政方針，降低賦税減輕徭役，減少各種游樂費用。國家管理的田地林苑山陵湖澤，有可能放棄的，借給貧民耕作。

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浙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冲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衛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覬、新渝侯玠，并以宿恨下獄死。禮官希旨，謚太祖不敢盡美稱，上謚曰中宗景皇帝。以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進世祖號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南平王鑠中軍將軍，會稽太守隨王誕會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太保領大宗師，諮稟之科，依晋扶風王故事。

三月，派遣大使分别到各地巡行，分出浙以東五個郡設置會州，省去揚州設立司隸校尉，任命殷冲任這個職務。任命大將軍江夏王劉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劉義宣爲太尉，衛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劉濬進封號驃騎將軍。王僧綽因先前參預廢立太子的事，被誅殺。長沙王劉瑾、劉瑾之弟劉楷、臨川王劉燁、桂陽侯劉覬、新渝侯劉玠，因爲舊有怨恨一同關進監獄處死。禮官爲迎合劉劭的心意，認爲太祖的謚號不敢用盡善盡美的稱呼，就奉上謚號叫中宗景皇帝。任命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進封世祖官號征南將軍，加封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南平王劉鑠爲中軍將軍；會稽太守隨王劉誕爲會州刺史。江夏王劉義恭以太保領大宗師，請教法律條文，依照晋朝扶風王的典故。

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并舉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内，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國府入齋、傳

世祖和南譙王劉義宣、隨王劉誕等各地方鎮一齊發動義兵。劉劭聽到義軍大規模起兵，就將劉氏親王及大臣全部聚集在城内，把江夏王劉義恭住所搬遷到尚書下舍，劉義恭十幾個兒子住在侍中下省。在永初元年以前，相國府祭祀前

教、給使，免軍户，屬南彭城薛縣。劭下書，以中流起兵，當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下番將吏。加三吴太守軍號，置佐領兵。四月，立妻殷氏爲皇后。

世祖檄京邑曰：

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絶君后，凶慢之情，發於齠亂，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啓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悖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弑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冤腷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并橫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

的齋戒、傳布政教、供給差役、辦理免除軍役户，屬南彭城郡薛縣管轄。劉劭發下文書，認爲長江中游起兵，自己應當親自統領大軍，在江邊觀察變化，全部召回所屬輪流休假的將吏。給三吴地區郡太守加上將軍封號，設置佐吏指揮部隊。四月，立妻子殷氏爲皇后。

世祖向京師發出檄文説：

時運不會經常興隆，朝代會有非常大的事端。故而自前代以來，有的因爲多災多難反而成爲福祉，有的由於昏庸暴虐造成禍患，都是出於君臣禮義相合，如違背天理就會恩斷義絶，所以堅冰的遭遇，常常聚集在澆薄衰落的末世，没有出現在用大道治理國家，政教風化清明敦厚之世，可是當凶惡的鳥獸反噬之時，大災大難竟然從血緣至親中爆發的啊。先帝聖明德行在位，功勛感通天下，光明普照萬國，大道潤澤無邊的遠方，風化所及的地方，荒凉角落變爲能分辨是非；仁義感化的地方，樹木頑石能敞開心扉。可是孽賊劉劭憑藉宗室嫡長子的身份，一向蒙受恩寵栽培，在東宫立爲太子，禮遇超過君主皇后，凶惡輕侮的心情，滋生在垂髫换齒的童年，猜忌狠毒的思想，成熟在幾乎登位之時。孽賊劉濬險詐浮躁品行惡劣，從小到大，相互依賴勾結，共同施展奸邪。先王以爲王室處身失所，家難屢次盤結，所以包含遮蔽寬容隱藏，没有暴露他們的瑕隙罪行，一再教誨誘導啓發勸告，希望得到改過自新的回音。爲什麽狂妄邪惡竟没有覺悟悔改，共同作惡相互勾結，起初用巫蠱作亂，最後犯下弑君弑父大逆不道罪行，聖上身體遭受殘害的痛楚，國家面臨墜落滅亡的哀痛，全國心崩膽裂，人神哭泣出血，自有人類以來，從未聽説過這種大禍。我得到噩耗震驚號哭，肝腦塗地，哀憤憂愁而氣息鬱結，感到茫茫大地没有容身之所。大將軍、各位宗室親王幽禁在府第，生死存亡無法預料。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都是當代俊秀榜樣，一時忠誠堅貞之士，有的立身朝廷

端莊嚴肅，有的聽到篡逆剛直不屈，他們一齊分尸宮廷階陛，懸首京城市曹。宗族朋黨橫遭滅絶，難道僅衹一家一姓；狠毒災禍所到之處，還不知慘極人寰到什麼程度。

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圮，虛、牟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恥。今命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宗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内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别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孰，或迅楫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勛暢遐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睿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荆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軍將軍朱脩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荆、雍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并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吴，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旆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鋭甲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

從前周朝發生災難，齊國、晉國起兵勤王；漢朝正朔曾經中斷，朱虛侯、東牟侯守節不仕異姓，他們有的是異姓有的是親屬，還能捨身取義，何況幕府的職守與前人相同，道義兼有爲臣爲子，應當用枕戈達旦卧薪嘗膽的辦法，姑且保存有生力量，立志將元凶首惡梟首示衆，稍微清除仇恨耻辱。現在命令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人，統率精鋭士兵三萬，日夜兼程直接到達石頭城，再分别奔赴白下城。輔國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宗慤等人，統率披甲持盾的士兵兩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内史沈慶之等人，統領健壯勇士五萬，連續不斷地緊跟上路。分兵派人指揮，有的應破釜焚舟從姑孰城陸路出發，有的應迅速從水路到蕪湖縣，攻占雲陽縣城。這幾位統帥，都英勇果敢善於出奇制勝，智謀韜略高瞻遠矚，名震全國，功勛傳聞遠地邊疆。各地幕府親自監督十餘萬精兵悍卒，授以軍令拿起武器討逆報國，絡繹不絶相繼前進。司徒聖明智慧謀略精深，勃然震怒奮起，在八州徵召甲士，從荆州郢州迅速起兵。冠軍將軍臧質忠誠剛烈協同舉兵，震動漢陰地區。冠軍將軍朱脩之高風亮節，竭盡全力奮起討逆。荆州、雍州大軍百萬，稍後踏上征途，西蜀、江漢勤王之師，已經陸續出境。又有安東將軍劉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同時將密信全部送到，不約而同，向三吴地區傳送檄文，各路大軍開赴京師，不論遠近一齊進軍，萬里征途軍旗飄揚。大小船艦在河川飛騰，使滄江水霧充塞江面；精鋭士卒踏過山野，林木倒下樹根摧平。足智多謀的士人，剛毅雄健的兵士，蓄志多時，心懷積憤等待命令。先帝的神靈恩澤，結聚

何往不捷。况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群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頹山壓卵，商、周之勢，曾何足云。

在人們心中，逆天順天是大的氣數，天理會在暗中顯露，沒有父親的國家，普天之下都不存在。插有羽毛的檄文已經飛馳各地，華夷各族響應會集，憑這樣的力量聯合作戰，有誰能够抵禦？憑這種大義興兵討逆，打到什麽地方能不奏捷報？何况逆賊醜類没有親長，生人神鬼都將他們拋棄，算一下他們行凶作惡的同夥，不滿五百人，是所器重的一群小人，同他們密切勾結，對於正人君子，必然忌恨萬分。傾注大海的水灌注螢燭之光，推倒山嶺壓卵，商末、周初義軍壓境的形勢，足以證明，不需再説了。

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皇渥，或勛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俯眉寇手，含憤茹戚，不可爲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兹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

諸位有的世代忠貞賢良，身受皇恩滋潤；有的建功立業肝膽相照，休戚與共。因迫於凶逆勢力，不得不在敵寇面前低頭，可是滿懷悲憤痛楚，這樣做不能算你們真心。現在大軍行程近在咫尺，威嚴聲勢已經相接，你們可以斟酌形勢相機行事，改變現狀建立新功，洗刷蒙受的污穢過失；若是舉事没有成功，能够背叛逆賊歸順義軍，也算作其次；如果有人執迷不悟一意孤行，與凶逆狼狽爲奸沆瀣一氣，則對他們嚴懲不赦，殺戮株連五族。賞罰的律條，信誓如日月。燎原大火一起，玉石同爲灰燼，希望祈求多福，不要終生遺憾。檄文一到立即公布，務使全部知曉。

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爾。"司隸校尉殷冲掌綜文符，左衛將軍尹弘配衣軍旅，蕭斌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世祖書曰："聞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嘆，義夫激怒。古來陵上内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宣，人懷甘死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

劉劭自稱平素熟悉軍事，對朝廷士人説："諸位卿家衹要幫助我處理文書，不用注意布陣作戰的事。如果有盜寇發難，我自當親自出征，衹恐怕賊寇不敢蠢動吧。"司隸校尉殷冲執掌所有文書符印，左衛將軍尹弘配置軍旅服裝，蕭斌總領各種事務。京師内外戒嚴。將世祖的兒子軟禁在侍中下省，南譙王劉義宣幾個兒子軟禁在太倉空屋内。劉劭派劉濬給世祖寫信説："聽説弟弟忽然發出狂妄的檄文，倚仗兵力對我反噬，官宦憤慨嘆息，義士激怒扼腕。自古以來陵墓上兄弟内訌，誰人不被消滅，弟透徹閲讀典籍，難道不是這樣陳述嗎。如今主上是上天賦予英明聖智，威靈神武大爲顯現，自登基以來，恩威兼

自少長，東宮之歡，其來如昨，而信惑奸邪，忘兹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乘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霆緩電者，猶冀弟迷而知返耳。故略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内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小名也。

施，人人懷有甘願犧牲的志向，萬物争逐捨棄生命的節操。弟弟蒙受皇族聖眷恩遇，在宫中長大成人，相聚東宫的歡樂，想來宛如昨天，可是你相信奸邪之人的誘惑，忘却這些恩義摯友，這樣的不顧道義，人鬼共同憎惡。如今水軍步兵各路人馬全已準備停當，主上親自統率六軍，太保又執鉞指揮，我與烏羊，相互連接實行大道。暫緩雷霆電閃的原因，是還希望弟弟迷途知返罷了。所以略微表示關懷，語言不能完全表達我的心意。主上聖明恩德，常常優厚法師，如今住在宫殿内，想到弟弟希望知道消息，所以附筆。”烏羊，是南平王劉鑠；法師是世祖的世子小名。

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説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劭謂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使褚湛之戍石頭，劉思考鎮東府。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决戰，若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虚，容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鋭待期，坐而觀釁。”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决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自天也。”劭不納。疑朝廷舊臣悉不爲己用，厚接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悦其意。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爾。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决之，不

劉劭打算殺害三鎮士人庶民家口，江夏王劉義恭、何尚之規勸他説：“凡是舉辦大事的人，常常不顧家中妻兒老小。何况大多數是被驅使逼迫，如今忽然誅殺他們拖累的家小，正好足以堅定他們的意志罷了。”劉劭認爲有道理，故而下發文書對這些不予過問。派褚湛之戍守石頭城，劉思考鎮守東府。劉濬和蕭斌勸劉劭指揮水軍從上游决戰，如若不然，就據守長江兩岸的東、西梁山。江夏王劉義恭擔心義軍倉促出兵，船艦簡陋狹小，不適宜水戰。於是進獻計策説：“逆賊劉駿年輕不熟悉軍事，遠道而來士卒疲勞，我們應當以逸待勞。如今出兵遠至梁山，那麽京都就會空虚，若東面有軍隊乘虚前來，可能成爲大患。如分兵兩路，那麽兵力分散勢力就單薄，不如養精蓄鋭等待時機，坐觀破綻乘機取勝。”劉劭贊成這個建議。蕭斌神色嚴厲地説：“南中郎當年二十歲少年，已經能建立像這樣的大事，難道再可以輕易估量。現在三方共同作惡，地勢占據上游，沈慶之非常熟悉軍事，柳元景、宗慤曾屢次建立軍功。形勢到了這樣，實在不是小的敵手。應當趁人的情感還没有離散，尚可以决一死戰。端坐臺城之内，憑什麽得到長治久安。主上和輔相都没有决戰心意，這是天意如此。”劉劭没有采納。他懷疑朝廷舊臣都不聽自己指揮，就優厚接待王羅漢、魯秀，將軍中事務全部委托他們，大量賞賜珍寶美女，來討好他們。王羅漢先前任南平王劉鑠右軍參軍，劉劭認爲他有將才，

然不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岸，驅百姓家悉渡水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褚湛之爲後將軍、丹陽尹，置佐史；驃騎將軍始興王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録尚書六條事；中軍將軍南平王鑠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兖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新除左將軍、丹陽尹建平王宏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

所以作爲心腹骨幹加以委任。有人勸劉劭保衛石頭城，劉劭説：“前人堅守石頭城的原因，是等待諸侯前來勤王罷了。我如果守衛此城，有誰會被解救。惟一出路應當力戰决一雌雄，不然就不能克敵制勝。”每天親自出巡到軍隊，慰勞將士，親自監督都水臺官員整修船艦，焚燒南岸房屋，驅使百姓家人全部渡到北岸。指使主管部門官員上奏立其子劉偉之爲皇太子，任命褚湛之爲後將軍、丹陽尹，配置輔佐官吏，驃騎將軍始興王劉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録尚書六條事，中軍將軍南平王劉鑠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兖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新任命的丹陽尹建平王劉宏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

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即本號爲湘州刺史，輔國將軍檀和之爲西中郎將、雍州刺史。

龐秀之從石頭城不顧部衆率先向南逃奔，因此軍心民情大爲震驚。任命征虜將軍營道侯劉義綦用本封號爲湘州刺史，輔國將軍檀和之爲西中郎將、雍州刺史。

十九日，義軍至新林，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二十一日，義軍至新亭。時魯秀屯白石，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二十二日，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登朱雀門躬自督率，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克，而秀斂軍遽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劭走還朱雀門，蕭斌臂爲流矢所中。褚湛之携二子與檀和之同共歸順。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濬及蕭斌備守。劭并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爲民。以前軍將軍、輔國將軍王羅漢爲左衛將軍，輔國如故，左軍王正見爲太子左衛率。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過淮。東掖門隊主吴道興是臧質門人，冶渚軍主原稚孫是世祖故史，義恭得

十九日，義軍抵達新林，劉劭登上石頭城烽火樓瞭望。二十一日，義軍占據新亭。這時魯秀駐扎在白石山，劉劭召回魯秀和王羅漢共同駐軍朱雀門。蕭斌統率步兵，褚湛之統率水軍。二十二日，派蕭斌率領魯秀、王羅漢等精兵一萬人攻打新亭壘，劉劭登上朱雀門親自督導指揮，將士想着劉劭的重賞，都爲他奮力作戰。將要攻克的時候，魯秀約束部隊驟然停止進攻，被柳元景等人乘機反攻，所以大敗。劉劭又率領心腹死黨親自攻打新亭壘，柳元景再次打敗他們，劉劭逃回朱雀門，蕭斌被流矢射中臂膀。褚湛之帶着兩個兒子與檀和之共同歸順義軍。劉劭驚駭恐懼，逃回臺城。那天夜晚，魯秀又向南逃奔。這時江夏王劉義恭謀劃占據石頭城，正遇到劉劭已經派劉濬和蕭斌到那裏守衛。劉劭將京都有軍籍的軍人名册全部燒掉，設置郡縣，全部歸屬管轄京師的司隸校尉作爲民户。任命前軍將軍、輔國將軍王羅漢爲左衛將軍，輔國將軍封號同前，左軍王正見爲太子左衛率。二十五日，劉義恭單馬向南奔逃，從東掖門出城，於冶渚渡過淮河。守衛東掖門的隊主吴道興是臧質的門人，防守冶渚的

免。劭遣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宫内，啓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户，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世祖。

軍主原稚孫是世祖的老部下，所以劉義恭得到保全。劉劭派遣騎兵追趕，騎兵追到冶渚，劉義恭開始渡過淮河。劉義恭的佐吏、遵守大義的故舊二千餘人，隨從他南逃，大部分被追兵殺害。派遣劉濬殺害劉義恭的兒子。用車輦迎接蔣侯神像到宫内，跪拜磕頭乞求恩祐，任命他爲大司馬，封爲鍾山郡王，食邑一萬户，加授符節斧鉞。另一神像蘇侯爲驃騎將軍。派南平王劉鑠作祝禱文告，歷數世祖罪狀。

加濬使持節、都督南徐會二州諸軍事、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劍二十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驃騎將軍，與濬并録尚書事。二十七日，臨軒拜息偉之爲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

加封劉濬使持節、都督南徐會二州諸軍事、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劍二十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南平王劉鑠加封號驃騎將軍，與劉濬共同擔任録尚書事。二十七日，在殿前平臺上任命兒子劉偉之爲太子，文武百官都披甲胄，劉劭單獨穿帝王衮衣。下文書大赦天下，祇有世祖、劉義恭、劉義宣、劉誕不在寬恕之例，他們的同黨没有追問。

先遣太保參軍庾道、員外散騎侍郎朱和之，又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并至曲阿，與道相遇，與戰，大破之。劭遣人焚燒都水西裝及左尚方，决破柏崗方山埭以絶東軍。又悉以上守家之丁巷居者，緣淮竪舶船爲樓，多設大弩。又使司隸治中監琅邪郡事羊希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于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

首先派遣太保參軍庾道、員外散騎侍郎朱和之，又派遣殿中將軍燕欽東面抵抗劉誕。五月，世祖所派遣的參軍顧彬之及劉誕前軍，一同到達曲阿縣，與庾道部隊遭遇，展開激戰，大敗庾道。劉劭派人焚燒都水署西面的裝備以及左尚方，决破柏崗方山埭堤壩來阻擋東面進攻軍隊。又徵集住在街巷裏全部守家的男子，沿着淮河竪立船舶當作樓臺，配置很多大弩。又派司隸治中監琅邪郡事羊希用木柵門切斷班瀆、白石等各處出水口。一時間男子已經徵盡，就徵集婦女服勞役。

其月三日，魯秀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鈎得一舶。王羅漢副楊恃德命使復航，羅漢昏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内鑿塹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内沸亂，無復綱紀。丹陽尹尹弘、前軍將軍孟宗嗣等下及將吏，并逾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

這個月三日，魯秀等人招募勇士五百人攻打大航，鈎取一艘船。王羅漢副將楊恃德命令派兵收復大航，當時王羅漢擁着妓女昏昏酣睡，聽説官軍已渡河，驚惶恐懼放下武器歸降。沿着河中小洲停靠的船隊，按停靠次序各自逃散，各種軍用器具車仗鼓樂冠蓋，充塞大街小巷。這天夜晚，劉劭緊閉六門守衛，在城門内挖掘塹溝竪立栅欄，用没有帷蓋的露車作爲樓臺進行防守，城内鬧如沸水，秩序大亂。丹陽尹尹弘、前軍將軍孟宗嗣等人以下的將佐官吏，一齊越過城墻外逃。劉劭派詹叔兒燒掉帝王車輦及王冠朝服。蕭

遣息約詣闕請罪，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

斌聽到大航失守，惶恐窘迫不知道做什麼好，向所統率的軍隊宣布命令，全部放下武器，從石頭城派遣兒子蕭約到城闕請罪，不久又舉着白幡前來投降，在軍營帳前被誅殺。

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群帥，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趣宣陽門。劭軍主徐興祖、羅訓、虞丘要兒等率衆來降。劭先遣龍驤將軍陳叔兒東討，事急，召還。是日始入建陽門，遥見官軍，所領并棄仗走。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并走還入殿。天祚與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安都及軍主武念、宗越等相繼進，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并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已俯順群心，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

四日，太尉江夏王劉義恭登上朱雀門，總領所有將帥，派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人直撲宣陽門。劉劭部下的軍主徐興祖、羅訓、虞丘要兒等人率部衆投降。劉劭先派龍驤將軍陳叔兒向東討伐，情况緊迫，就召回京師。這一天，開始進入建陽門，遠遠望見官軍，所率領的部隊一齊丢棄車仗逃跑。劉劭的心腹擔任宫中白直的一群同夥先前駐守在閶闔門外，一齊逃回宫殿。程天祚與薛安都的副將譚金就乘這個機會，尾隨其後進入宫中。薛安都和軍主武念、宗越等人相繼進宫，臧質大軍從廣莫門攻入，共同會師太極殿前面，立即斬殺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大哭大號一齊跑出宫。劉劭打穿西墻躲進武庫的井中，被隊副高禽抓獲。劉濬率領左右數十人，同南平王劉鑠從西明門出宫，一同向南奔逃。在越城遇見江夏王劉義恭，劉濬下馬説："南中郎現在打算做什麽？"劉義恭説："四海缺少統領，百官堅决請求，皇上已經順應民心，君臨萬國了。"劉濬又説："虎頭來得不算晚吧？"劉義恭説："應當痛恨來得太晚了。"劉濬又説："怎麽做可以不死呢？"劉義恭説："可以到行宫去請罪。"劉濬又説："不知道還能不能給我一官半職立功贖罪？"劉義恭又説："這件事没法估算。"帶着他一同回京師，在路上將他斬首。

始興王劉濬

濬字休明，將産之夕，有鵩鳥鳴於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興王。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後將軍、湘州刺史。仍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七年，爲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置佐領兵。十九年，罷府。二十一年，加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

劉濬字休明，將出生的那天晚上，有鵩鳥在屋上鳴叫。元嘉十三年，他八歲，就封爲始興王。十六年，任都督湘州諸軍事、後將軍、湘州刺史。還遷升爲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封號同前。十七年，任揚州刺史，將軍封號同前，設置官佐統率軍隊。十九年，撤銷府職。二十一年，加封散騎常侍，進封號中軍將軍。

明年，濬上言："所統吴興郡，

第二年，劉濬上奏説："所管轄的吴興郡，

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决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没。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奥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吴、晋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吴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算考，如所較量，决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吴興，若此浛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説，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竟不立。

群山重叠環繞形勢險要，地面大多積水成爲沼澤，山泉流水匯聚於此，疏浚遲緩造成壅塞，雨季還没有過去，就已被水淹没。有時正當春季停止耕作，有時剛剛入秋就淹没莊稼，農家白白勞苦，防澇束手無策。那個郡的西南地區，土地肥沃百姓富庶，一年豐收，那麽成熟的莊稼就布滿京城；有時遇到水澇，那麽周圍數郡成爲災難。近年以來，歉收多而豐年少，雖然用財物救濟災民，耗盡國庫儲備，公私兩方弊病，將没有止境。州民姚嶠權衡利弊，認爲二吴、晋陵、義興四郡，河川水流一齊注入太湖，而松江、滬瀆阻塞不能暢通，所以處處溢過堤岸，田地淹泡成災。打算從武康縣紵溪開通漕谷湖，直接引水出海，全長一百餘里，在泥水摻和的地方穿鑿渠道一定不再滯留大片積水。從實地測量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過去十一年大水，已到前刺史劉義康處打算陳述這項計劃，當即派遣主簿盛曇泰隨同姚嶠實地考察，因相互責難意見不統一，開渠之議就暫時擱下。既然事關國計民生大計，應當盡心審察，立即派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吴興太守孔山士共同實行，按照看到的地勢，推究評判地形高低，水源由來和經過地點，没有不去實地校核，畫好圖紙，詳細進行計算考定，依照比較衡量所定方案，通水之説可以成立。考慮到四個郡同遭水患，不僅僅是吴興一地，如果這條大渠能通過大片積水地區，各個地區都蒙受利益。没有暫時的辛勞，就没有永遠的平安。但是創辦水利事大，開始階段面臨很多困難。現在打算暫且開一條小渠，試一試觀察水的流向，就此派遣烏程、武康、東遷三縣靠近工地的居民，立即動工興建。若是應當擴大施工規模，不久再行上奏。鄭國是敵國之人爲秦修渠，史起爲國盡忠，一旦采用他們倡議，萬世享受利益。姚嶠建議修渠，雖是草野之人，如果不是空談，也許可以成立。”贊成他的建議。工程終究没有完成。

二十三年，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常侍如故。二十

二十三年，賜給鼓吹樂器一部。二十六年，出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常侍職務同前。二十八年，派遣劉濬率部隊在瓜步山築

八年，遣濬率衆城瓜步山，解南兖州。三十年，徙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持節、常侍如故。

濬少好文籍，姿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宫無主，潘專總内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郎蔡興宗并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詰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及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優游外藩，甚爲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兖，於是復願還朝。廬陵王紹以疾患解揚州，時江夏王義恭外鎮，濬謂州任自然歸己，而上以授南譙王義宣，意甚不悦。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宜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授濬。時濬入朝，遣還京，爲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嘆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濬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濬，辭甚哀切，并賜書曰："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濬慚懼，不知所答。濬還京，本暫去，上怒，不聽歸。其年十二月，中書侍郎蔡興宗問建平王宏曰："歲無復幾，征北何當至？"宏嘆息良久曰："年内何必還。"在京以沈懷遠爲長流

城，失守南兖州。三十年，調任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持節、常侍職務同前。

劉濬年輕時喜愛文籍，姿容端莊秀美。母親潘淑妃深受寵愛。當時六宫没有皇后，由潘淑妃總管宫内事務。劉濬品貌才華都很出色，母親又備受愛寵，太祖對他非常關心。建平王劉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郎蔡興宗都同他有文字交往。當初，元皇后妒忌成性，認爲潘淑妃被寵幸，於是憤恨憂傷成疾而死，所以劉劭痛恨潘妃及劉濬。劉濬擔心將來招來大禍，就曲意奉承劉劭，劉劭纔與他友善相處。劉濬行爲不檢有很多過失，屢次受到皇上責備查究，心中憂慮懼怕，於是夥同劉劭作巫蠱。等到離開京師鎮守京口時，任意將揚州文武官員二千餘人跟隨自己，悠閑自在地巡游分封藩臣的地區，非常得意。在外鎮守不過一年，又失陷南兖州，由於這樣又希望返回京師。廬陵王劉紹因病離開揚州，當時江夏王劉義恭在外鎮守，劉濬認爲揚州長官之職自然要歸自己，然而皇上將此職務授予南譙王劉義宣，劉濬内心非常不高興。竟依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請求鎮守江陵，又向尚書僕射徐湛之請求幫助。可是尚書令何尚之等人都説劉濬是太子的二弟，不應該遠離京師。皇上認爲長江上游重地，應當有骨肉至親鎮守，所以將此重任交給劉濬。這時劉濬回朝廷，遣送回京口，受到不任實職的處分。到京口纔數日巫蠱事件泄露，這時是二十九年七月。皇上終日悵恨嘆息，對潘淑妃説："太子圖謀富貴，换句話説也是個理由。虎頭也像這樣，是絶對想不到的。你們母子難道可以一天没有我嗎？"劉濬小名虎頭。派親信朱法瑜暗地裏責備劉濬，言辭哀悲懇切，并寫信給他説："王鸚鵡事件想來你已經聽到了，你爲什麽迷惑到這種地步。再説沈懷遠是什麽人，他豈能替你隱瞞這些事呢？所以派朱法瑜口頭轉告，就此停筆悵恨慨嘆。"劉濬既慚愧又恐懼，不知道怎樣回答。劉濬回到京口，本想暫時離開，皇上

參軍，每夕輒開便門爲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明年正月，荆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濬，泣涕謂曰："汝始咒詛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而去，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上累。"

發怒，不准他回任所。這年十二月，中書侍郎蔡興宗問建平王劉宏說："到歲末没多少天了，征北將軍什麽時候可以到?"劉宏感嘆好久纔說："年内爲什麽一定回來。"在京口任命沈懷遠爲長流參軍，每天晚上常常打開便門讓他微服出行。皇上聽説，殺死他寵愛的人楊承光。第二年正月，爲了到荆州任職正要起程，二月，劉濬回到朝廷。十四日，到宫殿前平臺上接受任命。這一天，藏匿嚴道育的事泄露，第二天清晨劉濬進宫辭行，皇上臉色非常難看。當天晚上，就加以追查責問，劉濬衹是認錯，請求原諒而已。潘淑妃抱住劉濬，涕淚交加哭道："你當初詛咒父皇的事件發生，還希望你現在已經考慮自己的罪過，爲什麽忽然想到隱藏嚴道育呢?皇上責備你很嚴厲，直到我叩頭乞求施恩，他心裏長時間不能消除疑慮。今天還活着做什麽，可以拿毒藥來，我當先服毒自盡，不忍心看到你遭到大禍敗亡。"劉濬甩動衣服就離開，説："天下的事情不久自己會判别清楚，希望稍稍放寬憂愁的折磨，我一定不會連累你的。"

劭入弑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内叫唤，宫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宫内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守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至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

劉劭進宫弑父的那天早晨，劉濬正在西州，府中舍人朱法瑜跑來禀告劉濬説："宫廷裏面喊聲四起，宫門全部緊閉，路上聽説太子反叛，無法估算禍亂會亂到什麽程度。"劉濬裝作吃驚的樣子説："現在應當怎麽辦?"朱法瑜勸他進入石頭城據守。劉濬没有得到劉劭的信息，不知道事情成功與否，坐立不安不知道做什麽好。將軍王慶説："現在宫中發生變亂，不知道皇上安危，爲臣爲子應干預此事，甩起衣袖共赴國難。據城自守，不是臣子的節操。"劉濬不聽從，就從南門出去，直接奔向石頭城，隨同的文武官員有一千餘人。當時南平王劉鑠鎮守石頭城，也有一千餘名士兵。没多久劉劭派遣張超之騎馬飛奔而來召見劉濬，劉濬屏開衆人詢問事變經過，立即身穿戎服乘馬離開石頭城。朱法瑜堅决阻止劉濬，劉濬不聽從。走到中門，王慶又勸諫説："太子謀反叛逆，天下怨恨憤怒。明公衹應當緊閉城門堅守，坐吃城内積儲的糧食，不會超過三天，凶黨自己就會分崩離析。情况就是這樣，明

"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

公如今難道應當離開石頭城。"劉濬説："皇太子的命令，誰敢再説就立即斬首。"進宫以後，見到劉劭，勸他殺害荀赤松等人。劉劭對劉濬説："潘淑妃已經被亂兵殺害。"劉濬説："這是下面那些人由來已久的願望。"這個人的狂悖忤逆竟到了這般地步。

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敕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濬書所云尼，即嚴道育也。

等到劉劭即將失敗，劉濬勸劉劭出海，用車輦將珍奇寶物綾羅綢緞運上船，寫信給劉劭説："船舶有些原因還没有到。今天晚上應當在這裏將各種物品全部卸下，希望迅速命令謝賜駛出艦船。尼姑已進入官署，希望明天同她訣别。我還認爲車駕應當出行這裏，否則不能用來鎮住人心的歸屬。"由於人心涣散，所以出海的計劃没有成功。劉濬信中所説的尼姑，就是嚴道育。

及劭入井，高禽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下。臨刑嘆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此。"

等到劉劭躲入井内，高禽從井中將他牽了出來，劉劭問高禽説："天子在哪裏？"高禽説："皇上近在新亭。"將劉劭拉到大殿前面，臧質看到他放聲大哭，劉劭説："我是天地都不能包庇寬容的人，老人家爲什麽還要哭。"臧質乘機一一歷數他叛逆的言行，劉劭回答説："先帝應當被廢黜，但不能做獄中囚犯，我向蕭斌請教，蕭斌被人指使纔這樣做的。"又對臧質説："可以替我陳述一下，乞求發配到邊遠地方行不行？"臧質回答説："皇上近在大航以南，自然會有處置。"將劉劭捆縛在馬上，押送到軍營轅門。到了牙旗下面，劉劭靠着馬鞍四處觀望，太尉江夏王劉義恭與各位親王都出來看着他。劉義恭責問劉劭説："我背離叛逆歸順義軍，有什麽大罪，爲什麽立即殺害我家十二個兒子？"劉劭回答説："殺害各位弟弟，這件事辜負叔父。"江湛妻子庾氏乘車過來痛駡劉劭，龐秀之也進行責問，劉劭高聲説："你們這班人又有什麽可以糾纏的！"先斬殺他的四個兒子，劉劭對南平王劉鑠説："這有什麽呢。"於是將劉劭在牙旗下斬首。他臨死前嘆息説："不去圖謀宗室社稷，怎麽會到這種地步。"

劭、濬及劭四子偉之、迪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濬三子長文、長仁、長道，并梟首大航，暴尸於市。

劉劭、劉濬以及劉劭四個兒子劉偉之、劉迪之、劉彬之、其中一個没有名字，劉濬三個兒子劉長文、劉長仁、劉長道，一齊在大航梟首，在

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爾，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絶，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并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故基，正於御床之所，爲亂兵所殺。割腸刳心，臠剖其肉，諸將生啖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并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于江。毁劭東宫所住齋，汚瀦其處。

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户。追贈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

僞司隸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并賜死。冲爲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也。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門，聞宫中有變，率城内禦兵至閣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又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也。爲太祖所委任。元嘉中，歷太子左右衛率、左右衛將軍，□人官爵高下，皆以委之。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即戎，武靈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與天屬，穢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爲幸矣。

市集上暴尸示衆。劉劭妻子殷氏在廷尉處死，她臨死前，對獄丞江恪説："你們家骨肉之間相互殘殺，憑什麽冤枉殺害天下無罪的人。"江恪説："你受封爲皇后，怎麽不是罪呢？"殷氏説："這不過是暫時的罷了，應當封王鸚鵡爲皇后。"劉濬妻子褚氏，是丹陽尹褚湛之的女兒，褚湛之開始南逃的時候，立即斷絶往來，所以免遭誅殺。其餘的子女姬妾，在獄中全部賜死。將劉劭、劉濬的尸體丢進長江，其他參與叛逆的同黨，以及王羅漢等人，全部伏法誅殺。張超之聽到義兵進城，就逃到合殿以前的房基，正逃到放御床的地方，被亂兵殺死。割腸挖心，將他身上的肉割成一塊一塊，將領就生吞下去，焚燒他的頭和骨頭。當時找不到傳國璽，就問劉劭，劉劭説："在嚴道育那裏。"就從她的住地取到。嚴道育、王鸚鵡一齊在京都大街上用鞭子打死，在石頭城四望山下焚燒她們的尸體，將骨灰拋撒到長江。拆毁劉劭在東宫内的住房，積蓄污水到該處。

封高禽爲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户。追封潘淑妃爲長寧園夫人，設置看守陵墓的人。

僞司隸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一同賜死。殷冲曾經替劉劭起草立符命的文告，又是殷妃的叔父。尹弘在二月二十一日早晨進宫入值，走到西掖門，聽到宫中發生變亂，就率領城内防守部隊到閣道下面。等到聽到劉劭進宫，誠惶誠恐地去禀報，請求處分，又替劉劭配備兵士，竭盡全力效忠。尹弘，天水郡冀縣人，是司州刺史尹冲的弟弟，是太祖委任的官吏。元嘉年間，歷任太子左右衛率、左右衛將軍，這個人不論官爵高低，都可以托付他的。

史臣曰：嚴重到了極點啊，是宋氏的家内災難。自赫胥氏以來，建立王、皇稱號，没有聽説過這種禍患。衹有荆、莒兩國，拋棄華夏歸附戎狄，趙武靈王改穿胡服，也是違背華夏典章。同室相殘事端，發生在骨肉肌膚，然而由於腹心的牽連，惟獨衹有這一代。災難興起與天相接，污穢流動在床第之間，孝敬慈愛的大道，一時間消失得無影無踪。中原百姓没有穿上戎狄的左衽服裝，也算得是大幸了。

宋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自序

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黄。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晋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其後因國爲氏。自兹以降，譜諜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敷德侯。遵子達，驃騎將軍。達子乾，尚書令。乾子弘，南陽太守。弘子勗，河内守。勗子奮，御史中丞。奮子恪，將作大匠。恪子謙，尚書、關内侯。謙子靖，濟陰太守。靖子戎字威卿，仕州爲從事，説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吴郡，復爲吴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吴孫晧寶鼎二年，分吴郡爲吴興郡，復爲郡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晋武帝平吴後，太康二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邨。

從前少皞金天氏有一個後代子孫叫做昧，是玄冥的老師，生下允格、臺駘兩個兒子。臺駘當官能盡其職守，疏通汾、洮二水，築堤阻隔大澤，用以安置太原，帝顓頊稱許他，將他封在汾川。這以後分爲四國，沈、姒、蓐、黄。沈子國，就是今天的汝南平輿沈亭。春秋的時候，是會盟的諸國之一。定公四年，諸侯共赴召陵討伐楚國，沈子没有參加，晋國派蔡國討伐，滅了沈子國，俘虜國主沈子嘉而歸。他的後人就以沈作爲姓氏。從此以後，就没有譜諜的記載了。秦朝末年有一個沈逞，被徵聘爲丞相，他不去就職。漢朝初年，沈逞的曾孫沈保，被封爲竹邑侯。沈保的兒子沈遵，從本國搬到九江郡的壽春縣居住，官位到齊王太傅、敷德侯。沈遵的兒子沈達，任驃騎將軍。沈達的兒子沈乾，任尚書令。沈乾的兒子沈弘，任南陽太守。沈弘的兒子沈勗，任河内守。沈勗的兒子沈奮，任御史中丞。沈奮的兒子沈恪，任將作大匠。沈恪的兒子沈謙，任尚書、關内侯。沈謙的兒子沈靖，任濟陰太守。沈靖的兒子沈戎字威卿，在州裏任從事，説服大賊尹良投降，漢光武帝嘉獎他的功勞，封他爲海昏縣侯，他推辭不受。於是爲避免災禍而遷居到會稽郡烏程縣的餘不鄉居住，就世世代代住下去了。漢順帝永建元年，分出會稽郡一部分設置吴郡，沈家又成爲吴郡人。漢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而設置永安縣，吴孫晧寶鼎二年，分吴郡而設置吴興郡，又成爲吴興人，雖然邦邑屢次改動，但所住地點并没有遷

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巷。

移。晉武帝平吳以後，太康二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史臣的七世祖沈延開始在武康縣東鄉的博陸里餘烏邨定居。祖父在京城任職，東晉義熙十一年，高祖賜給他一所館宅，在建康都亭里的運巷。

戎子鄷字聖通，零陵太守，致黄龍芝草之瑞。第二子滸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滸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别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年二十三，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

沈戎的兒子沈鄷字聖通，任零陵太守，招致黄龍出現，芝草生長的祥瑞。第二個兒子沈滸字仲高，任安平相。小兒子沈景，任河間相，沈演之、沈慶之、沈曇慶、沈懷文都是他的後代。沈滸的兒子沈鸞字建光，年輕時就有名氣，州官以茂才薦舉，公府徵他爲州别駕從事史。當時廣陵太守陸稠，是沈鸞的舅舅，因義烈政績，在漢朝名聲顯耀，他將女兒嫁給沈鸞。沈鸞二十三歲時就死了。他的兒子沈直字伯平，州官以茂才薦舉，也有高潔的名聲，二十八歲時去世。

子儀字仲則，少有至行，兄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過禮，毁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并黄中冲爽，終成奇器，何爲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并以孝著。瑜早卒。儀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内大亂，兵革并起，經術道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并不屈，以壽終。

沈直的兒子沈儀字仲則，年輕時就有非常人所及的德行。兄長沈瑜十歲、沈儀九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在喪事期間，兩人哀傷過度，瘦損得超過成年人。他們的外祖父會稽人盛孝章，是漢朝末年的名士，對此深感憂傷，常常勸慰他們，説："你們兩人内德甚美，冲和高朗，將來一定會成爲棟梁之材，爲什麽要過分悲傷，自取滅亡呢?"三年喪禮完畢，幾乎到喪命地步，所以兄弟兩人都以孝行著名。沈瑜早就死了。沈儀勤學，有才華，以修練儒者的品德操行作爲自己的事業。當時國内大亂，戰事到處發生，經術的道理荒廢，讀書人很少有完整的品行，可是沈儀淳深隱默，堅持正道不變，風範操守純正，不隨便與人交往，衹是與同族人沈仲山、沈叔山以及吴郡陸公紀友好。州郡長官以禮聘請，丞相府和御史府交相徵召，派官車來接，他都不肯屈己就職，後來因年老去世。

子憲字元禮，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吴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晧時，有將帥之稱。吴平後，爲鬱林、長沙太守，并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太傅東海王越辟

沈儀的兒子沈憲字元禮，任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在吴朝以才志通顯。其子沈矯字仲桓，以節操氣概樹立名聲，出仕任立武校尉、偏將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晧時，有將帥之才的稱譽。平定吴國後，被任爲鬱林、長沙太守，他都不就職。晉太康末年去世。沈矯的兒子沈陵，字景高，太傅東海王司馬越徵

爲從事。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徐馥作亂，殺吴興太守袁琇，陵討平之。子延字思長，桓温安西參軍、潁川太守。子賀字子寧，桓冲南中郎參軍，圍袁真於壽陽，遇疾卒。

聘他任從事。晋元帝任鎮東將軍時，命他參軍事。徐馥作亂，殺死吴興太守袁琇，沈陵討伐徐馥，平定了叛亂。沈陵的兒子沈延，字思長，任桓温安西參軍、潁川太守。沈延的兒子沈賀，字子寧，任桓冲南中郎參軍，在壽陽圍困袁真時，得病而死。

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財産累千金，仕郡主簿，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内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娱。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職。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爲前軍主簿，與警書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并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吴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爲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爲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回踵埭執穆夫及僞吴郡太守陸瓌之、吴興太守丘尫，并見害，函首送京邑，事見《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爲警所疾，至是警聞穆夫預亂，逃藏將免矣，預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田子、林

沈賀的兒子沈警，字世明，敦厚誠實，有操行學業，治學通曉《左氏春秋》。家中世代財貨充足，財産累積達千金之多。出仕郡中任主簿，後將軍謝安命他任參軍，對他很是敬重。沈警家中很有錢，是東南一帶的豪放任俠之士，對做官没有興趣，就托病辭職而歸，謝安堅決挽留也不行，於是對他説："沈參軍，你有獨善其身的願望，不是太高尚了嗎?"沈警説："長官按正道待人，這就是我先前懷念恩德、應聘而來的原因，既然我没有能力佐助時務，所以祇好順我吃口閑飯的願望了。"他回家將近一年，以讀書治學自我娱悦。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恭鎮守京口，與沈警有舊交，又請他任參軍，親筆寫信給他，情意殷勤懇切，一定要他去，他不得已纔應允，不久又辭去職務。沈警的兒子沈穆夫，字彦和，自幼愛好學習，也通曉《左氏春秋》。王恭命他任前軍主簿，給沈警寫信説："您既然堅持不可拔除的志向，隱居東南不仕，所以委屈您的兒子來與我共事，并不是要用吏胥職位來羈絆他啊!"早先，錢唐人杜子恭與神靈相通，有方術，東部地區的豪門以及京都有名望的貴族，都作爲弟子來侍奉他，執守如對待父、師、君的禮敬。沈警數代信道，也恭敬地侍奉子恭。子恭死後，門徒孫泰、孫泰弟弟的兒子孫恩繼承子恭的事業，沈警又侍奉他們。隆安三年，孫恩在會稽發動叛亂，自稱征東將軍，吴興、吴郡和會稽三地的人都起來響應。穆夫當時在會稽，孫恩任他爲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姚令。這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孫恩被劉牢之攻破，輔國將軍高素在山陰回踵埭拘捕穆夫以及僞吴郡太守陸瓌之、吴興太守丘尫，都被殺害，用盒子裝着頭送往京都，這事記載在《隆安故事》中。先前，族人沈預一向没有士大夫的操行，受到沈警的憎恶，到這時，沈

子、虔子獲全。

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克京城，封繁畤縣五等侯。參鎮軍、車騎中軍事，又爲道規輔國、征西參軍，領寧蜀太守。與劉基共斬蔡猛於大簿，還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與徐逵之同没。時年三十五。

子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禄大夫演之稱之曰："此宗中千里駒也。"出爲始寧、烏傷、婁令，母憂去職。服闋，爲隨王誕後軍安南行參軍。誕鎮會稽，復參安東軍事。元嘉三十年，元凶弑立，分江東爲會州，以誕爲刺史。誕將受命，正説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義鋭之衆，爲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雪朝庭冤耻，大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其僞寵。"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雖云逆順不同，然强弱又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矣。苟其不爾，寧可自安仇耻，而責義於餘方。今正以弑逆冤醜，義不同戴，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入説誕，誕猶預未决。會尋陽義兵起，世祖使至，誕乃加正寧朔將軍，領軍繼劉季之。誕入爲驃騎大將軍，正爲中兵參軍，還長水校尉。孝建元年，移青州鎮歷城，臨淄地空，除寧朔將軍、齊北

警得知穆夫參預叛亂，躲藏起來，已經要免除這次災禍了，沈預將他躲藏的地方報告官府，沈警和穆夫，以及穆夫的弟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都遭到殺害，衹有穆夫的兒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得保全。

沈淵子字敬深，年少時有志氣節操，隨同高祖攻克京城，封繁畤縣五等侯。任參鎮軍、車騎中軍事，又任道規輔國、征西參軍，領寧蜀太守。他與劉基一同在大簿斬殺蔡猛，回來後任太尉參軍，隨從征討司馬休之，同徐逵之一同陣亡。時年三十五歲。

沈淵子的兒子沈正，字元直，博學多才又有器量，風姿俊美，舉止優雅，愛好老、莊的玄學。二十歲時，州官徵召他任從事。族人光禄大夫沈演之稱贊他說："這是沈氏族中的千里駒啊！"出仕任始寧、烏傷、婁等縣縣令，因母喪離職。喪服期滿，任隨王劉誕後軍安南行參軍。劉誕鎮守會稽時，沈正又參安東軍事。元嘉三十年，元凶劉劭弑父自立爲帝，分出江東部分地區設置會州，任劉誕爲會州刺史。劉誕將接受任命，沈正勸說司馬顧琛說："國家遭到這種大禍，自天地開闢以來没有聽說過，現今憑藉江東忠義勇鋭的兵衆，在全國首倡起義，衹要派出一名使者傳告，各處怎會不響應。如果用這種行動來洗雪朝廷的冤屈耻辱，那就大大顯示了作爲人臣的節操，怎麽能拜在凶逆面前，使劉誕接受劉劭的恩寵呢？"顧琛說："江東地區多時没有戰争，士大夫不懂軍事，雖說雙方有叛亂與平叛的不同性質，但力量的强大與弱小又有差異，等其他地方有人出來興起義兵，然後我們響應他，這也不算晚啊！"沈正說："天下如果有没有父親的國家，那麽您的看法是可以的。假如不是如此，怎麽能平静地面對君仇國耻，將起義的責任推給其他地方呢？現在我沈正認爲劉劭是殺父弑君的大逆不道的人，在道義上與他不共戴天，起兵的時候，難道一定要求得自身安全嗎？馮衍曾經説過，大漢的顯貴大臣，能比不上楚國、齊國卑賤的士人嗎？又何况劉誕在道義上兼爲人臣與人子，起義既是國事，又是家事呢？"顧琛於是與沈正一起

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未拜，二年卒，時年四十三。正生好樂，厚自奉養，既終之後，家無餘財。

進府勸説劉誕起義，劉誕思前想後，没有作出決定。正逢尋陽義兵興起，世祖派使者到來，劉誕於是加沈正寧朔將軍稱號，率兵接續劉季之。劉誕入朝任驃騎大將軍時，沈正任中兵參軍，遷任長水校尉。孝建元年，移任青州，鎮守歷城，因臨淄地區空虚，朝廷授他爲寧朔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將整個齊地的事務委托他負責。未及拜受，第二年就死了，當時衹有四十三歲。沈正一生愛好娛樂，供養自己很豐厚，死了以後，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

淵子弟雲子，元嘉中，爲晋安太守。

沈淵子的弟弟沈雲子，元嘉年間，任晋安太守。

雲子子焕字士蔚，少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凶之入弑也，焕時兼中庶子，直坊，逼從入臺。劭既自立，以爲羽林監，辭不拜，拜員外散騎侍郎，使防南譙王義宣諸子，事在《義宣傳》。仍除丞相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南昌令，有能名。晋平王休祐驃騎中兵記室參軍，同僚皆以諂進，焕獨不。頃之，記室參軍周敬祖等爲太宗所責得罪，轉焕諮議參軍。後廢帝元徽中，以爲寧遠將軍、交州刺史，未至鎮，病卒，時年四十五。

沈雲子的兒子沈焕，字士蔚，年輕時任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凶劉劭入宫弑父的時候，沈焕正兼任中庶子，在官署中當值，劉劭强迫他隨從進入臺省。劉劭自立爲帝後，任他爲羽林監，他推辭不受，又任他爲員外散騎侍郎，派他監視南譙王劉義宣的各個兒子，這事記載在《義宣傳》中。仍授予他丞相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南昌令，有能幹的名聲。任晋平王劉休祐驃騎中兵記室參軍時，同僚都以諂媚求進，衹有沈焕不幹。不久，記室參軍周敬祖等都受到太宗的責備而得罪，轉任沈焕爲諮議參軍。後廢帝元徽年間，朝廷任他爲寧遠將軍、交州刺史，没有到鎮所就得病而死，當時衹有四十五歲。

田子字敬光，雲子弟也。從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參鎮軍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五年，高祖北伐鮮卑，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慕容超屯臨朐以距大軍，龍符戰没，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京邑，高祖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由海道襲廣州，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保始興，田子復與右將軍劉藩同共攻討。循尋還廣州圍季高，田子慮季高孤危，謂藩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内變。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此，凶勢復振。下官

沈田子字敬光，是沈雲子的弟弟。隨從高祖攻克京城，進而平定京都，參鎮軍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五年，高祖北伐鮮卑，田子率領部分部隊，同龍驤將軍孟龍符作爲前鋒。慕容超屯兵臨朐來抵抗大軍，龍符陣亡，田子奮力作戰，打敗了慕容超。到盧循進逼京都時，高祖派遣田子同建威將軍孫季高從海路襲擊廣州，加振武將軍。盧循黨羽徐道覆退兵保衛始興時，田子又與右將軍劉藩共同攻討道覆。盧循不久回到廣州圍攻季高，田子擔心季高勢孤兵危，對劉藩説："廣州城雖然險要堅固，但本來是賊寇的根據地，如今盧循回來圍攻廣州，可能發生内變。而且季高兵少力弱，不能持久。倘若讓賊寇回來占據廣州，他們的凶勢就會再行振起。下官同季

與季高同履艱難，泛滄海，於萬死之中，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危逼，不相拯救。”於是率軍南還，比至，賊已收其散卒，還圍廣州。季高單守危迫，聞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陳，身率先士卒，一戰破之。於是推鋒追討，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還至廣州，而季高病死。既兵荒之後，山賊競出，攻没城郭，殺害長吏，田子隨宜討伐，旬日平殄。刺史褚叔度至，乃還京師。除太尉參軍、振武將軍、淮陵内史，賜爵都鄉侯。復參世子征虜軍事，將軍、内史如故。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

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别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耳。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毁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噪奔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高祖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鋭，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

高共同經歷艱難，泛舟大海，在極其危險的境況中攻克廣州，怎麽能坐看廣州危急而不去拯救呢?”於是率領部隊開回南方，等到到達的時候，賊寇已經收攏失散的士兵，回來圍攻廣州。季高孤軍守城，正非常危急，得知田子部隊突然開到，他高興極了。田子就背水列陣，親自帶頭進攻，一次戰鬥就打敗了敵人。於是進兵追擊，又在蒼梧、鬱林、寧浦打敗盧循。當他回到廣州時，季高已得病而死。廣州在戰爭之後，山中盜賊紛紛出擾，攻陷城鎮，殺害長官，田子根據實際情况進行討伐，十天就平滅了。刺史褚叔度來到廣州時，田子纔回到京都。朝廷授他爲太尉參軍、振武將軍、淮陵内史，賜給封爵爲都鄉侯。又參世子征虜軍事，將軍、内史照舊。義熙八年，隨從討伐劉毅。十一年，又隨從討伐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自率領一支部隊，從武關進兵，據守青泥。姚泓打算親自抵禦大軍，擔心田子從他的背後襲擊，打算先消滅田子，然後盡全國兵衆向東出擊。於是他率領步兵數萬人，突然開到青泥。田子本來是一支虛設的迷惑敵人的部隊，所率領的士兵衹有數百人，但他想迎擊姚軍。傅弘之説：“他們兵多而我們兵少，很難同他們對敵。”田子説：“用兵打仗貴在用奇計，不一定要兵多。”弘之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田子説：“一方兵多，一方兵少，雙方相鬥，勢不兩立。倘若讓來賊已經將我軍牢固地包圍起來，我軍軍心動摇，情緒沮喪，這一仗就敗定了。待敵軍還没有準備好，進攻他們必然獲勝，這就是所説的先行進攻，可以挫傷敵人士氣啊!”於是獨自率領本部人馬，擊鼓而進。四面包圍有好幾層，田子安撫勸勉士兵説：“諸位離開親人朋友，抛棄祖宗墳墓，冒着敵人箭石的攻擊，正是盼望有今天立功的機會。封侯的功業，不是就在這一次戰鬥嗎?”於是丢掉糧草，毁去營舍，親自整頓士兵，前後奮力攻擊，所到之處，無不摧陷。他所帶領的江東勇士，熟悉用短武器，他們擊鼓吶喊，奔

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霸西，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爐，勢在跂踵。”天子慰勞高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延王誅，群師勤王，將離寒暑。公躬秉鈇鉞，棱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疊卷，崤、陝甫踐，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蔽野，僞首奔迸，華、戎雲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長安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田子謝曰：“咸陽之平，此實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佛佛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并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與弘之謀，矯高祖令誅之，并力破佛佛，安關中，然後南還謝罪。田子宗人沈敬仁驍果有勇力，田子於弘之營内請鎮惡計事，使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時年三十六。田子初以功應封，因此事寢。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無子，弟林子以第二子亮爲後。

向敵軍，虜賊一下子都潰敗逃散，殺死敵兵有一萬多人，繳獲姚泓所坐的車子和服裝用品。高祖上表表彰他説：“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悍勇鋭的士兵，背城作戰，迅如電激，親自帶頭衝鋒，勇氣爲軍陣之首，奮起少數人對敵多數人，打到哪裏一定摧毁哪裏，從辰時到未時，所斬敵首以千計。姚泓喪失軍旗，抛棄兵衆，逃回霸西，咸陽空虚，義兵四面包圍，清掃剩下的虜賊，在形勢上踮脚可望。”天子慰勞高祖説：“逃亡的敵寇阻塞險要之地，偷安許多時日，在函谷關興兵相抗，用以規避阻延君主的誅伐，各軍爲王事盡力，將士遭受寒暑之苦。劉公親自手執斧鉞，威嚴地出發上路。兵車命駕而行，郊野敵壘就一一攻破，剛剛開到崤、陝，潼塞就打開大門。姚泓窘迫，棄城送死，藍田的分支部隊使其在霸川傾覆，兵車戰士多得有如樹林，俘獲的敵兵輜重遮蔽田野，敵僞首領倉皇奔逃，華民和戎人如雲聚集，積十二年之久的逃寇，一下子就平滅了。”長安平定以後，高祖在文昌殿設宴，舉酒賜田子説：“咸陽能够平定，是你的功勞啊！”當即將咸陽賞賜給他。田子辭謝説：“咸陽能够平定，實在是皇上的謀略英明，武臣效忠，田子有什麽力量呢？”當即任他爲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回朝以後，桂陽公劉義真留守長安，任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當時佛佛來侵擾，田子同安西司馬王鎮惡一起到北地防禦。起初，高祖將要回朝時，田子及傅弘之等都認爲鎮惡的家在關中，不能信任，多次對高祖講這件事。高祖説：“如今給你留下的文武將士和精鋭部隊有一萬多人，他如果想幹壞事，正是足以使自己滅亡罷了。不要再多説了。”等到他同王鎮惡一起到北地，有人議論，認爲鎮惡打算殺盡南方來的人，再派幾千人把義真送回南朝，於是乘機占據關中反叛。田子同弘之定下計謀，假藉高祖的命令殺了鎮惡，合力打敗佛佛，安定關中，然後南歸認罪。田子族人沈敬仁驍勇有氣魄，田子在弘之營内請鎮惡商量事情，指使敬仁在座位上殺了鎮惡，自己率領左右數十人還歸義真處認罪。長史

王修逮捕田子，在長安稾倉門外殺了他，這年是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時年三十六歲。田子起初應以功勞而受封爵，因這事而停止。高祖上表給皇帝，認爲田子擅殺鎮惡是突然狂病發作，并不深究他的罪責。田子没有兒子，其弟沈林子將第二個兒子沈亮作爲他的後人。

亮字道明，清操好學，善屬文。未弱冠，州辟從事。會稽太守孟顗在郡不法，亮糾劾免官，又言災異，轉西曹主簿。時三吴水淹，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以："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虚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吴饑民，即以貸給，使强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飡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游費。"即并施行。世祖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

沈亮字道明，操守高潔，愛好讀書，善於寫文章。還不到二十歲，州官就徵聘他任從事。會稽太守孟顗在職違法，沈亮舉發彈劾，孟顗被罷免官職，又對反常的自然現象發表意見，轉任西曹主簿。當時三吴地區遭水災，穀價高昂，百姓飢餓，刺史彭城王劉義康要人提出意見來救濟百姓的危困，沈亮的建議認爲："東部地區遭受災荒，百姓凋敝，穀價上漲，富民囤積稻米，一天一個價錢。應當頒示下屬所在，使缺糧情況保密，命令所有有積蓄的民户，讓他們留下一年的儲糧，其餘的都必須售出，爲市場制定平價，這就是所説的常法可在百代施行，權宜之計可在一時使用啊！又，沿淮水一帶年成很好，城邑富庶，地方豐收，麥子已經登場，高粱穀子也將要成熟，可以析定它的商税，仍舊進入市場交易，對於三吴的飢民就發放貸款，使年輕强壯的人轉運淮水的糧食來贍養老人小孩。而且酒雖然喝起來很舒服，但并不是飲食的必需品，尤其應該禁止，用以制止糧食的浪費。"沈亮的各項建議立即被全部施行。世祖出朝鎮守歷陽時，沈亮行參征虜軍事。民間有人盜墓，墳墓附近的村民也要治罪，同按五家連保契約一家被搶而不去救助一樣處置。沈亮提出意見説：

>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侣，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歡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劾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

> 查盜墓的情由，不過是偷盜一類的事罷了，衹是因爲侵犯死亡的人，所以從嚴治罪。大凡穿墻掘室的小偷，必定一聲不響來隱蔽形迹，而公開搶劫的盜徒必定狂喊大叫來震懾事主。所以去幫助捉强盜好辦，去捉小偷就困難。而且山野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墳墓又不在經常通行的道路上，至於聯防互救，不能與村郭之處一樣看待。按實際情况來定罪名，在道理上應當與遭劫不救有區别，那麽按照符伍規定治罪，應當下降一

等了。同時作爲處罰的科律，雖然有同於符伍的規定，但没有地點遠近的審斷。

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内，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

大抵墳墓所在地没有村界，應當對靠近墳墓的村民治罪。如果不劃定區域界限，那麼幾步路的裏面，與十里路外面的村民，就應當同等遭受罪責。防範民衆的禁令，不可一下子撤除，但制止爲非作歹的刑法，應該有量刑恰當的律條。愚見認爲離開墳墓，在百步以内的村民，在有人盗墓時而不及時奔赴呼告，可判以一年的刑期，自此以外，雖然有過失，但够不上處罰。

又啓太祖陳府事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騖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詔曰：“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耶，今更敕西府也。”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曰：

又上書給太祖，陳述軍府之事說：“我看到西府的兵士，有的年紀將近八十歲，仍然在服役；有的年紀纔七歲，就已經當兵。老人體質衰耗，氣力微薄，幼兒身軀稚弱，肌膚尚未豐實，却使昏稚的幼兒勤勞服侍，晚年將盡的老人從事苦役，在道理上既是不當，實際上也缺乏效益。《尚書》中規定老人六十歲退休，年輕人十五歲服役，如果事務繁雜而人手不足，所以這一規定應當大致執行，盡可能減少。”詔書答覆說：“這件事以前就已命令你的兄長進行改革，不久碰上軍府回遷，竟然到現在還没有施行，現在將再一次下文書給西府。”當時營建官署，考核成績嚴緊，沈亮又陳述意見說：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内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悦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

城屋開始營造，没有不是從平地創建，基地建築既是廣闊，考核伕役又很嚴緊，不管他們多麼勞苦，硬是要追求工程的進度，將一件長期完成的事，要求在短期内完成。近來看到伕役天不亮就上工，敲更纔休息，規定的工作量太多，在情理上很難完成。到了休息的日子，也將他們拘留禁閉，正值酷暑天雨，有許多人生病或死亡，這些日子承受不了，也有相當多的人逃跑。下臣認爲營建官署是屬於京城内防衛的事，與外地鎮守不同，應當有適當的體恤，不要限定時間。如果能稍微放寬他們的工作考核，均平他們的勞逸，服賤役的人很苦，易於有一點甜頭而受到鼓舞，如果查核他們最後完成的工作量，不會有

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疏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詔答曰："啓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爲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劇也。"始興王濬臨揚州，復爲主簿、秣陵令，善擿奸伏，有非必禽。太祖稱其能，入爲尚書都官郎。

襄陽地接邊關，江左來未有皇子重鎮。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舊宛比接二關，咫尺崤、陜，蓋襄陽之北捍，且表裏强蠻，盤帶疆埸，以亮爲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邊蠻畏服，皆納賦調，有數村狡猾，亮悉誅之。遣吏巡行諸縣，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蠲養，耆年老齒，歲時有餼。時儒學崇建，亮開置庠序，訓授生徒。民多發冢，并婚嫁違法，皆嚴爲條禁。郡界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亮籤世祖修治之，曰："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雕毁，獫狁肆凶，犬夷充疆，遠肅烽驛，近虞郊門，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孚内，威禁清外，斯實去盗修畎，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爲神皋，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産，偉連撫

多大損失。

下臣曾聞：不在其位，不謀其事，即使他人不能盡職，也不必超越己職而代作。以臣的疏遠卑下，能够參預意見嗎？衹是臣年年受恩深厚，世代奉行道義，自己有一些想法，也就忘了常態而向您陳述了。

詔書答覆説："禀告很好。這也是一向令人憂慮的事。近來多次告誡，還是這樣辦，很没有道理。最近再命孟休宣布詔旨，想來情况將有所不同，你近來可以暗地裏觀察一下他們的勞逸情况。"始興王劉濬到了揚州，沈亮又被任爲主簿、秣陵令，善於揭露奸邪，有犯法的人，必定被捕。太祖稱賞他的才能，入朝任尚書都官郎。

襄陽地區連接邊境關守，從江左以來，没有皇子重鎮。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京任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天子甚是注意，認爲原先宛地靠近并連接襄陽和雍州，與崤、陜地區距離很近，是在北面捍衛襄陽，而且與强盛的蠻族互爲表裏，迴繞國界，因而命沈亮任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邊境蠻族對他既畏懼而又欽服，都交納賦税，有幾個村子村民狡猾，沈亮全部誅殺。他派吏員到各縣巡行察看，凡是孤寡老病不能維持自身生活的人，都免除賦役而加以撫養，對六七十歲的老人，過年時致送活牲口。當時推崇并建立儒學，沈亮開辦學校，教授學生。民間有多人盗墓，并且嫁娶違法，都制定嚴厲的條例，加以禁止。南陽邊界有一古代攔水的石堰，已經荒廢多年，沈亮上書給世祖請求整修説："給人以生路而興立産業，最重要的是教育他們從事農耕，成就民衆而崇尚治政，最根本的是訓導他們致力種植，所以能使邦國殷富，民俗安康，禮節得以成就。近來北方洛陽荒蕪，南邊宛縣凋敝，獫狁大肆凶暴，虜寇充斥邊疆，遠處引進驛路烽火，近地戒備城郊門户，於是使平坦肥沃的土地没有開墾，河上的大堤没有整修，缺乏勞力而停止耕作，荒廢了所分的土地，百姓災荒年月没有依靠，迄今流離失所。現今禮樂教化信於内，軍政刑令清於外，這實在是除去盗賊而修整田地昭明農業而開始種植的時候，大展弘圖而開廣事務，

民，開輿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雖效政圖功，不見所絶，聯事惟忝，憂同職同。"□□□□□□□□□□□□□□□□□□□又修治馬人陂，民獲其利。在任四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中兵參軍，詔曰："陝西心膂須才，故授卿此職。"隨王誕鎮襄陽，復爲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亮莅官清約，爲太祖所嘉，賜以車馬服玩，前後累積。每遠方貢獻絶國勛器，輒班賚焉。又賜書二千卷。二十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所著詩、賦、頌、贊、三言、誄、哀辭、祭告請雨文、樂府、挽歌、連珠、教記、白事、箋、表、籤、議一百八十九首。

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與衆人共見遺寶，咸争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絶聲。王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强視，何爲空自殄絶。"林子曰："家門酷横，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仇未復，故且苟存耳。"一門既陷妖黨，兄弟并應從誅，逃伏草澤，常慮及禍，而沈預家甚强富，志相陷滅。林子與諸兄晝藏夜出，即貨所居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東土饑荒，易子而食，外迫國

擴展土地而祈求豐年的日子啊。殿下抑己從人，化育萬物，振興百姓，恢復古道，而且正管轄草木叢生之地，安撫荒蕪的異域。我看到南陽郡境域有往日的石堰，這地區土質肥沃，確實是良田美地，可是潰決荒蕪積有時日，長期未能利用，我個人一點淺見，認爲應當有所創立。從前文翁任官守職，墾種沃土而發展生産，偉連安撫民衆，開闢僻地而增廣農業，他倆的惠德明於二邦，功勞列於兩漢，雖然在效力政事而謀求建樹方面，也有後人繼承而未見斷絶，但我聯想此事則深感有愧，因爲我的職責和考慮是應當和這兩人相似的。"□□□□□□□□□□□□□□□□□□□又修整治理馬人陂，百姓們得到利益。在任四年，遷任南譙王義宣司空中兵參軍，詔書説："陝西是心腹重地，需要有才能的人治理，所以授任你這一官職。"隨王劉誕鎮守襄陽時，又任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沈亮在任清明簡約，受到太祖的嘉許，賜給他車馬服飾和玩物，前後不斷增加。每當遠方進貢極遠的邦國的酬功器物，總是賜給他。又賜書二千卷。元嘉二十七年，沈亮死於任所，享年四十七歲，所著詩、賦、頌、贊、三言、誄、哀辭、祭告請雨文、樂府、挽歌、連珠、教記、白事、箋、表、籤、議一百八十九首。

沈林子字敬士，田子的弟弟。年少時度量豁達，不拘小節，年方幾歲，在京口跟隨祖父，王恭看到他很驚異，説："這孩子是王子師一流的人物。"他同許多人一起看見路上丢失的寶物，别人都争着去揀，林子徑直走開不顧。十三歲時，家中遭遇大禍，當時雖在逃竄之中，但他白天黑夜哀號痛哭，聲音不斷。祖母對他説："你應該强忍悲痛，有所期待而勉强做事，爲什麽白白地去送死呢?"林子説："家族遭到酷虐横禍，我不再有過日子的心意，衹是因爲大仇未報，所以暫時活下去罷了。"由於沈氏一家既然陷於妖黨，兄弟們都應該被殺，他們逃躲在草野之中，常常擔憂受到災禍，可是沈預家中很富强，蓄意要陷害滅亡他們一家。林子與幾位兄長白天躲藏，夜晚出來，當即賣去住宅，營造墳墓來埋葬

網，内畏强仇，沈伏山草，無所投厝。時孫恩屢出會稽，諸將東討者相續，劉牢之、高素之放縱其下，虜暴縱横，獨高祖軍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亂，僕一門悉被驅逼，父祖諸叔，同罹禍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讎未復，親老漂寄耳。今日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高祖甚奇之，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强仇又在鄉里，唯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别船，遂盡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給焉。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仍爲本郡所命，劉毅又板爲冠軍參軍，并不就。林子以家門荼蓼，無復仕心，高祖敦逼，至彌年不起。及高祖爲揚州，辟爲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萬物見卿此心耳。"固辭不得已，然後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時年二十一。

父親、祖父和幾位叔叔，一共有六人的喪事，辦得節儉而又盡禮。這時産業已盡，家中老少很多，同時東部地區遭遇饑荒，甚至易子而食。林子外面受迫於國法，内裏又畏懼强仇，深藏草野，没有地方投奔來安置自己。當時孫恩多次出擾會稽，衆將領向東部進討接連不斷，劉牢之、高素之放縱他們的部下，到處搶劫肆暴，獨有高祖軍紀嚴明，没有什麽侵犯百姓的地方。林子於是去自首説："孫恩妖賊騷擾作亂，我一家都受他驅使逼迫，父親、祖父和幾位叔叔一同遭到禍難，我仍然在世上苟且地活下去，衹是因爲大仇未報，親人年老而漂泊在外罷了。今天見到劉將軍討伐惡賊，旌表善士，是正義的軍隊，我恭謹地率領全家老小，向您自首認罪，請求保全生命。"於是哽咽流淚，三軍都被他感動。高祖很是驚異，對他説："沈君既是對國家有罪的人，强仇又住在家鄉，衹有隨同我返回京口，可以没有禍患。"於是用另一隻船來裝載，將他全家移居京口，高祖分了一所住宅給他。他廣泛地閲讀各類書籍，注意文章義理，隨從高祖攻克京城，進軍平定京都。當時他十八歲，身高七尺五寸。沈預擔憂林子來報仇，經常身披甲冑，手持戈矛。到這時林子與兄長田子返回東部報仇。五月夏至節日來到，沈預正舉行盛大集會，家中子弟滿屋，林子兄弟挺身，闖了進去，將沈預斬首，男女中不論長幼，全部屠殺，將沈預首級祭奠父親、祖父的墳墓。他仍舊受本郡任命，劉毅又行文任他爲冠軍參軍，他都不就職。林子因爲家門處境艱苦，不再有仕進的心意，高祖催促逼迫，甚至經年也不出來作官。待到高祖已任揚州時，徵召他任從事，對他説："你有什麽緣由不出仕。近年對你一再任命，衹是想使衆人看到你的心意罷了。"林子堅決推辭，實在没有辦法，然後纔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當時二十一歲。

義熙五年，從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慕容超退守廣固，復與劉敬

義熙五年，隨從征討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在臨朐交戰，鮮卑賊派遣虎班突騎馳向大軍背後進攻，林子率領精鋭兵勇向東西兩邊奮力攻擊，都打得他們大敗。慕容超退守廣固時，林子

宣攻其西隅。廣固既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密白高祖，叔長不以聞，反以循旨動林子。叔長素驍果，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至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兗之士，多懷貳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洲，貴游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久之。林子時領別軍於石頭，屢戰摧寇。循每戰無功，乃僞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故大軍初起白石，留林子與徐赤特斷拒查浦。林子乃進計曰："此言妖詐，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大軍既去，賊果上，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賊養鋭待期，而吾衆不盈二旅，難以有功。今距守此險，足以自固。若賊僞計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特曰："今賊悉衆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鋭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噪而出，賊伏兵齊發，赤特軍果敗，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收赤特散兵，進戰，摧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鋭卒，沿塘數里。林子策之曰："賊沿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其津而阨其要，彼雖鋭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於是乃斷塘而鬥。久之，會朱齡石救至，與林子并勢，賊乃散走。大軍至自白石，殺赤特以殉，以林子參中軍軍事。

又同劉敬宣攻敵西角。廣固平定後，而盧循突然來到。起初，盧循東下時，廣固尚未攻克，盧循暗地裏派使者交結林子和他的族人沈叔長。林子立即秘密地稟告高祖，而叔長却不把這事上報，反而用盧循的意圖來打動林子。叔長一向驍勇果敢，高祖因爲慕容超尚未平定，隱忍不發，回到廣固後，就誅殺叔長。對林子説："從前魏武帝在官渡之戰中，汝、兗的人士，大多懷有二心，祇有李通獨自以大義爲斷，古人與今人都一樣啊。"盧循兵到蔡洲時，王公貴族一類人，都商量遷居外地，惟有林子請求把家搬到京城，高祖感到奇怪，問他原因，林子回答説："從前耿純全家從軍，李典全族住在魏國。林子雖然論才不及古人，實在是受您的恩惠太深太重啊！"高祖聽後，久久稱善。林子當時領支隊駐扎石頭，多次戰鬥打敗敵寇。盧循因每次戰鬥不能取勝，於是假意揚言，將集中全部兵衆在白石步行西上，却在南岸設置埋伏的部隊，所以大軍開始開往白石，留下林子與徐赤特在查浦斷後布防。林子於是獻計説："盧循的話有詐，未必是真實的，應當周密地加以防備。"高祖説："石頭城池險峻，而且淮水柵寨很牢固，留你在後面，完全可以防守。"大軍開走後，賊寇果然來攻，赤特打算出擊，林子説："賊寇聲稱前往白石，却屢次來挑戰，看他們的情狀便可以明白了。賊寇養精蓄鋭，等待機會，可是我們兵衆不滿兩旅人，出擊是不能取勝的。如今憑恃這一險要之地抗守，完全可以守得住。如果賊寇詭計不成，大軍不久返回，你還擔心什麽呢？"赤特説："如今賊衆全部開往白石，留下來的必定都是老弱之人，用我們精鋭的士兵出擊，没有不勝的。"便擊鼓吶喊迎戰，賊人埋伏的士兵一齊發作，赤特的部隊果然大敗，他拋棄部隊逃到北岸，林子率領部隊收容赤特逃散的士兵，進行戰鬥，打敗了敵人。徐道覆於是再增加精鋭士兵，沿堤有好幾里路。林子籌謀説："賊寇沿堤結成兵陣，有戰鬥力的不過一隊。如今我占據渡口而扼守險要，他們雖然有擺開幾里路的精鋭部隊，也必定不敢超越我軍而向東進兵。"於是就截斷土堤，與敵人相鬥。過

了許久，碰上朱齡石援兵來到，與林子合兵一處，賊寇於是奔散逃跑。大軍從白石開到，殺赤特示衆，任林子參中軍軍事。

從征劉毅，轉參太尉軍事。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敕還内侍。賊黨郭亮之招集蠻衆，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奔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

林子隨從征討劉毅，轉任參太尉軍事。十一年，又隨從征討司馬休之。高祖每次征討，林子總是衝鋒在前，雖然他有營部，但到夜晚時，常常受命返回侍奉高祖。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族人衆，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逃，林子率領部隊討伐，在七里澗斬殺亮之，收納鎮惡。武陵平定後，又向石城征討魯軌，魯軌拋棄兵衆，逃奔襄陽，他又跟踪追擊。襄陽平定後，他暫時留守江陵。

十二年，高祖領平北將軍，林子以太尉參軍，復參平北軍事。其冬，高祖伐羌，復參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高祖欲綏懷初附，即板爲太尉參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倉垣，剋之，神虎伐其功，徑還襄邑。林子軍次襄邑，即殺神虎而撫其衆。時僞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奔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剋，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且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既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三軍疑阻，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高

義熙十二年，高祖領平北將軍，林子以太尉參軍一職，又參平北軍事。這年冬天，高祖征討羌人，林子又參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威將軍，統率部隊作爲前鋒，從汴河進入黄河。當時襄邑投降的人董神虎有起義的兵衆一千多人，高祖要安撫剛歸附的人，立即行文任神虎爲太尉參軍，加揚武將軍，率領部隊隨從作戰。林子率領神虎進攻倉垣，取得勝利。神虎居功自傲，徑自返回襄邑。林子部隊停駐襄邑，立即殺了神虎而安撫他的士兵。當時僞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行占據解縣，林子兵至，奔往襲擊，薛帛拋棄部隊而逃往關中，林子没收了他的兵糧。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占據蒲坂，林子在陝城與冠軍將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將軍王鎮惡攻潼關。姚泓得知大軍開到，派僞東平公姚紹搶先占據潼關。林子對道濟説："如今蒲坂城堅池深，不能在十天半月内攻克，進攻就損傷士卒，圍困就曠日持久，不如放棄蒲坂，返回援助鎮惡進攻潼關。而且潼關天生險阻，是所謂地勢優越便利的地方，鎮惡衹是一支孤軍，形勢危險，力量薄弱。如果讓姚紹占據潼關，以後就難以圖謀他了。趁姚紹未到的時候，應當合力爭奪潼關。如果潼關戰事獲勝，尹昭可以用不着作戰而降服。"道濟同意林子的意見。到了潼關後，姚紹起用關右的兵衆，設置層層包圍，困住林子及道濟、鎮惡等。當時孤軍深入敵境，糧食運輸艱難遥遠，軍隊憂疑沮喪，没有堅定的心志。道

祖，林子按劍曰：“相公勤王，志清六合，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

濟提議要渡過黄河，以避敵鋒，有的人要拋棄軍用物資，返回投奔高祖。林子手撫寶劍說：“劉公勤勞王事，志在掃清天下，許昌、洛陽已經平定，關右也將平定，大事能否成功，關鍵在於前鋒部隊。如今丢開已經勝利的形勢，拋棄將要成功的事業，大軍距離尚遠，賊衆氣焰正盛，雖然要謀求回軍，難道可以再有機會嗎？下官接受命令，率領前鋒部隊，决心效死，今天的事情，自當爲平北將軍辦理。可是你們兩三位先生，有的曾經與相公共同艱難創業，有的身受相公大恩，因爲目前這一點困難就萌生退志，擾亂軍心，還有什麽面目來見相公的旌旗金鼓呢？”於是堵塞水井，焚燒房舍，表示犧牲的决心，率領部下數百人進攻姚紹圍軍的西北部，姚紹兵衆稍稍敗退，林子乘其混亂而逼近攻擊，姚紹於是大敗，林子俘獲敵兵數以千計，繳獲姚紹全部的武器和軍用物資。當時諸將打敗賊寇，都虛報殺敵人數，可是林子所呈獻的報捷文書到來，總是實實在在，高祖問他爲何如此，林子說：“大凡帝王的軍隊，本來是衹有征討，而没有交戰，怎能再增加張大虛假的俘獲，來自我誇耀，語言不實呢！從前國淵因言事真實而受到獎賞，魏尚因多報首級而受到懲罰，這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覆轍，後車鑒戒啊！”高祖說：“這就是我對你的期望啊！”

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耳。”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絶水道。讚壘塹未立，林子邀擊，連破之，讚輕騎得脱，衆皆奔散。紹又遣長史領軍將軍姚伯子、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默騾、平遠將軍河東太守唐小方率衆三萬，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絶糧援。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爭據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參軍嚴綱、竺靈秀卷甲進討，累戰，大破

當初，姚紹退走，返回保衛定城，留下僞武衛將軍姚鸞的精鋭部隊據守險阻之地。林子銜枚夜襲，立即攻下定城，屠殺全城軍民，割下姚鸞的鼻子，活埋他的兵衆。高祖寫信給他說：“你一再打敗賊寇，我高興得没法比方，既然多次得勝，想來時間不會再拖長了。”姚紹又派撫軍將軍姚讚領兵屯扎河上，截斷水路。姚讚的營壘壕塹還没有建成，林子中途襲擊，接連打敗他們，姚讚輕裝騎馬，得以逃脱，兵衆都奔逃潰散。姚紹又派長史領軍將軍姚伯子、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默騾、平遠將軍河東太守唐小方率領兵衆三萬人，屯據九泉，憑藉黄河，固守險要，用以斷絶大軍兵糧援助。高祖認爲黄河是交通要道，運輸兵糧的必爭之地，又派林子搶先占據河源。林

之，即斬伯子、默騾、小方三級，所俘馘及驢馬器械甚多。所虜獲三千餘人，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兵糧兼儲，三軍鼓行而西矣。或曰："彼去國遠門，其鋒不可當。"林子白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協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耳。"尋紹疽發背死。高祖以林子言驗，乃賜書曰："姚紹忽死，可謂天誅。"於是讚統後事，鳩集餘衆，復襲林子。林子率師禦之，旗鼓未交，一時披潰，讚輕騎遁走。既連戰皆捷，士馬旌旗甚盛，高祖賜書勸勉，并致縑帛肴漿。

子率太尉行參軍嚴綱、竺靈秀整頓甲胄進討，多次作戰，大敗敵軍，立即斬伯子、默騾、小方三人首級，割取的敵人左耳以及繳獲的驢馬武器很多。將俘虜三千餘人全部歸還姚紹，讓他知道帝王軍隊的寬大。當時士兵和糧草都有儲備，全軍擊鼓而行，向西前進。有的人說："那羌人離開本土，到遠方戰鬥，他們的鋒芒不可抵擋。"林子向高祖稟告說："姚紹勇氣壓倒關右，可是他的力量爲形勢所限而受到挫折，在外的兵衆多次戰敗，已有衰亡的徵兆，衹擔心他命凶早死，不能用他的血來染征伐之斧罷了。"不久，姚紹背疽發作而死。高祖認爲林子的話應驗了，於是寫信給他說："姚紹突然死亡，可以說是上天誅殺。"於是姚讚統領姚紹身後之事，又糾合剩下的部隊，再一次襲擊林子。林子率領部隊抵禦，尚未交戰，敵軍就一下子潰敗了，姚讚輕裝騎馬遁逃。林子既然連戰皆勝，部下人馬旌旗很是威武壯盛，高祖寫信鼓勵他，并且送去縑帛和肴酒。

高祖至閿鄉，姚泓掃境内之民，屯兵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高祖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復共追討，泓乃舉衆奔霸西。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耳。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復參相國事，總任如前。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右，望風請附。西州人李焉等并求立功，孫妲羌雜夷及姚泓親屬，盡相率歸林子。高祖以林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殘羌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鬥達于槐里，剋之，俘獲萬計。

高祖到了閿鄉，姚泓盡驅境内的民衆，在嶢柳駐兵。當時田子從武關北面進軍，屯扎藍田，姚泓親自率領大部隊攻擊田子。高祖擔憂田子兵少，難以抵敵，派林子從秦嶺步行軍，來接應田子。待到林子兵至，姚泓已被打敗，兄弟倆又共同追擊，姚泓於是盡起兵衆，奔向霸水西岸。田子打算一追到底，進軍攻取長安，林子阻止他說："去攻取長安，這事情容易辦。再去攻克賊人京城，就是獨力平定一國，那是難以封賞的最大的功勛。"田子就停下來。林子再參相國事，全部任職照舊不變。他的威名遠揚，三輔震動，關中的豪强大族，羨慕他的風采而請求歸附。西州人李焉等都向他請求參戰立功，孫妲羌雜夷以及姚泓的親屬，都一起來歸順林子。高祖認爲林子安撫得法，不斷寫信對他褒揚贊美，并且命令他對歸附的人深加安慰結納。長安平定後，殘餘的羌人十多萬口，向西奔往隴上，林子隨後追討，直到寡婦水，輾轉戰鬥而到達槐里，取得了勝利，俘獲的人數以萬計。

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

大軍返回江東，林子率領水軍駐扎石門，用

以爲聲援。還至，朝議欲授以一州八郡，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車所指，未嘗外典焉。後太祖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高祖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思議弘深，有所陳畫，高祖未嘗不稱善。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既久，士有歸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以崇威立武，實乃經國長民，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高祖深相酬納。俄而謝翼謀反，高祖嘆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太祖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高祖以二虜侵擾，復欲親戎，林子固諫，高祖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

以聲勢相通，互爲援助。回朝後，朝廷意見要授與林子任一州八郡長官的職位，可是高祖器重他的才智，不讓他出任外職。所以林子自從出仕以來，就掌管軍政要務，如果没有對外征討，就未曾在外地任職。後來太祖出朝鎮守荆州，有人建議任林子和謝晦爲太祖藩府的佐職，高祖說："我不能一下子没有這兩個人，林子去，那麽謝晦就不應走。"於是任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思考計議弘大深遠，他有什麽陳述謀劃，高祖没有不稱贊的。大軍返回到彭城時，林子認爲從軍作戰既然時間已久，士兵們都想回家，深切坦率地向高祖陳述事理，并且說："聖明的帝王之所以戒懼謹慎，恭敬嚴肅，不僅是用來樹立威嚴，實是爲了治理國家，撫養百姓，應當廣泛地建立藩國，加强值宿的警衛。"高祖對他的話深加采納。不久，謝翼陰謀造反，高祖慨嘆說："林子的見識，是多麽明智啊！"太祖進號鎮西將軍，林子隨軍府轉任，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當時高祖因爲二虜侵擾，又要親自領兵征討，林子堅決勸止，高祖答覆說："我總將不再親自出行。"

高祖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户，固讓，不許。傅亮與林子書曰："班爵疇勛，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内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子邪。"除府諮議參軍，將軍、太守如故。尋召暫下，以中兵局事副録事參軍王華。上以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叠，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産之事，中表孤貧悉歸焉。遭母憂，還東葬，乘輿躬幸，信使相望。葬畢，詔曰："軍國多務，内外須才，前鎮西諮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輔國將軍起。"林子固辭，不許，賜墨詔，朔望不復還朝，每軍國大事，輒詢問焉。時領軍

高祖登基後，林子以輔佐有功，被封爲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户，他堅决推辭，高祖不許。傅亮寫信給林子說："班賜爵禄來酬報功勛，是歷代的常法，這種封賞的决定，是帝王考慮的大事。皇上委任托付的心意，實在是要你禍福與共，滿懷所期望的，是要你與國家榮辱相同，恰好又是你們各位一起在朝廷内外大加創建罷了。足下雖有謙虚退讓的心志，難道能獨自一人做清高的君子嗎？"授林子爲府諮議參軍，將軍、太守之職照舊。不久，突然下達詔命，召他以中兵局事輔助録事參軍王華。皇上認爲林子清公勤儉，多次賞賜財物，他都分送給親戚故舊，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未曾過問産業的事情，姑表姨表中有孤貧的人，都歸他供養。他母親去世，東歸安葬，皇上親自來吊唁，慰問的使者來往不斷。葬禮結束後，皇上下詔說："軍國的事務繁多，朝廷内外需有才能之士，前鎮西諮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林子，不要等到完成母親的喪

將軍謝晦任當國政，晦每疾寧，輒攝林子代之。林子居喪至孝，高祖深相憂愍。頃之有疾，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減損，逼與入省，日夕撫慰。敕諸公曰："其至性過人，卿等數慰視之。"小差乃出。上尋不豫，被敕入侍醫藥，會疾動還外。永初三年，薨，時年四十六。群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實啓，必有損慟，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爲其答。高祖尋崩，竟不知也。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詔曰："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懷真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悼在懷。可追贈征虜將軍。"有司率常典也。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伯。

葬事情，可以輔國將軍起用。"林子堅決推辭，皇上不允許，親筆寫詔書給他，允許他可以在初一與十五不再上朝，每逢有軍國大事，常向他徵求意見。當時領軍將軍謝晦擔當國家政務，他每當生病或省視父母，就讓林子代理職事。林子在喪期中極盡孝禮，高祖對他深爲憂慮憫惜。不久，林子得病，高祖因林子天性至孝，不想讓他因哭泣而損害健康，强迫他與自己同入省署，早晚安撫慰問。敕令各位大臣説："林子至性過人，你們要多多去看望慰問他。"他一直到病稍微好一些纔出省。高祖不久生病，林子受敕令進宫侍奉醫藥，碰上自己也發病而回家。永初三年，林子死去，當時四十六歲。諸大臣知道皇上對林子深深愛重，恐怕以死訊如實奏聞，必定有所傷痛，每當高祖呼問林子，就説他得病回家，有時下詔旨給林子，也假作林子來答覆。高祖不久駕崩，竟然不知林子已死。賜林子東園官署製作的棺材，朝服一件，衣服一套，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詔書説："已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識懷抱，清真審慎，忠誠的業迹十分顯著，可惜他未能盡才遂志，令人内心傷悼。可追贈征虜將軍。"因高祖生病不知，主管部門遵循一般規定處理。元嘉二十五年，議定謚號懷伯。

林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箋、書記、白事、啓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嘆息曰："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子邵嗣。

林子簡約通泰，廉潔謙恭，不去交際應酬，義讓的美德，在内室中很顯著。雖在軍中，而談論不涉及行軍作戰的事。所著有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箋、書記、白事、啓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來讀林子的文集，贊嘆説："這個人如果作相公，應是第二個王導。"兒子沈邵繼承。

邵字道輝，美風姿，涉獵文史。襲爵，駙馬都尉、奉朝請。太祖以舊恩召見，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勝。會强弩將軍缺，上詔録尚書彭城王義康曰："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事見宋文帝中詔。於是拜强弩將軍。出爲鍾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淮人民慕其化，遠近莫不投集。郡先無市，時江

沈邵字道輝，風姿俊美，廣泛涉獵文史。承襲沈林子封爵，任駙馬都尉、奉朝請。太祖因有往昔其父恩情召見他，沈邵入宫朝拜，就流下眼淚，太祖也悲傷不已。正逢强弩將軍缺員，皇上下詔給録尚書彭城王劉義康説："沈邵的人品不錯，我同林子交往非同一般，可以補選。"事見宋文帝中詔。於是拜沈邵爲强弩將軍。出朝任鍾離太守，在郡任中有仁政，淮河兩岸人民仰慕他的教化，遠近各地没有不來投奔的。鍾離郡原先没

夏王義恭爲南兖州，啓太祖置立焉。事見宋文帝中詔。義恭又啓太祖曰："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説，邵往莅任有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爲良二千石。"上不許，曰："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事見宋文帝中詔。上敕州辟邵弟亮，邵以從弟正蚤孤，乞移恩於正，上嘉而許之。在任六年，入爲衡陽王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又爲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缺，啓太祖求人，上答曰："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其事不果。事見宋文帝中詔。入爲通直郎。時上多行幸，還或侵夜，邵啓事陳論，即爲簡出。前後密陳政要，上皆納用之，深相寵待，晨夕兼侍，每出游，或敕同輦。時車駕祀南郊，特詔邵兼侍中負璽，代真官陪乘。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申謨爲中兵參軍，掌城防之任，廬陵王紹爲江州，以邵爲南中郎府録事參軍，行府州事，事未行，會謨丁艱，邵代謨爲大將軍中兵，加寧朔將軍。事見宋文帝中詔。邵南行，上遂相任委，不復選代，仍兼録事，領城局。後義康被廢，邵改爲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將軍如故。義康徙安成，邵復以本號爲安成相。在郡以寬和恩信，爲南土所懷。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延陵，以遂本懷。"邵慰恤孤老，勸課農桑，前後累蒙賞賜。邵疾病，使命累續，遣御醫上

有貿易場所，當時江夏王劉義恭任職南兖州，啓奏太祖在鍾離設置市場。事見宋文帝中詔。義恭又啓奏太祖説："盱眙太守劉顯真自己請求解職，沈邵往昔在任有政績，在民間名聲顯著，如果再任他爲盱眙太守，完全可以成爲好太守。"皇上不允許，説："他整年都盼望回朝，如今又命他外遷，他必將大爲失意。"事見宋文帝中詔。皇上敕令州府徵辟沈邵的弟弟沈亮，沈邵認爲堂弟沈正早年孤苦，請求將此恩典轉給沈正，皇上嘉美而表示同意。在任六年，入朝任衡陽王劉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劉濬初次開建後軍府署，辟置僚屬，沈邵又任劉濬中兵。義季在江陵時，因安西軍府中兵一職長期缺員，啓奏太祖請求人才。皇上答覆説："稱心如意的人才很難尋覓。沈邵雖然没有軍事經驗，但他既然是親信，又曾任職鍾離郡，待到他在後軍府任中兵，兵房之事很是美善而有條理，或許要派他。"這件事没有成爲事實。事見宋文帝中詔。入朝任通直郎。當時皇上經常出外游玩，回宫有時已近夜晚，沈邵就此事啓奏，陳述意見，皇上就立即减少外出。他前後多次暗地裏陳奏施政要務，皇上都采納實行，對他非常寵愛，早晚都隨侍在側，每當出外巡游，有時命他同乘一輛車子。當時皇上在南郊祭天，特别下詔命沈邵兼任侍中，背負玉璽，代替仙官在車上陪坐。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出朝鎮守豫章時，申謨任中兵參軍，掌管城防重任，廬陵王劉紹任江州刺史時，任沈邵爲南中郎府録事參軍，行府州事，這事尚未實行，正逢申謨因喪事離職，沈邵頂替申謨任大將軍中兵，加寧朔將軍。事見宋文帝中詔。沈邵到南方去，皇上就對他信任委托，不再選人替代，繼續兼録事，領城局。後來義康被廢黜，沈邵改任廬陵王劉紹南中郎參軍，將軍照舊。義康徙置安成，沈邵又以原稱號任安成相。在安成郡任上以寬和恩信，受到南方人民的想念。郡民王孚有學業，志向行爲受到州里人士的稱許，沈邵到任不久，王孚就死了，沈邵追贈他爲孝廉，下文件説："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止高潔，學業淳篤，抛棄浮華，息止争心，一心治學，修養品德，到老更加真誠純

藥，異味遠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絶。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三。上甚相痛悼。

一。正待任以文學主簿之職，不幸突然亡故，可給予孝廉文書，用猪牛祭奠。遥想他那延陵季子的高風，用以表達我的心意。”沈邵慰問撫恤孤寡老人，鼓勵百姓勤於農事，前後多次受到皇上賞賜。沈邵得了病，使臣接二連三地來看望，派遣御醫診治開藥，異常的美味與遠地的珍寶，金銀布帛和衣服裘袍，不斷地頒賜。元嘉二十六年去世，時年四十三歲。皇上很是悲痛悼念。

子侃嗣，官至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南沛郡太守。侃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

兒子沈侃繼承，官至山陽王劉休祐驃騎中兵參軍、南沛郡太守。沈侃死後，其子沈整應承襲封爵，宋亡後，封國廢除。

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時，神意閑審，有異於衆。太祖問林子：“聞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相識。”林子令璞進見，太祖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居家精理，姻族資賴。弱冠，吴興太守王韶之再命，不就。張邵臨郡，又命爲主簿，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見，謂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爲罔罔也。”

沈璞字道真，是林子的小兒子。小時候，神情意態就已嫻雅端審，和一般小孩子不同。太祖問林子：“聽説你小兒子的器宇姿質非常出色，很想見見他。”林子命沈璞進見，太祖對沈璞的應答很驚異，對林子説：“這不是一般的孩子。”年紀纔十來歲，智力氣度就顯示出將有成就的姿態，愛好學習而不知疲倦，善於寫文章，時常表現出記憶和判斷的功力。尤其通達深明各種事情，衹要通過他的耳目，没有誰能欺騙他。在家中精細地料理家務，親戚家族都依靠他。二十歲時，吴興太守王韶之再三命他任職，他推辭不就。張邵任吴興太守時，又命他任主簿，授予他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他進見，對他説：“我從前以幼年出爲藩王，你家以親信顯要來輔佐我，今天的除授，用意也很深厚。南平王家的事情，統統委托你，不要因爲這是藩國官職，有背清途而感到失意。”

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疏，太祖召璞謂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慎。范曄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正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

元嘉十七年，始興王劉濬任揚州刺史，對沈璞特别寵愛，用他任自己的主簿。當時順陽范曄任長史，管理州中政事。范曄性格很疏放，太祖召見沈璞，對他説：“京城地區的政務，真是不易治理。而劉濬以幼年任職揚州，千萬人都在聽着他，看着他，賞罰得失之間，特别應當周詳審慎。范曄性格疏放，必定會有許多不同意見。你是我托付的親信，要暗地裏把州事放在心中。他雖然管理州事，實際上我是委托給你。”沈璞因爲太祖對他的信任優待如此深重，就早晚不敢懈怠，有什麽意見，就背地裏啓禀皇上，每

職八年，神州大治，民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于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太祖從容謂始興王曰："沈璞奉時無纖介之失，在家有孝友之稱，學優才贍，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静，不求名譽，甚佳。汝但應委之以事，乃宜引與晤對。"濬既素加賞遇，又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宫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曰："卿常有速藻，《舊宫》何其淹耶，想行就耳。"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教曰："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問，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贍藻，誇其辭説，以今况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慚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恧交至，諒唯深矣。薄因末牘，以代一面。"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曰："沈璞淹思逾歲，卿研慮數旬，瑰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還答累翰，辭藻艷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備此髦楚，還慚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此書真本猶存。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上雖聽許，而意甚不悦。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尋除秣陵令。

到施行某件事，一定由朝中發出。范曄衹認爲是皇上聖明，留意察視，所以更加恭敬謹慎，可是摸不清其中的底細。劉濬在職八年，揚州治理得宜，形勢十分安定，百姓們没有非議怨言，沈璞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元嘉二十二年，范曄犯罪被殺，這時劉濬雖然名義上説是親自攬政，實際上州中政事都交給沈璞處理。太祖閑談中對始興王説："沈璞處世没有一點過失，對家庭有孝友的稱譽，學業優良，才華贍富，文章義理大有可觀，却爲人深沉，甘於淡泊，不求名譽地位，很好！你既要把事情委托他，就應當請他會見交談。"劉濬一向對沈璞賞識優待，又恭敬地聽到太祖的這一番話。沈璞曾經創作《舊宫賦》，好長時間没有寫完，劉濬寫信給沈璞説："你經常寫得很快，《舊宫》一賦怎麽寫得這麽慢呢？想來將要完稿了。"沈璞就此事寫回信作了答覆，文辭和立意都很美。劉濬又寫信説："你整天深思，所以我先前姑且對你敦促慰勉，你的覆信文采斐然，兼有書信之美。從前曹植曾經説過，他一落筆就寫成文章，我實在認爲這是才華出衆、文藻贍富的人，在言談中自我誇耀，拿現今你的信來况比，纔知道他説的話是真實的。反復閲讀，再三玩味，簡直不能釋手。我遠比楚元王，近比梁孝王，都覺得慚愧，因爲在我門庭中没有申包胥、白起、枚乘、司馬相如那樣的賓客，對於你，我既感欣慰，又覺慚愧，委實是很深的了。簡單地寫了這封信，用來代替一次會晤。"又給主簿顧邁、孔道存寫信説："沈璞爲文，用了一年多時間構思，你們却衹要幾十天，但文辭瑰麗之美，確實都同於古人。先前姑且問一下他的寫作情况，可是他竟回覆了一封長信，辭藻華艷而又清逸，給我很多的喜慰。我既是爲輔佐臣僚中有這樣傑出的人才而欣悦，又爲我自身缺乏美德，難以相稱而慚愧。於是又寫了幾句話，把我的感想告訴沈璞，現在姑且寫這封信，讓你等也完全瞭解我的心意。"此書真本猶存。劉濬既已長大，沈璞堅持請求不再管事，皇上雖然允許，可是心裏很不高興。任沈璞爲劉濬始興國大農，不久，授秣陵令。

時天下殷實，四方輻輳，京邑二縣，號爲難治。璞以清嚴制下，端平待物，奸吏斂手，猾民知懼。其間里少年，博徒酒客，或財利爭鬥，妄相誣引，前後不能判者，璞皆知其名姓，及巧詐緣由，探擿是非，各標證據，或辨甲有以知乙，或驗東而西事自顯，莫不厭伏，有如神明。以疾去職。太祖厚加存問，賞賜甚厚。濬出爲南徐州，謂璞曰："濬既出蕃，卿故當卧而護之。"與濬詔曰："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爲行佐，今故當正參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住，不爾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耳。"事見宋文帝中詔。乃爲正佐。

當時天下殷實富庶，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到京都，京都所轄兩個縣，是出了名的難以治理的地方。沈璞任秣陵令時，以清明嚴厲制馭下屬，以方正公平待人接物，奸邪的胥吏不敢爲非作歹，狡猾的小民也不敢犯法。那些鄉里的年輕人、賭徒酒客，有的爲財利而爭鬥，彼此相互誣告，前後任縣令難以判斷，沈璞對這些人都知道名姓，以及他們案情的來龍去脉，探索、揭露誰是誰非，各各擺出了證據，有時辨明某甲，就從中瞭解了某乙，有時驗證東事而西事自然暴露出來，没有一個案犯不老實伏罪，就像是神明一樣。因爲生病而離職，太祖特别加以慰問，賞賜很優厚。劉濬出朝任南徐州刺史時，太祖對沈璞説："劉濬既然出朝爲藩王，你縱然生病，也應當躺在那兒輔佐他。"又給劉濬詔書説："沈璞任主簿多年，又任過國卿，雖然没有任過軍隊佐職，現在本當任正參軍嗎？如果這樣，正該署餘曹，兼房住，不這樣就應任行佐正署中兵，衹是擔心對於銓選官吏之法來説，像這一情况不多罷了。"事見宋文帝中詔。於是任沈璞爲正佐。

俄遷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强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道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材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算。衆咸不同，朝旨亦謂爲過。俄而賊大越逸，索虜大帥託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爲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賊大衆，不盼小城，故無所懼。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君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淝，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衆既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但恐賊不過耳。"賊既濟淮，諸軍將帥毛熙祚、胡崇之、臧澄之等，爲虜所覆，無不殄盡，唯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走，收散

不久，遷任沈璞爲宣威將軍、盱眙太守。當時國家軍隊北伐，彭、汴地區平安無憂。但沈璞認爲和强大的敵人交戰，勝負的事情難以預測，而盱眙郡爲淮河邊城鎮之首，是軍事、交通要地，於是整修城壘，加深城壕，聚集木石，儲蓄鹽米，作不能戰勝的打算，大家都不贊同，朝廷意思也認爲過於謹慎。不久，賊寇大舉來犯，索虜大帥託跋燾親自率領步兵騎兵數十萬人，侵侮踐踏六個州，京城爲此而騷亂驚懼，成千上百的守城人，没有不害怕逃跑。親信勸沈璞返回京城，沈璞説："如果賊寇强大衆多，看不上我們小城，就没有什麽可怕的。如果用肉搏戰來攻城，那麽他們將成爲我們的俘虜。諸君何曾見過幾十萬人聚集一處不得施展，却能不打敗仗的呢？昆陽之戰、合淝之戰，那些從前的戰役就是顯明的驗證。這就是我報國的日子，諸君封侯的時候啊！"大家看到沈璞神色不變，而且他家中老小都在，人心就安定下來了。沈璞收聚到兩千名精鋭的士兵，對將領們説："够了。衹是擔心

卒千餘人來向城。衆謂璞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雖云攻守不同，故當粗量强弱，知難而退，亦用兵之要。若以質衆法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宜避賊歸都，會資舟楫，則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乎。"璞嘆曰："不然。賊不能登城，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今之未有，屠剥之刑，衆所共見，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也。今人多則退速，人少則退遲，吾寧欲專功緩賊乎。"乃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宜應拒，攻守三旬，殄其太半，燾乃遁走。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以言戰也。但可整舟艫，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爲然。

賊寇不經過盱眙罷了。"賊寇渡過淮河後，各軍將帥毛熙祚、胡崇之、臧澄之等人，大都被索虜打敗，没有不盡數滅亡的，祇有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而出，收容逃散的士兵來到盱眙城下。大家對沈璞説："賊寇如果不來攻城，用不着要很多兵，如果來攻城，而城裏祇能容納現在的兵力了。地方狹窄而兵多，很難不出亂子。而且敵寇多而我兵少，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雖然攻和守的形勢有所不同，本來也應當大體上估量一下誰强誰弱，知道困難而退却，也是用兵作戰的要領。如果用臧質的兵衆和計策能打退敵人，保全郡城，那麽整個功勞是臧質的，不是我們的。如果應當避開賊寇而返回京都，用船運送，那麽彼此相互擁擠踐踏，正足以成爲災禍。如今關閉城門，不接納他們，不是也可行嗎?"沈璞慨嘆説："不是這樣。賊寇不能上城，我給諸君保證。乘船出走的打算，本來早就停止了。賊寇的殘暴，古往今來都是罕見的，殺人剥皮的酷刑，大家有目共睹，被俘的人中有福氣的，不過是被趕回北國當奴婢罷了。臧質的兵雖然是烏合之衆，難道就不怕這一點嗎?這就是通常所説的'同坐一條船渡河，就是相隔很遠的人，也不擔心有二心'啊！如今我們兵多，賊寇就退得快，兵少，就退得慢，我怎能爲了自己占有全功而使賊寇延緩撤退呢?"於是下令打開城門，接納臧質。臧質看到郡城堅固，壕溝深阻，全城人心一致，魚菜糧米豐盛，軍械堆積如山，高興極了，手下兵衆都高呼萬歲。待到賊寇來到，像螞蟻聚合似地四面攻城，沈璞同臧質隨其所宜來應敵拒守，一攻一守，有三十多天，消滅了大半敵人，托跋燾於是逃跑。有人建議要追擊他，沈璞説："如今兵士不多，又不是一向附屬的部隊，雖然堅持守城有餘力，但要和敵軍交戰還是不行的。祇是可以整治戰船，擺出要渡河追擊的架勢，用來加快他們的逃跑，却不必實行。"大家都認爲很對。

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虚，推功於質。既不自上，質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太祖又别詔曰："近者險

臧質認爲沈璞是一城之主，自己是客軍，就讓沈璞自己寫向朝廷報捷的文書。沈璞爲人謙虚，在文書中將守城之功推讓給臧質。他自己既然不上報，臧質的文書也没有涉及他。太祖嘉許

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始興王濬亦與璞書曰：“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僞將即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效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宣城太守王僧達書與璞曰：“足下何如，想館舍平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憂咏沈吟，增其勞望。間者獯獫扈横，掠剥邊鄙，郵販絶塵，坰介靡達，瞻江眄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荐遁，鳥集弦絶，患深自古。承知乃昔寇苦城境，勝胄朝飡，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礪伍，總厲豪彦，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陷死地，覿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兹。商驛始通，粗知梗概，崇贊膽智，嘉賀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横斥，規效情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遄至，胡馬卷迹，支離沾德，復繼前緒，《行葦》之歡，實協初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涕，比恒疾卧，憂委兼叠，裁書送想，無斁久懷。”

沈璞的功勞，派遣使者來表揚贊美。太祖又另行下詔書説：“近來形勢危急，百姓老弱將是很痛苦，想你在那時候，也很難爲他們着想。如今流亡的百姓已經回來，這裏派人運糧不久將到，委托你酌情進行贍助。”始興王劉濬也寫信給沈璞説：“狡猾的索虜狂暴凶殘，將自己送到京城近地，僞將立即被擊斃，酋長也受重傷，這實在是天命使其傷亡，你等各人忠誠勇敢的效應啊！我不能預先防範，以致守境荒蕪，百姓貧困，所謂小人愧居君子之位，以我的職責而言是平允適當的。近來請求退職謝過，没有得到皇上允許，所以將這事告訴你。”宣城太守王僧達寫信給沈璞説：“你好嗎？想來你生活平安，兵馬完整。我們分别已有多時，音信未通，憂愁嘆息，加深了我的想念。近來獯獫跋扈，掠奪邊地，郵傳商販之地荒無人烟，郊野間隔而不能相通，瞻望長江、淮河，路途有千里之遠。我聽説涇陽阻塞，伊滑一再逃遁，飛鳥聚集而弓弦斷絶，自古以來引爲深患。承蒙告知：那時候賊寇使盱眙城境困苦，士兵早餐夜宿都身穿甲胄，烽火軍鼓交相告警，敵人一下子就包圍進攻，而你磨煉士兵，統領并鼓勵諸將，部隊請求决一死戰，百姓們團結一心。於是能堅守孤城，打敗强敵，陷於死地而得生，就是古代的田單、孫臏，也難以超過。道路交通剛剛恢復後，粗略地知道一些概况，我崇仰贊美你的膽量智慧，祝賀你的文韜武略，好得很，好得很。我近來因爲戎寇肆暴横行，目睹情狀而願捨命報效朝廷，便離開任所，星夜趕往京都，待到能疾速到達，敵兵已經退走，以衰弱之身沾受恩德，仍舊繼任原職，《行葦》中所説的仁及草木的歡樂，確實符合我早先的願望。祇是和你路途遠隔，兩地分離，使我想起來更加深了傷感，最近常常得病卧床，既憂慮又疲乏，寫這封信寄給你，寫不盡我長久的懷念。”

徵還，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日夕宴見。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臧質姻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以歸之。沈璞每以謙自牧，唯恐賞之居前，此士燮之意也。”時中書郎

朝廷徵召沈璞返回，任爲淮南太守，皇上賞賜豐厚，經常召見宴飲。朝臣中有人談論沈璞的功勞，皇上説：“臧質是皇親國戚，年齡地位又在沈璞之前，盱眙的首功，應當歸臧質。沈璞常常以謙虚的態度自我約束，衹怕賞功把他放在前

缺，尚書令何尚之領吏部，舉璞及謝莊、陸展，事不行。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悉在臺，猶法書典書也。

面，這是和晉國士燮一樣的用意啊！”當時中書郎缺員，尚書令何尚之兼管吏部，薦舉沈璞及謝莊、陸展，此事没有實行。事見文帝中詔。舉凡中詔，現在都保存在臺省，如同法書典書一樣。

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乃號泣曰：“一門蒙殊常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嘆，以至動疾。會二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迎，世祖義軍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顔竣欲與璞交，不酬其意，竣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讒説以璞奉迎之晚，横罹世難，時年三十八。所著賦、頌、贊、祭文、誄、七、吊、四五言詩、箋、表，皆遇亂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璞有子曰約。

元嘉三十年，元凶劉劭弑君自立，沈璞就放聲大哭説：“我一家受皇上非同一般的恩德，却碰上了像這樣的命運，遥遠的上天！這是什麽人啊！”白天黑夜，不停地憂愁嘆息，以致疾病發作。正當二凶强迫大臣將家屬遷回京都，沈璞生性篤於孝道，不久得知自己的尊長老人將被囚禁，常常抽泣，痛苦得不能承受，病情就更加沉重，不能遠出迎接義軍，世祖的義軍到了界首，纔能去迎接。在此以前，琅邪顔竣想同沈璞結交，而沈璞不予理睬，顔竣因此而懷恨。待到世祖將到京都，顔竣就進讒言，説沈璞遲遲不來迎接，懷有二心，沈璞就不幸遭到殺害，時年三十八歲。所著賦、頌、贊、祭文、誄、七、吊、四五言詩、箋、表，都因遇到禍亂而散失，現今所剩下來的詩筆雜文共二十首。沈璞有一個兒子，名沈約。

伯玉字德潤，虔子子也。温恭有行業，能爲文章。少除世祖武陵國侍郎，轉右常侍，南中郎行參軍，自國入府，以文義見知，文章多見世祖集。世祖踐阼，除員外散騎郎，不拜。左衛顔竣請爲司馬。出補句容令，在縣有能名。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行參軍，與奉朝請謝超宗、何法盛校書東宫，復爲餘姚令，還爲衛尉丞。世祖舊臣故佐，普皆升顯，伯玉自守私門，朔望未嘗問訊。顔師伯、戴法興等并有蕃邸之舊，一不造問，由是官次不進。上以伯玉容狀似畫圖仲尼像，常呼爲孔丘。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出爲晋安王子勛前軍行參

沈伯玉字德潤，沈虔子的兒子。生性温良恭讓，有操行學業，會寫文章。年輕時任世祖武陵國侍郎，轉右常侍，南中郎行參軍，從封國而入軍府，憑文章義理受到賞識，他的文章大多見於世祖文集。世祖登基後，任伯玉爲員外散騎郎，没有拜受。左衛顔竣奏請任他爲司馬。出朝補授句容縣令，在任時有能吏的稱譽。又任江夏王劉義恭太宰行參軍，與奉朝請謝超宗、何法盛一同在東宫校書，又任餘姚令，回朝任衛尉丞。世祖未登基時的故舊臣佐，普遍地都升官顯達，伯玉自己孤守家門，初一十五也未曾省視慰問。顔師伯、戴法興等都是他藩府的舊交，而他一概不登門問候，因此官位不能進升。皇上因爲伯玉的面貌像圖畫中的孔子，常常拿孔丘來稱呼他。按照以往規定，皇上出行時，衛尉丞要守在宫門旁，經常要穿軍服。張永對伯玉説：“衛尉丞這一官職與你志向不合。”王景文也同伯玉有老交情，經常陪同皇上乘車外出，有一次指着伯玉對皇上説：“孔丘的樣子很古怪。”皇上於是特

軍，侍子勛讀書。隨府轉鎮軍行佐。前廢帝時，王景文領選，謂子勛典籤沈光祖曰："鄧琬一旦爲長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蕃□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戴法興聞景文此言，乃轉伯玉爲參軍事。子勛初起兵，轉府功曹。及即僞位，以爲中書侍郎。初，伯玉爲衛尉丞，太宗爲衛尉，共事甚美。及子勛敗，伯玉下獄，見原，猶以在南無誠，被責，除南臺御史，尋轉武陵國詹事，又轉大農，母老解職。貧薄理盡，閑卧一室，自非吊省親舊，不嘗出門。司徒袁粲、司空褚淵深相知賞，選爲永世令，轉在永興，皆有能名。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五十七。伯玉性至孝，奉親有聞，未嘗妄取於人，有物輒散之知故。温雅有風味，和而能辨，與人共事，皆爲深交。

別允許伯玉在守門時穿黑色衣服。出朝任晉安王劉子勛前軍行參軍，侍奉子勛讀書。隨府轉鎮軍行佐。前廢帝時，王景文掌管簡選官吏的事，對子勛的典籤沈光祖説："鄧琬一下子就身任長史而掌管府事，沈伯玉在先帝爲藩王時就是藩府佐史，現在仍然不改，民生一定不會好。"戴法興聽到景文這番話，於是轉任伯玉爲參軍事。子勛剛剛起兵時，轉任他爲府功曹。待到子勛當僞皇帝，任他爲中書侍郎。起初，伯玉任衛尉丞，太宗任衛尉，兩人共事很合得來。待到子勛敗亡時，伯玉坐牢，就受到赦免，但還因爲在南方時對朝廷缺乏忠誠，受到斥責，任南臺御史，不久轉任武陵國詹事，又轉大農，因母親年老解除官職。他家中貧窮，又無官職，就在家中閑居，如果不是爲了吊唁或省問親友，就不出門。司徒袁粲、司空褚淵對他深爲瞭解，很是賞識，選他爲永世縣令，又轉永興任縣令，都有賢能的稱譽。後廢帝元徽三年，去世，時年五十七歲。伯玉生性很孝順，侍奉父母有名聲，未曾亂收人家財物，自己有了東西就分給知心好友。温文爾雅而有風味，和順而能辨明是非，同人共事，都結成好友。

弟仲玉，泰始末，爲寧朔長史、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劉亮卒，仲玉行府州事。巴西李承明爲亂，仲玉遣司馬王天生討平之。廢帝詔以爲安成王撫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沈攸之請爲征西諮議，未拜，卒。

伯玉的弟弟沈仲玉，泰始末年，任寧朔長史、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劉亮死後，仲玉代理府州事務。巴西李承明作亂，仲玉遣司馬王天生討伐，平定了叛亂。廢帝下詔，任他爲安成王撫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沈攸之奏請任他爲征西諮議，未及拜受就死了。

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敕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終，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兹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

史臣十三歲時就失去父親，年少時，很愛好治學，雖然荒廢了許多時間而没有成績，但自己的信念依然不改。經常認爲晉司馬氏作爲一個朝代，竟然没有一部完整的史書，二十多歲時，就有撰述《晉史》的意圖。泰始初年，征西將軍蔡興宗爲此啓奏宋明帝，有詔令予以准許，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年，所撰《晉書》，共一百二十卷。條目雖然備舉，但資料收集不全，到永明初年，遇到盗竊失去第五函。齊建元四年未完成，受詔撰寫國史。永明二年，又兼任著作郎，撰列起居注。自從受任這一職務，没有時間

功，表上之，曰：

再去從事《晋史》的資料搜集與撰寫。永明五年春，又受詔撰寫《宋書》，永明六年二月完成，上奏表進呈説：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焕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勛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睹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兹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

臣沈約進言：臣聽説大禹隨山伐樹而定高山大川，他的事迹在虞代史書中記載鮮明，文王平定黎國，他的功勞在商代典籍中著録顯耀。臣考慮到皇朝根基深厚，皇上功業弘遠，在舊朝已樹盛德，在前代已立巨勛，如果不觀察唐堯時世的風俗，就無從見到虞舜的美德；如果不瞭解秦朝末年的禍亂，又憑什麽得知漢高祖的業績。所以宋代的史官未曾記述，就受到皇上關注，曲意下詔史官，追述前朝的刑政大典。臣實在是平庸鄙妄，文史多有欠缺，以臣如此没有才能，竟對答稱揚皇上的美命，這就是臣終日放在心上而勤奮謹慎，甚至廢寢忘食的原因啊！

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

臣沈約頓首死罪，私自認爲宋氏南面稱帝，承受曆運而統領於天，雖然世代盡於八位君王，享國不足百年，可是一再進行戰争，國家屢有艱難，因而見於文字記載的事情繁雜衆多。至如英明的君主開創帝基，賢能的官吏建立業績，他們拯救時世而平定禍亂的功勛，德配於天而據有天下的命運，也够得上銘刻於鐘鼎，昭示於方册。待到出現暴虐的朝廷君主，在前代君主中也罕有其比，國禍與家禍，是古來從不曾有過記載的，又可以規鑒萬代，作爲後人的一面鏡子。

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

宋代已故著作郎何承天開始撰寫《宋書》，粗略地寫成了紀傳，祇限於武帝時的功臣，篇幅没有擴大。他所寫的志，衹有《天文》、《律曆》，除此以外，都委托奉朝請山謙之撰寫。謙之在孝建初年，又受詔撰述，不久他得病而亡，繼續派南臺侍御史蘇寶生接下去撰寫各傳，元嘉年間名臣的傳都是他撰寫的。寶生被誅殺後，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繼續完成前作。徐爰憑藉何、蘇二人所述，統成宋代一史，起自義熙初年，

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内，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録，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晋賊，非關後　吴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并刊除，歸之晋籍。

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鞠躬局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七帙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録，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止於大明末年。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各傳，又都是宋孝武帝所撰。從永光以來，一直到齊受宋禪讓，這十多年内，雖有遺漏却没有續寫，而一代典章制度的發展，則無一所記。而且史事是當時人所寫，大都不是如實記録，同時在立傳的方法上，對傳主的取捨没有原則，爲誰立傳都以時俗的人情物議爲進退，流傳到將來，很難使後人相信。臣如今謹慎地重新創立，完成一代新史，從義熙建立年號開始，到昇明三年結束。桓玄、譙縱、盧循、馬、魯這類人，本身是晋朝叛賊，與宋代無關。吴隱、謝混、郗僧施等人，所行衹限於晋朝，不適合寫入宋史。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向是在興復晋邦，實情不是創建宋業，現在一并加以删除，而歸入晋代史籍。

臣在古代有愧於齊國南史與晋國董狐，在近代則不及司馬遷、班固，以民間小才，記述一代盛史，在連綴文辭、排列史事方面，回望古人而愧爲良史，惶恐不安，羞慚無措。本紀與列傳，都已抄寫完畢，共七函七十卷，臣如今恭謹地上奏進呈。至於臣所撰寫的各志，待完成時繼續呈上。謹條陳目録，到省署拜上奏表，奉獻此書，用以稟報。

臣沈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书　第三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页数=678（1425-2102）
尺寸=
DX号=000005764925
SS号=11405473
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国（420　479）　纪传体宋书　译文
ISBN号=7-5432-0877-6
出版日期=2004
原书定价=420.00（全三册）
中图法分类号=K204.1/Y229S
参考文件格式=
下载位置=http://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59/05/001425.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2102
【读秀号】000005764925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77-6　/　K204.1/Y229s
【原书定价】　420.00（全三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国（420　479）　纪传体　宋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书　第三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